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一册目次

丹霞山志十卷 〔清〕陳世英撰 釋古如增補 清雍正十一年丹霞別傳寺刻本……一

九十九籌十卷 〔明〕顔季亨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天啓刻本……一八九

柴菴疏集二十卷 〔明〕吴甡撰 清初刻本……三三七

丹霞山志十卷

〔清〕陳世英撰　釋古如增補

清雍正十一年丹霞別傳寺刻本

丹霞山志序

從來名山勝境必有高僧宿德以開創之而其名始傳抑必經學士大夫遊覽以著之文章其傳久而益盛五岳之顯固無論矣若匡廬天姥九疑南華峩嵋

崆峒天台鴈宕太和武夷諸勝境何莫非高僧宿德學士大夫以傳其名哉葢天地之靈秀鬱結旣久必待人而後顯山水與人之相遭亦有運會存於其間非偶然也然而勝境在仙佛靈

異之傳與夫忠孝節義之傳雖同而後人之與感則有異也推澹歸大師之於丹霞豈不然歟澹公乃有明給諫金道隱先生吾浙人也當末季之時毅然有肅清天下之志直聲動朝野不

幸而國家阽蕩遂棄官去爲浮屠氏其忠義慷慨之氣未嘗一日忘也以故李文定公孝源比部公鑒湖兄弟與有同心焉而丹霞於是乎顯丹霞者韶陽仁化縣之山也初未嘗名李公先

爲虔撫後輿弟鑒湖奉母避亂于此以百餘緡買山而居公南陽人也南陽古有丹霞爲虎未佛勝地公以此名山其不忘故之心爲可知矣而適與澹公遇相與有禾黍之悲久之遂捨宅爲寺而丹霞歸之澹公始爲剎靈之圖矣自澹公入山之後開闢淨土建爲道場歷數年而崇臺廣榭紺殿珠宮不特增遊覽之勝槩而實爲梵宇之雄觀而丹霞于是乎名大著嗚乎李公

澹師皆忠孝節義人也丹霞一山歷數千年而與于二公天實有以予之不然前此豈無搜奇探勝之人以表出之哉惜乎澹公創業未久雖弘開法界繼席有人而無以志之則茲山之面目固已顯然而幽隱未盡不能使名山勝槩一書增此靈境亦澹公未了之緣攬勝者之慨嘆也乃新田陳子石峯來宰茲邑以爲仁化之含靈毓秀實鍾于此山人文之蔚盛戶口之繁昌

以至物阜而民康風淳而氣厚形家皆謂此山有以萃之可弗志乎况名于忠孝節義之人尤足與後來之觀感志更不可已矣乃輯爲一書共成十卷以問序于余余謂此山之與天以予之澹公此山之傳天復以待之陳子陳子非特傳夫名勝實足以傳夫忠孝孰謂同于泛泛山水之志徒傳其仙佛靈異而已哉陳子知所傳則其爲政知所尚矣敢樂其成而爲之序

旹

康熙三十有九年歲次庚辰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級前通政使司右通政會稽魯超譔

序

夫天地靈秀之物其生也有常而廢興顯晦之迹不能自主必以荆山之玉著名于和氏豐城之劍傳聲於茂先推斯類也則物雖靈而弗靈于人故或前廢而後興或始晦而終顯其必有待於人也明矣韶郡山水標炳乘志者固多而仁邑之丹霞尤著考

其初以巖名者僊曰錦石以關名者僊曰夢覺未嘗有丹霞之稱也自有澹歸而其名遂著澹歸者浙人也明季成進士氣節敢爲始仕即能批逆鱗幾陷于死繼而拂衣逃禪飛錫是山躬披蒙茸剪荆棘建殿宇廬舍有亭有臺佈置妙絶遂開此山生面創奇覩文人過客登眺其間者莫不高吟遊唱徘徊不忍去方今

聖天子當陽首出混一區宇向嘗敕守臣修輯輿圖增置宏規搜奇補漏而丹霞勝槩遂與名山大川並列誌記然載筆者往往畧而不詳固亦史氏體格而披讀之下不能厭人志意余之耳食丹霞者久矣歲丙子來守韶陽距郡不百里渴欲一至以償素

願無如簿書鞅掌遂廵五載究不克親歷其地山水有知當應笑我倘又不能酬暢于簡策之間益增恧矣幸楚新田陳君石峯來宰是邦創修山志釐爲十卷恭逢

方伯魯謙庵先生浙西鴻寶粤東柱石而性耽山水筆有雲烟更加詳定石峯捐俸授梓勒成全書于是丹霞

有專志矣夫丹霞得澹歸而顯于前復得燕許之作手而益著于後豈非地以人靈物以人重確乎其不可誣哉余樂其書之成并爲丹霞志書焉故漫爲之序

時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在已卯仲冬上浣東海臧興祖子翼父題

序

造物有無盡之藏吾人有日新之境左國孟荀文之至善也而南華離騷特標靈異李杜王孟詩之至工也而東野昌谷別搆新體天台鴈宕羅浮武夷山之至妙也而丹霞晚出更擅奇姿信知經史之外不乏異書岳鎮以還更多名嶠而撤見寡聞者局於所知藐畧其所不及知則陋矣丹霞山在韶州仁化縣境韶之山多銳削韶之石多空靈大約臨水以爲勝丹霞拔起江干聳削千丈遠望之如囷廪如層城周遭五色石圍之斑斕相錯如錦故名丹霞山形下窄上廣如攀蓮莖而上蓮房險隘處挽鐵絙以上頂乃寬平旁多懸巖石室禪房梵

宇錯布其間環視旁峯皆筭相參差立
嶺江一綫縈迴其下蓋天下最奇勝
處也自明以前山初無名人跡罕到
乙酉後中州李鑑湖因其兄文定公
丁外艱挈家避亂始闢是山亂定還
故里而故給諫金道隱棄官爲僧號
澹歸者居之披榛剷莽漸次成禪林
乃迎其師天然和尚主法席天然以

名孝廉出家道風冠于嶺表衲子浩
歸游人至者接踵由是丹霞之勝聞
天下矣造物之初二氣融結即有是
山而沉埋晦塞不知幾千萬年迄今
始呈露若天作地藏待其人而開之
者然豈不異哉鑑湖道隱乃忠臣義
士天然則傑出禪師而鑑湖所以避
地澹歸所以奉師皆本之忠貞孝友

之誠與他方慶地誅茅者不同以奇
人遇奇緣而開奇山適相稱也山故
未有志今仁化令陳君石峯政成之
暇來游是山愛峯巒之奇特樂禪宇
之清幽企想名賢風規如昨乃標巖
題谷作爲茲編與興公之賦天台康
樂之詠石門高寄等等余十年前嘗
登是山出嶺匆匆未遑賦詩作記綴

名簡末有餘幸焉故樂爲序之聊補
鴻爪集中之缺畧云爾
康熙己卯冬吳江潘耒書于羊城寓
舍

丹霞山志序

撰幽棲志著高僧傳非守土者事也雖然山川原隰覽勝選奇巖棲穴隱顯微闡幽於以補採風者所未備亦未必非守土者責也故司馬子長乘傳問俗歷箕山涉九疑搜求往蹟以成全書而于政事人物得失大備謝太傅登山臨水絲竹自娛而一代蒼

生屬望東山李鄴侯白樂天歐文忠文章政事卓越千古乃明聖湖邊一半勾留柳柳州元次山之於浯水酉山披荆闢莽扳緣殆盡亦未聞其廢事失職玩物喪志也至今地以人重教化興起似山川靈秀感其知已表彰之意使千古鬱葱之氣發於一旦故潛為之效異抒靈而遐陬僻壤之

區爰合膾炙人口以垂不朽仁化之有丹霞自有天地來即有此山矣前此未之聞也闢之於李公夅源成之於上德澹歸其丹山碧水翠竹蒼松未易描寫山周遭十里亭亭直上不階不倚而左右前後數十里之峯巒秀若千軍萬隊各執儀仗以相侍衛者向無徑可通李公夅源避亂其中

設層梯扳蘿薜貧緣以上自壬寅歲澹公既有茲山鑿石治道險者夷之陡者平之斜者石之溪澗為橋倚巖綴室而四方有力者佈金輸粟石室雲房輝煌耀日遂成一大祗園鹿苑矣來往既便遊侶漸多高僧習淨業者爭趨選佛勝場焉丁丑寻承乏斯土公餘流覽登臨發嘯聲震林皋援

琴命操衆山皆響每一停橈曳杖將簿書俗冑洗滌殆盡雖坐案牘堆中輒瀟瀟有游刃之致然則江山之助人非淺鮮也別士角子收拾遊人吟咏弁布金姓氏成帙而未有倫次也予乃捜羅彙集若山水若建置若祠田若高僧藝文書籍奇蹤分門別類以成全書適廣陵吳子彤本寧鄉陶

子奉長湘潭劉子五原結伴來遊授以參訂不一月而脫稿以登厥梨棗俾騷人墨客佛子仙徒披覽無遺如設繪事于宗炳之室未必非臥遊者之一快也書既竣凡十卷或告予曰子楚人其有慕於羊叔子之峴山椰河東之西山蒲勝者乎予曰紀山川雲物以待採風之輶車守土者之責

也若妄擬古人焉則吾豈敢則吾豈敢時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仲春月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嶷山陳世英石峯氏撰

丹霞山圖
山水圖

樂昌界
仁化地界

丹霞全圖

以下原缺

水石觥相擊日夕鳴殷雷雪花
翻騰洗丹碧波搖錦繡山光
迴沙寒水落石齒齒舟行歷
亂疊畫裡風急巖前吼石
鯨人聲搖入灘聲底

峯橋曲折山幾盤坐久松
風生悄寒秋空高揖衆山
巔憑凌天半看煙鬟縹
有似人浥沆瀣風搖環珮聲
珊珊邀同清嘯太虛靜月
冷笙鶴應飛還

閣上蒲牢一聲吼羲和挽來陽烏走晨光熠熠扶桑來縹緲清明開九有憶昔山人桃羲正高眠百夢不到槐安前長樂宮景陽樓爭年千載使人愁何如丘壑任傳響世間聲嘈空悠悠

山中遙遙入深碧衣衫盡染山雲
色山雲不出山外來隔斷塵氛
猶是寂靜閑幽澗激奔流響響
蒼松起千丈長如萬浪蹤天矣激若
海潮從教宦廣陵江上舊曾聞何
意山中聯幽客松竹濤聲何從
出乎遙遙有無心自清聽元閑上
無此聲

謙恭

雙鏡池前西坡竹陰森侶人賞篇
谷釋詁吐氣化作煙雨洪崖數
絲絲誰將水墨畫瀟湘一片寫瀟
蕭疏夢淺高閣臨妝臺根前
山色爭先翻邑峰景樹青如黛
中間無如煙雲空米顛之筆寫不
能淋漓元氣真何如

清白傳家

丹梯鐵鎖

層巒疊嶂連崔嵬天門高絕天風吹歔崎陡壁一千丈人行直在飛鳥上旬連鐵索鎖雲梯磴道難容足步前後人不敢相牽引前人足踏後人頂俯如傀儡掛屏風望之搖曳心忪忡又如螻蟻緣絕壁季生自注不得息一上天門人蒸然縱橫膽目星辰摘

六

乳泉春溜

丹霞之奇石壺前丹霞之幽在其背逶迤紆折過紅梅雪岩景物乃為最石骨峻嶒玉作身石乳涓涓滴成匯琉璃一泓空人心綉蝕苔花混山翠

七

山靈本是人〻韜物成五色名山舍
留容名與雲相將行〻入邃奇峰
壑澤一碧何處巘崎嶇峙間路
紆〻道如經直飛來翠色上琪
眉時看離嵐生肘腋白頸老僊
前茲翩此是山間龍化脊巉奕
聯數株松會與仙人採靈宅

十八

片嶺秋月

何年郤脫若龍鱗化作峽岩
藏白雲秋時灝氣遍山谷上方
清後色纖塵到處見明月當
空月光冷冷夜靜寂籟寒
氣生空明照了海太虛此月此
魚情何堪了自有此心對此
月先推解作山中人

積居巔五雲霞護白潤鐵峰
最高處峥嶸四射日光尝飛
鳥迴翔不敢度我聞此名罕堵後
千年不壞藏山阿鬱鬱松杉映於
象錚錚鐸懸然哦君不見氣
塚麒麟卧古道百年之後惟荒
草何如此塔長高崇常有山
靈去相保

乞山偈

亦若居士所居長老棗海螺巖山水住從空隱老漢間之四十餘年矣一日走海幢無端說及忽遇莽澹歸衙門便道若士須將此山供養老和尚亦若唯唯臨別謂澹歸有甚偈頌寫紙與我珍藏澹歸道我便有乞山之偈亦若道我即有酬偈之山今日漫書此了昨日公案成不成傾一餅青原白家酒三盞難道未沾脣是大長老吹大法螺有名無實浩刦蹤跡空隱老漢亦若居士一個下來一個上去全賓是主全主是賓澹歸於中充箇牙人這場買賣如意自在地湧金蓮天垂寶蓋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鐘敲莫將銅討誰其見聞文武兩行葵軒總戎園長侍郎亦若昨客張鎮臺幕中園長適在空老人坐次〇丹霞道場緣起出於亦若即以此偈請生位入檀越堂中故可百世不祧也

捨山牒

匡岳名藍右軍捨宅攸建舒潛山麓誌公飛錫而棲古今勝事同條人境奇緣罕覩恭惟澹歸大禪師道高德厚性湛心虛激濁揚清有功名教遺榮入道直印心宗爲一代之全人存兩間之正氣克茂宿仰高蹤素承雅度睽違多載寤寐靡忘比來重晤珠江不啻親遊竺土聞漢猕亦若兩公備言禪師叢林遍近城市甚非棲靜之所克茂昔年同先兄承茂挂冠神武買山而隱用價百二十金置仁化縣丹霞山一座雄峯峭壁勢自凌霄恠石奇巖句堪建刹羣巒環峙清江抱流松韻吟風竹陰弄月不減桃源幽勝猶倍羅浮高深新置艸堂既足上佛舊有茅舍尚可棲真悉舉奉施莊嚴最勝道場向後圓成遍注無邊法雨庶不負愚兄弟買山一片苦衷祈擇吉早臨俯慰顧不勝瞻依引領之至

順治十八年小陽月古檇法弟子李克茂稽首具

丹霞山志卷之一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釋今龍角子
棲賢釋今遇澤甫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山水總序

天地菁淑之氣鬱而爲山川鍾而爲人物積而爲

忠孝仙佛之奇特蓋地與人之相覗也久矣嶺南爲山水之奧區而韶爲最韶之屬邑其間稱佳山水者不一而足而仁之丹霞爲最丹霞爲澹歸和尚所開道場澹歸者即前明金道隱先生也山在仁化縣南距縣治十七里耳三峯特立如出天表而蜿蜒變化之勢未易名狀或擬之曰船又曰審龍云山崛起自楓樹坳跳躍雄俊逶迤騰達左旋右奔十餘里亂山爭出歷坳過七如來峯乍起乍伏亦斷亦連抵舵石上龍尾即人向所指爲船與龍者庶幾似之矣由龍尾而上三峯屹立屏障弘開將欲爲丹霞結穴寶珠峙其左海螺居其中長老倚其前皆峭削千仞而海螺峯則尤夭矯摩空不可仰視者也據絕頂而西跨仁化東控韶陽南襟湞水北繞曲江咸一望而收若北面而立而臂指使也攷其脈蓋由於庾嶺大約于廬山爲大宗而南岳則其昇祖也其下爲綠玉潭爲錦溪乃一接桂陽之秀自城口發源沖濼而下過縣治而經於此一出於七如來峯從楓樹坳分流左遶而曲江

水則又從黃沙坑來合于長老峯後左遶而同入於江下韶陽與曹溪一滴相會則山水之相遭固不可謂不奇矣然丹霞之得峯者二十有奇其得巖者亦二十有奇得砦與石者四五井與泉者三四洞與關者一二峯之屬若寶塔若雲梯若天柱若雙髻若龍尾若金盆佛日獅子醆慧七如來或遠或近或向或背或如雲起或聳秀插天或菁葱蓊鬱聽松則濤翻十里看竹則碧落千竿泠然善也巖之得名最久者惟錦石是即輿圖所載五色

燦爛者是也而出米巖附焉他若天然韱竹海螺晚秀水簾片鱗帥懸舵盤大明雪岩夜光霧隱岩皆環繞三峯如狻猊張口齦齶通露蒼靜者或架木爲屋或竪石爲軒虛其中廓然有客二三耆衲將終老焉昔人常避亂於此謂與武陵桃源相似信然至若半岩香楓岩屯軍楊州諸岩或倚伏山下或羅列江干環衛而拱向之扼險爭奇堪稱外蘐然固有隸在丹霞者亦有不隸在丹霞者皆得以丹霞誌之蓋分地者與人而得全者與天也則

隸在丹霞者固爲丹霞之所有即不隸在丹霞者亦何莫非丹霞之所有也乃若泉之出自寶珠者爲珠泉出自海螺者爲石乳泉出自韱竹者爲芳泉而天然晚秀龍井名焉其味甘其氣芳其色瑩冽可鑒蓋品泉之第一者也已而穿白猴雲洞出梦覺海山之關眺望飛來隱然垂纓絡者則觀音石也顯然露肴字者則人而石也乃一鎮於桃席之內一鎮於數里之外皆截築下流斯固形家之所謂爲鎖鑰爲門戶者也然則丹霞山豈非天地

菁淑之氣所鬱結而成之者哉雖然自有山川以來而茲山具在乃其毓於湞陽者歷漢唐以迄于元明皆未嘗以丹霞顯而獨顯於昭代之初年其闢爲祖庭爲道場者自有緇流以來未嘗以丹霞著而獨著於開山之澹公噫亦異矣蓋公與買山之李文定公皆明之故老也昔文定公開府虔州時以外艱遂亂買山於此奉母以居後其弟乃以歸公耳夫文定以亂去官澹公以亂出世文公貽之澹公受之遂若淵源接而衣鉢傳也則山川靈

秀之區豈非忠孝仙佛之地也哉是丹霞之待二公以傳也夫豈偶然耶或謂丹霞爲燒木佛舊地不宜更襲以名蓋李公南陽鄧州人也古丹霞即其故居公避亂于此而又以憂去取丹霞示不忍忘本也故爲之序其大槩如此云

丹霞山志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釋今䖍角子
棲賢釋今遇澤萌　仝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雍正十一年癸丑仲秋增刪續志

丹霞釋古樊願來刪輯

丹霞釋古如密因增補

庄主傳一覺悟仝校

監寺傳受記蒴編梓

形勝

善乎古人之論瀾中也曰天府曰建瓴水謂其地勢崔巍壯瀾乘高臨下虎視萬國耳丹霞拔地千尺磴道空懸秀出天半迴峰複嶺內外拱向有枹九洲而嚮同側之槩至於瀾山峻險可禦暴客與百二不殊向爲諸君避亂之區今則鐘魚晨夕以清淨銷兵氣焉法門金湯萬年鞏固矣志形勝

疆界

本山東至龍爪西至別峯南至天台北至金盆皆屬丹霞周方三十餘里山脈發自梅嶺逶迤起伏來自艮方去庾關三百餘里爲仁化縣山在縣治之下游

凡例

一丹霞于順治十八年辛丑十月澹歸禪師開山創建至康熙丙午始落成請天然和尚開法爲第一代祖至甲寅年澹歸和尚繼法席至戊午四月澹和尚退院往嘉禾請藏經山志之修缺然有待前志成于諸君之手創始爲難以枝梓倉卒不及深心細攷今稍爲訂正宜因者因之改者改之庶片玉碎金遺寶不棄

一文貴簡要詞達而止前志寫景處頗有煩冗之語略加剪裁冀歸清省

一志與史類事須得實前志有數條出於傳聞之訛今俱削去不存疑以炫後人之耳目

一志嵓爲丹霞而作前志所載巖洞之景有不屬
丹霞者亦爲削去庶無駁雜
一詩之工必須情與景洽興到機流近代之於名
勝往往限定詩日或八或十刻舟之見敝錮聰
明執題求似絡繹佳什前志于丹霞創景十二
作者爲頻槩從刪削間存一二只系本名
一古今名勝之志題咏但載五七言古律絕句而
單詞小令罕見登選今從此例雖佳亦刪

建置

天地之經緯日月星辰江海河嶽其爲行度流止
比有定所人又經緯乎天地者也經緯之謂才詞
賦雕蟲不與焉丹霞之殿閣房廊幽室曲徑莫非
澹公手闢經緯精微景益加勝所謂別有天地非
人間者後雖稍事修飾無敢開創之舊其才洵不
可及矣志建置

源流法統

萬法統乎一一統乎道道統乎天自白馬西來始
知佛法初祖渡江傳厥心印曹溪闡教南宗爲盛

此其大較也丹霞地接南華澹公首爲開創以本
天然和尙道風廣被嗣後繼席濟濟儀矩與義深
旨與青原南岳相埒可以見道之一矣猗歟庥哉
志源流

人物

山川蘊靈金玉含耀簡冊所載備矣而聖賢之生
往往間世一遇則又何哉丹霞自成叢林高眞勝
流至今不絕雖地靈使然而出諸君子長者護持
勸助之力尤多焉布流有園種蓮有社淸風之傳
光及百世可謂盛矣披輿圖者能無金玉之思乎
志人物

田賦　舊志今刪補虛實粮石

藝文

山水之有詩文猶人之有眉目也無眉目則人之
體質不全無詩文則山水之精神不著故子厚于
柳永叔于滁嶺南海外一時佳山水皆因二公之
詩文以傳丹霞奇秀因澹公而名海內來遊籍籍
篇章遂富西園風雅之宗東林讚唄之盛稍爲刪

訂俱屬吉光片羽以玆山水爲不朽者已志藝文

峰

長老峰爲三峯之一寺之後鎭盤踞丹霞巔絶千仞高與螺峰相並

海螺峰在長老峰之東由海山門而上爲諸峰之最

寶珠峰與海螺相拱揖岧嶤孤聳靈光若存乃在霞氣之表登之俯瞰晴嵐飛翠明晦萬狀

龍尾峰在山之盡頭昔人相傳謂如奮龍之形蜿蜒夭矯至此而勢漸緩如尾之下垂然俯而察

之則巍然峰也其頂尖峭僅容二三人坐不能久久則股慄不定

負翼峰在龍盤巖側一峰橫出如鵬翼怒張故名

別峰在山外一峰突起旁無倚附直立江千狀如覆鐘由護生堤取道至峰下有徑可通上結精舍業說禪師之衣鉢塔瘞在舍前焉

綠玉峰在護生隄隔江石花斑駁下有淺潭瀲泓湛碧上爲本山普同塔

佛日峰在綠玉峰右背倚銅鑼岩跌蕩而下形如

牛月分左右臂夾護臨江登峰四顧丹霞障於前霧隱起於右別峯之佛燈吐錢錦石之蒲牢吼音天然禪師之塔於其中而勢舒展襟江帶溪葱鬱芊綿爲形家所稱

紗帽峰在佛日峰後直立天際旁有二峰次第而秀小

菡萏峰一名天柱在片鱗巖前高千餘尺趾痹而頂銳其近頂處則圓而漸肥如出水芙蕖搖曳波光之致

玉笋峰在菡萏峰西一名石屹立直如擎纜高約六七十尺風雨蝕嚙稜峭稍殺

寶塔峯在片鱗巖前與菡萏峰前后並峙高千餘尺旁有石筍名童子石高五六百尺與正峰相附土人呼爲背崽峰蓋方言子爲宰也間以負子峯人罕知之

獅子峯在雪巖山麓形似狻猊有俯伏聽經之勢

錢慧峯在楓樹與東石紅似丹色如火炬

七如來峯在舵盤石右有七石壁巍然屹立身圓

而頂銳下皆有巖內一巖有竅通天若井中望日非好奇探幽之士罕有被榛而問之者

櫻浪峯凡二一左櫻浪即南華塽一右櫻浪在牛砦下

三峯在天合峰旁如昆季並列故名合三在片鱗巖下津江湖本山栽松杉茶樹之所　桐子山亦然在獅子巖之下

雙髻峯在丹霞之下流相距十餘里衆山歷亂遠眺之若夏雲奇峰不可形狀然俱兒孫列耳獨茲峯聳峙相向兩頂一趾離立其西若總角之童子北面而受教者峯頂廣衍可容萬人但路險仄未易得至邑人昔常避兵于上故又稱屯軍砦云

嶺

虹橋嶺下海螺左轉長亘數十餘丈諸峰羣岫星羅棋布竭蹷爭高長松交蔭蔽天晦明牽雲曳烟還逈如畫新安吳形本有詩云旋登螺頂諸峰小折到虹腰萬派分蓋爲山靈寫照也

天然巖在長老峰之麓巨石礧砢若瞰若倚色丹黝而古駁有擘窠大書天然二字勒于石上後澹歸大師爲雷峰老人建立道場天然之名適相符合人咸驚異其下爲蓄水池

雪巖在海螺峰之旁澗壑明淨俯仰淸曠虬梅交柯延景舒暢總戎高登科遊此棲休依巖構殿三楹祀洞賓與壯繆雲應霞棲曬甲諸巖尤宜月夜

晚秀巖在海螺巖之右廣二十餘丈深二三丈竹樹交陰翠積烟合崇山複嶺悅神會心中有塔院攬勝者得少憩焉

海螺巖在本峰下深廣約二十餘尺凡十餘旋至頂若螺房然長松古栢龍攫虬拏衆山列障如關門戶上鐫海螺巖三大字字皆三尺許李文定公所書澹公居丹霞尤愛此巖示寂後門人建公塔於此楚寧鄉陶奉長過此有一片土求乾淨死千年鶴化老成遙之句

夜光巖一名火燒巖在水簾巖西高五六丈深廣四丈有餘夜發紅光山下常望見之故土人呼爲火燒巖自海螺峰造塔藏舍利其中巖內火光遂息

大明巖在雪巖之右明季諸寇蜂起有幽人避兵巖中錫以今名巖內出泉淸冽異常後人倚巖架屋建龍王閣

懸草巖在寶珠峰右上臨絕壁砉然斂開巖形如蚌壁上龍須諸艸垂至洞門前有平地可數丈許松竹蕭森老僧自破欑結茅而去湘潭劉五原贈以詩云僧老石龕懸水榻經聲一半入斜陽之句

龍爪巖在龍尾峰下爲半砦之壑石壁蜿蜒彎曲如爪巖不甚深前綴以石住僧盤石爲床冬溫夏凉巖右有龍尾石橫出十餘丈石頂甚平山僧曬經曝衣于上又爲曬經石云

禹山巖在蝙蝠巖下居朝陽之頂依厂架屋萬壑迴繞竹木葱翠花鮮鳥媚掛丹霞後山之腹遊人遠望如張輞川圖於屏障焉

朝陽巖在禺山下晴日初升霞光滿谷舵盤正當其頂昔懸山大師憩足於此題巖上柱刻兩聯云去日不來人已老艮田易種食難消猶存

蝙蝠巖在舵盤之右俯瞰平疇仰摘星斗巖內蝙蝠伏石隙間大如葵扇

洪巖在半岩右巖廠而平深而透踞萬仞之巔龍尾之下巖石滿瘦頗佳懸竹援手躡步而上

錦巖在丹霞山麓絕壁嵌空下臨江流南宋時有僧法雲扳緣而上始闢此境凹巖並列曰千聖

曰祖師曰伏虎曰龍王幽邃虛澗深廣各四十餘尺上如蜂房倒垂房內五色燦爛至三月時顏色更鮮歲久漸次剝蝕今佛座之頂猶存數處眞奇絕也內有仙人打睡石床石枕今存

出米巖鹿巖二巖訛傳削去

篻竹巖在寺之右前卽正氣閣也高與天然巖等深廣亦如之巨竹成林翠烟重叠別饒異緻三壁於其上大書別有天三字大八尺高一丈鐫石上遙望而見焉

水簾巖在夜光巖左由曉秀巖右折至此瀑水敘垂勢如鼠怒廣可二十餘丈深二丈許飛潛突出若崩復止含蘊素氣時時皆然山中人云春夏之間懸流赴壑激水散氛人在巖內恍若晶簾珠幕隔斷中外秋冬則寒氣凝結雖弃向者銀河倒瀉之勢而吹霧巖際霏微下墜如散珠生焉

南巖由霧隱東行撥荊約半里度一小澗羊腸曲屈不能容軌陡巖凸出下臨數十丈絕壁累石

爲關凡二重其內因巖結構可屋可廬遊覽者固不能達樵蘇亦罕至焉昔人避亂於此

獅子巖在獅子峰之麓廣十餘丈深丈餘張口露齦渾如欲吼故名

霧隱巖距海螺峰三里許從一線天東去復折而南複嶺重岡或上或下中有平田數畝土人耕之渡三木橋取山徑行折而入巖前半里許路險仄鑱石磴凸坳而上僅容一脚底橫行內絕攀附外臨深澗目斜注輒眩暈不能止巖門數

武尤陡絕縛竹扶手緣乃達巖內不藉瓦為屋六楹中奉釋迦小像巖中可容數十輩前有冬青一株綠陰可愛巖畔甃石為井清冽甘香梅竹松杉參差覆蔭援巖而右上石壁千仞旁有一石罅光透山前　澤萌禪師嘗隱其閒塵異禪師心最喜悅曾捐鉢資修整巖中石砌心想隱居而未遂其志至今八十有餘戀戀不忘此巖也

片鱗巖在寶珠峰左腋路達虹橋右折而下別開一徑夾路松陰翠色欲滴烟雲出沒萬境俱寂巖內石屋數楹軒前諸石山擁秀左為淺碧池泉自山頂湧注而入池

舵盤巖右為龍尾峰峰下廣二十餘丈深二丈餘澹公名曰舵盤蓋丹霞之山形家謂如龍者則自上而覩見峰之尖而下垂曰龍尾有謂如船者則自下而覩見峰之高而後鎮曰舵盤澹公心喜故自號曰舵石主人朝霞絢采晴旭凝輝坐此寓目雲物俱繞膝下亦巨觀也

漁隱巖在獅子巖下一石蹲踞若渴猊張口可藏十數人往時遭亂有九江貨魚苗者若干無從避匿仰天痛哭自破上人哀而憐之藏匿此巖中卒脫其難因名漁隱

半岩與洪巖龍爪相連並乃丹霞之腰也路陡絕險竅石為孔以篾縛竹為絙手援側匐而上若蛇行而抵關門再上乃至半岩趾上而平垣可容萬人翠竹蒼松丹崖薜荔疑非人境仁邑避寇者皆聚於斯賴保障焉

香楓岩在負子峰東為楓樹坳之支派乃丹霞山之後護焉

南華坳一名一攫泯一名一線天在山門關下之左片石千仞屹立如削自上望下深不測中開一道自遠望之隙光透露儼然一線

人面峰在片鱗巖左去丹霞三里許一石插天高四十餘丈石色丹赭宛如人面而草木叢茸下垂如髮中有一巖上下左右藤蘿牽附

蕉冲巖在霧隱巖之下石壁相附高百餘尺巖深

二丈餘長十丈餘內供觀音大士塑之石紋斑駁如蕉之葉天然澹歸師題曰蕉巖傍有石泉源自高而下鑿石爲井玄義上人重修整可觀前誌未載

猴子巖從一線天過右石峰高百丈半峰中有洞門險絕人不能探泉猴出入其間

夢覺關在錦巖左丹霞山之麓斜開一巖如佛龕龕內一圓戶可入趺坐南宋僧法雲見此嘆曰半生狂夢裏過了今日始覺清虛因號爲夢覺

海山門居長老峰巔頂御風亭在中亭之旁鑿有洗心池三大字自下望上百有餘丈自上視下魄悸心荒鑿石級僅可容趾而石旁牽以鐵鏈鐵樁登者緣之而上遊者至御風亭而一憩焉少頃賈勇而上不敢俯眺三五步一止移時始達海山門

芳泉舊名蒼咸泉明末李文定公奉母隱于此巖缺水默禱越數日忽聞潺潺之聲尋之乃一脈水從石隙中而出其味甘香砌石爲井秋冬不竭在篆竹巖南養老堂砌下

金剛泉在紫玉臺下藏經閣後康熙丙寅秋澤萌和尚思得一泉持穢跡金剛神咒有感而出其水清而甘故名金剛泉

雙鏡池由海山門下一徑斜出橫過其前而石突起左少昂而寬相間五尺許架石以度往來石面平坦鑿爲雙池深廣約八九尺植白荷其中香風襲人

護生堤爲拾舟登山之所錦江泛漲遷徙無常不

施隄護則漸嚙山根矣澹公於江干以木橋椿結築堅土雜植各竹竹根盤結勝于斷叢上爲畦圃建圃寮三間倉囷三間藝植時蔬以供香積

錦溪在丹霞山下即仁化江也登山下視大可一線源自邑治而來凡數十曲環繞丹霞夾木皆山環山皆石或赭如硃或黑如漆又一種石觀出河沙水中其色如黃蠟斑斕可愛可爲玩器或樹木積翠如螺如黛或石壁插空沈潭浸碧

五色雜粗具備

放生潭在錦巖前一峰插入錦江中爲深潭水族

恃爲窟宅前邑侯李夢鸞鐫放生潭三字於潭

岍大石上永禁不許到此潭罟網水族

路自江登岍上至園房前過護生隄松竹陰翳鳥

語迎人漸登數曲石磴階砌至一憩亭在半山中

前邑侯范公造遊人至此一歇足已二百三十八

級矣亭之左一徑往別峰右一徑往錦巖遊人於

亭中道而上越十三個馬頭見大石一帶如法五

城高聳插天半前臬司王令書丹霞二字每字高

一丈大八尺再數武權使徐鐫法海慈航四字每

字高八尺五寸大七尺再轉一階前撫軍高承爵

遊山書到此生忍心五字鐫石上每字高一丈大

九尺再陞關門高處前兩廣總督劉有德遊書有

世地第一確使徐書禪林第一四字於山門樓閣

遊者至此覽勝探奇忘於疲倦坐此樓中回頭一

望身已在半空中矣從一憩亭至此又三百五十

七級既而登鐘樓度蓮橋謁斗母殿上三巖高處

坐客堂少憩陞佛殿過法堂至大客堂茶矣再綴

遊各殿閣經堂明日扳金繩上御風亭少歇片時

整衣躡足賈勇而上海山門長老峰龍王閣海螺

寶珠虹橋各巖壑則丹霞幽致盡寓遊者目矣

丹霞山志卷之二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　今𧮪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建置志序

給孤園黃金布地舍衛國紺殿齊雲則象教之崇

有自來矣乃有把茅蓋頂益悟眞詮丈室修行更弘法海斯固一代之偉人未可以爲少也雖然旣開淨土爰有精藍則欲警聾瞶者豈可無鐘鼓之場而棲雲水者當必有坐具之地攷仰山仁化人也曾住持千五百人道場倘有因緣復起如溈仰者則此一座山盡爲獅子窟矣爲之志建置

丹霞營建圖略

釋今釋澹歸

丹霞山別傳寺者踞海螺墩絕壁之上右折一徑則錦石岩志所稱岩中石壁五色閒錯者也左折一徑透迤緣梯而登入海螺岩絕壁之下下望之如層城上倚之如列屏其地蜿蜒伸縮閒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瓣相附麗天成下臨大江明沙緒發淸瀾鏡徹外則近嶺獻奇遠峯爭媚蓋山水之奧區也故虔撫李源李公辟地于此辛丑十月令弟鑑湖君來穗城以施余歲事三寶今擬于最中一麓之中建大雄寶殿殿前左爲天王殿後左爲庫後右爲禪室殿後爲法堂方丈坐長老峯下諸山羅立一江如帶

繞案西流自然有法王據坐氣象旁左一麓天然岩前爲廚廚前爲食堂旁右一麓俯瞰芳泉爲首座寮寮右爲影堂又右則海山門所從陟也長松數百餘中建彌陀殿修淨土者居焉左結戒壇爲授戒誦戒之所右爲延壽堂又右則竹林岩修竹千竿中建觀世音大士閣旁即海螺岩水飛流下石壁數尋度磵皆叢竹怪石極錦岩頂壁削路絕而止天然岩左更一麓舊爲鑑湖重修六祖堂堂上爲樓奉諸檀越香火下棲雲水其前爲客堂其

後爲藏經閣閣左有泉依泉而行左方盡處有紫玉臺巨石瑩淨松釵滿徑可以藉亭宴坐循右出前兩石劃然中分一磴爲布柳地舊立關門一座今將奉漢壽亭侯像爲伽藍以鎮之門右起一頂正圓色正黃欲請舍利建七級浮屠從塔院稍後架平橋度石磵至客堂前又一平橋度石磵抵天王殿之前左爲鐘鼓樓一切贈禮從此門入蓋賓前左以迎生高後中以坐旺虛右前以避煞直至海山門如率然之勢首尾相應海山門陡絕壁壁

成殺縛竹扶闌以升翹顧則戰掉不可上上則海螺岩四望廓然石塘馬鞍篤峯俱伏閒遭有晚秀水簾雪岩諸勝雪岩之旁有乳泉泉上有龍王閣其左登頓數折爲虹橋過橋爲半寨頂居半寨者不能躋而有之遂爲丹霞所有復登頓數折爲朝陽岩頂皆峻遠靜寄足水足柴可使行頭陀行樂岩阿蘭若者或一或二或三四五僧結茆臥石鑽頭競利星分棊布謦欬相答眞叢林韻事也海螺墩畔小山揷江平坡隙地足以治圃種蔬臨水竪

石坊倚墩搆下院爲到岸扶筇下山埋藏者作小歇場路旁雜植松竹蔽虧側景此山三重重重涉入一逕獨上旁無岐路卑者更顯高者更隱奇而不危曠而不露若道場遂立敢謂與曹溪雲門鼎分三足爲嶺表梵剎冠冕今釋澹願如斯亦菩薩莊嚴佛國中一微塵許事然非畢此一生精力集諸內外護財法二施未易成辦惟同心好道者有以教之時壬寅僧自恣日撰

此澹公入山時初願也暗中摹索聊以適意乃

不數年有志竟成崇臺廣榭金碧輝煌爲丹霞大關生面但隨地制宜有如營建圖略者有審勢面向稍加更飾者有殘缺未備姑俟異日者茲據現在臚列于左

門

山門　樓三開

海山門

殿

大雄寶殿

地藏王殿
盧舍那殿
斗毋殿

堂

法堂
方丈
客堂
禪堂
齋堂

影堂
六祖堂
香積堂
雲水堂
隨衆堂
拔雲堂
大行堂
檀越堂
老宗

樓閣

樓至閣
毘盧閣
藥師閣
準提閣
大悲閣
彌陀閣
兜率閣
正氣閣

華藏閣
龍王閣

寮房

首座寮
西堂寮
後堂寮
堂主寮
教授寮
都寺寮

監院寮
維那寮
書記寮
知藏寮
副寺寮
知客寮
典座寮
知浴寮
監收寮

直歲寮
衣鉢寮
記錄寮
侍者寮
齋元寮
知衆寮
客寮
庫房
莊房

浴房

亭

一憩亭
御風亭
延月亭

臺

葉玉臺
憶望臺

靜室

雪巖靜室
片鱗巖靜室
龍爪巖靜室
洪巖靜室
霧隱巖靜室
半岩靜室
別峰靜室
桐子巖靜室

塔

舍利塔 海螺峯頂

天然禪師塔 佛日峯

澹歸禪師塔 海螺岩內

樂說禪師衣鉢塔 別峯

角子禪師塔 獅子峯

澤萌禪師塔 張天嵩

圓音禪師塔 張天嵩

一超老宿塔 篻竹岩

下院

會龍菴 韶州府東關外河邊

龍護院 南雄府城內

丹霞山志卷之三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兢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棪易五原

源流志序

曹溪衣鉢止而不傳非不傳也其傳之者衆也丹

霞地接南華而因緣之盛遂欲與曹溪並峙豈非以其人哉然而主法席者則固曹洞兒孫也得其源者其流必大不有作者難乎其爲後不有繼者莫與開其先羣英領袖百代門庭未易許淺嘗人道一字半字也作源流志

法統

天然昰和尚康熙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入院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退院

澹歸釋和尚康熙甲寅年三月初一日主院戊午年四月十一日退院

樂說辯和尚康熙己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主院丙寅年九月十九日退院

澤萌遇和尚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初一日主院丙子年五月十六日退院

角子龍和尚康熙戊寅年二月十五日入院辛巳年七月二十日示寂

圓音梵和尚康熙乙酉年八月初一日入院庚寅年二月十七日示寂

願來彛和尚康熙庚寅年八月十五日入院雍正丙午年二月十五日退院

塵異但和尚雍正戊申年正月廿四日入院壬子年十一月初一日退院

規約

同住訓略　天然昰禪師著

古設叢林蓋為養道向上之士不宜限之準繩但䆒近以來人多中下故重以莊嚴過望賢俊不妨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要使入而就理不作事障出而就事不墮理詮然後以超越之心同於凡小上可踐吾門尊貴之路下可免流俗鄙違之譏同住之始是用申明幸各洗心毋墜先緒

責擯五款

鉏其非種而善類安然後法立始行為法華五千退席世尊乃云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同住首責擯次不同住意蓋取此

犯四重責擯

犯　國法責擯

不孝責擯

謗大乘責擯

謗善知識背師長責擯

不同住四十一款

學外道法術不同住

亢尊不同住

好諍不同住

動手相毆不同住（卽教訓行童亦須以刑杖）

好戲笑不同住

因果不明不同住

虧損常住不同住

以常住物私與親友貪債役不同住

招攬鄉故冗員虛糜不同住

非其職分揀舉他過卽極當不同住（如自同見過應舉職事非他）

敗羣亂衆不同住

好遊不同住

懈怠不同住

自立徒衆不同住

衣服綺靡不中僧式不同住

無事不隨衆不同住（除老病）

借宿尼寺不同住

借宿無男子人家不同住

受俗人家寄托財寶衣物不同住

廣交非類不同住

傲物不同住

往俗家三宿不同住 一二宿擯罰 如無父母俗家一宿不同住 凡省覲父母須寄宿附近寺庵如十里內無寺庵須擇清淨居士家無譏嫌閒房亦不得過三宿

未經辭衆往借俗人家閉房久住者終其身不同

住 即已經辭衆亦不許人貲閙不聽者大衆以經擯相待

許借閒房與居士習讀不同住

故與被擯未經集衆作法懺悔人往來者不同住 即外住恭歸知而故犯亦不許入山

故留有官事及抽豐僧俗久住不同住

故留一切來歷不明及關時諱僧俗二宿者擯罰

瞞衆久住者不同住 致失事者責本人理明比責擯例

挑撥是非不同住

私作飲食不同住 除老病

受戒經年不知戒相者不同住

爭襯施者不同住

拾遺物不送庫房登册不同住

非理募化及非常住緣自干本山檀越者不同住 即外住法眷入山求緣引及干山中檀越者不聽

以常住產業與人及侵占人產業者不同住

結拜白衣人作父母姊妹及拜尼僧作乾娘不同住

拜盟樹黨不同住

不白師友恣意妄爲者不同住

不發願不同住

不恤初心不同住

不恤老病不同住

好自了不同住

山門三禁　　　澹歸釋禪師勒石

酒肉不得入山

婦女不得入山

留鬚長髮之僧不得入山

客堂三禁

不得收畜年幼沙彌

不得寄頓俗家衣物

不得借僧寮作書室

格言

知事須知　　天然昰禪師著

末法以來師學道之士亦有真偽篤志向上者唯道是求唯善知識是親一切是非設與不止如紅爐上一點雪耳若一心爲道又一心求便安又一心爭意氣則其發心必不切久之稍受委曲便生退悔不難借一二題目歸咎知事以爲辭單張本甚有生平做處在人耳目不得不托跡叢林文其鄙陋打頭入門已非同類知事人若不具眼未免認真責善何與方木欲逗圓孔及其去也亦必借題卸罪推飾同人此禪門通弊全在知事人一眼覷破廣納茲包只是不許補職任其去來略不介意或者未發心者忽然發心發心未切者忽然真切見賢者而思齊耻見客而生愧法固無定人亦難知是不可以一日概生平也抑善誘無窮之心必出此歟

行門輕重相準

衲子住叢林辦道而已矣叢林不成則善知識無

所安住又爲所集諸衲而提命之然四事不修百職不供則叢林必不可成故欲親教善知識先當令叢林成就叢林成于四事四事舉於百職百職在乎得人得人在乎平心人有所長亦有所短不能相易亦不能相學也長于文理者則必短于筋力長于筋力者或必短于文理文理長者使盡心于典制經畫筋力長者使盡力于趨事本職二者皆名行門二者平心各盡無所相形則百職修明四事咸備以此安善知識然後規矩行所以潛銷

重習道法舉所以闡發上流然則衲子忠于叢林者非爲善知識也非爲大衆也自爲而已矣今末法衰微人多浮靡以文理爲禪者以筋力爲行門于是有關行門之名如三百矛刺心遂使有餘於筋力者不肯爲叢林用反學長袍大帽吟詩作字鬪人呼禪客至于文理粗曉者益自矜足不復進求大事嗚呼以此等輩而欲吾道有所付托不亦難哉究其流弊皆因不明于文理筋力二者之無所短長也出家人爲道耳道非文理道非筋力然讀經亦可起悟作務亦可發明此乃借路經過且復途中受用故文理者即以文理發舒如明教嵩覺範洪中峯本是也筋力者即以筋力示訓如牛頭融百丈海石頭回是也二者既皆可以入道皆可以爲道則何容分別輕重而不竭力于所長以爲叢林勤事之效以爲自己陶鑄之地乎然山僧近又遣文理者習于筋力使知手足艱難復遣筋力者習于文理使知心思匪易要使二者無相輕然後各安于其使總之平心爲道毋相蹈時弊則

吾門有賴矣

平氣

盛氣不可以加人賢智之士以理自勝以善勉人尤宜慎之嘗見盛氣之下能使施者見理而不見氣見善而不見氣而受者則已見氣而不見理見氣而不見善果若是也則施者徒費心力而受者益增障礙何益之有且氣盛極則疑于嗔本欲以善與人而反成是非此皆賢智之過非學者之過也若必深求學者受其善而忿其氣則學者居然

賢智且不勞賢智之訓誨之矣

止勞誘

菩薩行願舉天下叢林一人擔荷之而非分外决不可稍有德色若有德色則賢而無才者必不能安不安則愧愧則勉强從事從事而力不副心則必思去此風一起久之必盡有才者方能居之天下才而皆賢者少才而不賢者多使叢林之中多任才而不賢之人其爲害可勝言哉然其端皆始於擔荷叢林者一念之德色可不愼歟所以菩薩

行行勞歸一人而不使自己知之况可使他人見之乎况猶可以自勞而責他人之不勞乎抑叢林中若有與正菩薩自是德能感人人各有心非口舌可激其必以口舌相激然後出力力必不盡心亦易疲也總之實德實行自己做事不必勸人而勸人亦在其中此萬萬不爽之理也

毋急說

凡在善知識門下久之未有無所見聞藉此以爲入道之資則可以爲學問談柄則不可甚且道氣

過人不論相信與否偏若便宜則萬萬不可夫道如大海廣納百川而無震蕩之色不若小溪狹港之潺潺湲湲也所以真正有道人衆忿巳非其所應語則咄咄不出諸口及其臨衆也如泰山之安其有言也如長江之瀉故終日言而無口過終日行而無身過古之大人靡不出此吾欲大衆自今伊始毋爲彼小家子之所爲抑法門幸事也

愼憎愛

憎愛之病不特在世俗吾門亦有之但其愛在賢

者其憎在傲士故不覺其愛憎之非而益持於其所往耳是則豈惟傲士無益即賢者亦無益也不若賢而知其所短傲而與其所長知其短以爲攻玉之資則愛爲樂善而非私愿與其長以爲同事之攝則憎爲摘瑕而非嫉惡總之曲成萬物而無棄人此吾道之貴菩薩所爲操爛其心盡未來世而不少易也夫

恤老病

吾人愛物樂羣是第一種好事而敬老恤病尤爲

吃緊人至老病其望人之加意厚念不啻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彼求之急此應之緩猶且不可況屢外視之耶抑老而賢者則其志愈堅定其心愈休歇德既可仰年復當尊假其不肖也改悟難俟之他日昏聵且遏窮年是不可愍孰可愍者若乃病苦攖身與死相近上善之典型難再下士之遷善無期仁者於此寧不惻然至于因果福田且不暇論矣

謹言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儒者猶傷之況吾門乎說得行不得篤論猶慎之況雜語乎禪堂齋堂庫房客堂諸處三個五個不是量衣定是較食一句清話又一句謹談眨眼便過一炷香一兩次便是一日光陰如箭人命無常亦曾念初發心時何等期許道叢林住三五年那叢林住七八年口頭佛法精通心裏生滅依舊當得甚事惟着阿誰甚有好談俗諦習念復生議論傷時是非易鼓此豈吾人明道潔身之理尤願與大眾勉之毋虛此好時也

損傲

凡藝之可學而至者不足以傲物也其不可學而至者又非傲物之具也學士而至于士學農而至于農學工商而至于工商學才謀智勇而至于才謀智勇其不至者未嘗學也未嘗學則其學必至也以所學驕其所未學則亦人相稱而已矣天下惟道不可學而至也不可學而至則學窮不可學而至則至而不至至而不至則至亦窮則智故無用至窮則畛域無垠天下未有去智故忘畛域爾猶語于驕人者也然則吾與大眾相勉于不可學之地斯足矣古云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值闡光出世大人固當如是耶

禁奢

吾儕尚不能不取資于金銀菽粟者大眾衣食四事所從出也故為監寺化主從大眾起見得作幾事若一人之身無饑寒之累便當絕志攀緣不特吾門孤高眷目自愛嘗見世間達士猶能貧賤驕人審其胷中不過無求二字遂乃介然行之翛而

上此更有道之可樂耶末法俗行日遠典型習而
不覺布素可暖而必求綃帛疏食可飽而必求多
味飽暖粗足而必求廣畜深山谿谷豈無有道碩
德衣不充體食不聊體我獨何人而坐享若此莫
謂世傳田宅遂爾應受當思其始皆十方檀供昔
爲大衆養道之設今爲數人縱欲之資稍有心者
寧不愧然吾門觀此所當切戒但有相類便須痛
除以爲遐邇法則不宜偶一同之使若輩借口實
也

伐同異

同異非道人之心也况權實大小之乘皆爲方便
因緣時節之偶關係根機道無高低人自分別于
分別中而欲註爲定論何異日中懸影鏡裏逃形
將欲藏而彌露耳我世尊四十九年闡法不曾說
着一字後在百萬人天前拈青蓮花始露本懷此
佛佛相傳祖祖相授同一法式其下頓修修此漸
證證此隨所用心各有樂處法華所謂化城也然
則權乘何妨妨執着耳執着則滯于途路不執着

則終有所歸闕在途路而思鄉井未聞反詆毀鄉
井而猶能辦歸計者此理易明不必多求我輩學
道凡聞謗法只宜憐彼無知不宜稍伸諍論且權
小中若有與人亦自敬慎其妄肆人我者皆浮暴
之輩不足與議也

恕非省過之難

古人云他非不用類類舉已過還須漸漸除旨哉
此語自非大人孰能免此彼以是爲非毀他自譽
諸無愧怍者不必論矣即使過在他人于我何與

操之菩薩之心相應勸導亦必旁引曲諭唯冀樂
從一以正辭不顧其安君子猶以爲失而况向張
說李背東指西你唱我和以爲樂談是尚足爲大
人乎且古亦有言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汝問我惡
惡不從善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信斯言也則
一切是非盡同幻夢實之前人已無作者而我猶
區區指之摘之則過不在人而反在我一切萬法
從分別生蓋謂此歟攬盡他非以爲已過絕大極
重苦不自覺苟有相告喜當何如猶然諱而不革

以下原缺

丹霞山志卷之五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　今菴伯子
棲賢　釋　今遇澤荊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宗旨志序

聖賢仙佛是一是二具大手眼人當必有叅同契異之旨故吾儒亦曰西方有聖人其心同其理同也然使針鋒偶錯便是外道真正作家豈容被他人瞞過耶第今日而稱法王踞上座者如千層落葉積不可掃妄所得心心相印者為之挽狂瀾于既倒也哉野狐禪眩余茲懼矣作宗旨志

丹霞天然是禪師語錄

康熙丙午廣南韶諸郡宰官檀越暨本山頭首大衆啓請住持丹霞山

師于本年臘月四日入院上堂

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惟

今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承上天之永命兆民允賴運大覺之慈心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合朝諸王大臣本省藩府文武宰官伏願體一人之弘護鼓吹皇仁奉三寶以柔和莊嚴佛土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廣韶南當道鄉紳孝廉文學伏願身居宰執餘光照耀山林心合真空隨緣左右王國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迥絕全機而非拟外繁興大用不落今時拈來只在當人放去普熏法界耑申供養

前住華首臺上先師空隱獨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乃斂衣就座監寺出拈香畢大衆禮拜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僧出問問出優曇希有哉法飆吹起動巖隈丹霞不改天然勢顯見吾

師眞再來會下宰官居士山中諸位耆宿恭迎和尙人此山爲第一祖佛祖位中且不問兒孫脚下事如何師云長老峯高進云獅子窟中無異獸栴檀林裏沒處材師云峯巒列下進云男兒自具頂門眼師云斬新條令賴汝流通便打進云承恩有分便禮拜師云吽吽僧歸衆僧問西來祖意即不問丹霞弘建法宇崢嶸恭迎和尙到來宗風大闡今日伐鼓鳴鐘大衆請師高登獅王寶座說法利生如何是利生一句師云貝葉飜雲白進云大似

浮雲陽日師打云何不領話僧擬進師云山僧喚樹青僧禮拜歸衆僧問古人道我若舉唱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須要倩人看院始得和尙今日初住丹霞高陞法座未審作何相爲師云有問不可無答進云即今大衆合作麼生師云再答亦何辭進云即今大衆承當得麼師打云何不轉身僧禮拜起云和尙若一棒頼是某甲若是別人帶累不少便禮拜師不顧僧問今朝新法院原是舊丹霞即今鐘鼓齊鳴請師登法王寶座聖凡交集人人仰格外風光賓主四分即不問功勳五位事如何師云不可無此一問進云如何是向師卓拄杖一下如何是奉師橫按拄杖如何是功師右邊打如何是共功師左邊打如何是功功師當頭打進云五位已蒙師指示三根曾接又如何師云白午打三更進云祇如戴角擎頭口吞佛祖眼蓋乾坤衲僧又作麼生師云瞎進云果然施設超今古千載令人仰作家師云不勞贊歎僧禮拜歸衆師乃卓拄杖一下云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聽作家

遶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遶門斜大衆鑒賞麼若乃鑒賞不妨人得丹霞門升得丹霞堂大衆即長老僧老僧卻不是大衆其或未然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老僧即是大衆大衆且不是老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老僧三十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雲去穿蘿揣月回卓拄杖一下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樓賢請舍利還山上堂

僧問云黃面老子不識好惡無端向棲賢出現帶累丹霞手忙脚亂假如未出現以前還放光也無師舉拄杖云者一顆非汝諸人瞻仰所及僧以手斫額云爭奈即今何師云全賴闍黎流通進云元來不值一文師展兩手云吽吽僧禮拜師乃卓拄杖云我佛世尊常住在世無有變易所以拘尸那後神光八斛正表此端廣示人天各各自知我佛世尊常住在世不同滅盡震旦自耶舍尊者賫鐵金輪分造八萬四千流通此土一十九處嗣後神

僧携來無可紀極今夏棲賢古塔從地湧出我老僧賚念嶺內造致辦香恭請三分之一首鎮丹霞次及海幢端爲王臣宰官長者居士大作福田大衆者是我佛世尊廣大精微照天燿地祇如老僧與諸大衆本分上亦還有者廣大精微照天燿地麼驀竪拄杖云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一卓下座

戊申元旦付澹歸釋監寺伻千壁典客上堂

師卓拄杖左右顧大衆云元是舊年人却看新曆日曆日年年新儂渠剎剎故既剎剎故爲甚麼總向新年新月新日裏相見一輪紅曜安知歲鏡裏森羅不是空卓拄杖一下復云世間出世間惟有正氣人難得正氣人而能透脫從上來事方可主張佛祖表率後昆今日元旦特爲人天拈出以竹篦子付釋監寺壁典客云者箇是汝等四十五年前成就底老僧不過作個證明且道證明箇甚麼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一條拄杖兩人扶筆頭口頭棒頭一任七七八八卓拄杖下座

戊申七月十五解夏付樂說辯直歲上堂

僧問誰是當觀第一義者師連打進云惹起寒山拾得笑月吟風便禮拜師橫按拄杖僧一喝師云亦自威獰只是你不知下落僧呵呵大笑歸衆問條條綠柳垂烟朵朵碧蓮含沼夏末秋初即不問今朝解制是如何師云橫胼直覷進云三千七百則作一句子還有道得的麼師云左蹴右趯進云盡大地是一隻眼即今現在大衆身向甚麼處著師云幾人於此茲然進云幾多善知識道不得底句子和尚又作麼生商量師云不可又作悄然會

進云無舌人解話無手人行拳者兩個因甚麼
不入戶師一喝僧禮拜云恁麼則處處祭楊堪緊
馬也師云看脚下師乃云夏初時有一則公案要
與大衆待解夏時別通個消息今日解夏且道消
息作麼生通以竹篦子付下鞭直歲復云人人盡
有王喬骨度得洪波便是仙歲出衆提起竹篦云
堂頭老漢向者裏道得一任留下道不得付之火
裏師云闍黎擔荷在鄉裏進云果然道不得行者
快將火來師云且禮拜著進云恁麼只得隨例顛
倒去也遂作禮師云過影堂去便歸方丈

己酉元旦舉潛歸釋西堂立僧上堂

師陞座衆禮畢僧出以手作圓相云上好新年金
雞已唱法鼓未鳴方丈未陞寶座時還有佛法也
無師云新年頭佛法且置昨日底問將一句來僧
禮拜師云猶是今日底作麼生是昨日一句僧擬
議師打云倚知汝酓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僧
禮拜退師乃云青陽布令白種流光朝宁呈祥山
林滋慶我別傳寺裏趁時及節一回舉似要觽人

天碩學諸人還知麼海幢峽綱舊家聲丹石優曇
今又榮推出楊岐還大衆百華蔟裏看難兄卓拄
杖云大衆送新西堂進寮下座

辛亥僧自恣日付角子箆侍者

師陞座顧左右曰大衆水牯牛一夏以來水草還
足麼水牯且置嗔甚麼作水草若向白莖菘青黠
黠德不是你下口處都無下口去且不可任亦奚
爲不去不住一條索子不肯與人却在自已鼻孔
裏縛殺當復怨誰卓拄杖云丹霞一條鼻孔索子
一時捩脫既不與人亦不自縛特地牽來未免嗔
怪且道嗔怪個什麼祇爲驀你人前索性粘出要
使天下人疑看以竹篦子付箆侍者箆出衆竪起
竹篦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峯前神光得髓
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則不無祇如承授不及一句
合作麼生師曰東溪西溪一任隨分進以手掩師
口曰倚知老漢道不得人天衆前不如禮拜蓋覆
却師和聲摑曰切忌不見得進作禮師曰吽吽道
掩耳歸衆師復卓拄杖曰大衆看老僧眉毛還在麼喝一喝下座

丹霞澹歸釋禪師語錄

康熙甲寅春大衆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惟今上皇帝惟願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又拈云此一瓣香奉惟護法檀越惟願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萬民樂業天下太平又拈云此一瓣香焚於一株不但大地衆生命根俱斷亦令天下老古錐鼻孔穢熏掃踪滅跡今日拱入室之戈供養現住廬山歸宗堂上本師天然是和尚用酬法乳第一座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才

說第一義却須要與一提僧出問無邊刹土者十指端畢竟是同是別師云者裏討什麼同別僧一喝師云未有主在進云和尚前言不顧後語師云恰被闍黎道著僧又一喝師云且去別時來進云還有一着在師云一向留與闍黎僧問和尚多時住此山今日深居丈室還有法與人麼師張口云闍黎且道病僧有舌頭也未進云重翻貝葉開還合暗裏點頭事不疑師云舌頭生也良久云還說個什麼即得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沙門所重法眼

云若有所重不名沙門師云即今人人有個問頭未免各有所重病僧纔見你有所重便與拈却且道病僧還有所輕也無到者裏稍有顧盼便成大病說個不顧盼又是大病了得底人千念萬念決定不流入第二念不是無念祇是不相續於相續中而無相續不相續想者不是你一時湊泊多年踐履得來須是悟始得悟須是一蹋到底始得不見俱胝和尚得天龍一指頭禪隨問但豎一指別無提唱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人知玄沙

老婆心切救得一指頭不知玄沙也祇替俱胝下得個註脚大衆者祇是個注脚俱胝一指須又是阿誰注脚大梅會得即心即佛不管他非心非佛非心非佛祇是即心即佛注脚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祇是即心即佛注脚即心即佛又是阿誰注脚直饒你過了轉句過了半提到得向上全提時節也祇是箇注脚且是阿誰注脚大衆我者裏要注脚即有要本文即無你待向者裏討本文便是禍事你討得本文了須拋向腦背後別作生

涯若是向本文上左顧右盼一發是禍事也大衆直須與麼委悉好復舉雪竇化主省宗問興教坦和尚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云若是全部底注脚他却有陷虎之機也須還他個屠龍之手興教云鷂足峯前風悄然師云胡聳猶記舊時窠省宗云未在更道興教云大雪滿長安師云猛將却返家中死所以省宗便云誰能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興教下座請省宗重理前話至未在更道處出語云我有

三十棒寄你打雪竇省宗纔拜大衆若不會興教後語玄沙便拗折指頭也祇做得俱胝一半注脚你不會得玄沙只一半你會得俱胝卻完全作麼生是玄沙一半杜鵑枝上月三更作麼生是俱胝完全蝴蝶夢中家萬里大丈夫兒寧可向俱胝句下生不可向玄沙句下死若更徘徊自是你機性遲鈍不干病僧事遂合掌云去年九月承老人有命今日暑赴個時節用申囘向大衆客聽主裁自多陳謝子傳父業不用承當且作麼生是不用承當的句喝一喝云話墮也結提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戊申元旦付法秉拂指座云不是此人難登此座舍利弗作禮須彌燈王不是此座難坐此人釋迦如來須到金剛地上即今牽一頭驢子上去又作麼生乃陞座云東也不生西也不殺前也不明後也不暗呵呵笑云一安一穩卓拄杖一下便起云天然老漢好則劇卻喚澹歸來秉拂撒屎撒屎有甚難有人嫌我太狠藉召大衆云直歲在麼曰在

園頭在麼曰在田頭在麼曰在知山在麼曰在行者人力伕將糞箕苕帚一齊挑一齊洗刷好生收拾今日澹歸上座沒慚媿病了也下座

臘八示衆世尊日覩明星悟道後來有許多老古錐一模兩樣向者裏瞥地去各得安樂豎起拂子云還見麼今日五更風雨烏天黑地且喜一時證據一時埋沒

師示衆舉一老宿門上寫個心字窓上寫個心字壁上寫個心字一老宿云門上只寫門字窓上只

寫窓字壁上只寫壁字又一老宿云門上不消寫門字窓上不消寫窓字壁上不消寫壁字師云者三個漢一個奸巧如一個爭奈越奸越巧越貧窮都盧笑破他人口我者裏門也無窓也無壁也無寫與不寫向甚處着名大衆云澹歸與古人是同是別三個夜又奈何不得一個窮鬼一個窮鬼奈何了三個夜又更問如何歸堂喫茶

示衆正月一一顆山茶透寒雪二月一千紅萬紫呈春色三月一杜鵑叫落千山月識得一萬事畢

饑來食飯困來歇所以道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衲僧得一禍事臨門大衆既得一了爲甚麼禍事臨門太平本自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浴佛日上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被後代兒孫喚作傳語人卽今坐立儼然不用指天指地更無一人免得傳語之過你便免得做傳語人免不做寫畫人總做了寫畫的人依舊是傳語的人大衆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此是第一幅古畫後來在摩竭陀國掩室令阿難門外傳語此是第二幅古畫最後來在娑羅雙樹下示涅槃相此是第三幅古畫者三幅畫描盡古今人人都道千金難買到我者裏一文錢不值近來却收得一幅文殊三處過夏太迦葉欲白椎擯之纔舉起槌忽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槌不能舉大衆此乃點睛之龍破壁而去你若眼目定動却是未得點睛鱗甲爪牙雖然具足猶靠着一堵壁在便下座

南雄還山上堂舉百丈有僧哭入法堂云父母俱喪請師選日丈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云病僧往南雄奉慰陸孝山大夫且作麼生說個一時埋却的道理際中塵影日紛紛叫殺蒼天總不聞舉手搥胸云若我嚴尊在日不致得如此無依無怙良久顧大衆云汝等從來不曾有一點眼淚都是些鐵打心肝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便墮了野狐身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後百

丈云不昧因果便脫了野狐身五百生前後兩個老古錐都只道得一半若有道得完全句的我讓院子與他住衆無對師云若無山僧自道去也便下座

上堂以少方便疾證菩提無並三千大千世界抹爲微塵一一塵有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一一世界有無量衆生一一衆生身中有無並諸佛出興一一佛出差別法門作無量廣大佛事經無量不可說扨卓拄杖一下云若出得者一下我爲汝諸人入拔舌獄還信麼自笑云著甚死急

丹霞樂說辯禪師語錄

康熙丁巳臘月二十八日入山頭首諸職奉前住持澹和尚命從教授寮請[illegible]法席據室丈室端居曲彔高據遞代相承宛然流布別作生涯徒誇伎佛令此室中更不開戶造車管甚塗轍合與不合奢常重門洞啓一物也無要與龍宮關竅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畢竟何從置得卓拄杖云若向者裏捉敗任奪樂龍頷珠設擬回頭承當早已白雲萬里

戊午元旦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名純一貞實恭惟今上皇帝聖壽當當常住法身自然世道遐昌法輪常轉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名如意寶雲奉爲國王王子大臣百官紳衿士庶若僧若俗以至九有四生隨其志願各得滿足再拈香云此一瓣香過貴卽量遇賤卽賤不是龍涎亦非鷄舌秖是個甚麼圖套兒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遞代提持互相頂起直得眼底火似星流嘴邊沫如湯沸今日依樣葫盧信手拈來供養匡廬山長本師天然是和

尚用酬念槃籠兒兇之狠心歛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重闢門開六窓道敞唱個山謠提條鐵捧不是知音徒勞瞻仰衆中莫有藏狐種族者請出相見二僧齊出作禮師云你者兩個猩猩恁麽出來早已不着便也一僧云正是和尚見處次僧云來看猴王舞師云一得一失進云者裏還有商量處麽師云問取他僧以手囬指云窓外青山遠師云未夢見在進云片片梅花香白雪枝枝楊柳鬭黄鸝師云好詩句乃云赤

體生成行者孫强加冠珮混梨園何時脫却籠兒去嘯月吟風面目存嗄你者老孫休打妄想不見道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良久喚大衆云汝等須知此眞無當場之人現前無觀場之衆一個煊赫虛空亘古亘今未曾移易一絲毫不妨當場底當場觀場底觀場當場底既是戲難道觀場底便不是戲麽觀場底旣是戲難道不觀場便不是戲麽誰知盡蓮花海藏十方微塵淸淨國土總是一大戲場其中四聖六凡但具含靈總是演戲的人現作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時便唱個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底曲子戴起花冠便唱個三賢十地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底曲子圓却頂方却袍做個自了漢便唱十二因緣苦集滅道底曲子現作人天勝相便唱四禪八定五戒十善底曲子現作三途劣相便唱貪瞋嫉妬邪見我慢貢高底曲子曲本千般變相萬種祇爲向此場外更無立命安身處以此亘古亘今無有下場時節你等觀諸世間最尊最上莫如黄面老子祇見得個大淨欲要完結著

個壇場少他一脚不得所以當日在菩提樹下明星現時便自圓音高唱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引得無限人傳將去學將去都要唱個大團圓作了場至于放苦最劣莫如飲銅食鐵之徒亦祇是個丑脚一朝被黑面老子逼換將來欲進無門欲出無路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正好放身命處亘耐他不自覺知所以調達從旁恐伎不禁伊高叫云我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雖則爲他點砂爭奈令者些當場觀場底直下死解氷消連芥

戲場幾乎被他推倒了若是別出一手眼另具一腔調則歷代據曲彔床阿師到做一個生脚却豈解清唱我老孫曾有一偈贊他云分明拍拍別宮商不與時流較短長自有于期音外賞雙雙攜手過河梁其餘勝劣諸種類總是些和伎之衆就如即今者個場中天然老漢五年于玆唱個沒字曲時常提起箇箍兒要一切人都落在他圈套裡倘撞着一箇半個却被他熱瞞我老孫濫叨千僧之列且道酬恩則是報怨則是又前住持法兄老亘

皮宗從開山至退院足滿一十六年費盡心肝擔破指爪入淨入穢現慈現威或高提或垂手直把雪曲作巴歌唱又把巴歌作雪曲唱成了一部曲喚作徧行堂集中間不下數十萬言實不曾拌着個元字脚我老孫于此多年也嘗被撞搦今日承虛接響些些野狐涎直將狗尾續他金貂要且無痕跡代大匠斵不徒傷手還要斫一切人鼻孔直教當下打失不拔一毛現諸種種且道是戲場不是戲場是眞面目不是眞面目如今入多向上擔

時下場時分別其面目孰爲眞孰爲假三生六十劫保你辨別不出縱辨別得亦非眞的你等要識眞面目麼良久云看毛八字打開鼻孔大頭向下等閒關日完成不煩更唱哩囉結棰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金佛可度爐木佛可度火泥佛可度水眞佛終不向內裏坐何以故聽舉一絕作證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花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結冬上堂僧問選佛場中何者是佛師云錦水長流碧僧打圓相云且道者個是同是別師云丹山冬復青僧顧左右云大衆還有差別麼師云靈粧爲汝辦取進云總是者個直放在紅爐裏師云塑落者毛進云和尚爲什麼戲有者個在師云祇爲汝有者個僧拈起袈裟云放下了師云好則好進云全憑妙指發本清音師云不是不是進云也須獻過僧問釋迦未降皇宮儒道國已治石鞏一枝箭今日正好隨撞接引師云穿却你鼻孔僧一喝

師亦喝進云大地衆生若動着一箭還射他一羣師便打進云光明照世間慧劍定太平師云收取好問佛即是衆生衆生即是佛除却佛與衆生覿面事如何師云南山虎皷大虫進云今日結冬大衆未有進出爲甚麽堂內不知堂外事師云秖爲少點檢僧頭足一喝云某甲分中全無半句看毛上鼻孔裏二六時中與和尚是同是別師云錯過多少進云羣生喚作得空王無底載滿拏將歸師云却須仔細乃云丹山創結此冬期鑪鞴開張煆

煉誰個個直饒生鐵鑄看來早已墮鬚看大衆一期之內依佛所說以大圓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未免分作兩橛不知從無始刦直至盡未來際其中四聖六凡若行若住若苦若樂從不曾項刻出大圓覺外定俟期場始安居平等性智纔常期前期後佛殿裏燒香山門前眺望山崎川流烏黑鵠白便非平等性智麽然須直下倒斷若不如是饒他掩室摩竭杜口毘耶三處安居九年面壁總是裨棒打月未有親切處今日丹霞結期不

過應個聯節衆承固山王大護法特設普齋爲結般若緣便是提撕等語汝等若向長連床上豎起脊梁竪着眼睛與彼昏沈魔掉擧魔煩惱魔生死魔及諸聖境界魔對壘抵敵一回前一回却即得一勝勝去早是個不唧嚠漢倘要做個志氣丈夫便須如彼大將制敵于數千里外擒將于百萬軍中動則旋乾轉坤靜則河清海晏且得恁麽作畧天下一任橫行如或未然且拔牛頭食艸法也蓋豎拄杖云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

麽總不得鯨吞海水盡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露出珊瑚枝枝看裏是甚麽所在說得與不得擲拄杖下座

上堂牆壁土塊露柱燈籠還有佛法也無有則須然無靈無則法有少剩向者裏道得個親切句像季道法底幾有頼

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恁麽則德山棒臨濟喝未免混施金牛飯趙州茶一任去取秖如日用措手不及時盡千摸

落地礫子郝成了七片畢竟諦訛在甚麼處到者裏莫道無事生事好

解制示衆僧出問師默然一僧復出問師亦默然良久乃云汝們儘漢據此曲彔只須一夜暴風疾雨把條殘性命幾希累殺更有甚麼餘身心爲汝等說佛法況是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收拾過殘春

丹霞澹歸禪師語錄

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初一日海幢樂和尚本山兩序大衆請師入方丈至大殿云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權施三拜掩寒旁入韋馱前云現在示護法身未來作樓至佛丹霞無別商量祇要僧榭行寮伽藍前云叢林執事撐持佛法拄杖擔荷或有魔外來侵遂拈香云藉此一片微誠全賴維持擁護祖堂云一二三四五父子祖孫成夥於中有個俊胜深遂插香云玉石俱焚難怪我據丈室卓拄杖云一毅不通八面玲瓏伎倆已盡紹佛祖風且道是甚麼人境界良久云五鳳樓前擔屎漢千峯頂上釣魚翁上堂指法座云不是曲彔木牀亦非寶華王座蓋爲業債相牽惹得坐監坐鋪左右顧示云欲求筆下超昇全得諸兄照顧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至尊無匹至大無方爇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震宮衍慶伏願仁風浩蕩普天承化育之功德澤汪洋大地蒙鈞陶之治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生來靈秀出處精明爇

向爐中奉爲蒲朝文武閤國公卿本省當事郡主
邑侯各衙護法合縣紳衿伏願世世生生常作王
庭柱礎在在處處永爲佛法金湯並本山耆宿執
事諸公同悟心空及第各盡普賢行門復拈香云
此一瓣香不萌枝上拈來藏在無陰陽地脅經羅
出滹沱浪擺脫天羅無奈猶遭洞水淹難逃業網
今日向人天衆前拈出爐中供養傳曹洞正宗第
三十四世本師天然是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
喝一喝云莫寐語喚甚麼作法乳便就座維那白

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好箇第一義
被維那一椎擊碎或有沒分曉的向第二第三頭
出來互相鈍置一上也不爲分外良久乃云甘心
他報爲驢馬不愛今生便作牛怎奈業緣無避處
硬加監策結冤仇冤仇已結正好聚頭你既不放
過如何我便休無孔笛逢氈拍板大家賣弄不知
羞破砂盤隨時補綴沒絃琴重整徽軫拚定不圖
熱鬧任他點首擡頭堂頭堂頭累我也當恐受不
應辜負良儔且道誰是良儔今利塔雲中盼望大

雄殿再造難忘紫玉臺推敲寂寞錦江水哽咽微
茫脫秀巖憑空欽翠雙鏡池涵碧寒光長老峯鈍
置不少海山門大笑一場且道笑甚麼說道前代
斯文多不見異儻木訥强登堂復舉寶壽開堂三
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
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便歸方
丈師云壽纔上堂賊身已露聖推出這僧師云不
是好心壽便打師云看孔着楔聖云與麼爲人非
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云爲

人須爲徹壽便歸方丈師云救得一半師云古人
與麼作略丹霞與麼批判且道爲人在甚麼處復
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結椎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結制上堂左右顧視云諸方今日大興征討丹霞
這裡偃息旗鎗但得國家無內賊外寇敵不歸降
蓋爲年來法運衰微人離古道叢林流弊沿襲成
風結制啓期以作門庭故套遊山玩水也稱訪道
尋師殊不知三學染爲三毒十智以被十纒精進

化爲懶惰解脫月就慳貪恐辱恆常不見無明觸處現前作務便稱常住不信自植福田卽就位居師席不能勉力身先上下互相欺誑何嘗仰副先賢山僧同坐此病實帶幾分汗顏今若術其覆轍是欺佛祖龍天諸公各自努力良馬不用加鞭傷有人道若不痛制叅尋如何了脫生死山僧款款地向他道你若不把從前諸妄息欲超生死到驢年去下座

臘八日陞座良久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心法無

二夢境一如昨日知客昨脫維那進白方丈謂是明晨臘八舉此舊例不覺夜來得箇消息擧似大衆夢見陞座云年年臘月八個個眼睛豁今夜兩漫漫大衆莫搭然作是語時卽見現前大衆個個眉毛尖上放大無量光一一光現千百億釋迦一一釋迦化無量舌一一舌出無量音聲一一音聲說道奇哉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却被拄杖子聽見便道瞿曇瞿曇爲甚麼良爲暖且道智慧德相與妄想

執着是一是二而我世尊直是無言可對依舊歛光走入諸人眉毛裡去了大衆試定當看畢竟是一是二若定當得出與你濃茶一椀兩個米糍若定當不出亦與伊濃茶一椀兩個米糍爲甚如此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遂起身連卓拄杖云切莫錯會切莫錯會下座

除夕才涼德薄住丹霞七事全憑舊作家此夜幸無道宿逋一堂和氣度年華山僧纔作是語祗見現前大衆便爾嘈嘈嘈嘈說道古人匡徒領衆惟

以本分規切爲人所以將臘月三十夜喻爲死日蓋謂如人負債相似約來約去約至年窮歲暮無逢避處强者先牽今日丹霞值此時候不以本分究竟開示同人作兩聯謙光好語鬪其塞責山僧聞此議論甚不自持便爾合掌贊言善哉善哉但願諸公長有此論則山僧可以高臥七事可以無憂何爲如此不見道耕也餒在其中伏惟珍重

中秋小參古人道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諸人如不信打鼓普請看與麼提持可謂正偏兼至理事令

該檢點將來未免話作兩橛令人向圓向半去撲
索今日丹霞不惜口吻為渠打成一片去也天上
月圓人間月半月半月圓不隔一線且道不隔那
一線良久云兩個五百元來一貫便起身
佛誕陞座良久云古古今今四月八天下叢林鬧
聒聒衲僧個個頂門開迸出一尊小悉達卓拄杖
云看看雲門大師來也遂擲杖下座一齊打散復
陞座召衆云祇如一齊打殺餵狗子喫貴圖天下
太平且道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衆不對師云屈棒

打人永不翻身便下座
解制小參拈拄杖云昔日開爐不作開爐之套今
辰解制莫登解制之堂不作開爐之套故不擇鈍
鐵精金莫登解制之堂且留住衡霄俊鷁或有個
孟浪漢便道男兒脚下無拘束南北東西任所之
去便隨你去途中忽遇見沒尾巴的大虫切莫道
我曾見過丹霞長老來何以故諸增上慢者聞必
不敬信更有一絕送行長途幸為自珍惜春雨如
膏行路難陸防泥滑水防灘世間那有皮寬樹頓

使諸賢心體安遂歸方丈

丹霞角子龕禪師語錄

師于康熙丁丑夏月在江西廬山棲賢禪寺受仁陽諸大護法暨闔山耆宿請住丹霞山別傳禪寺戊寅二月十五日入院

山門大解脫門八字打開要入便入不用疑猜且作麼生入舉拄杖顧左右云大須照顧腳跟腳底

伽藍錢穀豐盛僧行稠密猶是門庭建立邊事永鎮山門恒扶正法還古道于名藍毋使妖魔外道得其方便全藉威神之力

佛殿若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不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且有新長老作麼生與釋迦老子相見良久云露

韋馱遺承遺囑護法安僧且道法作麼生護僧作麼生安舉香云如是而護是名真護不如是護是名邪護

香積未轉法輪先轉食輪爲衆竭力彼此殷勤

祖堂祖禰不了累及兒孫兒孫不了累及祖禰二俱有過且道過在什麼處不是同牀眠焉知被底穿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直饒鶻眼龍睛不免向者裡乞命卓拄杖一下

上堂拈護法疏云無量義海三昧門總在檀越筆尖頭上花箋去也只將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拈本山大衆疏云冤有頭債有主要得契券分明者便是證據

指法座云者個凳子尋常要坐便坐任是須彌燈

王到者未免一回懡㦬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祝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四海清平萬民樂業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省當道本府本邑宰官紳衿孝廉文學惟願常爲

國家柱石永作法苑金湯此一瓣香奉爲開山繼席同門兄弟列位和尚惟願不忘本誓共作舟航表率後昆流通正眼此一瓣香奉爲過去現在耆宿惟願人人達本各各明宗此一瓣香二十年前

早已薰他鼻孔今日未免重燒蒸向爐中專申供養即此堂上先師天然昰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卓拄杖云若論全提直須寒卻咽喉放開一綫始有激揚作家禪客出衆相見僧問離棲賢石人峯送出山門且道還有去相也無師豎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長老峯迎歸丈室來相又作麼生師云要識眞金火裏看進云只如不去不來未審和尚在甚處爲人師卓拄杖一下進云恁麼則難提新祖令又是舊家風師云有煩闍黎贊揚問熊峯一句無生曲佈拍相催到于今法社荒涼憑師力高提祖令又重新向上宗乘即不問遠客還鄉事若何師云遠山青縹緲進云古人道有一人不離家舍有一常在途中畢竟此人如何接待師云近水碧潺湲進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即今鐘鳴鼓響緇素藹然且作麼生是明的心悟的道師卓拄杖一下進云行船盡在把艄人師云何不領話師乃卓拄杖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大衆山僧承闔邑當道鄉紳孝廉文學暨本寺耆年大衲啓請繼任此山山僧念先人法席不續道源德薄謬膺重任遠從廬嶽近鑑湖度庾嶺二千餘里長途跋涉特特而來既到此間即今匡廬還有山僧麼若無作麼生說個恒處此座若有又明明已到此間當作麼生折合若折合得去始知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倘涉遲疑便見白雲千里卓拄杖一下復云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毫之善用申回向伏願常爲法侶同嚴不二之風永作舟航共助無爲之化上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中秋小參

師云節屆中秋清光溢目大衆還鑑賞得麼直饒盡力鑑賞也只鑑賞得者邊底那邊又作麼生以拄杖作圓相云會麼復卓拄杖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自應知

早參

師驀拈拄杖卓一卓顧左右云聞麼聞底不是聲復豎拄杖云見麼見底不是色滿耳滿眼非聲非色剎剎觀音塵塵彌勒會得便與古佛並肩會不得未免循牆摸壁卓拄杖一下云會麼莫把真金錯認瓦礫

早參

師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今時人往往向知不知處和會殊不知知與不知

總屬意識邊事大衆離却意識一句又作麼生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吹笙下碧霄卓拄杖一下云參

結制小參

師云丹霞今日結制普告十方雲水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平等身心安居不揀頑銅鈍鐵直教一爐煬去要使人人向火燄裏翻轉身來三頭八臂五眼六通牙如劍樹口似血盤他日孤峯頂上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始不互相辜負且道丹霞別

揀甚麼長處選佛若無如是根宗風那得到如今卓拄杖一下

小參

師舉雲門大師云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大衆作麼生是全提時節遂下座以拄杖打散大衆便歸方丈

秉拂 附

師陞座仍大師出衆問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

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雪竇化主此語大衆無端當作麼折合師云新秉拂今日不答話進云燈籠露柱又作麼折合師云問話者三十棒進云恁麼則長老峯倒卓也師云念汝作家仍大師禮拜歸衆居士問恭喜大師登獅子座爲法王臺弟子中一問如何師云居士今早納福進云不與萬法同類不與諸塵作隊孤炯炯峭巍巍是什麼道理師云且喜居士清安士禮拜借問覿面相逢即不問五更日出事如何師右卓拄杖云欲右者右進

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師左卓拄杖云欲左者左進云如何是曹洞宗旨師以拄杖上指云欲上者上進云如何是臨濟宗旨師以拄杖下指云欲下者下進擬議師一喝進云除却一喝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一下僧禮拜師以拄杖指云嗄乃卓拄杖云歸源無路恐者自迷達法有門大智不入釋迦掩室於摩竭爭名杜口於毘耶祇為慈悲之故乃有合蹤之由西天四七東二三苟非其人豈成實法我丹霞老漢舉首真子傳山嫡

孫為爛魚目易混擇法獨嚴豈知家醜外揚傳兒不覺龍上座今日受逼不過只得入室孫戈不圖自己雪屈亦為後昆出氣且道屈作麼生雪氣作麼生出卓拄杖一下云不是涅槃妙心亦非面壁真訣架千鈞弩一舉便行射透鐵圍不容擬議若是久戰沙場慣勝作家便請單刀直入何須列陣周遮所見如此難言一向且看衆佛上座放下嘴臉在處逐隊隨邪制起布裩步步入泥入水卓拄杖云諸兄弟還委悉麼諸佛未出世前無有這箇消息既出世後亦無者箇消息更說什麼壁立萬仞鼻孔撩天任你百種神通千般伎倆祇成得一箇野狐精業所以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各立門庭互相施設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引得大地兒孫盡屬韓盧逐塊就如龍上座與麼布告却好一場笑具衆中若有明眼衲僧出來攔胸把住熱椎一頓亦復怪汝不得不見道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且如何是不落今時一句卓拄杖云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復舉僧問睦州云以一重去一重即

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大慧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諸人橫咬竪嚼還有人向東瓜上道得一句麼若道得一句有情無情若僧若俗盡皆飽齁齁地若道不得還我飯錢來師云雲月是同溪山各別大慧老人雖則立處孤危其奈泥深三尺若是龍上座則不然東瓜上道一句即易茄子上道一句即難若向茄子上道得一句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便與糜堆堆過時敢保

無事若道不得更須買草鞋行腳一回始得且道大慧老人與菴上坐相去多少若檢點得出三十棒不辨來風若緇素不得明日擔鼓背請看咦與你同條生不與同條死要識大慧麼以拄杖右卓云祇者是要識菴上座麼以拄杖左卓云祇若是然雖如是畢竟獅子上一句又作麼生道若無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喝一喝下座

丹霞天然是禪師偈頌

正中偏

帶月携鋤下石門綠畦淺淺半依村從來錯過田家樂依舊寒塘鳥雀宣

偏中正

綠楊處處解征鞍舊路新華盡日閒莫向河梁深水影蒲頭如雪淚空彈

正中來

男兒仗劍走平原壘壘離揚志氣存散盡千金功

未立英雄誰向此時論

偏中至

風流休問客鄉心高館銀燈酒滿斟今日相逢須盡醉不堪重唱白頭吟

兼中到

國破家亡但一身菰菰宇宙可誰鄰桃源未是深藏地醉臥長安不見人

類墮

一雙孔雀立芳池飲啄飛鳴不自知無端照影焰

回顧鄉似難如往日時

隨墮

岸柳江聲鎮日將五陵年少不還鄉漁人瞪目空

相笑肯信人爲春事忙

尊貴墮

九重深鎖鳳樓寒御苑鶯啼華自殘盡說官家高

帝座一聲嘶馬出樓蘭

贈陸孝山太守誕日

陸家片石足千年舉向丹山尚儼然坐臥廋關看

霹靂虛空驚起笑從前

又

靈山一別剎塵深錯認緣生直至今借得秋光似

明鏡年年長照使君心

贈陸太守

鑄佛還他陸大夫南泉眞個赤須鬍含水蒲口不

言水蕩漾眞潮知有無

示海幢雷峯兩山都寺旋庵

撑持門戶憐今日此道誰當遜昔賢冉冉流光吾

已老歸山遲爾再三年

示雷峯監寺印覺

閒鐘自信何人事廿載勞勞覺淼然監寺兒孫徧

天下祖翁田地倩誰傳

丹霞澹歸釋禪師偈頌

乞山偈

亦若居士所居長老棗海螺巖山水佳絕空
隱老漢聞之四十餘年矣一日走海幢無端
談及忽邀莽澹歸衝口便道居士須將此山
供養老和尚亦若唯唯臨別謂澹歸有甚偈
頌寫紙與我珍藏澹歸道我便有乞山之偈
亦若道我即有酬偈之山今日漫書此了昨
日公案成不成傾一餅青原白家酒三盞難

道未沾脣

是大長老吹大法螺有名無實浩刧蹉跎空隱老
漢亦若居士一個上來一個下去全賓是主全主
是賓澹歸于中兒個牙人這場買賣如意自在地
湧金蓮天垂寶蓋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
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鐘敲莫將銅

舍利放光頌　有引

討誰其見聞文武兩行奠軒總戎爾長侍郎

棲賢石鑒覞和尚寫書丹霞云舍利入金

喻時一粒放寶光如二寸幾二粒同放其
光差小大衆騰歡得未曾有請作一頌以
紀斯勝予謂三舍利放光即且置且道其
餘舍利爲甚麼不肯放光乃頌出
此一形法不可思議即今入塔如背壁地周行目
顧七寶舒光一大二小體用全彰而餘舍利不爲
變色處寂非動處動非寂以有下劣放本不出以
有鶩異不放不入眼既注光光復注眼覷者于中
天旋地轉覷者自轉彼何轉哉棲賢不立羅指誰

闢故有放光無放光者乾城幻跡二見同捨棲賢
谷內靈山會上諸舍利光非放不放窣堵波邊歡
騰龍象草木低回風雲跌蕩五老沉雄三峽悲壯
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大千世界祇一合相皆是全
提摩竭正令爾時如來重宣已竟

丹霞角子範禪師偈頌

正中偏

殘燈顧影不勝情坐斷寒光竹榻清飛衲蒙頭幾
一覺下坡幾處曉雞鳴

偏中正

瑟瑟西風衣帶輕笙歌蔌裏足清平酒樓無限如
泥醉鄉識儂渠此日情

正中來

出門豈有更回頭客路如天生旅愁未到長安先

駐馬黃昏何事獨登樓

偏中至

潦倒茅茨不自移尋常烟水許誰知迢迢空作無
人到贏得溪風盡日吹

兼中到

到處生涯不共論一縣多是舊前村問煞五陵貴
公子醉騎白馬入長安

類墮

白雲影裏雁行斜迢遞關山路轉賒梁稻若教逢
水國蘆花深處即吾家

隨墮

翠色叢中活計長啾桃舞柳足清涼少年一段風
流事肯向高堂守雪霜

尊貴墮

萬仞峯高不可躋白雲深處鷓鴣啼行行轉入溪
聲渺步步頻移烟路迷

百丈再參因緣

曾騎匹馬佩平原萬兆難酬知已恩所執深承明
主意功勳誰共此時論

丹霞山志卷之六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　今龍角子
棲賢　　今迴澤萌　合校

豐南吳裔潛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人物志序

嗚呼人而與草木同腐也抑獨何哉况身當選佛之場入盡薄海之內則修淨土者固多精進之徒而入空門者豈無高雅之彥倘得一殊尤拔俗者起于其間當不啻蘭蕙雪白之移我情也若夫宰官居士賦有夙根而殫力維持頗堅信向夫亦曰護其所可護者耳作人物志

傳

天然禪師傳

天然禪師名函是一字麗中以孝廉出家得法於華首獨和尚爲曹洞三十四傳嫡系師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父本寧公母林氏稱再來人爲番禺望族師生紫衣胞胞墮地始出六歲出就外傅聰穎甚十三擬注周易問太極之義於塾師師不能答十七補弟子員自負經世才有俯視一切之概一日入寺見老宿誦以持咒剃益心嚮往之已而讀圓覺經似與己見有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拈一頌耆宿咸推服焉以是向上之志益堅忽白父母求出家二人曰吾望汝成名以上光祖父何遽及是耶不許師益發憤爲制舉業多不稱人年二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下第還至吉州臥病金牛寺甚劇因憶夙願亟思出世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遂霍然矣還家後茹素斷葷日參公案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宗旨丙子謁獨和尚于匡山之黃巖獨和尚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

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
不相欺巳卯詔行保舉師得薦當授郡守不顧去
冬復公車北上舟泊南康乃曰選官不如選佛請
歸宗求獨和尚祝髮而夙願遂矣自是單刀直入
所向無前辛巳隨獨和尚住羅浮之華首克首座
壬午省親憩城宗伯陳公子壯率其鄉之士大夫
請主訶林獨和尚授以傳法偈有訶林重主風旛
論郝幸吾宗代有人之句諸方參謁雲集數千人
宗風爲之大振甲申就城東結宇顏曰小持船便

省親也後逢亂父子兄弟率皆剃染由是而生我
我生龍華會上恍若一堂眉和耳所居道場若白
雲西樵雷峯皆各有機緣而心持禮拜舍利飛來
尤爲異感云庚寅平南王折柬相招一見而去其
不耐與王公大人相周旋類皆如此入匡山愛棲
賢山水奇特類垣敗瓦中處之晏如也戊戌歸雷
峯歷主華首海幢芥庵諸大剎丙午仁化丹霞寺
落成弟子今釋迎師主之稱丹霞開法和尚云蓋
中有巖石上鐫天然庵三字紀自天啓諭者謂大

小丹霞其山同矣而開法之人復同巖内字又預
爲垂者豈非茲山之靈若有待而興也耶辛亥受
歸宗請後養痾雷峯有淋頭休問菊花期之句至
秋果示寂矣留偈曰七十八年老道翁翻轉面來
不知是我兄你云云師著有各利語錄楞伽楞嚴
金剛三疏禪醉梵筆似詩諸書行世弟子受記剃
者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觀鵠鳴訶衍摩丹霞澹歸釋
雷峯西堂仞千長慶樂說辯丹霞角子龍棲賢
濟萌遇羅浮華首塵異但廬山巢雲廣慈攝咸稱
天人師云其高歷鵠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
師生平負忠孝心行菩薩行當濡柔變遷之際明
之諸王大臣受屠戮者親爲掩其骼不令有所暴
露其悲憫愷惻之念斯豈常人所能及哉

澹歸禪師傳

澹歸禪師名今釋別號舵石老人為仁化丹霞山別傳寺開山大師明之兵科給事中金先生也本師天然是和尚早以孝廉出家遭時不造公雉髮從之得衣鉢遂稱曹洞子孫云公原諱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父叔醇公母吳氏皆好行其德者公生而早慧甫十齡作制舉業為方于春先輩所賞識未幾補弟子員才思浩瀚於古今書無所不讀

卓然自命不肯一為苟且之行思欲以所學者大其用于天下也浙之士咸稱之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以側詳知州清華路斷論者惜之某年出知臨清州時久旱上官以民賦責之不報公曰民苦饑吾不能全而活之又重以催科是速其斃也吾不忍為遂挂冠去乙酉大兵至杭州適魯王監國乃走入閩閩行在可其恢復之議除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命聯絡魯王捧　詔入浙先是公奏議中有陰佞鄭氏語鄭氏益銜之計令江東帥方國安誣以奸細賴御史陳朱明力爭得脫復命後疏請終制凡四上乃允葬棄妻子避禍于楚之辰州戊子桂王復肇慶公赴之補兵科給事中攝理科事慷慨直言無所顧避人咸側目為同時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合志為中興之業而忌者目為五虎庚寅駕幸梧州欲并心五人者令疏請誅之蓋公曾駁御史呂爾璵一疏有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人媒之袍踏昌宗之叢志士猶為快快等語以為指斥宮闈亟入各

以難家同下錦衣衛獄咸予以杖意在獨斃公且陰令杖者毒責之時公止一蒼頭姚并為文安侯中軍縛去聞公信墮水死獄中所與周旋者惟同里馬生宛鳴祝生二人而已自分必死語二人曰吾死不可以棗塋為投屍於江斯已耳然杖雖劇卒不死大學士嚴起恒御史江見龍吏部尚書晏清等交章訟其冤得減死戍清浪衛戍至桂林以路梗不得赴桂林破遂落髮於北郭之茅坪庵史南王敘階守大學士瞿式耜督師張同敞暴於市

公自敘履歷上王青楠爲兩公具衣冠以殮其言曰褒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同受命于天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瘞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葬瘞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讎必滅其家很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王感之卒聽公與吳江楊藝葬兩公於北門虞帝祠松樹之麓其上平南王書云所

稱大元公垂範一晉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略無分別恐於聖體有乖蓋天下之分義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之也詞嚴義正不避斧鉞類皆如此壬辰下廣州參雷峯天然是和尚受具戒執事丙頭值天和尚欲應匡山公奉命先度嶺託鉢江南已而還棲賢返雷峯皆克書記後居東官數庵覺有所得蓋公丁亥在辰陽讀楞嚴圓覺諸大乘經已發出世之念矣壬寅李文苑公弟儀部李克茂捨丹霞地公

始開之克監院拖泥帶水行乞五年經營甫竣公歎曰新梵刹居然古道場矣乃迎天老和尚主之日與故人唱和投幽討遐永朝夕焉而諸君子不能忘公於丘壑者復以文字禪強之修韶郡仁化南華諸誌過曹溪公曰老僧正欲爲此洗穢耳一日于丈室言下大悟覺從前所得俱渙然冰釋明年乃受記莂舉西堂立僧仍克化主天和尚赴歸宗請而丹霞未了之緣盡在公矣甲寅春公入主方丈奉天和尚命也未幾以請藏出嶺院事一

付之同門今辯請藏事畢昆山徐健庵先生欲爲覓一蒲團地止師以終老而公不願擬歸廬匡山而病遂作乎湖陸楷舊南雄太守公故友也養病於其別業其門人古義爲煩言公初病時亦無大恙與侍者言吾三月後當示寂日爲頌大悲呪侍特到行耳屆期遍發嶺內外書及請遊念獨侍者荼毘後函投骨灰於江流毋貽累諸方半點土也左右求留偈舉筆書曰入俗入僧幾番下火于今兩鄉悄空仍舊一場懵懂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

只欣無花果救筆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越九載丹霞諸門人奉靈骨歸建塔於海螺巖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即欲爲公覓蒲團地者誌其績公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其著述有嶺南棼餘稿梧州詩稿行堂詩文前後二集若干卷行世公常自謂生平獨喜南華今觀其文之縱橫變化亦酷似之時人謂前之覺範洪近之憨山清皆不及也其今文雖見於坊刻者甚多獨乙酉以前詩與古文付之燼餘惜不見耳書法亦大類子瞻云

陶煊曰甚矣哉濟公出處之正也夫人抱經濟之才負磥砢之節不幸而值亂世棄妻子以輔翼新君流離播遷之餘尚不忍以苟且塞責直言戇諫瀕於死而不變可謂有大臣風矣乃國破家亡禍不旋踵入於空門以見節君子益憫其志之窮而謂其無乖於仁義之正者也讀公梧獄敘畧之言曰與等幸存一息猶欲須臾無死以觀再造之隆吁可悲巳

繼席

樂說禪師傳

樂說禪師名今辯番禺麥氏子俗名貞父字惠公母盧氏世業儒兄弟六人師於其季六歲就外傅性聰敏讀四子書十行并下九歲遂亂隨父避于村父與第五兄同時被害且値仇僅卓然有出世之志年十九造雷峯乞天然和尚薙髮受具戒舜求開示天和尚知其爲法器也故斥之師益疑至廢寢餐天和尚主棲賢及丹霞師克直歲十餘年操粹益力困扛石偶蹶遂大有悟述偈呈天和尚首肯之付以偈曰幾回疑信自疎親門外何人指血新蘆瓶十年辜負汝鑁頭一擊始知貧期期不可今機要步步無私混主賓時節須乘用及處報恩寧問剎土塵身已而天和尚住歸宗命澹歸禪師主丹霞越四年澹公以請藏出嶺囙諸師曰丹霞擔子重少不得着在樂公身上師乃一肩承當叅方白足翁[illegible]從之剎中諸所未備以次修復而大雄殿重建一新咸以爲天和尚克家之子云丙寅

法丹霞住雷峯海幢兩刹十年之間粵西請主永寧閩中請主長慶所至輒有風旛妙論聞者莫不贊歎法雨繽紛一似飲醍醐而沃甘露也乙亥元旦示衆舉古云一鷄二犬三猫四鼠五牛六羊七人八穀忽於初八酉時坐化異哉師負性圓通樂與爲善往往闡一向上人輙爲引進不倦故得法于師者爲較盛云

高僧傳

今地字一超丹霞山祇樹主也本姓李名克茂號墨湖官儀部郎爲文定公介弟遭亂從兄奉母隱于丹霞山亂後還里于順治十八年捨宅建別傳寺先是師與澹歸和尚同事稱聲氣之雅遂以此山屬之師歸穰州安居丘隴慨然有出家之志未幾復入丹霞禮天和尚剃染詣棲賢受菩薩戒歸隱本山之篻竹巖建正氣閣奉漢壽亭侯像其上擬配享古今忠孝名賢及明末死事諸臣未果春

秋伏臘必列位以祀之師天性忠孝具文武材膂力過人文章詩賦下筆立就既得戒胥以本分內事爲念提獎善類不遺餘力居丹霞數載沐浴示寂瘞于篻竹巖之麓

今帾字記汝古岡潘氏子七歲能文早有神童之譽爲諸生豪放不羈博學雄辯屢試冠軍久不第時論惜之師笑曰吾志在選佛選官場中直游戲耳得失何有中年入雷峯禮天和尚出家既受具繩以毘尼師不爲意曰此小乘耳向上求之得大

省悟住丹霞數年衣服飲食悉與衆人皆夏拂□冬澡雪數日不食食輒數斗十一月不語語竟日夜其舉措詭譎如此晚隱鳳皇山大環谷中值颶風大作屋倒壓師堅臥不起數日後人始知之意師必死掘求之尚鼾鼾齁睡呼起瞪目一笑如故見者驚以爲異師所居深谷中了無人跡每出門不爲閉二虎守之故外人亦罕有至者嘗致書友人索紙筆云欲著書自遣咸意其註經三年卒業寄示同學乃洗約古韻見者莫不愕然師生平機用

多不可測非世俗所能識也臨沒下山還岡州寓林處士別業微病而逝示寂時囑僧茶毗散骨滄流僧不忍亢骨以塑一夕夢師責之辭色甚厲僧乃如其示或謂師蓋仙聖之流與否則慧業文人應緣示現者也

今回字更涉寶安王侍郎圖長子少有異才弱冠爲諸生慨然有出塵之念一旦棄妻子薙髮從芥庵禮天和尚出家和尚開法丹霞時法幢高建雲水駢臻師充記室日數千言一無所遺會中目爲今之慶喜云入室深參法要將受記莂一日告別同學云有遠行咸莫解其意師生平衣服清潔遍體芬芳忽數日有鱗介之氣衆共疑之一日涉錦溪至中流腥風大作繼以雷雨咫尺莫辨同涉登岸失師所在沿流數十里覓委蛻弗得後聞其家人言師生時母夢白龍繞身兒時入浴輙屏蔽不使人見意其爲水中仙云

外䕶傳

李公諱永茂字孝源號耐庵別號嵩道人河南鄧
州人舉崇禎丁丑進士歷官至虔州關府丁外艱
守制嶺南時値鼎沸買山於仁化之丹霞扶柩奉
母避亂於此後奉詔出山拜大學士卒于蒼梧諡
文定詳後嵩道人傳

嵩道人傳 附

嵩道人者故相李文定公別號也公諱永茂字孝
源籍河南鄧州登崇禎丁丑榜進士知黎陽有神

君之頌壬午擢給事中號能直言極諫奉使留都
聞燕京之變一慟嘔血斗餘誓以身殉旣復乙酉
遷虔撫金陵再陷章貢以下在在失守公控制上
游隱若敵國湖東之師席卷撫建湖西之師竟搗
吉贛蓋有擊楫鄱陽之望旋値外艱遂以全贛委
楊公廷麟而身治喪嶺表未幾天興復陷公決策
擁桂王監國宜麻入輔屢奉璽褒之制公執義固
辭戊子服闋赴朝七月病于蒼梧屬纊之際猶諄
諄作駐蹕虔州之語訃聞行在所百僚莫願六典

並崇梁木既摧大廈遂覆於戲先民有言平居無
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公在諫
垣一擊周延儒諭救熊開元姜埰等再忤馬士英
皆批龍鱗履虎尾氣不少懾當國變家憂兩難自
致之勢㦲虔忠孝進退所宜無尺寸自詭於矩矱
哀憤憂勞發而猶覩豈可不謂行歸于周萬民之
望哉航石翁曰公虔嶺葺其尊人石雲卜廬於丹
霞後十餘年介弟鑒湖君捨之爲寺其子予別傳
則開山榧越也環丹霞之山洞壑以數十計公芒

鞋草笠提茶條杖子窮極幽奇變塵直上所至輒
規畫要害具有職守部署方畧卽險絶地纂諸嶠
捷者俾摟剔攀躋懸賞格以待之未嘗有尊貴不
可犯之色飲啗無所擇語笑無所忌雖村嫗牧豎
咸得其歡心予聞之父老所傳慨然識公將畧亦
知公闇雞運覺時自摩厲欲有所用其材顧得年
僅四十八天也輪王與世七寶斯現所謂主藏寶
主兵寶蕭何韓信之儔蓋其彷彿七寶隱而輪王
謝矣夫天顧不祚明則將先奪其寶臣公豈能長

歲月以與造物者相角耶公于丹霞絕賞雪巖之
勝寺成于當搆堂奉公于此庶幾伽藍右軍之遺
義也
李公諱克茂號鑑湖卽文定弟捨山建寺尋復出
家詳高僧一超傳
陸公諱世楷號孝山浙江嘉興府平湖人南雄府
太守澹泊寧靜一介不苟士民頌之丹霞初開百
凡拮据賴公分任其勞後先創造傾橐出粟一無
所吝公事之暇輙杖笠入山與澹公爲蓮社之遊

唱和甚多禮天然老和尚受菩薩戒法名今亘字
悟石蓋意爲南泉會下陸亘大夫再來云
沈公諱皞日字融谷陸公女弟丈也客府署數年
與陸公同志好道常聯鑣過丹霞孤燈細雨刻燭
敲詩與澹公稱世外交殊爲不乏投禮天然老和
尚授菩薩戒法名今鏵字智鋒現任同知云

外護

建立姓氏

大司馬周諱有德字彝初 建樓至閣施銀五百兩
大中丞劉諱秉權字持平 建毘盧閣蓋廊路 造普同塔
撫鎭將軍傅諱弘烈號竹君 建千佛殿施銀壹千[illegible]百兩
碣石鎭總兵苗諱之秀 同建藏經閣施銀伍拾兩
兩廣中軍副總兵吳諱成鳳 同建藏經閣施銀壹拾兩
部院轅門都司鮑諱鏻宗號雲從 同建藏經閣施銀壹百兩
肇慶協鎭副總兵章諱進忠 同建藏經閣施銀壹拾兩

臨標副總兵吳諱陞 同建藏經閣施銀五兩
督標左營叅將王諱義明 同建藏經閣施銀五兩
督標右營叅將許諱捷 同建藏經閣施銀五兩
轅門守備兵部進士席諱兆祖 同建藏經閣施銀壹拾兩
轅門守備兵部進士馮諱虎臣 同建藏經閣施銀壹拾兩
兵憲蕭諱伯升號孟舫 修築覆生隄
文宗侯諱良翰號筠庵 造大悲閣同造玉佛像
太守陸諱世楷號孝山 同募建大殿塑漢壽亭侯像 造山門募建南雄下院並建香積廚
同募準提閣 法堂 方丈

太守楊諱萬春號永禧　同募建大殿
太守趙諱霖吉號雨三　同募建大殿
太守陳諱廷策號景白　修山門路
榷使蔡諱琦號省齋　募修山門一里許建御風亭
榷使徐諱崇禮號　造華橋
黎戎蕭諱騰昇號柔以　同造玉佛像
黎戎吳諱廷璜號梅梁　造慈氏佛像　同建兜率閣
文宗馮諱標號蒼心　同募建準提閣
肇慶太守史諱樹駿號庸庵　同建藏經閣　同建地藏殿

湖州別駕鄧諱會　同建藏經閣施銀拾兩
肇慶郡丞湯諱鼎　同建藏經閣施銀貳拾兩
柳州判官周諱起岐　同建藏經閣施銀廿壹兩
肇慶判官余諱懷袞　同建藏經閣施銀拾兩
高要太尹王諱有芳　同建藏經閣施銀伍拾兩
陽江太尹孫諱廷銀　施銀玖拾兩
陽春太尹張諱含璉　施銀壹拾兩
開建太尹張諱冲斗　施銀壹拾兩
東安太尹韓諱允嘉　施銀貳拾兩

西寧太尹王諱鉞　施銀壹拾兩
合浦太尹游諱名柱　施銀伍兩
臨高太尹陳諱垂　施銀肆兩　以上俱建藏經閣
銓部彭諱襄號退庵　同募建法堂齋堂方丈
別駕丘諱象升號屠戒　同募齋堂
鹽使沈諱奕琛號石友　塑盧舍那像
太尹何諱廷球號鳴玉　塑諸天像　同建兜率閣
太尹陳諱萬言號誠庵　同募建準提閣
太尹蔡諱振祥號蘧遠　建一憩亭

太尹孫諱阜號立慶　建延月亭
廣文方諱雲停號子兼　造舍利塔施銀捌百餘兩
內史金諱光號公絢　募建藥師閣
內史黃諱蔚號端四　募建禪堂
內巡江諱廷謨號若海　塑觀音像韋馱像　同募法堂齋堂方丈
竹諱緣猗號　同造玉佛像
許諱傳廻號　塑給孤像
劉諱見龍號　塑地藏像
別駕楊諱耀先號崑曰　鑄幽冥鐘

重建大殿檀越

潮州總鎮林 諱 思白號　施銀壹拾伍兩

廣州糧憲蔣 諱 弘緒號　施銀陸兩

潮州太守孟 諱 符蕃號　施銀叁兩伍錢

南寧太守吳 諱 永遠號　施銀叁拾兩

南寧同知王 諱 玭號　施銀壹兩伍錢

南寧同知鄭 諱 光裕號　施銀陸兩

潮州同知鄭 諱 容菴號　施銀拾兩

仁化太尹佟 諱 逢年號　施銀叁拾兩

武緣太尹章 諱 子鄉號　施銀貳拾兩

龍安太尹史 諱 在中號　施銀拾兩

貴縣太尹張 諱 應璧號　施銀伍兩

永福太尹姚 諱 次榆號　施銀肆兩

永仁太尹吳 諱 聖義號　施銀拾兩

永仁太尹王 諱 心喆號　施銀貳兩

長者程 諱 文斌號 公麿　重金主佛 韋馱像 塑二尊者像施銀陸百兩

綠蘿居士萬 諱 錫號 欲曙　全粧銀壹百肆拾餘兩

信士京 諱 日昇號　施銀貳拾兩

信士蕭 諱 培元號　施銀貳拾兩伍錢

信士吳 諱 宜順號　施銀貳拾肆兩

信士陳 諱 龍號

司理鄒夫人錢氏法名行正字霞斯　塑藥師像同建藥師閣

總鎮南韶都督府高 諱 登科　修礎道施銀拾兩並塑[illegible] 塑關夫子像[illegible]

韶州府太守陳　修礎道施銀貳拾兩

關部李　修礎道施銀拾兩

韶州協鎮張　修礎道施銀伍兩

南韶鎮中營左都督查 諱 之愷　修礎道施銀貳兩

右翼鎮右營副總府許 諱 春　修礎道施銀貳兩

韶協鎮都司管中軍守府張　修礎道重銀壹兩

南韶鎮中營守府桑 諱　修礎道施銀壹兩

南韶鎮左營守府霍 諱　修礎道施銀壹兩

江西布政使司盧 諱　修礎道施銀拾兩

江西按察使司蔣 諱　修礎道施銀拾兩

江西督學道邵 諱　修礎道施銀肆兩

江西驛鹽道張 諱　修礎道施銀拾兩

贛南道白 諱　修礎道施銀肆兩

贛州府太守任諱　　修磴道施銀肆兩
贛州府左堂羅諱　　修磴道施銀貳兩
耒陽縣太尹蔡諱毓桂　　修磴道施銀陸兩
信官吳諱汝灝　　修磴道施銀伍兩
信官李諱世秀　　修磴道施銀拾兩
信官王諱輔聖　　修磴道施銀拾兩
信士方有基　劉士賢　吳紹儀　汪弘運
袁山龍　戴泓　修磴道共施銀壹拾兩
勅修權使太平關蔡諱琦　　修磴道施銀肆拾兩

檀施姓氏

太守陸諱世楷號孝山
副戎劉諱炳號煥之
郡丞沈諱皞日號融谷
明經姚諱子蓴號雪菴
文學羅諱爲章號續九
范諱冠甫號
羅諱育美號
羅諱天祥號

李諱子順號
譚諱世熊號
羅諱挺生號
劉諱資淡號
何諱節生號
簡諱達選號
吳諱達生號
林諱日先號

已上施飯僧田

元戎高諱登科號慎巖
太守陳諱廷策號昇白
權使徐諱崇禮號
太尹李諱夢鸞號霖山
太尹曾諱

已上施代坡田

提督侯諱襲爵號公言
元戎苗諱之秀號吐華
元戎許諱龍號
元戎吳諱六奇號葛如
太守馬諱元號子貞
太守蕭諱威盛號肅如
權使丁諱世俊號鶴亭
別駕周諱起岐號文山
別駕李諱成棟號廷標
別駕池諱　號儀伯
司理萬諱　號松溪
太尹沈諱彤號雋山

太尹周諱韓瑞號退菴
太尹干諱藻號慧男
太尹朱諱昕雍號說梅
太尹裴諱秉舫號端崖
太尹孫諱繩號斯伯
太尹王諱于宣號力臣
太尹佟諱逢年號
太尹馬諱遴號
明經徐諱彭齡號仲遠

已上施淨檀

已上諸公皆有力於丹霞者諸公去後事遠人遐多無所考茲從碑碣傳記中臚列姓氏以志一時之盛餘有挂漏者從其闕文以俟補入

法祀姓氏

水部汪諱起蛟字漢栴號停不典靈嶽同聖同官開丹霞因之

大司寇李諱覺斯號曉湘

大司馬姚諱啓聖號熙祉

大中丞劉諱秉權號持平

侍郎王諱應華號園長　法名函諸字

元戎張諱安國號康之　法名今醒字夢同

副戎劉諱炳號煥之

太常少卿尹諱源進號瀾柱

臬司王諱令號仲錫

民部程諱可則號周量　法名今一字萬閑

副戎孫諱[illegible]號

太守羅諱衍嗣號

太守陸諱世楷號孝山　法名今亘字悟石

郡丞沈諱皞日號融谷　法名今鐔字智鋒

別駕朱諱餘慶號

司理凌諱雲號髭放仁化人

太尹陳諱旭號傂園

太尹沈諱彪號磬山

梁諱維華號無瑕　法名古皓字歸清

陳諱孚先號伯恭　法名古鈯字斧山

陳諱賢書號帝香　法名古江字月印

譚諱銳號弘觀　法名古輪字淨日

伍諱之蘭號紉之　法名古灌字慧頂

凌諱玉京號稚圭　法名古模字範菴

葉諱蔭標號御題　法名古桐字音外

劉諱帝佐號資淡　法名古震

流寓

姚繼舜字亦若海陽人官至太僕寺正卿攜家

避亂晚秀巖

黃基固官侍御史避亂晚秀巖

周瑚四官職方司避亂晚秀巖

賀康年字雨岐古卯人官侍御史挈家避亂居

水簾巖

朱丹鳴官蒼梧道避亂草懸巖

陳二酉避亂草懸巖

王羽明仁化縣令避亂大明巖

周錫甫避亂大明巖

李經宇避亂大明巖建龍王閣

韓紹美字奕生明經居海螺巖

張挺宇起一號樵谷太行人居海螺巖

李若聊許文夔唐運泰三人皆隱山中住處未

詳

已上諸公皆與李文定公兄弟同關此山以避亂

者惜乎世遠年湮里居官爵多不可攷茲僅得之

殘碑斷碣間編諸流寓使其後之子若孫見之安

得非夏鼎商彝也哉

世英再識

丹霞山志卷之七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遡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田賦志序

丹霞爲叢學之地稱叢林者垂四十年矣諸方雲

集日不下數千指天豈眞能雨粟哉耕鑿亦皆無地可容有操未嘆耳攷常住田記合前復若干畝非出於其鄉之士大夫即出於宦遊之達官長者藏功僧焉而向之司牧者復隸於編氓之外徭役不與澤更渥矣然前事從規是有望於繼起之君子作田賦志

丹霞施田碑記之一

釋今釋

丹霞施田自羅茂才繡九始前此有施矣趙雨三傅竹君兩使君也丹霞不受有辭田說後此有施矣劉炳之副戎姚雪庵文學也丹霞受之未有記而羅氏之記獨先以其施獨先也惟吾法飯僧謂之福田其以殷重歡喜獻于三寶則曰敬田若出於憐憫以有餘濟其不足則曰悲田此二田者皆施者所爲福田也而受田者即以身爲田佛田勝法田亦勝僧田有勝有劣以進修之位各別故繡

九施田之初未始識予蓋聞其風而悅之予自媿田劣康熙乙巳冬始入丹霞而吾師天然和尚以丙午冬入院大喜知繡之田勝而繡九之敬益勝矣人一食不可常兩食故有一日飯僧有盡安居時飯僧有盡形壽飯僧以田飯僧殆於盡未來際以其給現前僧名曰現前常住以其給十方僧名曰十方常住以其盡未來際給僧名曰常住常住是田也爲丹霞常住福田即繡九福田常住後之有是田者其潔乃身廣乃心從[illegible]世而[illegible]大[illegible]知

識王持大法則勝田劣劣漸荒荒漸絕又易世而至于分房析業斷十方僧獨冒利養是盜十方常住物有非現前似現前在乃至于私相市易飽橐而颺去是盜常住常住則羅氏之福田盡而盜福田者之罪業無盡矣嗚呼無間地獄非一刦二刦三四五刦可得畢其報其無以有盡之貪博此無盡之苦也緜九諱爲章令子定吕定隆定光仁化之扶溪人其田隸南雄府保昌縣百順都爲租穀肆百石其從而興起者有羅育美等以其田同都吾同里劍得同書

施田碑記之二

釋今釋

予初建丹霞孝山使君郎語予常住宜有田則衆始安道場始久時方急佛殿僧堂未暇及也歲丙午使君以聞韶彭氏田五百餘石命予相度欲捐俸成之以僻遠多荒而止丁未冬十二月予歸自仙城職事僧欲買仁化一庄計租一千二百石價值八百六十金有成議矣予方憂之戊申春暗使君於韶陽使君欣然爲卒前志且道諸同好予赴約雄州三閱月而田事竣蓋用物宏爲時迪未有若此者同使君願力護持之所成始成終也自有丹霞以來于克監院七載使君爲櫂越亦七載足視丹霞如其家予欲遠行輙致語使君爲我權山中綿構下及米鹽瑣屑無不共區畫視予猶手家數月使君笑而應之凡于所惕然視止行遲者使君出一策剥然以解即所勸導部內濟淨歎語各有以發其歡心未嘗稍涉勉強作以高臨下之色吾儕比丘於護法有所求至再至三自覺不韻丹霞在使君心光覆持內歷年最多施澤最久其

與予相終始亦不獨此置田一事豈徒爲檀林標準吾儕比丘得居此山持此鉢安意禪悅使淸衆與道場共爲可久賴佛慧命其可忘使君哉使君鞠躬通籍今二十餘年宜驕貴而不驕貴其于三寶事爲不爲非有切膚之傷也其視予如手足視丹霞如其家聞之無厭行之無倦若此者以重法故非有所私於予也吾儕比丘身入三寶之數眞爲驕貴其視道場之成虧如傳舍視淸衆之饑飽如路人食其食不事其事聞之而厭行之而倦其又可忘使君哉

丹霞雜施田合記

釋今釋

惠陽姚雪菴子專請爲丹霞置飯僧田租予石雪菴非素封也期以十年了之未三年值其家多故不克繼無何雪菴歿計爲置漂塘等處田租叁百貳拾壹石蓋雪菴初不食言願雖未諧而心則已至矣佛言人命在一呼吸閒集福修慧常以死字繫之目前良有以也又雪菴有嫂胡氏置田租拾石此外如仁化羅成章施雙合水等處田租壹百石喬達選施鹿湖坑田租拾壹石若芳坑洞田租叁拾石爲李鑑湖山主所施以供六祖堂香燈蕭竹山等處田租拾石則周龍王士彥李文等所施以供龍王閣香燈初令錦石巖僧拔雲守此及予至而拔雲去予仍付拔雲收租越丁未冬拔雲舉以還丹霞理故應爾千年寺一朝僧予去丹霞郎一切皆後之住此者所掌也曲江羅挺生等所施曲水巖田本僧如定置僧死田荒爲里中累故以歸之丹霞謂之施者不沒其初因也南雄之保昌有夏惟生田租捌石載賣契內不更立拾帖賁順

鄒以羅穡九拾田稚糧稍多穡租肆石蓋顧鄒爲
此田原業主其意亦可嘉也此易泯沒故表而出
之羅天祥羅育美李子順田租各有拾帖附見穡
九碑中復載於此謂之雜施田合記丹霞之田有
專記穡九其一也其二爲劉將軍煥之其三陸太
守孝山子擬爲雪巷專記今乃與諸檀越合皆事
之不可料者即穡九云施田肆百石既勒數於石
僅得叁百叁拾米石耳育美所附見者初云叁拾
石今止貳拾石人之願亦豈易滿耶嗚呼事不可

料願不易滿人命呼吸不能預期於十年即曲水
錦石僧非常住亦足以畧見無常之法爲執樂者
晨鐘三叩矣

新建代披田碑文

丹霞環山皆石也一徑迂迴行絕壁間稍不能謹
則失足於不可知之地負擔上下徑往苦之且山
中草木不足供釜爨勢不能不取給于別境常住
所出無雇倩之貲遂不免分勞于同住開山後定
爲常例現前衲子每單一月荷薪六百觔乃得休
假古人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爲法忘軀當如
是耳雖然際茲像法之秋人尠正信寶柴履石之
流渺乎難覯諸方學者乃有三種優劣其一飽粥

飽飯向長連單上坐枯木禪上也其一出塵離染
從文字邊闡揚佛法次也其一隳墮偷安在大衆
中早眠晏起下也三人志趣不同清濁互異最下
者不足道矣其間禪學義學之徒要皆具有智慧
夙負才辨可以撐持法社建立門庭無奈出身文
弱稟質尫羸初入此山志求休歇一朝驟之隨衆
督令出坡草鞋扁擔晨出晚歸薪煤樵蘇日無暫
暑既負初心易生退屈此住山之所以難也予守
部陽之　年歲在辛未夏之四月奉命稽查所屬

倉厰舟入仁化道經丹霞夙聞名勝未及登臨遂捨車以徒力涉祟巇晤澤萌和尚於丈室適權使徐君仁化李縣令同在賓席坐談之頃詢及山中所缺者惟有出格高僧皆以披事之苦舉裳去之深爲扼腕遂與徐使君李縣宰同時發願捐貲置產爲常住僱倩之費俾十方雲水永遠息肩議既定南韶總鎮高公樂昌曹縣令聞而喜之助成斯舉相繼歛金一百八十兩授丹霞知事人置立田庄歲計所入共一百八十石以備僱値立石爲誌

從此百城烟水入此山來者不妨休去歇去中間倘有苦行高僧勞形修福迎水搬柴自是任山本色萬一力不如心則有爲法無爲法離文字即文字各從所好當不失爲佛法中人須念我輩外護一片苦心及時努力毋効猱懶偷安早眠晏起之輩甘自居於下流虛消信施是所望也爰列捨金姓于後

總鎮南韶都督府高　捐金五十兩

韶州府正堂陳　捐金五十兩

關部徐　捐金五十兩

仁化縣正堂李　捐金二十兩

樂昌縣正堂曹　捐金一十兩

皆

康熙歲次壬申九月望日穀旦

中憲大夫知廣東韶州府事陳廷策撰文立石

田土

一本寺四山屈内前至夏富後至清湖塘左至拗州岩大巖天台等處右至仁化江

一康熙三年閏六月二十七日買置劉未能霧隱岩一所并前后脚下山場竹木一帶坐落本山之左

一康熙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買置錦岩僧照高豆地一塊土名棕樹橋水尾坝坐落本山脚下東至本山下小坑水南至海螺墩茶山脚下西至

河邊坝膶載粮捌升

一康熙四年八月初六日僧傳半將下段石堤塘新歸逕長流水歇馬坳等處田租貳拾陸石遠半寨山場靜室載粮陸升送與本山為業

一元誠道人劉炳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將田租伍百陸拾肆石捌斗五升載粮肆石伍斗送與本山為業土名官陂水藍洞坵石基頭下塔冲下等及蓠山是飛形羅塘横瀧廟前下等塘邊畔田壟下等營廟前後門又后門烏洞坑里山坝官陂水大段滄水獨蚕下水浸渠黃泥巷山塘聲堂大坪下沙坑四坵上沙坑瘦段松下山崩崗下雷公坵下營門黃岡等處

一僑達逕居士于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將土名鹿湖坑田一坑園山一帶分水為界租壹拾壹石載粮壹斗壹升送與本山為業

一李鑑湖山主于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將芳坑洞田租叁拾石載粮叁斗送與本山為業

一任錫巖僧接雲于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將原

施主屈龍等所施龍王閣香燈田壹拾石載粮壹斗土名蒲竹山通天巖石子下禾倉寨下等處轉推與本山管業

一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買置陳其志田租貳拾玖石載粮米壹斗叁升捌合土名巴子寨對門冲鴉樹下芋田渡落等處

又將石母地面車頭豆地田租伍石陸斗載粮三升送與本山為業

一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買置陳孚先田租

四拾陸石載粮肆斗陸升土名石册馬家村鴉
鵝嶺等處
一康熙七年二月二十日買置蔡進忠田租肆百
肆拾陸石玖斗伍升載粮肆石壹斗玖升柒合
伍勺土名即田門前大堀上下岡烏田塅東冲
東陂新遷高坪上村潘陂口渡落蓮西岸走馬
坪遷口葛布野下塘胡坑蓮花嶺水門陂井冲
仟塘會水合杏會水下營塅渡落新遷大源頭
官陂水竹頭腑粘坵田心龍古下克賢田搶邊

芋田角石獅井牛路下獅井高坪等處
一康熙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買置蔡進忠田租貳
百壹拾陸石柒斗載粮貳石零柒升土名角石
花盤背角石窑子前新遷溪水龍船兜土門前
舟屋塘塘園東陂獅井獅井小庄大小灰月坵
獅井秧坎背獅井桐油坵過小壟獅子營邊黃
泥坵洗馬陂石階坵新遷門前等處
一康熙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買置劉玄經叔侄田
租貳石正載粮貳升土名巴子寨

一仁化劉賫溪居士昆仲于康熙八年四月初八
日將豐坑洞對河塅邊土名犂壁燕土地并山
一帶送與本山爲業載粮壹升捌合後改名佛
日山天老和尚塔并墖院在焉
一康熙八年五月十一日買置葉御式等豐坑洞
山一座土名河頭寨後改名別峯坐落本山門
前樂說和尚衣鉢墖在焉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買置羅騰蛟田租貳拾
伍石載糧壹斗伍升土名夫人廟背横坵厚塘

門前大路塘下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六日買置羅大鵬田租叁拾
柒石載粮貳斗玖升貳合土名三叉嶺大堀上
山塘背下山塘背凛背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延年田租捌拾
捌石伍斗載粮陸斗肆升土名楓山佛子坳荒
田坳蕉頭下竹子冲竹仔排大堀龐竹塅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育達田租壹拾
陸石載粮壹斗貳升捌合土名竹子冲

一仁化羅成章居士喬梓于康熙八年八月十五
日將田租壹石載根柒斗陸升伍合并景雲
巷壹間田寮三間食茶二塊山場茶頭竹木送
與本山爲業土名雙合水獐狗坝楊梛坝　塊
門口斧頭冲下坝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買置羅萬經田租貳
拾貳石載根壹斗柒升陸合土名小湖水竹子
冲社官崀弓絃頭畔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買置羅萬鏞田租原
貳拾捌石載根貳斗貳升肆合土名黃泥塅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買置羅萬經田租壹
拾陸石載根壹斗貳升捌合土名小湖水竹仔
冲糯滘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如雷田租叁拾
捌石伍斗載根貳斗壹升肆合土名亭分幽門
日石角泥熱湯梘下荒田坳羅嶼冲銅鑼坵等
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萬考田租壹拾

柒石伍斗載根壹斗肆升土名瘦塅苎滘上下
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十日買置羅爲紳田租壹拾
叁石伍斗載根陸升五合土名荒田坳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買置羅萬欽田租陸拾
肆石載根伍斗壹升貳合土名大通大灣荒田
坳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三日買置羅大德川租壹拾
伍石載根肆升土名香山守牛坪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三日買置羅爲章田租壹拾
伍石載根壹斗土名梧桐滘老禾嶺等處
一康熙八年十月廿二日買置李蒸用抽田租捌
石伍斗載根捌升伍合土名西隱寺上下等處
一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置羅騰蛟田租
捌石伍斗載根柒升土名亭分椿樹下沙坵尾
長河壟等處
一康熙九年四月初十日買置李維贊等田租叁
拾石載根貳斗陸升土名牛尾坑其灌注山頭

熙田嘗山分水為界
一康熙十二年八月初七日買置陳弘業田租肆
拾石載糧肆斗在永興都一甲張明戸內土名
鄧田舖背官路下等處
一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買置譚正奇田租
伍石五斗載糧伍升伍合在縣街都七甲蒙爾
昌戸內土名郎田廟背等處
一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買置扶溪巡司李
房屋土架壹座

又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并買譚德裕
等屋地壹區坐落扶溪業嶺横材塡
一仁化吳達生居士等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廿
五日將牛尾坑田租叁石載糧叁升在縣街都
五甲黃梭興戸內送與本山為業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八日買置譚元奇田租壹
拾玖石伍斗載糧壹斗伍升陸合在扶溪都五
甲譚慶祖戸內土名亭分塡沙滑坵江夏嘗頭
花樹下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九日買置李日章田租壹
拾肆石叁斗柒升五合載糧壹斗叁升土名埜
坑水和尚崀下石仔崀南蛇板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九日買置羅元甫田租壹
拾柒石五斗載糧壹斗肆升五合土名中心塅
上分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一日買置譚必中田租柒
拾叁石五斗載糧伍斗捌升捌合土名岑溪下
塡狗冲神仙臺油嶺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買置譚準龍田租陳
石壹斗五升載糧肆升土名江夏水頭嘗上等
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七日買置羅梅栢田租壹
拾柒石載糧壹斗叁升陸合土名鵜頭崀中心
崀過視水等處　以上六契係
總鎮南韶都督府高
韶州府正堂陳
關部徐

仁化縣正堂李
樂昌縣正堂曹仝捐俸買租作本山納拔之需
一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洪巖俗窩大買置
譚育鄉田租貳拾伍石貳斗載糧貳斗五升貳
合在永興都二甲李萬春戶內土名鵝眂坵黃
檔坵長坵鵝餇坵獺佬坵二坵等處共計田拾坵
一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洪巖俗窩大買置
李稻亮田租貳拾叁石捌斗載糧貳斗叁升捌
合在永興都五甲羅盛戶內土名夏富逕頭田

名學堂坵大地坵堂坵柴老坵壹坵阿坵田大
小叁坵上下相連老婆坵田壹坵沙坵田壹坵
共計田捌坵
一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買置譚如爛兄弟
等房屋壹所坐落扶溪蕉嶺捌村墺作本山庄
房
一仁化林日先居士裔梓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
二十四日將胡坑阿屎鵰潔坵上塅下塅嶺下
四坊垻邊等處田租壹拾肆石載糧壹斗肆升

外荒土叁塊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買置劉受邦田租
壹拾叁石載糧壹斗零四合土名下土砍雙合
水等處
一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買置譚觀壽田
租玖石五斗載糧玖升五合土名城灣等處
一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買置李成劉
等田租伍拾肆石貳斗載糧叁斗玖升貳合土
名中心崖象形排合逕厚塘小廟前下營蹺邑

形亢分坑享塘蛇窩石壁垻西藤寺前等處
一康熙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買置李鳳耕田
租肆石載糧叁升陸合土名曲坵黃狗坵等處
一康熙六十年九月十九日買置李鵠燀等田租
壹拾石載糧壹斗其糧在縣街都李子生戶內
土名逕頭黃埚塘等處
一康熙六十年十月十七日買置李晉龍園地壹
畝伍分載糧壹升五合其糧在縣街都劉興生
戶內土名逕頭山頭背等處

丹霞山常住新置舖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釋古泯用價銀貳百捌拾兩買到廣州府南海縣龐芳琪舖壹間深貳進半濶壹拾伍桁舖內窓板門扇磚瓦木石井厠俱全坐落省城新城內大新街北向前至官街後至舊關部衙門後牆左至麗宅右至馮宅四至明白南海縣正堂　劉印契存照

雍正七年十月初二日釋古泯用價銀貳百捌拾兩買到廣州府南海縣麗大朝承繼父遺下舖

壹間深貳進半濶十五條桁舖內窓板門扇磚瓦木石井厠俱全坐落省城新城內大新街北向前至官街後至舊關部衙門後后牆左至申宅右至麗宅四至明白南海縣正堂　劉印契存照

上貳間舖並相連俱是麗宅置賣與丹霞山別傳寺爲常住遞年間分僧衆單銀

一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買置僧金衣田租五石載糧伍升其坵在縣街都李子生戶內土名運頭大尺坵等處

一仁化畸零戶自康熙四年起至四十九年止共
置田四十三契共原租貳千壹百玖拾陸石叁
斗貳升伍合正
遞年實收額租穀壹千貳百捌拾伍石肆斗
七升共載糧壹拾捌石肆斗五升玖合五勺
今納壹拾額石陸斗柒升額合壹勺壹抄
每年多虛納糧貳斗壹升捌合陸勺乙抄
一仁化花戶自康熙四年起至雍正九年止共置
田肆契共原租肆拾肆石正共載糧貳斗捌升

伍合正
一坐仁化永康都三甲朱心養戶內糧壹斗貳升
一坐仁化縣街都李子生戶內糧壹斗正
一坐仁化縣街都劉與生戶內糧壹斗伍合
一坐仁化縣街都李子生戶內糧伍升
遞年實收額租穀貳拾壹石柒斗
一保昌新地漂塘二處自康熙四年起至九年止
共置田壹拾伍契共原租伍百伍拾捌石伍斗正
共該載糧伍石壹斗肆升陸合額勺伍抄

遞年實收額租穀肆百零捌石貳斗正
今保昌實納糧伍石捌斗伍升七合零捌抄內多
虛納糧柒斗壹升零貳勺叁抄
此回羅爲章糧越於康熙四年八年共施田二
契共原租叁百叁拾捌石正載糧叁石叁斗零
七合正後於康熙三十一年撥還壹百捌拾叁
石與原賣主黃克太該去糧壹石柒斗玖升零
本山尚存租壹百伍拾伍石正該存糧壹石五
斗乙升零而當日田租去了其糧去不清今保
昌虛當柒斗壹升零二勺三抄糧者乃此田之
糧也

一曲江共置田三契雖載租肆拾餘石今每年僅
實收租穀拾石正其餘皆柴伙山場而本山樵
柴十分不用其一而九分乃方便四鄉居人所
需耳係本山當糧陸斗壹升正

曲江縣寄庄田

一曲江羅挺生劉明華居士等于康熙八年正月將曲水巖馬術石下坊坑洞尾背巖黃泥冲大陂頭亞婆巖穿珠巖等處田照管山載根貳斗柒升在曲江爵社都若竹營一甲羅劉傳戶內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九年三月初六日買鄧華仰德田租貳拾陸石載根壹斗捌升內玖升在曲江爵社都捌甲華榮與戶內又九升在上禮都一甲張士傑

戶內土名黃沙坑下命門前上下堀穰花老屋鵞鴨蛋坑大陂頭等處

一新會何節生薇洪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將天台山鄉土名下命雙坪二處田租壹拾叁石載根壹斗陸升在曲江上禮都張應泰戶內送與本山爲業

南雄府保昌縣寄庄田

一仁化羅爲章文學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九日將田租叁百貳拾叁石五斗載根叁石壹斗陸升貳合土名社壇銅鑼坵芊坵高墳塘坵細安佛寨頭賴氏陂衛肚天井渓坵高坋渓坵社壇李樹坋高片打禾坝楊梆片神邊高坋夏屋背白垙坑廟背李樹三角坵賴氏陂社壇前朱屋賴坑口銅鑼坵李樹坋嵩頭賴坑白竹嶺嵩頭又嵩頭何樹塅張坑太片白竹嶺教子坑白竹嶺

黑老坝旱田冲塘坵寮門口白竹嶺嵩頭教子坑等處送與本山爲業

自嵩頭以下共田租壹百捌拾叁石于康熙三十一年還與黃克太尚存常住田租壹百肆拾石零五斗

一仁化羅育美居士法名傳定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九日將新地田租貳拾石載根壹斗九升叁合土名新地石叢石頭渓坵河邊西岸村長連上河坑檢坑石帶坑石崑岬等處送與本山爲

業
一仕化羅爲章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九日將條昌
縣新地圍內房屋叁間送與本山作庄房
一仁化羅天祥居士于康熙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將新地田租貳拾貳石載根貳斗壹升叁合土
名新地牛非坵曲坵杉樹坋新地圍邊廟禾與
橋頭河坑禾塲坵等處送與本山爲業
一李子順居士于康熙五年二月初八日將新地
田租肆拾石載根叁斗九升土名遊石坵大秧

坵廟背垻深坵松與廟背河邊芋坵石頭境黃泥
本縣粉劉屋坵赤烈江行路坵白泥坑石坋廟
口打禾坵浜丘松垻曬禾與蘭石水等處并樓
房三間送與本山爲業內康熙三十一年懸黃
克太蘭石水田租壹石
一李子順居士于康熙五年二月初八日將條昌
縣新地圍內房屋叁間送與本山爲業
一仁化譚世熊居士于康熙五年將新地田租壹
拾貳石載根陸升土名川水蓮送與本山爲業
廟熙六年三月初四日買置夏惟生田租陸拾
叁石載根陸斗土名白泥坑低坋赤石岡嶺坑
石坋橋底欄堆橋頭黃屋背梨樹坋高坋楓樹
頭內有田租捌石係惟生居士送與本山的
一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買置羅爲章田租置
百叁拾石載根壹石叁斗土名窩裡神前冲背
夫貨水尾大小排山子下秧嶺坵梧桐灣黃竹
冲尾嶺下屋塲魚塘小分作田坑楊梅樹下打
鼓坵梧桐排坑口廟前尾嶺頭黃竹冲墻古坳

鈎头冲黃竹冲崖子石屋塲灣屋背排及下凹
坵孔塘凹山塘等處
一康熙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買置李子順田租叁
石載根叁升土名夏屋塘背
一仁化羅爲章文學于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將
新地田租壹拾肆石五斗載根壹斗肆升五合
土名新地杉樹坋牛角灣月坪坑口等處送與
水山爲業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買置羅勝數田租貳拾

柒石貳根壹斗肆升土名塘冲破擬是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延年田租貳拾叁石貳根貳斗叁升土名香山蕉頭下蘆竹與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十五日買置羅育萬田租貳拾石貳根壹斗叁升土名香山蕉頭下芋頭冲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萬芳田租貳拾柒石伍斗貳根貳斗五升叁合土名香山瘦根深塘等處

一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置羅騰蛟田租壹拾貳石貳根九升土名遲竹山

一保昌縣黄顒廓居士于康熙九年二月二十日將新地白坭坑田租肆石送與本山補羅秀九居士昔年施田田少根多之數康熙二十一年還與黄克太

一康熙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買置羅會貞屋塲地壹艮塘一口松山一所坐落保昌縣新地

一康熙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買置葉秀美羅兆吉

房屋一間坐落保昌縣新地圍內

以上根米在保昌縣西隅都十甲外畸零戶僧傳明戶內

下院

一會龍菴在韶州府城相江門外康熙七年正月舊任將憮嗄吱送與本山為下院後在庵前左右蓋造鋪屋　間

一太平關衆護法于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捐淨財買置鄧春茲等田租一百石遞年實租五十石載糧捌斗在節社都二甲鄧林璋鄧林琮鄧嗣果戶內土名龍光寺上山高平嶺棗樹下塘尾實字號老陽田黃泥塘大圳下壆上瓦子逝大圳面欄壩子火燒兒窩等處施入會龍菴為業

一龍護園在南雄府城內居仁街朝陽坊康熙六年八月張寶譚許孟廸劉秀卿居士等送與本山為下院太守陸孝山大龍法捐俸重修

一太守陸孝山護法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捐俸買置朱續田租五十五石七斗五升送與龍護院為業

免差碑文

仁化縣為懇特免僧差永存功德福田事康熙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欽差巡撫廣東都察院劉批據丹霞山僧人古泯呈前事稱丹霞道場恩難憲天嘉與護持為福國庇民永遠香火置有常住僧田計糧一十六石一斗五升零縣立畸零僧戶自行辦納誠恐十年大差里遞漏派羣僧清淨自居難克力役空山僅術僅糧無可支吾欲賣田則非置田之心欲捐僧則無還債之術既不可鈔化

以悉公勞必至顛連而散衆法席必虛道場必廢有負憲天嘉與護持至意伏懇特賜鈞批照曹溪事例辦納正供外一應雜派差徭准與都免勒石山門遵守不朽萬代沾恩福德無量等情赴院呈准奉批僧房不同民戶難克力役正供既完雜差可免仰仁化縣查免給照繳報奉此為照該寺田糧雖附在扶溪都下然係自立畸零僧戶原不在十甲之內今奉前批合就給照為此照仰丹霞山僧人古泯收執即將常住僧田共糧一十六石一

斗五升零每年照額徵則額辦納正供一應雜差
徭役遵奉憲批槩行豁免永遠遵守如有無知里
遞指稱現年名色向該寺濫派者許即據實呈縣
以憑申憲究治須至執照者

右照給付丹霞山僧戶古泯收執

康熙十年七月　二十九　日給

保昌縣准詳藩憲比飼另立畸零僧戶碑文

南雄府保昌縣爲懇恩比例另立畸零以便輸將
永遠香火事奉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批本縣申詳看得丹霞
山嶺南名刹也雲封萬壑翠聳千峯代有高僧接
武祝國庇民原敕本山及龍護園共香燈田載項
貳拾柒畝五分九毫四絲八忽科米七石三斗零
三合零六抄又査官租房地壹畝貳分玖釐捌毫
零四忽科官米七斗隸于保昌西隅都五甲輸將

此蓋釋氏南畝其與民籍有間卑縣承之衡禦攝
茲猶寮雖單令交瘁羽檄紛馳而古寺田糧無不
寬一緩二請爲薄稅輕徭者欣衆惑壹於不二法
門中廣布慈雲惠雨卑縣隨令都書檢編黃冊將
前項山糧另列畸零僧戶仍帶管于西隅都五甲
戶外允與律例相符遞年按限辦納正供本折勒
碑壹獨力役之征要使香積有餘空谷無非櫳麟
山廚豐裕幽棲即是菜陰更期貢賦先輸併催科
不呼對衲而猿鶴無驚卑縣將垂石以集永冀其

諦之風亦以須颺　憲臺遺澤也緣由奉批既稱畸零應在十甲之末不便仍隸五甲矣仰縣推敲明白以垂永久餘如詳勒碑繳奉此按査先奉本司批據丹霞山僧傳明呈前事內稱切本山蒙文武宰官善信布施弘建供佛安僧祝國庇民所有香燈田蒙前任南雄府陸太爺暨諸護法施僧田壹項九十壹畝伍分貳釐陸毫肆絲捌忽坐落保昌縣科米陸石一斗肆升捌合又蒙拾下院龍護園香燈田叁拾伍畝玖分捌釐叁毫科米壹石壹

斗伍升伍合零陸抄蒙前任縣王馬印契明白原附西隅都伍甲四班里長裴龕性戶內逓年辦納正供外雜差俱照例豁免等情奉批僧米既完正供則力役可寬仰保昌縣查照另立畸零給示具報奉此業經具文申詳去後奉批前因除行西隅都都晉張玉龍遵照憲批將前項田糧另立畸零僧戶於十甲之末外合行給照起戶勒碑以垂永久為此帖付僧傳明收執遵將丹霞山龍護園二處原載香燈田稅畝另于西隅都十甲之末起立

畸零僧戶自行輸納正供銀米豁免雜派差徭豎碑鐫文永垂不朽使各里排咸知遵守本僧獲免額外之擾矣須至帖者

　右帖付丹霞山僧傳明收執

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給

丹霞山免差碑記

庚申十月既望予分符仁陽度庾嶺逆旅主人迎告予曰仁化雖小山水甲于百粵丹霞山必耳其名矣予應之曰於輿圖而得錦石丹霞未之聞也既至而車輿旁午簿書鞅掌不暇登臨閱期年家君從龍城來視予治事得侍杖履放舟錦水緩步登山歷級而上一亭少憩顧盼久之入山門登摩利大悲兜率準提諸閣對佛膜拜復至紫玉臺俯瞰碧玉潭澄光如練轉地藏殿登海螺巖舍利塔

坐龍王閣盪胸決眥恍出塵外回步而歸則禪燈熒熒暮鐘將動矣夕宿客寮與樂和尚剪燭夜話因問其歲計和尚告予曰此先師兄澹歸卓錫地也誅茅經始拮据艱難今則竹木勝如衣鉢所儲置飯僧田若干得安心辦道但歲供之外繼以雜差租粮無幾難以克役且工未落成即飄然遠舉委其責於山僧綿力支吾實慚負荷家君聞之謂予曰大丈夫存心利濟奚必領囊倒篋一舉手間可垂澤於後世者當力爲之予聞命唯唯歸乃集

紳衿里正申言丹霞免役之議所以護法安僧上奉　聖天子崇奉三寶之致意也邑人僉以爲然遂申請上臺著爲定例永免差徭俾仁陽之民共植無疆之福云爾議既定援筆而記之

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桂月之吉文林郎知仁化縣事三韓佟遂年撰　都寺比丘僧明藏立石

丹霞山畸零戶僧傳明稟為懇恩批照以杜重累事切照先師澹歸和尚開造丹霞叢林并在府城置立龍護園下院彼時蒙　原任府主陸太爺貢有闔邑百願等處田畝貳頃零糧米石有零推入西隅都十甲收租養僧歷蒙　府縣太爺遵照憲批詳止納正供豁免雜差在案相沿日久遂有原都不肖里長借端生事先受百願王克太詞控退租現受何萬興僧荒揑害已蒙　老爺電察施恩在案但念田土係頻瑣之事僧家以恬退為

先況蒙　老爺善政為民清丈田畝合縣歡頌誠不欲使丹霞僧衆獨有向隅之泣也靜候老爺清丈造冊完日輸至十甲差期更當仰籲慈悲誠恐目下有原都無賴混行借端揑累以致佃戶拋荒缺租山場窵遠貽害匪輕叩乞青天老爺臺前恩批該房給照收執漢為恩便激切上稟須至稟者

批　嗣後如有無賴指稱糧畝索騙者許該住持不時稟究此照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　十九　日稟

具稟丹霞山僧傳明稟為懇恩准照鐲免徭差大役事竊照本山叢自澹歸和尚僧衆焚修祝國冀運於今十方雲水有年蒙　前任府主陸太爺暨　諸護法宰官施有香燈飯僧田壹頃玖拾壹畝伍分零該科米陸石壹斗肆升捌合又施下院龍護園香燈田叁拾伍畝伍分該科米壹石壹斗伍升共計民米柒石叁斗零附于西隅都十甲之末自行輸納正供一切差徭十年役案行豁免給照勒石以垂永久一向無異詎於康熙二十五

年吳儀均充之時里書不諳其故誤將前糧徭役利嘗差册內以致不已奔控　糧驛道蒙批送　天臺查詳蒙　中覆奉　批既經前縣詳奉　藩司批免在案仰仍照　藩司批示行繳等因第應案存公署倘有里差橫索山居窵遠卒難奔赴為此懇乞　天臺俯照　憲批循例鐲免金批准照以杜繁擾佛僧兩賴沾恩赴　老爺臺前批准施行

批　准照　道憲批示遵行可也

康熙叁拾肆年捌月　初九　日具

欽差廣南韶之八巡道錢　為懇恩給示禁約以安
淨侶以重山門事據仁化縣丹霞山別傳禪寺僧
古混古衣等呈稱鄧州李鏗湖山主有丹霞山一
座啟請澹歸禪師剏立禪院住持佛法誠恐無知
人等不信三尊攜帶酒肉污穢伽藍砍伐竹木侵
損常住并來歷不明借端止宿致有貽累僧行難
安供乞給示禁約剛揚有賴等情到道相應示禁
為此示諭各色閑雜人等不許擅進寺內混擾及
奸視假藉名色借題止宿攜帶酒肉等項犯戒之
物污穢禪宇及砍伐竹木侵損常住者許本寺僧
人指名赴呈或連人扭稟附近官司處治敢有故
抗即解
道重究不貸特示
康熙元年十正月　二十八　日示

韶州府仁化縣正堂孫　為申嚴捕魚之禁以廣
好生事照得天地之大德無過好生人間之積惡
莫如嗜殺丹霞之下眾流所歸其住持僧收養水
族作放生池拯拔眾生皈依諸佛誠善事也恐有
無知細民肆其貪饕以網罟魚鱉殘無忌憚合行
禁止為此示諭本　及四方人等知悉嗣後
敢有從放生池內擅為採捕者許拿送
縣以憑重責不貸特示
康熙三十二年五月　初六　日示

韶州府仁化縣正堂陳　爲嚴禁焚採以培風水事照得丹霞一山砥柱東流固爲選佛道場尤屬邑治關鍵自立寶塔以來科第重新鼎盛若加以樹木蓊鬱自必物阜民康但勢出自生成蓄禁必藉人力近訪聞山下樹木有無知鄉民擅肆砍伐燒炭覓利止顧一家之方便竟壞一邑之形勝合行飭禁爲此示仰本山住持及彼地鄉保甲各色人等知悉嗣後沿山前後寸草寸木務宜蓄長不許縱徇擅聽砍伐如有恃强入山不遵約束者許協力拘拿赴稟定行重究枷示山下示衆決不姑恕愼速愼速須至告示者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　日示

丹霞山志卷之八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嶷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今辯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潜彤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藝文志序

山號丹霞久結雲霞之侶臺名紫玉時貯金玉之

音鏗鏘腰關於閩人著述豈關乎細事言詮入妙洪覺範不妨以文字逃禪議論絕倫支道林乃得以才名出世然而聽鐘蓮社高人之逸致衕谿臨水東林太傅之遺音未墜凡茲文獻亟用表彰有俾山靈堪垂不朽者也作藝文志

丹霞山舍利塔碑記

釋今釋

惟一堅容身一切塵中現地水火風生老病死九不淨觀皆舍利種也自如來以八斛四斗見異而塔廟幾遍宇內蓋以衆生稂劣非有神變不信不尊故大法東被用是伏外道動世主雪往業發夙慧則如來以金剛不壞之同智示此金剛不壞之殊形卽以此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不壞之同智乎未覺像正之有差別也阿育王八萬四千塔震旦得十三隋文帝八十一州塔粵東得二

以粵東視震旦以震旦視南閻浮提皆存乎見少况以韶陽之仁化視粵東乎予開丹霞五年歲在丙午冬奉天然昰和尚住院丁未夏舍利出於廬山之棲賢時長老石鑒則公以千粒獻古岡善男子方雲停請爲建塔遂卜吉於海螺巖上江山環擁秀絕一區製仿育王編以赤石下闢爲基者縱廣五丈高一尺次上爲臺縱廣三丈五尺高一尺五寸復次爲臺石闌周之縱廣二丈四尺高三尺乃疊榆座縱廣一丈三尺高四尺榆四面面各一

丈高一丈三尺面正鑄釋迦牟尼如來左文殊師利右普賢後爲觀世音三大士像其上鐵露盤七重高一丈三尺冠以鎏金寶珠高三尺七寸鐵綆絙之叶謀於丁未之秋瘞舍利於壬子之春塔成於甲寅之冬閱時則八年計費八百有奇亦韶陽創獲之觀也尋闡之舍利所在不徒啟信生悟將以福國佑民績表宣揚曹溪雲門領袖天下其餘梵刹實繁豈無建立自明以來佛法不競叢席多廢牽一闡提不知舍利爲何物往往遜卒增波塔

說鬼夢亦用形家言耳凌江北境或耕田而得舍餅中有如麻如菽五色璀璨野人謠之不入棄去是夜大雷電以風燄明進土而失如有物掬之者豈非古塔夷爲平田人既貨寶遂使人龍鬼神因之獨擅此三年以近事也予故詳其始末勸之貞珉俾有目之流知所恭敬圍繞以諸華香而讚其處則丹霞奉如來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不壞之同智塵塵堅密一從此入福國佑民始爲最勝即停雲財法二施與本有三身等於如來金剛不壞其敢矜有爲功德以誇來者是塔也勸發之初惟海幢阿字無長老通導於內外護之剛者爲海幢解虎錫鄒寺經始于乘說拜首座訖工則勸修引直歲轉輪督緣則石吼震監院諸劝奔走於是役者不槩及

丹霞舍利塔銘　　釋函是　天然

心光徹內外如珠入五色珠與色無住非離亦非即非即超形骸非離決營衛月在千波中波波推消弭凡聖惟一　心湛昏成二諦示生死涅槃而實無堅脆脆以別生死堅光表性義本從心生色迷色乃有二始合明月珠體合百骸粹領納鏡中像想即妙觀行流注皆真常分別非明記如是五蘊身與法身何異孤因一　念迷情生分淨穢淨穢悟由心當念絕邪正佛以此智證法化無同別示現別中同中同別自斯光耀百千年福被我遺教衲光耀金輪仰瞻如夢覺樓對發現異感激當共運移光照嶺南慈曜無遠近佛子舉聚沙繪土崇金欄雀巢海螺巔晶晶通霄漢舉目道與會布髮形俱并見聞起遐情究此未來際念念盡圓明身與心併長

舍利藏中石記　　釋今釋

康熙丁未秋七月舍利一千粒至自廬山棲賢蓋闢地得之爲宋咸平庚子塔中之藏我天然是和尚命卜地於海螺峰之頂古岡善男子方雲停兄弟捐貲建窣堵波盛之玉合藏于玻璃盂甃以赤石函歲在壬子日維壬申月與時皆甲辰天地協吉緇白相慶丹霞道場永明慧日韶陽福地徧覆慈雲三災絕沴八法生光現前內外護隨喜見聞皆與釋迦如來同分多寶之座

丹霞普同塔碑記　　釋今釋

有棺有槨有封有樹世所以為葬也仁人復設義塚以掩無主之骨然猶各有域故人有爭宅鬼有爭葬佛之教曰四大無主亦無我比丘之生也屋叢林號為旅泊死而荼毘水火風俱散獨存地大之一毛入於普同之塔共聚而域不分卒未聞有爭塔之鬼豈非無我故無主無主故無爭哉丹霞建立十年同住亡僧三十餘未有以塟護法大中丞劉公憫之特捐府金以行其德于是卜吉於渺

山之陽戌山辰向築臺三僧縱五丈七尺橫二丈七尺塔廣逕入尺高九尺深七尺製以赤石有火珠而無蘇葉謂之平頭制底禮也經始于壬子夏五月吉日告成于秋九月十入日擇冬十二月之朔捧諸骨石入塔中後有亡者率得所安公可謂澤及枯骨矣為吏者曰此已無主為西伯者曰我即其主公亦將使一切無主者獲大覆載寧趣丹霞之亡僧哉或曰丹霞之僧無主得公以為主不可以不記予曰丹霞之僧無主無處不增得公以為

主有處不減盡大地無出於此可以記矣

丹霞山別傳寺重建普同塔誌銘

釋古雲 不拄海幢

十方叢林建寺院以居衆僧必建普同塔以安靈骨何也菩薩入定見衆生于多刼中業流轉環死此生彼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滅盡未來際也故謂之生死大海法華經云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明乎生死事大須悟入佛之知見也六道凡夫不了此段大事所以浪生浪死於苦海中豈知法界無成本來無生死四聖亦在衆生苦

海中成等正覺英邵武禪師曰吾化後必葬骨石入於普同吾生平與大海衆同居死不忍與之離是故流轉生死則謂之大苦海證菩提涅槃則謂之大覺海覺海稱為樂果樂果之所歸必由於勝因之所植因有二種從理門入佛者曰理勝因從事門入佛者曰事勝因理勝因者由出世法而通世間事勝因者由世間法而通出世古之諸大菩薩莫不由之而成佛身東丹霞山普同塔創於大中丞持平劉公公以事勝因得與別山澹歸大師

通出世法塔在隔溪綠玉峰歲久地濕漸為水所滲入年來遺蛻雜經荼毗弗忍投之塔中主法席者每憂之欲營善地而未能也歲壬午半齋居士湜公盒寓會龍菴往來丹霞與角和尚及其法嗣願來大師交甚懽明年攜衆子王居士入山欲為會龍院主漸登卜一小塔願公已諾且謂漸師生平舍已為衆今山中不得歸普同者甚多恐彼衆不安何不擴充是念以為一僧而及于百僧耶因述塔為水所侵狀兩君相顧惻然恨力弱不能肩

任乃共捐若干金為勸緣倡吳君復同願公擇地于丹霞之麓護生堤左畔某向之原土脉豐厚峯巒拱衛而溪環繞遂卜吉鳩工有乘菩薩大願輪吉占沈居士聞而嘉之即與其兄枚臣居士獨任其力曰不必他求吾務底厥成而後已噫謂非菩海中而救樂果哉語曰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作者不必善成前事者之不長後事者之師也劉中丞爲丹霞普同作之于始沈居士爲丹霞普同成之于終後先功德一樣勝因必能于事勝門而通於

學法門以之入佛法界則存提覺不爲生死之所羈轉而能轉衆生之死不妨兩存兼有並倚養生送死大異修世間之福而已哉若夫時節因緣待人而成不能預爲期於前此修之而未能今顯公片言遂使小塔之因竟成大塔之果始事之功非異君而謹哉王君亦爲善樂施故能同勤善事蓋審諸之人若修善即在生死海中皆有所恃不然前路茫茫無本可據信乎濟歸大師云此十方衆僧尚在此一堆白骨中否也十方衆僧在此一堆白骨中倡毛髮結至今不開若黍透此話許汝識丹霞普同塔之義時丹霞監寺爵大師値此勝因相與戮力經營董其事則非鈴覺海二上人之力也乃爲之銘曰

法海湛澄　沙界一漚　刹塵互攝
出沒內出　慈彼羣情　自批自倒
乘大願輪　如空日杲　杲日麗天
照破羣迷　登於覺岸　海遶山圍
誰論聖凡　休分僧俗　一鏁便成
千足萬足　徹底掀翻　光亙大千
其光匪他　功德所延

普同塔銘　　劉秉權

丹霞澹公之開山也于三寶分中無所不用其周詳山既開矣不可無佛佛不可見顯之以像像不可褻奉之以殿因而廣之諸佛菩薩之堂宇樓閣次第落成人知有佛矣不可無法乃建藏樓崇法座敦請師王入山爲人天表率人知有法矣不可無僧僧之所重無過生死佛與法了生死之指南也伶俐衲僧當下了法任運隨緣去留自在無佛可師無法可視無生與死之可欣怖開山主人當

高掛鉢囊作無事漢後起之緣等諸添足無如其不能也大地衆生由無明或展轉相緣至於老死入塵固爾出俗亦然無寂滅之樂遂有愛戀之苦開山主人悲弗獲已乃從生死二途爲同住起見作有爲法姑以不了了之二時粥飯三事衲衣敝形充腹俾無凍餒所以養其生也涅槃有堂易簀有醫普請齋送秉炬闍維所以送其死也唯是四大假合有成有壞一靈已寂皮袋無依餘灰遺燼狼藉支離一旦投諸溝瀆委諸草莽轉恐爲之潸

公一日過予道及此事不禁戚戚予爲惻然述捐貲百金授知事人令敦匠石于丹霞近處卜地闢江建普同塔場一區以儲掩藏庶幾乎生順死安矣從此十方雲水共有歸宿之樂而無暴露之憂便當及時努力了却生緣當下解脫捨報分明如其不爾覩斯塔也泚顙寒心當以生死無常刻刻在念其於佛法不無少分相應耳當局者迷旁觀則喆願與同志勉之塔既成爲之銘曰四方塔無縫罅十方僧無高下塔中主無假借塔中賓無家舍塔中境無冬夏塔中人無晝夜有亦無無無亦無攜手同歸無恒化

天然昰和尚塔誌銘　湯來賀

禪師名函昰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佛和尚法嗣也粤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博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獨傳師及函可可以羅難化導瀋陽師既得法歷住江右粤東諸名山大剎說法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廿七日示寂雷峯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今辯以青狀來請銘予與師道業不同然榮官粤時已心儀師後復遊

粤訪師于東莞芥庵爲予言儒佛異同之旨比入匡廬又訪師于平成予於師固淵明之與慧遠也其歿靜銘師本姓曾世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載出就外傅自覺身若隕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註易繫問太極相生於靈師爲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竟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住兩儀既判極從何去靈師不能答十七補諸生輒以康濟爲已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若心念不靜遂起

疑情如是有年猶所擬者頓如冰釋及聞傳燈錄不會厥旨併喪所得乃大疑僱遲求出世父母曰汝欲出世當俟名成師懈志懋勉爲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傍發日方欲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與己無預上甲戌春官歸塗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斷欲絕葷參究益力衣不解帶者續月大悟走宗丙子冬謁綱和尚于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傳曰風幡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貴知野老不相欺已卯

公車復上丹文南康値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薙髮先是　詔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犄敝屣壬午省覲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請開法訶林師以文入慧業深入其際直見本源斷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闡綱宗行無等慈目空千古緇素趾足凡數千人率皆有叩則鳴無拂不逞甲申後避地雷峯旋從棲賢更歷華首芥庵海幢丹霞諸剎所立規矩整肅森嚴一切外緣視若塵垢當不落鎮粤從請再三至

不獲已以賓禮見大日不許而返師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從之遊者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諦信仰且為法忘軀覿相落䇿紹隆聖種弘贊宗猷師師濟濟一時獨盛緣當穎脫塵勞正當腳年得志父母妻妹子媳先後俱著條衣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紫霄峯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為法求人每一言及先宗輒為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會有宰官欲以世法網諸刹乃返雷峯既而示

疾欲赴去期臨行手偈示衆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月十四日亥時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所著有各刹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梵筆似詩諸書嗣法弟子海幢阿字無樓質石鑑現丹霞澹歸雷峯西堂仞千樂說先師入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行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銘曰三教同源等無異惟茲枸人乃二親儒門濃泊世交喪誓向空王豎赤幟著見既滅覺照空得無所得仔肩位一毛頭上現金身大千拋擲同遊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光無剩義月空今古道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入坐道場四十秋龍象蹴踏誰能企南天佛國賴重興洞上綱宗終不墜我無生滅隨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恒沙劫與塔巍巍如是如是亦如是

丹霞澹歸釋禪師塔銘　　徐乾學

澹歸禪師者前進士金道隱堡也國亡出家爲僧師嶺南天然和尚受衣鉢剏建丹霞別傳寺已度嶺來吳請藏經寄錫當湖陸氏聞病卒弟子奉其靈骨歸塔于丹霞越數年其同門辯禪師撰師行狀命侍者古輪等遠來乞銘于予予以癸卯年遊嶺南遇師廣州朝夕談論甚歡比過吳門又嶺予于花溪草堂方欲與諸同志爲覔一蒲團地止師以伏其老師不辭而去已而遷化于當湖適帶都

門辦香今水莫酬宿志兹辯公以狀乞銘其敢有辭按狀師諱今釋字澹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隱舉明崇禎庚辰進士知山東臨清州未一年以災疫不催科罷歸大兵入杭奔閩上疏陳恢復大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奉　詔聯絡魯藩鄭氏陰令江東師方國安計殺之江東人亦羣指爲北來奸細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養請許之因避去楚而辰沅間戊子江楚兩粵兵

起復迎　桂王駐肇慶府公入見補兵科論事益切直無所忌諱羣帥側目同時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皆與公合而大金吾李元胤方用事尊信公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兵進乘駕移梧州一時銜五人者倉卒并交合疏請誅坐以贓罪遂收公等下梧獄欲致之死拷訊無所得乃予廷杖意在獨斃公也故公傷尤重卒不死謫戍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菴桂林破遂薙染爲僧壬辰下廣州叅雷峯天然是

和尚受具戒執役盌頭者一年天和尚欲隱匡山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棲賢記室已返雷峯供職如故又居東官數庵前後十載壬寅開丹霞充監院于兵馬林中屢瀕危殆經營五載別傳寺告成居然叢林乃迎天和尚主席日與師友嘯傲山水間一日入室次言下有省覺從前所得豁爾氷釋明年乃受記莂舉西堂立僧仍充化主天和尚赴歸宗請甲寅春命師主丹霞席領衆不輟肯一入未幾復以請藏出嶺付院務于同門辯歷盡險阻

得達吳越請藏事畢擬遴俊賢而病遂作平湖陸莽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徧發覩內外書及諸遺念囑侍者荼毘投骨灰于江流侍者求留偈舉筆書曰入俗人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腳踏空仍舊一場懡㦬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果擲訖投筆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侍僧奉靈骨回匡山丹霞道侶迎歸建塔于海螺巖畔入滅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曆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白

時有嶺海焚餘集辯公狀如此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爲大事畢即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莊子述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悲非眞了者而能之乎世傳澹公居官抗顏敢言人爭欲殺之不爲少變吾未之深悉獨見其上定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夷然生死之間也定南破桂林殺瞿留守式耜張侍郎同敞橫屍衢市師時雖出世仍前朝舊人慨然請爲收瘞其書自激纔

歷舉兩公交情畧無隱諱引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瞻旣殺其身而愛其人明太祖之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旣瘞而復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勳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于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

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藁瘞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讎必滅其家狼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敢俟斧鉞惟王圖之夫以亡國孤臣得免搜求爲倖乃于冒威嚴不避鼎鑊視彼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于明稱僞于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爲僞不以元兵爲賊元

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爲僞不以宋兵爲賊明末
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綫之脉而　清朝承
明正統驅李自成爲明雪恨于明本非寇讐今書
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畧無分別
恐于理體有乖謹發回原書改正蓋天下之外義
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之
也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間利害在
爲能無奪于利害即無奪于生死吾謂師曳然于
生死者非謬說也則以師學佛爲能了生死又何

疑爲師文字大抵自莊子來自言小時毎作文不
爲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
言其犀利處于禪家機鋒將近宜諸方謂洪覺範
文字禪慭山淸蔓遊集皆弗及也詩篇口占恒十
數首好用古事繁采絢倬乾學奉命還山纂修縣
日屈首卷帙中鑽研故紙于師外中事未能窺見
萬一惟據于所知證以辯公狀輙文序其說而爲
之銘其詞曰有漸巨儒文鋒莫禦少擬科名旋刈
剔著亂日從亡捐家不顧遇事盡言乃逢衆怒著

椰播遷嚴遣遠戍天命旣改以繙易素師事雷峯
摩頂受具故吾何有隨衆作務坐臥靡寧得大解
悟建立丹霞法幢雲赴離偏衆床芒鞋東度栖栖
吳苑以請藏故事畢言旋堅挽莫駐陸氏園林坐
脫何遽支離遺骸付之一炬江流可投窣堵可任
回首平生如夢得寤作斯銘章增我慨慕

新建丹霞別傳寺記

青陵周起岐

聖天子右文講學雅意隆儒尊以止邪於未形而
教於微渺俾天下一歸於椁麗仁壽之域而後已
南粵為南服地道里遼遠山川阻深號稱難治非
得心膂大臣彈壓之不足惠和其下於是親政之
年妙簡賢能臨軒祭命而光祿大夫周公首膺秉
鉞重寄公至未閱月政修事舉海波不揚文安於
職武效於圉四民五兵歌舞醉飽於光天化日之
內而深山窮谷草木亦為向榮猗歟盛業哉公性

和而行方不逼私謁其以方外見者拒不納所以
肅體統衛名教也今夏六月澹歸開士從丹霞來
謁公於和門公以賓禮相延四方之士驚而告語
以為風緣宜契不介而孚豈知公之見取乎澹歸
非奉於福田利益之說也澹歸少而習儒栖管為
文名滿天下弱冠即登仕版宦於青齊政聲籍籍
公撫二東幾十年澹歸之服官蒞政必有能述之
者公蓋耳而熟之及澹歸解組流離山澤瀕死而
生旁皇躑躅於荒州瘴雨間而澹歸之心已灰矣

公意其人熟典故嫻文詞可進之於廷為聖朝備
顧問不謂其棄初服披緇衣入山林而長往甘與
麋鹿為群也箕子就朝鮮猶為周陳洪範叔孫通
於漢定禮綿蕞為制作之宗澹歸獨非其人歟
而惜乎鐵鉢空懸蒲輪不降使文獻無徵舊文遺
落亦賢人君子之所耵衡矣夫一介之士苟存心
於濟物隨時隨地所謂止邪起教雖佛老亦能之
公不奪其志即其所欲致力者嘉與經營者鳩園
經藏之資鳩材庀工俱捐清俸為諸文武倡使丹

霞一坐具地另闢境界若天造地設者然豈佛山
木之靈乎澹歸負奇骨性落落寡合雖為浮屠氏
之言非高賢不與談非正人君子不相謀而其隱
居二十年戒行兩淨宗說雙通未肯苟且向人索
般波羅蜜而獨見禮於公如謝安石王逸少輩與
道林道安遠法師遊俱取人於天欄之外而不可
以世法議然則買山而充隱澹歸之所不為亦美
而遊名公之所不受推公之意在於潤翠生濟萬
物一夫不得其所若已內之溝中而以丹霞為之

符務惟濟歸之意在於竭手足焦心思一丘一壑不輕放過而不遽逆於虛無寂滅位絕雲泥事無大小皆足稱悖麗仁壽之上治者非公不能遂濟歸之高非濟歸亦不足形公之大實相與以有成地吾聞燕趙多奇士吳越有秀民公發跡于燕而宦濟著豐功濟歸生長于越而振奇多異禾然則賢豪之所樹立應求不得而泯郎像服不得而拘則以濟歸為昌黎之大顛可矣寺成勒石於紫玉臺起岐為記其勝緣如右其諸文武若總戎若都

侯若參府僚佐等皆聞風樂助者例得與書

丹霞地藏殿記　釋今釋

予以庚戌春至肇慶太守史公庸菴發地藏閣之願約韶州太守馬公子貞共成之閱辛亥秋九月落成惟諸佛大菩薩間出于世皆為三界衆生三界之獄至地獄盡矣衆生之惡業至墮地獄盡矣地藏菩薩以正眼普觀一切衆生本覺妙明與諸佛無二特以妄想積習為見所遷七趣升沉輪轉不已一若性有善惡而不知性無善惡善惡無性升沉無業淨穢無地苦樂無人浮雲在空亂起亂

滅幻人現影非實非虛當下一見即還本妙是故以地獄為道場以惡衆生為伴侶以度所難度空所難空為佛事也二公示作王臣不可捨諸政刑孤行德禮特于聽斷之下得情勿喜哀矜所被桁楊桎梏共鼓薰風則于菩薩莊嚴供養亦有同符之感乎登斯殿繹斯義仁人君子待諸惡業衆生有教無絕有憫無怒暫為岐路畢竟歸家即生之殺之總為指迷之導師俾知覺所若吾儕比丘稟三聚淨戒行菩薩道餓鬼畜生隨類而布慈雲隨

人而指淨月不獨奉地藏爲標準其益知所先務矣

丹霞新建韋䭾殿碑記　　　釋今釋

予初結丹霞卜建婁至闕於大雄寶殿之前七年未有檀越康熙戊申秋勤修引直歲寥中若有逆新伽藍至其地立剎竿六丈有奇覺而竊喜謂當有福我者己酉秋予謁制府大司馬周公於端水以茲闕請公許之發府金五百爲助一年之後實爲一年之前嘉夢是證則公于丹霞三生之緣殆未可以思議測也是歲募平工師平水度地闊之基高下相去二丈予乃構爲三重迴廊通殿重抵長老峰如與衆生同一悲仰明慈曲闌俯瞰錦巖石壁諸峰疊翠可拾如與諸佛同一慈攝左右翼以小樓亦三重下廊下達上廊上達盡茲山淑詭之觀至此止矣跂此忍土須彌山半有四王天四王各有八將韋將軍特三十二將之一隸南天王下護念正法切如眼目當於賢劫千佛最後成等正覺然且不舍天大將軍身舉九百九十九佛之法輪蓋護之而後已乃知應身大士接物利生即佛果非其所悉何也時無遲速位無尊卑法輪轉

處有主有伴究其本懷尊爲伴不爲主寧遲無速寧卑無尊而婁至如來實與拘留孫佛同時成道尊將軍與婁至如來同時得名同時得位惟公文武忠孝克相邦家綏靖交廣於囊旦亦爲南天而以大司馬兼大將軍秉鉞之重慈護萬民等視一子與諸大士接物利生各暢本懷丹霞正法無相而見婁至寶閣無作而成甫入境之先示巳發心之兆此中誰爲鑄形誰爲漏影多刼且無先後一念自具古今予方嘗於賢刼最後補處行菩薩道不斷作佛公於此舉宜有照拂而志言者爾

準提閣記

釋今釋

諸大菩薩深達衆生習氣藏見不鮮於是有互出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以變其耳目者一其心志釋迦如來導人往生有彌勒內院淨琉璃國極樂世界自慈恩教微修兜率勝業者絕少東方則無聞焉惟無量光佛剎攝受最久文殊師利普賢地藏各有靈跡而觀世音獨於此土有深重緣準提菩薩近百餘年前稍知趨向今則遍宇內仰成神變與補陀競爽夫以大士顯力不爲衆生早出而權感乃在三千年後豈所謂聖人不能違時亦以婁婁尊衆有數見不鮮之習故不辭後起以作其欲竭之氣歟丹霞既奉菩薩像兩載未有彌龕在戊申春南雄陸使君孝山以學使者爲公蓄心淨檀五十金至郎自捐五十金故司李今萊陽令萬公松溪瀕行留二十金而南海令陳公誠庵子初夏遠寄一百五十金始克集事及冬而成卜地則長老峰之左肩右臨法堂與藥師閣平出而高顯過之江山層疊之秀一覽可盡也菩薩爲毘盧

遮那法身流出若以長老峰表現於此左方屈伸
十八臂慈威並用據高臨下顯密互融法爾本然
事非有作惟此塵門有主有伴菩薩不求護持而
諸檀越示有祈嚮誦秘密呪持清淨齋建寶嚴閣
奉不思議像使已信者未信者將信者知有此事
同入準提三摩地中等歸解脫此諸檀越郎菩薩
多生眷屬亦各有互出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
者皆蓮華藏海全潮不可作一漚觀也

大悲閣記

釋今釋

吾山建置有合而言者義歸於總總有別別有同
有異一事而衆爲成爲異中同以一人成一事爲
別中異大悲之閣成於督學使者侯公犳菴此始
爲別者也大悲菩薩千手千眼觀世音之變也丹
霞之大悲閣奉觀世音而不具變曰千手千眼出
于大悲大悲出于觀世音舉觀世音而大悲具舉
大悲千手千眼具矣公滋官造士與人及物仁心
爲質經緯之以文而一本於道德其於千徃來論

佛乘取其理之可信耳矣其理既信無不見理理
既已見不可更見千手千眼中不見觀世音觀世
音眼中不見大悲大悲閣中不見千手千眼則二
殊勝四不思議十四施無畏三十二應有此事無
作此事者未有此事已有此事不得已而言具眷
添足也索正眼於千手眼內索千手眼千一手眼
內索正眼於一手眼千手眼外有正非眼有索非
正文殊曰我真文殊無二文殊然我今者非無文
殊於其中間實無是非二相吾以爲公信理迴向

是閒戍于公像戍于若游江公别中異異中同不
各爲記其所以記明夫不具變則異中異也

丹霞山兜率閣記

釋今釋

慈氏如來當次補釋迦佛處爾時祇桓遺法弟子皆于龍華樹下得道諸天於龍華會上護法亦不異祇桓如人王傳位太子則百官萬民無不傳者釋尊敎人發願上生第四天即未立欲植此勝因亦于下生獲果皆舊人非新人也丹霞初欲建兜率閣山陰吳公梅梁何公鳴玉聞之忻然請爲主者梅梁別主慈氏鳴玉別主諸天而共主是閣閣成今釋比丘諗於衆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

現形如水中月慈氏如來不動道場而於吾浙有大因緣其現身義烏則傅大士其現身奉化則布袋和上皆浙產也戴逵以精思妙手作慈氏像感靈是著其子顒爲江東造觀世音積歲不就髣髴若有人語東於慈氏有緣顒從其指易之應手而成此山陰產也蘇子瞻尋遊西湖見有榜曰彌勒下生朗月處天而在西湖者見西湖之月月不偏於西湖西湖有全月今兩公山陰之產所勸導者皆同地而予亦杭人西湖之異於錦石溪審矣錫

溪之月與西湖之月不異西湖之月與鑒湖之月不異一切月天上之月不異惟予與諸公植勝因於慈氏如來如來知之而未嘗同未嘗異也所謂諸天與遺法弟子皆三會中伴侶而未嘗別未嘗異未嘗舊未嘗新也有欲見四天上及見龍華樹下者乎無過於此

華藏莊嚴閣記

釋今釋

別傳之寺倚長老峰據座而雄視右壁如列步障左如袈裟之展勢欲斷而仍連羣石跳脫而下有巨石南向曰紫玉臺喬松百許如飛劍丈夫權立而巖衛跨一澗曰寶珠峰玉臺之右有壁如舒一臂華藏莊嚴閣直袈裟展幅之際前為香積左之前為藏閣並於右為淨琉璃諸閣丹霞樓觀十數而巍是閣也高無上上無上或謂毘盧遮那如來於三身無上疑有適得其位置者此非如來所自為位置也法身于一切身不見異而能使一切身各不見同使法身自見其異於一切身中而曰法身法身耳郎至高至上已與一切身為類矣大中丞劉公鎮撫東粵至化所被予無以擬諸其形容公未嘗以貴驕人不大槩以色驕人不以德驕人若蓋之一切人中亦不見異而文武吏士一切人輸為智力各不見同蓋於古一个臣有神似者以其不為高不為上而為至高至上毘盧遮那於佛身至高至上華藏莊嚴閣於別傳樓觀亦至高至

上眞有適得其位置者公未嘗有意位置此關然不得不以此關爲位置亦見盧獄海不見身而身見不見世而世見之一端也關始于庚戌秋九月竣於辛亥夏四月兩成三楹關土之半結石爲臺而下成乃甃石爲石級始抵于上成級皆韋步廊覩之

丹霞山新建山門記

釋今釋

丹霞之山所謂八方無路一門洊入者也入此門者緣梯而登望者得奇險者得危予以昔賢辟地殆于設險以守今爲道場所與人正大平易而已矣歲丙午南雄陸孝山使君捐俸成之於是梯以木者砌以石可雙與並進也磴道之上爲平臺臺有門門上有樓門有內外二重外者俯見拾級于前內者仰見拾級于後磴之勢依于石之壁立者壁立者之勢邐迤貪緣不能以一向是故外爲門一向內爲門一向爲樓一向樓之廣狹登倚于壁立者之勢橫斜凹凸得異于自然之中而不覺其異斯其所以異也使君治南雄當往來之衝庾關峻險民亦勞止一切爲正大平易與斯人以安十餘年如一日今推其餘以安吾山苦行之僧衆遊之客喘息減半慮無不誦後君德者使君天才英絕其來吾山賦詩妙天下烟雲遇合與江山之氣相深皆因物賦形得自然之異不以危見奇門之成其可以見丹霞之風乎猶噫此使君之風也

遷路記　　釋今釋

緣梯入關門過三疊高處其勢甚徑可一覽而盡也余頗疑之欲遷於樓建舍利塔之旁遂進行跨石礀度平橋又跨石礀度平橋接鐘鼓樓而上當關之後右直殿之前左東勢為堤涉而成橋止郎畜水於崇山中得川水之樂亦曠事也礀斗絕淺築之則水觀不大高築之則費不貲春正黑月一日偕還覺靈知勤修願乘六如共幕之拔陀數下業杖行茂樹中望長老諸峰殿堂益高如在天半

林木為之掩映有照影井中獨見斜領之態而山左右勢益卑益出觀盼江波曲折明媚來衣袂間如畫家烘染多一筆皴娖有起伏數疊不盡之賞不與丘壑俱盡同行皆喜甚於是勤公賈勇操鑱往關之余息關門後望紫玉臺難松鈫而登聞笑語過人忽持一鐵項圈到蓋苦行頭陀行化物也有鐵牌二鐫云爾願卽關章馱作證字嵌鐵如新以為新則此關兼遠方化士以為故則鐵未蝕布未朽衆咸嗟異此路適關鬧與鐫偵舉鑱斷樹樹

斷鑱失覓鑱得豈宜有莫之為而為者漫託楷先生以墨誦

指月尖項月圓手一鐵沒半邊用得全鈎着天兩個牌一個圖虎左伏龍右顧高一頭低一步明中藏暗中露用郎是勿面互重雲下有黃金尋不得得不尋一多生多一心芥菜子繡花針

龍護閣碑記　釋今釋

寶地之成豈不難哉予自壬寅至雄州諸善友請觀佛會有數椽特立于荒榛壞覺間其前後地猶他人也甲辰復至聞有梅谷禪師掩關于此過而訪之已成丈室中奉韋將軍對一龕供佛前一小亭後樹蔬圃郎餘壞漸復花藥爛然太守陸公顏之曰龍護閣丁未梅師出嶺勵諸善友以歸丹霞爲下院公可之澹公來不可無駐錫所此亦吾兩人蘇程庵設事也戊申春予又至適有信士張原

捨所居堂充佛宇公捐金爲倡鄭廣文齊城手一疏導諸士大夫助之左前有地公召其主給以價復有捨殿前右地廣六尺長九尺者始得正方鈎缺陷相其齊諸工作則阮子弱生院主靈徹章丹崖公治雄嫓美古循吏雄士民請建祠其旁曰公之功德與三寶併存三寶功德依護法益久公謙讓不遑曰他日以奉大士諸君未忘不佞即置一主其旁足矣其盛德若此於是兩工並興一地狹九月予自蝶川歸則已鱗鱗翼翼將慶落成而檄

歷歲老僧復以香像來適與新殿捐稱乃奉舊像三尊於中壁向掩關之室爲前坐左則陸公祠祠之後爲丈室室後爲廚及冬而竣蓋其閱歲自順治甲午至康熙戊申凡十五年其地則始自鄭其猶郭佛覺張傳海等以二十金得之李必用繼則傳海等復以二十八金得之李瑞符及其猶子李翔王繼則陸公以六金得之程繼志又則傳海以二金得之劉學標而儀長捨地復成最後之施蓋從尋丈步畝積累而後全凡若干畝其建置則陸

公自捐百金外諸郡邑長吏善信助一百二十餘金用有不繼靈徹以禮華嚴錢米佐之弱生墊三十餘金李如裔捐木價三十餘金丹霞亦捐三十餘金凡三百餘金而後訖工向所爲供佛一楹移爲丈室廚復爲廚所爲亭遷于祠左方復爲亭皆不敢棄以荒諸福田祠附于招提之地工費別有記嗚呼豈不難哉後之君子知其所成始所成終者一以爲如來道樹時念時修一以爲名伯甘棠勿剪勿拜則擁護之功與同時道俗歡喜勸苦之

願力並垂于天峰凌水金鐘玉磬under
晨香夕燈瑞相永同聲嚮子實有厚望焉

建丹霞雪巖石室供關帝呂祖碑記

高登科

天下諸菩薩神道皆當誠敬奉事禮拜不忘香火永遠者也而又何擇焉雖然儒釋道分爲三教而人之跂嚮好尙亦各有所宗余獨感義高千古威振華夷如關帝君者從幼迄今入廟瞻像尤凜凜然起敬起畏蓋余天性也邇年官署閒暇喜養靜凝神默坐斗室室中懸呂祖畫像焚香供奉又增余一天往也爵屬仁化縣山號丹霞其奇特超忽靈秀變幻名勝之狀未更僕數自澹歸師建剎來以人事補天工在在經營處處點綴而勝者益勝凡四方高僧多馳驟雲集苦心潛修其中洵爲淸淨道場而足接踵曹溪者哉是故縉紳士大夫咸遊覽觀眺或詩或序或記或畫以傳其名勝者亦往往而是余塡南韶十餘載矣不敢效放達之所爲雖心慕之而毋登臨不果焉康熙乙亥年秋月同關部丁公郡守陳公始抵丹霞一時目擊之下種種名勝合之詩合之序合之記與合之畫良不誣

也而顧盼顧步武曲折四望窮原竟委惟所稱雲
巖一地位居正離前朝後擁左拱右仰奇峰崔石
層巒疊翠或如怒馬之奔騰或如波濤踊躍或如
劍戟之森嚴或如樓臺之巍峩悉羅列于雪巖之
前後左右焉余徘徊久之彌嘆息觀止而不能去
遂不禁穆然曰余素性敬關帝近奉呂祖思立像
而禮事之此眞其所也乃商于常住雪巖可建造
以供仙神乎應之曰可謂神固護佛者也仙亦不
悖於佛者也余即遂素性敬關帝近奉呂祖雪巖

既可建造以供仙神而關帝與呂祖仙神可並列
而並供乎又應之曰可謂仙與神雖殊途而實同
歸者也爰捐俸資命匠氏臨山形勢加斧鑿功建
石室三圍中裝關帝呂祖之佛於其上一切四壁
六悉龕座几案角門露柱階祀欄楯咸以石為取
其固也俶載于康熙丁丑年二月吉日告竣于予
月吉日董斯事者誰寺中曉峯僧古喻也其人誠
信即以石室之供事付之再延一僧以相性也雖
然不有香火何以供奉不置產業何有香火復捐

俸貲買租田八十畝歲入四擔外羨餘贏貯為逐
月長明香油及帝祖昇誕芳辰朔望時節設齋上
供之貲餘給守僧二人每歲衣食無缺焉使不養
養于丹霞之常住永遠計也更囑常住後之繼古
喻而為守僧者必皆如古喻其人也惟常住而任
焉其無怨勤記于石欲垂悠久云爾或曰噫雪巖
有靈可以不朽矣

築護生隄說　　　釋今釋

水出高原地有生氣我立此隄蓋有二義一者為護十方人故人依生住不依我住生方一破人不得住人不住故法亦不住二者為護十方法故破諸善法成不善法破不善法即成善法成破錯行法不得住法不住故人亦不住既護人已而成人護法地不動梵衆安穩譬如百川赴于大海波瀾寬博饒益滋多即人護人成護法故既護法已而成法護僧寶無玷法門嚴淨譬如千峰插於天半

威德崇峻魔怨潛伏即法護法成護人故如是一水善不善法初無自性以用善故性無不善以用不善性無善故用即性故用即性故亦不得異性非用故亦不得同我於此隄願用所轉具有十義而能建立一者願廣大故二者思久遠故三者觀明了故四者論決定故五者心專一故六者力和同故七者資給足故八者時整暇故九者地勝上故十者緣增進故以是十義護一切人護一切法護人人護護法法護護人護法護法護人人護護人法護護法人護護法法護護人人護法護法護人護亦以十義始向終迴如環不絕我于此隄樂觀其成即以護生示如是名顯如是相而於其中安第一義諸天善神人中檀越本山本水一木一石及一微塵我與同學大地含靈各依般若起自性用修諸善法破不善法自護護他津梁不倦而[illegible]莊嚴滅度之取與無量劫永永無極

募修丹霞山别傳寺磴道疏　三韓蓉　時

天下山嶽寺院不必皆奇凡有一丘一壑稍出意表即從而粉飾之務必盡致盡術至無可增加而後已若夫鍾靈蘊秀聚天下詭怪奇偉於一山之內最土卷石皆類鬼工略加點綴遂成福地豈非造化著於成全愛恤物力故藉爲人工而天實代之乎仁化之有丹霞自李文定始也丹霞之有别傳自澹歸上人始也仁化僻處一隅非軒蓋舟車詞人騷客之所至不足以矜奇眩勝然自闢山至

今不過數十寒暑而金碧晶瑩暉映天地非丹霞之靈龍奇發秀凡天下可喜可愕之龍收蘊殆盡使見者心怡聞者神往不至此也庚午之秋予兩遊其寺見其殿宇完固佛像莊嚴器物備具無事更爲蛇足惟自圖寮而上過半山亭至闌王閣爲一山出入之徑而蟠者鳥道折者羊腸崎嶇險峻陵降維艱凡若干丈此蓋造物愛護蓄藏秘此異境以待文定澹歸其人并以待世之欲種福田者非不能爲坦坦之道而以勞費之事遺我輩也今

丹霞生面既開無容掩飾幸天留此一綫之緣且未爲好事者先我造福是不可不稍破慳囊共勷勝果鑿爲石磴俾有級可升也明矣用弁數語徧請於世之能以人力待天工者

雜著

遊山語　　釋今釋 澹歸

少年時喜讀南華以為如神龍變幻不可測遊丹霞如讀南華經變幻不可測也昔人謂荔枝似江瑤柱杜甫似司馬遷今謂丹霞似南華經亦謂絕繞立此有紫玉臺土人忽說此是南華嶼不免喫了一驚

霧隱巖啜茶論如龍如船之槳六如云豈真有造物者為之耶予曰法界海中情與無情共一真性

世界成時此性隨成而不成世界壞時此性隨壞而不壞劫燒欲過大水震蕩鼓之為風煉之為火凝之為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本無作者而如有作之者其中有似處不妨嶼作巧以此性具有善慧方便故有不似處不妨嶼作拙以此性元無思量分別故似處不恒似以此性無有是故不似處時似以此性無有不是故正說如龍如船求其實相了不可得正說非龍非船却又活脫現前也

迦天巖前看法船山後真如鼎體戰鼎七如來峯乃七面挨牌也乘船度生死海無為怨賊之所侵害此牌能禦矢石使行人安穩得達彼岸宗門有七佛偈律部亦有七佛偈皆是度生死海之挨牌天龍散花非為分外

朝暘巖亦可若但須移佛殿出平岡以巖為用星也愍山大師有兩門聯益真僧皆棄不取予謂諸子宜致書靜室令弄藏之他日有人與復便挂還也先德手蹟恭敬愛護正是道人用心處

海螺巖中作數旋下寬上尖陳岱清詩所謂一螺

倒卷海中天者也山下諸峯頂悉如螺尾螺在水中無人則蝸蟠華行甚速見人則止不知何時被長老峯看破直至如今動不得也此峯殆有螺王鄧挂在長老背上一聲吹起諸螺眷屬捲花圍繞箕陣圍繞將來又被我看破

蝙蝠一名夜燕巖以此得名故自與

初欲建山門於南華嶼皆謂天造地設然路迤廷迴人不肯行免不得一篙撐到護生隄下耳天下有識論佳而不適于用者正須放下也

余最愛人龍脊狹長平衍又極飛動之勢謂當造長廊千間每間懸燈簷下蓋絕世奇觀但沒處支此一項無礙鐵欄耳近嚮諸兄弟種松萬株若成林於其中經行坐臥立數跛脚北窓下作羲皇上人豈時之樂耶

丹霞紀異 二則　　陳世英 石峯

澹公既闢丹霞創藏經閣于左勢稍下端州太守史﨑菴相爽塏地欲新建於禪堂左地有古松一株數百年物命伐之松梢上有鐵圈一具上懸二

牌鎸篆八字云犨獸作證蒲嶺即開蓋行僧募緣鎖項物也圈用布緣尚新夫未闢以前為猿猱穴不聞有募緣僧松既數百年布安得新此物定現前因今日方成妙果圖存寺庫乃作贊曰

行僧持鐵長者佈金功德圓滿金鐵渾成鑪鎚不用重轉法輪

天然禪師聚大衆念誦楞嚴山門旁有竹數竿忽下甘露葉葉下垂味甜如蜜越數年淫雨土崩壓深壑下甘露竹不存矣贊曰

楞嚴七處徵心世出世第一義佛性之與醍醐到底是一是二畢竟懸崖撒手此處不留根帶

丹霞紀快 二則　　劉授易 五原

彭副尉漢玉者楚黃州人身趫捷膂力超羣兼食啖肉十二斤一日集文武士庶遊丹霞鐵索嶺衆皆稱險漢玉曰吾昔披重甲腰白刃上峭壁手開獼猴以戲小醜數十輩直兒戲事韓昌黎經嶺痛哭作兒女態自是文人醜態若鄧艾入陰平以氈自裹終屬懦夫安足數于是盡一氣而上衆皆驚

舌僧服少頃氣衰垂頭下視覺膽怯不敢措足再視直臥關門內不能動諸健兒曳之惟痛哭不起邑令用布數十疋繫彭腰腋間四卒在關內曳侹彭瞑目如僵尸足不自舉二僧人各持彭一足牽曳而下彭但每一級念佛號一聲向之橋舌者鼓掌大笑

從山門外初入一線天數十丈皆鳥道左倚絕壁下臨深壑遊人不得掉臂行有寺犬甫至鳥道上忽一虎從一線天來相逼視犬驚悸仆地虎作勢

一躍爲石壁所碍墜壑下死犬從客下視而嗥之
山上人望見無不叫伏
劉子曰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氣盛者身必危
志驕者行必蹶若二事者可鑒也哉

啓

答李鑑湖居士啓　釋今釋

恭惟鑑湖山主才鍾間氣道由凡倚人倫作楷名流之砥柱千尋梵輔乘持法苑之長城萬里今釋曩履同朝幸邀末契十年遠想一旦重逢念其迂拙不宜久在鄽中有此高深方便送還物外未家紫玉之記蘚先獲丹霞之淨檀金昆玉友絺僻千秋跋象蹇龍逍遙半世盡空老人望而未見亦慈大師取之不能致意虛巖遠叢黍竊蘐持周币會看勤石之文啓請般勤便捧到山之券猗與解脫籍甚莊嚴從前願力結成寶樹金沙此後心光散作香雲花雨實古今之盛事眞賓主之榮觀川巖迥絕郎携清衆以同歸鐘鼓交參總爲高門而迴向感不能盡詞非所宣

請雷峯和尚住丹霞啓　　今釋

伏以家無二主人王法王隨地稱尊佛有三身日面月面容光必照叢窮子未歸長者斯化城尤切導師江山還埃知不拒于來誠鍾鼓弘揚禮何傷于往數恭惟本師天然大和尚象骨清門雲居貴胤長安進上解空忽現殊祥耶舍塔前叶妙親承寶鏡出華消息從上爪牙權衡五祖巫寶願望郎迴車脫剃諸方黃龍南闕而短氣九萬里風斯在下雲垂華首之臺三十年影不出山霧接樓賢之

谷馬首紅塵香冷苛林消六路孃生赤骨草深芥子設三關偈慧日于重昏挽狂瀾于既倒望高千古道重一時兆等緣逢勝境伴結同條仰山此地曾入胞胎慈老當年親形瘤痳半偈未傳長慶前驅早得南陽乾坤誰闢巳安排長老之名堂構初興便洗剔天然之號無妨無難不徒避世花源飽水飽柴且作任山樂國敢為自愛用三昧聊充法供養一斑敬協僉謀尋迎獨坐伏願俯憐末法大闡真宗一千龍象隨黃檗以登臨百萬人天睹靑

蓮而解脫渠潭新綠玉萱豁水剩派却西流絶盤古丹霞雲門寺重光還後輩都開正眼把斷要津波浪瀰天枝條匝地庶使檀越福田秀實等露於甘露亦令衲僧行海廣長直接于金河某等虔啓無任翹首依光炷香懇禱之至

丹霞山記

南陽李充茂湘

粵自洪濛既降岳瀆用尊其他名山勝槩經世則一而顯晦各異譬如披褐懷璧之士遇合有時莫不有天者存乎其間耳韶郡丹霞山在仁化治中綿亘逶迤方數十里高數千百仞即余與梓里諸君子今所託跡處也山下中上劃而為三兩關一峽險自天設岩則有錦石天然纂竹大明帥縣水簾曉秀海螺諸名稱率皆離奇古怪或如龍盤虎踞于上或如鳳舞蛟騰於前或如獅面嶼形縣立

猙獰於十步之外凸凹不同吞吐異狀然石室星錯實外虛中頁有俯納萬千之用且中山一帶長松婆娑修篁掩映清泉瀑布飛玉噴珠幽賞之勝令人應接不暇嗟乎此山當中原吳會之墟何終南崆峒姑射匡廬天門茹蘇之不遠乃溯厥從前遊屐鮮到暗厥無聞果不傳靈運爭其人哉何創采發光於數千百年之後也嗟乎物之遇合有時是不能不重憶我先文 定伯子矣伯子撫軍虔州時于乙酉仲冬聞先大 天訃奔號贛嶺扶櫬南發抵仁化界上愴然曰兵燹載道時變靡窮當早爲吾父于萬全吾自庾嶺至此萬山蜿蜒不絕其有可以深藏者乎余一家其奉先靈而止於是焉於是麻履衰杖日涉百餘里凡雲峰峭壁萃律崩岩登眺幾徧或守禦爲難或樵汲是艱一夕於邑太學生周子長公文學生劉子望夫松濤崑玉著枕夜話語及治東二十里有丹霞山生等曾築精舍數楹讀書其上第捫蘿陟蹬負擠勝者猶艱焉伯子第領之明旦興以一肩輿遂諧子偕往至則一

望辟易儼有劍關之險攝衣而登約數十丈便峭崛難犯伯子攀藤捫木以進手足交致力焉如是者數幾抵關門關門峭側室上高亦僅十仞內而援緣路絕伯子竭數倍力迂迴盤折僅而登假人中山焉稍行經六祖堂天然嚴里許入纂竹岩復自纂竹嚴折行半里許入石峽峽路不遠而羊腸且棘身難進伯子委紆而前若不有其難也峽盡忽見雄石陡峙是所謂霞關矣較前關高無慮十倍極目天半意駭心駭猶幸石稍豐下尚可受足

伯子俯首約躬附石而上遂克躋焉霞關右出山背少可寓目伯子自左路過渠慶南行登大明巖陟山之巔環望群山羅列若爲丹霞拱護而從龍突兀傑翕受終無有出丹霞之右也復北遊艸縣巖西遊水簾巖晚秀巖海螺巖已窮日之力矣伯子餘勇可賈意獮洋未倦蓋樂此不爲疲乎此丙戌重九日也是夕偕諸子宿中山之六祖堂堂有上人以默跏趺誦經伯子因有聽經此日當重九採蕨何人更一變之句隨與諸子謀曰是山也

有險足固有巖足屋有樵可採有泉可汲其亦避世之奥區乎倘得牛眠之處先人安厝吾烟霞之癖快足於是矣乃揆積俸百餘金購之而先嚴佳城即卜於對岸石雲山之陽焉襄事既竣伯子入丹霞剪除荆棘鳩工重修關門曰此山之鑰也以固吾圉耳而從入之路石可鑿者鑿而梯之不可鑿者梯之以木蓋升天之無階而有階矣而凡我故舊風雨飄搖伯子胥與居處于山中焉嗟乎丹霞之山不自今日而始也乃閲乎無人寂寞者數

千百歲矣自伯子至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人丹霞是依賴焉是豈不有天者存乎其間哉顧余所甚悼者伯子以介石之行甘播越之苦蒼梧既駕賫志旋終不獲久有此山耳今先後同志來處此者如兩岐賀君亦若姚君丹鳴朱君羽明王君若耶李君美生韓君燕谷張君厚菴齊君二酉陳君文虁許君經字李君暨余小子充茂兩姪瀰鴻甥唐運泰皆有室家僕婢無慮千百輩咸遯靈此山以脫然於刧灰煨燼之外則玆山之造我流

人功寧紀極而平日所稱名勝於中原吳會之區者正恐名公卿大夫冠蓋漸稀才子騷客吟咏亦歇而幽人貞士高蹈遠引者亦不敢過而問焉則終南崆峒姑射匡廬天門姑蘇今日以與丹霞較其不逮梯又遠矣玆余小子奉先大夫遺囑扶櫬北歸倘得修途無阻就窆先隴兩姪予獲有寧宇歲時伏臘余不肯烟以一歌一衲重賦歸來與丹霞相終始俾野鳥飛花再識故人杖屨庶幾丹霞移文後之君子可以不作乎是爲記

昔人云未闢巢許買山而隱傳者以爲美談使在今日立錐之地各有所主巢許亦安所著足乎余伯子之買山也亦時爲之耳余繼伯子而經營焉期以成前志以無負山靈焉耳然山居甫就而橐已倒垂耶以樂儀伯子而在必顧余而笑矣伯子諱永茂字孝源丁丑進士仕明官大學士謚文定追買山修築旣竭余家之力而同志諸君佐此者皆貲結構爲用列于後以見爲時不同艱難如此云計開買山價銀一百兩

石闕門一座上建瓦房二間費銀一百六十兩零三錢塞後路石墻公費銀三百九十二兩虹橋大明巖壘石墻二堵充自費銀七十四兩中山一帶起造瓦房六所茅房四所充自費銀四百四十七兩九錢二分芳泉下亦竹巖前共修井三眼充自費銀八十五兩六錢話蕉亭三養齋修大馬頭二處及塞靑龍頭路充自費銀四十六兩八錢九分海螺巖韓美生張蕉谷任重修巖洞及壁觀共費銀二十二兩七錢二分曉

秀巖姚亦若任創修共費銀二百五十三兩四錢水簾巖賀兩岐任創修共費銀七十四兩草懸巖朱丹鳴陳三酉任創修共費銀二百二十五兩龍王閣李經宇任創立井添橋修井共費銀八十八兩六錢已上共費銀二千零一十兩二錢三分外賢宗昆玉諸公雅意相助共出過公費分金約五十兩已經支銷併附於此再識

遊丹霞記　　釋今釋澹歸

盡丹霞之上不盡丹霞之下不足以得其天之全白月五日偕同學二十有二人遶山一周而還以爲未能盡也九日再遶山一周而還爲之記曰下天梯度護生閱左行小攖浪山深硐如劈有小石嶺障之遶嶺成土坪與左攖浪對峙如雙闕左右綿亘江流至此爲一迴向乃去土人謂之南華嶼望紫玉臺雙秀尊重鬱鬱蔥蔥有霓旌玉節其象呵護之勢嶼之下爲田李公墾溯置以奉六祖堂

香爐者田欲盡一山後出一山前展水流其間後出之山如踞地師子前展者如連雲登其上四望久之度水復有田見兩石壁如屏有二巖一曰中巖一曰霧隱巖霧隱靜好端正與長老峯相直精嚴玉立若以同道爲朋朋乘之所玄賞爲何子茂生卜隱者也汲泉煮茶坐對乃下綠溪徐行至梅子坪黃沙坑水自曲江來與丹霞之水合流從長老峯後左遶入于江遶峰有山數重山之下茅屋數家廻望諸峯向所謂闕者忽方方者忽俠而長分者忽合合者忽裂高者忽下不見者忽見丹霞之水一出于雪巖之乳泉一出于淺碧池一出於七如來峯從楓樹嶼分流左遶其餘皆右遶循左遶之水入兩山之間大石林立名狀不一老樹枒根瘁豜蟠絡人行石中水行石下或伏或起淙淙琤琤如琴筑鳴上鮎魚坂則雪巖之壁千尺儼峙實三倍積五六疊如畫水痕伽藍石立其右寶塔峯漏其左境愈勝愈遠不忍去出坂直塔峯而前旁有小峯如禮塔者爲童子石舉山掩映峭倩舊

從雪巖觀之不似既從七如來峯下觀之不似雪此則曰似矣面方耳太須廉戟張有丈夫相然柔腦後見隱者予向觀腦後不見其處故宜其不似也朝陽有梵刹憨山大師過之題兩詩巖上枉有兩聯梯存僧去寺荒諸天之腹背皆空樹之類如柏器用之類如鐘悉爲盜所貫巖之勝不可盜頂平岡隆起交迴如故中窪爲谷躡右肩至勢室區三梯而升不及舡盤之半舡石後據其上摘星辰而騎雲氣疇昔之坐嘯者非我輩耶從此在樺磨

蜒天半行其下草深丈餘虎狼之往來蹊也大坂
僕其旁當石壁三分之二爲半砦半砦之上峯嶺
連亘彷彿亦有七似與七如來相映而不明出乎
目爲七如來影下大坂迸溪吸著於隆尖過窰塘
出白虎嶺望鶏鳴石度右攪浪山入穿雲洞登夢
覺關海螺墩於此過脊横抱長老峯前爲案案前
爲江江之外青雲石雲師子江之內錦巖皆人所
知達者之於山水察其所未知者而已其已知者
不肯爲附和故曰君子表徵丹霞之山四面横峯

側嶺波委雲屬從半嶺後左遶其勝雖多龍石之
高危第一自歇馬嶼而下七如來峯巨麗第一過
通天而上錢甍峯以來蟠結扶摇簇秀第一大坑
衔以往鮎魚坂深邃之徑與雪巖石壁廣博相間
發第一立南華嶼望紫玉臺聯觀俊拔第一其總
名曰涝坑澗丹霞之左勝於丹霞之右右大江之
明媚不如左曲澗之隱秀也嶺石十餘丈差攪浪
如勞之磵則南華嶼下之附沙然成巨浸爲丹霞
南灣東北斷歇馬之山東南斷柳子坪瀦黄沙坑

合流之水圍通天之巖至于霧隱舊左攪浪而止
別爲法花桃源胸中丘壑予自謂未讓古人無如
此一雙眸相乎耳記之以告天下萬世之攬勝者

晚秀巖記　　姚繼舜　亦若

昔考王秀公爲晉平守棄年便去覓山潛隱日鳳不食饑而妄食飽不罹繒繳而高舉深明進退之義乎烏敢比美古人但沈覽時事禍亂將作則思碩人之邁矣於丙戌官江右湖西藩參因與虔撫李君孝源道同志合謀一丘以自老遂至仁陽徧覓錦巖之上四面石壁峭削鳥道險峻環山巖谷可開鑿而居有共事者侍御黃君基固嶽方周君廟四分鐙金近百兩買此山皆將修築浩繁非一

朝夕忽相率奔走粵西黃周二君皆謝世戊子秋余始從孝源復安堵此山李居中山余闢跡而上隨余上者則有侍御賀爾岐卜居木叢巖分守著梧道朱君丹鳴卜居艸懸巖太行張君起一暨貢士韓美生共居海螺巖延西過雲度山下則有處士孫侯李諸人各爲築室至於西南爲雪巖李繇字周錫甫闢基而處有乳泉繇字建閣於其上奉龍王神而祀之余乃卜晚秀巖而居焉巖何以晚秀名也巖西向掛錦錯翠飛碧流丹清風颯於暮歸翔雲凝于夕景至落照時每見千紅萬紫匝天雲霞盡入我襟帶應接不暇巖固秀至晚而愈秀名所由始余殆優游此山不知費幾錙築此時余晉官閩鄉有子名弘璵厥心以竟厥事竭力爲工積石砌臺爲出入道計五月餘構屋三楹樓高廿尺左建靜室二間鑿石避暑又左建書房二間右廚屋極右又築臺建倉二大所業已費二百餘金皆所不恤前種竹數千竿後種桃李百餘株葉募驕纖挺然峯然真令人撫物而永嘆也此雖天

道亦人力所致也又開畦近五畝下復鑿二井皆弘兒手闢及落成庚寅年隨征羊城授仁化縣學博不幸于辛卯年七月抄溘然棄世清泉白石闢之痛殿余於是愁懷莫展不遑登眺寧終老于斯乎他鄉之客誰無故土之思余將歸里安得再有此山可買而爲隱潛之計如鳳鵠之高蹈而遠舉乎因誌數言以待後之碩人或考槃於此者以識所自云

水簾巖記

古宛賀康平兩岐

辛壬歲天禍中州寇陷郡縣百二十城揭竿蜂起無尺寸乾淨地余扶老父携妻子覓舟襄陽順流南下無異永嘉之奔親戚僕婢相隨者共三十二人浮家漢沔兩易裘葛嗣涉洞庭歷三湘遊百粤棲山居于仁化丹霞之水簾巖是巖也高朗曲折白雲環繞且清瀑萬縷自巔而下狀如霏玉噴珠余顧而樂之乃命匠鑿砌構蓬舍數間置石泉缸各一併修前後關隘計費百餘金率男種桃竹數十株以俟後之賢者玩賞焉居四載若頭陀一粥一飯忽辛卯春三僕自河南來迹砳指衡陽爲斷已十年矣三僕相顧駭訝雖鄉音未改而鬢髮殊痽斑白也遂束裝歸里曩之偕行者今僅存九人滄桑之變炎凉之異骨肉離别異姓散亡撫今追昔不能不爲之於邑

大明巖龍王廟記

豫章胡學謇

庚寅秋七月余客韶南以同里周子錫甫隱於仁化之大明巖于是不靳杖屨過而訊焉其間後先同隱者南陽中丞李孝源公儀部李鑑湖邑宰王明羽古稜李經宇之數公者皆具名碩之望遺世忘情不與治亂浮沉雅欲與山靈相終始也探幽討奇不顧險遠覽歷經絶卜築斯巖大得桃源之境焉其問津者實始于孝源李公初大明巖無名錫石巖有名蓋其巔有丹霞鉅石高廣相當約有里許東壁得名大明巖錫甫羽三公鑿作結菴安宇其下依山爲龕借石爲欄由是諸公相謀君是巖也烏足以妥山靈而爲斯山規經宇辛公捐貲八十餘金構高閣祀龍王神于其上仍料同志施租十石爲歲時祈禱地也閣之瀕者爲泉泉可飲人蓄減爲池池可灌溉跨池爲橋橋可升巖噫嘻奇哉千百年荒絶之陬一旦而廬舍井然堂閣焕然恍若天地留此一塊地以予諸公爲桃源者余登巖時適閣告成問記于余余塵襟俗狀未足以

發抒諸公之志而著山靈之奇亦但因其所見而贊言之已矣當夫丙戌以前其爲巖也山雲去來木石臥起斧斤蔚亂青藤蘿藥碧泉流星映殘夜日生虎嘯猿啼鹿奔獸走雖極天下有情人亦有而莫問迨丙戌以後其爲巖也石勒成磴孔引成流亂木經疏衆壑疏理犬吠松岑雞鳴竹末雲烟襟起聲響交聞黍熟豚肥呼盧浮白雖天下無情人未有不適情移志于此者也大抵一代奇巖之人必有一代奇幽之地以君之不居於廟堂華屋之

下肆展經綸卽君之於崇山峻嶺之中遵養時晦此天地留一塊地以爲諸公遺世忘情也者今日謂之桃源他日謂之東山亦可

芳泉記

南陽李克茂

先文定長兄買丹霞後始欲卜大明殿而居焉但霞關丹梯巉嶇壁立千仞雖少壯莫不畏足況老母衰年艱于步履焉能附石而上援竹而登乎故不得不奉老母居中山中山固不卑泉水不給惟六祖堂後一泉進而藥竹巖上亦有一泉當霊響時乜流敵下小者滴如疋練大者如萬斛明珠一時倒注千樹瓊瑤半空飛灑可喜可愕但春夏庶足秋冬告竭乃齋戒沐浴虔禱山靈越數日有泉

自石而出潮潮有聲若琴若笙流爲小壑細如毫髮時人莫測也兄一日復遊至此忽聞空中有聲笑語咫尺人不能辯疑足傾聽聲自崖竅來乃手披荊榛徧覓其處見纖流縷縷不絕命匠鑿而視之泓涵溢决味甚甘洌因取升勺較量賦量泉七言排以紀其事昔隗叔通孝感天日江石爲之出水姜詩誠通神鬼舍側忽而涌泉兄之量泉雖不敢比擬古賢其于二公亦庶幾其少似乎先兄欲菜𠊳城池後以粵西之行而未果今先兄長逝余

何敢泯其事用金十錢以成二池上池濶四丈深五尺而下池之寛深倍之因憶朱子不自棄文有曰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還味是語故題其泉曰芳泉董使後之子孫飲水思源知祖父憂勞肇謀之苦心即不能久于斯土而沼沚具在人人任斟酌焉且為之銘銘曰猗猗流泉如衆如醴孝德斯感導祥靡已登山作歌條徵自矢胡為命終天不降縧爾子爾孫言念其始酌彼蒸人共此沼沚飲水思源千秋栢紀

新開舵盤巖記

釋今釋澹歸

乙巳春正月二日之夕勤進石帆二比丘言於予曰今日又得一巖矣問其所在曰朝陽巖頂問其狀則踴躍歡喜有不能出諸其口者曰異甚向所未見所未聞師不可不遊消得一篇好文字也但度兩石壁不易需懸繩而下耳勤修六如二比丘聞之曰曾至朝陽朝陽僧為言巖之上更一巖夐絕不可上往往見有人物往來其開時忽不見疑為仙靈之窟宅豈即此耶三之日先遣六人往

開徑予與諸子登海山門過水簾右東面行度小龍脊上虹橋頂至片鱗巖茶黙罷循石壁上觀邊碧池陟負翼嶺度大龍脊蜿蜒平正千有餘丈至御風亭入新開遥徑盡一壁窣然六人者已懸繩而待矣壁長三丈許急持之乃過穿叢篠中又一壁二丈許亦以繩行將下倚壁稍憩望巖上千仞特立氣象雄壯知其所挾持不小徑報竣從壁側轉一坡初狹漸寛卉木錯雜入巖軒敞高八九尺至一二丈深一丈至二三丈長七八十丈前纔土

坪縱廣十餘丈橫抱巖而止對小石峯如幢梨溪水當其壞隨龍之水仮半砦而出石坭界岸可以十指取也下即峭壁百餘丈壁之下則朝暘巖朝暘之旁為禺山靜室左為燕巖蓋壁石之一隙而高深無由測蝙蝠萬計都之日莫分三道飛去如隅字不知其所往五鼓分三道飛還其聲如飄風燕巖之左大石連崎拔起廻翔如欲窺此巖不可得如恐人得窺此巖作數疊頓跌成一壁若展袖若列步障予將闢巖壁池而壁築室為終焉之地

真可長揖人間矣出巖上兩壁則盤縈較易進躡歷巖頂稍下得一石脊長三丈餘廣不三尺緣其旁而過或呼為龍頸又一石尤窄窺其下深窅如萬丈井不敢久囘目又一石廣於龍頸兩倍長稱之更下見一石廣稱之長不及龍頸兩倍不可至此即一壁頓跌作數疊半砦所謂龍頭者也坐其上靜室之脊亦山相望而揖稍眼皆夢詎不甚了了參差有須彌廢頂之異矣石面皆萬年松錦地羅附土皆黃花翠竹遠則仁化一邑之槩如觀掌

中巷摩勒果近觀巖戶咫尺林木森鬱蔽虧如不欲人知然昨日有人坐此石卻有此巖今日有人窮此巖後坐此石山靈之効順固自有時也坐既久與諸子反覆觀之巍山大局以長老峯為首以此為尾取針盤審向大雄寶殿踞首把尾不移一綫形家言此天梯龍是聖道場地非凡俗所宜居不其然耶還飯於片鱗乘餘興登海螺頂從東過西壁峭絕予逡巡疑為不可下勤修石吼慫恿之解履緣相續使予援緣以一手把予手以一足乘

予足予以兩半輔兩足以為馬以尻為廣輪終不能如王尊叱馭旁觀者危之僅乃得下望長老峯雖斗側猶有措手足處復登其巔四際盡出其輔翊起伏相生相應之勢毫髮無遺憾勤修謂予此山如船紫玉臺如梁頭長老峯如桅海螺草懸諸巖如倉龍石如舵俯視羣峯點點如波浪遠山皆水非履淺者則今日新巖一舵盤也因名之曰舵盤巖丹霞宜別名法船予未嘗見真龍長老峯如尺木舵石如尾海螺如項卹縣一帶如鹿大龍脊

之傍兩坡如翼與小龍脊迤延夭矯出海搏雲俯
視群峯點點如波浪遠山皆水非疑非瞽今日新
巖又貼尾之翕𩣺也西域諸尊者現龍奮迅三昧
非龍不得備非奮不得行非迅不得智宜別名丹
霞曰龍奮迅龍奮迅以神名法船以形名丹霞以
色名同遊者靈知勤進勤修滑輝具八行潔石吼
淨行覺勲德盛七覺十一比丘輪初與兓二沙彌
同遊而闢徑者言吾無病二比丘天格倚北五字
千輻四沙彌慧淨比丘爲片鱗巖主具茶飯見源

直鈎二沙彌後至各遊願乘六如二比丘知僧事
與諸比丘沙彌之未遊者期以他日

片鱗巖記

釋今釋

行小龍脊盡自左上右折而下一石如獸搴鼻上
頷欲張而未得如老蚌出半殼泥塗中如赤龍一
甲微露于烟雲杳靄之際雲芝之瑞侍者以畚鍤從
之剔其中壤十許日豁然若堂若房平正明淨可
五六人宴坐也稍翼以楹桷周垣中奉補陀大士
左有巖溜亦給五六人循石壁更左爲淺碧池前
上爲負翼嶺大龍脊予因目之曰片鱗蓋在兩龍
脊行眞有得于烟雲杳靄之際者巖南向群峯立

其下巉奇供秀目不給玩楓樹嶼一㔟夭矯自左
方振鬣直上望之倏然遊者至是咯焉移情皆以
爲竹几蒲團香爐茗盌不虛坐過一生也予旣爲
此巖賞則嘲此巖者不可以不賞賞則瑞其首功
瑞初字慧淨韶之樂昌人始來丹霞知山後侍予
徧行堂每以記請予諾之頷笑曰敘功之典方有
所待今年瑞化去若瑞勤苦淸淨之行不容虛此
一諾巖之記則巖所自有耳辛亥秋八月廿有三
日英德舟中書

遊丹霞山記

徐崇灝

行嶺南過揮毳韶石神禹奠土分域揚州是嶺外漬陽縣有丹霞山未不侯羲黍位置衆群始入版圖也幾三千年所得潛龆禪師方開生面披山足鑿石巖唐人已多題咏此不雖見是術入門庭而不及堂奧豈浮屠智藥三藏一樹曹溪期盧前千百七十年後地以人著耶康熙辛未余奉　璽書視榷粵江得策之暇挈韶陽太守陳公景白仁化令李君林山捫蘿攀磴索幽探奇大都如王季重

所謂造化小兒撮糅中物前人指武夷不得並虎殆弄為山靈直使用賦一律以志勝概謝霞運守未嘉闢山伐木窮極登臨龍湫雁蕩失之几案余庶免後之睨今謂當面錯過也爰泐諸石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釋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豊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　煊春長仝輯
湘潭劉梭易五原

李永茂字孝源南陽人

丹霞山居三首

雲半結廬夜授經流泉細細曉來聽天空但立千群竹月落猶餘數點星鴈陣南飛歸故國螺川西望恨銜亭三岩一出秋容老檞憑闌身泛水萍

二

倚杖鋤茶穢隆經喈喈野鳥傍林聽客來共踏花間露老去徒憐鬢上星未躡入州開幕府空勞午夢立新亭曾緣多病莵方藥却熱應須瀚海萍

三

花謝花開逐歲經松風松雨四時聽長開獨賦闌

山月小集俄占太史星丹詔一陽腾鳳笛提書爵里發虢亭孤臣强攝昏鶚淚高要峽邊須野萍

李克茂字鑒湖南陽人

量泉

挾得新泉迸玉漿特將升勺細思量出蒙先義兼天力生一卿同百谷王栽樹成陰皆冷冽採山作塹厚隄防不教飛去興霖雨且蓄澄清待雪霜夜靜時來松月見春深半落嶺梅香名發由彼金焦涸汲少何須江漢長無路飲牛邀遜許誰容花鳥傷奇莊相期兌日一千步便足道人三爵塲寄語梵婁休駭嘆臣心如水自泱泱

釋今釋字澹歸

喜得丹霞山賦贈李鑒湖山主

十三年前與君別多少披離得相見白眼悠悠不索憐青山點點從生羨孥隱老人坐海幢海螺岩畔思翺翔乞山酬倒一錯愕左文右武皆荒唐今朝真見吾山主未曾下口心先與果然一諾重千金回首紅塵化何許當年文定初尋山孝源一條樹

探穿秋烟深林峭壁無不到飛猱與烏同盤旋驀
見丹霞雙撫掌虎潛豹伏龍歸淵君爲賢昆勤上
築尺椽片石曩俱覆依高俯下出岩扃竹牖松明
蔽板屋此山斗絶十里餘蟠江拔地方鄰虛一夫
當險不可上古今治亂無乘除結搆纔終又歸去
肇窺爲勒摩崖字分付天龍謹護持木客山魈休
竊據淸浪單漢將出家芒鞋踏破天之涯金輪峰
上纔然頂揚子江心罷試茶貫淸堂搆棲賢令腳
挂風箏難自定萬年持鉢了殘經楞嚴扶筇發歸
興粥飯參苓且信緣山林城市長奔命雷峯無客
助新工寶水有人修舊根崩巖荆棘各叢林珠玉
泥沙同破甑世上薪抽世外爐霜朝而改花朝鏡
自慚薄德暗低頭畢竟由人不自由何時一曲理
孤影雙眼看雲萬事休不謂此山落吾手恰好全
身藏北斗四嶺天王忽現形一林師子俱開口蒲
團坐地百花新琉璃照夜孤峯走獨砮蕭然散白
雲五刑枉煞悲黄狗狂歌爲拜主人翁片片烟霞
于自封敢信入鄽猶有事從來挂角更無蹤他年

歡喜思今日峯頂月華連海碧同僚笑指翠苔文
一寸孤心千里結弟兄不負二難名賓主須留三
到跡論功若叙魏無知大書莫漏汪游石

奉和陸孝山沈融谷遊丹霞原韻

春雨不欲霽山行足亦難使君超方意視若秋旻
寬舍舟戒輿徒岩巘增波瀾度嶺逾九曲陟巘仍
千盤門與塹淵底忽上前林端我歸尚先期百丈
爭高攢積風蕩烟然骨與神俱寒荒村入鴻濛曠
儼成古歡策杖愧未副念之不能餐

其二

更解到山維隨流待嘉客夕嵐下天風雲暗不生
白候人落沙頭聯騎見山脊相對慰泥塗素麓延
敞席黪公山水情衡寒色彌懌此中亦有路烝頓
倍險窄方舟衝浪花篙齒嚙堕石炬火列長隄江
影亂明滅荒闃且假榻風景半晦莭幽夢舒勞筋
徐理登山屐

其三

籟聲發朝爽谿落天門開當年危絶梯磴道升崇

臺萬古一石梁設險疑天台有人闢廣路鄒子所
歸來峭壁兩相讓山勢無復猜使君五鳳樓及此
分餘材凌空得壯觀過隙歸纖埃雙堤隱豐林樹
色何佳哉我無雨露功茅簷敞蒿萊為公建德標
紫金共崔嵬

其四

炷香繞清磬僧齊過方丈吾師惟樸衷深靜各相
向沉候來朝霞意氣自清壯微言徐引伸疊疊生
趺宕庭戶雖蕭森霽色起踈曠爲道貴日損知公

淡無尚如來有遺身五色紛異狀顧惟同體疑仰
瞻一惆悵不見淨琉璃雲歸春亦放

其五

前來越三載絲構峇重遊探岩複清池倚松結飛
樓渡雲高未散碧彩交雙眸棟草故難竟分衛何
當周我如負山畝經營胥長憂淨名遣一鉢七日
香俱浮新田三百畝子粒登深秋妙嚴十八偈傑
閣開重丘誰為法長城七載如同舟豈無出塵士
一宿非其謀念此各有當吾亦安吾求

其六

翳岩不可勝為雨無常傾好客不可留為官有常
程疾雷走山腹疑與蛟龍爭我心得誰安冷風蹻
孤紫勝遊未易齊山靈失逢迎不因跋涉勞何由
見深情老人有別緒一語連三更人生會如夢一
夢談無生兩公近道姿春日聞秋聲來潮復衝泥
一念猶徘徊

其七

送別在何所言從護生隄我方理扁舟千峯一時

迷籃輿下白雲玉臺爲之低溯流上錦埔指點前
游蹊北風吹別恨雨色仍凄凄欲別不能言痛口
無端倪吾儕具勝情觴芹輕丹梯形役徒相牽我
身任雲霓何時各無事倚杖聽黃鸝廻船復三歎
錦水東流西物外寄所懷渺與孤峯齊虛堂聞決
溜過勝思扶犂

初入丹霞

五年荒草徘人鋤捧出天然我亦初曲水屢疑青
嶂奪雄風不受白雲扶鼓鐘競發驟岩爽龍象群

分鷲嶺闢浩刦剖開新世界一爐鎔盡舊規模

法堂

寶鏡高縣萬象低千圍百匝一輪齊此峯直下超無上群水朝東却向西開口即知存地位入門何處問天梯爲看象宇如王者寄寄堂堂也不題

望長老峯

佇立偏勞眼角長衣雲千尺蔽扶桑支頤獨在兒孫上群叫同歸祖父旁量到梵宮俱絕望解開王髻忽分光自然白月中天處迦葉從來不覆藏

紫玉臺

更上凌虛百尺臺袈裟左殺掌中開西流大水雲根決南至薰風日道來便擬明湖飛棹累漫將滑路委松釵山川只許人經眼陵谷誰分片石哀

晚步松嶺

欲選亂枝結壘樓烟綃輕幕互沉浮海山門下枝枝秀長老峯邊事事幽已覺須眉隨我大未知絲中倩誰收因師識得清風起百頃寒濤挾月流

箖竹坡

貸舊數尺墨斜拖擣消千竿忽涌波脫穎定隨零露上歸墀時見烈風過霜非草木方呈異用在東南不厭多莫遣兒孫嫌地窄漏天看取綠成窩

芳泉

石上空明鏡影涵爲人流出淡中甘碾茶未欲成龍鳳第水休教落二三力盡轉邊餘百醉夢回枕上益清酣錦溪千里酬宗勢一滴俱無不用探

登海螺岩

一徑空懸意惘然錫飛欲過不還天曾爲白馬封

金塔更遣黃龍負壟船杖底雲生同倚石籠邊茶熟半浮烟都思結宇依岩詠吞吐江山得幾年

龍王閣

誰道龍歸碧海深高岩還有一泓吟雲濤變幻山如水日月光華地是金貝闕珠宮塵刦夢刀耕火種古人心爪牙更繞前峯出瀑布須饒五百尋

遠丹霞

連波湧作百千峯合勢分形各不同林謝藉從求出路肯容謝客辨來風玉臺起霧趨江左龍石搭

雲略海東此日隨師三匝後自矜長在翠微中

奉和陳孝山沈謙谷遊丹霞原韻

居官未易訛登臨豈乏蒼葭白露心毫素逢府堪
豎暇性情隨例失高深何人落落仍丘壑此事寥
寥隔古今獨有風流賢太守肯携名士到祇林

其二

祇林車騎遠分光宮舍松風入夢長一笑縱橫成
醉醒誰能顛倒用閒忙野山翻而容唐突淺水迴
心識大方不覺聯舟忘日夕亂雲深樹各蒼蒼

其三

凝烟隱隱動難分逝水滔滔靜易聞入夜星辰應
失次倚天雞犬亦無群好山自喜迎嘉客疎雨相
驚落斷雲説向赤松休灑道此中何得受塵氛

其四

雨斷雲疎曉勢開嵐光無數鬭船來相呼舟子還
如夢獨立村翁忽見猜不意貴人生羽翼似從大
士出胞胎遠山三匝看猶在誰結蓮花七寶臺

其五

指點皆城舊絳霞丹行雲駛又紛拏望窮絕壑元
通水投至深林不是家介弟旌旗迴却月衆人弓
矢落懸崖御風直上天梯看滿樹寒香笑吐花

其六

身輕了不借藍輿轉處能幽復曠如誰遣青山圍
紫玉未殊赤水透玄珠來尋舊面疑多變往避危
機興有餘似到迷樓無出路凌空更一問南車

其七

殿裏空王舐自歸雲山八面坐中催北洲梗米無

三毒寶手金錢信一卷特取圖經商位置頻呼茶
具略追隨共看喜色幽眉眼學士前身更有誰

其八

烟霞為骨雪為神不許鄰虛更作塵鏡裏分亮千
步登庸閒兩丈一重緘中山戀棲悲公子西嶽投
書笑婦人春入桃花纔破頰至今無處覓先秦

其九

清歌無那影婆娑騎蕩休將粉本訛緩步豈知山
勢峻遙觀爭識地形多曲當四水浮雙髻高出三

岩攤一蹲最喜先登還後勁日車欲仄怕揮戈

其十

斷風何意掠高松落日多情照曉鐘金色芙蓉銀世界綠毛幺鳳赤虯龍石頭路滑渾愁下谷口雲深不用封編戶有田無賣處使君都欲買山農

其十一

是誰信手畫乾坤江楚風烟勢欲吞猶喜將軍鏘劍戟尚憐長老護兒孫當關有虎惟高臥半夜歸猿止斷魂緇構也應支卦畫與君剪燭共評論

其十二

宦海催人那得留同群猿鶴各生愁一真性上開金地如幻修中結蜃樓未免低回分主客不知奔走幾春秋三年護念逾多刦特出叢林最上頭

其十三

餘勇猶堪賈錦岩穿林切骨冷松杉抽泉作雨長承溜煉石爲天別製龕鎮裡門關曾限鬼爾纏攜石不留蠶幽肱漫設仙人栩夢覺關頭莫再三

其十四

一字當名不費辭遣群評豈外人知古往難及其容肆大拙無方卯用癡夢樵更嫌添足費齒龍莫怪點睛遲相看絕倒扁舟上始信君家別有詩

其十五

何處仙音滿穴寥閑僧無以避推敲懸空力士輕三峽印水任人重六橋先到孔璋飛一鶚同來裴廸搏雙鵰也能呼吸通霄漢落雁休隨太白騷

其十六

有約能來宴未徂爾今鼎鑄水雲圖懸一夜生春草白放孤舟浴野鳧咫尺漫將金芍藥躊躇且置鉄浮圖更攜老友沿江岸髣髴花香憶鷓鴣

其十七

赤石憑陵碧水環白雲終古未曾閒三千里外山中畫二十年前畫裏山弱草樓塵當處盡空梁落月一時還老來不復重提起只爲全身在此間

釋函是號天然

初入丹霞

壁立崔嵬透一關不攜榔標跨千山空中風起石

梁隱足下雲生鳥道頭長老峯高終古在天然岩
待此時邈群巒列下霜照裏夜月横江萬木寒

法堂

紫玉屏臨翠石欄萬山林立一峯寒瓊樓金殿空
中幻寶几華巾雲外安窮子衣珠終自得仙人羅
扇不須看一鋪直接度關上香水潺潺到此間

望長老峯

萬丈孤危在目前亭亭不與衆山緣但看入面無
行地想見中峯直到天遠近雲巒供怪石淺深沙

磧繞晴川賚華王座當空倚路滑還他長老禪

紫玉臺

左控重關拱上台擎空仙掌向陽開影分白日臨
深壑玉斷丹丘作露臺絕巘流雲當北嶂亂峯吹
雨度東來石留古篆何年事暮轉寒飈楓葉哀

晚步松嶺

崖寨猶見一叢青高託層崖覆石屏夜月不侵無
草地曉風長護獨樓亭蔭垂千似連雲伏霽答長
江入海濱倚杖翻猨都回首下方誰夢到林坰

攀竹坡

碧巘崎嶇長綠條野人悲望晚蕭蕭拂崖停日陪
秋夕積石臨江生洞簫鳳翅影連青嶂色龍鱗吟
動紫林飈山南帝子今何在砂起霧來寒欲搖

芳泉 李公孝源所闢

何人鑿石及寒泉桐落潺潺玉檻前山凝定出淆
淨應負誰翻爲桔槹情曹源一滴澄今古渤海千
淵競後先吸盡西江無着處雲深還待擁輪賢

登海螺岩

重岩飛閣近天門俯瞰群峯勢獨尊曉秀倚空徒
自鑿草懸無上與誰論心同雲漢形俱外目對星
辰意不繁踏遍且歸山靜處妙高終日到黃昏

龍王閣

龍王閣下有龍池池在山頭龍不知布水爲雲隨
岩祭順風吹雨到江湄山頭天外星辰繞舉足南
陲草木披徧界不曾藏睹聽六窓長敞盡瞑時

與諸衲遠丹霞

尚山怪岫起螺城欲泛南湖浸未成突帆洪崖側

天半森羅列嶂巑雲檯火龍暗度千尋壑丹鳳高
昂萬里程攙挈亂峻歸上界先教人向別峯行

其二

身在此山山不見潛移一步大家看慈感倒正無
人處蜒蜿褰斜入畫難倚樹仰空飛瀑細搴蘿就
石宿雲寒自慚垂老逢眞境更繞千回興未闌

過錦岩

峭絕雲屏松遝欹大岩蹴壑石離奇旁無宿地僧
歸少門對西江日到遲瞻仰金容疑近古指麾寶

鷲定何時杖頭舉處無多路歎息人間鐘梵稀

喜雄州陸刺史孝山入山

世業詎不慕所貴絕物外但識電火機何辭金印
大古者不戢目偶與水雲會今賢有奇情往返丹
山崺丹山指二千居食恒依賴感激發微言欲解
東坡帶萬藁自乾坤焉有函無蓋起與陸大夫庭
株落寒籟搖搖空影中相對豈夢事縱使百千刧
春光今夕在

喜沈秀才融谷入山

何人江上來面目清如水邊邊向石門尋我萬山
裏巖前青林舒江上白雲起讀書破萬卷相對難
爲似豈不釋世紛淵明曾一仕但存霜雪心邁爾
十年耳張燈酌流泉寒焰入杯泚杯影與壁光畢
竟何者是言窮神自會他時須記此

天然巖　當湖陸樵字亦樵

月印空池水印心百年法會此登臨要知造化成
於昔正合宗風定在今（昔有學案天然巖三字今屬正合和尚之號）花
雨每從巖下落迦陵頻和靜中吟山靄信有三生

石不是天然不易尋

送濟歸大師下山分衛

慈航隨處撫高檣野鶴凌霄亦自忙雲岫十年巖
杖屨江湖萬里歷風霜燈前言笑情偏重筆底波
瀾興莫忘權借靈山翻作主送君烟水共天長

龍王閣　下爲石乳泉

法乳偏從絕獻開拳龍高閣勝蓬萊朝看穀歇呼
雲起夜有蛟人捧月來春雨玉泉飛碧樹寒花石
砌散瑤臺數聲清磬傳幽谷一片塵心洗作灰

陸世楷字孝山

關門

籃輿百折上崇阿喜見新松亞舊柯自有白雲迎杖屨不勞青壁問藤蘿到來始識門庭廣入處何愁徑路多數載經營漸小果高名肯與石同磨關門余捐貲改建恭

師勒石記之

法堂

春臺突兀薦峰平花雨紛飛含衛城庭際正看五

葉滿山頭翁見一枝橫座圍龍象禪儀肅響奮松杉梵貝滿却恐此間無坐處法王何事降階迎

方丈

精舍新開祗樹林翠屏當戶晝陰陰閒經錫杖苔痕破靜擁繩牀草色深雪滿空山誰斷臂塵清午夜獨傳心一燈幽室千年在衣裡明珠好自尋

藥師關

解帶相攜話曲欄高山觀面幾回看閣後即跫池天然岩

花落三春雨丹閣風生五夏寒鶴影依稀歸殿側

夜上平臺好月圓幾人坐臥聽松泉四圍露影低群岫一代風流隔萬川未息塵行難永逸將來佳會恐虛懸清宵不寐吞時候焉得蓮牀似舊年

海山門

八風吹動竟何依四面雲難貼近飛不畏艱危推足力還多牽挽繫腰圍斷吾塵塑中無悔愛此雄奇峭不肥最上坦然平闊處坐來方見有生機

海螺岩

雲濤湧起一螺浮委婉盤旋與眾殊晴詠水簾時

作雨光洗山月夜含珠步虛止覺天風近吹萬會聞地籟無字內丹青難下筆碧空懸是海山圖

登頂禮舍利塔

登峰下觀色蒼蒼各欲爭奇現所藏若與遊仙遺濁世還看長老服空王高懸日月渾金色亂擁波濤浸法航險絕而今都快意須看生動步趨蹌

龍王閣

萬仞華滋水氣周涓涓不息四分投清泉似乳同稱善一滴知源孰與儔月出亂峰先到閣龍行春

六祖堂

菩提樹下好安禪客夢常依石几邊一榻豈曾樹
我設七燈應喜爲師戀衣行歷劫無紛競鉢付三
更孰後先獨惜庭梅開又謝拈花消息向誰傳

漢壽亭侯像

漢業空餘百尺樓到頭何處說封侯銷殘往事香
千縷吟盡雄心茗一甌漫道山中無晉魏須知天
壤有春秋禪關是處神靈護聽到晨鐘萬慮休

遊丹霞山

立錫遙分天際峰慈航一葉許相從未窺白玉黃
金地先證雲瞻月面容巖口有觀音石不掬水已知香有異
到山翻訝徑無蹤沙明似月堪同語隱隱吹來上
界鐘

其二

岫冰新霽曉色清村林數里畫中行喜隨飛笠尋
雲返驚見幡幢擁象迎曲磴千盤新界道高朋十
載舊開闢松杉徑盡崇關現塵世何緣有化城

其三

經群迢遞出林端六窓靜掩獨猴紫半榻蕭然客
夢安

舍利 從廬山棲賢迎至

寂然雙樹有餘哀聖塚誰從裂旦開劍收叢中還
應現旃檀林裏自飛來獨驚五色傳衣祗不覺全
身入鏡臺遙望祥光高幾許碧峰千仞共崔嵬

松嶺

參差檀閣倚山腰檻外森森百尺條老作龍鱗忘
歲月清分鶴唳入雲霄靈枝不辨東西向梵籟還

隨上下潮可是天台橋畔路數株風雨晚蕭蕭

竹坡

路盡峰迴境更寬篔簹十畝影珊珊已分天上祇
園勝漫作人間陸海看依舊家風雲一塢漸新法
界月千竿柴桑若傍東林隱客勝無過此地安

海山門 以雨阻不得登

强携蠟屐破春泥到此渾愁路秋迷鶯嶺昔曾通
鳥道石門今已阻雲梯未能遊戲隨竿木空說行
藏倚杖藜殼憶海螺岩頂月祇于清夜換猿啼

石梁糾門斷還連新築雙堤接蜿蜒金界開[illegible]
恰半銖衣覆處地無偏孤峙縱不輸王相九品中
分寶座蓮耕宇珠林成不日掌光從此與燈傳

其四

掃蘿攀蘿到古壇飛泉如練下清湍碑留紫玉苔
痕老釵落青松日影寒便欲披襟當石罐何期饒
舌遇豐干庭前試問西來意滿樹梅花一笑看

其五

碧岩絕頂迥塵氛懸草飛花異見聞華蓋低攀疊

疊佛石倉高峙昔屯軍螺盤丹穴光誰測雪桂青
坪勢欲分帳里自然還俗駕山靈無事更移文

其六

勝地安居豈偶然松龕猶記舊因緣石移愚谷知
誰力面對高峰定幾年半嶺開雲封古洞一池皓
月印芳泉瓶陀園裏金應遍肯用人間販婦錢

其七

提鐘敲罷夢初醒坐擁寒衾聽梵經漫向峰頭[illegible]
[illegible]日還從壇畔望移星摩肆小品當奇玩珍重[illegible]

山兒典型回憶故國詞賦客變入垂老嘆飄零

其八

慧室香烟結未消不堪迴轍逐塵飆浮踪去住原
無定覺路追尋幸不遙當日裂峰驚諾詎他年煮
火梧桑寥候池尚隔虹堤外送予重來度石橋

其九

絕壑幽崖聯盼窮又從他穴現天宮一龕佛火朝
還暮半枕仙林雨更風斧鑿不嫌傷混沌品題終
自遜玲瓏[illegible]山忽入文人手幻出精藍似畫工

其十

仙舟重與溯江潯夢覺關前烟霧深不爲名山關
虞遠恐教高士費幽尋雲根拔地身全現霞壁參
天氣獨森咫尺風波迷彼岸鶺鴒鄉思一時侵

由韶陽陸行至丹霞途中即事

出郭尋幽過[illegible]遙步江畔齋心謝歸舟[illegible]驅上高
岸滃雲冒前峰雨氣不可散愛此溪壑幽誰言登
頓倦

其二

登顛亦已倦曠然見平川上下六七剛棱夕烟火
連依山何人居卜築靜且偏修竹垂道旁停車一
夷然

其三

平川漸成礦改轍登前岡仰視浮雲馳俯瞰飛鳥
翔桑柘雖就蔭風雨沾衣裳躋攀更無極佇望心
徬徨

其四

躋攀不可極逶遲下山椒松篁夾前蹊白雲遙相

招一逕入幽谷未見所歷高矯首眺嶙峋開豐貝
亦勞

其五

谷口美田疇曠望得緩步詢彼嶺下村厥名曰大
富井邑多蕭條茲鄉獨完聚雞犬盈道旁桃花何
由遇

其六

桃花在塵世勞者行自述平蕪一縱轡我馬儀且
疲望林策投憩松杉何離離羣鳥木石邊長夏懷
涼颸

其七

錦石衣帶水隔此數仞峰連岡亘無際百里隱崇
墉峰曲路亦敞豁然開心胸夕陽渡前溪荷鋤歸
山農

其八

綠溪何逶邐夕陽沒前樹迴繞指丹霞乃近來時
路捷逕不可求紆途得無誤躋攀滑滕附衝泥復
羣步

其九

既悔來軫迂復慮道繼失翹首望靈峰數步輒相
覷塵途勞往來飛錫曠無隔慈航嚴江濆彼岸庶
可即

其十

携手上慈航春流駛如箭澄沙映前灣溪路覺猶
見僕舟挾我行篙師力何健中流且勿喧蛟龍夜
方戰

其十一

彼岸無遠近先後同所歸且辭登偏勞禪榻聊依
棲冒雨剪春蔬清泉汁如飴凌晨聽鐘聲更上青雲梯
沈皞日字融谷當湖人
重遊丹霞紀事
黑雲吹霧散江風青花金勒行匆匆韶陽古道春
草瘦出門回首雲萬重身入萬重雲氣裏迴身衣
作玻璃色崩岸欲坼柴錢沉藍輿左右呼健卒
其二
日午就食白板屋桐花棕葉映階綠山雞舞雲呼

碧空客子飯罷穿修竹行行馬蹄踏春泥落花微
雨暖前溪策馬攙入溪流薄雨半鷓鴣不住啼
其三
山丹十里泊江滸馬嘶鄉鳴松作虎暮江如漆鬼
騎人銀沙忽明一片火山僧迎客客頻開佛燈熒
熒清夢催到山欲傍壓山足瘦馬自秣階前苔
其四
天雞一聲山窓曉銜泥踏露丹霞道山花露靨笑
迎人新松老松各草草騎風轉蕙十里餘翠壁巳

盡望碧巖振衣生對凌絕登雄關高峙如仙居
其五
古梅高檜翳如昨松間金碧增飛閣丹霞老人降
堦迎一時猿鳥皆欣躍雨聲不絕語不停幽蘭自
笑草自青坐久整辭籬外走千山濃綠上雲屏
其六
山廚進食摘露葵清香裊裊春風吹門前香雨松
花落策杖強步南山陲海螺隱隱在天半中間有
路雲飛斷夢入瓊宮十二樓且坐松棚捲翠幔

其七
竹披宛似當時綠蘇雲擁霧籠青玉老樹嘯風作
龍聲龍鑑吹浪入松巢落日信步歸山房白雲拂
袖生虛堂老人倣客出舍利璇宮瑤華發寶光
其八
黃昏雨歇彈庭竹壓堂邀客剪銀燭軟語諄諄醒
客魂一聲清磬神尤肅紅花笑吐凝幽鮮客子夢
夢愛春眠墜紅殘夢山窓睇山鳥不鳴樓青烟
其九

澹公宿客藥師閣山光水光眼光落檻外碧池齊
紅蘭䕷蕪花寒春寂寞春寒露重蘭花叢珠纍水
簟生秋風澹公不去客不睡千山萬樹一燈紅

其十

曉來碧草生龍蔥老人丁寧出山門澹公具食更
遠送挐舟躑躅入前村前村鄰臨江江水咽蒲冷梨[?]
雲灘飛雪椰[?]晴花明不耐愁相逢草草驚相別

登舟

韶陽還郡口有約到丹丘地爲傳燈閣人同指月

疏[?]語閣天地小身識古今浮暮色催寒景炊烟起
舵樓

野宿

登臨君幾約我得共盤桓沙逼灘聲淺江昏暮氣
寒丹楓青鳥外碧樹白雲端野渚篷牕靜桃燈人
夜闌

曉行

百里紆迴路扁舟到處奇村烟迷竹葉炊火繞松
枝買隱非吾土吟詩及此時丹霞眞在望灘上莫
遲遲

停舟

載欣登岸近還恐到山遲幽徑忘艱阻新堤任委
蛇沙明江勢濶樹暗嶺崟崎此去祇園內齋心得
遠期

閒[?]寮

剪棘鋤山土町畦上下平冬菽含霧嫩石栗受霜
輕引澗通畦灌穿雲向夕耕吾師開創力只此見
經營

陽[?]門

路僻蒼苔滑山深竹樹幽依松修險棧疊石起危
樓佛土仙能到天門鬼不留可知成鳥道翻翼亦
生愁

三岩高處

入邐[?]隄仍曲當階竹自斜小樓分澗水半席映松
霞高覺江光近幽疑日色賒香風吹不定昨夜雨
催花

紫玉臺

有石皆成嶺無松不見雲曲闌閣處絕峭壁轉時
分路與星辰接遊同鸞鶴群兩山綿遊地江影瀉
斜曛

長老峰

突兀群峰裡孱猕過上霄星光浮樹杪雲氣接山
腰徑仄猿難度岩深隱可招陰陰窮仰瞭我意駭
廻飈

天然岩

際地山根曲誅茅結草堂境靈無癖癘心靜得清

涼鑿石通泉脈栽花近水香他時間問好有夢到
羲皇

松林

夕陽松樹下曲徑勢交橫白鶴還巢夜春禽不喚
晴月來皆藻影風定亦濤聲趺坐隨坡穩悠然濟
世情

飛來石

石自飛來險巍然踞上遊還分松影翠不得澗聲
流劍落誰能識巉岩莫與儔拈花識法地遂爲我
師留

竹林

丹霞山右路路盡竹千竿影共洪川靜光分渭水
寒乾聲搖澗底翠色入雲端林屋無人到追尋有
逸歡

海螺岩

盤礡峰巒上層層結海螺賞心尋石室學道愛雲
阿梅老香生蓋松高翠落柯結茅吾願足身世待
如何

望牛岩頂

山頂何寥濶遙遙別有峰江心開路盡龍脊引人
通窮勝雲迷壑拔思境絕空共臨高衍庭茅屋隱
崢嶸

下海山門

至此渾難住將行未敢行短衣隨磴穩長袖逐風
輕苔滑艱雙屐峰危入九嶂草根枯坐久猶覺底
寬驚

三巖高處小憩梅花樹下　茅兆儒 錢塘人

澹師勞經營故使路紆折綠堤成津梁託足境自別梅枝入簷楹猶存向時宅 扁題三巖高處者爲李孝源先生舊樓今改六祖堂 卜隱真買山風流念前哲春香發遠覺梅子綻深葉還想及寒天花開坐瑤雪

三巖高處　劉法寬

六合經營覺甚難當年能隱到層巒屈原澤畔吟偏苦羊祜碑前淚未乾人地相形皆骨勝死生無愧各心安 謂孝源與澹師 吹笙夜坐三巖月不用人間更築壇

甲辰秋九月丹霞謁澹歸大師　陳殿桂

萬年靈岫紫芙蓉孤掌天教爲剖封白馬嘶空重吐燄金牛踏破未行蹤身名江左無雙士鼎峙南華不二宗猶有青蒲舊時血灑來天際雨花濃

遊丹霞　魯士 會稽人

一入奇峰眼倍清踏嵐到處送人行片鱗巖遠雲橫度雙鏡池空影到迎翠玉千竿搖月色還風四面穠松聲從今始識丹霞好不獨天台擅赤城 片鱗巖居龍尾峯之前雙鏡池深廣數尺

遊丹霞　頻允珏

齒頰生香毛骨清此身已入畫圖行人從巖竇迷烟雨路與山僧話送迎溪月春深流錦浪松風夜半捲濤聲臥遊忘是他鄉客疑度天台傍赤城

遊丹霞紀事　吳壽潛 古歙人

避跡當時恐不深此中仙李是知音老僧正卓開山錫長者先留布地金文字弘敷三世法滄桑應見兩朝心我來塔下頻稽首明鏡空臺未可尋 丹霞舊爲李文定公孝源避世之所後舍爲叢林回同朝而復同志延澹師主之凡山之勝境皆澹師所開闢者也塔今在海螺岩下

遊丹霞　趙永懷 長沙人

松影迢迢竹影清池開雙鏡照人行千巖驟雨驚猿出一逕斜陽晒鶴迎山到最高還有路鳥飛不上絕無聲塵心至此難容處萬派丹青湧化城

遊丹霞有懷　陶煊 長沙人

羅列驚看畫裏峰曉烟輕破一舟從溪凝寒碧新過雨嶺出天邊舊有容黃葉往來如待客白雲遲

合想遺蹤（微金道隱先生也）招提未到心先醉松影迢迢度午鐘

禮澹歸和尚塔

瓣香懷袖未能消耆德開山早逐饑一片土求乾淨死千年鶴化老成遙偏安皂帽與師表去後人天亦寂寥下拜塔前回杖艸来風落葉度虹橋

遊丹霞拜澹歸禪師塔 二首　劉授易 湘潭人

風雨蒼梧烏號殘猶餘此地漢衣冠縱饒長老天花下都作西臺痛哭看澀樹不堪談綺閣銅仙何意泣金盤冬青寒食伊蒲饌剩有袈裟守歲寒

其二

維摩丈室坐生涼鷓鴣山中哭上皇環玦已隨蕉鹿去衣冠遺恨鼎湖旁頭顱此日荼毘燼正氣終生舍利光牙笏水田君莫問東天西土兩無妨

宿丹霞禪院有懷　廖燕 曲江人

秋老江天翠未凋松陰一路到僧寮峰浮鸞維雲横斷樹染霜紅葉倒瓢招隱北山叢桂長寄書南海去鴻遙夜來獨臥蒲團穩月照禪樓倍寂寥

紀遊丹霞山寺　吳鎮 休寧人

步入丹霞處處幽宛然身在畫中遊幾燒栢子來香座又聽松風上石樓清磬一聲山寺午白雲千片竹房秋嶺南亦有神仙窟何必乘鸞向十洲

寄丹霞角子禪師（師自[illegible]）　陳大鵬

十年邱壑願夢想到廬山何意栖賢錫重飛紫玉關携柑鶯語滑棉遲石苔斑白石如能續桂筇自往還

紫玉臺　陳大鶴

朝朝柱頰看山來爽氣偏多聚此臺翠色沾衣嵐欲滴萬峰屏障一時開

片鱗秋月　陳大鴻

片鱗巖點石花斑啓戶秋烟擁髻鬟午夜猿聲清嘯冷月華已遍萬重山

龍王閣　凌玉京 邑人

神龍何事在山巖陸海紅塵厭蜿蜒此處離天纔尺五不難噓沫遍三千電光石火藏沙界雷震春潮鼓法船登閣切須防笑傲錫聲早已徹重淵

虹橋擁翠　羅鳳威 邑人

踏遍層崖上碧空長虹直駕兩山中翠光掩映開初地電影橫斜接梵宮突兀奇峰銜落日參差古木起涼風扶筇欲度還留步四顧徘徊意不窮

入丹霞　沈彪

積想登臨三十年筍輿紆折好峯前放情瀾草巖花地縱目連環一線天憩磴道平臨遠樹伏崖懸欲度飛鳥半山雲日籠金碧喘汗還思更上顛

秋杪遊丹霞　陳世珍

霜晨放艇逐溪流爲採名山景物幽塔影長松橋暗色巖深錦石映江頭桂叢齊潑催秋去鳥侶聲稠喚客遊嶺半一亭堪憩足勞勞塵思已全收

乳泉春溜　劉帝佐 邑人

一泓清碧水雲幽石脈涓涓不斷流碎噴雨珠春溜滑輕翻風浪乳花浮採泉趁月穿松逕試茗燒鐺集梵儔應是曹溪分一滴更於何處覓源頭

紫玉臺　劉行達 邑人

亂雲堆裏湧平臺拂石眞堪壯客懷應許詩人臨紫玉難容馬跡破蒼苔有無嵐氣沾衣濕斷續泉聲遶閣來指點前峰深似畫夕陽西下重徘徊

拜澹歸和上塔　周命主 衡陽人

跡到林皆絕遊因節義高少年工痛哭慧業在風濤魚磬消千劫袈裟幻二毛海螺巖下月時有怪禽號

其二

乖角笑乾坤海田那可論名山雙手闢故闕一髡存大事生前了遺風死後尊此衷誰認取聊寄輿

高原

遊丹霞紀興　蔡琦 三韓人 權使

菊繞東林報早秋尋僧竹院喜重遊宦情落落終何補江水滔滔不斷流石上三生談紫玉雲間五色映丹邱山靈已久懸雙眼笑語峯前頓解愁

遊丹霞即景　陳履謙 攸縣人

憑高一眺一回驚上界詩仙縹緲行負翼嶺頭眞眼潤御風亭畔得身輕無端空翠堦前落何處午鐘雲外聲習靜自饒齋已句安心且結許詢嵐

登海螺巖觀舍利塔　佟運年 邑令

山高得山勢此峰聚其全巍巍獨標峙登之心曠
然日月出腕下蓊瀧如孤烟近矚浮屠影渺渺天
際縣縲目驚何曠不知身在巔

遊丹霞　周　篆 松陵人

匆匆遊未徧若箇肯言還峽剩虹橋迴巖餘錦石
斑夢魂依法界緣分落人間寄語籬邊菊開時再
入山

遊丹霞　孫　鉽 松江

策杖雖艱步肩輿更苦難緩行任遠眺層上勢全
看樹樹描秋色峰峰落澗寒千尋石壁裏匆見寺
門關

遊丹霞懷澹歸和尚　范　彬 稽山人

牛女光分影弄丸從中結構靈樹海螺巖接晴
嵐落長老峰擎蜂雪寒不祝眞儒誰作主空餘色
相等閒看飄飄巳入毘盧國藹藹凝神禮法壇

遊丹霞紀興　徐崇禮 桂陽

湞陽溯峽泊樓船挈侶板躋叩法筵樹隱危梯迷

絕壑風傳虛唄出蒼烟萬重碧嶂連衡嶽一綫晴
空入海天莫謂嶺南多瘴癘丹霞嶽結再生緣

遊丹霞　區繼源

爲念開山者雄心若箇銷世都沉陸海此獨近青
霄事業垂丹壁禪心寄石橋鏡池深對月靜夜憶
淸標

寄丹霞李穽源給諫　陶汝鼐 長沙人

十載風前玉樹思霱霄遥見羽差池披鱗自許爲
人鏡藻掌眞堪理帝絲獨賞梧桐求北海爭投夾
袋擬當時何期周璞猶遺顧一向龍門奏楚辭

出丹霞留示後至者　陶之典 長沙人

蓮還峰色併趨晨歇樹終慚宴坐人始信掌中觀
世界不知鐘落幾由旬雲烟探袖貽新客風日暄
林似晚春自是有竿標鹿苑層層巖現比邱身

留宿丹霞　凌　雲 邑人

林裏樓精舍師行亦有緣孤燈寒照雨群岫碧摩
天風遞幽香出吟驚宿鶴遷未能光隱跡常願奉
金仙

題錦巖　　蔡嘉復

步入丹梯艸木香洞門天半廠斜陽雲從岫頂飛珠練石向巖端綴歸章龍邛千年留蛻骨仙人一去有遺床山靈未必遺遺客借榻時時到上方

與門人亥瘖分長子（材登師子巖）　　劉獻臣（邑人）

徑轉雲迷杖奚童叩石扉風生猿共嘯霞帶鶴孤飛一水浮秋色千峰競翠微夜來銀漢近與子摘星歸

三巖高處　　陳上達

巖巖宮殿碧雲端萬丈蓮光擁巨觀香藹已空金世界梵音長遶玉闌干月明幽壑猿聲小雲擁疎林鳥影寒幾度裴回尋舊跡森森古栢老龍盤

海螺巖　　李夢鷺（遼東人）

螺髻層層黛一龕蝸角中不嫌新月發直任冷雲通奇艸叢威鳳縣巖落彩虹是誰隨手筆圖畫絕人工

遊丹霞　　譚懋德（邑人）

長老峰高峰最奇天然景色翠紛披蒼松蟠繞諸天古修竹迷離匝地垂日入千山爭壁立雲連萬壑忽飈練登臨勝處倚難極半入空冥半入詩

遊丹霞有懷澹歸和上　　陳美弼（桂陽州人）

當年豈獨復驪壇膚髮瀕危苦轉瀾成敗飛曾勞汲黯是非猶欲到豐千故人生死交情在國事功忠心膽寒讀罷新銘悲往哲秋風颯颯起長歎

又郎景

嶺南不見落花深擁蔚叢開五色金真向如來窺色相幾回峰頂露知音（藏舍利塔）百年良會誰爲主一

片風光未了心暫向寶珠高處立曇綴往杖再幽尋

遊丹霞　　劉述義（湘潭人）

自來楚客慣悲秋況復秋容望裏收雨捲螺峰天欲墜濤生谷口舵真浮（山有海螺巖舵盤巖）閉門茶熟渾無事繫缽詩成獨倚樓喜著幽栖雲物志掃苔題遍萬山頭（山志出家君手撰）

紫玉臺　　劉鎏（邑人）

飛雨洗舟崢輕烟幕紫臺崖縣平石出亭立半天

開朝隣分林杪秋京結露堆坐談忘晝永揮塵絕塵埃

登海螺峰

李日進 邑人

螺峰鬟髻由錦水似漚浮天地雙跰瀾川原一望收鐘聲和露濕漁唱入雲留只我勞勞者登臨解百憂

宿丹霞山中

李 硯 曲江人

萬丈峰頭放膽行暫依雲水憩勞生半窓冷月穿林白一榻飛泉過石淸天遠鶴歸看有影潭空松落聽無聲疎鐘幾杵敲殘夢頓覺塵氛百念輕

遊丹霞山

陳象謙 曲江人

步步尋幽到梵宮入雲樓閣影玲瓏霞鋪錦石千林醉翠擁虹橋一線通心遇曠時詩易就境逢佳處畫難工幾能倩得如椽筆書遍層巒疊磵中

夜宿錦石巖

每到名山信有緣喜從書裏共談禪三更露冷蒲團月一徑香凝石室煙梵語飄空塵夢覺瀑聲落澗耳根圓不須遠訪花宮勝自是人間別有天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殷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釋今龍角于
陵賢釋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彤本
長沙陶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釋今辯樂說

雪鴻居士偕諸護法入山遊興既倍羣賢留

題復道前皆小作誌喜

嶺表無山水丹峯尚可遊百重環錦嶂千仞起層
樓話月松苔古披雲鳥道幽賢豪能遠翮登眺自
優悠

其二

好處留題徧篇章滿舊圖高深今始盡俊逸向來
無頑石開生面春花發朽株誰知造化手竟與巨
靈符

初入丹霞

何處晴鐘發梵宮杖頭遙指翠寒空石闕深隱千
峯日華蓋低垂萬壑風花落僧崖香雨散雲泥春
樹碧烟叢幸隨龍象同高步一會靈山信異同

望長老峯

孤高迥出青霄上萬岫千山落暮鴉自有鶴翎垂
石髮還將雲影作袈裟峯邊晚翠停寒月天外殘
陽起夕霞癖切宵懷今日事十年魂夢未全賒

集竹坡

千株拂石碧巖西一路晴陰信杖藜柳浪半乾清

籟發蕉衣碎剪綠天齊閒僧問影月初上歸鳥聲
枝雪後低莫到空林求戶寶從來不受塵埃棲

登海螺巖

深山更有山深處萬道洪崖鳥道通古洞梅花開
雪白傍巖楓葉染霜紅千峯隱映斜陽裏一雁低
徊滿霧中見日從師何所有烟寒樹老日空濛

龍王閣

半巖深鎖一重樓檻外山光靜入眸霧捲疎簾香
篆落波澄來日錦鱗浮細風谷口為雲少薄雨池

邊出石幽還待春霖看潤洋莫愁寥寂碧峰頭

繞海螺巖

閒隨杖笠繞晴川翹首螺城天際懸長短蒼藤穿
磧石淺深丹嶂落寒泉谿花踐路雲移處麥飯團
團鳥宿邊歷歷溪山逢舊路疎鐘人外佛燈前

釋今龍 角子

初入丹霞

此山先住人先住今古還他長老知賓几高臨嵐
嶽靜香幢繚繞海雲隨孤峰壁立霜天迴萬壑晴
陰鐘梵遲丹梯有路從登陟發草瞻風應為誰

法堂

一法何曾到碧岑高堂長敞舊名林廡下盡歸龍
象位棒頭誰會祖師心香雲隱隱非煙上幢影垂
垂拂石陰冠冕入天應自昔丹霞重見栢庭森

望長老峰

溪山雲月古今同長老何曾異別峰突兀倚空青
嶂外崢嶸無路碧烟重石影自臨松頂月江聲只
接下方鐘亭亭曉夕惟瞻仰舉目群樹未易從

紫玉臺

紫玉臺高霜葉哀何人憑望獨徘徊雲山界界看

今古鴻雁年年自去來江水遠連烟樹沒梅花空
傍石床開高吟更有閒情在遠莫寒鐘向暮催

曉步松嶺

清肅真覺鶴形同為愛寒枝夜月中露濕麻衣驚
暮色身隨雲影怯霜風入關貞幹成孤韻石上垂
陰借遠空翠質不堪持寄贈微微秀葉許相從

集竹坡

何年栽竹竟成陰搖落誰云換古今月色來侵寒
鵲影風聲吹入夜猿心綠條抽筍含霜嫩黃葉迎
春裹露深蹤掩疎鐘入定後閒隨高步一微吟

芳泉

躡屐尋源未許知冷冷清韻滿方池只教茗盌供
僧話莫遣谿流動客疑月中照影藏身拙渾上行
吟得句遲惟有丹山空一脉寒雲石乳好相思

登海螺巖

洪巖誰作海螺名吹起寒風萬壑生古木參天遲
曙色野猿啼霧入秋聲行看石乳飛花滿坐倚松
陰宿鶴驚更欲濫遊情未倦摘茶聊共石泉烹

龍王閣

親到龍潭龍不現偶留高閣在雲關雲流下界春

霖蒲龍隱嘯空石燕還日映簾櫳天上闕風搖岩
實水中山孤峰盤結他年亦宜老于今尚未閒

遊丹霞山

欣隨杖屐出叢荊脚下浮雲隱石屏人瞰長薄江
聲雜錫近空林鳥語停步險不由橋上路愛陰聊
息樹邊亭還山又是從頭上一望寒烟天地青

釋古義 自破

奉和籍諧周大士十首

拉作乘秋興尋幽入洞天良緣應有定方趣別無
傳搨石猶堪坐穿山久待賢自慚僧老大難說道

真詮

其二

登臨皆俊逸談笑見英豪載酒非耽飲删羅不憚
勞沿崖疑路險開眼覺天高斟酌長松下前堤盡
種桃

其三

商宮憐古調白髮怕聽流欲枕三巖石尋源一葉
舟夜寒驚北斗吟咏泣西樓共看丹山月新弦欲
上鈎

其四

仰止推英絕才華冠世雄多君真法音憐我寄詩
筒買隱慚支遁高懷見庾公閒身天際外心眼覺
虛空

其五

莫笑鶉衣結寒來便負暾桂枝香欲動陽焰影頻
翻冷眼會空世忘機亦灌園寥寥泉石下有客到
蓬門

其六

孤峯雙眼闊松竹一林虛瀟灑真無着幽尋興有
餘烹茶敲石栗粗糲獻酸菹德味誰忘膳驕人氣
盡除

其七

宗炳風流在尋僧到上方逍遙盤石上靜對菊花
香慧日虹橋映秋風錦水源幸逢高士過笑傲與
偏長

其八

登山還有興晚屐怕攀危對拙狂尤懶寒生夢任

垂登樓宜極目下榻憶當時聽對倚㦀盡清言慰
所思

其九

共道西巖好明朝最上登尋山洵有約攀草得無
曾古徑從雲臥新詩共客徵間吟聊自適嶻岩信
烏藤

其十

白雲橫谷口眾鳥不知還樹影侵階綠苔錢點石
斑扶筇過竹院倦眼檢摩𥹳莫負片鱗月何時更

入山

錦巖夜月

千年古洞誰開闢造化原無斧鑿痕石上藤蘿縣
澗關林間花影拂欄干紙窓夢覺渾生白午夜風
清不計寒更喜高懷彭澤宰携琴分賦碧雲端

釋古泯一拍

初入丹霞

丹霞遙望白雲邊路轉長江益杳然隔水每疑山
極峻入門方見地無偏梅花競發迎師象野鳥長

歌入几筵三繞法王端坐後杖頭高舉示人天

望長老峯

長老峯尊削不成憑高一望勢亭亭芙蓉幾辦藏
衣鉢螺髻長青人窈冥半頂有香難若那比肩無
伴亦忘形閒來坐待中天月下界沉沉夢未醒

紫玉臺

紫玉屏邊紫玉臺昔人回首劫成灰苔侵鳥篆痕
微見蘚接虬松葉幾堆水落千溪疑凍結月臨衆
岫獻青來清風樓上無消息那得登臨眼豁開

晚步松嶺

烟凝蘿翠鬱蒼蒼百尺龍姿擁座旁風入寒濤聲
自遠月分丹嶂勢偏長朋窺鶴影渾同雪乍躡雲
叢不見霜寂寂隔林清磬度忽驚身已到羲皇

芳泉

野客尋源到石頭雲林又見此清幽舌根一味何
容辨香水千溪豈易儔出穴細隨松韻合飛空長
共月華浮涓涓不動偏今古何事臨流起暮愁

遊丹霞

欲尋山水業行處策杖追隨萬枯俱復舉雪巖遠
北嶂過天雲樹接南湖苔封古路人愁滑花落寒
梅鳥任呼甚笑阮狂身不遇御將生計哭窮途

釋今竹負井

初入丹霞

從師策杖上丹峯雲月溪山今古同長老山高疑
路斷海螺巖別有天通日臨北嶺石泉飛雨過南
湖霜葉紅何幸餘年逢勝事人緣山水占寰中

望長老峯

獨坐雄風望不窮何年人定此山中支笻却把青
螺倚舞袖還將紫玉籠貝葉翻香象綠寶珠時
擁碧光紅回看丈室龍高卷識得吾師即此翁

紫玉臺

山腰紫玉劃青冥山下人看已萬層飄笠且隨塵
外緊烟霞不共世間登老松去結常時雨獨鶴來
翻未散氷贏得高臨在人境可無餘夢到枯藤

晚步松嶺

萬疊寒濤挂薜蘿夕陽倒影入銀河幹臨千岫枯
榮外綠陰長林雨露多野鶴有心栖不住閒雲無
意去還過從師策錫昏巖下霜夜鐘殘月滿坡

芳泉

寒泉峯半聽潺潺出洞縈紆帶碧雲青落梧桐翻
石浪綠騰跫亮激龍文殊彻乍合源誰覓晨雨初
晴響自分閒步獨尋人定後一池清冷夜深聞

登海螺巖

青螺出海鎮南溟今古何人下口吹九地任看峯
盡處四天休訝月明時空中雨付龍王湧臘後風

教長老知慚愧杖藜虛跨跳到無行地不須疑

釋今龍枯吟

初入丹霞

崢嶸象駕跨千峯衆首彌天花雨濃石上何年題
舊記關前此日聽疎鐘雲中疊閣分多處眼外青
山知幾重頭釋百城烟水恨于今高臥罷行蹤

望長老峯

湯漢摩雲接上方須彌何事獨稱王頂門不鑿通
天路足下能開選佛場喜得群峯同法侶常將大

地作禪牀真風浩浩誰相比惟有山高與水長

紫玉臺

祟臺蒼翠映晴空好鳥窺人啄落紅紫玉松篁疑
舊裏別傳山水占南中椎雲坐上三竿日乘月行
吟萬壑風勝槩盡歸襟帶下登臨一會許誰同

晚步松嶺

懶慢山翁無定禪放情幽處一盤旋晚鐘始度疎
林外霜月微升碧嶂前歸鳥避人過遠樹侍童吹
火汲芳泉扶笻獨倚松屏望石屋柴門鎖莫烟

紫竹坡

此地幽清故築居幾叢終日與蕭疎任山不覺三
冬盡採笋偏宜二月初雪竹尚堪遲舊社石田端
為養閒鋤夕陽斜透青葱影扣杖呼童灌圃蔬

登海螺峯

臨崖盡砑路如懸繞入關門氣象全拾栗徧分持
戒士看梅忽遇散花天烟雲出沒歸巖下洞壑高
深在眼前不見法螺吹起處風雷合沓動山川

釋古汲似石

晚步松嶺

青青如蓋覆山巔白鶴高飛雲蕩川石老年年仍
落葉江清夜夜隔深烟半簾疎映掞林客一榻寒
驚叫月鵑日暮衰回思古處霜霜真只愛癯仙

登海螺巖

青螺不任海門東削卓為巖柝碧空留得江雲侵
澗白尚餘疊氣雜霜紅鐘聲過處落危石雪意開
時度軟風俯視千山烟樹遠未知誰臥石樓中

繞丹霞山

相隨復自丹霞下遍繞翠檞入細看絕壁過烟依
石斷洞溪迷草積雲寒傷巖蒸黍呼樵客倚樹烹
泉避急湍風景不當歸自得晚江流照一峯乾

釋今帾記汝

望長老峯

山中長老何年任寶髻雲衣自儼然孤岫遠分靈
鷲脉諸峯羣繞石頭禪啣花鳥宿青螺上擬草人
來貫葉邊終古拳擎誰得似一時翹首欲無言

紫玉臺

相陪龍象上高臺下界羣巒拱上台紅日背山移
午食白雲洗石吟蒼苔幾家城郭千山外一鏡江
河萬派回讀罷殘碑餘夕照鵬林篠鶴自成哀

繞海螺山

欲繞洪巖作畫觀杖藜還下碧雲端探泉漫指南
湖勝看瀑猶疑山雨殘一笠晚烟林壑迴半擔斜
照石巢寒樵吹處處催歸路回首昏陰萬木閒

陸刺史重遊丹霞賦贈

宰官難得見閒身幾度空山訪隱淪彩筆徧題丹

嶂石布帆兩掛錦江春溪光有影窺微雨鳥性無
機伴貴人一指東風芳草外庭花如夢又重新

沈融谷茂才重入丹霞賦贈

許詢自昔稱山侶近喜文星棱遠踪芳徑暮沿春
澗雨碧溪清度石樓鐘已看巖下叢生竹却數雲
邊舊到峯題壁預知投老處沃州無事問深公

釋今毬雪木

法堂

長老峯前選佛場祇林春煖谷風長六方漾影雲
衣重八面無塵寶鏡光青草簾前金臂展白蓮池
外木樨香空生獨立千巖繞遠近同瞻大法王

望長老峯

獨立亭亭倚太空萬峯環繞一龍從白雲不上青
螺頂丹鳳高騰碧漢中背日寒深何代蘚臨江影
落半山楓閒陪杖履頻瞻仰幾度晴巒醉晚風

紫玉臺

承露青霄倚翠岑夕陽懸望彩雲深上方木葉落
空谷下界人家響暮砧息影樹邊窺鶴去扶筇石

畔聽猿吟玉臺古獨年年在梅柳榮枯任古今

晚步松嶺

高樹參差得幾尋孤雲野鶴共爲鄰老枝奮鬣猶
吹雨寒谷弱光不倚春夜氣蕭森人獨聽朝華寥
寂影誰親晚來側耳鐘初歇兩樣江聲一樣眞

叢竹坡

翠葉離離映半空差池雲影自成叢娟憐勁節酉
哀壑酬笑高梧怯朔風解籜無聲烟未散拔梢有
勢露還濃行人且莫穿林落孤韻長存霜雪中

龍王閣

龍王高閣傍巖隈霽色應爲此日開作雨每從池上起爲雲多是石頭來窓中坐見星河轉林下遙聞塞鴈回幽興獨尋流水任暮潭寒栗擬風雷

釋古鄉 作全

紫玉臺

紫雲截作石臺牀獨坐何人小八荒滿目空青山雨溝一林寒翠谷風長寫將孤韻憑流水剩作閒情送夕陽斜月半峯疎磬裏此中有語却相忘

繞丹霞山

尋山更出蘐生堤萬木參差鳥道迷長老座高丹嶂起如來衣闊紫雲低傳餐客倚臨流石供茗僧來絕壁梯隨處杖頭堪指點暮猿攜子過林蹊

釋古塱 秉淯

紫玉臺

星河半影轉高臺誰見林梢黃鶴回石老雙峯藏水月松深一逕斷莓苔袈裟覆處僧初定杵臼鳴時鴈欲來浩浩風波千古事無人領取一帆開

兼竹坡

橫斜綠竹倚嵯阿春轉還知衰露多客到林中疎磬出僧來石上定香過當門寒影交松柏盡日濃陰覆薜蘿却俯江天看暮色瀟湘一棹起烟波

登海螺巖

海螺湧出在千峯巖古蒼苔霜葉紅躡屐每驚烟漠漠結茅還許石玲瓏乾坤不盡前川水心眼徒憐薄暮風漫說登臨多勝槩白雲深鎖上方鐘

龍王閣

誰穿一穴湧爲池高閣虛明獨到時自有雲雷生嶺嶠能無風雨度江湄定中常帶秋釋汲幽處多同春草披壓亂千峯如海閣古今惟許蟄龍知

遊丹霞山

一望巍峩逼梵天奇峯怪石水雲連倒垂古木風搖亂獨吽寒花鳥語圓側逕每難憑杖履細泉時復應山川不因師到誰能到回首塵勞一悄然

釋古習 覺叢

晚步松嶺

一千松裹見秋聲衲悲陵心眼荷幽逕有香藏
曲折高枝帶影出縱橫已聞種此懷前輩可得來
時似老僧曳屐尚堪隨步穩鄰將孤月照蹊行

芳泉

石髓流雲不自知一泓洗出在何時秋冬未藏三
春意日夜長為萬指期得地已休方外跡尋源正
向此中宜高峯白月遙相映光影無分欲照誰

登海螺巖

海螺恰在海門巔吹徹天風不計年地俯白雲深

種樹路通黃葉下開旛錦衣覆影無遺跡覺牖藏
名有舊椽最喜法王今到此横開紫氣繞前川

釋古希 太吉

登海螺巖

芒鞋踏破老雲煙到此方知別一天祇道黃金鋪
地界誰將紫玉冠山巔包含萬壑千峯秀指點千
江萬派妍巖下何曾有半字法螺吹起震三千

釋今回 更涉
堂長老衆

攀躋不及識難成俯仰儀容儼與烈霜月嘯高初

定夜石泉流響六時經丹峯幻出青螺髻寶几誰
憑紫玉屏任古去今還底事一回聽罷夢全醒

紫玉臺

高臺遊觀到無塵大地風烟淨不聞松氣鮮新昨
夜雨竹光深淺下方雲看西江水兩杯瀉翠北林
巒幾雁擎金錫獨挂天外影更無人處自朝曛

晚步松嶺

虬枝百尺白千霄傷石蟠空歇後凋孤幹誰欺天
畔雪倚風先起海門潮雲垂寶蓋陰昏疊月簫龍

鱗影動搖物外山中堪賞處且隨梅竹入霜朝

登海螺巖

步出孫高四望窮萬山千壑此稱雄幽探忽到雲
關外殘夢空生石榻中別澗盡餘苔蘚綠隔溪虛
映雪花紅吾師到處誰同到躡跡還當屬數公

繞丹霞山

峯前峯後許相從踏徧洪崖面面同放腳不知青
嶂盡杖藜隨意白雲中行依映掩千林雪歸繞蕭
森萬壑風信步溪山原不異幸陪巾錫共從容

釋今[illegible]慧則

晚步松嶺

喬喬巖畔挺幽姿落日留暉影半垂此子獨宜丘壑裏做人偏在雪霜時濤生江水翻風葉鶴帶晴雲宿雨枝寂寂頭忘寒到骨一聲清磬最相思

登海螺巖

百尺脩梯爲道難躋升如在碧霄端回頭只益羣峯小絕頂惟餘一逕寬頁覽嶺遨雲已盡御風亭下日俱寒相將更欲騎龍尾直上天門仔細看

繞丹霞山

偶隨鉼錫繞丹霞望入南湖野興賒洞壑高低俱石骨溪橋深淺只霜花赤城絕漢侵雲直綠玉澄潭映日斜言息松陰遲送目幾聲樵唱逐歸鴉

初入丹霞

奇峯列嶂渡江來曲澗流花古未開纔聽松聲連梵唄忽看雲氣隱樓臺三關直上雙行壁四水初逢一渡杯過得石梁懷抱盡此身真不到塵埃

望長老峯

此峯何代得佳名翹首徒深仰止情月上一輪眠見相泉噴萬壑不聞聲影分紫玉低羣岳勢入丹霄控太清爲問何人寬絕頂山根猶有白雲生

紫玉臺

天半香臺隱翠岑倚闌極目意蕭森數竿雨竹生朝爽幾點嵐松入暮陰一棹雁飛蒼嶼遠三商人坐白雲深石屏認取當年字蘚剝苔封直至今

釋古賢[illegible]

望長老峯

望斷孤峯宵漢邊却疑超過第三禪寶衣香散黃金地珠髻光懸碧玉天萬古月明人獨坐千峯雲鎖客休前幾回搔首情何限無路登臨一悄然

紫玉臺

箇箇何年鑄此峯爲探奇跡到雲林烟嵐舒卷但朝夕日月往來空古今風捲竹梢飛鳳墮雨翻松鬣臥龍吟閒趺石上心無事臺自高高淵自深

棊竹坡

每乘霽色步脩阿十畝琅玕逸興多秀骨不隨桃

李競好音偏許鳳鶯過洪圖暮雨青閣玉淵水晨
烟綠蒲囊記得羅浮臺畔坐數竿臨水復如何

繞丹霞山

六幅瀟湘一幅錦上方日月下方雲旌幢欲露諸
天影花雨遍成五色雲虎伏龍騰形髣髴珠輝土
潤氣氤氳使教寫入丹青裏鏡象重重未易分

釋傳論 辨真

望長老峯

百尺凌崖聳太空巍巍迴出萬山中鉢衣挂影連

霄漢寶髻浮光接梵宮雲水往還難入眼天人圍
繞獨稱雄從知頂相無瞻仰休向台州覓曉風

紫玉臺

崔嵬百尺倚雲平俯落寒光擬九成隔浦鴈回三
楚影磨苔人認六朝名苔侵冷露垂書古竹引涼
風石榻清臺畔坐餘僧舍晚一林松月夜猿情

登海螺巖

千峰盤結隱峯頭高出三巖景獨幽谷口有烟喧
鳥雀女蘿無夢宿獼猴早梅昨夜開春雪寒瀑何

年挂石流今昔盡歸登眺裏半山殘照一江浮

釋傳暘 正午

繞丹霞山

天空野曠下丹霄陡上初逢谷口樵左右溪光來
活活高低峯影去迢迢橫雲挂壁兼風散落日穿
林帶雪消覽勝不知誰獨得眼前一幅夢中橫

釋古邈 法遠

叢竹坡

一派瀟湘倚石屏相看不盡此君情風搖碧玉敲

俱寂月到蒼筠暗復明暮挂殘冰聞瀝瀝朝搖餘
露看清清疎枝密綠何人植幾度幽懷祇自鳴

釋古燈 會五

紫玉臺

紫玉臺高俯百川烟霞青相自超然回看大地全
無地肯信諸天尚有天佳句也隨殘雪冷幽情還
逐暮雲添片帆江上風波疾輸與山中枕石眠

登海螺巖

海螺巖與白雲齊一錫尋聲過石梯舉目忽疑天

路近回頭又覺故山低歸猿得果連枝折飛鳥依
人隔樹啼今日登臨興不極欲穿斜照挂峯西

望長老峯

毘盧頂上絕行蹤此老峯高望不窮寒木參天雲
影外瀑泉漱石雨聲中幾人瞻仰懷先德特地低
徊見大雄欲上上上方爭未易何時振錫一凌空

晚步松嶺

寂寂空山落葉時誰將蒼翠結高枝龍鱗屈曲經
霜早亂影縱横待月遲春色莫隨千日醉秋聲只

與百年痴晚來景物應須識説與晨光總不知

釋古翼 輔曇

初入丹霞

萬峯環繞靜沉沉樹裏斜窺鳥道陰絕壑高低松
逕轉寒雲掩映石門深芳泉暗度連青嶂寶殿憑
空挂翠岑何幸相隨棲隱處名山始蒲十年心

晚步松嶺

寒濤浩浩夕陽天倚杖徘徊坐石邊夜半鶴歸分
曉月雪中龍起不知年影使飛壑籠殘雨響遶昏

峯散暮烟自是遊仙曾植此逃秦應笑大夫賢

芳泉

深幽淺碧漾蘋苔細落寒巖得得來竹韻靜宜樺
颯沓月華清共色徘徊林邊解渴豈麋鹿谷口携
雲煮石嘗何必爽齊心不易更冷人間夜猿哀

龍王閣

龍王高閣倚巖開萬疊奇峯覿面來雲濕惚檽疑
布雨風吹庭樹似行雷曉聽長老宣高法夜見羣
猱獻異瑰靜守名山藏變化莫歸滄海夜吟哀

遊丹霞山

任山欲識山高下戴笠從師徧繞行山脚印歸知
虎跡杖頭隨眼數峯名雲移碧澗雙溪暗日射晴
州象壑明極目徘徊懶回首石橋洗鉢聽泉聲

釋今壁 仞千

初入丹霞

三十餘年勞夢寐此心惟許此山知護生既外欣
逢處長老峯前獨立時繞壑光廻晴雪迴散花香
蒲寶幢垂幸陪龍象榮何極共覲人天九會期

法堂

畫棟朱楹敞翠岑迢迢烟水到來親門當曉日鄰山影座擁香雲隱玉輪古柏愈深千嶂色碧桃初發一簾春可堪往事重追憶寒夜泠泠立雪人

紫玉臺

石篩何人鑴玉臺松杉歲歲老巖隈一林霜月猿聲冷千古烟霞鶴夢回白社有緣酬惠遠文章無價慰宗雷登高更莫勞雙眼多少閒情付劫灰

晚步松嶺

翠蓋稜稜欲待誰澗前巖畔自相宜常因薄暮尋孤韻獨倚高林寄遠思聲裡每驚風度早影邊休恨月來遲春光莫競催芳草寒壑還應雪後知

登海螺巖

截斷雲根路欲窮層巖步步入寒空百年蹤跡登臨外萬里胸懷指顧中陽雁叫霜過北浦曉梅含蕋候春風杖頭到處誰今古雲月溪山各異同

繞丹霞山

愛山不惜尋幽遠路繞洪崖四壁深隔鳥聽猿寒歷歷帶雲看樹畫森森飲溪雨度探泉脈寄影三時息石陰回首海螺峯頂月何人同照往山心

喜陸孝山太守重遊丹霞

東風去歲識雄州山寺重逢今日遊芳草烟深迎白鹿射堂春殿上丹丘雲封潤壁旌幢濕雨宿林花夢寐幽想憶舊題應再賦不妨添記石西樓

喜沈融谷秀才重遊丹霞

空山閒長石苔錢兩度因君掃徑烟爲愛棟光尋宿雨共看潭影話前年千峯鳥道披雲覓一榻春

燈對夜禪茲會已同宗炳社東林長待後來緣

釋古上 非絫

紫玉臺

孤崖獨出碧雲隈絕澗深臨紫玉臺秀草九枝今日見寶峯一掌劃然開朗吟孰與霞城並幽賞俱從鳥道來況說倚空塵未掃石梁斷處是天台

釋今稆 超䴀

龍王閣

石乳濺濺約一池瀾渟應藉臥龍知護山在處翻

雲翼緜地何綠渡海消穩傍鼓鐘潛自聽肯舒蹼
甲惹人披即今氣宇崢嶸甚始信典王興昔時

釋古輪 一峰

燈前喜三一恕庵人樓賢

多年會此會峽寺話來頻笠雪衝寒晚林花放早
春湖光岳色動雲齊月華新不少相逢意窮山遇
故人

送別歸丹霞

林間何聚復何期擬向梅花雪雁飛三峽祠邊寒

折柳片雲天際趁征衣舟輕草水乘春曉路轉廊
關入翠微歸到故山逢舊識為言他日復相依

師不識字作詩衝口而出倩人作書書就師仍
一字不辨也但詩處即疑轉貫他人點畫錯處
無不確中二詩全無救貫直寫性靈而老健真
率竟在初盛之間雖非本山之作故附刻于此
五原識

釋光鷲 跡刪

錦水灘聲

山光歷歷水涓涓十里灘聲遶法船碧石無心成
背觸清溪何事獨潺湲滾漾添宿雨迷孤嶼響驚長

風下百川却笑滄浪老漁父云云流收釣竟忘筌

竹坡烟雨

舊竹低垂新竹高淡烟疎雨晚蕭騷行根稚子窺
泉脉林下閒人拖枯槔綠玉倚簷搖翠悅冷雲和
夢濕緇袍何堪更憶瀟湘夜剔盡寒燈聽百勞

松磵濤風

一種孤高不易攀此身只合住深山養成鱗鬣為
龍去化作雲濤待鶴還聲入空林人寂寂響歸幽
磵水潺潺叮嚀莫把松風賣留在千崖萬壑間

海螺巖謁澹歸和上塔

孤峯巨石如巨屋雨脚雲頭互翻覆海螺脫殼還
太虛五丁鑿破混沌腹何人來堵居中間澹公白
竹歸青山天荒地老陵谷變一道靈光長自開憶
昔崧臺侍歡燕耳邊聞有金都諫手持白簡批龍
鱗相君斥出文華殿殿前負人側目看大臣小臣
心膽寒直道難容柳下惠赤心剖出比干一朝
弓劍隨龍馭天子蒙塵片謫戍捨身許作寺家奴
孔孟伊周爾不任當峯老人雙眼明殺人活人不

轉聽浩氣銷磨客氣死長老峯頭嘯一聲嘯聲落
在黃金地山鵰木客爭廻避十方龍象一齊來百
萬人天紛布施山前山後天雨花著松翠柏渾一
家老人入山鼓掌笑此地不愧名丹霞頑石點頭
無轉語澹公領諸頻頻舉感激雄渾陸使君兩人
合作一枝柱實中有主主中賓鄧擔何曾見一人
平湖路上翻跟斗螺峯歸去密藏身藏身何處無
蹤跡聲師記得三生石絕頂浮屠舍利輝帝珠交
映千山色澹公澹公將毋同相隨去也空合空石

龕緊閉未容敲隔江更有天然翁

釋古樂 茂衍

竹坡烟雨

千丈懸崖倚碧空半坡綠竹淡烟中篩殘夜月餘
疏影搖翠春光共一叢細雨濛濛迷宿鳥微涼陣
陣引清風七賢蹤跡歸何處長見猗猗梵宇東

乳泉春溜

一泓清冷從中出萬派洪波亦此分洒向碧天飛
作雨結成幻影欲為雲品泉自得三春勝落澗誰

當午夜聞最是深山更深處幽人煮茗細論文

釋函嵩關慧

螺頂浮圖

螺盤牽擁邇天齊遠近羣巒伏拜低面面絲蘿縣
日月層層花蔓結雲霓珠垂碧漢搖光彩色璨清
江映紫泥下界何人頻仰止回頭白是出塵迷

釋寂誠 惟一

紫臺爽氣

拳石何年闢橫斜小逕開嵐光千頃碧樹色半林
猜坐久雲生袂狂吟花滿臺松風吹不盡山鳥又

歸來

虹橋環翠

似入天台路春風啖鷓鴣綠從土樹杪青翠滴林
蕪凭眺羣峯抱縈行獨木扶持趁餘有地好友肯
相呼

松磵濤風

山靜雲烟閑秋風作雨聲疎鐘催復急密梵撥濤
輕谷響樵歌徹峯孤夜月明聽來無限意幽磬晚
來清

釋一犖　而卓

錦水灘聲

丹霞環錦水雨岸見波紋石激千山響灘聲十里聞夕陽流正急夜靜夢中分不盡長江去春涵隔水雲

虹橋環翠

紅塵飛不到草木自幽森翠積羣峯染青分衆壑陰杖拖雲影斷屐印蘚痕深夕照西山外虹橋駕碧岑

竹坡樹雨

竹裡推窗坐森然萬象新淡烟生白晝疎雨裛輕塵人琴苦澗瀨歸巖壑春却思招隱者不負結鄰

釋今龍　角子

次劉五原見寄韻

遺民風雅在何日過丹山石徑曾頻掃柴門竟不關海螺巖月靜長老須苔斑不負當年額東林去又還

其二

松竹挂白月潭下影微微殺水烹新茗栽雲補舊衣空山縣竹榻竟夕倚柴扉寄語宗君士何妨拂釣磯

其三

本來無一物寧用厭繁華但得心空寂何妨鏡裡花東溪雲人定西嶺日將斜破衲終無補勞生祇自嗟

其四

渴想青蓮甚每承闢苑詩相期緣有待先遣夢通知應念三生石曾開雙鏡池荷花昨夜放懷抱益悽其

初秋劉石臺舟過丹霞水漲溯流見懷次韻

秋陰迢遞映峭峭出郭仙舟到未曾已掃荒臺逕上客何當白雪寄開借江邊細雨宜停棹雲際孤峯喜共登幾度幽懷徒引領令人相望在高岑

其二

寒巖古木動高秋望入雲端意莫收一宿未能傾

契淵三生何處話荒浮擬將長夜深枝轄却憶清
風獨榜欄何事豪吟歸興促空餘明月照峯頭

詞

馬　倫 字開登

錦石巖 調金縷曲

十里梅花路正開紅一舸東風錦江客與何事尋
春江上去別有神仙宮府看紫翠迎人欲舞一樣
西川難織就訝天孫幻出真奇處佳山水情與足
飛龍百尺晴天雨驚老龍夜半歸來道人知否
曲曲闌干空倚遍身在畫圖影務看上下漁舟無
數九轉靈丹堪換骨想鐵橋千尺難飛度棋一局

了殘暮

陳世英 號石峯新田人

紫臺爽氣 調青玉案

琳宮一片清涼地愛竹樹濃陰翳軟翠流丹圍石
砌露朝烟夕月睛雲變態可成幽致　𥶡圃竹杖
隨時至白社青門有同契莫笑風塵稱俗吏携來
登眺雨花香裡此日誠非易

錦水灘聲 調驀山溪

澄溪如繡曲曲環流遠佳概蕩探臨看沙面素痕

清淺四圍丹碧空影漾琉璃新漲落珍珠濺風起潾聲捲　亂飛晴雪寒色驚人眼誰從阿香車向波底殷殷轟轍凌窗騁目似覺浣塵心聽逸響堪留戀泉石情難遣

螺頂浮圖　調菩薩蠻

檀波海湧蓮生地輝煌阿育金輪峙歷劫任千年長瞻寶相間　曾聞三匝繞稽首誰能曉白骨現精芒都成舍利光

虹橋環翠　調踏莎行

日冷長松雲鋪芳草青山幾入平林好閒吟梁父叟笻來迎人四面烟霞繞　幽谷猿啼危巢鶴老游螺吹下天風悄橫虹背上挈飛仙挙徵深處乾坤小

竹坡烟雨　調青衫濕

何時得到貲篤谷斯地有瑯玕渭川千畝瀟湘萬个難比深山　濆濛一碧聲能戛石影欲藏鬱懸凌高剛千昏濕翠總傲精寒

松澗濤風　調風入松

蒼崖別徑轉幽深風日晝森森濃陰散落千叙影聽時時鶴和龍吟萬壑飛來雲氣半空湧出潮音

寒潭如鏡空人心誰為洗塵襟好攜和景過東嶺邀其踏共埋瑤琴靈谷何妨躡屐隱嵩會許投簪

鏡沼荷香　調鏡中人

露凝宵風送午池上清芬無暑紅粉不黏塵土水面凌波舞　雙影鏡中尤楚楚豈向瑤臺重覩白社遠公今是主拈鉢香能吐

丹梯鐵鎖　調百尺樓

何日登攀鴻濛架鐵盤千丈不羨陶公八翼生膽為探幽壯　翹首望青雲更在青雲上直欲乘風謁帝京手挽飛仙降

乳泉春溜　調攤破浣溪紗

幽壑靈乳噴玉泉碧地亂乳愛涓涓正是嵊山春雪盡瀧潺湲　鴻漸幾曾稱妙品玉川也自笑無緣香水一經黍法後又千年

舵石朝曦　調小重山

絕勝乘槎四望遙朝霞明似錦麗丹霄擲[illegible]上

鶴鹽颻輝映處清氣湧如潮　草露尚[illegible]他晴[illegible]

看瀟近一峯高乾坤烟霧片時消陽和蕩旭景通

神泉

傑閣晨鐘　調鳳凰閣

正蒼茫萬壑乾坤猶瞑曉烟乍捲殘星影忽聽蒲

牢征吼一天霜冷把大地愚聾驚醒　丹梯高處

老衲掄他睡穩長風吹下千峯頂試聞百八聲中

誰為能省又見一番朝景

片鏡秋月　調江月晃重山

岫擁螺鬟霜白嶺搖虹影烟青層巖涼夜氣蕭森

憑秋爽此地占空明　不信蓬山更勝却從瑤島

平分神仙天上泱飛瓊舒長嘯塵世擬鸞笙

流松齡　號立亭[illegible]猗人

錦水離聲　調桃花水

一瀉繡縠響潺潺璀璨白天琉璃蘸水晶寒殘昨

激鷺湍　丹嶂鎖秋烟好溪山恍如風拂落前川

驚飛鵲

玉臺爽氣　調百尺樓

秋氣斂空明晴色開青嶂極目乾坤杳靄間舒晴

烟霞上　四望總悠然倚欄饒清曠一陣松風天

畔鳴笙鶴神仙境

傑閣晨鐘　調霜天曉角

蒲牢驚覺吼破千山曉天籟靜機初發殘月下空

樓鳥　清音林外遠人間高臥少一百八聲才罷

便惹起紅塵擾

雙沼碧荷　調醉花間

松烟碧竹烟翠一路綵雲行近見瑤池雙鏡雲

邊出　冉冉香風裊露冷紅房濕峯頂聳青蓮崖

半垂珠滴

竹坡烟雨　調桃源憶故人

千竿冷翠凌雲表關外蕭蕭聲攪一片模糊繚繞

疑在瀟湘道　嵐光飛去飛來悄不辨幾時昏曉

獨立山樓凭眺但見乾坤小

松巒瀉風　調憶蘿月

重陰翳日雲起青山濕謖謖清風仙籟出疑是廣

陵湖汐　探奇不惜支筇冷人氷雪心胸斷續梵
音相和飛泉遙隔山鐘

片鸛秋月 調江月晃重山

絕嶮千岔縹緲晴空萬里澄鮮悲高獨立覺蕭然
青天外長嘯挾飛仙　灌露松梢珠滴排空桂影
氷圓好養沉塵俗塵捐潺湲處一道瀉紅泉

丹梯鐵索 調滿金門

攀躋梯界破雲霞千尺叢使五丁開絕壁才容鳥
飛立　漫道御風無力濟勝何如八翼剛到上方

猶脫果天門看洛日

乳泉春溜 調一斛沙

喜見涓涓積素正在白雲高處玉鏡漾春氷一泓
淸　直下懸崖百尺匹練平分丹碧孔溜出谽谺
泉鏘然

虹橋椎翠 調巫山一段雲

宛委碧烟上迢遙碧漢開鰲樑千疊散仍連簇簇
杖藜前　淸吹生虛籟流雲蘯石泉相逢應是採
芝仙　鶴唳九皋傳

舵石朝暾 調小重山

一派靑螺擁早潮扶桑開曙色海雲燒羲和鞭轡
上層霄丹崖頂渾似舵樓高　淸磬出林飄風波
鄰歛盡碧天寥朝霞煖氣到僧寮三竿滿穩臥正
逍遙

螺頂浮圖 調菩薩蠻

金輪直接靑雲上宮堯霞綵看千狀龍象繞峰臺
蓮花九品開　羣峯皆四向何處菩提相塵世歎
浮生予傳舍利名

釋今釋 字澹歸

丹霞二首 調女冠子

祖師來也郤在老夫脚下上天梯雷雨龍蹲壯烟
霞鳳尾齊　丹砂颩虎豹綠玉飲虹蜺儘放漁人
到不教迷

又

經營且罷有幅丹靑懶畵老須休一陽風系髮千
山雲絮浮　杇杉遲作屋危石早成樓寄語溪中
葉莫隨流

還丹霞　調南歌子

更作還山計全乖出嶺謀阿誰不會押閒鷗爭奈從來坐煞木蘭舟　好友能相念無錢也自由笑呼船子轉船頭不AAA去難道涉春秋

握聽峯中丞命再入丹霞　用前調

一笑重相見仍來風雨中主人千里道情濃帶得雙眉雙色映羅峯　淡瀹生山筍甘桃東園菘曉來茶話晷從容試看羣峯一朶白雲封

初欲得舍利三十粒石鐘兒既施十六子有

天香一闋八月八日復以十四見施心期

還蕭謂此以謝　調鵲橋仙

前來二八今來七二雙合便成三十到心期蕭處方知施無畏圓通威德　多些白月少些黑月一合不存蓋鉢儘面門晃耀千輪也只是天無二日

丈韻答亦無留別時子適在星落還丹霞　調惜花引

喚衰翁聽長鐘天與雲峯有一峯落梅風落梅風嶺外歸遲何消嶺內同　去時省得來時許容披

故里僧披寺敗天公敗天公各辦一枚瀟瀟烟雨中

覓董舜民于江干已放舟下韶陽矣悵然作此以寄　調臨江仙

佳客已從變水下長吟欲寄微風雙江橫挿翠芙蓉詩情遲遠巽人影淺深同　莫道明年今歲約參差春燕秋鴻小亭幽處共談空碧廬黃葉外赤腳錦溪中

立夏　調蝶戀花

記得杭州逢立夏蠶豆櫻桃風味新相亞雪酒纔空蓮座篤熱心不許隨水化　且喜此時無此話鎮日長眠涯箇長年罷卻有一枚兒見怕彈丸人面刀無靶

從章門扶病還丹霞喜與巢說辯弟重見　調山溪

餘生偷得生亦無餘想沒興砥狂瀾雙吊在眉頭心上芸入舍已兩地各拋荒澗水曲樹雲深壁立奉丹嶂　凝氷焦火自媿人難傍喜歡一團春渙

玉友温温德量任山本色雕琢不容施事有盡意無窮雙手頻回向

壽羅鏞九長者 為丹霞施田撥糧 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積傳餐淨名持鉢一時四座俱周讓寶田歲入無盡春秋配與微塵甲子增藏刼粒粒全收休提起南山砕礫東海浮漚　行壽閣閣相喚做白石仙人爭肯低頭種北洲粳米方寸平疇為探溪流發處枯不出非發非流總知是長空萬古風月扁舟

鐵螺巖壽色 調水調歌頭

好雨正重九不上海山門螺巖却憶絕頂壽色藹乾坤少得白衣一箇贏得翠鬟千疊羅立似兒孫獨坐可忘老何用更稱尊　龍山會南徐戲共誰論古今盡乘且逍遥有幾人存便棉六銖石盞重見四空天隤此處不交痕遠水吞碧落斜月吐黃昏

樸賢石鐵兄以舍利十六粒界于丹霞供養 調天香

七寶流光五雲結蓋如來最後開示湧地爭奇憑虛集瑞今日掌中初試分形應念因甚得空空右此鐵質銀文有璮珠明玉潤誰置　脊骨露盤霞起似八對聖僧飛至喚我錦溪無蕩雪山無滯又似爛編星斗兩對四天人繞悉氏樓閣重重一聲彈指

三巖梅花再開志喜 調東風第一枝

猜索西蹊燈連鄧尉一花誰定遲速多情自喜多才憐人實心難足丹霞至後有開斷寒枝重續想

翅鶱待我歸來笑破秀眉雙蹙　一瓣瓣細傳香玉一絲絲滴殘金粟深勻點點檀紅巧勝飛飛萼綠冰霜妙用故抑勒嶺南松竹儘唱殘白雪高歌再鼓陽春一曲

和陸孝山遊丹霞 調遶佛閣

赤城霞起淸溪綠淨紫蓋天倚華葉靡麗温涼二水沛龍到今洗大雄觀體樓觀錯聲丘壑散綺窗石雙攀曲廊小徑如繩之行紀　夜月落長蒼樹杪雲泉流濁瀨下下高高重重疊疊香裹憶妙喜蛤

筆惹氏門巷金貎玉儿看百轉千廻驚月梵鼉歎
風塵浮生餘夢
咏丹霞 用前調
一時稽首何年長老雲頂舒肘煉石脫手驚波擘
路崩騰出江口紅螺怒吼龍尾疾舉魚貝齊走巘
岸而今虎牙鹿角縱橫畫奇構　寶蓋遍霄漢深
窈埋符正壓紐背負界雲指麾諧落斗獅上大雄
峯千騎擁後連闕疊阜鼓節間鐘聲精嚴翻梆囊
宗風地長天久

同郎覺離公登海螺巖禮舍利塔用東坡咏
笛韻 調水龍吟
螺巖絕頂凌虛利鋒獨立八天表烟霞擁護月星
照映江山圍繞八面風吹浮塵掃盡遊絲莫息問
同來道侶水晶髮塔較累覺爭多少　眼底乾坤
芥子使君端一毫非小祖庭秋晚法雲遙覆寸心
靴了廻雁峯前幾番嘹嚦晝開林杪肯深埋此地
萬年一念且忘昏曉
甘露降于叢竹時老人疏楞嚴經適竟兼値

生辰 調與連環
誰釀天酒只此君吸盡西江一口便解衣投入甘
泉且痛快澆胸淋漓濡首葉重枝輕更步履沉酣
花柳看擬調玉脣露泣金莖風生碧藕　應知竹
林非友喜群分翠柏慶存黃耇恰堂中疏罷深經
似醽醁開新葡萄醞久灌頂醍醐南溟水全傾北
斗丐曹山白家餘瀝小人敢牟 甘露一名天酒
欲棄南湖不能如願次稼軒㰅湖韻 調沁園春
錦水西流蒲澗映北疊嶂來東歎負囊深願尚賞

香象射潮斂手從他強弓壯不如人老休多事欲
別堂前四小松應留話似樂魚濠外趁蝶花中
衲衣雲影重重待鄉標禪投千萬峯奈鼓皮衆破
愁胡有面牛蘇寸舉通客無容五夜低徊一刀難
斷郤被何公笑沈公還如夢見浮屠倒影鏡像空
濛
舍利塔未成 前調
丁未歷山樓賢谷口舍利臨東巳平縣寶網礙天
結界高擬丈尺布地量弓界有經營待成贍仰要
以下原缺

九十九籌十卷

〔明〕顔季亨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天啓刻本

彦彦之遊去年有三者矣
何然量其最冬日量事源
畢遂一商討之嗣後會通
亦得其多無不暇以叙佳
今年春余將發澗中會通
迎我於姑蘇直送至靈場
時廣寧又索程程已逝全
舟中琴檀的下向日會通
来出至勝書以篆程世意
弱一帙振余心叙以酬風

約余兄之枉而熟寐尊燈
展玩閒叢事之得失功過
奴情之端亦頗未聆之日
中金來也添軍之三式八
降九逝之壞墉壁堡余省
見叙中
之形勝險要具載量遂剿
查畢其程未也嘗無編備
之步驗舟車土著召募屯
馬甚詳奇矢劍戟一切術
度經營因不備者又來也

原缺第五葉

天啓三年仲春望日若
溪沈演書於雲間邑中

經世急切時務叙
嘗喋用兵如用藥々以
攻人々病々去而人自
安兵以攻國々敵々滅
而國自泰故竊計善為
醫者必且有善為將者
焉然亦論其理耳實未
見其人也不意當吾世
而得之顏氏予殆庶幾
季頴公字會通吳産也

近游杜燕名壯覽余待
羅諫垣有年東南人物
何從捻々第見我同寅
兄弟暨都院堂寺諸君
子嘖々梅公奇士余問

何奇余曰太素多奇中
廣嗣多奇應操煉多奇
術以遇丹丸治病又法
灶多奇方殊膽炙人口
素曾幾何時也門已妙

市謂余善痛何不從公
治々況有季
使朝鮮々
命以病於尚在猶豫間何
不從公以脉決々余應

曰諾退而思々進想其
所以因記陸撫州鏡泓
年丈自同余設大行及
為戶曹郎嘗道其淵親
其文有異骨森髮游勝

庠久困場屋天性至孝
侍御監司守令獎顧累累
不絕竟為慈家所中失
其青衿至今未得平反
公論究之且其家有世

叙四

德善翁以醫藥施濟所
活人歲以千計然尚能
善承父志好施予不以
貧窘墮家聲今或者即
其人非耶往而問之是

也顧余知公種種善狀
而不及醫知公之先人
善醫而不及公又且好
今之稱神稱妙無間遠
邇貴賤也快哉以余數

叙五

年間傾慕而來得一覿
面者忽焉旦暮遇之於
是恨相見猶晚幸相得
最深今而後喜可知也
但轉念人之精神專困

之則擅美分用之多室
碍朝令東表鷄張人心
烏鶩正志士枕戈借箸
之日豈遽作從游赤松
疲從扁舟想時务著文

章更是君家舊日伎倆
正可藉手今日展為經
濟以為
當宁獻芻紉哉其以援
前於忍忘之出語余曰

非敢忘也因悉出平近
日所著經世急務若干
首言之玉筍字之金針
時雖尚未完帙已可窺
見一斑而獨於遼事尤

悉尤切不但陳經上之
孫吳寔具有胸中之韓
岳余讀之闡發戰守機
宜經畫兵餉策略如春
行犀於中葉之皆素又

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似於探玄而更得力焉蘇子瞻少年之文與其弟子由皆得眉山

瀟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內典涉相參印自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與撲塵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

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真人符錄則千奇萬怪跳梁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是集之得力

於玄亦猶是也公南北馳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廣大豈無駿骨之千金惜余有肺疾又妨奉有

使命不及早為公草疏轉
達於
聖明以急慰
新天子求才若渴之思耳
究徐之為公圖之嗟之

余病劇矣以問公之雖
雖以遠征問公之又諄之
勸余緩行我其如公何
公患余藥乃煎丸餘參
以謝却更示余動移功

乃吐納仲仰又余素所
不耐煩公又吾我何
雖然余抱病為公題數
語以毋忘鏡泓向余之
初言而公忽別出奇為

余起止痼疾以毋負諸
縉紳君公向余言之初
意乎行望之之
天啟庚申孟冬通家友
弟張國祥題

九十九籌唱和合引

忽一日陶元朳及湯又新爭鬨於毘陵方執筆爲文
報者踉蹌入曰■■虜寇來矣縱橋逃矣陶子遂投筆曰
嗟乎千里一抔土竟壞於兩個八股頭乎湯子蹶然
色變陶子曰雖王二人文士也今九十九分不素請
武事即百戰百當百敗耳又安用毛錐子爲越職自
便爲戲期陶子受不與戲而湯子與焉作射者似乎
君子矣請正鵠題湯子開素弛寧楊技者文究贊請

引一

纓歎話於來緣何太尊公祖竟高擢之而陶子則
日唱武穆將軍滿江紅調惡淨去香〻號兀朮之軍
湯子唯〻因秋策進隨　今先禮居帆翁岳先生前
正被買棹至姑蘇蘇人曰去矣急返舟舟中又唱大
江東去一絕而湯子和之以腐儒歌馳至丹陽驛中
先生已駁行登陸矣時僅得一面二子相謂曰拯微
圓閑道篇其秘濟之而請救于進陵禱踊居士先生
身又苦不知先生行館何在也逸子是積休忽一日

二子習射于平陵之圃又有報者曰賁陽被寇矣陶
子又投弓矢曰■虜驕尚施籬外萌逆直在室中已急
防川又將棄賁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天山三箭
得毋愧乎於是大浮白而退忽一日湯子出一劍贈
之曰此瀨陽岳家劍也陶子曰頃氏嘗言劍一人敵
余顧受岳武穆家劍不顧受瀨陽岳家劍也因起舞
一回擊劍而唱其詞曰劍鋒東兮■■厌劍鋒西兮
黃賊來劍兮劍兮何須鋒鋏歸來湯子亦舞一回和

引二

之曰南有倭兮望吾劍氣北有虜兮視吾劍飛劍兮
劍兮管看斗牛星移唱罷陶子曰其將以此贈烈士
〻子開烈士謂誰陶子不答忽一日　大中丞何武
叢老先生至陽羨陶子不形不履道謁之衆論弄賁
棠及異人異書陶子急推顧先生曰百勝甲兵全具
顧先生會過廳中中衆曰如子之言吾不能不向往
其人矣陶子題而謂顧先生則見有九十九籌皆勝
已既稿過半矣忽一日二子贈酬於夏林湯子曰余

以大勢勝陶子曰余將以先着勝湯子曰余將以聯
絡勝陶子曰余以將角勝湯子曰余將以長慮遠顧
勝陶子曰余將以聲東擊西勝時旁觀者有周子漫
始曰此即顏先生九十九筹說也畫在二子一局中
二子將賭東山之墅乎是夜遂將七書中多筭勝少
筭不勝二語衍其大義作一小論云忽一日二子拈
韵陶子曰文章麗故佩湯子曰劍戟是新裁陶子曰
胡血搭滑湯湯子和尚未成什又有一武弁在側曰

引二

二子將賦遊●之詩乎二子遂握管不作篇而罷忽
一日二子艇遊白下登報恩絕頂覽金陵之勝不勝
中流砥柱之嘆相謂曰此根本地也是我
太祖百戰百勝處有藉土而奈何不嚴兵防守著登
高記以記之中備析圖本之圖焉忽一日陶子獨遊
澄江之君山見江水之洋洋曰長江天塹備有幾綫
量之者否猶何又著澄江賦郵寄湯子忽一日湯子
亦備遊太平之采石見磯之險曰是磯也陪京之門

戶也亦著燕子說郵答陶子忽一日二子科頭箕踞
婆娑金山兩擬陰之下陶子因有感於淮陰侯曰淮
陰不過滕公不過一胯下無氣男子卻函風灘頭餓
有我個漂母乎湯子曰政惟做得出胯人做得登壇
事切之成否無與于韓但漢楚雌雄未知誰何耳以
韓之氣槩即無蕭王孫者圖之無害也陶子渡曰豈
渡來登壇新傑俟徑胯下僥晉然後奇哉湯子曰不
然為龍為蛇自且豪傑作用可笑世人盡迷目夫耳

引四

二子皆相視無言陶子因緣撞冢堂中會有一聯云
受辱胯下乃是千古豪傑遺嚴記上方成一代名臣
而蓋有感於留侯文劉論留侯之作用焉忽一日二
子各舉所好陶子好讀春秋謂春秋可通兵家而湯
子則善讀易謂易道即是兵道陶子曰惟善春秋者
乃善易不然何以闡神方知易貴時之神武不殺哉
湯子曰惟善易乃善春秋不然何以陸鄴鄧業如我
罪我時時於無大過我陶子曰聖賢心上兵法已恭

透九十九着中矣可以無群忽一日二子飲于太湖德唐氏家唐氏固有心人之謂二子曰雖有一腔熱血苦無處瀉噫此奚剌骨熱談也陶子忽而跳湯手忽而叫忽而歌馬上行忽而彈胡笳拍但相識回顧忽々之世毋忽遺一部九十九着

百覺商孫九九子陶元杓乃斌述

修舉屯田　嚴覈馬政
權衡錢法　議復鹽政
斟酌漕運　順治黃河
裒省驛遞　查覈田糧
卷之八
敦陳創守　佇望相臣
調護宗藩　敍晰臣塞
參裁謙讓　保安生民
善御中使　微戒[illegible]翼
[illegible]塞朋黨　杜削吏胥

卷之九
蒐羅俊隱　權用豪傑
折節聚賢　表著人物
激勵氣節　實心任事
直剖是非　附論文脈
一吐士氣　禁止邪教
卷之十
兵機一貫　二戰定國
鼓舞血氣　無敵天吏
枕戈習坎　平夷千目

行師豈第　戰律春秋
擊射砭鵠

九十九籌目錄畢

九十九籌卷之一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荊溪門人湯啟祚、湯又新仝校

計治標本

嘗聞爲孝子不可不知醫今愚則云爲忠臣不可不知醫又聞秀才學醫如菜作韲今愚則云官人學醫可濟國事醫不云乎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生非童而習醫者也然曾以刺股微行瘁院道郡邑謬蜚孝廉名公杰士鮮言詩文纍纍似宜知醫又曾爲秀才且先人精岐黃之術遺奇方不一而足詳藏補漏寓言中似便于學醫已以喪子訪道已又以避難浪遊數年閒暇覓異人購異書一切衛生養形家言鮮有不驗則似更有進于醫不可謂瞶瞶標本者也今東夷不啻負嵎西寇尚餘噍類國病劇矣誰不倉皇誰無血氣敢袖手高枕不得已以庸說進天下大勢如人一身　京師元首也而宮府則心也金陵胸膈也四方四體也我　國家肇基自南而定鼎于北護安輿圖以觀其勝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吳越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腹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蹶整相承而奉元首護胸膈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役而外邪不奸也以今[illegible]膚淪陷九邊震恐薊鎮山海徒據廢兵殘卒而莫適予用是肩背壅塞而背又不得厚伊洛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河渠未必無微而中州不登于歲楚中半沒于水三吳有賦重役繁之累胸省多回祿旱傷之災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咽喉饑而腹且日枵枵焉不一飽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西支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冠近者黔之水秦之旱齊魯之蝗報無虛歲而土司作儞奸宄效尤一逞再逞兼蝗臂爭車者塵相接濟以凶荒蔽于三輔杼柚空于二東留京有旱蝗水潦爲災而秦邊不免套虜侵掠之擾是手足腹且倒懸而頭面手足無不受病如此以爲安蓋盧扁不觀爲目前計則本在　京師內地而山海爲標　國家都燕以山海關外蔽亦倣唐設潼關遺意今河西盡沒且獨倚關爲重鎮夷氛甚惡每用兵如刺蝟狡爲啓疆豈其屬厭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裘鄰之弗懼而戈將尋于堂奧山海宿重兵新經略居關彈壓慎毖防守固也津登仍設新撫與山海犄角自此而南如臨德徐淮並兗遼襟喉各宜增屯勝兵萬人查漕寧有總督即可往來兼轄臨德淮安業有總漕控制而徐州自古稱四塞之國奸雄每生窺

竊亦須特設開府屯駐其俗悍而健剛兼資冶鐵即可招
納訓練以實軍伍不者恐生內患金陵控帶大江以及吳
楚越閩自有操巡本兵暨各直省撫臺專督軍務簡卒蒐
乘愼備不虞可幸無事即今蜀黔之變不過病在一股一
腋可計日辟除坐愈尚不煩心腹[illegible]作而身與股腋同歸
于盡獨所最吃緊者山海一帶如喜峰松棚古北桃林一
片石黃羊山潮河川諸衝口在在宜設防虜賊不得循我
閒道以奇兵繞出內地而永平尤當置重戍以為山海後
勁　京師前茅即稍有儆不得容辟盡出致今緩急無措
尤不得藉口持重擁兵自固以一關為孤注似已各得完

算此議守山海守京師內地是矣然有地無將誰與守之
則本在守山海而將為標昔李光弼將而壁壘旌旗變色
我　國家自劉杜兩帥遇覆邊無宿將聞敵膽怯此何以
故蓋唐宋將帥有功封爵每至王侯以千金為恒賞錫予
田宅奴婢無算今大將位止都督賞無多金封拜世爵近
歲罕有塞上將士出死力悍得一[illegible]首僅叙數年方得頒
賞偶經彙駁又復旋追賞格竟擱空懸凱捷亦成虛套死
事諸將再閱寒暑始蒙旌錄枯骨成燐即加拊恤如劉綎
死戰明白其子僅恤二年而杜應魁等尚窮困無聊力為
方起及至喪師敗績反從寬政降赦亡虜罪不及孥終無

以繫其死命比之李陵出塞漢武召視母妻殺中而趙括
毋須請得無連坐竟無休戚若斯關切者若輩非性忠義
誰肯張拳趨死毋怪乎偷生辱國士氣不揚至此必得命
世豪傑一洗前轍以破格為擢廣額蒐羅要以延攬極寬
而糾勸在手庶使干城腹心不必借才異代此議任將是
矣然有將無兵誰為所用則本在將而兵為標兵不貴多
精銳為上淝水赤壁並以少許取勝向聞川浙兵最賈勇
衝鋒適逃亡殆盡廣寧曾不得其半臂之用我師叢不能
單近難催檄援兵守關以將然眉然熱不得謂調兵兵亂
募兵兵逆遂至不調不募也方思聚沙以陶金豈得因噎

而廢食京額軍兵可二十萬皆官舍長班借鄉村菜傭影
射其中領糧則紛然聚無事則闃然散點操則雇倩充頂
稽選則挾衆鼓譟空籍徒存積弊可恨惟從實查嚴老弱
盡留守城壯銳分派訓練以擁衛　神京使發號一呼可
集至如內地督撫備兵衙門各宜預揀銳兵收實軍前遇
有征調最便抽發千時蓄有雄勝兼可潛折奸萌此議練
兵是矣然有兵無餉所食維何則本在兵而餉為標自[illegible]
發難端司農竭精以奉戰士自非天雨鬼輸必漁取以豪
牽吾民須者搜括無遺幾于焚林竭澤民殫髓以供賦不
足嚣然而有逸心寇賊乘之內變必起此真根本大憂萌

已兆矣生獻應變先機聚衡策中其陳八使不但利國亦
不病民已見頒行過半廣幾求用其言不求用其人之夙
心得少遂焉否此如屯政錢法非不屢議修舉終成畫餅
需爵市稅業已折及秋毫亦屬涓滴要在奉行以實亦獲
少佐軍興但所救可痛哭流涕者因糧于我爲[illegible]謀甚巧
而吾衡念諏開鐵之窖粟蓋州之倉稛覺華島河東堡船
家堙柳河口及右屯之芻根米豆守土官何不付之一炬
竟使與遼廣之府庫金錢俱爲[illegible]有以飽待糧則今何不
追憂前車痛懲覆轍知聚若膏血之難毋委若泥沙之易
此議在借餉是矣此外用虜用間是又于標本外另有一

種機權妙用譬之養生家坎離戊巳陰陽鉛汞之説大爲
得力生所熟嘗試深有會心焉然必固其標本而後祭
及焉者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來二百餘年
聖祖神孫培養人才纔以我
皇上沖聖登極未及踰年人心感戴使主計者公肯遵行
朔部嵬羅嘆遐感意則山谷之間庸詎無抱深思遠見了
了標本者要以本之中又有標標之中又有本急之時復
當有緩緩之時復當急條急條緩間不容髮正未可易得

也所珠和璧珍奇瑩潔一國之人共美之故曰國寶毛嬙
西施娥媌靡曼一國之人共愛之故曰國色越人倉公神
妙巧絶一國之人共服之故曰國手今人身有病不遠千
里而求醫師國有病獨不肯越千里而覓國師可若何竊
望司　國計者留意焉噫此就標本論其大畧耳若夫遣
事之勝敗功罪參單之三式八陣九邊之城堡情形京省
之郡邑要害將之舟車步騎世職科目兵之土著徵募餉
之屯馬錢鹽居官之責守任議草澤之隱伏豪傑用兵之
實七書六韜俱一一分列辯析之于後有心人肯一寓目
而全局大勢急切時務不啻如列眉指掌矣遂以是名其
籲

早翻前局

歲戊巳生尚未灰心舉業且齒髭者時猶不至極地竊意
青衿故物固可完全庶幾倖博一第以報先世大恭主敢
受 國恩深讀書伊吾一闓■患間出所餘實力竟邸報
而閱之局景累敗未有甚于今日者知撫順初破天心示
儆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又廣寧
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敗家庄壁楼杆起火時即從
御史李徽儀遠治遼撫李維翰之請天變其可弭也乃竟
僅僅罷去清河隨陷此實始基之又何怪乎東方有白氣
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繼以海州邏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卑城上
三路喪師全軍覆沒已先爲之兆矣先是劉綎出師日五
星鬪于東方杜松垂發牙旗折爲二且大清堡軍庫災火
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添入扁宄識者預知
爲敗徵云時宣武門櫥閣至東玉河水盡赤此必又有所
示戒亡何■果連破開鐵生擒宰賽鈴制燬兎粉花敵十
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視遼瀋直几上肉耳方李如柏
逗遛不前即立斬以殉使將士猶知進不死敵退必死法
而竟不果開原尤而效之賊未入東門官巳出西門爾時
即斬一鄭之范尚使官民知不進亦死進亦死等死耳而
又不果兩河東西匝歲淪亡所以誨之退而教之奔者斷
自此始李如楨以弟代兄乘宰賽因■■攻鐵嶺引兵爭
鬪被執竟襲西虜殘級爲首功經畧熊廷弼號摘十不堪
謂■陷開原淫酗揶戲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
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寘似也而巳
則稱遼瀋勢難兩全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選守遼陽厚案
兵力非 朝論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過其深入幾何不令
瀋陽一帶堅城與今日奔潰寧右屯等又奚佚降夷內亂
始與遼陽一朝陷哉十月之交雷震廣寧岌岌乎殆哉天
巳怒廷弼極矣巳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司

天失占巳又暴風揚砂僉謂兵占而奴竟沓然粉花詐稱
奴酋死以解我師至是經畧始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嚷
嘻晚矣此與今者朝一疏暮一揭今日攻樞撫明日訐臺
省惟恃是舌鋒弄筆刀以卸擔嫁禍而竟不識戰守爲何
策兵將爲何人糧糗器械爲何物直至河西盡失引衆先
奔始再嘗求戴罪守關尚欲以尚書蟒玉覩焉藉山海爲
安樂窩噫嘻又晚矣撫諭前徵諸局似遼瀋爲最敗然猶
與賊見一面賊猶知川浙兵可畏今則望風先潰賊未渡
河各屯衛兵逃者紛如賊尚駐沙嶺未薄城下而城民才
視堵截如林滿城其思剃頭降虜初■攻西平甚急守將

羅一貫用砲殺■兵數千城外之屍與城平劉渠閤釋撒鎮武兵迎敵甫一交鋒我兵遂潰大將尾之不前單身落馬乃萬衆不返顧■不敢近而我殘兵不回營伍順海西路■尚以鎮武有備又懼伏焉不敢追聲言攻廣寧攻右屯意欲仍渡河去今廣寧少緩須臾無恐右屯稍稍示虛聲出兵即鎮武府庫可封固宛然又何至廣城內殺掠前尾身爲也傷我一將之功未成而萬骨之枯相枕黃沙之冤不返而深閨之夢徒勞撫臣擁廣寧十萬生靈開門而出何心經臣弃右屯百萬糧草卑闢而入又何心奴不來搖脣鼓舌爲雄風■一來青燐白骨無生氣三韓土宇

九十九字 ■ 卷一

誰盡淪亡四海膏血幾付流水抑不思河東之陷撫按猶知死節今河西之經撫惟有保■此局全敗不可爲也生不能爲買生言念及此不覺淚盡而繼之以血矣然則欲翻敗局決不可不圖勝局倘山海不戒　神京震鄰矣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今幸　新宰執雄才大畧獨力擔當則天相吉人自獲萬全勝算凡從前小嘗正可藉以眞圖祚于無疆也

急圖勝局

夫欲圖後局之勝當先反前局之敗同局也我欲勝彼亦欲勝對局也有一勝必有一不勝故彼勝我我決不能勝彼而所以不勝者何在將是也將皆債帥劣弁而何以勝兵是也兵皆象人塗馬而何以勝餉是也餉多擬禁露所而何以勝又器械是也器械多塵飯土羹而又何以勝大略近日最患關外之文法日煩而登壇之神氣頓索行間之刺削日滋而臨敵之雄心畢盡屢調之兵眾于紙上核實而虛其名加增之餉賤自民間討用而無其實據塞外之封事動若無兵而不知餉又虛糜于誰地即海上之粟

九十九字 ■ 卷一

朽正可供食而奈何兵又乞食于沿村騎馬數萬秪爲逃軍敗死而銃炮劍戟火器弓矢當揚無一可適于用諸如此類種種莫堪而我又何以勝猶未也籌國者議論無恒操何異鄭人之爭年而冰炭情乳一彼一此功罪無定局何異宋人之聚訟而左右袒分作軒作輊張弛無成畫何異秦人之肥瘠而勇怯見異忽急忽緩守不成守坐以待斃戰不成戰倖不可僥以致英氣衰模五色無主所謂待汝家議定則我已渡河今■反訕笑中國之無人尚忍言哉願彼所爲勝我者將不必死敵兵不必力鬭攻不事臨衝戰不事血刃因粮于敵火器弓馬無不即獲我所有以

勝我此何以故自■發難專用間諜潛伏內應一陷我清撫再陷我開鐵再陷我遼瀋再又陷我河西無不由此即京師肘腋多神奸巨猾憑社其間如虎在旁大可戰栗若往歲孫槎等覆轍恬不知戒竊衆饑積伏奸斷可知也今劉保雖磔寧無續燈之奸薦受遠置豈無傳鉢之孽再以廣搜狙奸計日大索根株黨與必得■諜數人正法爾後流寓各爲置籍申以保甲連坐凡非列在四民確有親戚保任悉驅越境無遇出入嚴覈所由無使網漏吞舟所在關隘從實盤詰奸宄自當屏跡 京師肅清亦可少寒賊膽山海嚴一何隙再逞奸萌此彼所專恃以勝我而我不

九十九卷　卷一　十一

使爲勝者也近軍中曾獲奸細已置之法然使能重爲懸購可即轉賊以爲我間按兵法稱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今賊皆工用之而我不能自我有■難能得■謀主幾酋卒幾者誰能得■謀主孰寵信酋卒孰驍勇者誰能得■諸子孰能孰劣孰爲■最憐愛者誰能得■部曲幾族孰强孰弱孰恩孰怨者誰能得■騎步幾萬囷倉幾處何隊精何械習者誰能得■聚兵何日入犯何地結陣何嚮者誰■倚哨探爲耳目即可從哨探用吾間■倚華人爲腹心即可從華人用吾間■倚降將爲爪牙又即可從降將用吾間如古用間法賚金累數萬斤恣其出入使得深

心曲計多方釣奇轉■爲間而■不覺自可漸携■黨轉爲吾間此又即彼所專恃以勝我而我即轉使爲我勝者也至若用人無專狥常調賞罰無爽泥成格邊防無專事虛揑奏疏無專弄筆端士夫無專狥體面大家壁墳全副精神虛心商確實意圖維將勿令取利口談客兵勿令募市井掍徒餉勿令致朽濕廢爛冑領侵漁而騎馬器械各勿令短少充頂虧折損壞更勿以局外而掣任事之肘先入而襲雷同之談模稜而偷視蔭之安盤錯而卸肩頭之擔如身得覺如汗得濯豪杰可使茅茹而援良策可使補牘而進散兵遊將可使如動風之穩遷擢使民死齋可使

九十九卷　卷一　十二

如甘霖之起枯槁朝邊施設可使如雲霧之晦霽而日月之重開將相調和可使如太杖之乍迷而戀慕之兄若夾或食兩而窮謀有先迕後合若欲奮澠池之之異策桑榆之功不有望于今日耶辟之胡越同舟遇風無望其早齊風雲進止夹可不相救如左右手乎同室不戒于火無望其早爲曲突徙薪矣雖鄉鄰猶且焦頭爛額競㘘以救而已則可袖手坐視乎嘗聞拯溺者不理冠救焚者不矩步當此漏舟之中燒屋之下不知宜如何汲汲也語云琴瑟不調必舉而更張之敢以調局之說爲 當事者告

窮究●●
●●●●後姓故建州枝部祖●●父●●並及子阿台
之難阿台者誰氏子王杲則其父與王兀堂相繼為邊患
者也●祖父並從征阿台為嚮導死兵火●時尚●●●
●直●●之後走●●東方饑食張海邑失諸酋及與歹
商爭張海併速那卜二酋仇構　朝議諭歹商歸海約婚
●酋罷兵●自是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因烈祖
父殉國狀得陞都督孝耀東夷心固已騰踊鴟張矣萬曆
二十年倭陷朝鮮　中朝●●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
建州與朝鮮錯壤●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劾不

杲而●酋既竊名號則勢愈強方與北關那卜相構總會
二酋殲歹商則併計妻●●●被搶請勤亦禁罷然●竟
殪卜寨旋以保寨功加●●將軍秩斯王台已又附貢夷
寨益盛稱●五十三酋捍虜勞苦援董狐狸例懇姊段加
賞五百兩二十七年許猛酋質子女借兵訛聞北部夷反
擒羇寨中明年誣●●事殺之奉宣諭約還勑書部夷以
女女其長子吾兒忽荅于撫順關外刑白馬盟所不撫焉
酋子如日請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已竟如約居久之
●仍羇忽荅建州寨聲為那酋借兵來并羈那亦許●本
逆杲遺孽賺殺猛酋又擄其子自是●新併南關勢張甚

侵朝鮮陷遼關堡益殘西虜嚮●●江上諸夷寬奠新疆
居民餘六萬口逼●究住種參貂市易漸抑三十三年李
成梁徙人內地還故土棄新疆為賊脫因請金繒即于諸
沿邊地撫派給賞巡撫趙楫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及
奴酋金而●得賞志益驕明年沿清河邊殘栽參價索償
已復爭人頁車價語侄悖邊吏始危皇請增兵而朝鮮亦
報●席卷江上科臣參成梁楫弃地啗虜矣三十六年奴
混南關勒項賞鄰寨驗給無兼併時●耽耽虎視日掠江
夷朝鮮自封且聘萬騎修南關舊寨逼開原聲與　中朝
為難關鎖震動三十九年忌其弟●●●●兵強計殺之

復以非關匿其適婿卜台吉又拒婚老女挾忿修怨又明
年益墾南關地及徵兵至遣使額枉畔殺新添者盡撤以
妾●●生子●●●入撫順關為質撫臣張濤方修東夷
入貢為贖古盛事●酋信不背漢亡何已圍燒北關十九
寨矣先見●酋長子●●●●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
之獄至是廷議度北關必不支宜急救以完開原●闊撤
兵以五百騎來迎負婚明無它意四十二年復犯前罷地
如故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儀
●遵諭將六堡俱●照界鐫碑自是永不敢越種部夷盜
毀陽馬即戮碑下示恭謹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明年白

羊骨以老女許婚援兎■勒兵南關旋罷構已竟寂然訖無變動四十六年四月■突陷撫順王師敗績生倉李永芳去隨降■締姻詔總督薊遼汪可受先出關諜稱■退舍三十里西虜二萬入瀋陽汪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併亟通登萊海運濟餉等以虜警薊撫罷移鎭楊鎬以少司馬銜往經畧舊撫李維翰坐失城喪師革職　詔徵廢將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鎭臺兵偵者頗云■■■旁登山寨謀兵至如屋雨建州馬夏月喜嗾河旁柳葉乘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諳泰晉七月清河又受圍旋陷九月■復從撫順入

原起廢將李如栢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發盡受欵虜漸解散明年我師徵調雲集經畧恐師老財匱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三月朔杜松抵渾河牛渡■萬餘忽邀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馬林攻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大敗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朔四日■詭漢卒褒誘墮重圍夾攻遂潰歿惟李如柏清河一路以經畧令箭撤回廷議僉謂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謬巧諉都督李如楨代將科議有言李氏跋

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士人權戴恐爲唐季藩鎭之漸不從竟遣往初我師之出朝鮮王琿親提兵三萬出勦已竟全它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于朔五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遂乘勝窺開鐵圖搶北關合台失業傳檄朝鮮■蹄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四月■復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又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涤清河路堋壕六月■從靜安堡乘虛直薄開原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鎭西堡瀋鐵奔潰七月■復聲窺鐵嶺果從三岔堡入攻遂陷并生擒宰寨八月新經畧熊廷弼受代北關且報■計搗遼陽盡殲朝鮮降

卒防內變乃■突引數萬衆繞金寨各擁兄皮蔽矢石力攻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圍白羊骨寨請降被戮時如楨奉檄從撫順張疑兵解圍竟襲零級十餘枝梧北關盡沒矣十月諜稱■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四十八年■益連西虜許今虜覘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懈每聲言入犯第引■騎出沒經畧奏稱■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激閣部同僚兼請恩賚將士同甘苦議者謂秘錄轉闘無可証據疑是借此罔上倚賊勝　主大爲無君亡何革職聽勘會推按察使袁應泰就近代事多敉降虜分置遼瀋間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各虜內應兩城

叅透●情
嘗考近世諸夷莫狡于奴酋因按●酋先後事又莫橫于
今日時爲之●竪啻●而起曰●酋不過一孫●崛起東
方其人凶梟驁善用兵然方其攻張海色失侵歹商時羽
翼未就諸夷未甚附也初斬一叛夷克五十獻功甚微而
遂爵都督先爲之極彼成孫者何以請哉●自是得借以
制東夷日長炎炎以私怨殘卜寨飛語殺猛酋目中已無
海西矣乃求加秩則加秩求金繒則金繒龍虎將軍不以
賞功而反以賞桀寬奠新疆不守土以安民而反徙民以
弄土李成梁趙楫委地啗虜之叅所自來也夫●何厭之
有海西哉則猜北關之寨圍南關南關盡則鼓西夷之猾
圖北關竟使互相仇構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原
海西各通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能離其合
方奴併南關旁噬邊吏不聲討竟委曠土益之廣壑爭車
寢有欲炙之色及近歲稱拯北關以藩遼爲制奴上策而
復令剪爲胥覆爲開鐵藩蔽屬階一蹶不振至此且誣
那酋則以搶婺誣猛酋則以姦妾忌其弟●●●兵强
則殺之寨怒其子●●●●擁兵一語則因之●吞及海
夷親婿●台吉爲所敗則驅投之非關●●●●●之內
寧足●哉況撫順血誓未乾而忽吝已羈建州入關質子

故在而圍燒巳及北寨忽婚●枉不適而耕投復盡罷地
君子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蓋今日索參價明日按車價
朝而弄戈夕而輸欵順則棄地可還親子可質畊地可撤
逆則遁婿必爭老女必索焚劫必逞時有撫臣張濤疏稱
北關開原本冀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十齒成騎虎勢
●●富殖遼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巳預此未可虛
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遲婿
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夷爲我守九百餘里之
邊東●心夫又增遼陽九百餘里邊患是爲無策按臣翟
鳳翀疏稱●●意不在婿與女特借貿匿兩事爲北關罪
似不必逢●●不注意之兩事强北關以必從以 天朝
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褻前遼通官入●設語以部夷孫
衣充賞輕我巳甚宜急救北關以完開原巳又有撫臣郭
尭復謂曲在北關我不能禁北關之嫁又安能禁●●之
攻北關自恃力可抗衡而又擊援煖兎吾且●三酋穴中
一闘按甲以收刺虎之功按臣王雅量疏稱向殺北關恐
落籬一撤●●與煖兎合而遼不支今●煖爭婿勢不驟
合而北關倚强援于煖兎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
按兵不動以觀●●進止●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關陰約
煖兎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

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韃
靼我兵犄之■■可翹足待前後兩案具在得失昭然功
罪可定誰秉國鈞不一主持剖決任其紐甘言遊飾以及
潰裂亦已疎矣抑■素所最貪清撫之市而素所最畏清
撫兩處之搗巢清撫既下不為守如非有遠志我徵兵漸
集并殘壘為三韓囿■之時以輕騎擾彼倒蘖計可坐御■
■而銳語出塞自取與尸偏信亡虜引盜入寇幾若此而
不覺若凡兵莫神于閒莫巧于蜥倒飢飽勞逸■為用而我
初漏師期深入重險既納降夷開門揖賊務闘室中弃城
遺逆屢遺輜重資累以資敵盡委疆土城險以封敵敵兼

此數者修始日張固并參我三軍之膽脂破而智勇並困
戰守兩失毋惑乎遼廣之相繼為開鐵續也濤意■據地
險又利盡東夷華人多為彼中翁光復意北面■援互闘
于穴吾可坐以收其利固各謂背遼形勢則然顧遼不自
強而徒望不可知之■守九百五十里之塞遼不早為計
而遥臆條離條合之■■受披甲刺虎之適至如近者清
撫沒北關噬開鐵既失遼瀋隨陷廣寧既已不守山海且
虞震鄰又安望■保塞至今日且以坐收卞莊乎之成功
哉生歷覽近年邸報奏疏紛然是非不泯第自搗草莽書
生應觸忌諱何敢備為稱述以稍分涇渭姑■情始末

初下清撫矜豕狂吠三路喪師虎斯翼焉開鐵去而遊騎
縱橫如虎負嵎今并瞷遼瀋吞盡河西遂成出柙之勢矣
軍敗鼓聲死者何

覘破■地

東方諸夷之爲衞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之爲拔■地故址截長補短將三伯里也始不過叢爾一隅而后乃漸大矣自吞王兀堂則隣鬖陽寬奠自靉阿台則隣撫順清河南撫大海東枕烏龍江朝鮮居其東南北交兀喇夷界西一帶則地方千里接我遼陽開原所屬之堡在在衝要奚啻楊前之冠哉再嘗猛骨孛羅益偪開鐵與遼壤洓繡錯至萬曆三十七年遼日告急加兵凳馬厲甲枕戈臯皇■侵壁在漏刻猶有稱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壁而守精鴉鶻關與橫江地未歸■

故以一線了素地之局■酋貪我市賞本急于貢我急之■故益驕嫩挾盟竪碑全勒車價遂我年來并我軍實綏視貢而■故益急此驅■大檢爲今計宜合北關原西虜因招致江上而南關灰叭諸夷來奔者籠以各衙置近地以撫召遺衆剪其羽翼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五厲爲備■且在我握中　朝議未決巳以■地藏車苟幸無事越四年遼再告急周章如故亡何撤哨歸賢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酋遺南關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爭墾抗三岔撫安爲舊疆止結退柴河靖安開原叅議餠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其後猛酋時三岔入于■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酋故並歸建州■結巳屬含糊且察南關地素饒沃而建州尚亦不等苦磽旱薄收頃生齒日繁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正在此■雖强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羅我以清撫制■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詎無枝梧結局因勘將前四堡及向臨邊係高山未墾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因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是永不許越種并請清撫遊擊分統各千兵候■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搗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移駐鎮習火器未晩撫順先附遼

射清河蓋建州故釋九地向虚口清撫之羅曾無廣屯厚備清撫既下固可屯餉聚兵似尚無遽志不急爲守我徵兵既集坐觀機會可以漸圖决勝不者亦且保師自完而乃得虎于嗎佐闘于穴三路喪師各帥盡殁開原既破鐵嶺繼之或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巳失及攻鐵嶺則又迅雷不及掩耳矣開鐵爲遼重蔽既併陷賊則河東巳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廣布間諜内地所在戒嚴目無堅城可不爲遼左心寒乎然■先後猶候順候逆乍吐乍吞未卽訟言與遼爲難尚以北關塞其前朝鮮掎其後遼當腑臟或掎或角

勢未十全耳北關一折而入■衝中于遼瀋俟智者決者
自遼瀋一朝淪沒即廣寧尚可固守撫臣王化貞謂我不
渡河東■夾渡河西我不思恢復遼陽以戰則夾不能保
聚廣寧以守無柰與經臣熊廷弼意見相左構鬬日深竟
不以手打■而徒以口打■且不但以口打■而復以口
打同打■之人致令廣寧坐棄諸屯衛逃竄　坐■■最
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騎落河西一派封
疆應時立盡良可嘆也方■勢初張遼瀋未破時生尚有
志殲■曾遊此地遍訪■寨來歷爲搗巢計其盤迭曲折
不能備述姑畧舉其槩■寨西門通清河市口出口即四

里河東北即响花嶺嶺東至撒石寨凸里河至鷄鷄寨勞
陽山撒狼寨各五里自寨至首所建烽火臺及虎狼寨各
十里又至兀雞關五里爲最險過此至錯羅必行寨狼家
寨至酋城共六十里此清河堡一路可進兵東北西北二
門通撫順市口達𧀽子代子二河出口南即土木河及新
寨北即汪紅木寨至璮房山城各十五里自山八里至鶺
兒朝鮮及古路寨栅哈寨又各三十里直至五嶺關七十
里又至馬兒墩三里爲第一險穆屯寨爲第二險又至拖
東寨黑本寨大寨至酋城共四十餘里此撫順所一路可
進兵西南門通靉陽堡市口出口南北皆有何俱入鴨綠
南各十四道灣子通朝鮮孔道迤東即忽刺戶舊址直達
■城無淪此靉陽堡一路可進兵■寨偪近開原城城所
屬東南柴河堡出廣順關至官孤山由栅咯寨直達■城
此柴河堡一路可進兵而今安在哉諺云爲虺弗摧爲蛇
若何此之謂也

旁叙海西

女直有三種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台後日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其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銜為之長東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之力也萬曆二年與西虜小黃台吉婚因約必無犯開原塞明年縛送王杲加龍虎將軍晉二子都督秩所轄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蓋觀戚而北關二奴之衅與

始逞仰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為台叔王忠所戮後台以女娶仰奴卯翼之已二奴結婚西虜略屯恍忽太潛為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修怨不受約束南關勢漸蹙十年台以憂憤死台子四長虎兒罕亦殉勢愈孤次猛骨孛羅嗣立日與姪歹商鬩明年二奴糾虜攻之巡撫李松冊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敕乃密計坐南樓上先期命將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皐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為號衆甲勿起不者若聞炮即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削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向所收叛台部夷白虎赤罵砍九皐中骨九皐反擊

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二奴白虎赤及其子璣焉自是海西讋服台子孫可息肩數年而二奴遺孽卜寨那林孛羅圖報復侵掠歹商數入威遠靖安堡那酋尤狂詐挾索貢敕如二奴時先是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奴者歸妻其父妾二奴之妹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酋歹商鬩立溫姐猛酋母也以故亦助康酋侻歹商奸叔其妻十五年開原遊擊黃應賜勒兵執溫姐康酋北關二酋誘賜猛酋夾攻剿溫奴去明年李成梁決策進勦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酋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哀釋不誅

時有請釋康酋存歹商者總督顧養謙亦謂歹商弱多疑即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酋使和使不復疑而又畏我康酋叛縛瘐釋再死再生必重歹商且歹商許建州奴酋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陲長策遂從之因諭曰　中朝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侵歹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任之刑牲盟且進卜那使者諭曰漢今貰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為兩關均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夷都督至百戶勅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初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北關不

寨項之[illegible]從開原入犯北關爲山兵來援城已被射時北
關新締婚虎憨兎憨稽爲輔車[illegible]又尅鐵嶺開鐵旣失則
河東半爲[illegible]據北關與遼越數百里聲息不相屬[illegible]陰息
北關計先剪以去内顧八月舉攻遼瀋徉綴我師擁衆數
萬騎直抵金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寨應時火發北關
相繼淪覆矣初海西兩關互仇構越二十餘年而南關子
孫幾盡南關盡而北關亦始倚　中國兼婚各虜以完且
夕蓋又垂二十年開鐵並陷北關不支以及于亡嗟嗟王
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閭墻引外寇自戕退加二奴致
怨毒日深逞快心于台吉若[illegible]自相屠割而[illegible][illegible]袖手待
九十九籌　卷一　三二
其變甚矣海西之愚[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人爲肉而我覆爲俎幾
是哉

推原女直

嘗聞遼人言女直滿萬則不可敵所從來遠矣自開原東
北轉而南抵鴨綠江凡委蛇八百餘里皆女直蕃居古稱
肅愼國自東漢始以挹婁著阻山穴處塗豕膏禦寒無君
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出赤玉豐貂所謂挹婁貂也
歷元魏號勿吉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
水發原太白山入[illegible]號靺鞨凡七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
抵太白無高麗接頻相寇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
各勝兵數千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惟粟末白山近隋境
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
九十九籌　卷一　三三
以溺澀面於諸夷中最穢閒其國西北接契丹唐征高麗
各部奔散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更號渤海開元間賜
黑水姓李氏名獻誠訖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
氏高麗滅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
酋乞四比羽東度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比
羽而仲象亦病死其子祚榮併比羽之衆負險建國勝兵
數萬睿宗遣使拜渤海郡王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
欽茂實應間以渤海爲國王之五傳仁秀頗拓境遷諸生
詣京師習制度遂爲海東盛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
而黑水靺鞨因附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于遼陽南曰合

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眞在北者不
入籍號生女眞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及長白
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原太白者
太白山一曰長白橫亘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
中出東珠貴者直千金今其地爲建州奴兒哈赤所有故
建酋日以富強北流爲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于海其出
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發開國也始祖
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爲完顏
人遼主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爲金
祖爲初女直兵未嘗滿千及舉伐遼督諸兵會來流水得

九十　九葉　卷一　三三

二千五百人并召渤海曰女直渤海本一家戰鴨子河始
滿萬既屢捷以金堅不壞色白而完顏部色尚白遂號大
金焉元滅金即扶餘故壤改開元路　國初定開元改關
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直東濱海西接兀
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
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
爲野人女直地種甚暇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
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酋出
渤海事耕稚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
山作寨即熟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

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並悉鉤好盗善射驍鷙
耐飢渴其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崖壁如飛而建州尤負固
阻萬山林木蔽天獨居中五嶺喜昌石門更阨險人騎不
得成列于女直稱最強自永樂內附迄至
神廟初復拓寬奠六堡據東山要害遼左捷書頻奏乃自
王杲父子王兀堂相繼作耗不久撲滅項●●●●雖長
諸夷日益恣橫今我河之東西不復留一塊土若得早爲
圖之奚至滋蔓難圖若此語云涓涓不息遂成江河一枝
不折便成斧柯有味乎其言之也若夷運盛衰與制馭得
失已並見于前後矣今特舉夫女直所從來者悉次于篇

九一　九葉　卷一　三三

傷今遼患

遼地負山枕海我　朝經制為洋北傳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鐵四衛統開原是遏其衝右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海濱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翼河西增遼之東山諸堡以阨東建烽堠星聯首發尾應易稱守險備矣初遼陽廣寧開原則峙稱三大鎮今已盡淪于夷偏近偷閑憂正未艾而遼之為患蓋自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王杲始杲生黠慧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間撫順歲掠諸堡無虛日又誘副總兵黑春生磔之視殺漢官如莽常深

入遼陽掠孤山撫順湯站當事議加剿尋請貸杲不為悛怨馬鬩遼塞楊楊意得也故事撫順開市備禦坐撫夷廳酋長以次序立堂上奉土產乃驗馬馬即羸弱捐敗並昕善馬償厚欲乃已杲尤桀驁至輒牽牽酒飲飲酢箕踞詬詈無敢呵隆慶時備禦賈汝翌新蒞挪酋長下階驗馬肥壯異他時杲鞍鞍引去椎牛約諸酋入塞齒暴竟罷汝翌由是杲益橫萬曆二年給就遊擊裴承祖剖其腹于是總兵李成梁誓師搗杲巢斬虜獻捷明年杲走所善東夷長王台所因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塞上檻車傳致獻俘始磔杲其子阿台日夜伺隙報復勾北虜陰謀僭號數糾掠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塞破之已益糾虜大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又縱掠撫順遼渾河口成梁雖分馳往捍應禦稍稍却然會議此道雖在省遼禍未息乃勒兵從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因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殪自是杲子孫靡遺種遼去一蠹賊云同杲時則有王兀堂會杲就戮兀堂亦訖無異志求約惟謹後開原諸境並有市諸夷各利互易莫敢跳梁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願遵漢法後開市寬奠參將徐國輔等減價强留參歐

市夷幾蹙以故忿

以女許婚葅酋長子吾兒忽荅賜爵撫養以羈建州塞南
關不絕如綫三十六年海建修貢禮部議吾兒忽荅羈建
州貿物頂賞宜析其謀寺■酋日治兵聲畧北關明年以
萬騎築南關寨漸逼開原已又勒七千騎聲圍俄入靖安
堡已又勒五千騎脅婚段牛酒已又勾西虜窺遼陽邊吏
日夜告急四十一年益壓南關嚼土圖窺并料西虜二十
四營盡甲馳清河開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羅及
參貂珠寶而■酋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請撫安等區耕牧
日久請奉約新堡禁罷且質子示無貳■　中朝未允質
子故在焚劫已及北寨矣鎮酋征詐自喜陰陽翕忽每發

九十九科　卷一　[illegible]

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不齊蜂蜜以備糗糧幾五
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濤終謂風聞多妄明年
■■獲壓前羅耕地四十六年四月■■佯令部夷赴撫
順市潛以劲兵躡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
陷因以漢字傳檄清和脅併北關總兵張承胤及副頗廷
相遊擊梁汝貴應援遇爲所誘以萬騎迴繞夾攻三人皆
死之全軍覆沒而寧援各營方集遼河西岸扁壑得謂啊
嗚杪花亦屯鎮靜堡外虜東西騷動五月■■復統衆射
撫安三岔白家沖三堡七月從鴉鶻關入圍清和泰將鄒
儲賢拒守援遊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月掘挖墻二十二

日自寅至未堕東北角因穢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遥見叛
人李永芳招降大罵赴敵亦死之時城中擁兵皆束手待
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而遼陽寬奠
望風潰新經畧楊鎬任事斬千總陳大道等以狗九月逮
援遼總兵麻承恩部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已■■從撫
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明年二月經畧以徵兵四集遂誓
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北關朝鮮各佐觀師而我主帥
不一■先泄師期三月朔杜將軍松晨越五嶺關前抵渾
河策草營趁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邀擊遂大潰松血戰死
馬將軍林師後期躡敗開原僉事潘宗顏及武將實承濯

九十九科　卷一　三十八

麻岩死之劉將軍綎深入敵十餘寨後三日以堕賊詐中
覆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
回獨全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
千比至城已被魁七月又從三岔堡入魁鐵嶺因運取窖
粟以飽待餓時新經畧熊廷弼已受事即立斬到任一日
鐵嶺不守之王文鼎以狥　上遣緹騎逮治楊鎬十月奴
酋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
脫逃■■多遣奸細潛伺內境三月遼陽火藥局忽被焚
前後方樂總撫善策乃經畧　敢不得將士　心聞日夜防剌
零不能治內烏能治外以故

朝議罷黜樂袁應泰以代袁經畧一片熱腸獨輕信降虜明年以天啓改元三月瀋陽內亂炮聲震天經畧登遼陽城樓觀望乃叛將賀世賢已開門迎敵遙見[illegible]兵入城夷不得已死之按臣張銓爲奴所執亦死之遼瀋並陷舉朝驚惶因議轉廣寧道王化貞爲巡撫起聽勘經畧熊廷弼爲尚書賜劒蟒王乃疏請壓制山海關時已無出關志終以唇鎗舌劒與新撫作硬對頭致今年正月[illegible]未渡河乃叛賊孫得功黃進等已封府庫安龍庭以迎[illegible][illegible]經畧竟不能少緩須臾以守右屯糧艸數十萬而乃先撫臣入關以爲十萬逃兵倡何哉若死事文臣高邦佐之自縊及

九十九葉　表一　卅九

武將劉渠以迎戰墮馬死羅一貫以守城罵賊死種種盛節已詳之于前此則專論遼患則王杲以屬夷戮邊吏至磔尸剖腹曾不畏漢法自取誅滅宜也兀堂剛時逆時順所不足道惟[illegible][illegible]長驅遼廣兵不血刃宜早爲[illegible][illegible]之矣

迴昔遼蹟

天下事惟鑒已然以圖未然而已已然有轍未然有機轍不堪再覆機不堪再失善運謀者相其機而亟乘之不以一轍拘而以一心御如唐太宗論苻堅初得王猛寔知兵猛卒即敗光武任吳漢兵不遙制漢果平蜀慨然曰得失事蹟爲萬代鑒至論田單破燕遺事則曰存其機于未萌故觀背水之轍而知機在置死地觀變服之轍而知機在愚耳目觀遺棋之轍而知機在喪敵膽觀誅哉之轍而知機在毒上流未有洩其機于先而圖厥功于後置已事若弁髦泥已事爲陳說忽忽焉無所圖維泄泄焉不急救正

九十九葉　表二　四十

姑試天下之事而能底定恢復者也邇遼事大壞議者皆能任意短長及臨變決疑遑遑坐失窺會罔覈覆轍迄今噬臍無及生以爲欲復今日已陷之遼當迴昔日未陷之遼欲商今日尺土不留之遼當迴昔日得失可據之遼我國初遼夷歸服治內唯謹守臣楊文耿瓛等專事操練軍馬提督屯田爲安攘計永樂元年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以隱蔽見誅正統七年遼東守將屢屢失機命右僉都御史王翺往督令便宜行事翺至責其玩寇將誅之再三哀請乃已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尋巡邊自山海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相

堡仍簡閱戍卒汰老弱銀貪冗酌繇寡數年間措置粮數萬石銀萬兩馬千匹邊用克足罷械鮮利軍士飽煖樂于戰守後十三年征勦鞑賊果有功天順三年建酋董山潛結朝鮮遞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託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僞授董山中樞密使制書以聞請乘其未發往問之可伐其謀因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始慴服各表貢謝罪成化三年建州女直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討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皇城摩天

嶺至婆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虜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又六年虜聲言入寇都御史彭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爵崎阻且探知我粮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叩頭流血乃免反諜諭之曰汝虜恃林爵不見中國匠斲木罷乎遼萬卒持罷使入斲之林不終朝可盡也矧叛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如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信復謀亂詔乃轉餉寔鐵嶺諸衛還將調兵出遼陽塞命都揮指崔勝進兵擒斬之十四年女直

大掠鳳集諸堡詔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慰撫賑以辛布海西與三衛各聽撫文升察其意不寔乃具言狀設伏諸路以待俄復入寇發伏兵大破之未幾陳鉞譖于太監汪直下獄謫戍後直掩襲邀功致女直以復讐爲辭深入寇十九年汪直事敗復起文升撫遼東凡三往皆樹勛勸東人尤思之嘉靖二十一年建酋李撒赤哈入寇都御史孫禬禦之其秋趙那磕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却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　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頒之都御史於敖減賞諸夷譁更詐殺譁者遂挾憤入寨殺掠如成化時遼東大困

巳復修貢不絕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夷汪住等萬曆三年執犯順建酋王杲磔之八年建酋王兀堂連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破之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郄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十一年仰加奴婚西虜借恍惚大媛兒兵與歹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成梁又擊殺之十五年加奴遺孽卜寨那林孛羅連西虜兵侵掠歹商挾索貢勅成梁出搗會奴兒哈赤與歹商約婚亦頗籍爲輔車[illegible]酋方斬叛夷乞陞賞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馴養至今竟不可制嗟乎非夷之難制也忘先鑒而坐失事機守亦敗戰亦敗屈指得

失動悅苟賢憂時者不識何以恢復之意者有機焉存于其間大翻前局而叠圖之是在今日耳不然者日復一日遂事竟不知何所底止矣故先詳考近者之遺患以備陳于布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二

延陵荊季亨會通著　金陵門人　陶元祁　李遇春　仝校

任用叅軍

談兵于無事之時易談兵于有事之時難談兵而娓娓傾聽易用兵而鑿鑿中欵難我一一而料敵易敵一一而不出我之料難泥古法而正用之易融古法而奇用之難何者兵機不可方物自非獨見獨聞之慮與神謀鬼謀之能焉足以知此今天下東西交訌殺戮軍兵士女數十萬耗費金錢櫓粮數千萬而卒無有復地雪耻之勝筭當事者彷徨恐懼止求所為覊縻保全者如揭鼓而求亡子未有得也由以武臣衡敵文臣節制設法甚善而獨少叅軍出入主張于其間蓋武臣荷戈執戟非不誓捐軀以滅虜政惟其滅虜念重則未免臨事周章而謀不如力安能自策萬全生辟之奕當局者迷是也況上而撫道再上而總督經畧統馭甚煩能保其人人無掣肘乎文臣分符受命非不矢靈心以報國政惟其報國情深則未免百計愼重而膽不及識多至坐失欵會生辟之博金注者昏是也況下而將帥再下而叅遊千把品級甚懸能必其事事通商確乎是必于山林少澤之間擇幾人焉望之其神清即之其智遠叩之其妙算恰在彀中試之其長才旁通域外者任為叅軍專用以握機運籌建功奏捷使不受武之職銜以運局外之明不受文之凌駕以合死汪之巧運武有欲言而不能言者為之僨陣衷曲文有欲行而恐不行者為之曉暢機宜而于此聯師生賓主之交于彼篤朋友兄弟之好務期一軍如一家然子從父而弟從足一軍又如一身然身運臂而臂運指凡若此者皆叅軍事也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斥僮僕而問婢以耕必不可聽也牧牛羊必有專司任之牧而令不得主芻牧牛羊必不生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其事若使庖人坐視尸祝操刀雖入珍五醢亦必不可食也今武將臨敵而中制是十羊九牧之說也文吏安坐而談兵是越俎代庖之見也臨敵者終身不得面君一陳利害而安生者有不言言必聽是令奴問耕之智也今日邊事之大壞弊正坐此故曰見若此者皆叅軍事也而卒莫肯任用者毋亦見狃于循資勢難于破格且終謂野議不如朝議之獲藿食不如肉食之忠也盍觀往事北門之約危矣乘韋一先而鄭安邯鄲旦夕下矣竊符一策而趙救古之豪杰逞逞設奇取勝若此今倥偬之秋豈不有賴于弦高公生若人乎抑誘于欲任用之而不得其人耶竊念當事者肯虛心採訪當央有能創

建非常計圖萬勝可穢[illegible]之䰟而搗其穴以匡
聖主而佐中興不難耳生固知任參軍于邊庭告急之秋
則徵葛于夏誅裘于冬非緩圖也求參軍于人才全盛之
日則倒海吐珠傾崑取琰非難致也若之何不見及此也
雖然更有說焉當世君子得無以士之精于術者未必篤
于行乎不知受金非令名而底安劉之績盜馬至䟫行而
出陷淖之危生又顧為另具隻眼可也

立决賞罰

今天下談及王文冉之見殺毛文龍之不賞高邦佐之焚
屍無不人人扼腕血淚數行下蓋謂鐵嶺不守王文冉到
任纔一日熊經畧何以殺之鎮江孤懸海外陸沉異域毛
文龍率死士二百一鼓奏捷以擒叛獻俘真空谷之足音
也熊經畧何以不為救援反加生事挑釁之罪罪之實寧
棄城被陷道將兵民盡逃獨高邦佐以渺渺一身殉節自
縊出血書囑使者收屍葬父穴旁可稱忠孝兩全矣熊經
畧何以反恨其為國死難形已之短立命擲棄其屍而縱
火焚之嗚呼蔣事至此何以生為人各有心能不悲哉毋

乙卜元年　卷二　四

怪乎泣者纍纍憤者比比咸以為賞不行罰不當賞不足
罰有餘不曰賞輕罰重則曰賞緩罰急而不知此經畧之
賞罰非
朝廷之賞罰也此經畧賞罰行意而不行法之過非
朝廷賞罰之過也或又曰信賞必罰自古頌之有信賞而
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是不在
聖主加之意乎生今人也何敢遽言今事敢考諸古栢皇
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晁藻而臨南面未有不用
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
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輕賞

罰非也皐陶告禹不曰命有德討有皐乎仲虺贊湯不曰
德懋官功懋賞克寬克仁乎武王周公一切綜之以制爵
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三代而降變亂舊章擅飾
喜怒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愿曰賞者士所
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上始不敢吝名爵
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
尋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
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
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曰刑與太寬漸啓奸路冺藉之
爲宋仁宗言以救時也大都明主執玄鏡于廊清則時張

時弛爲鼓舞之大權中主操魁柄于掌握則或翕或張爲
牢籠之小計弱主弛轡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爲陵夷之
厲階何以明之劉巨容之征黃巢也衆勸其乘勝追之巨
容曰朝家多負人不如留爲富貴地夫使其臣留賊以邀
賞則其君不能信賞者也然英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
平不與曹彬使相彼自以爲駕馭英雄毋乃以賞爲餌而
漁其臣也不可訓也張仲瑀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
怨仲瑀殺之魏明帝不能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
亂則其君不能必罰者也然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頤勸
我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奸臣目之彼固自託于寬仁

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爲奸雄竊也亦不可訓也嗟乎世
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羶而惟法綱若蹈水故如曹彬者
常少如劉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非而于頤之言未
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盡可以忽乎哉今熊經略官拜尚
書　賜劍蟒玉富貴極矣尚執拘不肯渡河[illegible][illegible]意欲留
賊以更爲何地豈徒蹈劉巨容之故智乎且以山海爲安
窠竊不敢出關一步及至勉强移駐右屯又聞風膽落棄
粮先奔所過逃兵不惟不以軍法從事及引之入關大潰
豈料
沖主寬仁決不加罪併謂舉朝無高歡其人者乎竊聞人

臣不欺欺乃戮也向者遼左之欲進進摠敗以進誅又飾
功以倖賞飾功則病在國不可言也摠敗則病在邊尤不
可言也此遼事之所以大壞也傳曰賞不踰月欲使民速
得爲善之利也自[illegible]首發難四路喪師遼瀋繼陷無有出
一師一旅與抗者獨毛弁之忠烈滿身是膽屯民之賈壯
一可當千今縣置之不問已數月于此矣將無使將士解
體乎今廣寧一旦猝有事又何以令也况善人國之紀也
故與王賞諫明主賓賢自頃歲　科道諫官如賈以官侍
去劉祁以舊轄去馮魏劉張韋等以邊事去倪朱王輩又
以保姆去而河西撫道諸臣赤心任事掣肘莫施致使灘

會坐失前功盡隳固罪在莫逭情有可原者已經遠間悉
置弗問焉空谷白駒一往不返棘林夜嘯可爲寒心故事
有宜賞而罰摧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
蓋縱蓋寬法所致今大計懲貪之令非不三五申之然閭
有簿責已慨從末減或他有漏網又不免吞舟人臣無不
盡之情則　國家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也
抑今宛民披攊闔土幾淵大震告訕武斷濫行三百之赤
芾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徧天下皆然遂事吏慘王文禹盜
官一日竟以無辜遭横殺故九原可起不知經畧年年失
地者何面目見之矣毛文龍如此奇功不得如當日開門

降敵之賀世賢同拜將而反欲陷之罪是經畧之守封疆
致使關外不留一塊土而後爲快矣高邦佐之忠肝義骨
不令得入關以光泉壤乃竟付之一炬化爲冷灰經畧何
以痛恨至此不過爲其生前不如己之先逝也倘若從經
畧議罪守關之請則一逃再逃即關內亦不知何所稅駕
矣辛今　閣部主持尚有人　臺省公論未盡泯會議不
從覆　奏不果卒以控制無方輕擬薄懲稍稍正法庶國
人少舒鬱憤　國事尚可挽回乎生閱邸報疏中有云熊
廷弼明知遼陽必敗而故薦袁自代以脫擔明知廣寧必
失而故與王不和以嫁禍此真誅心入髓之論不知經畧

前後行事何以種種不慊適乎人心此或別有機權妙用
未可輕議獨如生所述三事即有巧爲置辯過爲曲庇者
終無以塞天下衆多之口而株忠臣義士之淚生幸于前
刻中並不敢附勢趨炎隨衆逐臭以一字頌經畧之功則
庶乎先見之明已寓之不言中也此則生之所自信也

考占天象

運造化之妙者數也亦理也探造化之妙者心也非迹也理也者乘乎數者也心也者具乎理者也天道之運日月之行星辰之旋繞固氣也而非理以存主之則所以爲宿離出沒之度將旦夕不侔而春秋異軌矣惟吾人者探之以吾心所目具之理則觀象而纖度有紀稽數而經緯有考審序而盈虛有時可以擬議其始終而不少紕繆焉矣苟昧其理泥其數按其故迹而不會之以心寵亦甚矣又何以觀天文而察時變也哉請探之經籍乾坤二策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爲月弦之檢兌丁艮丙二弦推納甲之

義陽復陰姤二至參消息之分則說天莫辨乎易焉即六日七分京氏之學不傳三微七備一行之曆頗爽而易之天道自悉也而非特易也中星斷孟仲之支璿衡辨斗綱之謬圭槩登寸晷之誤心喝絜三五之星月令審小正之異同元閏覈春秋之藏紀儒先訓釋夫孰非象緯之府將歲月日辰之故了了可識也此窮天固自窮經始而窮經又未有不能窮天者也是故伏羲之圖仰觀天高陽命南正司天帝嚳序三辰唐虞羲和維執夏有昆吾紹德商有巫咸明紀在周則有馮相氏掌歲日月星之位以辨四時之序保章氏觀星辰日月之變動而辨吉凶乖別之妖祥如梓愼望氣而知宋鄭之多災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敗績皆掌著天文各占圖驗而爲後代所宗矣在漢則有馬遷天官之志張衡靈憲之經在唐則有淳風法象之志一行覆矩之圖在五代則有王朴曆晷之制在宋則有沈括宣和之議繼以郭守敬儀表之著而諸家皆出其下矣蓋嘗究而論之列宿環周四七定其次赤道弦帶七政紀其行始聯合以珠聯既絲棼而繳鶩則度數生焉日有先道南北司其發斂月有九行朓朒互其陰陽合朔衛望都交乃食則推步出焉斗建改步爲月青龍移辰爲歲至朔同日爲章同在日首爲蔀蔀終六旬爲紀歲朔又復爲元

則算數積焉二至之氣晷影定其倪朔會之交衡蝕執其券金木相參以檢日盈虧互積而咸閏則氣候齊焉夫天無窮也而星廻斗振吾可坐觀不必歷嶮航棧而列宿羅于胷中矣然而玄象之事閱歲積久乃定宅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五星順逆亦皆剏自劉洪劉焯張子信之眞悟而遂開千古未發之秘顧未有如今日之大統曆者即大撓復起何以易此雖然歷求其衷經義而已禮不重土圭之景乎今分氣定朔僅酌量于刻晝而中星午晷宜兼注于歲時豈其握算之精而能加于晷堂刻漏則察之而愆誤或可修也詩不識風其之謬乎今晷永六十二刻元史

之載已備而曆法三十六度星翁之筭未釐豈其廣輪之遠而槩以宵晝短長則驗之而隨所當備注也晝短星昴則冬至纏虛羲和餞至則四宅胥審它若二十四神豈三垣九野之躔九宮三百非七政五辰之軌經術無聞以此易彼令明經通算測驗更定已審益審斯不亦靈執一快事哉乃後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謂斷鼇立石尤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銜火天問之誣也而況謂揮戈弃杖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仙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少生木落談厤之謬也石牛黑

蝀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辟漢門言雲者無徵也銅篪玉馬言雪者非真也凡此皆違天褻天矯誣乎天者也愚謂以天觀天天而已以人觀天心而已天之宇非大心之宇非小觀天而觀之心斯真能窮經以窮天者也今天下奇人輩出經思天術者固自不乏于以撫辰規天必有當焉昔生不逢廣蒐典籍粗爲陳述如此至乎東西多故邊關紛紜仰稽天象自可推測一二且有黃石所遺秘簡具在如列眉指掌徵驗分毫不爽願未可以言傳且不敢以輕洩也

稽覽地形

拘學之見難與述觀宇宙之游必歸玄曠昔者嘗拯溺行天環海之談人指爲談天春秋時左史倚相讀九丘之書世咸服其博雅蘇秦游說六國語各險陀錯啓中上歷歷如在掌上彼戰國游人墨士寧少而俛首讓功以生素志雖不願學泰衍諸人願廣輪沿革今古兼資既通天地人而曰儒豈當謙云分外請析諸聖子夏問于仲尼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人莫知其情惟達道者能原本焉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丘陵爲牡川谷爲牝其皆然乎仲

尼曰然吾聞諸老聃如子之言也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六合之外宜所弗談而稱易稱山書因已隸之講習矣仲尼亦自謂信諸老聃孰謂聃也誕乎哉夫天有九州地有九道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地分野作焉上通于天矣人有五倫地有五方四嶽四瀆等四方諸侯九州十二牧應十二分野下通于人矣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是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不一其宜延袤涂湊與輪燥濕寒暑不一其向剛柔輕重長短大小遲速不一其情金木木火土穀不一其用雅俗文明闇智華夷不一其境神泉得白阜圖地

形黃帝濟東海取綠圖虞舜時王母獻白環白玦益州圖
所從來遠矣禹受舜命代鯀治水始受兆于元夷蒼水使
者致齋黃帝嶽崖之下繼得金簡玉字于登宛委山之上
已乃勞身焦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
以祇勤于事足之所履身之所涉目之所睹異獸異物不
知其義而卒以禹貢名書蓋紀州則首冀次兗終雍高下
區分導水則先河次江次淮緩急其高山大川以定境
而遠隰陂澤淮導不濟九則三壤以經邦而職貢灌輸詮
次如繪則叙地莫精于此者即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紜
大別數漢地志之編牽合而書之地象自其也寧特書哉
陵邐之爲都夷自土之爲自杜揚紆在冀而爲秦虛水在
濟而爲雷許用魯地而非許鄢陵鄭邑而非鄭藏籍如林
夫孰非丘墳之鏡哉言地不必章亥也禆瀛迎社弗收知
而域內則有可述者有虞五服要荒在外成周九服蕃鎮
在外其詳內畧外之制乎冀方地兼兩介擦神聖之更都
雍州城併梁益荳宗周之定爲其居重馭輕之權于殽函
洋于東維限沸海于南徼設懸度于西極邐沙漠于北陲
其華夷隔絕之界乎九國匝而漢震八千競而晉遷藩鎮
強而唐微燕雲割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地無毀也
山瀆土訓吾可臥遊不必馳精步算而川原瞭于觀火

矣然而方國之[illegible]故小史邦域悉于周官
應物地里傳于漢世其它普乃之經九州之圖寰宇之記
亦皆出自贊虞賈耽樂史之編述而各成一朝大備之觀
願未有如　昭代之一統志者書本應制以總圖具各道
之規形以輿華辨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遍統而道理
關梁括其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土產人物詮其勝其書
今用蒐切自車以降而無以加也遡覽圖史者睹九區一
統四海一輿阻深者咸耀爲光明僻陋者咸化爲禮樂無
昔塾不安之所無焚溺不拯之民罔不謂山凝海晏昇平
已久即有鄒衍之談蘇秦之奇而無所施乃生獨以三家
之市十里之城人生其中肖形象貌蠉動天翹已自不倫
矧曰宇宙之寥廓陰陽之煦蒸精氣渾淆游靈變化而可
曰同而不異常而不變且以今山海之外河之東西已悉
爲奴有而蜀黔之間又自此脊脊多事人心震動所在驚
惶能必如向之各相保無虞也哉聖人之詳于治內也于
中國必欲其安而後已其周于治外也于四夷必致之來
而後已今來者不但不乘且大爲外患而不安者幾何時
得復安可不至爲內憂乎生不敏亦嘗留神地勢博訪勝
形其于九邊京省山陵江海郡國闤市一切士馬芻糧多
寡要害之所文武將吏彈壓方州之制與夫戰勝攻取控

馭守備之方各另詳之于後此特就圖誌之可尋典籍之具載者聊爲陳說所聞令人人晰地之形凡九區百國但可按籍而守云耳豈猶夫聚米閱隴畫地籌邊吾將惑算焉如醫不諳脉而溫凉之劑或誤恐不置局而奇正之變無適者比耶

變化陣法

嘗謂知兵之形而後可以制用知兵之用而後可以制變知兵之變而後可以制勝形者可指而名也用者可服而習也變者無常形無常用不可豫設不可先傳也故唯知變則善用其形而可以決勝于天下今夫陣法形與用耳非所以達變神化而論于形與用之外也雖然舍形與用則變化安從生譬之不學決拾而曰我必爲飛衛不學馳驅而曰我必爲造父鮮不笑之矣按古陣法伏羲象易爲之正宗軒轅氏以丘井制軍井分四道八家處之虛其中大將居之又謂之九軍之陣世傳風后握奇經韓信所註公孫弘所演者是已蓋兵家祖焉五行陣或出于黃帝其說曰虛其中央四隅以習軍虛其前後左右四方以立表西北象水西南象火東北象木東南象金中央象土三才陣出于太公前後左右各出一軍以突戰前一軍象天後一軍象地左右一軍象人然而五者九軍之正三者九軍之奇也總之一握奇也周禮大司馬編將教士爲書甚具而不詳陣法然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則陣具焉其說在司馬法也法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二百五十陣什三布中壘爲奇什七布外營爲正外營者八合中軍而九其數與周公丘乘黃帝九軍合延及春秋不暇

繻葛之戰有先偏後伍之奇偏乘居前伍承彌縫于後此魚麗所由名也荊尸之陣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及于昏而楚是以伯崇卒之陣毀卒爲行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而狄是以亡嘗考楚陣整而不乆二廣相代可以治力與魚麗有二拒無異吳自巫臣敎戰始知用車夫相乘之意與崇卒相乘無兩但晉師所遇阨故皆卒以困無終所謂因利制權也他如越子戰檇于是勾卒分陣左右鼓噪而進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此師分廣之法而別出一奇耳戰國孫吳二家善談兵畧爲書

甚具而不詳陣法按孫子八陣有圖九卷既逸不傳乃其兵勢篇有正合奇勝紛紜渾沌之說吳子治兵篇有方員左右鼓合旗麾之說則陣具焉其說在漢禮儀志也儀立秋貙劉肄以八八相乘爲六十四其數亦與黃帝九軍合此見穰苴孫吳一握奇也漢諸葛武侯因握奇而演之爲八陣其同當中黃等名雖異大要步兵六十四陣縱橫皆八爲四正四奇騎兵二十四陣橫列其後爲四衡四正居隅四奇居方而衡騎配焉勢若率然形如卻月本合中軍而九其出斜谷以兵少省其二而七故九軍者全數也七軍者省數也一也唐李衛公因八陣而變之爲六花其內圜外方等形雖異大要內十六陣仍函爲二重中軍居焉外四十八陣分族爲六花前鋒後軍左右廂右右虞候列焉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本合中軍而七又兩其六爲大黑大赤等應十二辰而十二又別其五爲方圓曲直銳應五行而五故十二軍者嘗法也五軍者敎法也一也此以見八陣六花一握奇也它若裴緒陳元靚之徒本原舊法而緣飾以巳意欸相發明然緒之新令列圖八陣陣加搨奇備伏四軍播前以挑戰奇左右以制人備伏皆後而待敵此奇兵之別名耳其陣八圖方勝圓圓勝牝牝勝牡也牝勝衡方衡方

勝車輪車輪勝罘罝也罘罝勝雁行雁行復勝方也交相爲勝此地勢之變態耳元靚十二將兵法四正八奇四首八尾本李靖十二將陣也其方圓曲直因地制形本五軍入陣之有上中下本三才又有內外八陣有前後八陣皆雜取物象本魚麗鵝鸛則諸家之緒餘古法之義疏耳謂之談握機則可謂之知握奇則不可何也握奇形生用用生變彼以形與用盡變故也夫不泥陳法而自得者上將也下此未有舍陣法而可與語變者也李廣行無部伍而居黃地爲軍陳騎張左右翼則部伍在焉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任方畧所嚮常遇則兵法在焉張巡用兵未嘗倣

古法而使兵將相翼情意相通則古法在焉岳飛不觀陣圖而以心運用軍重于撼山則陣圖在焉故將雖良不能離法將雖庸不可廢法今以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上智不常有而庸者衆也知法而泥法者衆也不知法而蔑法者又衆也有能追涿鹿之蹤而步鷹揚之躅者乎有能吐八陣六花之奇而盡虛實分合之變者乎生以為法非變化不神變化非心不運為將者苟能不以榮辱淆此心則機圓機圓則千仞之丸可弄矣不以讒諂勞此心則謀決謀決則十人之牧可導矣不以死生易此心則氣烈氣烈則岳震山摧不能動矣審如是則神凝于法之先機伏于法之表變化生心操縱在手即追風逐電所向無前矣

轉旋太乙

古經云太乙治陽宮遁東不見兵太乙治陰宮蜀漢可全身此言大遊也大意論太乙有陰陽之別則夷夏有窜擾之分今日國家多事莫謂無關太乙乃太乙之推求說者難之夫天子與民不云乎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太乙固亦有定位而易測者雖然太乙之變遷實與時俱轉即纏度之往來而因以决主客之勝負政有算數之所不易得而杪忽之所不可謬者今之世果復有大撓握其占隸首操其算者乎即如歲計太乙起于一矣所謂起于一者即皇極經所言萬物之數始于一極于萬而還歸于一故自混沌以前開闢以後俱可以元會運世系之太

乙之歲計者不猶是乎是以三年一宮順行八宮二十四年週而又起于一焉積年以計具有成曆此猶其大凡耳若月實之有減乘日實之有分加而時計之順行逆飛自有難于管窺者至于天目之如何數客目之因何向而二將各直則依宮緣至太乙畔焉蓋太乙乃天子之位誰敢有過越者乎上下之分垂象以告人矣而參將則分寄者何又隱然示以大小之辨也進退離合皆有深意誰謂太乙可易言者且也君基臣基民基無一不統于太乙而推其所在則各有術焉及遊神之遁行下土主威刑行訪察

則三十六年治一宮矣降之祥則為五福而兵戈不興降之厄則為水旱而師旅繼之是又各有定局焉甚之陽窮于九紫窮于六則有陽九之災百六之厄乃陰陽之極數極有大小禍有淺深易所以有無首之龍而亦有戰野之龍也剝剝則必復理有固然而轉禍為福業所當講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誠知是也又焉知喪亂不可回而清寧不自我致哉此則今日之大急務也闕鄙報膺寧之敗偵伺者云[illegible][illegible]有善太乙者故能知時日之大利以勝我師生以為太乙自可以條物所謂天人合一之太乙而不徒以渾天圖勝也

綜合奇門

古名將多讀書凡有裨于兵家者詳悉具備頗得真訣即以奇門言之竊意奇門固因乎時而寔妙于遁經曰六甲天之貴神常隱六儀之下專言遁也又曰急則從神緩則從門善言時也遁之時義思過半矣而其變化之妙獨存乎其人者何也一元之氣天地歸藏不厚則不能運而為一氣三元符節之交學者推移不精則不能約而為超神接氣是以圖書兼體以致用大衍虛一而置閏陽生于復復則利從陰長于遁遁則利貞時潛而時見時靜而時動時闔而乾行不息時闢則感而遂通從神從門皆是物也

或者以奇門甲言天時渺無可據而立地立人之道槩乎未講予則以奇門始于風后繼以太公鬼谷孫黃于房而大暢于諸葛武侯造式三重效法三才上層象天列九星中層象人開八門下層象地分八卦九天天蓬及休門與坎宮相值三才定位也所以通乎地與人也且占用九星遁臨八方以辨吉凶是即兵家所以盡地利也大而戡亂除暴小而禦災備荒趨吉避凶靡弗具備是又兵家所以盡人事也或者又以天地人三才總是一團太和元氣不和不可以出軍而奇門得無遺和乎豈知奇門所列應變無窮緩既可為急對亦可為生如乙妹妻庚丙丁制庚化

不和者而使之和是乃兵家所謂先和而造大事也細而論之三元以上中下爲節分三奇以乙丙丁爲臨合六儀六甲同名而極藏用之奇猶兵家所論握奇握機一法也九星八門遁直而顯符使之異猶兵家所論大體不出三門四種也陰陽分而順逆布卦氣統歲事之全猶兵家所論天人相變之陰陽也三局加而氣候齊週甲晃日時之總猶兵家所論天官時日五行五聲之徵也寄宮正位不得以用奇而碍正猶兵家所論奇正推乎天也于是料敵制勝觀變應機可以我之實形彼之虛可以我之疑啟彼之信可轉禍門爲福門而人所望而不知所之者我所獨出獨入而不可測識可轉遁甲爲飛甲而人所拘泥不善變者我所將闔時闔而不容思議孫子曰形人之極至于無形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非此之謂與將見靜如處女動如脫兎玩敵于股掌之上而有餘矣遁之時義大矣哉

傳換六壬

或問兵家何以用六壬曰是數也大而陰陽之變革莫不悉具故吉凶之兆得有所徵于以定三軍之行止數也亦理也蓋兵家奇奇正正總不出陰陽兩端天道之陰陽即人事之陰陽孰謂六壬不爲兵家要哉第沿習者不得其傳換之妙或以尋章摘句而徒知有四課三傳或以膠柱鼓瑟而莫了其千頭萬緒是人不能用六壬而反爲六壬用又奚大小之分爲其惟知周萬物者有六壬之成局在胸中不索之紙上可也易之辭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是用六壬者又當思其命名取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爲天地得氣之先而壬居天干之下實居水干之首故水上干地則以一人撫萬邦而爲比地中有水則以丈人統弟子而爲師兵金象也以乾金生坎水入險陷矣又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必使之爲津潤上行之水毋使爲淵深不測之水且包犧氏畫卦每自下而上由壬而甲雖遁局遺意妙隱于無形抑亦貞元微旨用神于不絕凡此道皆宜得之千言表而不得以時眼拘者也至如論用神則以賊尅爲首即兵法之探彼情是而比用涉害遥克昴星伏吟返吟别責八專等課則以次列焉取年命則以生合爲貴即兵法之先熟己情是而太歲月建鬼罡神殺

刑沖德合旺相休囚諸爪俱宜審爲宗門惟九而衍七百二十課總共八千六百四十加例則九天九地之動也支干有六而又有十二神加以十二天將則主客勝負之本也日辰要矣占時乃自然之神符先賢以爲先鋒門青龍喜矣白虎則哑人之梟鳥爻卦當倫暗刼鬼若夫流轉之法則有換日不換將使官星干頭換日者亦換將不換日以將加時換傳者變變化化離離合合所謂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其神矣乎固不待推算之勞蚤已了成敗之局于胸中矣況其布式衍求豈有不足以運籌決勝者哉由此言之則不可謂六壬無當于兵家也抑聞星家之說

每以甲戊庚爲天奇乙丙丁爲地奇不及壬癸則謂六壬爲人事之奇也可此想生之臆見如此至其委曲精微則非語言文字所可盡也

立轉機勢

兵家勝負靡常而欲決全勝于天下則惟機與勢機者動之微藏于深淵而不可測勢者情之著通乎萬變而不可圉故機勢不兩分也機藏而勢已昭勢昭而機自露機勢互爲藏露而死勝從寃亦勝即不合軍不遺矢而亦勝是方視士卒如嬰兒玩蠻夷于鼓掌爲國家作一保障何至今廢頹燔張不剪此以歷　廟堂憂然而機勢轉于呼吸難以呼吸立轉機勢生將擬諸古人古稱用兵如神鞠躬盡瘁者孰與諸葛武侯稱屯兵足食全軍而遠者孰與趙營平侯稱談兵謀遠國士無雙者又孰與韓淮陰侯乃

其登壇數語艸廬先識似于先傳之戒異卒之收茨令符者無它揣摩有素而形勢全具于胸中故舉畫不啻指數而非以測其機也其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似于校計之說異卒致羌虜效順者無它持重有素其機藏于宥密而非不能先知也想之兵貴速而不貴久勝可知而不可爲慎毋以國戲云爾今建酋肆毒已甚當事者豈不欲力揣腥羶生吞鬼蜮以報

聖天子奈積薪久而未可易圖也孜令疎而未可淺嘗也且勢猖狂而情叵測未可以讀父書學劒術者當一面也蓋兵家未論勝負先知彼已苟不足以與于機而徒就其

見其間之勢侈口談兵斷無有濟者愚拒賊已久知禦今日之夷與禦昔日之夷異守今日之山海與守昔日之山海異計惟慎用智將謹防要害聯絡聲援虛心籌畫出萬全計以却敵如彼之勢張則多設疑兵以弛之彼之勢實則多設疑事以虛之彼之勢逸則誘之更變以勞之彼之勢靜則檄致犄角以擾之彼止而不進則拒守以鍊吾卒彼進而不迫則堅壁以老其師彼迫而速退則急追速返以疲其氣彼相持日久變隙自生諸部落散而不屬懈而不整則乘機擣虛發奇兵以襲之運用之妙倏忽萬狀轉敗機為勝機轉危機為安機斷不至喪師辱國煩老成長慮朝推一將專調一軍以卒與敵而莫之顧也然則機勢合一之說將有補于邊計明甚

直擣東巢

邇者擯虜於門庭示虜以羸弱似未可專笑宋人之愚也乃討所以禦之者議戰議守議兵議餉幾無遺策至實課之施行而又十不得一步虛描影終無濟於剿虜之急則是積薪無警諱知暮夜有戎而焚巢貽災始悔殲瑪失守晚矣愚以為虜之勢方張虜之欲難猒而虜之情形則易制惟恐強弱不相敵而禦之非其人耳然或以夷之強弱為強弱而不以我之強弱為強弱即以我之強弱禦夷之強弱而不以夷之強弱禦夷之強弱謀非萬全仍與不禦等何也今日之夷志不在小陷我城堡隨得隨守輕我將士愈橫愈驕雖有威望若郭令公非可以单騎禦也而效張仁愿之設險遂足以禦之乎則以夷禦夷在先挫其勢夷之勢聚則多設疑兵迂其途遲使不敢易而近我夷之勢散則審遣遊騎擊其抄半使不敢肆而伺我夷之勢稍衰而後可以行間顧我有間夷亦有間夷之間原我中則之民我之間反為驚夷之用雖有深計如李衛公非可以一儉使也而效韋孝寬之撫襲庶足以禦之乎則以夷禦在先反其機如夷間之偵我也不妨借其間以為間如我間之為夷用也不妨誆其說以為間夷之機逆矣而後可以定主客願酋入烽舉酋退速追我主也而彼且徉北設

伏以誘我則我反爲客肘猶以[illegible]攔掠而歸彼客也而我
且褁粮弃輜以應之則彼反爲主此非用戎兵驀死士變
主客以禦之馬陸何以破樹[illegible]能乎故可以主爲客而與
之同其服可以客爲主而因以拔其幟則儸夷之主客然
矣而後可以校虛實觀夷耐寒不耐暑暑則休侏奇射不
爲我則幸其暫息不憂鬪而愛妻子不虞外而虞中消是
我百虛無一實也[illegible]善戰亦善備戰則以所據之老羸備
前殿則以所弃之疲羸備後而我不過恃破擊以破其前
隊所傷者仍我被殘之民驕酋首以張我後勁所獲者僅
所避實之弊是彼百實無一虛也此非振情氣明賞罰綜

虛實以衆之种世衡何以保環州乎故時而休秣必避寒
擊虛以困之時而挑鬪又避虛擊是以拖之則禦夷之虛
實然矣後陸贄所謂更發不同胡可專一不存乎其人歟
夫然後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兵練之司馬餉責之司徒兵
足餉足于是出不意攻無備遣一使使朝鮮約爲犄援護
選騎將銳卒繞[illegible]之後以搗其巢穴令夷酋肩背受
敵首尾不相救而肘腋之間稍寬一路以啓其生心燒蹬
之地復設一奇以制其死命將犁庭空幕之勳可復許于
今日而　天子之威靈于茲丕振矣根本之慮觀望之憂
有一　潛消而默禳之者哉

九十九籌卷之三

延陵顧季亨會通著　陽羨門人吳夢增 王之佐 仝校

特簡邊才

嘗論程才於治世則庸人矜脊于坐鎮掄才於亂世則豪杰勞瘁于經營故廣眾目以爲蒐而羽無瑕棲鱗無瑕隱是恢弘之遠算也乘衆尤以爲輔而百輔不折方足不僨是忠盡之長慮也而邊才則當特簡夫人臣當邊陲之寄所以坐制勝算者存乎謀猷所以逆折亂萌者存乎閫望自昔邊臣之績莫茂于方叔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夫兵車之盛也而猷先之所謂謀猷非乎北伐之勛也而南服之所謂閫望非乎由詩而觀邊臣所急可睹已顧謀與望各有辨焉謀有智謀有權謀有詐謀惟夫老成持重之謀王以木鷄之養運以屠牛之技察以觀火之智鎮以如山之守衆權詐智術悉資其奇正之用斯所稱眞謀猷矣望有才望有威望有譽望惟夫實大聲宏之望其貞心勁節可泣鬼神其精誠明信可孚豚魚靜則如扁豹在山而藜藿不採動則如蒲苴修繳而鴻雁悲鳴寓才名威武于聲色不動之中斯所稱眞閫望矣有如昔者李牧之備雁門也一戰而斬萬騎趙充國之伐先零也罕开斬王以降郭汾陽以單騎當三十萬衆免冑一見而回紇倒戈范希文一知延州而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爲意此皆以忠誠體國之念建石畫之謨以日月雷霆之聲擁旃裘之魄故功成談笑名垂青史我　朝則如馬端肅之經畧哈密余肅敏之經理榆林項襄毅討土達滿四之叛許襄毅致小王子死刺之貢其間中讒中忌屢蹶屢復同此成功之難而其愈淬愈勵獨持獨堅亦同此孤貞之操寧獨漢唐宋諸君子可雄視百代已哉頃者[illegible]鴟張遼陽中禍

天子方東西顧而宵旰憂弓旌之招旁及岩藪薦引之牘

日滿公車冀得謀望之臣以當鎖鑰乃持節而往者不以喪師而兼喪身則以弃地而兼弃節曾不能追蹤古哲繼軌先臣何也則眞才少而似才者多也實行少而浮議者衆也忠純少而比周者衆也或志雖有餘而知識不足或名雖太重而意念未眞蓋所貴謀猷者必有遠慮而後可以禦近憂耳今則悖魔亂心空華亂目偵至則倀倀偵還則施施急則嬰嬰緩則泄泄所計者身之利害而不在國所戰者口之是非而不在敵工林甫之尾狐效長孺之首鼠倡謀非我期害其成敗謀自我期幸其中鬭墻則工禦侮則拙嘗鋪則巧對壘則踈虛聲倡晉過河空言犄角布

置以是而譖謀獻聲則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富也必靡幾矣所貴聞望者在建樹乎此而
聲施于彼耳今則借交而資遊揚而實視時論所歸而圖
環以就之視時籍所重而織遊以附之退焉以爲進默焉
以爲辯廉焉以爲市直焉以爲售聲起銘槃而并附于輅
鈴譽表清修而槩任乎勇敢本以吝嗇似乎節儉而胃散
金附死之脅本以刻薄似乎敢直而負設伏用間之能始
通仕籍遂以鎮撫寄之老饜朴梟仍以蝽玉起之以此而
謂聞望譬則臟鼠之朴而爲璞之用也豐年之玉而爲荒
之賑也必無當矣然則上焉者揣摩而思下焉者捥腕而

譚若之何而可恐以爲舉之道當嚴而廣使舍賜帛削戶
之典而希荐舉得人之效嚮直言效諫之士而求伏節死
義之臣其數不得也甚而相視束手任之者每以殘疆爲
畏途而推之者以行邊爲深阱吾未見終能得一人之用
矣甚則便宜暫委詔書盈篋今之世果若有牧與充國數
子出當此議論繁興之口稍有行事將無掛彈章乎但令
之士果有以數子自命者獨見其是衆非何惜獨見其利
身害莫顧韓稱子有言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
將死而改吾義此邊臣自任者所宜念也故用世者才也
而善用用世之才者心專于主也成功者臣也而能成成

功之臣者衷協于衆也才與心畢盡人與我相成即余肅
敝諸臣近不得之鷙鷙遠可徵之蒲輿矣吁唯其有忠計
者方言及此愚是以不憚詳復云

合說邊防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鄰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東則薊州為左輔極之而至于遼東西則宣府為右肩極之而至于大同榆林固原寧夏甘肅非則以黃花鎮為後門極之而至于古北口潮河川此大畧也九邊經制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于磐石豈非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弃而守望勞費今且不守廣寧而守山海矣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

河套駐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盖嘗合九邊大勢觀之遼東之陷于哈赤寇已迫于門庭河套之據自吉囊患恐貽于養虎昔我

太祖嘗諭邊帥曰滄海之東遼為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然套内素稱膚饒控弦數十萬益以中國逋逃竊知内地虛實邊事誠不知所終矣甘涼榆寧與吉酋鄰雖世受我爵賞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臣藩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眾彼實握焉朔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酋毳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剌之有大落赤等憂在洮河太寧之有朵顏憂在薊門黃河腦之有丙兎着力兎失喇歷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朵顏卑一酋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眷又不知其凡幾夷大抵形勝日縮虜氛漸熾其能晏然高枕乎故募南兵暫為拔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着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關可矣還當繕城堡以為清野之計奈之何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粮餉則射于猾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况諸邊俱受援遼之困其憊甚不堪言以今日之人情揣今月之虜情尚可期其堂堂正正與虜酋一決勝負哉但期其先為堅壁俟物力聚然後議大創耳欲固守得人則莫若擇賢久任久任則分之為各鎮之形合之實一鎮之情于以禦虜何有

戒備薊遼

天下未有臂指急而肩背不急者急在臂指而不思肩背
是爲猥裘人也天下未有門牆壞而堂奧不壞者壞在門
牆而不防堂奧則亦鵲巢居耳如今日之薊鎮是已薊州
爲燕京左輔而以遼海視之則肩背而堂奧也遐想大寧
都司之設將倚之以爲外邊靖難後乃委兀良哈之部落
爲三衛宣遼之聲援已從此斷矣土木之變三衛往往嚮
導北虜重兵繼陷直逼京師其時談邊情者莫不曰薊州
最重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何也所關
至大也然此時猶有遼爲之羽翼不至孤懸乃今之遼不
可言矣遼之剝床致薊之剝膚而薊之震鄰寔神京之震
躬當事者將爲積薪抑將爲徙薪耶吾恐不得不以遼爲
戒而設備于薊嘗夷攷其衝要一片石去山海最近賊之
突犯最難防備此外若河流口潘家口桃林口大小喜峰
口牆子嶺及白馬關口大小谷口孰非要害墻長而堡少
堡多而兵少皆其所當備者也書曰有備無患是則有患
而不得不備者也昔人云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生則云失
尺亦須守尺失寸亦須守寸不然以薊州爲香餌可以
神京爲孤注吾未見其可也蓋以[illegible]之富强又奄有廣寧
鴟張虎視且沿邊虜因零星散漫[illegible]附[illegible]甘心于[illegible]移爲

[illegible]用此事勢之必然夷虜交搆不旋踵而薊昌之禍大矣
誰謂崇山峻嶺區區天險足恃然自雄乎則莫若守三大
要永平昌平通州各屯兵數千相爲犄角而以重臣主之
更將各堡居民逐戶編派民七兵三無事同巡夜有事共
拒賊此防守墻堡第一義也古北口潮河川雖高山可恃
然也先入寇徑從此入且若河口萬馬可以奔馳作橋則
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闕今定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
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而先臣鐵橋之制亦宜尋復黃
花鎮爲　都城後門　陵寢賴之捍蔽向無邊牆虜出入
于　陵後如入無人之境謂宜更番此戍晝夜合籌交兌
此尤保護
皇陵第一義也蓋薊門以匹馬不入爲功律令視它鎮爲
嚴而薊門之任事視他鎮爲獨苦地廣兵微諸虜明挾
陵京要賞侵犯連年援遼供給應付民不堪命且兩河喪
敗人心杌隉易潰在昔爲近鎮在今爲危邊昔竭力以援
河東河西人猶視爲有餘在今收拾殘遼兵餉到底苦于
不足爲目前計政宜在在籌度孰當添設孰當增修不可
僥倖山海旦夕無事苟且觀望已也

申飭宣大

昔先正有云寧成功于門庭之關勿遠致于敵人之境議者曰此御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生以爲此愼守之常法而亦應變之大機蓋患有不必遠致而即在門庭有守在門庭而即所以爲遠致者當究心于今之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嘗爲燕之屏蔽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鎭以威懾㗖虜大漠之南王庭絕矣及其季也時時入掠然入之而不能有也狥利而驟進徼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太止不敢越二鎭而遂攻燕以畏二鎭之犄其後也今虜則入而雜居矣二鎭之入不得就時耕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能躡也尚烏望其爲薊遼之聲援使左臂之单寒者不至于右手之痿痺哉生之所以有鑒于遼而欲宣府之爲薊州不欲大同之如遼左也則生且得析而按之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 國初逐虜漠北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

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出入後以大寧界虜與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乃移衛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沒雖旋收復而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大同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庭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遏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 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正統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此二鎭之大槩也而所以防禦之策則各宜因地利而繼之以人力焉宣府山川糾結鎖鑰所寄長峪城鎭邊城之幕府不可不補也浮圖谷插箭嶺之防守不可不重也茂山衛京操之士當留之以益紫荊李信屯交界之堡嘗築之以固兩鎭至若居紫倒三關備禦宜周大同川原平衍寇多大擧其在陽和天城一路者宜分守尨窯永嘉白羊鵓鴿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兎尾河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至若偏寧雁三關警備尤急蓋嘗合而論之則守大同者較難于宣府以虜之住牧近而冲突易也守宣府者則急于大同以燕之藩翰視而山川險也大約宣大二鎭可比之遼薊二邊今遼陷[illegible]矣彼盤旋套中者又豈下白山黑水之衆哉又況爲遼而征調數及二鎭之民將枵腹待矣然欲二鎭之足捍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紀綱振天壽之山常峙而五堡之變不復生矣

固守關關

昔虜之寇宋也過關隘如入無人之境嘗笑曰使一人守此豈復能越哉南朝可謂無人矣則關不可不固也蓋關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道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入之路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第前代關隘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按天壽山後黃花鎭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居于山海謂之東關自今遼陽陷沒[illegible][illegible]驅牧廣寧所恃者惟有一線之關當事者併全力而守之猶虞易潰而況可

九十九篇　卷三

以殘兵尤之哉又況入寇之路不止此哉政不能不爲之寒心耳西壓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浮龍泉謂之西關諸關之中居庸最岩險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全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　京稍遠監口既多守衛不能專紫荊夾于居庸而近于倒馬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邇道數日可至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夾漫寬衍有如備禦非周關此咽喉何嘗觀元人曰勁卒搗居庸北背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擣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至若大同則有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駐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防守爲難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延綏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州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以也偏頭四面黃河與套虜僅隔河水蓋自淳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嶮巇難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策邊固塞且屯且守則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耶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口連忻代崞諸郡之徑虜從左右衢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鷹窠莫

九一九篇　卷三

非要守雁門警備于是爲急矣然豈特數關當嚴守哉不論廣狹監口彼可以入我可以據者如大小喜峰等口松亭等處并十八監俱須慎之慎之切勿誤認關頭可也

撫援延寧

議者謂以一鎮當各鎮之虜不如以各鎮禦各鎮之虜以一鎮奔走各鎮之急不如以一鎮應援一鎮之急是謂天下有可驟振之威權而無可分借之兵力生以爲旣有撫綏之責而未始不可張逞助之形則且以籌今之延寧榆林舊治在綏德捐米脂魚河等地千外成化中余肅敏徙鎮榆林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遂稱雄鎮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 國初置寧夏等五衛西北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而清

清水興武花馬池一帶尤稱要害此二鎮之大凡至于興利除害必欲爲不一勞不永逸之計則有難言者非難也難于任事者非難于任事者難于任事而免于旁議者即如榆林之城襟吭旣據內地遂安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界者間亦有焉謂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信若斯言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嗚呼以肅敏百年之計而不理一時之口天下事恰難矣又況于事寧夏者欲復守東勝因河爲

界東接大同西援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此必不得之數矣大抵移鎮榆林包收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聯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要可便種植于三百里樹藝樵採園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不得以河套旣失榆林受病遂致怨于移鎮之初猶之近時廷臣建議寧夏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將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其得地利也不與移鎮同功哉而以目前計之則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

畏之更多將才有節氣第鎮城遠處多不毛軍多待哺于腹裏生理旣難糧道又難故不患其不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寧米珠草桂之歎則莫若利用撫按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以輸之其少蘇乎寧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則莫若利用振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若花馬池一路其險固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而尤在鐵柱白水靈州等處至于榆林之亂峰墩野豬峽是直衛

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賊大衆多由此入寧夏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寔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經兩鎮者不可不留意爲要以撫延綏即所以援寧夏而援寧夏即所以援延綏援延綏援寧夏即所以援九邊常山蛇勢其在斯乎

遠聯甘固

國家邊境有在窮徼而足當城守者不城守則其究也啓有似孤懸而原屬唇齒者惟唇齒不可使之寒如固原一鎮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千固安會之間得以休寧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參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之地便爲禍堦調兵防守張在氷泮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圉況火眞諸酋盤据西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剠熟番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詠四通入達皆虜穴

爲考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擾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故說者謂不添洮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是已蓋徵調客兵宅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商旅納貨賄朔以塡實此地至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甘肅漢河西四郡地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自固鎭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控西域南蔽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

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
凉州永昌門戶六垻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小湖一帶尤
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
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瀕于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
地甘州祁連胭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 國朝設行都
司于甘州而以肅州爲門戶城西六十里築關爲肅州藩
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即哈密赤斤安定等衛是也後哈密
赤斤陷于土蕃安定殘于海賊而甘州之藩籬薄矣然南
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第
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則復本邑以給
邊塞之儲增兵嘉峪以爲內外之防豈非所以爲甘肅計
者周我總之甘肅固原兩輔夾車也能使西北一方相爲
犄和則極塞孤懸實 皇朝重鎮吾有望于經斯鎮者

加防套虜

今之籌邊者豈徒勦成說哉抱厝薪之慮則以豫而圖其
幾定建本之謀則以全而制其勝圖其機者非以乘瑕而
赴隙也動察其形而靜察其影弗狃目前之安而已制其
勝者非以威劫而武震也內周其慮而外固其成不弛先
事之備而已以今建囚暴機 國家方東顧之不暇寧復
有它慮乎哉雖然事有未發而不可不防者況其逆謀素
蓄侵犯頻加如套虜者乎而可不加意乎矣考河套本中
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自周秦以來爲
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 國初
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
遂淪之犬羊茀
先朝屢有可復之機而屢失其機會其一在天順時套地
雖失虜尚不爭而知勇如郭登者何愧千古名將乎當斯
時而命登經理此地鄭未必遽復張仁愿所築三城而因
河爲塞戍守東勝特反掌間耳當時廟廊諸臣慮不及此
何歟其二則成化時輔臣彭時商輅等議與十萬之師複
剿之乃本兵從中阻撓從制亦止請巡邊而複套之議遂
寢夫此時內閣則有彭時之明斷武將則有項忠之智勇
況虜雖出入套中猶未據以爲家設有定議何難復套而

原缺第十九葉

經理城堡

國家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此一定之畫則城堡不可不經理也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然此豈獨始皇築哉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内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固曰

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賴之以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抗拒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爲也故我　國家所急在東北山海之外日縮既無論矣若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羊在前也而天壽與

異域爲鄰則宜大城京後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得以頓置阻是則勅時之要而亦善後之圖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乎允當申堡塞之約焉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虞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户口大滋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業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敎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敎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是以民堡不固斃

不堅也虜入有襲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隨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爲可得乎要之事固未易爲人言也以今頻歲兵興徭役不止建議城城得毋以爲迂乎民堡之說倘亦其不可已者

統論屬夷

嘗論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蓋夷狄之性叛服不常而設處之法惟寬嚴並用我

太祖高皇帝責日本討西番殪諸蠻靖五溪而蕩平胡孽凡十有一舉

成祖文皇帝詰朝鮮平安南俘錫蘭王而遂親犂北庭凡三大舉虜遂遠遁僅存餘息三代以來威靈震疊孰是過乎我 國家之恩四夷也亦厚矣

太祖高皇帝賜高麗經書免占城推稅定烏思藏爵拜而謚元主封元後

成祖文皇帝復朝鮮印綬陞琉球國相歸暹羅漂泊而諭兒力赤者三諭本雅失里者再三代以來函弘覆躬孰是過乎是以威惠孚洽極天所覆莫不來王數萬里外以時入貢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爪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婆羅滿剌加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國西域則泥剌朶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八國它如以蜀屬者若烏蒙諸所以粵屬者若龍英諸所以滇屬者若平緬諸所以楚屬者若永順保靖諸所以川陝屬者若番僧番族又百餘計而迤北三王及朶顏三衛海西女直赤斤蒙古紛不可枚數也暨俺答把罕台吉祖孫一誠投身款塞大漠以北盡奔走之矣孰謂王者之不治夷狄哉迨至今日而乃有不可言者吉囊分部駐我套中征勦既成弃核●●鴟張逼我山海防守誰是長城虜騙天驕既跳梁于藩籬之外苗虜內食乃蔓延于襟帶之間三衛屬矣能保其不生心叵測乎迤北來矣能保其不內懷狡黠乎朝鮮孤懸海外而海氛未必終息哈密弃置關表而關使頓從北謝交南之未復不足論西番之散處亦可虞是禍之已著者當嚴爲之備而機之未發者尤當隱爲之圖蓋嘗思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然而國無外患則亡以我聖上之沖齡聖主潢池竊發如是焉知非天之假我不易而爲殷憂資哉

九十九籌卷之四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海虞門人陳于[illegible]席士[illegible]仝校

選擇將帥

按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我　國家自劉杜兩帥覆歿遼無宿將闒敵膽怯至如叛將降虜操戈入室專閫擁旄甘為敵中翕言之髮豎則徙薪之舉畜艾之圖匪可緩也樹譬而思頗牧今也其時第　國家任將之權太輕而用將之路太狹武科世襲納職材官各以薦剡為殿最猾者能出貲人書又能出千金餽且利者借談于部縣交

歡于藩臬而舉言日至每至磨累而躋崇秩它雖有力如虎無所用之嗟嗟十步之內必有豐艸求和璞于土壤豈必乏珍惟是碔砆混玉魚目亂珠反使豪杰之士不得脫穎而出今願命將須多預為之地考先朝世爵即侯伯亦充叅遊出征今止懸京營漕運內缺以待絕不任閫外之寄以示優崇姑不具論若以下職銜何亦使以紈袴甘浮湛宜隨伍詢訪有風諳兵機素饒智力者即越次陞補則世爵自可得將今兩京各省勳臣後裔如雨如林豈無象賢步武肯出死力滅奴酋者若而人語稱將有將種除世爵外如東李西麻土達祈曾及王杜尤蕭等族家世曉暢兵事從中推選必多奮傑而死事役裔倣羽林孤兒遺意倍加優恤量授若職豈無散金養士如灌夫等流願為父雪恥則豪族自可得將今劉杜死難諸臣之後豈無以報國恩復父讐自矢誓者若而人向來武階惟功陞一項起自行陣身獲首功其人必多驍勇可用乃寥寥數人仍以薦格為序需次授職漸迫遲暮秖令行間短氣何不予敘錄後即列名推用使得乘時殺賊自効而所在撫道于行間官舍遇後勇銓畧過十人及百千萬人遍推為長破格薦擢則材武皆喜自見軍中亦自可得將今豈無能文奇功如毛文龍者若而人武科一途故事專試弓馬論策若

大力精技識古通今足備攻擊佐勝算者誰則知之此絕不可見豪傑本色且有鄉試既收餬口不給之貲力赴會試坐是鬱鬱不伸今授遇後面使吐露胸臆一番果其奇抱備加賞賚量授職任不拘三科之例并各直武庠收錄衛弁子弟及民間曉習騎射膂力智謀輩以備驅策則武目尤可以多多得將今天下全盛此輩何嘗此肩接踵過聖主首科京省所選不下千人誰不揚揚得志自比于孫吳韓白使各周恤而教練之豈無足當一面者若而人國初原有儒學射圃久矣曠廢今宜各行查復督令生監演習日與擇討商確定有博學通才識時審勢敵學萬人

雄耻一劍之儒將數出相應以為令月空谷之足音則文士亦無不可以得將何不行督學使者于考藝之暇召致通才奇士或試以弓矢或叩其韜畧預養一二可濟變者若而人方遠藩祀陷　皇榜相賢廣蒐艸澤英雄誰不感聖恩無量茅此一切技藝絕倫勇力越衆之奇特恐無因至前怨遺按劍故多縮頸不前望望然掉臂而去然使散處山埜　國家曾不得其一臂之力終非善策若肯實心體訪破例題用則草澤反可以得大將何不行監司守令遍訪父老求其識通今古應嗣常變可為一方扞敵者若而人其間猛悍畜氣力可扛鼎軍鋒之選可將弧矢工巧

鳴鏑無虛技藝之雄可將占候奇中望氣審聲巫史之識可將心達而儒口慧而疎能道古典以佐視聽帷帳之助可將又其甚者取下貪饕力能殺敵曰貪可將奸謀射人智足勝賊曰詐可將如果有彪虎異姿雄才大俠當倣古命將法或釋自纍囚或起自羣盜不妨脫械從軍聽其立功自贖曰刑餘可將要之欲得真將先收將望如雜揚世將願大猷老將程鵬起生也雖素未習其人願聞海內興人勇士多出其門至今藉之衆火者數百家得之以立功起家者更種相接誠各崇禮而採訪之將隨地隨伍又何渠不可以得將也倘仍前以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見求將則將之得不得非生所敢知也

揣摩兵法

問兵有法乎曰有然非古來之陳說可做腹中之經笥可憑也兵法可言乎曰可然非鱗之片甲可以附會而鳳之寸羽可以株守也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言貴知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言貴待也避實擊虛變主爲客言貴勝也近建酋入寇破我廣寧我軍遇之輙靡也之輙解無他虜兵與法合我兵與法乖也虜合法謂何彼雖千里趨戰于法爲遠乃絕潤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兼馳于法爲勞乃既入塞結營

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救東則擊西救左則擊右是奪我之佚不待糧不截芻于法爲飢乃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我乖法謂何頹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待遠戍卒候望力弱氣惰又不番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飢而主客虛實又惘惘然不知彼己之通變豈其專事方畧不學古兵法歟何廢法而兵亦置于無用也謂非不知法而并不知所以法法者歟昔王翦之取荆也度非六十萬人不可而馬援之擊先零祇步兵三千之用何故法在治衆寡也晉桓溫伐李勢不利將退軍中誤鳴進鼓克之而世祖伐元兒邵戰不利適邵將曾秀誤鳴退鼓亦克之何故法在節進退也李晟錦裘繡帽以見軍前而馮異之奏捷峭底令士卒變服與赤眉同何故法在善韜耀也狄青擊儂智高日行不過一驛而吳玠入援晝夜馳三百里何故法在調緩急也韓世忠下令軍中面不皮數矢者斬而曹彬南伐李煜戒勿妄殺一人何故法在制死生也若乃法之用與不用秣也魏元忠上封事曰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而岳武之對宗澤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是何法之變耳乃爾是非有法法者存必不及此雖然今之講兵法者亦不少至成功則十不得一殆有故焉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

時有所難爲勢有所難移或以敢任而坐[illegible][illegible]以周謀而自炫智或以草竊而誣亂法或以振惰而謂苛衆此又有撓法者乘之而兵法益不可言也是有望于兵不遥制而不泥古法者

愼用間諜

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詭譎間諜者正用兵之詭道而脩以出奇無形者也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而李衛公以用間為下策何也為不善用間者言也試就孫子之意而申之夫鄉間內間反間皆以敵間敵也而不可偏用生間死間皆以我間敵也而不可輕用失于內而得于鄉鄉不入也失于反而得于內內不投也有因鄉以間內因內以間主者間與間相乘也有鄉間行而內不知內間行而鄉不知者間與間相胥也有彼以間來而吾已得間于其鄉內者其反間易知不必其反者而已間也有彼不以間來而吾即寓間于其鄉內者其反間難知而併不必其鄉與內之為吾間也三間之人在外而用在我也無鄉間內間而獨恃生間恐彼以反間惑我也無反間而獨恃死間恐彼以生間窺我也吾有生間則彼應有反間吾先以鄉間內間防之吾有死間則使應有生間吾先以反間待之且厮生間即反間而必不為彼之反間即無鄉間內間可也策死間以生間而必不為使之鄉間內間即無反間可也二間之人在我而用在外也如是而後可使敵為間用如是而後可使敵之間為我用法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惟俱起而後莫知其道也又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惟無不用而後謂之間也昔鄭武公以子妻胡關大夫謀伐之亟誅之曰胡吾兄弟國也胡不備鄭取胡此于女生間也于關死間也聲言兄弟國反間也非三間相因間不深也酈生說齊歸漢而韓信因齊無備襲之齊烹酈生唐儉進入突厥與可汗結和親靖乘其弛而擊之儉死此愍生間為死間也鴻門之會項莊起舞蔽高帝陳平宣言亞夫欲反而項間者至則佯禮為亞夫使以疑之楚歌間而項王隕此于項莊內間也對使者反間也聲言亞夫叛與四面皆楚歌鄉間也非三間具備間不神也即我明與間諜之用頗亦盡善先臣戚夢桂嘗曰所獲賊間勿拘文法豢養之縱使入虜能擒王斬將者封侯亦用間之一端也生縞有應于今日之天下焉間諜本中國廟算而今反為[illegible][illegible]洗資[illegible]之利原我中國之民我之間竟為[illegible][illegible]之用甚且間不在邊疆而在廟堂間不在主客而在將帥其不善用間如此于以平虜也何日之有李衛公曰事君正色立朝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將焉用之斯言可為今日之龜鑑

練習舟師

古稱巨浸稽天而長風莫乘者孰不望洋于江海而今之盈盈帶水投鞭可斷者孰不憑陵于江海固自險也險而不守與無險同嘗爲華夷限而今爲玩敵資嘗爲南北限而今爲藏寇藪此非舟師之罪也有其險而無其具則敵龍巨窟海若不能爲析守之謀牛馬長涯河泊無能爲飛渡之計有其具而無其人則鷁鳥非玉鋒之風誰能使馬觸艫鮮破浪之技孰令蠻晁吾故不曰天塹之可恃以無恐而曰舟師之不可不急也承平日久戰艦不修水軍不練要害之區咽喉門戶之所依稀野渡舟橫舠舫之利艨艟伏銳之司恍惚系波歌棹故倭奴狂逞履險若夷猾賊狎呼馮陵若陸而江洋萬頃之危瀾已爲敵與我之所共矣頃[illegible][illegible]猖蹶鴨綠岔河據有其險眈眈作窺闕計則天津沙門諸島急需中流一砥以至　陪京襟帶之當防禦淮揚閩浙之當控制俱不容緩試取水濱而問之晝鷁怪獸盡狗也且爲賁寇之資梅花海鶻皆傀儡也誰成報捷之效而有如買臣樓船以破東越楊僕水兵以下南越否耶有如董襲大舸以入河口彥章具裝以潰楊劉否耶有如王濬帥筏以破吳彥呂蒙駕櫓以襲荊州否耶有如武穆洞庭之捷投木以擊楊幺世忠儀真之捷維緪以茲兀朮否耶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倘一旦天驕不戢乘勝搗虛不識將何術以禦之而可不早畀實心任事之人講練習教戰之具耶誠令江海險隘修葺戰艦大帥督之募水軍以充之嚴其賞罰令時其簡閱俾熟于波濤而色不慴于颶風鯨浪之中閑于擊刺而目不眩于蒼茫何有之境靡沿海之樓櫓一新嚴江之蒙衝色變啣尾策應聿成內地之常山鼓棹前驅堪覘中原之長技雖有不測之變不過以長年三老梭之必無虛船藏舟之虞矣雖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莫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則所謂用衆在乎心一者然也乃任人又難言矣兵驕者敗曹瞞之壁迄今猶赤而水沒七軍之績僅壞于白衣商人之手今安得解頓敢死二軍橫艷天下不失王公守險之至計哉定須多方體訪家喻諸水道且肯以舟爲家穩如南北形勝各地水港要害娓娓而談了然指掌且確有真實技倆者數十人柄
國名公特請簡者將一負領駐登萊海中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使得與毛文龍犄角聲援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國報命雁行翩翩亦足助水戰之一籌也蓋嘗思之世之同舟而濟者斷不乏人第能招來之屢其一得之慮天下事尚可爲生將勸之率水兒驅游龍直抵混同以飲奴兒

批十九評　答四　九

批十九評　秋閣　十

考覈車制

古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爲表裏按天星軫主車與畢上有五車氏下有陣車天駟開道下有車府爲車貯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故知破虜非難須定車師之法而已自軒轅氏造兵車爲營陣而五兵之雄遂授首于涿鹿三代以來皆用其法而莫備于成周周禮兵農合一較田賦出乘車無事用講田獵有事用禦外侮逐奔不遠交綏不及勝不可誇敗不可陷此紀律之師所以無敵于天下也嗣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爲長南郢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軸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塞中郄何奴于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樹機能而克復涼州唐馬燧作月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領京東西路而縱縱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車黃偉信之爲全車王大智之雷霆擊車皆以車取勝昔胡淑有言當胡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慓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戰法必取諸入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宜德間中明其制而倍益之近日諸邊間亦用之而不盡其制因不發其利試折衷性制之明驗者附以已見類爲一法大約朴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陷胡馬兩竿前長出二尺

許安鐵獸瓣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伸縮[illegible]
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西臣蒙馬以
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及攻者兩端各置虎丫三
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尾利可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
用闌閫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仕戰者之轉進上蔽下禦
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設三
十四人司竿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步以為
陣止則憑以為營司樵汲爨者五人司藥矢火器二人司
神獸一人司獸火一人司弓二人司弩二人司餵馬芻者
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

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至用車之
法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乎原隰野則依
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
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旃為轅門以軸為
御車軌壓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為橫陣之車小車為馳車
為闔車為輕車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
敵觀釁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
而乘之法分奇兵為三發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
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權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

掌火雀發萬矢雨流威鋒莫禦胡馬迫而敗北必矣由是
縱奇兵夾追之以五兵繼之或伏兵邀之可獲全勝且開
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
二車飼秣調息之費非所弄也及戰則一車足敵十騎之
驍入十人之健其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
今計大隊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
如亮之法即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
九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是所謂運有足之城不飼
之馬料敵制勝無踰于此者也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
外以慰

臺上東顧之憂者獨柰何不為車戰計乎即計之柰何不
盡其用乎彼徒我車鄭人有侵彼之患毀車為徒晉人有
敗敵之功而用車之妙在乎得人蓋其隨機應變出奇無
窮妙運用于一心則又非區區車乘所能載而出也已

簡選步騎

今夫中國之長技自車師而外則長于步而短于騎非騎之不足以出奇取勝也胡馬穢氣衝鋒奔若驚濤而我馬價頹却走形同芻狗强弱不敵也非步之獨長于騎而能短兵相接也夷人驅馳便捷徒步即爲桎梏而我軍步伐止齊舍馬猶能勇鬭習尚不侔也又非獨騎之不足當其穢而步之足以勝其騎也彼夫馬嘶北風弓彎明月射跪及遠靡不巧中而我第屬橐鞬以從弗能一矢加遺則怯甚也若乃蹻𨇾邊疆超騰渠塹疾趨速退靡不如意而我自相踐踏以死弗能背城借一則憊甚也毋惑乎京觀疊瘗骨之山城窟障征魂之水而無一長可恃也今欲振而起之度唯簡練多方挑選精銳長短相錯險易互施有不陣陣必堅有不戰戰必克守其所不攻攻其所必救然後可胡不引先事觀之步戰何始晉荀吳大鹵崇卒而始也騎戰何始趙靈武威中山而始也故馬援以步兵三千而擊先零謝玄以步兵八千而破苻堅固善用步矣唐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而老生擒韓信以精騎自泜水決戰而陳餘斬則又善用騎張郃步騎五萬而拒諸葛之師元諮步騎二千而拒元魏之衆是步騎兼資矣儂智高恃步兵之強狄武襄以番騎破之即金虜亦倚鐵騎之銳韓世忠以步兵勝之如田况之蓋步藏騎富弼之釋步就騎則各隨所宜而用之有騎而無步漢高見圍于白登有步而無騎李陵卒降于胡虜爲敵爲步將而爲曹參愉項佗爲騎將而致灌嬰勝殆人品高下爲之也法曰步貴知變動騎貴知別徑奇道而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神其機于三覆之外吳子有膽力卒忠勇卒超距等卒正其法于練銳之中步騎之大槩可得而言已凡步軍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遇平易之地須用拒馬鎗爲方陣用行馬蒺藜以庇之分爲駐戰隊駐障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背出兵從旁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調騎兵追之步兵尾後可獲全勝凡騎兵與步兵戰者遇險地疾行亟去若易施則勝此猶就一端言也總之車步騎闕一不可唐太宗曰三者一法其用在人則又運用之妙不可以方物者也

參究火攻

聞之兵于五行屬金故五材之用無能去兵而費沙盛土以灌豚城水亦兵也制梃揭竿以逐泰鹿木亦兵也鑿坑布壘以藏八陣土亦兵也水之柔土木之蠢善用之皆可為兵而況火之烈乎火與金反而正以濟金之窮者也孫子曰火攻有五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今人不解五火之變因不得五火之用生請申其說如火人吾人也以其伏火發火能操縱之為人也火隊吾隊也以其箭火舉火旅進旅退之為隊也而解者以為爇人敵隊將人非隊而隊非人乎則已混矣火積吾積火輜吾輜火庫吾庫也以其儲而言之若積芻粟撓而輸之野而攻之若裁輜重帑而貯之城而守之若藏武庫也解者以為敵積敵輜敵庫將積與輜與庫何辨乎則又混矣曷不借古為証乎單于順風縱火而李陵先燒蘆葦此火人之一驗也非其人不能以火止火也皇甫嵩討黃巾勑壯士束炬乘城開出鬧外衆噪大呼此火隊之一驗也非其隊不能以少擊衆也武侯出師皆輿火行而江逌火羌戎段部火薛敵禮其于火具並藏必需此火積與輜庫之一驗也非其法不能以近守而遠攻也以言其變則存乎天之時地之利風之宜與夫應發之機谷口烟迷冤消司馬而飛炎灰令于甘霖非天時耶西羌月暗佯縱尋樹而設伏長驅以赴焚非地利耶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稱付周郎一炬非乘夫風之宜耶火牛鼓焰游龍夜馳共駭齊軍之神助非極其機之妙耶以至火雷發而藤甲爛夷火箭發而肉沸驚逌火車發而猛獸反攻則又以器言之而實亦存乎其人而已即我明與火攻戰累班班可紀何今日而不獲一用也雖用而不獲一勝也生近聞[illegible]以木車襲我頭擊而反以火具敗我軍士是竊我之長技以逞矣任邊事者曷不多方鼓誘之使其技窮于無可逞也雖然縣縣千里無以製之與其技不顯與才藝伏無以展之與其術亦不傳爾邇岳杏梁先生官永平見其客多得火攻秘術奇妙絕倫門人晉陵湯又新及胸元初二生嘗對予言曰火攻之妙莫先神藥有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有法藥六十品製煉神火毒火法火至于配合多方煅煉有訣則不可以言傳二生似又進百尺竿頭者矣嗟乎時事至此而猶不為效用何哉吾恐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安得舍交臂之孫武而刱商火攻之畧

精校兵器

問兵必藉有器乎古有不費一矢全軍而還者未聞其以器械爲資也兵果可以無器乎古亦有人不及甲無備而敗者未見其能徒手以搏也吾觀管敬仲取威定伯之要亦謂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權衡者宜似未得以制梃可撻之義盡非之矣近■事大壞兵同木偶器若塗羹而中國素所稱長技者不但爲■之所共且爲■之所揣恐不能侈口于堂堂中國雖與■■較短長也雖然族而起之猶在今日漢宋今之條兵事也揣羅用于地形服習之間而者論甚毅然所指者輕車突騎勁弩長戟短劍利刃之屬云爾車戰騎戰予已詳復言之而戈鋋弓矢僅足與火之銛鏢毒弩相當殆亦不稱無敵之器惟寶劍在匣光芒四射陸剸犀革水斷蛟龍殊呼梟奴齊首以快平生但無因至前按劍相盼者比比況飛仙劍俠又不槩見而東征將帥佩上方之賜亦復韜韞不一試或者學萬人敵不學一人敵乎不則何身遇盤錯猶善刀而藏也第兵家者流靡不昇祖孫武武子之談兵也人巧極矣而終之以五火之篇後之善用火攻者率以取勝予特著爲論詳見別條而猶未悉其器也每言之火攻之器大備于我朝聖祖尤加意于火器掃除勝國之種取而秘之武庫嘉隆間有戚大將軍者束伍授器集長短械爲鴛鴦陣以訓士卒而較宋軍營乃以用火爲諸兵之首遺書所紀可鏡焉是故衝堅奪險萬衆可摧則有若鐵子三將軍佛郎機毒虎之屬破浪燒船千航可燼則有若飛天噴筒蜂窠桶礶之屬龍壘鴛營百試可効則有若地雷百子子母三飛之屬而馬蹶虎蹲安坐折衝則偏師確鬪之雄具也三眼鳥銃應手命中又洞胸貫札之神物也毬妖砲倚九龍飛孤橫枕而散射皆排鋒貫陣之奇資也善用其器而行火不必有因也寡弄于指掌之上而狂飈乍流烟火不必素具也攜挈于肘腋之間而烈颸焱舉發火不必有時起火不必有日也點撥于呼吸之頃而霹靂驟至至置我卑中旋毀敵車置我馬上旋驚敵馬彼此皆有火則用逸器擊之先發以救敵徒此皆齊發則更出奇勝之多方以誤敵其勢險其節短與不難枯瀚海之波折燕然之脊而又誰爲堅利者哉今邊兵之集試于將領者一切四截多用花法以飾觀不堪對壘其火器又望空擲斜虛放躁發遇小警則未見賊而競舉以張威既臨敵而空手以待斃甚且棄藥自斃又或顧走委機全軍俱沒奈何是卑營此手宜實校也聞■■之制一器全必百鍊工必累年故中國得之多見謂良而我所造之火器則主者多慢令而速成工入

類苟且以塞責金石竹木鉛錫硝磺之類材或非選配或非調舂杵研合又非度用則炸裂爲患反躍可虞或輿濕而不行或去向之無準東事之壞盖坐此弊主將何泄泄也請觀成都以石砲解圍號石將軍詳考其法非有異技不過善用之耳今天下之善用者豈無其人我所不知人其舍諸

優勸世襲

今日之天下文勸武定之天下也而今日之文武左袒右袒之文武也掌銅墨者驕塞以馭武臣則色厲而可畏矜介冑者囁嚅以事文墨則體屈而不伸叩處多難之口同舟可濟乃見勁敵則逡巡遇武弁則嫚罵而士氣益靡而不振何哉議者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持戟之士不事詩書非有以彈壓之不可是不然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諸武臣者其勳烈忠義家聲未泯也弧矢之技攻守之畧邊疆之事耳目所聽睹平昔也世承國恩特銜新命摩厲以思輿效又其至情也而可屈抑之摧折

之使國家不得一特之用乎周室時召虎平淮皇父平徐則康公南仲美而傳矣嗣是如條侯之靖國營平之降羌慶忌威服于匈奴璋璨無忝其內衆皆以將種起爲世闘人耶我　朝若沐黔國郭定襄陳寧陽諸人彼安南禦北虜倅閫冦高議雲臺之上結綬金馬之庭豊功偉績煇映後先而可謂紈袴子肉食可鄙含闟閭勳戚之胄而外求佽飛厥張之倫耶今東西告警所需武臣至亟而縉紳之家寶瑟瑤琴輕紅濃黛相與置酒迎風賽酹邀和鶯鶯效燕雀之歡而未見其賦一首詩以退虜草數尺檄以定羕岌岌邊淵咸護武臣以僥倖于萬一況武臣又疲于奔

命也尤朱提于深室乞請托于貂璫揔兵高幹缺之金參拏額陞遷之所薦任則剝長例以買薦薦上又罄重貲以求推遂至竭蓄力窮而疾足者又并力而營將拔揔快意須之論益穿債帥之皮其賢者雖欲不貪鄙不卑汚不可得甚者重臣受　　尚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受職得先責問大吏交相爲効而腰貌日褻文罔日密言呼而捶笞之矣狎胡而僕隷之矣更且錮之銀鐺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于其境都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積飭廉隅謫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假慫于得論而溺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慷慨一當百耳安庸此齷齪苛禮

爲哉浸假而偃僂者委靡委靡者趁迎上官既奴隷草介此輩而此輩亦以奴隷草介自待督府竟忘懸玉之尊臣室亦諱金章之貴精神凋敝于營私伉俠披靡于仰息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于燕僻而降其先緒倜儻瑰瑋之英漸于習染而緩其風志雖勇如噲知如信仁如曹威如岳謀畫如孫吳亦未可一日苟容以是而欲破虜詎能一鼓而壯再鼓而雄發憤戮力以殲滅此而即安哉故今日之選將非婦人不可今日之用兵非木偶不可婦人狐媚自工木偶指麾惟命稍有丈夫氣者斷未肯甘此辱也爲今之計孰如優禮武臣武臣之發軔大帥之前茅也如老爺一稱乞改爲老大人以養其廉如戎裝叩頭一事乞改爲介胄不拜以壯其志如布按都顚倒

祖制宜改爲都按布以存其體又當均其勞逸之任如邊方腹裏分而勞者日奔命于荒徼或不得一裘帽之賜逸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媮食以鑠其身不均甚也乞調補更番服習艱險以老其材摩壯氣激烈務爲猛虎而後將材一出拔識于司馬受鉞于

天子專節于閫外撫按不得而屑越文官府道不得而抗遇將體隆則將權一則將心愈奮有不暴草自期飲血自矢非夫已

風勵武科

國家需桓桓赳赳之士以任干城雖不必矜介冑客而第令國客入軍唯有左鞭弭右櫜鞬與敵周旋已耳吾以桑弧蓬矢固君子之壯志而挽强飮羽亦取勝之神機然而未易言也靈機之所逗巧懸蹻而奇貫虱精心之所注有伏虎而無全牛滿志之所發儷關尹而媲甘蠅左旋右抽內正外直而不以搶能制勝誇也追風逐電躡影奔濤而不以蹄跡蹶張矜也名將之品令文以齊武名將之技取於而用安故武非控弦走騎之謂顯以禦敵卽亂世之五兵而陰以防微寔太平之六藝也邇來武闈之試一壞于士習之浮誇而大壞于鬼蜮之術亂誦玉韜者襲楮粕之粗談戰攻者詡半綸之術工藻采者選月露于春華馳辯傳者騁波濤于口吻指輕爽襏帶之高風而鳥號猿泣之間托術詭禮效詩之雅致而破的命中之真諦鉛槧徒工而身不跨馬或借徑于錢神決拾若勝而手不操觚或營私于隱月一旦驅之以戰能三矢以底定乎七札以賈勇乎鸞漢家之神箭者誰畏霹靂之雕弓者誰乎苟于三試之七歲爲簡閱寧刻取以蒙寡懇之譏毋濫授以貽濫進之患寧覈真才以備 國家之寔用毋濫僞售以張虛士之虛聲庶不負剏科之意云爾況三試之後復有將材之選令射不及人之垛廁不諧于騎射不穿札之桂頂不諧于步且令造次不能自達之吳漢不諧于文辭而片長一藝咸得以奏府切而諜寔效用器使之盛事也今
皇上新恩鄕試連設三科者准選守備天下之老驥伏櫪者率嘶嘶向風以觀
聖天子一番被濯之用獨至諸省崖士登之大司馬拔其尤次第授以官制也奈何前不收而後薪積世職越而寒畯淹致使穿楊之技以桂玉昏請纓之志以徑資奪雖有偉人傑士一御足弓馬騁以武夫目之上不得比于汗馬之冑下不得埒于沐猴之冠安用此三年一舉爲耶如果拔名色之咨用劄加納之職銜盡以處夫需次者何患不疏通哉抑生又有說焉與其苛求于一時何如素儲于平日與其臨試而限格以嚴之何如隨時而廉察以督之蓋武生自做秀才時原未嘗存心天下不過掇拾科名以圖榮顯故以鹵莽報耳誠三令五申與文庠之科歲並飭則鄕會之雲興豹變羆之如熊如羆可期也昔孔子習射矍相之圃其觀德之旨具在而今之文士閑武射與武士之優文德者亦復不少特在破格用之何如耳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五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陳大典　吳士進　仝校

培護兩京

嘗云治國如理家守堂室而不守藩籬是之謂揖盜而入。又云謀事貴知務舜枝葉而忘其根本是之謂空國以戰。何謂藩籬昔日之邊與今之薊門是已何謂根本在北為燕在南為　金陵是已　燕都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阻三面而守以一面而制天下然邊牆關鐵騎胡虜皆在肘之近鎮既望風瓦解今中國與

九一　本書　卷五　一

夷特山海一線之隔耳其沿邊一帶險要如一片石喜峰口等處既宜在在防禦矣而薊關無險是特則自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察其形勢層層節節營布關鍵可也近　京者為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數及一萬倉糧亦有數萬緩急可資宜蓄兵于　京誠莫若蓄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即至　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通通為三河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宜浚之使深塞之使闊阻上則沙可壅潤下則水可通三河以往為薊州山不甚險然城廓依岩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永平城有山有水山可設伏水可踞勝關門以內所恃為垣壁者但隘口甚多倘賊由它處侵入或非必由之地也至畿南諸郡則有三關七十二隘使賊由間道犯兵保諸邑則天下兵馬入援之路絕矣當留大兵守此一線使南北得以徑來者　京後之重垣久矣宜設而天津之海衛豈得少弛至居庸紫荊切近北狄此與山海俱急者也南京東連三吳南引荊汝大江環遶淮泗內固江北則徐潁二州北跨中原故淮安特建兵府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鎮江當京口之衝以通閩浙蘇湖扼陳越之介而接宣歙議者守金陵者曰守城門守雉堞而總不如防江防江不

九一　本書　卷五　二

如扼要水路之要害瀾口是也瀾口與石城相對下扼海門最為要緊陸路則池河是也池河在江北二百里當禁辦增置李綱有言六朝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耳至閏州為漕運要津采石為南中上游皆宜設兵戍守而龍江關新江口下至黃天蕩瓜山等處無一不宜如警者也蘇常等郡困于重賦江洋大盜防其橫決亦當為之經心者也生南人也備析南地之詳然生南人而嘗游北地者也故欲其相望為援而時其地形以見南北根本並重不得稍為軒輕如此要以就目前之急消內地之憂則又有請焉自唐宋既潰之后邊兵逃民雜

處近　幾旅離顛沛無以爲生若不散處安插能保其帖
然無患哉又況奔竄之中焉知無奸細爲之偵探虛實以
作內應此　幾甸之可慮者也若在　陪京則練兵爲第
一要務下撫不過扮戲飾鉞直爲杜鄉尋宜募强兵以衛
留都不可挑現在以福固本又況五方輻輳能保無不逞
之徒內懷覬覦者乎擬立保甲連坐之法是亦防奸之要
者耳

撫寧雲貴

滇黔輔車之地也滇有變則黔不能獨存黔有阻則滇無
路可達故當舉雲貴合論貴州古鬼封域皆羅施鬼國之
地　國初隸四川行都司衛分隸川湖雲三省永樂間剪
群荊之地歸藩版因改土司而授之官不當中國一大
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
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鎮遠
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素稱難治鎮遠湖
廣之衛黔燎足恃思州石阡孤懸可憂惟思南城下有江
足通商旅舟楫但民則漢夷雜處官則流土相參鳥張豕
突貽患實深故香爐山苗酋安來僚阿賈阿札等苗叛服
不常項者水西諸部狂狡掘戈逆拔事之頻行矣夫黔夷
惟安酋最强自竊翠內屬後領夷羅民四十八部者安酋
也寧謐不擾得諸部心者安酋也龍仲宋蔡卬水之地南
冊烏羿之衆視聲息爲靜燥占影響而觀望者安酋也當
日樂源擘亂安酋且奉銅盤之盟效左臂之力養至千里
鄒州一旦盤落彼雖深狡之性豈盡恝然無平原之想耶
然者已知安酋之心不能帖帖然矣又況安酋之與子以
地嘗我不開兵端而傷羈縻之至意乎夫喜則烏集怒則
麇散諸夷皆然宜睿賊之交構而苗仲之從亂也聞苗仲

反叛皆已勦滅豈虞其餘孽復熾乎則勢不能坐斃　國家必復以天威之赫張撻伐于獋九之匪因將待援于隣藩之撫臣矣然滇南沐府威力勢足以攝夷儼然出偏師以佐之苗酋即欲席卷貴陽一塊土長驅辰沅能不畏滇兵之議其後則沐氏之與師勢似不能已者況安之俗為羅羅滇黔皆有之能保不蔓引耶愚且考之滇土滇為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巑嶙嚴瀾縈紆城郭人民爽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事迫則獸駭禽犇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寧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阯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

靖獋歷烏蒙王公設險于斯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州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靖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反土絕其兵衛漸躡故諸羅構衅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悛禍夫是以有鐵索之征有撫猓蕃甸之征隴川遠西之征蠻苗民之逆乍伏乍騷滇黔一耳目今滇南諸夷尚未有攻城屠邑之條黔之幾折而入者則在滇政當悉力從事可也不然非向中州之道于焉梗絕雖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俱存久而樵巷開粵通滇想今日所宜急講耳乃說者謂蠻猓之類種族蕃多安酋處一有若紅黑諸苗非與安酋角力者耶若普安金筑凱里諸苗非與安酋接壤者耶未必其向背何屬亦可使之互相牽制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為中國之長技是已近門人元初為愚言曰安苗不道幸有才兼文武神謀獨斷如廣西何新撫選調狼兵奉　命征勦行將傳檄定矣愚日望之愚日望之雖然以黔之最爾孤城坐受孱弱之病即蕩平之後終無以攝諸苗之膽無黔則無滇其何以成輔車之勢乎愚又欲為事平日再計之

陝禦川湖

蜀楚唇齒之藩也蜀中多事勢且延及楚非楚孰為應援故當東川湖合論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西據雪欄南據六詔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籓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況上

列 親藩重兵外戍所供儲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敝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蜀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起兵爭且于敘瀘有相依之重故疊茂松

潘絡繹羌虜走越馬湖連百蠻猓在疊茂則崇山深澗密箐叢林輕生善鬪唐號吐蕃是李贊皇之經營韋南皐之處分而竟未得其要領者也在建馬則倚峯屏嶂蔓延箐布性詭情貪漢號南中緊武侯之區畫而卒主于攻心者也大抵犬羊之俗叛服不一雖關屈膝繫頸旋復肆驁猖塵自

高皇帝撫平後羈縻之境沉黎之交木托桐楠黑骨夷等往往相繼反噬亦相繼蕩平之近者永寧土司奢崇明逆重慶犯成都殺傷無算且狩東陷夔門西絕棧閣得據巢而入乎夫蜀危累卵楚近震鄰則楚境不可不固守愚且

因言楚地寫邠抗其顱蘄黃引其肢江寧制其腰腹伊脇南向足以雄視荊勝若鄖陽之障陝洛柳桂之蔽閩粵辰沅之捍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荊楚扼塞斯其備焉但道通九省郵驛苦之 宗藩棋布歲賦資焉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寢陵所在貴冗事煩荊岳滸沔間苦遭水患斯襄水損田廬長沙稅甲它所黃州澆頑常德困徭辰沅乎為賊穴麻陽諸洞連結劫爭峒蠻支羅之害實緣于此衡永饒饒寶慶雨靖溪洞諸蠻本以漢法覊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覆界輒假戰功自贖今幸稍稍安靖所危者在黔蜀隣壤耳荊州府之夷陵州一

路當蜀省咽喉巴東縣亦與楚地接壤為楚之咽喉門重慶失陷巫夔各處人民避難而逃者絡繹而至在楚不得不于歸州防禦策應蓋奢酋蓄兵已久樊虎樊龍猖獗異常即于起兵之日一兵略遵義一兵略夔門一兵定成都一兵占綦江瀘江一兵把截川西棧道全蜀幾為烏有須于荊岳二府屬招募民兵併于容桑二土司選調健兵為是總之蜀有劍閣巫夔之險古稱用武之國楚之保障也荊州與歸州蜀之門戶也楚亦險矣我又兜黔中多事辰沅又在所必保矣要以川湖諸省苦于征調再苦于稜遼物力已竭不堪兵擾議者謂當以撫為剿愚謂當以剿爲

恆。弟在相機而行徐議搗巢目今成都之圍已為石將軍
撥。解惟重慶一夜則禍患不難有息期也

安頓齊魯

國家建都北平歲仰東南漕餉山東其所經之道也南盡邳徐北浙天津京備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于斯為急稱咽喉重地信有然者夫人身百骸所賴以通呼吸者咽喉也咽喉少梗則上下便成釜鬲之形青兗多變則南北不成胡越之象乎是以雖當無事之日不可不設為有事之防未雨而綢繆政宜先及此耳蓋語其地則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悉會于德州舟車奉挽之役所在不免而黃河為患則有築塞挑濬之勞又往者旱蝗踵至千里赤地野無青艸齊魯之民非齊魯有而為四方有矣哀我鴻雁之鳴未絕于耳豕狼之突再警于心況自遼陽舉城全陷登萊素嚴戒備朝來島望鴉行恍惚泥同之艇暮抵城頭看鶩起驚疑鴨綠之旌蓋不安于風聲鶴唳者有日而兗爾之地卒聚數萬之兵米粟騰貴民不聊生識者已知外患之不必憂而內變之當虞矣今者鄒滕之間忽為告變絕長補短之故地不免受其蹂躪而遠流潢潦之遺黎業將遺其荼毒糧艘難通已扼吾之吭聲援幾斷且震民之心說者謂龜蒙之地無險可據欲撲滅之易易耳倘若夜遁膠萊閒走海上據島為患奈若何又若順流而下直衝淮徐奈若何然登萊養兵水陸

支其不必別設兵防若淮徐則必嚴設幕府簡練精兵把險截渡以守爲戰可也而愚則更有杞憂焉山東密邇京師奴兒間諜甚廣焉知非建酋之布置倘爲內應援手則北直永定等處又不宜緩爲視所當而非合兵朝暮急勢所致滋蔓之難圖則幸甚故審勢者常曰夷狄之患肩狼窺藩也弇賊之患蜂蠆入懷也以今之東西交訌人不自寧生又慮夫蜂蠆之化而虎狼也雖然此特生之過計然耳實不爲大憂也一時烏合可衝而破也進退無路可襲而破也登津淮徐宿有重兵可提一旅而破也閩浙援逃兵邏可抹餘威而破也但小民當扭杌之際五色無主望風而逃先須有以安而撫之唐若土蕃雖有姚令言李懷光不足爲社稷憂宋苦金遼雖有宋江方臘不足爲輕系此其已著者矣

保輔秦晉

秦晉自古建都地語關中形勢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該平陽形勢則披山帶河天下要地而風俗率多勇敢尚氣槩儀有古風然逼近北虜延邊數千里計其道里之趣皆蜩風于河山關腰腹者皆虜也虜窺我勢易而形便我禦虜地廣而力分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倏去倏來旋創旋痊嵗烽火通甘泉者屢焉忠憤之士所藏此而朝食久矣今且嵗焉思動禍將先中于二省矣延邊備禦之策已甚陳之邊防中茲復舉屬地言之陝西內綜八郡吏茲土者牧且兼節焉西鳳漢中稍稱饒裕供應頗難延慶平凉臨鞏邇近邊陲虜患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孤懸于河外寧夏株保于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俱稱庚癸之呼于此獨甚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衝尚恐虜騎舊套直驅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需晝夜力耳鳳汚之間率多回種而無艮士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伏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山西背臨朔易叁有衡抳中州之勢爲析代以北虜數內侵大同切臨虜穴故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並置戍守雖猖火不殊而套虜爲急且太原府屬如與岢嵐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每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

矣稍或撤備門庭皆勁敵也若蔚州之續徙臨晉之屯卒潞州之逋民則竄伏山谷時出抄掠澤潞遼遠環列太行谷深林密盜賊竊發一切供輸白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平陽雖稱富庶實惟蒲絳臨汾太平襄陽曲沃翼城去有可觀三晉之民亦云勞矣叢　國家開拓以來邊地日蹙而虜之蕃息日盛一日況兵以援遼抽調去其大半又為虜所輕能不蓄目而計哉然中有急務焉延安為全陝咽喉咽喉不保則全陝不固矣頃虜以六七萬衆抵郡城攻圍五日夜不已遣奇禍乎若在山西則三關並要毋得泄泄然

慎備閩浙

閩越素稱形勝然東接滄溟終歲備海而弗遑息肩者則以倭患同也倭患同則其督防亦同頃者守臣以倭警數聞告矣而愚有駁夷數策則在因地而施焉嘗考浙之地形矣大海環其南天目崇其北長江襟其右震澤泄其左外帶江河內抱名山此西浙地形也大江界其西巨海瀕其東臥龍擁其後泰望直其前閩歙之交川陸之會此東浙地形也以要害言之澉浦乍浦當撫龕山赭山當備守不墜則足以為海寧藏守海鹽則足以為嘉禾障此西浙要害也松海金盤防貴預舟山瀝海保宜先守定海則紹

興無虞守昌國則溫台無事此東浙要害也則所謂自錢塘東望海上為門戶屏翰者實不出于定海之一關所謂浙東浙西自為門戶者亦不出于舟山乍浦之二險今為浙之第一計則日省調發浙兵固雄視天下乃動至調發殫空兩浙旋旅之日生還者十不二三脊丁男于異域鬼火之中而又願東南之多事非便計也且今援遼日迫杭郡都會之地無歲不需募兵之機豈將欲盡浙之人而驅之溟死遼東乎莫若盡停一切調募俾壽圻而守浙其孔固乎福建則僻在南服昔稱沃壤上四府依山地稍高稍小郡下四府平原近海政和壽寧接界處所鑛賊竊發

古田福寧一帶木縣魚鹽之利近通琉球之貢而海物互市海寇為孽則漳浦龍溪之民實啟之且汀漳間連接山峒人跡罕到獨與潮州聲勢相通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稞民狠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彰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濱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福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焉閩交界叛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若夫沿海之水寨有五所宜與浙之羊許諸山共守者則已詳見海防篇中所為防之內地不若防之海外也今為閩之第一計則曰禁闌出海上之人走倭如歸市其貨

于倭人不啻其親戚鄉隣也一旦有急無不化為倭者蓋慮不慮倭之來慮內之嚮應倭也又不慮其嚮應倭深慮兇豪狂逞驅民而逃于倭也故備外洋之倭尤當備內地之倭備土崩之倭尤當備瓦解之倭一旦倭肆其封豕長蛇之毒民作其中行翁侯之倚紅鞋鐵船之技可以潛師而疾至蛺蝶魚麗之陣可以畫形而前驅其患有不可知者皆陽議兵爾議水陸議汛探議調度可據為禦倭之大矣哉抑思非無故諄諄言倭也減慮二省之先受其毒耳又非無故諄諄于通倭之禁也但如李永芳孫得功輩示華人乎[illegible]耳

鎮定兩廣

皆宮室苦五湖之亂而中國為之雲擾我　朝漢夷雜處服屢變頃者蜀黔相踵告急形已見于固然而兩粵亦多屬夷類當防之先事則在今日而談兩廣情形不可不以馭夷為切請先言其大界廣東自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連可以向荊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高廉可以向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奚十數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淪遁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並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舶無事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編嵩山谷凡以良民困于徵求通山之禁久弛教

之不修而大征數舉故也且猺獞苗獠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給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民反病之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病困若廣東是也廣西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其廣然內給　藩封外困猺圍而風壤氣殊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滸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殘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間諸蠻巢穴在焉劫奪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朔接壤猺實據之是為桂

然其境之患猶廣以西則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稱
梗要而賓州其咽喉矣然在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江南盤
據也兩江坐踞交趾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兩粵之形
不過如是而夷情則一焉有如一日者猺獞黎岐與夫峒
獠島夷雜遝而至吾粵夫策之無以應也蓋粵之取捷徃
徃藉兵于狼借力于土吏不足則徵之于越調遠方如永
順鈞刀手如江南沙兵如大梁毛葫蘆想以爲賊之入吾
內也仵蹄息皆睫間而我所借兵遠至數千里外況狼土
野心土吏終非我族類加之以無食無舟其能有濟乎愚
以爲夷有可用借內之不用夷也夫羈縻之域未靖者
[illegible]
十日交夷日盜日土司夫夷賊寇矣盜固吾民土司固吾
民也特在善用之耳來時令建首長統以民官而總之管
師以諸峒財賦養吏卒而籍其民丁以供招集備禦緩急
上下相維故臂指之勢行犍牙互制族既屈之志息明其
賞與其力故多置吏卒而不煩多兵串而不困求無可謂
善用矣蓋人之所以竭力致死而不辭非爵賞則貨其好名
者或激於義借不然望緩急之有濟也又不然欲易其
所慮有者也惟在急其欲得之途彼自出其遲援之聲豈
惟土司雖盜可用也盜無不能者而粵獨蠢盜無不狭者
而粵獨信盜無不玩易申令者而粵獨不識字而喜文告

我知所以待之豈有不爲我用者哉爲吾驅夷吾曾不出
力爲吾煎夷吾曾不出薪斯所爲近患遠而難事易矣抑
西粵尤有外患焉切近交南憂深鎖鑰則龍憑下思諸境
皆宜經心者故備東粵之防倭奴耳

敘論洛豫

自三代以前稱天下之中而建都者無如洛陽洛陽其自古一都會乎稱四隣爲守而不爭者無如豫章豫章其中國一樂土乎請得而並論之河南關閩中夾四方輻輳故彰德控于河北嵩洛蔽于山南南陽汝寧直接襄黃之界而開封即其都要也由開封以迦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語河之利便于漕莫過于此語河之害其妨民亦莫甚于此雖沃土千里而浸洪無收然供輸宗室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再觀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省勢雜統轄奸人藉以首難焉急之則奔潰四出緩之則復

出爲奸其難制尚異于畝民之貧固者乎較之七郡之中山水環蔚民物茂實惟汝蔡爲優繞山傍野憑依險固强弓勁弩可以制敵者則取諸河洛焉又觀信陽老山一帶山林連絡虎豹繁與民鮮樹藝其爲害一也第近來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不堪命恐皮盡而毛無所附將來有難言者乃舊論都邑之善者必曰洛邑謂一則形勢險固二則漕運便利三則居中而應四方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　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然以今日形勝論誠無如燕都而天下之中則又在襄陽政不得以周之宅洛

事論耳江西襟江帶湖控荊引越內爲中原藩屏外爲西南重鎮南條諸境之山一自西而南盡于廬阜一自東而北盡于鄱湖又合江西江東諸水滙爲彭蠡土著之民少遊藝之類多所賴地廣人稠稼穡頻滋歲歉不至于流移年豐可以給四方安危輕重常視四方以爲勞逸聖王興則先服天下擾則後動我

高皇帝起東南又若以豫章爲爭地何哉蓋其與隣共者三垂之阻耳乃若其北長江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滙非此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矣吳以南非其有也然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也其三方鄰

隊耳設有不逞之夫天兵瀕池則自南者非建瓴而下于江自北者必斬關而入于湖又其驗者或由湖而陸取間道直窺留京亦一慮也夫語水險曰饒九而陸阻[illegible]焉語陸阻曰南贛而水陸互扼亦必歸之權一方之劇易則深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開其雄者若爲漢逆濠芟夷平定之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已噫既語豫章爲樂土矣而又陳水陸之形豈非過計乎然近日宗室妖人之變事有不可測者自非撫臣覺察而密除之不且爲滋蔓乎恐所患者當與看花洛陽首奴同耳惡得不爲鄰郡之戒慮

詳列都邑

立國之道建都爲本據神京以制宇內宅一尊以控八荒得其地則長世而安非其地則短世而危自古及今罔不皆然第其大要形勝爲首者昔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則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爲稱蓋跨江南北而爲一大都會也仰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天下矣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薇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此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居中制勝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腥氣不足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也者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自古建都誠未有如今日者也然近日漕運頗稱艱難狄虜稍肆桀驁左臂單寒後背淺薄則思患預防之士所爲焦心沸肝而慮無已時者也宋臣范仲淹當仁宗盛時即以修東京高城深池爲言蓋賢達之遠識每如此然平陽洛陽形勢最勝咸陽雖險偏在西陲且套虜爲梗亦未易猝去者也至于汴梁則在當時且無足言況今日河流遷徙地脈殘破也哉雖然不云在德不在險乎孟氏地利人和之論是又根本至計

預防海倭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溺沒于水。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往諭之。僭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令伏精兵貢艘中以爲助。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于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山東浙江福建兩廣。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大半盤錯矣。歷後叛服不常。乘風入寇。亦不可測。總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猛。則趨遼陽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焉。乃議者謂防海之要。不過三策。出洋邀擊。毋使入港。是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岸。是爲中策。阻水爲陣。拒之于陸。是爲下策。不得已而至于守城。則爲無策矣。然而沿海要害之衛。則不可不設備分守。登萊則沙門島當嚴。狼山則藝角嘴宜固。崇明劉河寶山青村各設水寨。相爲犄角。此吳淞之要策也。羊錢陳許下八聖姑各伏船兵。彼此夾擊。此兩浙之要機也。福建則密通琉球。而潯泉之間。非防衛何以免突入之患。廣東則逼近交趾。而瓊崖之際。非據守何以免煽動之虞。天津爲神京羽翼。東抵鴨綠。沿海一千餘里。而密雲永平之兵。既以防虜。亦所以禦倭。又其不可不加意者也。至若普陀山屹峙大海東北。順風五日晝夜。倭船可到。此浙來第一之門戶也。入此兩潮而抵舟山。再入半潮而抵金塘三山。勢接岩穴。居多海寇之來。便爲巢窟。本山之踪跡。最宜偵探。又何疑焉。乃議者又謂南當拒之于海。謂其舟不若也。則沿海島嶼固當廣設衛所。北當殄之于陸。謂其騎不若也。則廣開

水中以築堡戍守然歟否歟大畧防禦不過如此而窺情

則有可望而知者日間或如鴉點沓來夜間或有火光如

星此是賊船的矣可遠備之嗚呼倭奴自昔變詐不可化

誨與北虜狡黠無異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豐

後之强各専一軍又海洋不逞之徒不時嘯聚能保其不

柔建酋而起𢦏所賴　當事者不忘儆戒者可也

九十九籌卷之六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新安門人胡應麒 程士廷仝校

合論將兵

今之議建事者何後事而爲之張皇也彼其初寧慮不及此乃能議而不能任能任而不果任朝遣某將暮調某兵見謂將在外矣而忽以君命臨之見謂兵屬將矣而復以旁議撓之遂鰓鰓然掣肘而思將帥曰安得用兵如孫吳料敵如伊尙甫受命而即報功乎殊不知兵機事也將制機者也上將勁兵未嘗乏人而或用違其才張弛罔滯或

才詘於用諉尾掣曳老癃補伍而綿附無常僨强參權而譸張未馴將以兵予敵兵以將予敵有予無取端有自來而何可令兵將不相習也苟兵將相習矣假令知人不若孫仲謀陸遜祇以書生見拔善任不若漢高帝韓信終以亡命縱歸雖有奇智神畧將焉用之而猶虞衆寡堅脆不相敵也苟衆寡堅脆相敵矣假令馭寡非謝玄誰云風鶴皆兵堅守非劉琨容作月笳三弄雖有權宜時會將安應之至如李陵臣虜千載遺羞然將兵者未必失而將將者未必得也馬謖覆軍一時貽悔是將將者未必失而將兵者無一得也顧未有將兵之間疑信參半而得不償失如今日者何也醜虜已逼門廷而有口者尚欲掣樊寇之肘而使之搏徒令戰士挑觔于荒丘仁人飲恨于泉壤忠計之臣期酒一腔熱血彼讒之士捲攜兩袖春風嘵嘵僨事與犯非同過能不爲之三太息求其將兵如神無愧古名將及當代諸君子者誰哉弟一誤不堪再誤生更有說以進上將役仁將仁將役智將智將役勇將謀聱較一也而監阬之書預杜中監之弊不乘機兵不動而弗疑其怯出奇無窮而弗疑其輕獨任獨斷而弗疑其專兼採蕪收而弗疑其混則將將之任衛兵多耗邊兵多瘠郡兵多弱土番兵多悍訓練宜嚴也而庚癸之呼不聞刁斗之聲不輟

可以六十萬之益鼓其銳可以五十人之備廷其途可以一篋明罰而不嫌其苛亦可以千金賜賞而不嫌其濫使僉使詐畏而刺啗之科並錄大衆小敵殊而斬馘之功必核將兵之任夫如是則

聖天子善將將大將善將兵女直兵雖滿萬直可鞭箠使而艾除之無遺矣敢以紓邊務一得之慮

擬議兵制

夫用兵之難非拔堅摧銳難也非搴旗斬馘之難也又非吾令行而不行吾令之難也凡兵之難在吾立法以制之而寬嚴所終率如吾之法無越軼之難也何也國家養兵原以備緩急也乃緩用之徒擁其名急用之不殺其定始而玩之而驕下視法爲弁髦上視法爲傳舍振飭之無人而反攻爲害可勝道哉惟是將內外之勢以制兵權恩威之明以救弊弊清而法立法立而制斯善矣在昔成周以井田起軍旅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軍而無養兵之費精兵之籍而威嚴出於盛治制不啻善然而克詰張皇之警不廢卽陸之朝吉日車攻之詩載采中興之日惟視無事若有事然御馬繕甲之日盡稟于王朝後世以無事廢無事故七征九伐之威旋移于霸國法非不善而所以爲法法者殊也三代而下漢有南北軍南軍衛宮禁衛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以供調發守尉主之視孟班刑法志載長驚速驟之規摹不可既也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于府府隸于衛有發則命將擁兵平居則分番更置散歸田畝杜牧所論居重馭輕之制猶可易也宋懲五季之弊聚重兵于京師銳者曰禁軍次曰廂軍下者分散郡國曰鄉軍或遷以定內或輸以戍邊趙中令強幹弱枝之論可考也較而言之唐之府兵寓兵于農周制爲近顧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焉唐言吏士起田從軍則漢猶有兵農遺意焉至宋而兵農分矣兵常聚而食于農矣然食而猶可用也藉農以養兵而亦藉兵以衛農也若其流弊則如漢建武中罷都肄省尉候而兵始弱永初延熹間入錢得爲羽林緹綺而兵益弱唐天寶中李林甫奏停上下魚書而兵始弱長慶中蕭俛段文昌奏請消兵而兵益弱宋天禧中人主厭兵而兵始弱宣和中豐亨豫大之說進而兵益弱警之器置而不用則敝弓久而不張則解蓋其勢然也　國家膺大寶于百戰恢神器于三犂一代經武之制最爲盡善其大者如設京衛以固根本之威置三營以練熊羆之士凡邊宿以重兵則鉤陳薇垣之形壯衛所間于州縣則犬牙錯綦布之勢張而又掌握調發分其職優恤勸懲詳其令按閱清查嚴其條固法成周之意包漢唐宋之美矣二百六十年來安若磐石一如奠枕豈非法制周詳威靈之遐震也哉雖然以其隸營濯靈之日遠固得藉之以爲安而賦于綂弓之日久不無狃之以爲患至于今而弊敝不可究詰也尺籍徒存勾稽鮮效占役借工之冒役逃亡流徙之奸詰則其弱在耗羸瘠之組練之容儲

弭蘇禮石之積或爭石弓而款段馬或衣兄肘而戈無刃則其弱在戀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知鼓鐸旗鍋之節習者不必精無論買閑而偸月錢即荷戈負[illegible]亦未偶耳則其弱在嫩肉食爲群未戰而期于敗隊列成行見敵而其爲堅無論老家不能受甲即號稱挑選語合刃鮮不色動者則其弱在怯責以投石超距若不勝縮朒至作奸犯科又不勝譏張本敗類也而剝殘卒者有矣未無獲也而掩平民者有矣則其弱在驕況召募之士率皆惰窳者舊疲于奔命等于河上之逍遙丁壯役于私門祇類棘門之兒戲名盈楮上半爲西極之化人身適伍中總是子虛之幻精索衛則有兵架逸則無兵是以冒而成其弱也沿途擾脅則若無兵而有兵及臨敵勝首又若有兵而無兵是以驕而成其弱也豈乎以

詔廷有用之金錢而糜蠹無用之蠹弱亦可傷已誠欲反其弱而振之其說有三夫有投醪挾纊之恩必有致命死綏之士故營發存趙羊羹喪宋廝討常例卸是乞墦侵尅營粮准同竊盜不知我不爲我死安能與之俱生不爲我亡安能與之俱存振之則莫若先撫綏夫兵法罰必上行賞必下逮故郭子儀節元戎乾沒衛霍豎勳從軍剖符今賞罰倫功罪與體有功則先登陷陣者簿錄而高坐覘望者優敘有罪則啓獻首難者進郵而飲血裂創者就吏是儼詞鮮不幾幸豪傑鮮不解體矣振之則莫若均賞罰夫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故子玉將楚文公爲之側席高克帥鄭春秋譏其棄師今推轂或以營取援賦或以賄遷其賢者皆爲唇舌筆札修口輕裘緩帶之風不肖者競爲乾沒恣睢閑涉尉繚穰苴之精欲其播恩威作氣恢能乎振之則莫若擇將帥三振修而弱庶愈即潮不必更而京營郡國邊鎮之患可豫弭矣議者懸廣募之失欲以京兵移鎮通州以召募撤爲土著處王速也然其說亦有二焉通州雖距京師不遠亦不得盡空京師之兵以益通州或者遍爲更番以示牙錯之形可也土著雖亟圖練猶不能遽廢召募或者姑以召募爲搭援而次第圖練備行或則以聯榛理之勢可也伏惟　廟堂之上念可振者此時而不可不振者此時轉危相爲安計謫敗局爲治局無煩朝上一疏暮上一疏瑣瑣作口舌計則庶幾矣

團練土著

世有好鬭之兵其弊使戎馬生于郊蟣蝨生于冑而兵耗世有志戰之兵其弊使目不習于旌耳不聞鉦鼓力不任操戟穿縞而兵亦耗故兵必使可戰可戰之兵當橐弓之日而枕甲之心常不懈也當躍馬之時而超距之勇常不乏也練之道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倣古兵農遺意參酌三代遺制設保甲嚴簡閱彰彰可法迄今而廢弛不振也以故東夷猖獗盡費我師召募援兵已同驅市況調遣之間節制未善首尾難于西川而貴賊復敉咽喉之地又聞有非時之警由此思之

漢土異習水陸異宜強弱異力若更卒不教之民授以不仁之器未陣而氣竭臨敵則膽落其何能戰生謂募兵莫先練兵練兵莫先練土著土著之民比閭相稱骨肉相倚山川阨塞熟而要害易知親戚墳墓在而瞻依弗弃苟通變制宜隨時訓練一以教十十以教百百以教千技過百夫者長百夫技過千夫者長千夫則宮姉可以成行輿隸可為騎士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耒耜畚鍤其行馬蒺藜也衽襖簦笠其甲冑干櫓也婦人織紝其旌旗帷幙也田里什伍其約束符信也尊卑長幼其將帥卒徒也蓋人自為鬬家自為捍怒　十倍而何難于戰管子曰生同苦少同遊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樂于效死且也兵餉待哺于民土著練而即以兵養兵矣召募取常例于兵土著練而不必受粟公門納錢私室矣募兵旋至旋逃土著練而手足捍頭目子弟衛父兄矣又何難于戰雖然練兵尤在权士俠焉語云十羊不及一狼十狼不及一虎兼以海內騷動無賴者或甘心于跋扈負奇者思投足而請纓黃巢嘯于陸梁劉裕跳于梟寨彼其初亦兵耳弃而釀亂孰與収而自樹之兵況彼意氣傾人善為結納稍加拔擢其嚮應者必衆豈不足為土著之符鼓哉嘗考兵法教耳教目教手教足必歸之教心俾令

率土之臣有勇知方相友相愛藹若家人父子以之防內地而內地無虞以之御外寇而外寇可撻東夷西賊又何憂哉又何憂哉

内弭寇盗

今有人于此其色之肥瘠微有異于昔也而骨節腠理之間病瑞更甚此常人之所不覺而盧扁望之而走者也今天下之變何以異是二竪竊中若積薪之莫援百孔發外痛然火之難圖而當事者猶然燕賀目前嬉怡睫右吾不知何所恃而不恐得毋謂邊事靡寧此其常耳而豈知外患之來寇緣内變之作也是故匈奴不能分秦鹿而咸陽亮解于揭竿呼韓甫見進隋觴而長安土崩于末季于是牧馬胡兒秖爲邊疆之疥癬羣鼠偸竊寔爲蕭墻之禍胎抱杞憂者能不痛哭流涕言之而借秦隋爲喻哉我

太祖迅掃胡腥重浴淵虞之日　成祖三犂虜穴肅清漠北之塵誠千古之偉烈矣赫聲濯靈二百餘禩稍有蠢動旋膏斧鉞邇來泰寧日久積弱生釁朝紳以貢市而倖安邊吏以欵封而寢戰是以夷酋鴟張于遼左奢苗虺伏于川黔而妖人宗變所在見告兼以旱澇爲災祝融肆虐飢荒累歲撫字乖方而青齊之間奸民騷動豈不大可寒心嗟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稍有動搖何所恃而不恐倘北逼辮髮愁添鴨綠之舟南引氈裘憂慘漁陽之鼓此腹心之寇自内而潰其起無形不可易而忽之者故夷狄之夷狄不足患而中國之夷狄深足患也議者[illegible]曰盜賊奸宄何代無之第患哉亂之無方招安之無策耳夫與其招安孰若無安之可招與其戡亂孰若無亂之可戡彼民之好生惡死其性也賦苛斗荍難堪心肉之剜室有九空誰憫釜中之泣等死耳獨不思曰與其命隕飢寒孰若飽煖肥甘暫作怡堂之燕與其身塡溝壑孰若恣情淫佚希爲漏網之魚是以窮而不已則盼盼而不已則怨怨而不已則亂此盗之所由起也爲今日計一意于撫則同驕子之止啼而塗膏原埜竟屬何地之生靈一意于勦則同困獸之夾鬪而弄兵潢池又是誰家之赤子必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使自新者有更生之路此以勦爲招不失之縱傳宣勅諭元惡必誅使倡亂者無倖免之門此以招爲勦不失之殘夫然後課農桑勤撫字闒茸可捐莫遣鋘貂之虎食僱枓可緩毋容頭束之萌抽行見佩犢佩牛黃巾化爲赤子遵道遵路綠林歸作蒼生腹心無恙癬疥自消内順治而外威嚴東夷西賊可制挺撻之矣不然杞人之憂何能已也

權持戰守

昔日之禦[illegible]也文臣議守武臣議戰而今日之禦[illegible]也武
臣怯而不欲戰文臣畏而不能守昔日廣寧之未失也怒
敵者懲守之弊欲急于一逞則專言戰闞穴者掣戰之肘
欲待以觀變則專言守而今日山海之已逼也欲議戰恐
復以戰賈敗蹈前人攘臂之轍欲議守恐復以守示弱起
後人束手之議欲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又恐持兩端之說
貽多口模稜之誚然則議邊事者寧呿呿然不敢出之口
乎吾以爲操必勝之局正不必獨在戰也握必神之算正
不得祿言守也若論戰今日何戰哉堂堂經撫先士卒而
抱頭以竄其何能戰若論守今日何守哉歷歷要害封府
庫而拱手以待其何能守議戰議守僅恃一山海以爲口
舌資曷克有濟乎雖然吳玠拒和尚原元人不敢越大散
關而窺全蜀李牧守雁門習騎射謹烽火虜入即急收保
而匈奴不敢犯趙邊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關以外
固爲奴兒秣馬地而關以内即係神京臥榻側也昔猶以
山海爲咽喉而今則以又咽喉爲門戶也幾何城堡宜修
幾何津隘宜扼幾何重鎮宜固相彼情形操我長策簡千
城于南國付鎖鑰于北門水輸陸輓充盈士馬之需授厄
分曹克壯熊羆之武如彼守而我不能戰則因其退虛聲
以觀變毋爲虛堂毋爲居新力加振飭以防之是以守應
守而休戰之力也如彼戰而我不得守則因其進逼并力
拒戰姑勿深入姑勿窮追密吾間諜以誘之是以戰應戰
而守可久也或彼戰而我不得與之俱戰彼方乘勝而我
且爲堅壁老其師挫其銳俟其情而擊之是守而可救戰
之效也若彼守而我不得與之俱守彼方偃息而我且爲
聲勢整我戈利我矛因其逸而勞之是戰而可裕守之用
也尤且金台月懸之以勸功能鞭笞鈇鉞設之以懲驕
惰務使霜戟排天猛氣橫于犀兕赤羽映日威靈懾乎犬
羊而後可驅我士卒以一戰雪奔逃之恥而後可復我疆
土以一戰慰忠烈之魂而後可搗其巢穴以一戰掃[illegible][illegible]
之氣而後可勅諭諸夷以一戰固邊防之營衛而後可撫
字羣氓以一戰彈内地之憂虞凱旋之日疏上安不忘危
守在四夷之至計而不煩思生應也議者更欲款西虜以
爲羈縻之術則亦應變之機宜而不可全恃以爲安耳

以下原缺

保勸巨室

昔漢武窮兵極討海内虛耗卜式輸粟賞邊當時義之後世是之竟不知其爲奸人之尤逢君以濟私也何也漢武興得已之役卜式供無益之費故也然而民困則已紓矣我

世宗朝征倭有巨室溧陽史氏助銀滅倭撫臣海瑞欲開吳淞口又贈銀開江奉　旨贈太僕少卿

神宗朝欲縣吳氏助銀數十萬一日拜中書七人是以私家有益之費供　朝廷不得已之役而剛以民力之昔存解民生之困阨其于報國則忠于[illegible]則哲于以救歸立儒則又義矣況今日又有不然者　睢梁已侵臥榻西賊倡亂復切剝床兼以旱澇荐臻災異迭譬道路往來半是流離之子官司科限祗窮杼軸之空民幾不聊生矣而兵取之民餉取之民衣甲鎧仗無不取之民非所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者乎而且派外議派額外加額萬姓之征求已竭吏胥之恐嚇堪驚痛心哉民苦胞與爲甘苦弗同痛心哉民吾赤子曷爲飢寒罔念痛心哉追呼搶室雞犬一空痛心哉枷鎖滿堂肌膚盡裂痛心哉滴汗禾下食血盤中痛心哉農夫望歲方止兒啼耕貸樸農悉鬻鬼哭痛心哉新絲新穀若剝衆庶之膏脂爺鬻兒鬻僅餬貧殘之口腹痛心哉野艸無芳少壯辭誰使之葬身溝壑綠林聚者聲兇嘶誰驅之潢池以至仁人爲民而抱痛于沙漠烈士爲民而忍痛于九原苟有人心莫不欲爲民粉碎其身而代痛焉了不可得倘護痛忌醫一旦痛毒陸發膏粱紈袴之子駢枕荒丘貴族巨室壹家流移與地雖金銀過北斗子女歷燕齊不至藉寇兵而資盜根者幾希談及此真不啻痛哭言之矣而曾有捐貲報國輸運助邊如史氏吳氏之忠義者乎近太史氏公老先生謂巨室之所慕天下慕之自蹤暫假詣歸結客將兵觀南翁老先生助義蹤抗慨激烈眞今日第一治標計天下巨室忠義者不止史吳二氏何不曲體此意期同舟遇風之濟或輸粟或輸銀或輸器械甲胄等物即不然田連阡陌亦當暫免莊戶今年租或多或寡如麥舟五百之擧紓民力以急其上我

皇上聖明英睿決不惜以榮名吝旌忠義且旌正忠義又不徒博一榮名者哉由是餉足則兵威壯[illegible]則地安生下離亂時死作太平鬼斯已矣生復何憾

俯從請纓

請纓非生志也天下而有請纓者則生之所喜也堂堂丈夫七尺軀原當爲國家有令人人退讓不前國家事付諸誰乎第與其他日抱頭毋寧今日縮項雖然此輩者有說焉只緣身家念重不肯輕捨以致如此耳倘慨然有不顧身者出焉且將效五羊之自鬻斯亦可謂志士矣請得而述之江東有一請纓者立于市曰吾將鬻而身乎立二日無人顧者自咲曰噫人不買爾乎爾常爲人所賣而人不買爾乎曰將睹欲撑天星辰隱見人未安枕雞犬未寧矣有一父老者曉甚過而問曰而房瑄豚犬也惜亟諉大事

九十九籌　卷一　九

乎而不顧而門戶乎曰吾正顧吾門戶故不得不爲房杜子逆謀故門戶不保吾其逆謀乎既而曰而不顧而墳墓乎曰吾正顧吾墳墓讀田單書田單復齊七十城激齊軍士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望見涕泣欲出戰怒十倍嗟乎獨犯忌者不能保先人墓而必欲驚夫子朱新安之棺乎何其不能身爲田單淬激士卒以保先人墓乎父老曰是矣而能保而之首領乎曰嚴顏頭嵇紹血睢陽齒常山舌諸公不能自保而我必欲死于五日不汗而不死于辛累馬革于是父老歎曰吾不能買爾之全軀吾將鬻爾之一支童子其顧市井中人來以乎男子之所值中人至笑曰父老差矣公將買若之頭乎當今之世頂冠束髮者尚不值一阿堵而乃買一沒髮子乎公將買若之眼乎當今之世閉目合眼者尚不可買而乃買此明日張眼者乎公將買若之額乎以笏擊賊者曾不免于頸又何有于此乎公將買若之舌乎吾舌尚存之張儀不能自保況此子乎公將買若之耳乎彼使躡足附者尚以赤松歸而況此之不聽人言獨任成亂者乎公將買若之乎乎當今之世手長一丈善幹家私者尚不可買而乃買此翻雲覆雨糞金如土者乎公將買若之足乎阿龔孫臏見忌于龐涓尚致

九十九籌　卷六　半

其足而刑之況此之忌之更甚者乎父老曰而否否吾將買其腹中人曰蘇公一肚皮不合時宜尚幾不免于刑餘而況若腐臭之酸皮父老曰吾將買其胃中人曰小范老子胃中數萬甲兵尚不免于議之黨朋而何況于此生父老曰吾將買其骨中人曰彼非駿骨安能致千里馬乎父老曰吾且買其肉中人曰太史遷爲李陵說尚不免于肉而況于爲李賀二人遊說者乎父老曰惡惡知我將買其腰中人曰而不能折何用爲父老曰吾將買其腕中人曰不爲人扼何用爲父老曰吾將買其鬚眉中人曰嘻子過矣舉世皆婦人誰爲鬚眉男子者而買此面生可疑之人

乎行矣父老曰來吾將買其肝膽皮毛中人曰子能歷
焉青皮至今遺其實事事之父老曰可買其血中人曰彼
泣盡矣無有也無已買其氣乎中人曰古人者流磅礴天
地充塞古今壯作山河及至蓋棺項羽暗啞用此何爲其
買之也父老曰惡惡知此中人去吾將買其心揮童子進
上士平之上士上士至熟視錯愕咕然曰殆未敢平也此心在
中國一錢不值蠻夷人億萬金不能致在他人一珠玉狗
馬妻子宮室功名富貴頃刻可易在此男子則包自血裡
藏自空中視之不見其形貌之但有其精其堅如鐵其明
如星其方似矩其熱似蒸其直如矢其色鮮紅吾無以平

其直而但聽公之自平父老曰噫吾將償爾千金兮爾心
只直乎千金吾將償爾萬金兮爾心只直乎萬金吾將償
爾億萬之金兮爾心亦只直乎億萬之金我知不能備其
價矣吾將去矣聽子還問其親以一個字需于中國之明
君噫此其自鬻文也自鬻以請纓文也生雖有眼尚未一
估其價而第取其自鬻如此類者決非徒爲朝夕計也願
附從之以成一貿易庶乎得盡其用耳雖然猶有說焉嘗
有鬻珠于市者華其櫝以示人曰此中有美珠焉有一人
見其櫝即買之歸而啟之惟有一空櫝耳生又願爲天下
有效鬻自鬻者不爲華櫝可也

書防兵變

夫兵固變象也自非識變者不能馭變而紛紜鬪亂勢不
可解遂受兵之困牝牡方圓膠不能化遂受兵之睽銖錙
縱橫雜而不合遂受兵之渙利害死生迫而可奪遂受兵
之蠱四者交受而兵之變益錯出而不可窮至不可勝窮
而馭變者烏能防之哉是故建酋之變非變也而我之將
不知兵兵不知戰則兵之變也蜀黔之變非變也而我之
玩以長奸激以生亂則兵之變也即左道妖人之變非變
也而我之右武左文信妖誣正則兵之變也變有所自來
防有所由始磔妖人之首亂遏左道之萃倡其顛爲防也

人知之而首從之株連未必盡殲烏合之聚散不謂無慝
則防之于意外也暫撫已定之蜀專意于黔力控未定之
黔聲援于蜀其寀爲防也人知之而以定之蜀平黔務盡
一萬全之策以未定之黔慮蜀恐變生肘腋之間則防之
于腠理也握重兵于山海綑貫關津移重鎮于通州株連
京輔其合爲防也人知之而士心有亏堅城未敢謂人人鍊
鐵將心有藏羅未敢謂事事成裁則防之于根荄也慮周
而發自達變至而神不搖運其機于發之先發其慨于變
之外變變化化如循環之無端非善防者曷克臻此議者
又以廣寧逃兵易譁移處它鎮練習逃民易擾雜置郡縣

耕屯誠救時之長策而禦變之遠圖也然思以練習之兵驕惰異尚急則為亂絕之治玩則為久弛之弓何以使之不坐耗而得其指臂之用屯種之民水土異宜移粟則與兵分餉易地則與民爭居何以使之不兩屬而攝為牙錯之形當事諒有預算不煩生之喋喋矣至于臨敵制勝變士卒為嬰兒變士卒為群羊變士卒為處女變士卒為脫兔虛虛實實正正奇奇不可端倪則又善防者之變用乎兵而非兵之所能變也應

九十九籌卷之七

延陵顧季章會通著　姑蘇門人王祚 李[illegible]仝校

經理財用

今天下需財至急。起而為財計者。皆能上書言所便。苟可以足國用者。無論常賦也。水陸之所征。關市之所榷。杼軸之所可材。筐篚之所可挈。在在叔之屑屑取之。地力竭。民命殆矣。未也。利愈細而謀愈工。謀愈工而歛愈急。本無例也。妄有所託于例之裏。既有額也。又譏有所征于額之餘。必如是而財足乎。天下未嘗無財也。即為是又未見遂有財也。試稽之外。而外誚如故。稽之內。而內誚如故。稽數借之邊餉。而餉誚如故。稽各餉之遲備。而備誚如故。稽剿寇之餽運。而餽誚如故。然則是無救于誚也。無救于誚而歟歎于理財何益。生以為今之財用。不虞其入之而不盡。獨虞其盡之而不可繼也。不虞其出之而不節。獨虞其節之而陰有耗也。不以民之故設官。反以官冗而剝民之膚也。本以膚之故賦民。反為膚胥而啄民之髓也。柰之何生嘗伏讀

明旨。加派加餉。蹇淵然。寓不得已之意。且與天下期休息之日。然天下未敢謂信然者。何也。當有事而加賦。必無事而後緩征。當賦一不足。而遽優于民。必賦萬分足而後息于民。若是者。似非終歲之計也。請為之悉其弊。治其標而徐陳其利。可乎。天下賦額歲入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約入內府者。歲六百餘萬。約入太倉者幾四百餘萬。金花銀。原解貯陪京。以廩武臣備邊餉。正統始改解內庫。而　御用則取其餘耳。迨

世廟額定歲進一百一萬兩。萬曆六年加增二十萬兩。歲以為常。而此二十萬兩。從何處得來。不過奪別項正額補之。五尺宦豎司出入之柄。雖大臣不得而知其盈縮。倘得請宮中府中一體清理。免此加增。以紓邊計。可乎。大官所進。六宮所需。日以千金

皇上誠為民故。深自貶損。為天下先。第減半膳。可得五百金矣。而又　詔令諸司熟計誰為冗食當去。何役當緩。令戶工光祿。緩急相權。可乎。以至宗藩之宜裁限也。鹽屯之宜早復也。馬政之宜覈。而錢法之宜嚴也。已于別條詳之矣。近有議清　皇庄。輸贓罰。稽油麻草場田地。毀淫祠。皆當今急務。而倡優下賤。褥羅綺。曳紈縠。而習俗競侈。已成痼疾。謂宜變梨園為桑田。剃脂粉為縞素。一驅之力田。一沒為官婢。可也。而今日之遊民尤甚。或競巧好鬪。或才唆構訟。或駔儈作奸。或烏聚梟傳。甚而呼群鼠竊。種種不一

良有司何不驅之歸農也而今日之遊僧尤甚或幻論誑民或妖言惑衆或蟻聚坐食或蜂起作慝甚而倡狂成盜白蓮之亂其戎首可鑒也郡牧長何不驅之力食也不然者司農既以邊患苦生民而邊吏不盡以金錢養死士則民貧而軍弱矣貧則恐有不安于貧者弱則恐有不安于弱者天下事發難于有形而釀禍于無形殆未可知也理財一務非得忠計臣悉心圖之奚裨哉乃根本之說總在人主躬行仁儉仁以愛民少爲出而遂可少爲入儉以補費不能少于不得已之入而猶能少于所得已之出庶邊事有濟民生有賴起管范諸人而問之諒不易吾言矣不則未見天下之大而可以析薪數米治也

籌兵餉

國家養兵不啻推食飼之含哺煦之而且時其寒燠撫其勞勤傾其欲惡靡不周悉宜其無事則投石超距踴躍以願當一隊有警則荷戈挾矢憤激以自效一死即或饋餉不繼樵蘇不給亦宜奮身鼓勇敵王所愾不令敵見有空腸露肘之形可也而奈何不然也國知平日之豢養其肢體而未養其骨幹養其嗜好而未養其精神一旦驅之鋒鏑輒覺軒鶴成行習好逸而肢體脆胖羊墳首精神萎而骨幹靡有不稱寇爲盜者幾希是兵餉兩足今日建威禦夷之急務也雖我

聖祖酌古準今以軍隷衛而民無遣戍之勞以屯田養軍以塩莢給屯而民無裹糧之費嘗曰養兵百萬不廢民間一粒米良有以也何至今日卒伍漸凋勾補不清奸宄賓而入焉而餉以詭籍耗募置親兵將畜家丁若將耤爲勝兵已而虛有其名費復幾倍而餉又以增置耗一旦寇逼門庭兵民交困不得已而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不得已而加餉未能當屯餉什一且所募者未列于行而安家之費已不貲兼以往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滋多或逃則權以老弱補伍而驕亢相挾坐糜我食而餉以糜費耗其所加之餉復以輸將之利害不明費廣于舟車之徭對之分數

不悉公田于出納之弊侵尅稅粮飾厨傳以歡過客苟求權利充庭塞以媚達官而餉又以賣漏耗自非覈是而籍之則餉何以清簡練而用之則餉何以省兵簡則老弱可汰何至以餉為養濟也兵練則材官可使何至以餉為貪瀆也我于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鋭立十營歸其不堪者于伍情皆知卒將知兵而不敢以市人混故無羸兵自無虛兵無虛餉自無冗餉推而廣之邊兵之當嚴飭也士著之當團練也遊民驅之歸農也僧尼禁其耗食也馬政課其蕃壯覈其價值也劉巴鑄錢之議劉晏關中之運當講也兵餉權宜之術不可殫述而根本之慮不以鹽屯為最今鹽利全存而粟亡屯政名存而實亡生已刖詳之鹽屯諸論茲不復贅若以敗殘之充伍為兵科派之錙銖為餉非吾所謂兵餉也

脩舉屯田

今籌目而憂邊計者靡不津津談屯政矣夫屯之額數自在也屯之規制自若也昔何以有餘今何以不足昔何以崇朝決之而創置易今何以須年議之而克復難要之法固弊矣未可盡諉法也人靡法矣未可純責人也則以議之者多而任之者少也任之者易而終之者難也盖自阡陌開而井田廢周制已不可考屯也者做古兵農合一之規而存其意于如綫者也漢晁錯請募民實塞下家室田作為備邊計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困敵其後魏操屯于許昌武侯屯于渭南晉鄧艾屯于汝潁元振屯于凉州子儀屯于河中李泌莢流民于關中李絳請開營于振武何承矩議墾田于河北靡不收屯戍之利而邊儲國用咸有賴焉我

太祖憫海運之艱分屯布列邊腹棊置而　成祖市牛鑄器令將勢閲屯士所苦且耕且守海宇晏然頓承平日久奸宄百出膏腴占為莊田空地總于邊帥則無田可耕夷虜出没不常戀卒耕耘無據則田不能耕職官屯者傲遊城市而不歷溝塍司典屯者憑信簿書而不按籍實則田不必耕視爬沙而指已戾見偏僂而腰難折則士卒又不樂耕徵逋急而叛漢入胡拋荒多而難成易敗則官府又

不知耕有如先臣商輅梁材劉定之王燁所論表者勢不得不運東南之粟而養西北之兵竭東南力作之膏脂而飽西北坐食之谿壑也今日之天下何如哉東氛告警于東叛賊倡亂于西將士之腹長枵度支之肘常掣及此而始議屯迂也及此而猶不復屯誤也第議者毋徒競危談任者毋徒循故事破拘攣之見假便宜之權挽雌黃之口于以重責成之任乾沒之所當嚴也侵包之所當稽也養廉之當均派也經界之當畫一也墾田之當緩征也牛種當給而亭障當修也緣河防海而齊地之宜首行也與西北之水利以殺北決而謹各邊之溝壘以限戎馬也一一

聽主者之揮霍而勿課之以速效如承業之幾何福何寧夏之穀不積如宣德之嘉鄉亭何大同之籽粒不多如天順之任業盛何牛種不可復而城堡不可築將壤土皆沃野而邊郡悉芭桑矣抑鹽屯相爲表裏所憾葉淇倡議鹽改折納商不赴邊遂以一言媒兩敗茲欲修屯政當稽鹽法仍令邊商輸粟塞下募衆墾上使耕有所資積有所散則鹽屯相爲委輸而兵農自成合一商以邊爲陸海廣以田爲地網此兩利俱存之術也即今天津至山海關一帶俱可屯田蒙

聖旨批允刻日舉行以安堵流民誠一時救急之良法百世不易之令典生但願當事者毋徒恃空言且更滋聚訟致有初鮮終以不負

聖天子言聽計從之盛德幸甚

嚴覈馬政

且自趣亟圉牧之職見于周官而丘乘相權之制即兵農合一之機馬政誠天下之至重已當特選騎如牧而句奴爲之遠適縱騎如廣而單于爲之竄斧其有驍騎驟騎之名播之皆以馬表著于世焉然平原廣地步不如騎山谷川澗騎不如步嗣是而破智高則以象技奏功掌闕蹶則以雲錦成名視之皆馬以勍朔方易馬以飽回紇何重若此而輕若彼也我　明興設以太僕寺而司以馬政其意固欲效飛龍雲錦之盛而使後世無虺肙之弊乃養馬于民則北方之地嶢确而民多貧窘故養之實所以擾之也

十一九葉　卷七　九

獲馬于鄰則南畿之豪右兼幷有馬之名而無馬之實也更設馬市于邊則夷虜之奸欺莫詰徒有馬之費而不得一馬之用也楊忠愍公言之悉矣是以召買一法以改納之貲而任良駑以上下其價以折色之費而選美惡以低昂其用本以覈實用也今愈覈而愈不可用則其弊爲目本處其厲吾軍也今愈處而愈見其厲者則其弊爲弛此其故何也馬之數則足而馬之價則一以肙十矣賄賂通于牙行而以駑駘爲騏驥其乾沒不可不飭也誤趣馬以皮相飾高價以欺公其侵肙不可不虞也惟其爲乾沒爲侵肙則雖點檢補價名爲覈實而實未嘗覈也謂宄揀選

慮其病軍而軍益見其病也兼以控馭乖方芻牧失時邊何而不公私交病也說者又曰邊地馬定價十五兩內地馬定價三十兩而內馬弱劣不堪邊用牧養不勝煩苦今使冏寺折價而借兩年之銀先發邊地俾隨地買馬官民不煩馬數不虧一馬而餘一馬之値馬數既足即以餘銀轉留邊用因馬而得養兵之資是亦救時之一策也今尊論救時則丘文莊公欲擇社舍閑地爲廐牧于民而出于官民無賠償之弊而官無芻畜之費亦可行也第操無孑斯則王徽鮮奇音御無泰豆則駿裹非絕足苟裁定畫一酌其貞久之法則唯在得其地與人而已牧地空閑隨在

十一九葉　卷七　十

荒蕪即以蕪亂言之其地素產馬而秦隴汧渭之間有唐人監牧之迹今草場浸沒而曠土多汙萊矣能覈是以歸官則芻牧何患乎無資廐寺之官牧政所寄而撫諭巡察之職又督率作興之機今選用滅裂而更代者不常矣能精擇而久任則政紀何患乎不振如是則可以復祖宗之政而侵據有罰倒失有罰尅減盜易者有罰凡可以爲馬之害無不去也可以行周官之政而攻駒有法講馭有法游牝去特者有法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興也馬良則可盡衝突之用價省則可裕軍國之儲弊一清而兩利兼舉亦何必襲宋人之弊以重困吾民哉不然虜騎腥羶不

敵今復以所易之羸馬富之恐塞外之軍容不克壯而內
府之馬齒則加長也噫

權衡錢法

聖王御宇以陰陽爲鑪萬物爲錢闔闢爲外府四海爲鼓
鑄而豈以青蚨子母冏蒼赤之膏腈肉好錙銖供泥沙之
糜費乎然泉流通塞國用攸關兼以公私財殫之秋兵荒
力詘之會起計然輩共酌時宜不能不權衡錢法也錢法
何昉乎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幣金幣又不獨
後世也太昊氏作金尊盧氏之幣軒轅氏作布刀之法而
錢法行禹鑄歷山湯鑄莊山太公立九府之法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而錢法備迨周景更其制而代有興廢唯漢五
銖唐開元之二錢庶與法合焉我

太祖登極初年置寶源局于京師設貨泉局于諸省法極
周詳禁尤嚴密後雖抑錢以行鈔而錢尚兼行最後兼錢
以行鈔而鈔卒終廢意者便與不便異乎
成祖相繼重私鑄之科處以極典而又懸發覺之賞格賜
之法是以利孔不分民聽不惑財貨流通而上下均利邇
來通巧者工趨利作奸者輕犯法盜鑄雲興鉛錫淆雜幾
于綖環鵝眼矣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上賈山曰民不應與
主共柄爲今之計宜嚴私鑄盡斂銅器不下布而民間舊
錢猶出息以收之其公鑄之錢銅美而工精使私鑄不能
模擬即鑄亦必以不得利而止漢第五倫一督鑄錢椽耳

領長安市而市送無奸令行禁止故也法又在封鎖山銅山者錢之源也黄帝封山令十里外乘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刖左右足入刖右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盗擲銅錫罪止成邊私鑄何由而止故封禁不可不嚴也法又在廣銅利山海經曰海内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鑄于陝宣衢信銅冶九十六宋鑄于諸路銅冶百三十六　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非止滇南一路也今雖湖廣開鑄猶止一方曷不倣漢唐宋故事隨山鼓鑄乎雖然治法治人相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周公太公

管敎仲篠叔敎則宰相主之唐賜爐止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璹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封鑄錢故事于禁苑唯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畧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歳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劾之典濫惡者黜壅塞者黜自點汚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盗鑄者黜何患鑄之不廣行乎近又有爲錢銀兩濟之説者謂留都十二爲分銅賤而錢賤京師六文爲分銅貴而錢貴京師利用錢邊地利用銀今使留都錢而以貢糧便艤帶入京師自宫府内外俱支現錢計可一錢而得二錢之用于以京師存銀轉輸邊需計可因錢而得餘銀之用亦一策也近揚州塩商王國裕李永通陳全汪盛等欲指資應付銅料于司府交納交完領價亦一議也當事者不識肯權衡之否生著初刻已畧見一班于聚俯策矣然係入便中之一節故多未詳茲復考古証今以備陳于右

議復鹽政

立法者必慎爲經久之規而務在法之可常行法者毋託爲變通之說而竟失乎立法之意今夫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寔也禹貢曰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自管仲相齊時伐菹薪煮海以致富張嗣後元衍修其術而禁榷遂與古今相終始求其適時之宜大裨司農之經費者則唯唐之募商給引來之入粟寔邊邊法我明于產鹽之地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鹽課司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分地而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邊餉募商輸芻粟塞垣領引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然就各運司而論兩淮之課居其十七九邊之仰給尤重夫何邇年以來鹽務脩滯邊廩告虛使二百六十年通濟之法一旦廢格可不深求其故耶正統間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買開中越次收支是法以開利弊也度支葉淇倡議則有折銀之害輸不以粟而以銀不之塞而之有司內帑苦于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弘正間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是法以私竇弊也商之困于守支也次同胄爲緊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子弟代支者非法也竈丁之困下總催也場蕩歸其兼并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催家一傭而已欲勿逃亡不可得也額鹽之滯于課重也彼一引所輸錢價既重且有配支勸借費殆不支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自行浮課始也浮課乃工本備倭存積標兵火燒淹消等項是也以一引原額五百七十斤迄今每一引重至三五千斤未已也鹽政于是難言矣言之立駕飛禍即如曩日鹽臺康院處置得宜猶不免多口況么麼者哉幸彭院繼之不易轍鹽政賴以不墮今又有巧名復故地戶口行私鹽者計兆矣鑽浮課若此曹倚金錢爲窟藉吏胥爲蜮視發覺軍徒若賭券罰酒至樸滅鹽政無可清之日生恐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昕貽馮氏曰鹽屯相爲表裏請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關支即節課俱令赴塞下輸粟芻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無人安邊是用計無踰此若私販一節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夫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揚之間高牙大檣橫行出沒關吏不得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厲階昔黃巢起自鹽徒于今爲鑒是不可不杜其根而防其漸也

斟酌漕運

國家大事目前所宜尋究者非漕務耶非嘗觀之主河運者則紬海道日風檣浪檝漂溺巨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紬河道曰黃流爲梗歲費億萬不可也然世之籌策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多少耳夫會通既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閘停留則苦搬運河流衝塞則苦推挽會河獨無害乎遮洋初試民甚苦之害也而糧無剝損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輓卒海運獨無利乎此之利害固已彰彰較著者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乃今之談河運者

九十九書　九七　一七　四

不曰黃淮失道乎。不曰徐邳高潤乎不曰崔鎮諸口未塞高寶諸堰未固乎不曰泇口可疏徐南故道可通乎夫高墉固防塞決備潰淮揚之役不日告成前後大臣所經畧無遺策矣泇口若濬可遠河患而崇岡沒泊厥功難施姑勿論也若彭城西境達乎夏邑黃河故址儼然在焉疏而復之以濟洪流以殺河勢南不妨鳳泗　皇陵北不逼交冀運道乃歐陽氏曰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則治河又在今日所當緩矣今之談海道者不曰閩越長樂港乎不曰膠萊龍江關乎不曰太倉劉家港乎不曰自通口以入海乎不曰由成山以達直沽乎夫淅直大海横數千哩

兵艘販船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畧無遺慮矣駕避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道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故故歐陽氏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利害之輕重海運之有利于　國膠河之尤有利乎海運在今日所宜究心矣蓋元世都燕歲省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米廩中土四面八鎮而今止東南一隅故修河宜急而海運不可忽也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河便矣而潢池弄鎧咽喉爲梗能無虞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

九十九書　卷七　一八

獨無虞乎濟海並治沁衛兼通不謂事海可以廢河而謂通海亦以便河無事則俯守故轍有警則增置篙夫此阻彼通皂蹕鹹貫以通四塞之利以助軍國之盛非水利歟至決若何塞淤若何通泉若何導工若何分吏若何置理漕而兼之治河海運而兼之海防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抑又有說焉會通之利誠永不可易若于衛輝置倉廒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粟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可爲備變一策又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于途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

海至山東貿易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
與佑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備又一策也

順治黃河

黃河為患所從來矣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為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者非一則顧其東又慮其決于西防于西又懼其汙于東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胥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于

不得已而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為無策矣而況于用乎況于用之外又有可慮者乎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為漕斯漕承河患耳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泇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轤百萬皆浮汶泗安所藉而承其敝又曰河妨　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碭泗蓋心石脉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衝決如汗液之布于膚外而況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也　祖壠盤鬱雄視淮泗何至如過慮哉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穀無算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除漕則不可東南淮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旦廢之

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賤且田有舄鹵民居
召募又曰海運之難難于白蓮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
患矣此欲棄漕併棄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
河患如故治河亦如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
地脉犯沙石潮汐蝕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又曰由鄭
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
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于濟張秋涸矣一引于徐茶城
渴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謝徑直之
安流而就岐岡之狂流不過五年保必敗矣夫前之說二
爲漕也爲　陵也爲河也時以爲害而愚以爲未必害

九十六番　三〇

何也若冊以稽而知之不止也後之說三皆爲漕也亦爲
河也爲　陵也　以爲利而愚以爲未必利何也若病少
瘥而藥之不置也又況于河之遷徙無常而其說變移不
定哉不知若之何而可而因有所爲分責之策則法乎號
者也上也因有所爲費之省則法乎委者也中也因有所
爲責成之重則法乎防者也下也總之因時制宜舒目前
之急即以善後日之圖而已蓋治水者曰禹孟子曰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今之治水者去禹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
于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避其所之而疏之
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
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尺
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是吾無容水之地而非
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而況所處之勢乃
難于禹所求之效又大于禹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如
吾意求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事哉當今之世
雖神禹復生恐其難矣而且嘵嘵言治水乎然古今言水
必就下故道爲緯下之地則水勢之所利與任其橫出而
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循其舊
而復之差異于鑿空而築舍者所爲順水之性以治之也
抑又有說者于此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

九十九番　卷　三二

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此治之以不治
之說也而非惜財之說也或者其有當乎又宋人防河與
防虜等方今夷虜變生固亦無暇爲河計而糧餉飛輸又
不得不爲河計則凡淤之孰當開與夫堤之孰當塞者可
令收離散之民分功而作是又安插流民之異策也且又
畫地而居以寓部伍之法兼制變之術不識以爲何如

查核田粮

國家有田則有賦猶之有人則有役也今方東西交訌勢不能免于加派然生于初刻後逮書中所陳聚餉八策請行者已確有成效計戶部所奏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五千二百萬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不得已加派至五百餘萬今議如鹽課如鑄錢如典舖如稅契如庫折如事例如官地如屯田等項除加派三百六十萬外仍舊派征鹽課計增五十四萬兩兩京及荊州鼓鑄錢歲可得二千萬典舖每錢有多寡十分稅一可得二十萬兩屯粮照征播例每石加銀八分總計直省可得一十五萬撫

扣民壯工食十取其五各役十取其三可得二十萬平糶泰昌天啓元年額紙贖春夏納銀解部可二十萬東征新餉京省府行文歲可得二十萬民間房產稅契時值大澄推收三年之內通算可得二十萬撫按司府州縣捐助可得十五萬鈔關稅粮不增商而節省可得五萬僧道度牒發二十萬該銀八十萬歲可得二十萬本部馬價九十四萬南直牧馬地六千餘萬追價可三十萬每年可征十萬南粮改折可得十五萬又庫折布栗可得二萬以上十六款可得七百十六萬在本部數可稽查在策亦有偶中者此外即有別項亦不能不取之民田矣遐考古者授田之法莫善于井田自阡陌開井田廢貧富縣絕賦役不均愛通之法庶幾限田漢臣議之而不能行晉武帝魏孝文行之而不久至唐之口分世業法制稍備自楊炎變為兩稅而限田之法復廢是壞井者阡陌壞限田者兩稅也明知其弊而難行之何哉

太祖留心民瘼酌古準今因之不變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雇差之意至版籍則有黃有冊焉圖所重在田此不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此與人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發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

而遺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頗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畫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奸百出則賦莫重于江南則弊亦莫甚于江南種種害實使人切齒則皆管簿之吏胥與夫杖糧之里老所為通同為祟者也其最不堪者有粮無田都察院御曾有疏云窮民感粮額以售富家收糧未盡于系不知來由為祖戶遺有水推河塞者謂之石田又有之楚之蜀之粵者皆以虛粮作逋額若清此項不獨裨民兼免催征敲朴以裨官且公賦不損以裨國此政安人安百姓民憂已憂的功業若澤來

加民何取于将志文王思恵國民今處携隻蔑昔無寡孤
獨之人也是豈有不為之寡心哉此皆仁人言也生于前
號中巳謂揚其聖人司寇矣實民之言乃至于此至于以
田隨戶之法則斷斷不宜行夫戶何定之有轉移之間桑
滄頃易十年之内七世巳殊朝為編戶性役何辭夕為冠
蓋優復宜近朝為朱頊終事當先夕為焦煞猶除猶役方
其優復則聚十為百聚百為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迫其編
除則散千為百散百為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重斯
譯文書使官司首尾莫尋其際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
耳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来役必不可徃如此則豪

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合而
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

九十九籌卷之八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陽羨門人湯啓祐湯[illegible]仝校

敷陳創守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其所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前者其所繩者祖武也功與德不可岐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有功振𢾭之謂功垂訏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其盛者也生講借鏡于古而後須揚聖美夫創守之難貞觀君臣辨之詳已謂創

難于守者以出百死得一生顛沛驚擾不若一統之日暇豫園也玄齡之言欲太宗不忘得之之難也謂守難于創者以志怚于宴安而患生于所忽防漸杜微不若兩陣之交俄頃決也魏徵之言欲太宗思失之之易也二者固各有難也而總未若創守兼之之尤難也夫起義旗于民間而運無兢之律烈釋戎衣于馬上而定丕顯之訏謨斯豈人力所能兼哉而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者哉　大明日曆及聖政紀班班可攷載讀大宴功臣之諭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當以艱難守之人情謹憂患忽晏安不知憂患始于晏安也至哉斯言所望于後之嗣服者何深且至

列聖相承光昭百代繼以

神宗圖治之共勤

光宗蒞政之媲美我

聖祖啓翼之心不已慰乎乃至今日而衆從衆至聖之所焦勞君臣之所儆戒獨萃于

皇上之一身而百難無一該也非守之難創之難也非守而能創之難乃創而兼守之難也邇東天變儆于上而天心難諶地變呈于下而地德難敷藏道皆流離之子甚而戲兵于潢池則撫字之難沿途多抄掠之兵甚而發難于

肘腋則安集之難

皇上試東顧而●已失守矣欲大創●●而復我故●則難矣西顧而川而貴又被殘矣欲創艾劇賊而歸我新命則難矣謂宜創明聖中興之衆守

祖宗不拔之基而務勉其難可也顧猶死綏厲鬼泣夜月于塞烟而　恩賚尚輕于枯骨鼠竄逋臣乞仁風于麗日而平反莫愧乎南冠杖馬未鳴先觸藩而短氣孤鳳一去寧賜環之無期而獨不念御風沐雨之苦乎獨不念創制立法之勞乎獨不念去讒遠色

祖訓之諄諄乎所謂守成之難者謂不知創業之難故難

也知難則弗難矣
皇上凝靈含睿游慮致虛其于創守之模不知凡幾加意
愚敢以艱難之說進進艱難之說安敢忌諱焉抑爲君難
爲臣不易創萬世之規模而守之以兢業者君道也創一
世之勳績而守之以忠貞者臣道也知臣則愈知君矣

佇望相臣

世之多事也。恃有相臣焉。毅然任之。而後可以調爕化理。弘濟艱艱。俾國家有所倚以爲重。然而任事亦艱矣。上有所注措。而以正格。則虞拂衆。有所條畫而以理裁。則虞專。時有所搶攘而以身禦。則虞倖功而試禍。而況責重招權。居名府怨之說。又紛然求多于彼。假令懷危懼之心。襲觀望之態。自圖其身之便。而不顧國之安。則亦何賴于若人。而國事豈異人任也。故相臣者不爲一身計利害。而爲天下計安危。不爲一時計誹譽而爲　宗社計長久。由其精白惻欵悈然不拔之念。無愧衾影。而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者。一切寘之度外。將寸掬忠所神明共鑒。人主猜疑之隙。漸以氷融。而搖奪之權。不從中制。相臣安得而不重泡。昔周公之孫碩膚也。孺子不蹈。而風雷感之。桑土綢繆之計。不遺餘力。故其徽猷偉伐。亘古不晦焉。厥後浸以詐術相籠絡。如遺子弟從軍。數請田宅自汚是也。至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庶無負于託孤乎。而唐之魏徵。姚宋。宋之趙普韓富。固一代之賢相也。反覆前事。良足鏡已。我　朝自開國而後。如
文皇帝時入閣金幼孜等七人。
章皇帝之三楊蹇夏

純皇帝之李賢劉定之
敬皇帝之劉健謝遷李東陽
肅皇帝之楊一清張孚敬堂簾内外歡然相得而諸臣莫
不竭盡心力靡敢自愛猗歟休哉我
皇上聖資明哲躬秉乾剛優禮元老大臣參決時事以德
握政本而尤惓惓于軍國重務此正臣子周婁惜籍杞人
憂天之日何爲戰守無定策議任成而端紛紛然徒茲築
舍已也意者釜俞之隔猶未沃乃心歟掖庭之側猶未清
其蠹歟喉舌之司有以掣其肘歟生伏少莽　九閽萬里
弗能遙指弟就相之體相之度而直陳之相不可無望也

范在中國報司馬而擾人以生還爲戒也相不可無威也
范在申屠嘉之挫鄧通罪天子之弄臣勿撓也相不可無
介也范在公儀休之拔葵逐織不奪圃夫紅女利也相不
可無量也范在王旦見短于寇準而反加器重益從而推
轂之也相又不可不端直也范在杜衍之寢閣内降封還
詔旨而忤其主不顧也相又不可不勿決也范在范鎮之
屢請不報而遂毅然上疏請謝事去也蓋相之難未有難
于今日者也而要在
皇上之任相朱子曰君論相相正君則天下之政出于一
語曰臣主異意不可以治三家夫以總攬天下者而雖三

家之治以天下萬有不齊而又能使截然畫一此其故亦
可深長思矣

調護宗藩

天下有情不容已而當假之以恩者聖人不忍弛也有勢不可過而當節之以義者聖人不能違也何也親不可使疎厚不可使薄情也恩之所必用也顧恩濫則其勢易窮而恩愈不繼于是乎有變通之法親遠而不得不降制久而不得不更勢也義之所必用也顧義勝則其情易拂而義亦難遂于是乎有曲體之宜知此可以策藩籬矣　國家衆建支庶以屏王室食祖家稅世世勿絶載在
祖訓較若畫一焉邇以宗藩日盛邸祿歲增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而民生困遽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而宗室

亦困此正不患貧而患不安之時也欲兩利而兼濟之恐計不及此生以
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抑善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即所以親親也一在議封限　國家之爵宗人較前代誠侈議者欲限其封則不可不深考也親王之子定其封數則尊卑懸矣郡王之封裁其世數則爵邑制矣柰何其限之也無已則郡府之應當封鎮國者可額乎中尉之宗當主蒸嘗者可封乎其外皆議減焉一在議祿限今諸宗衆者逾歲之祿僅得二三徒有虛名而鮮實利議者欲限其祿則亦有不可不思其終者夫千石之祿其實三百耳析之又析不再傳而比于斗食之秩何以稱侯服無亦裁其貴賤而區別之乎　國初以親王歲祿五萬裁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誠權宜之術也一在議開業夫封爵既限矣不有升斗之祿不沾而跂望長安如天上者乎謂宜人予之貲賦之閒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不致年踰強壯六禮未成抉脊市門迹同負販可也曩有宗室請力田自給者固所願也一在通仕籍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誠通其志使懷奇抱藝之倫得與衆士並進以光家國不致賢

愚同藏虛糜餼廩可乎議者憚其難御至不敢入仕之階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撥勉而宋不得汝愚也況羣就師傅稟奉禮義示以勸懲則賢者奮不肖者亦奮斷不至犯上厲行如粵如鄂如汴如楚之足憂矣曩有宗室請試官自效者固所願也雖然諸宗之困窶盡爲祿秩耶抑更自有說而世難言之耶生以爲其說有三焉朝廷親親之恩本至周渥吏之賦祿者徒苦其難而不求其易陽以爲急而陰以爲緩有已徵而他抵有析少以爲多柰何其不譁且怨也故有司之出納當審也宗人

名封請旨藩府筦事臣吏操其重輕得者累歲之入不得其出失則守株坐槁名不上聞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國之黠桀以入奏為居奇省之主吏以交關為守故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至若釜鬵之行處乎奧窔之間關石之權握于機衡之地則法之所無如何也故撫臣之代奏當行也漢世郡國歲計上宗人名籍宋自熙寧以後袒免之外不復賜名非疏之也誠取其適而已今至庶宗子女吉凶必請簿書往復徒滋弊竇何如以銀潢之派命名于其宗以家人之禮主婚于其長生賜之封沒賜之祭以展親親無相遺也不已寬乎故名封之法當議也三者皆世所熟

知而莫敢訟言我知之矣宋臣有云以疏而謀親者忠弊于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于迂為是故耳然及今不言害不獨宗室且移之社稷矣近以饒州宗室不早定廢王之長子長孫以為管理而使宗室聚衆以殺百姓百姓聚衆而殺宗室矣江西宗室借招兵以謀不軌非撫臣房公早為撲滅几不可制矣此亦剝牀之漸也伏惟
聖天子燭安危之故亟繼述之圖諭以不得已之情課以各相習之業寧以有限之制捐無窮之恩毋以有盡之財填無垠之費必有河間東平之賢奉宣德意而深樂其便者俾家國兩利民社同庥即一時兵食之需詎不以東支

西吾而露筋肘也詩曰維屏維翰異日願為
皇上咏之

統斷臣鑒

人君以人立政莫先擇臣之明人臣以身任事莫急徇君之義古之明君猶曰借古爲鑒不如借人爲鑒而況于臣乎爲臣者致身徇國忘家忘私豈爲垂名竹帛比潔古賢而始自砥礪然欲有所言也而非然諾鈞重何以有犯無隱欲有所爲也而非素履无咎何以不令而從材智德于躬究職業成于謙恪譬衆而合公不敢以私嫉也爻歷而當皐不敢以親懟也其大者授以孤六尺之託而不危懾以橫分九死之禍而不畏易之蹇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于臣鑒實昭焉我

太祖高皇帝賢奸傳之纂

宣宗章皇帝臣鑒之錄雖以訓臣義亦以明君術也後之論者乃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而实不類權臣内固其君之心而外竊其威柄以予奪天下傳鑒所載田蚡而下七十餘人皆其類也此惡可爲戒者也重臣内引其君于道而外謹其法制以齊整百司傳鑒所載子産而下二百餘人皆其類也此善可爲法者也法戒炯然毫不可犯何至今日而不足鑒也跋扈之臣甘心降虜經撫之重罪等逃亡譎帷幄者未必和于東司喉舌者未必加於氣銓衡之賢倖倚易兵民之消耗堪稽文章[illegible]字成逕寶家風撫字推科盡吸流民骨髓而且陰陽其說彼甲此乙彼可此否互爲評騭以遂駕古名臣之上但不識天下後世其謂若人何嗟嗟時事至今幾堪有此苟能鑒邊疆而合力協謀鑒帷幄而加意任事鑒喉舌而悉心爲國鑒銓衡而簡任賢豪鑒戰守而計足兵食以至巖塞徑實而爲文學之鑒勤勞撫字而爲政事之鑒究而諭之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怕死其又爲今日安危所係昭昭不昧之器乎生論臣鑒而痛言及此不覺爲之三太息

參裁諫議

國家之利害關於言路之通塞利害之插奪始于議論之紛紜糾繩君愆彈劾臣工規切時務此諫官所得而主也君愆有同護臣工有毀譽時務有通變此羣議所以日滋也夫苟裁羣議以淸諫職度唯善諫者和衷虛己集與老成參確請一官奉一令斷一事有以偃諸天下萬世然後可與膺斯之責禹面從是戒禹之求諫義之爰懷周以保氏掌諫王惡而且諫無常職人人得關其說至漢之諫議大夫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正言遍與其名而總以實權其用究也議論多而成功少宋獨階之爲厲何哉蓋古

九十九卷 太八

之用諫端由上之採納後之用諫半屬下之嘗試乃者上勅採納而下反嘗試則于今爲甚今以夷氛播惡畨土背叛

皇上非不求言如慰渴聽言如轉圜而進言諸臣非不指陳利害侃侃可聽顧一事也無論當否先指其所爲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先指其所言者云何一用人也前見賢而後見佞或功未成而疑其說以啓爭端及敗衂則共爲附會而傷于過當一用兵也或可其戰或可其守或模稜兩可以倖一勝及敗衂則戰守兩有所不可一議任也意見稍不合則矯枉太甚執拗愈深不以議擇其任必以任擇其議故言及君側則有投鼠之忌指摘宮闈則有爲馬之嫌事未露而預發之則有宋人鄰父之疑計方隱而偶及之則有鄭臣伐胡之患直言抗詞則以爲謗訕而不飭旁論曲說則以爲浮游而不與諫議愈繁愈無補于當宁致堂胡氏謂諫官專設一職既已乖謬而居是職者又多撓亂政事殆有感言之生以爲官以責定則所任者或非其人諫以職盡則敢言者未必在位石介剛正聞天下以范仲淹爲相恐其牽裾折檻不使爲諫官餘可知矣杜牧憤藩鎭之變以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議餘可知矣夫而折以忠告相知猶或按劍逆耳以責難父子不免動色

九一九卷 卷八 上三

矧君臣大體軍國大務而可喋喋爭鳴競爲口舌以譏天下事哉然則諫議亦可以稍省乎曰諫議可省也而爲省諫議之說者非所以省諫議也衆寔有心不可攖也衆寔有口不可壅也解紛者不空拳救鬭者不搏機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其息之息之不如其用之也仲尼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唯不務禁其言而務責其實則賢而議者效不賢而議者絀天下事以平心處之易易矣心平故議論亦平譬之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漾高下相臨差以尋丈而總謂之曰水平也賢者庸不肖者絀而總謂之曰政

平也稽令賢否並用邪正誤攻姑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
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保愛生民

漢宣帝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而董子又云郡守縣
令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則守令顧不重哉明興
高皇帝生長民間習知民隱尤精察吏治郡縣之吏不十
餘年不遷後以士樂速遷往往三歲一代於是吏多爲恒
赫目前苟簡歲月之計溫仁多恕固亦有焉而張急揚沸
以爲能者未始無也撫者恤煢固亦有焉而察淵竭澤以
爲智者未始無也矯節之意勝則甘棠之德褻孔虎之習
多則騶虞之化遠其下者過怵無聊剝民爲利而已吾以

爲天之愛民甚矣選用賢良固將安之耳蓋古之君子有
寧爲保障不爲繭絲寧爲鸞鳳不爲鷹鸇者夫論微責之
勞則保障之具課不若繭絲之治猾較催擊之烈則鸞鳳
之縱舍不若鷹鸇之擊斷而君子顧爲此不爲彼何也誠
閔夫吏治之刻深而欲救之也是故務俗者不與政安民
者不近效急節而繁務非淸廟之樂也促管而疾驅非千
里之御也操切而從事非循吏之治也愚嘗謂吏道固多
端而要其實本于爲民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
言也誠人牧之要箴也是故人有怨咨則吏憂之俗不長
厚則吏愧之肺石之聽弗申桴鼓之聲未寢則吏傷之何

則父毋斯民道如是也乃今之吏則吝有膠不然者不有趾跡草野之間目絕蔀屋之下者乎不有慮不勤于膜溢顏不顧于孤惸者乎不有格濟汗之拮埋汪濊之恩者乎若其所汲汲奔走以治迹自表見者不過寘力于簿書期會爲給焉爾矣輸快于牲後惠文爲斷焉爾矣巧希于最章薦剡爲名焉爾矣嗚呼斯于民奚賴乎則所以計安元元者術良岡足尚也然于今日求之勢固有莫可誰何耳叔季之世頑薄靡甚蒲鞭既不足以孚化而東西交訌征役日煩醇飲非所以急公則若之何而可但願賢有司抱嬰悟愛而資援礎之威催科不免嘗存撫字之意不然吾懼民不聊生而變從中起矣愼毋以接壤爲奇貨因而官家有羨餘此生之所以正告耳

善御中使

記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程頤又曰輔養君德莫善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寺之時少誠格言矣嘗觀兩漢之君常有所恃以爲國蓋三徙而及于閹寺焉所疑溺外所恃彌內其爲患遂及唐宋未艾則馭近侍不可以無道蓋其巧于逢而倖于中也不跡于有所憑則疑于有所假夫以其有所憑也而故遠之則莫若使其無所憑而近之以其有所假也而始創之則莫若使其無所假而全之嘗觀

聖祖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至踰千因用階亂今雖未能盡古復制當豫計防微又謂此輩善者千百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腹心則腹心病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

章皇帝慮及寺人之不知禮義也簡文學之士教誨之

肅皇帝又慮及寺人之爲省者寵也并一切鎭守罷之夫

祖宗時固未嘗少有踰越至屢聖義也而猶殷殷計議若此夫豈無鑑于往昔哉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狩唐之橫裂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始于元豐大都上世之職任常簡而後漸以廣也養役常微而後漸以肆也防範常密而後漸以疏也先不慮則後

傷綏不治則急攻誠不可不馭之于蚤乎蓋我　國家二百五十餘年來綱紀股密閨牖肅清雖稍渝于二正之季不動聲色去若刈草斯亦威不貸鉏制不共門者矣第恐宣淬批答間有所壅閉也則不能無藹釜之疑予奪施設間有所陰陽也則不能無煬竈之疑開釆之使四出則成蠹于州郡矣征榷之綠分鶩則虐窮于山澤矣此皆其所當患者也而御之則有道焉謁者無見閑府何由請托一軍不可青城實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含章何地晝捗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易而讒覆飾則體統宜惜也養子虐遍于九州賓客權㵎于天下則羽翼宜戢也詭詞致羯胡之亂約期成左道之殃則鈎黨宜禁也陽球伏王甫之尸李膺破張朔之柱則法令宜肅也此數者馭之使無所乘而不爲非是一道也然而亦有公忠宜錄者才用宜簡者老舊宜庸者文史宜優者詿誤宜畧者此數者又馭之使無所虞而勸于善是又一道也盖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有所以杜之而又有所以勵之何至有漢唐宋之患哉今

上大權獨運紃過必懲近侍方且股栗何至比昵左右竊伺顰笑憑城社而假威福哉第今者織使方行宇令之不給而遂以掃除之役凌其上亦甚非制矣何諫議之不足

佶而故爲是曉曉耶自古强大之釁禍每生于所忽故忠臣陳不必然之說而聖世不罪人以無實之言愚所以過計而不辭也

儆戒災異

嘗謂賢君見變非變必賢君而後有有之見天之意猶以
爲可改而示之則賢之兆也亂國無象非變至亡國而盡
無無之見天之意以爲無可望而弃之則亡之徵也故遇
災懼無災亦懼曉然知降割降殃之天原是卜世卜年之
天則恐懼修省之主不失爲永言配命之主而天心已畢
喩矣世儒不解以春秋不言事應爲口寔不知聖人于天
變大書特書警悟人主之意躍然簡冊特以王失其政爲
而諸國無可舉以當天應者故無取一一配合耳況梓愼
之占星孛伯陽之論川震卑竈之推步高卜偃之筮鶉[illegible]

如此類者聖人不言左氏代爲之言矣宋儒直以伏勝班
固之流穿鑿太甚漸辭洪範之旨其弊也至使人主以三
公當災異遂右袒其說義誠有取而不覺矯枉之過正也
且如太戊之桑高宗之雉成王之木禾宣王之雲漢宋景
之熒惑皆確然變災爲祥又非但有其理而無實事可証
者乎說者乃曰堯湯聖人猶不免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曾
宜大有至書諸史豈非氣數之適然乎不知天惟憂堯湯
之至故其儆之者亦至用以覘聖人撥亂大畧云若中主
不足當大任苟不失德使之事其安富而巳寧謂氣數之
適然耶或又曰天欲譴告其君則譴告之乃水旱凶荒民
獨何辜而君之袞衣玉食猶故也惟嬖寵幸猶故也即一
時減膳徹懸何足損其萬一是君旣虐民而復譴于天天
又遺禍于民而譴告其君適重傷也似非天爲民立君之
意也不知人君應上天之命而爲之子則天其父也父之
愛子不忍遽及其躬而假怒于物故成王有過寧撻伯禽
天之仁愛人主亦猶是也人主能不承天之愛以自愛也
哉我
祖宗朝修省家法後先一揆請備舉以進
高皇帝時星變詔中外條陳時政雷震謹身殿則大赦天
下

文皇帝時元旦日當食陰雲不見[illegible]罷朝賀江南大水則
命侍郎李文郁往度土田蠲歲課
憲皇帝時京師妖眚見則齋告禁中循省愆尤
肅皇帝時畿輔及諸省大旱則納楊一清四事之請以消
天變適來人事亂于下天變儆于上前代不經見之怪異
有不可勝言者天鼓鳴矣白晝晦矣大星殞矣孛星見矣
兩月雪矣二龍戰矣河水赤矣北直震矣南直蝗矣黃河
乾矣海底鳴矣浙省災矣山東人食人矣中州旱矣三吳
澇矣城門火矣鼯鼠渡矣雄雞卵矣男子孕矣俄產婦矣
火藥焚矣戰竿折矣太倉銀泥土矣此天變耶爲人變而

人變則猝發而不能姑待自變迫于遼東已同剝膚烈士死叛臣生經臣撫臣逃是一大災異也徵兵兵乏徵餉餉乏是一大災異也用人如捕影任事如見戲是一大災異也流離載道噓吸愈深是一大災異也土番弄兵白蓮鼓譟是一大災異也災異迭出而醫瘡剜肉之苦民獨受之吾竊虞災異中于四肢而旋及于腹心不可消弭也伏望
皇上飭躬勵行率羣下共濯厥德痛切民隱咨諏戰守商度粮餉以激敢死者之氣而因雪四郊多壘之恥可乎

默菴朋黨

朋黨者國家之大患也然而未可盡去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何則黨之名古所未有自宋俗淫比而黨議始起矣當國君子之所必不敢居而小人常借以傾君子以爲一網打盡之術者也蓋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爲黨者其志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爲黨者其味既同其權自堅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辭可襲其義可借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操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聚如蠅其勢可反也總之皆不能公其心于天下而以己與之者也故黨不能盡無而漢唐宋皆貽之戚第使漢之黨人而皆爲郭林宗申屠蟠也則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移矣使唐之黨人而皆爲李深之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不出而唐社不屋矣使宋之黨人而皆如呂大防范祖禹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鼎不南矣柰之何君子不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黨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足惜也如國家何洪惟我
皇上英明在御上之無南北司之持下之無新舊法之執

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相鄭越也論迹則眞贋難
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剖也大臣操無棟之舟小臣吹含沙
之射精魄沉鷙不用以盡職而用以攫名慓悍堅強不用
以當官而用以鬻訟非徒立幟而幟復有幟焉非徒射影
而影復有影焉甚則同一聲局也以爲嘶市則側肩之以
爲夕市則袖臂之同一升沉也以爲旣破甑則下石之以
爲末死灰則吹溫之同一采屬也以爲無脛足則康匏之
以爲叢口碑則實興之分則章蔡與局合則淮齊同區祟
丘穴以自完撥泰山以藉庇營其營壘其壘肯有已時乎
生以爲國家同室也伯仲僚友之間同舟也當此國步艱
難臣僚寥落若處危巢將懼壓焉若載漏舟將懼溺焉五
寸之木不可支厦一葦之航不可涉川所乎號合志之人
戚急公家之事者宜何如乎故爲國者名譽不必爭權柄
亦不必爭議論不必爭意見亦不必爭各發其爲公之心
而並忘其樹之念如大匠之肯構棟者棟楔者楔檥楯者
檥楯戒風伯之摧吾室也如長年之望洋篙者篙楫者楫
帆維者帆維戒陽侯之撼吾舟也至于室已奠矣舟已完
矣而吾之身亦遊于室與舟之中而俱存不亦可乎然爲
今之策則上之宅心宜公而下之持論宜平上之濟事欲
明而下之聚事欲實上公且明而下不可爲黨矣下平且

實而上不得謂黨矣約而論之黨之跡不在上而在下黨
之名不起下而起上上之人毋務勝之而思以己之下之
人毋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跡則生所爲懸擊之說耳不然
黨分則國勢亦分旣不可以爲國而攻黨人太顯則禍且
速矣

以下原缺

九十九籌卷之九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古休門人胡程之

蒐羅俠隱

今之用人者類言蒐異材而訪巖穴則所謂隱與俠矣必欲收兩者之用而無受兩者之弊則當辨其眞僞夫俠即古者之狂隱即古者之狷因馨落而無容樽散而莫用于是狂者必于自樹寧少異于古人援天日以結心指山河以陳志恣其行益恣其狂而別之曰俠狷者必于自完甘見譏于鄉愿倩堅石以漱滓假清流以滌汙檢其行併檢

其狷而別之曰隱乃自犬吠雞鳴脫孟嘗之虎口實業屠狗解信陵之狐疑于是見知則鷹隼在臂委擯則牛馬恩家而俠始鬻于人耕食播飲詘尚父之驟足荷擔拾實諸端陽之蔬餐于是接跡則丘蚓輸廉藏名則蘼草同腐而隱始輕于世故遊俠自朱家而原涉非懸恩一劍則修怨雙丸此外不過陰賊發睚眦椎埋供嘻笑而已隱士自對王而襄陽非畏我友朋則謂行多露此外不過烟霞成錮疾泉石結膏肓而已是兩用貴于兼收而兩弊貴于兼核若其居閭則旁牽郡邑之權報郤則擅肆鴟張之毒傾俗則驚坐齊名于陳遵遍上則京兆束手于稱季結交則蟓衆而襲蕰蝟與而互刺舞文則巢按而入地升天抑揚而駆風飛電于紀則南山之竹不足辭斜谷之太難爲械如是而俠非特韓班之所譏抑亦司寇之所求也至夫隱者漱清而巧于獵名垢俗而陰于市利孤蹤而期于傲人羨漁父之濯纓于滄浪而不戀餌舉釣紫芝羞綮四皓之羽翮于商山而不察鴟怨猿驚之恥東帛戔戔徒約釆于山澤蒲輪軋軋徒勝猜于松蘿如是而隱非特巢許之不伴抑亦當道之所醜也然今天下士非懷玉衣褐而沽沽自喜即炫奇耀穎而營營求用必欲求眞俠眞隱者若之何而可乃若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如是者奇肉食

者鄙藿食者謀以金注昏以瓦注巧如是者奇急而圖吾君建蕺而行之入而圖吾身善刀而藏之如是者奇不緒通綸不芊羋籍振臂一呼義士响應如是者奇至隱者則易稱無悶詩咏碩人如玉在璞而山含輝如珠藏淵而澤自媚或隆中抱膝而管樂自期或富春垂釣而中興默助固不假山林爲捷徑亦不徒托泉壤以資生雲山烟樹之內具有經天緯地之猷此其人豈易得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問宋之霸才詞略已而才之待用亦亟何也匹夫懷璧非所敢私羽士皮表非所敢斬餠光四射端爲知識呈輝驥足超騰專俟品題增價而又虞以未試之瀛蒙暗投之恥故夫才也者隨方合變以取其長則眞才見揉曲就繩以繪其短而眞才隱矣使之奔走蹈蹶以顯致其筋力才猶爲我用使之淹蹇宿越以陰耗其精神而才始不爲我用矣至才不爲我用而一種牢騷抑鬱之氣凝爲赤霧散爲妖氛上以干天怒而假手于孫突呆吞之輩以聳動其才則用才之變何也惟我

聖祖崛起淮甸破格羅才徐常奮于徒隸李沐育于孫輩康廖拔于降附劉宋錄于舊史章秦起于諸生皆以識遇識膽遇膽毋或違才易用以致霸業之數是以一旅渡江而創丕業厥後設科貢而外雜流異等率供不次之用誠駁漢唐宋而上之矣靖難之後奇才迭出其最著者正統己巳則于謙成安攘之功天順改元則李賢定奪門之亂恭察思田則守仁茂征藩之烈江東浙西則世寧杈斬倭之勳類能戡定禍亂以盡其才之用蓋用則爲熊爲羆不用則爲蝮爲蛇用則呼吸風雲而才爲濟美之具不用則嘯傲山澤而才爲長亂之資于是狂謀莫蹴才之遊也富貴爲京東計不欲厚待以遺逸之禮乎勇悍莫柔才之盜也蘇軾爲河北五路計不欲推擇爲吏而重牙校之選乎土豪自雄才之橫也鄭剛中爲永嘉諸郡計不欲錄用頻海諸豪以資捍守乎乃若鷹流爲俠如漢之劇孟唐之朱克融弃則成盜用則成才此又顛倒豪傑之故智善用之可也然則用才一道非今日弭盜禦夷之急務哉奈何今之怨　明詔爲具文輕選募爲圖駿開府建牙者祗徵于私第致齋授鉞者多誤乎匪人有身死其事而未成其功則以爲貪功有陰賴其功而未見其事則以爲玩事將帥疑偏裨偏裨疑士卒鬼蜮生心尚安望其離逖而盡才之用乎非才之不爲我用我無以鼓舞之彼且占聲察候不反顧而走耳雖然用才亦難言矣平居不熟人之所宜而徒咨求于匆迫臨事不課人之實効而難採其離得無有促膝談兵一似人人諸葛而寔按韜鈐明試以功未必遠過馬服子者乎第過疑若人而竟阻眞才之用則又非所以憐才也善相馬者得之牝牡驪黃之外善用才者必不得之尋常尺護之中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以名羈之有所跂焉而思　奮則無以法窮之有咈鬱焉而思平則無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長則無以全求之猶未也扶拘攣之網而豪者著矣批離貫之口而質者顯矣

明李勣之繼而遂有趨矣樹賞罰之儀而赴者信矣夫然後陳平籌帷韓信登壇車騎有謝玄藥籠有東之郭子儀兜冠排難岳武穆洗甲長驅即儀秦滑稽之徒亦備往來游揚之用終不令懷疑蓄異爭長蹺蔵之間櫃弄戈矛以煩吾之解又豈分孰爲儒術孰爲武弁孰爲外道循資格以拘之泥之不得一才之用而拱手延奴酋之入哉坐深有望于採囊而市駿者

折節舉賢

昔周公延款英士躬親勤勞誠見宰相所志在得人也乃漁學朋亡之義並著于易卦又若聖人示人臣無私交第公典也而私用之節棉門却執躬影而自悉私實也而公行之即盈廷滿座告天而何愧夫太臣期得士報國家耳士期尚知己展宿抱耳無因至前明珠而按劍有人先容榆困雖奇而爲乘諾焉爲士于今時進不能效延說進不能侯考難自非爲國大臣張大德以爲羅建公平以招士有橫死黄馘而河清不見　國家亦何賴焉且如人人遠嫌裂文傚介甫之拔而却士不納將客客黙黙賢于吐哺握髪而後可而孰知夫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固不得與分牛李引章蔡者同日論也第顧公私何如耳故其躍可慕其臭可襲使恩不出于上而出于己不可爲也何也當貴功名士所必趨高門懸簿跡所寫托如結氷山而自矜附假月以張談者名曰射虎之翼啄奮鷙之餘食恣豢豕之殺身者名口市儈之尤盬已厭而不死徑有捷而思通者名曰登進之孔于公卿以入幕指微熱爲外府者名曰鑽刺之梯逞雌黄以爲盤託金蘭而刎頸者名曰梟獍之伍挾雕虫之小才甘狐媚之醜行者名曰吮舐之徒挾行卷以自炫遊大人以成名者名曰浮薄之技藝與

援以提攜捐畀鈕而寄足者名曰佼倆之儔此數品者不
足爲士也而皆附于士則亦大臣之所忌耳若夫甄叙人
品檢鏡人倫下堂而識闒茸之才入朝而有同下之士則
何憚而不爲哉蓋大臣以人事君天下之材何可使一不
知于巳呂文穆之爲相也每延見士大夫必詢人材得俳
疏記當時謂用人取之懷袖良有以也故李相禮賢爲急
禮而薦之尤爲急用使籠內之參苓稼樹公門之桃李管
庫七十家之士濟濟然多也使不有趙武子之舉且老乎
管庫之中白屋六十家之彥彬彬然盛也使不有趙文子
之薦必沉于白屋之內此生所汲三十當亡者禮賢也然
九十五背　六六之
匪獨大臣當禮賢方今多事之秋　國家求賢如渴與士
又自重養高則所爲三徵七聘之禮
聖天子間一行之可也至于監司郡守又必仰體愛才至
意各設育才館以養之折節以禮之庶乎薪蒸棫樸白屋
皆奉璋之彥兎罝鴻逵椽栰皆干城之選矣要以禮賢急
矣必欲得如卧龍其人者或世未必有卽有之而未必知
卽知之而未必三顧獨不曰市死馬之骨以要駿驥乎

表著人物

天地人物之祖也使非有叅兩天地之人物焉撐持宇宙
昭築古今經理常變安足以砥一世之波靡而不墜是故
羊質而虎皮衆亡而鳳翻則人物僞飛鼠誇量于飮河蹶
蠶爭雄于蟻垤則人物矯僉父詩羊而學書黃口搖筆而
辨劍則人物謬丹青博顙楷之鮮金碧駕虛空之宇則人
物飾卽不然執偏而礙全執常而礙變以敵車戲馬爲廉
以拘儒守株爲信以擊拳幽跽爲忠以繩趨尺步爲謹以
攘臂疾視爲勇可炙生于一室而不可效用于大廷可食
粗衣稅于太平叨享清寧之福而不可明目張膽于亂世
九六六書　表九
立轉成敗之機使人得而窺之曰天下無人物噫嘻天下
曷嘗無人物意者人物不自表著而人亦不得而物色之
乎吾觀從來儒者尊稱王佐非盧揚頁扆之倫不推于蘭
喁而漢以下見謂卑卑不及格爾提衡而論當促倉多故
之會創建非常之原而功見言信事成行潔有一代之人
物有百代之人物有一時不知而千古共鑒之人物有千
古不問而自心獨對之人物要于質鬼神矢天日上不負
聖明下不負民望而中不負學術以眞正肝腸成眞正事
業而已至于偏不得全變不失常又于瑕瑜眞似之間辨
之而各不相掩者也我　明興以來天地再闢人物雲蒸

爛然竹帛者不可勝紀何至今日而人物彌綸之天地翻
爲人物模糊之世界也
皇極經綸非眉越之具　廟堂帷幄非競舌之場而疆埸
勝負之關又非兒童嬉戲之事廻朝推一人以爲當代人
物無復比倫而或爲降虜臣或爲逋逃客未必有國士之
風慕勘一人以爲此等人物不足筭數而或爲汨羅弔或
爲長沙遊未必無特立之行此猶以人物相誰也若岸然
以人物自期而或處錐囊中或市駿千里未必有愧遂之
能此猶以人物許人物也若巳非人物猥以人物許人而
或月旦相譏鈎黨是煽未必無株連蔓引之禍最可異者

置身蟻合攘臂蝇頭鼓其勢焰似欲蠢撲夫飛蛾林以危
疑反或見嚇于腐鼠聲名喪矣甚而毀節義罪孽深矣甚
而毀綱常竟不知天下後世日之爲何等人物噫嘻天下
果無人物也哉果何等人物而後足挽世變于不頹也哉
吾以爲人物未易擬也蕭何買田宅以自污郭子儀窮奢
然以示傍其在功成之後乎狄梁公身事女主與倖臣陸
博田叔案問梁獄焚獄詞其在艱危之際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以原其心也若公孫弘之布被而曲學阿人孔老
之秘溫樹而望塵輒拜其心迹眞僞之間又何不易窺之
有求其鬬如虓虎不敢言武銛如鏌邪不敢言剖神若蓍
蔡不敢言智克敵制勝全軍而還不敢言功若而人者吾
將表而出之作第一等人物觀而中原人物終不至毛文
龍泰寮卅之寥寥也

激勵氣節

天地剛大之氣磅礴日月呼吸風雲而稟奉于五行之吏貞幹于四時之交者則又節而不過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堅操勁節植立于家修德啓于　明聖磨勵于夷狄患難之衝而不肯稍屈亦猶是也故天下有正氣斯有真節天下有似節之氣而無使氣之節天下有委靡不振之氣而無艱大可權之節氣之靡也節之權也蓋由無恥之風微而無以激勵之也生以爲人縱無行潮在自思必有一種勃不自廿之情鬱結于內迦諸物焉刺我之躬必决去之爲快其發也迅不能以少需堅不能以中廢窜磊磊落

乜十九書　策九　十二

落爲石之穿鑿之折毋恐恐怨怨爲膠之解波之頹廢劇乎前非力砥于後勁而一時氣節亦足稱焉是廉恥者在一身可以樹不欲不爲之標在　國家可以貞無求無戾之心在無事之日振氣節于如遇而隱係于秋之望在多事之秋凜氣節于不奪而獨輸片念之忱將見公忠激烈天日可回于以掃●紅氣而清江漢易易耳乃今日則不然邪氣勝而正氣微服體壓而骨節脆政治之壞自賄賂始也風俗之壞自奔競始也心術之壞自澳恐始也隄防之壞自欺玩始也試使貪同張貳而金錢能愧其心乎苟廉若隱之而盜泉能撼其腹乎使污同跖縮而笑罵能剥其面乎苟介若伯起而暮夜能昏其鑒乎使阿世若公孫而布被能掩其鮑乎奇播方若敦復而薑桂能變其味乎使貪黷若董賢而雖有百純孝能止其跳乎苟忠義若狄青而寧借一智高以爲巳功乎使降虜若李陵而能負慚國士之鷹乎苟反正若朱序而能勿計功過之準乎即以東事言之廣寧之敗禍切剥膚而山海之奔情甘巾幗吏臣之斧鉞似不足惕其肺腑而智者之禍堂倫足以藏其面目卸咸君不能攝慈父不能強二語千古令人痛恨臣節至此尚忍言哉願人謂臣子謀國之不忠吾謂臣子行巳之無恥有恥心必且爲之髮指必且爲之膽壁有斷頭

九一九篇　卷九　十三

將軍無降將軍也有哲師志家之死臣無叛事抱頭之生臣也况　國家玉帶蟒衣原以鼓烈士之氣而金函封蔭獨堪起靖難之魂東事固非一人任也凡我諸臣共在漏船之中同處燒屋之下功罪有等榮辱無分意見可相通緩急可相濟勿懷私憤而釀大憂勿勇私鬬而怯公戰蔬在楚王之式怒蛙也氣足恃也怒蛙可式而諸臣何獨讓智于毛文龍讓勇于秦寡婦使人得而嘲之曰平時肯作愛君語遇亂謝無護國心恥耶不恥耶氣節安在耶伏望皇上下一明詔嚴飭中外以一撿身之廉恥發其眞心以持世之氣節強其弱骨彼鬚眉男子其奮發必果而担當

必力人人如拯溺救焚何戰不克何守不堅吳子云有恥足以戰守此之謂矣

實心任事

國家事需人任之然而難言之矣。蓋有議事之臣焉夫議事之臣抵掌談天下疑于任矣然發言盈庭貽譏作舍不任也蓋又有喜事之臣夫喜事之臣攘袂先天下一疑于任矣然進極皋利退易屈折不任也蓋又有畏事之臣夫畏事之臣藉口持天下疑于任矣然首尾牽制彌縫坐失不任也所謂任事之臣者身事視君家事視國本是實心而輔以才識乃罔不濟甚矣事之不易任也蓋事非人不任亦非人不議任事者身在事之中而議事者在事之外任者得之于目擊而議者失之于耳聞任者失之于當局而議者得之于旁觀兩相成則兩得之者也兩相畸則兩失之者也不可不察也今 國家方當多事不患議事者之乏其人政患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耳又不患任事者少政患任事者雖多而若少議事者即少猶見多耳是故衆非獨是則見悻譏而矜已衆是獨非則見妬媢而沮物僨成而不取則以為失貲僨敗而不棄則以為買禍利一害百以害掩利則見以為迂害一利百以利冒害則見以為抽成不在致期之間未及其成而遽責焉法吏從後持之矣利或在易世之下未及其利而先訾焉衆口從旁撓之矣不幸而計失曰此固然耳既追論其首事而罪之即幸

而叶徐曰此適然耳又許論其細事而罪之然則天下書然不可爲乎生以爲任事之臣其先事而討也循本揣末緣表祭裏規畫一室而周四海之外措注句日而豫千百世之後未睹若睹未背若素非嘗試而漫爲之也其計定而行也見不可外移勢不可中格惑有不避勞有不辭毀忍不繁死生不二及其成也就攫蒙其利而已不有其功此其爲眞任事也已矣第因家事变譏之則敗而獨任之亦無成耳大小臣工並出其才力而不以嫉忌鬪是之謂分而合臨司郡守各盡其官責而不以縣牘鬪甚之謂合而分天下事庶其有瘳乎不然邊疆失計其嫁罪于大臣大臣坐鎮又睨據于諸司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此耳乃人臣之自任則有可言者夫臨事而不度理之所當則謬度理矣而不度勢之所至則迂度勢矣而不度時之所宜則泥度時矣而不度己之所能則妄與夫恇與懦之私托之乎愼重與假倖之僥托之乎慷慨均非任事之實心也其共圖之

直剖是非

上之操柄與下之竊用誼不直道是悲哉自末流浙靡而天下之毀者譽者操所權以爲市而人爭涉足售焉至今時而愛淫極矣夫與爲政也是之論而流也毀爲政也非之論而偏也人思以逃毀則務爲匿思以貫譽則務爲張匿者其中不必無而世且迹毀以抑之速使善匿者以瑕全而不善匿者且以疵而黜矜張者其中未必有而世且跡譽以揚之遂使善爲張者以虛借而不善爲張者且困虛而掩實蓋毀不與早下期而畢下至譽不與華顯期而華顯至有人于此我素知其賢人亦曹好之俄而微有毀者又俄而毀者衆已譽者亦變而爲毀有人於此我素知其不肖人亦曹惡之俄而微有譽者又俄而譽者衆已毀者亦變而爲譽故毀之極至于爍金銷骨市可有虎而慈母可投杼于三至譽之極可使輪困飾爲表邁蔡充下陳阿大夫可封而馬服君之子可將眼之青白可以瘟榮枯而月旦之雌黃可以類袞鉞天下之士赴名若鶩而避謗若毒顛倒混淆浮沉出沒抱抑者每致慨于偏奇而積懷者多宣彆于激論屈之離騷非之孤憤王充之閨言韓愈之原毀大抵怨發于毀譽不公之所爲作也嗚呼人心愈下公論愈蝕情不可爲變而變不可爲極矣夫昔之柄人務

以毀譽移主聽而今者一命之吏嚴處之于共爲辱舌而參廢置之權昔之僉人務以毀譽排高賢而今者世推民與號爲名流亦喜爲好醜而運陰陽之柄昔也清濁分流洛蜀異黨故爲此者攻彼爲彼者攻此而今則襟期締結臭味交投者一朝相乾而不勝牴牾昔也昌獻獨嘗鷹鸇性成故愛則置之膝惡則墮之淵而今則拾人咳唾仗人門戶漫不自持而謬爲伸抑黑白倒處東西易向於是有生平無行借片語于奇人而青雲遂附者矣有砥礪終身中詿誤于含沙而灰沒不振者矣當年推轂類多沽沽之虛名抱影無聞祗餘悶悶之純白撫今追古可勝慨焉郎如今

九十九書 四 卷九

制誥外各官考語粧飾極工文心特苦或倩人製下套詞以待下官臨時湊合似此薦擧果薦擧乎似此彈劾果彈劾乎甚至進數金而隨解殺父之仇亦寬聽非言而致恨孔子之賢不免吁爲此說者蓋有激乎是非之不明而言之矣

崇論文脉

易曰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天時並蔚而不過曰文明以止其明也德業政治燦然日星其止也天澤尊卑閑以矩蘉其明以止也奢救以儉儉救以禮而非如後世詞章藻繪之文已也然人情所鍾勃不能禦發而爲文嘗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或作經世謨或垂持世範千古而上留千古而下之模百代而下印百代而上之心雖治有汚隆代有趨尚而天籟所觸神理常新噫此文之至也自乾坤兩畫開文字之祖書契迭興代結繩之終皇王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偏廢至夫子刪

九十九書 卷七 十八

述六經而大義始炳百氏宗之詔誥策檄書之體也序述論讚易之體也聲歌賦頌詩之體也哀誄唁賻禮之體也書奏箴銘春秋之體也先儒以六經爲尚尚其體也春秋詞命聖人猶有取焉迨縱橫家言恣肆不經文至七國而壞賴孟氏七篇振也之漢收秦燼之餘招學士求亡經眞才華出若賈董遷固劉向諸君子庶幾于西京業煥然足述乃漸流而東浸淫六朝之綺麗也又一變也唐之駢儷猶沿乎隋乃其辭詩足繼響于大雅而文不兼工獨能振唐者歸昌黎氏謂其歛華之實耳宋之氣格遠遜于唐乃其理學直遡源于千古而詞不必副獨能振宋者歸歐蘇

氏謂其易腐之新耳故夫雕章繪句有意求工者騷人墨士之文也與時磨滅者也明道覺人無意求工而自工者大聖大賢之文也不與時磨滅者也我　明興文化宣朗宗臣後先洪永間潛溪爲冠烏傷稱藹而劉誠意方希古解大紳亦復名家宣成以來東里關源長沙道流而劉文安丘文莊楊文懿彭文思格不相下北地信陽矯矯振起濟南六七子更爲倡和其極力追古不可及也新建才名絕世識復超然毘陵晉江時爲羽翼其指歸辭達不可易也沿至今日天地之精光流而不竭人心之智慧洩而不收宇内所共習之書悉厭爲臭腐古來不必有之語每拔

九十九號　朱七　十九

爲秘寄理不談倫常談玄虛詞不修濟雅修俶詭師不宗鄒魯宗六法事不證經史證三昧甚且今甲之所頒儒先之所疏者一概抹摋而羣相效尤惻惻然以儒入釋以華即戎以尼山鄒嶧之業起家而以祇桓迦嶺之教馭世逮夫白蓮之搆難未必皆此也說者曰文魔作祟釀于八股生以爲八股剖晰聖賢專業弟學者議論有餘而躬行不逮咎豈在八股乎即如論策表判規切時務將欲見諸施行顧復以綺語飾觀聽以浮言掩理道而忠君報國之心化作塗朱傳粉之面咎又豈在二三場乎昔人月露風雲之疏何不捧誦一二也生以爲今日之文不患無刻燭倚焉之捷不患無鄴架酉山之富不患無時花美女之新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無關風雨走蛟龍之變化而患弗約之于神理神理者心聲也尤心精也世未有于心闇昧于文光明者請各證其心源如皓日之當空可乎世未有于行乖剌于文平澹者請各端其行誼如處女之守閨可乎世未有于經背馳于文雅馴者請各守其經術如良農之力田可乎世未有功令不遵忠勤宥被者請各惕于功令如蓍蔡之禀奉可乎雖然古今才美無過周公而勤吐握孫碩膚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當世豈無以此爲任者乎若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則毛錐墨卿之能恐不能勝弓矢韜鈐之任也噫

九一　七等　八七　二十

一吐士氣

天地間不朽者氣耳河岳日星天地之氣也元會運世古今之氣也學息艸木流動之氣也聖賢豪傑凝結之氣也蓋滿宇宙皆氣之所散見而總聚于士維岳降辰生甫及申則下氣聚焉見知聞知每五百年則元氣聚焉麟鳳呈祥芝艸獻瑞則氣聚焉聚之尤能吐之吐之故曰浩然朱紫陽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斯語極親切惟盛大乃流行亦惟流行乃盛大則士氣不可以不吐吐之而正人結塞之象舒吐之而國家膏肓之疾愈吐之而民物膝理之病調吐而展虹則疑其有千丈吐而成章則不讓于七襄

卷七　三

一吐而天下莫能載一吐而四夷亦來王一吐而混沌可以開闢一吐而春秋可以唐虞斗轉星移吐其芒也驚風泣鬼吐其精也吐于東則吹律回春吐于西則揮戈返日和而吐則為景星慶雲怒而吐則為迅雷猛雨故吐仲連義不帝秦之氣以舌鋒而挫百萬之兵吐留侯始終為韓之氣以箸籌而佃一代之業它如二子類者不能悉舉大抵士氣不可不吐耳不然猶有辯焉因作腹心之慝而非特肩背之虞矣蓋士氣不吐則兩儀之氣亦不吐抑之久久一發而潰吾且虞其斷絕無復生理奈之何不附夷狄之背而曰扼士人之吭乎今

聖天子作起于上多士彙征于下科額廣添無有不彥士登之開者而其隱有不伸則或在里選又或在寒素然士當具文武才質奮慷而不效有弃繻從事耳且將竟犯上老人與之談次亦不至徒赴東海一效豈其終使吾之靈氣鈍元氣從而[illegible]氣之不振也哉

以下原缺

九十九籌卷之十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著　維陽門人楊啓宇 楊啓泰 全校

兵機一貫

說兵自黃帝始黃帝言握機矣而其後乃設四機之目余以為萬機總見一機握一機所以有萬機機之變化不可勝窮斤斤日之以四則拘矣故通乎一之道者謂孔門心法即兵法可也兵法奇奇正正如循環之無端率然之喻人知有此解矣所為貫之義也貫者何物參三才而通之其通于九天乎通于九地乎其通于衆志乎不得已而名

之曰一一者不二之謂也不二故不測太公曰一者獨往獨來階于道幾于神以至獨出獨入也而莫敢當前莫敢隨後獨闢獨見也而暢于天地通于神明愚耳愚目也而使之無知易事革謀也而使之無識易居迂途也而使之無慮其決疑而發機也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于是將帥伯旅通為一股肱羽翼七十二人通為一文武理官通為一天官時日人事通為一攻圍戰守通為一戒如十二通為一言機是不言機亦是言萬機是言四機亦是無機之機是謂至神由一貫萬是謂聖兵有勇知方之畧即治心治力之機臨事好謀之心即執畧守微之術

教即戎不教即棄非吳子所謂教戒為先者乎軍旅未學而戰則惟慎非太公所謂國之大事乎才可治賦而徒勇不可行軍非孫子所謂必死可殺者乎進而推之法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吾夫子有無隱之教或進之或退之者非通乎軍政耶又曰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知神明之道者無敵吾夫子有無言之旨今行如四時生全如百物者非兵機所通耶乃其大者在足食足兵民信食則民皆可飽兵則鷸鼻可用信則金石不可毀而非僅務食于敵驛市以戰徒木以立信已也想之又不越忠恕分言之則忠可通今古恕可通欲惡合言之而忠恕可通齊治通蠻貊

通危亂而非僅結懽待變以一死婁青投醪分飲以小惠相推已也泰山泗水之堂滎陽細柳之營八克七擒之略其間不能以寸不然夾谷伸威三都落膽豈非文事武備一以貫之耶噫武弁不識孔孟之面書生不諳孫吳之旨余姑為拈出願長夜聽木鐸聲者日以才斗視之腐儒其毋笑我

一戰定國

天下事定而已矣人心定則不致滿腹山川國是定則不分同舟胡越胡不以聖經定國之説繹之聖經爲平天下立義乃知止然後定定者平也大學之平天下非平一時之天下定乎萬世之天下夫豈不料治亂反覆之態如此其顛平而僅以靜安慮得供頭巾之口正誠格致來退虜之訕哉唯是人心不定故國亦不定蓋閑居之肺肝而大廷不定矣尚望其以廟算勝乎還無脩之游辭而議論不定矣尚望其決疑勝乎祂父母之具膽而老幼不定矣脩發號布令而人樂聞乎忿一人之娟嫉而黎民不定矣脩

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乎昧終事守財之宜聚雞豚牛羊之鬪而人心國是愈不定脩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乎太公曰樂其所愛其上命之曰大定而尉繚子亦曰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夫所爲靜與專者無他即定國之機也第患定國有機而有撓其定者耳定機可轄而有掣其機者耳第患不撓不掣而不能以一戰定者耳必也爲上唯周爲下唯定而後可戰勝廟堂也兩利若一兩心交定而後可戰勝羣議也慮既定心乃强而後可以一戰定東夷也制先定則士不亂而後可以一戰定內寇也若專以爲將者論之未戰而氣閑心一則心定而後國可定也未戰而静幽正治則意定而後國可定也未戰而養力素巧則議定而後國可定也猶未也仁以勵戰則勿妄殺一人而國定于仁敎以勵戰則勿動違于衆而國定于敬孝以勵戰則指敵忘身移孝作忠而國定于孝慈以勵戰則吾撫士卒視如嬰兒而國定于慈信以勵戰則信賞必罰令若四時而國定于信齊治均平之道端不越此故兵法又云紛紛紜紜不可亂混混沌沌不可敗吾且衍其義曰手目指視可畏不啻十上下四旁所絜自有矩請以此語爲不定者之則

鼓動血氣

一部中庸兵家韜畧之祖也自無忌憚者竊之以行于是白刄可蹈金革可衽呂覆陷阱可納而莫之知避將性命中和之血氣竟爲隱怪行險之血氣而尊親一脉乖睽不合久矣李靖曰含生禀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似又專以怒氣言之而喜與哀樂不與吾以爲天下盡血氣也天下之喜而春生怒而秋肅哀而零落樂而陽和盡血氣之鼓動也血非氣不動氣非血不鼓而血氣非鼓動不靈乃兵家又專言氣而不及血吾以爲氣充而血隨之非遺血也故三軍之衆有鼓而爲喜者爲朝氣銳新氣勝

得意則凱歌示喜是也王翦軍中之戲可稽也有鼓而爲哀者爲秦婦老幼槳餽役傷無聚塚樹社叢是也田單軍中之泣可思也有鼓而爲樂者爲發號樂鬭興師樂戰交兵樂死是也李廣士卒之樂從可思也若怒氣一動則異是已疾如烈風動如雷霆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并氣積力天下莫敢當共戰是也吳起守西河魏士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可思也尉繚曰氣寔則鬭氣奪則走奪者無氣非有氣之可奪也誠有以鼓動之血氣雖愚可啓而靈血氣雖懦可轉而勇血氣雖柔可矯而强血氣或過或不及可勉而中夫婦琴瑟之調即軍中金鼓之節君友信獲之至即軍中維係之機兄弟之和父身之順即軍中手足相捍子弟相衛之義它如天時水土權天官地利之勝擬土峯石藏八門壘陣之奇資藏貨財無異於輜粮庫隊甲通高遠無異于斥堠聲援魚躍鳶飛無異于鷄父魚麗鼉蛟龍無異于龍扇鳥蛇凡此皆物也鬼神體物不遺顯而彰血氣之盛則潛于九地動于九天極變變化化之妙聖人盡物之性出而效血氣之靈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擅堂堂正正之能不鼓而奮不動而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矣一旦授之斧鉞以其不怒而威者殺敵之怒激情擊歸使敵之氣失而師散則真血氣雜血氣終不致有淆亂焉

雖謂孫韜畧即性命之書可也

無敵天吏

吾孟氏處戰國痛心于縱横捭闔者最深而惓惓焉唱王
道以正人心當時未必不以迂儒目之然天時地利人和
權經重而歸之得道一則曰無敵再則曰無敵一則曰天
吏再則曰天吏誠剏兵家未有之談而開千古神武之緊
也詩申之孫子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其不及人和固不
知本計已尉繚曰天官時日不若人事其言與孟氏合而
異乎以四不和爲競競與司馬方同意和黃石公君人不
失其和太公敢其衆則和之説迭爲賡暢而其論戰也多
以勝敵爲主不戰而屈伏之空言天吏二字久矣不明于

生一　九書　卷一　七

天下吾竊欲起孫吳輩而商之君人者奉行天命之吏也
將帥者又奉行君命之吏也奉君命正以奉天命則又制
敵死命保全民命之吏也我欲禁暴救亂而敵可以閑抗
我則與之爭強弱而天討不尊矣我欲恃衆代寡而敵可
終瑞拒我則與之競利害而天威不張矣我或因怒興師
而敵可乘機制我則與之較尺寸而天誅不嚴矣孰知仁
不遺親義不後君卽所謂仁見親義見悅而天下無敵也
不違農時不奪民事卽所謂萬乘農戰百乘車兵而天下
無敵也一怒而安戰則必勝卽所謂殺人安人以戰止戰
而天下無敵也尉繚又曰爲將者上不制于天旣不制
于天矣何以爲天吏乎吾以爲不制非與天違也是其因
時變化出入九天若不爲天所制耳李衛公所謂變而神
之推乎天是也然變化亦難言矣時而順天之道時而圓
天之怒時而運兵計謀若遠于天而不可測總之使賢者
居上不肖者處下而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而
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此之謂
無敵此之謂天吏而今日之天下何如也奴兒跳梁已稱
東方勁敵寇賊蜂起幾爲舟中敵國而奉命征討之吏日
糜爛其民而不足當一面豈非不和于國不和于軍不和
于陳不和于戰以至此乎吾以治亂撥之今之首寇在上

九十　九書　卷十　八

世則爲魑魅狐狸在堯則爲禽獸鳥蛇在周則爲虎豹犀
象在春秋則爲亂賊文横在戰國則爲狗彘食人昔以禦
亂之常法治之不過驅之遠之制之而已苟治以春秋之
法似非殲其類柱其萌不可第不識能制梃以撻令佗無
堅陣戰無強敵否不則借　國家之造隅樹私人之營壘
矛盾反攻自稱無敵吾不知若人何以仰答于天

枕戈習坎

慨自乾坤始交已闢蠻野之象而泰否遞乘剝復遞轉民生來固無時非坎無地非坎無遇非坎大而倫常氣節小而食息作止又無一事非坎坎之與人相習也久矣迺人每不識坎義動思出坎豈知憂患者生安樂者亡坎何必出在吾有以習之耳請逐申習坎之義

今天下一大坎窞也建奴設阱於東奢安捲取於西套內之黠虜叵測潢池之赤子凘㦬正臣子吐肝瀝血枕戈待旦之時也而當局者似泄泄然等之旁觀而不急救是故上下不相習坎在廟堂臺諫不相習坎在門戶官民不相習坎在垣堵文武不相習坎在肘腋以至將不習兵兵不習戰戰不習陣坎又不獨在疆場而在心腹要其亂首禍始總自八股業釀之夫八股業安能釀禍總自不善習八股者釀之彼腐頭酸秀開口便道一句時習及寫要地昏昏瞶瞶竟成兩截竟不知向日所習何事祖龍若在盡舉而坑之亦何足惜獨可惜者壘白骨於黃埃泣征魂于清夜究令仁人烈士來之坎坎入于坎窞而莫可誰何坎與天下葬身水國哉吾謂歷坎不深則習坎不熟從坎避坎不如就坎濟坎何也坎者水也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且兵形似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致勝故地與水習而成師容民畜衆所以善習坎也水與地習而成比原筮永貞所以善習坎也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動如雷霆君子以經綸出之救有窮之則水雷交習而成屯與窮不動如山君子以包蒙待之來連應之則水山交習而成蒙與蹇乃若奇正神明推乎天則水天交習而爲涉川之需惕中之訟斥澤之軍亟去無留交軍必依水草背衆樹則水澤交習而爲致命之困制度之節兵法拙速巧遲其疾如風則水風交習而爲勿幕之井大汗之渙兵以火佐攻者明而不戢自焚以水佐攻者强而能載亦能覆則水火交習而爲未濟之辨物既濟之預防且以主客言之視彼小畜如履虎尾則常習者勝以君臣言之慎我泰交毋致否塞則共習者勝與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習以同人可也而大有難再宜以信順習之凡戰勝則與衆分善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習之以謙可也而行師唯豫尤以順動習之衛武公曰擇人各隨所長孫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爭隨之時義大矣哉而隨已隨人竊于所習故幹蠱習也至臨習也觀我觀民習也去間君噬嗑習也賁不利往習六四之飛翰可也剝不利往習上六之得輿可也兵機莫劇于復復之妙不習而利也無妄則習之以正矣然正不妨詭所謂兵以正

合以奇勝也大畜則宜豫童牛之習矣然又不妨豶豕所謂變客為主變勞為逸也習觀順之道投醪食敵之類是也習渦人之才伐謀伐交之類是也出征所以正邦習于離而知折首始有嘉也黃石公云主將通志於衆而威非乎習之以虛則山澤之氣通有志之士無嗟咸勝矣兵以靜勝國以專勝不可諂振恒之習也而兵家所不易習不容不習者惟遯遯之妙形人而我無形岳武穆所謂運用一心是也非如八門遯法之說也三軍之命懸于一將故恃壯非習也大明發而萬物照大兵發而萬物服故躁進非習也明夷蒙難習以艱貞主伯亞旅相習如家人睽習

而合損習以益夬有中行之習姤有施命之習萃有除戎器戒不虞之習故居高而遠望深視而審聽其習氣升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其習象革主器有長子而當震不驚其習象艮漸進如處女而所歸自大其習象豐兵苦于旅而習以巽入習以兌說習以中孚終不以小過洗大德而明制度于前重刑威于後凡此皆坎也皆善習坎者也吾更有說焉今日習坎之法大率有二急務一在練土着一在練豪傑土着須待豪傑練之而豪傑必須自練凡我同志志切勤勞者常德行習教事二語緊緊心頭俱要隨地隨時隨事多吃些坎坷練成一箇品格將天險地

險王公之險藉我輩撐持有孚心亨之道端不越此而坎不盈祗既平行有尚矣生願與諸賢枕戈以待旦

平夷干羽

今天下蠻夷猾夏苗民逆命寇賊姦宄所在見告干戈擾
而弗靖羽書馳而靡寧佐以武功已同亂軍引勝敗以文
德未免國容入軍遁干羽兩階七旬苗格何獨推乎帝舜
粵稽帝舜格于文祖惇德允元萬古論聖兩階之舞差一
徂征載觀詢于四岳明目達聰咨十二牧柔遠能邇撥兵
法有思士如渴而策從則舜已舞干羽于四門嗣是而降
夏啓甘誓仲康胤征有曰恭行天罰曰克謹天戒其大肯
在殲厥渠魁咸與維新司馬法謂夏后氏正其德未用兵
之刃故其兵不雜觀此則知有夏之干羽湯之征葛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兵法謂軍之所至示
民無殘心觀此則知有商之干羽周訓旅獒曰明王慎德
四夷咸賓及周官所紀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
不承德太公曰微哉聖人之德誘觀此則知有周之干羽
合而論之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則君心之干羽可舞于審
勿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則將相之干羽可舞于帷幄克詰
戎兵覲光揚烈則可舞干羽于遐陬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則可舞干羽于磬石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則可舞干羽而格自心之冠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
厥躬則可舞干羽而格攻心之寇事事有備有備無患則
可舞干羽而格伺隙之寇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則可舞干羽而格驕矜之寇至如洪範九疇諸論無非文
德之敷陳則
皇極即干羽而偏陂反側之私格多方立政諸篇無非文
德之明訓則克念即干羽而暋暴逸德之人格備乃弓矢
鍛乃鋒刃則甲冑即干羽而淮夷徐戎罔不格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則能容即干羽而冒疾杌楻罔不格今而有誕
敷文德蠻夷來歸吾直書之曰舞干羽于彤庭東夷西苗
格

行師豈弟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則又三軍之父母也說者同于狀服心必屬赳赳之武
夫似與豈弟之說異不知河上非逍遙之地中軍非作好
之時在昨獻功雖屬虎臣之俘馘而淮夷攸服實係多十
之德心尉撩子曰王者伐暴本仁義此之謂也今者廣寧
失守內寇告警當斯時而言念君子思得一溫其如玉者
不已難乎然則豈弟之說何居蓋豈弟者非一意姑息煦
煦姁姁之仁也天地不殺則不生聖人以生道爲殺道
奮騰蠢賊害我田穉則發揜之君子視醜類之貪殘生民

之困厄而不急拯救豈弟安在耶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豈弟之鋒刃不可挫也攻國愛民攻之可也豈弟之所向
無堅城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豈弟之所指無勁敵也且
由豈弟而推之今而有輔周國強無媿古名將者乎吾爲
之歌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而有武植文種足以辨安
危力攻守者乎吾爲之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今而有
深溝高壘穩知戰勝易守勝難者乎吾爲之歌曰王命南
仲往城于方今而有番人役使以蠻夷攻蠻夷者乎吾爲
之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而有將帥一心以和軍而
和陳者乎吾爲之歌曰豈僴君子無恆安處今而有興師
動衆不待吏令而奮擊者乎吾爲之歌曰脩我戈矛與子
同仇今而有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者乎吾爲之歌
曰彼君子兮[illegible]來遊今而有存養孤獨賑贍禰亡之家
者乎吾爲之歌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今而有車堅馬
良而使人輕戰者乎吾爲之歌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今
而有操弓挾矢而殺人百步者乎吾爲之歌曰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凡此皆所以全吾豈弟者也夫豈無師行失律
而逃殘以傷吾豈弟者乎則將薄吏輕士無鬭志者吾
催之歌曰武人東征不遑出矣其有戰而北守而降行撓
溪奔者吾醜之歌曰予不我思豈無他人再歌之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其有離地逃軍行同寡婦者吾哀之
歌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再歌之曰辭言思之躬自悼矣
至若遠輸則百姓貧吾痛之歌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古
者戍軍三年不典吾憐之歌曰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爲將
指敵忘身吾壯之歌曰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再歌之曰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其有不信不和忌疑厥儔者吾懼之歌
曰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再歌之曰天之方懠無然泄泄吾
且爲長歌以代天言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
乎皇考永世克孝吾且爲賡歌以慰賢勞曰民亦勞止汔
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

虐無俾作慝吾丑爲狂歌以自鳴曰四月維夏六月維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湯生秦元深于易而僻于詩亦爲歌以和我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所歌維何仍反覆歌之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戰律春秋

顏子曰春秋兵法之聖也或問之曰孟氏曾言春秋無義戰其何以爲兵法之聖乎顏子曰又言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爲魯史記事之春秋不足法爲尼山筆削之春秋獨不足法耶然則春秋爲後世撰兵法而作歟顏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桓文不戰則無天子列國不戰亦不作春秋故于一戰之中而有伏義執言者可以法其實攘之大略今設伏制勝者可以法其詭奇之小術二百四十二年中丞已揭韜畧之緼奧而藏虛實之面目矣則今有可指而言者如隱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瑕叔盈從之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非太公所謂攻城爭先登乎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曹劌從焉公將鼓之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逐之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之克焉非孫子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乎公之兩敗宋師也一犯其不整一薄其未陣非吳子所謂行列未定旌旗亂動可擊乎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虢滅師還並虞滅之非尉繚子所謂禍在于好利乎齊侯伐楚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使屈完如師及諸侯

盟非司馬法所謂興甲兵以討不義乎韓原之戰晉乘輿
產以從戎事遂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是吳子所謂人馬
相親然後可使也泓之戰楚人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是宋公所謂善者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
守國不可得是孫子所謂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
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也楚
子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是孫子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城
濮之役胥臣以下軍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其右師狐
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
以中軍横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之楚師敗績是李衛公
所謂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也秦孟明伐晉始敗于殽載敗
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復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孫子
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此之謂歟楚大饑庸人
帥羣蠻以叛師叔曰姑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不
設備楚師分二隊伐之遂滅庸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
于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此之謂歟晉伐齊戰于
鞌晉郤克曰余病矣張侯曰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齊師敗績黃石公曰將
能制勝則國家安定此之謂歟鄭叛晉晉荀罃城虎牢以
逼鄭鄭人乃成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此之謂歟楚
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
要而擊之獲宜穀吳子曰若敵衆我寡避之于易邀之于
險此之謂歟楚敗吳獲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
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卽孫子亂而取之之法也吳楚爭州來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同役而不同心楚師賤
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遂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或奔或止吳以三軍擊之楚師大奔卽太公衆寡不
相救上下不相待敵人必敗之說也吳楚陳于柏舉夫槩
王大敗楚師及清發夫槩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敗
之楚人爲食從之又敗之卽吳子涉水半渡可擊旣食未
設備可擊之法也吳伐越追至會稽圍之范蠡曰持滿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句踐乃苦身焦思卧薪嘗胆後卒敗吳
滅之卽尉繚子得衆在于下人之說也越伐吳夾水而陳
越子使夜左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滅之卽李衛公以奇爲
正以正爲奇之妙也噫春秋之戰亦累如此然所謂律春

秋者實律孔氏之春秋非律諸侯之春秋孔氏之褒貶眞
同袞鉞雖有善戰者不能自爲律令不覩美惡之兵孔子
嘗以禮御之乎孔子其眞善將將者也故陶朱曰春秋兵
法之聖也昔漢壽亭宋武穆俱好春秋卒成千古忠義夫
亦有見于此乎

章射禮鵠

今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獨未學禮乎禮之經曲儀
度不可憚述乃其首記即敬之以毋不敬而于射義尤爲
惓惓吾以敬者射之鵠也射義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
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
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吾推人臣一義而更有說焉班朝
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是以將相有將相之禮鵠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子曰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吳子曰總文
武者軍之將鵠之義備矣而有能射此者乎曲禮曰介冑

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
司其局司馬法介者不拜李衛公曰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此師行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少儀曰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法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此則制勝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玉藻曰戎容暨暨
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法曰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此率下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禮君親誓社以習軍
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而流示之禽而鹽諸
利以觀其不犯命法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此簡練之禮
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聘義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于澧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法曰凡制國治
軍必敎之以禮勵之以義有耻足以戰守此戰守之禮鵠
也而誰爲射此者乎且孝弟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
死之而弗敢犯法曰臨敵不懷生此忠勇之禮鵠也而誰
爲射此者乎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所謂武以威敵也聽
磬聲則思封疆之臣所謂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也聽琴瑟
則思志義之臣所謂在軍覓劳亦上覗滸也聽竽笙簫管
則思畜聚之臣所謂智將務食于敵也聞鼓鼙則思將帥
之臣所謂國家安危之主也而禮且有以多爲貴者其曰
德發揚詡非法之發必甞鄰爲宜耶醲有以少爲貴者其

五十九年　卷一

曰精微觀物非法之謀密而計不奪耶禮有以大爲貴不
爲貴者非法之大足以戰小足以守耶禮有以高爲貴下
爲貴者非法之好高惡下視生處實耶禮又有以文爲貴
素爲貴者非法之御服等色旌旗什數耶凡此皆人臣之
鵠所宜射焉者也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貴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不入謂其背鵠而馳也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
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今則曰天
下之人皆失鵠我不知其射也雖然失諸正鵠又求諸己
吾願天下懷四郊之辱者亟爲反己亟爲衆禮以無負懸
弧之志

柴菴疏集二十卷

〔明〕吳甡撰

清初刻本

予以萬曆癸丑成進士仕為令閱十載而入拜西臺是為天啓之二年逆璫魏忠賢方用事有朝紳數輩與之交結謀構東林耡海內忠鯁之士一日謁座師福清相公曰知時事寢不佳乎子論內操陵工諸疏拂中貴意持不下即天下事可知吾輩可去矣予遂以養母歸未一年而楊

左諸君子鈎黨禍作予讀禮里居五年而削籍當是時逆燄張甚天下震恐昔漢嘗侍構禍黨人皆節甫輩自為之朝士猶以不與黨人為深恥未有舉朝冠帶之倫并為逆豎兒孫四布爪翼搏噬善類如此一時者真千古異變也烈皇御極首誅奸逆然黨與尚在予起自廢籍是以有除

奸之法一疏而不知
釁斷久壓
宸衷發紅本定逆案即內閣
諸老不敢仰贊一辭况珥筆
交戟之下者乎然魏崔之黨
固已目攝而心銜之矣子素
戇直觸迕要人不獲久留中
十年積俸猶遺賑秦久病孱
軀尚推撫晉仰賴
先帝仁明鑒其愚忠所進封

事朝上夕報可以是讒間不
行然卒以督師一案請兵討
賊爲巽巳構陷幾死荷
聖恩不殺得戍滇海萬里投
荒未獲身殉
君父屏跡荒野五內崩摧自
念散歷中外章奏頗多空言
何補每一披對血淚迸下將
取而焚之一二故友止予曰
古人焚草恐彰君過今子所

言國是民隱朝典兵事之屬
皆仰承
鑒採多見施行著之史册用
彰
先帝納諫之美媲德堯舜固
不休歟即請兵一事誣陷甚
深當日拜颺殿陛籌畫幃幄
蒙
聖明俞允俟兵集啓行後人
鮮有知者弘光朝逆案既翻

奸黨踵出清議混淆無復天
日儻太史氏東遊江淮之間
徵文考實於子䟽或有採焉
子拭淚有味其言年衰垂䰒
沒世無聞竊自傷悼乃出笥
中藏稿自西臺以至部閣摘
其切要者共二十卷曁友人
所惠序文錄而存之以授諸
子宋朝薛奎志或未伸輒不
食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子之存是集也亦以識吾慙
愧焉云爾

淮南吳甡自識

柴菴疏集目錄

臺疏

卷之一

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預忠莫如修備弭盜莫如安民疏

臣父被誣已久乞勅部行勘疏

王言大褻國法陵彝爲今日隱憂疏

學政當修改差風憲疏

災異疊見乞圖修省之實疏

卷之二

事例太濫名器可惜疏

表章真僞乞議易名疏

兵食大計亟爲籌畫疏

用人貴預任人貴專疏

卷之三

視學大典速賜舉行疏

直陳時政之失疏

召還忠直大臣疏

嚴限緝盜以肅法紀疏

額餉難加冗食當撤疏

安民必先擇吏疏

乞代題終養呈

卷之四

朝廷除奸之法疏

枚卜宜愼國體當惜疏

謹陳視學要務疏

言官以糾彈爲職業疏

冢臣媚逆有據恭請聖斷處分疏

遵旨回話疏

河決一日不塞災邑殘廢可憫疏

水患日深生計愈蹙民逃盜起兩邑將廢疏

代興化鹽城兩縣災民附繪圖

附餉議上畢大司農

目録畢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臺疏 天啓二年

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臣伏見邇年以來綱紀陵彝法令廢弛人懷異心國無常憲漸至陰盛陽衰彝敵跳梁小人竊位所在奸逆猾伺竊發白蓮煽集異黨青衿凌辱臺臣江右之妖書鼓惑愚氓羅甸之僞檄搖動中外臣不覺仰天

長歎拊膺痛哭曰嗟乎亂賊之典所繇來者漸矣竊謂今日欲誅外賊先除內奸欲興問罪之師先正朝廷之法臣忠憤塡胸不識忌諱謹直陳一二逆形久著奸狀難掩者以彰

陛下雷霆之威則有崔文昇李可灼者當

先帝臨御之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爲臣子者宜倍加敬愼何物么麽敢爲書試崔文昇故用泄藥李可灼慢進紅丸服御未幾而鼎湖弓墜當是時天地爲之慘淡

九廟爲之震驚忠臣飲恨義士拊心無不思啖二賊之肉以附於人人得誅之義者

陛下賴

祖宗之庇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首除亂賊而漏網至今尚需查奏書之史册謂

陛下忘

先帝之仇諸臣無討賊之舉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

而有悖逆之行者不蒙斧鉞之誅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誅此二賊告之

宗廟播之臣民曰朕爲

先帝討賊而後人人知有君父無敢存徼仰之心行嘗試之事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至如募兵賈祥本一無賴廢弁竄跡江濱乘東氛之熾熖懷攘竊之奸謀兵部給之劄付令招家丁奸宄而弄兵權不知申令約束小人而持凶器遏敢矯命雄行會城擾攘沿途

搶奪按之軍法罪在不赦日者出示倡亂挺而走險欲扎營近郊要脇朝廷夫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賈祥欵扈如此竊意

陛下赫然震怒速加顯戮而猶煩查勘未正典刑傳之九邊謂國家行姑息之政養禍亂之源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而有倡亂之舉者不蒙斧鉞之誅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斬賈祥懸之藁街傳示邊鎮而人人知有國法無敢矯

明旨而狂逞糾賊黨而煽禍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至如輔臣沈漼尤可駭異其穢跡奸謀屢經論列不必再贅惟是通國皆知其爲奸同鄉亦詬其鮮恥使良心尚在惟速去可以少謝人言而甘受唾罵貪戀不休漼即不自愛奈傷國體何害怪其佈辯兩疏一則謬爲兄弟鬩牆之喻媚俗乞憐一則妄爲東事安危之說欺心罔上自許愚忠有何匡贊之策招納亾命豈是禦侮之謀夫大臣當首爲朝廷植風節嚴進退明出處而敗名喪節若此道路之口皆疑其貪位不去將欲竊弄威福驅除善類果爾則關係不小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而無廉恥之防者不蒙

主上之斥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罷漼允其請告曰朕待輔臣有禮矣而後人人知有廉恥無敢與援以固寵飾說以欺君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臣非不知方今　賊披猖黔蜀告警天下危亂當議安攘而惟是誅逆斥奸若不可一日緩者亦以今日致亂

之病根在臣子則功名念重君父誼輕在朝廷則紀綱不振刑威未肅故願

陛下急提太阿激發臣子忠義之心痛除奸邪叛逆之漸使人心改邪歸正平日爲忠臣義士則異日必不爲亂臣賊子平日爲進禮退義則異日必不爲植黨營私故臣愚竊以爲欲人人知有君父請誅無君父之崔文昇李可灼始欲人人知有國法請誅不畏國法之賈祥始欲人人知有廉恥請罷無廉恥之沈

渙始此世道汚隆之關人心邪正之界而天下治亂之機也主權尊而王法彰大義明而百廢畢然後責樞臣選將厲兵以征不義責計臣持籌握算以裕軍需責禮臣申明禮敎以挽士習責各省直撫臣宣布恩威以惠窮黎而除反側

陛下宵旰圖治親賢遠奸躬郊祀以敬天遵舊章而法祖中興之業一整頓而定矣內順外威何憂彝敵哉故曰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亂也始於人心之不正主權之不尊流弊極於無父無君而為害慘於洪水猛獸世衰道微亂賊蠭起孔子修明王法著之春秋而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今日誅亂賊斥奸邪固

陛下事矣撥亂返治孰有大且急於此者臣所謂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葢竊附春秋之義云爾臣至愚極戇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立加裁斷如日月明而陰翳全消雷霆震而妖

氛自淨於以維持世道潛消亂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禦患莫如修備弭盜莫如安民疏

今天下外困於彝內困於盜成土崩瓦解之勢而旣憂無兵復憂無餉有捉襟露肘之形當事者不悠洸置之曰氣數固然則苟且塞責謂計畫止此若是者終必至於悞國而悞蒼生臣愚不揣竊抱杞人之私憂謬效狂愚之一得惟

陛下不厭爲常談而閣部不視爲故套則請臚而列之於左一曰修備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山海者京師之藩籬固藩籬所以固根本也永平薊密保定通津環衛京師應援山海者也有一足恃乎否也急宜及此時嚴勅督撫率所在有司賑饑恤寒以固民心修城守整兵馬以防緩急無事則固守內地消奸宄窺伺之萌有警則入護神京備勤王仗義之用此關係

宗社安危者也而可無備山東盜起曹濮以南大河以北皆漕運咽喉急宜勅山東河南北直兩淮各制撫檄行各兵備道整理標兵練集鄉勇各於要害犄

角屯札以壯聲勢則鴟張者可以立擒蟄伏者可以潛杜而臨清濟寧德州曹州等處方有虎豹在山之勢此關係地方安危者也而可無備鄒滕繼潰勢逼徐淮順流而下金陵亦根本重地也雖小民無知弄兵潢池撫臣趙彥力能辦賊焉知異地無奸人猝起攘據稱雄者東南半壁全在金陵而可無備揚州帶江襟淮亦大都會也游士任募兵三千無餉而譁萬一變生不測則奸民起而應之可爲寒心雖屢蒙嚴旨催督而杳無調發之期若使士任統領而前取道天津由河入海免陸路之繹騷而因以護衛漕糧亦一策也其一切劄付名色之官皆赤棍白徒擁蓋橫金恐嚇鄉愚褻越名器爲害不小宜行撫按嚴查追劄以清地方此又法所當飭備亂於未形者也臣故曰禦患莫如修備也一曰安民夫爲國計者莫如安民迫於鞭笞而民不得安迫於饑寒而民不得安迫於盜賊而民不得安豈惟不安久之且率而爲盜矣

愚民何知國法彼見夫鞭笞而死僳寒而死與盜而死等死耳而盜而死者猶須臾緩也工之人能盡法誅之乎一二豪民以妖術邪說鼓煽其間故易與爲亂夫使民安則必不爲盜欲民不爲盜必有收拾豪民之法而後可

陛下試想危急之秋終日選將不得一將終日募兵不得一兵何以草澤之間奸邪之輩揭竿一呼百千響應計稻縣邑如此之猝且勇也臣攷從古盜賊之生發必有梟傑之輩爲之倡首此輩頗讀史傳粗知興亾習學韜鈐張大胸膽祇因仕進無路鬱鬱思逞而愚民迫於饑寒易於眩惑往往釀成大禍故富弼請訪兇險之徒習知武藝者作草澤遺逸薦用蘇軾請別開仕進之門李琮請諭各路知州陰求豪猾之士使以告捕自効量加酬賞秦觀謂銷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雋皆淵謀至論也臣愚以爲今日宜做此意諭所在有司採訪有前項豪猾梟傑之流分別驗試果有智謀超衆勇略過人者薦之於朝破格擢用其餘善爲駕馭練爲義勇如告捕自効之例則豪民不至挺而走險亦弭盜之善法也近學臣左光斗督試兼收騎射之士最得此意而臣因思我朝設文武之科皆以八股腐套三寸毛錐取士所以不能盡豪傑之用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而宋臣范仲淹謂能用度外人方能周大事安民者當安民之心而消其不平之氣則用人亦民心向背所係也臣故曰弭盜莫如安民也一曰汰冗夫今日之患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所以無兵以有用供無用以無用害有用所以無餉餉之不足繇兵之不清清兵所以清餉也而不揭兵也財耗於冗食自古患之而今爲甚自遼事至今不知增添幾許官矣添一官則添一官之俸薪添一官之衙役而修造衙門公費工食因之即如監軍一道歲費金錢當以數千計今關門地狹兵少安用多官速宜議裁而天津登萊只以

兵道兼之不必更設計節一官之費足充二百兵之餉是裁一官而得二百兵也如參遊守備宜照兵數定其員額不當濫授匪流計節一官之費足充百兵之餉是裁一官而得百兵也錦衣之襲濫及中涓恩蔭之官多如車載試逐一清査

祖宗朝有此額否又如各巡撫各道將名色聽用之官家丁總哨之屬皆月領厚糈而實遊棍無用似當議裁十分之五計節一人之費足充十餘兵之餉是

裁百人則得千餘兵裁千人則得萬餘兵也近日經臣汰冗員四百餘名歲省餉數十萬兩一邊推之各邊兩一省推之各省不惟足兵亦可足餉果何憚而不爲也況多官爲害未易枚擧武弁之剋削也貲郎之攫取也道臣之賢者苦於牽制也不肖者徒滋紛擾也未効前籌羣爲侵盜尤令人污頰夫無益於國而有害於地方猶當議裁況裁而有資兵餉者乎又況國家置官原自足用但須考覈本官果其人地相宜則專委之否則甚易之官得人則事自理何取於十羊九牧爲也故今後請添設官員者宜止也臣故曰措餉莫如汰冗也凡臣所言無甚高論然而綢繆牖戶迨天未雨有備無患昔人所戒寵取豪傳以消奸民不軌之心如富弼諸人皆宋名臣蓋卒驗於宋江方臘之患實爲處見生衆食寡大學理財之荒官多法亂今日受病之根故敢不避瑣瀆而竭其愚忠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勅下部院詳議施行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

臣父被誣已久乞勅部行勘疏

臣惟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故夫親有隱德不爲表揚非孝也親有冤抑不爲申雪尤非孝也今

冲聖御極追堯舜之治弘錫類之仁羣情休暢公道昭明誠千載一時而臣父清操直節不阿權貴被仇遭謗不獲自明賫恨泉室無由湔雪臣爲人子日夜痛心欲披瀝肝血哀鳴於君父之前者屢矣而躊躇

冉四巳復私念人情疾痛憂患必籲天而呼父母況臣抱玆隱痛積誠二十餘年何忍失之一旦仰負聖世縱使言而獲罪亦所甘心故敢冒死而卒陳其狀

睢

陛下憫察焉臣父吳三畏係舉人萬曆二十七年授廣東韶州府推官廉潔明允治行第一按臣李時華薦舉以備行取擢用其考曰剛方正氣抑畏清操益實錄也其治狀如清吏弊理冤獄除積蠹興學校種

種善政勒之碑記士民尸祝於今不忘而臣父居官惟有赤心更無媚骨不意勢宦某以吏部郎請給歸里氣焰薰炙凌轢郡邑自守令以下皆傴僂拜謁而臣父強項獨畏揖不拜又某縱子某拐妓占産爲人告訐臣父審擬如法請托不行致某恨人骨髓百計傾陷揑造事欵密揭當路而是時監司御史皆某同年遂墮其術又有宦某者爲子考試力囑居首臣父閱卷斥其文置之後列某銜之後代某爲吏部郎又

姻婭戚也益文致媒孽不遺餘力臣父信心自守拙於彌縫遂於萬曆三十二年推陞楚府審理正矣至三十五年大察復褫職爲民蓋撫按備察之疏每於左遷之官粧點事蹟以完一時計典不知臣父以持法不阿權勢被仇傾陷之至此也今查論疏開載事件寥寥數欵俱係誣揑絕無形影以勢宦之含沙成彈文之羅織一字汚名千秋冤狀嗟嗟彼其之子亦寧知有天日哉臣父伏處田間雖萬分屈抑不得叩

闕自陳臣覊爲外吏雖考滿乞恩未敢赴闕具疏今
臣叨列臺班職爲言官是瀝血求明剖心籲天之日
也竊念臣父一生淸節恥求溫飽敝廬數椽薄田頃
畝皆臣祖所遺臣父宦歸琴書之外了無長物即臣
遵父訓三令嚴邑不敢以一縑相貽鄉評輿論私相
頌美以爲庶幾淸白吏之風而嶺南父老曁臣邑人
追數往事爲扼腕拊膺至有泣下者曰世寧有公道
又曰公道終不可泯也語云事久論定今臣父歿七

年矣臣不能爲父表揚淸節已爲大痛而恐令無端
受此汚名嗟乎白璧黜於蒼蠅貝錦成於萋菲此詩
人所爲痛恨夫譖人而志士寃憤不平欲泣血以相
明者也昔馬援以薏苡裳譏朱勃爲之上書李邕以
坐賍被陷孔璋因而抗疏之二人者所稱疏賤之士
也於馬援李邕非有不可解之誼也然而挺身厲節
甘觸忌諱者憤忠直之遭讒而公議不申於後世也
又況臣爲人子者乎夫宦職之予奪總由自朝廷其

關係榮辱者在一時而立身之貪廉爲士人名節其
關係榮辱者在萬世臣既不得抑首臣顯親皆遂一
命之榮而又不能爲父湔雪以洗萬世之辱臣父在
九泉目必不瞑臣異日亦何面目下見臣父哉謹按
國制凡民間有冤枉陳訴者許擊登聞鼓令御史一
人監之凡御史於民間冤抑皆得申理爲之昭雪而
臣父寃抑反幽滯不白臣亦何顏列班行之末爲簪
紱之羞乎伏遇

皇恩普被
聖度寬弘不以舊惡錮自新之門不因一眚掩生平
之節而臣父以淸介之吏蒙汚穢之名豈聖世所宜
有也此臣所爲仰天拊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伏乞
勅下吏部咨行廣東撫按將臣父被誣事款逐一查
勘明白回奏如果有穢迹贓私卽褫臣職以贖父罪
如被仇傾陷實係誣枉則速賜昭雪復父原官給一
恩命庶淸議雖晉晦於一時公道猶彰明於後世朝

延不失勸懲之典而微臣得享清白之名當與子子
孫孫共戴鴻恩永祝
聖壽於無疆矣臣不勝激切惶悚籲天待命之至

附錄

天啓二年壬戌夏四月甡初濫竽而臺省
上登極覃恩諸試御史得實授兼馳贈其父母甡追
念府君則杜門呑聲哭日夜繞楹徬徨行於是瀝血
爲書草具而躊躇未上每朔望逐隊行謁座師葉臺

山相公問曰子有憂色云何甡未敢荅又久之謁則
曰子何憂之深也甡不覺掩袂哭失聲乃以書草進
曰先府君嘗爲廣東韶州府推官以介直觸廷權宦
被誣落職今不得與覃恩甡不孝負茲大痛日夜咎
心葉讀未竟拊膺曰此至情也何不遂上甡於是歸
而薰沐三日乃伏闕上書旨下吏部時太宰張公問
達亦爲伊父乞贈方奉俞旨蓋負痛與甡同即日爲
移檄粤撫又咨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勘時壬戌九月
也甡遣僕粤東往返幾半年而僕回則云行至韶州
巡按御史周名用賓者適行部按其郡郡士民踊躍
具呈乞祀名宦御史曰吾巡閱數郡未見士民誦祖
父母如是慇懇者且又在二十年後詢其事則欷歔
歎息曰天道天道云而郡守張公翼軫力贊之總督
胡公應台者亦首肯急下縣道勘實僕又云南雄守
顧公懋光聞之爲發憤不平每見上臺則訟言其寃
顧公同郡人知先府君素履故憤也癸亥三月故事

請封者必吏部考功郎類題而後給僕以三月十六
始賫文到京太宰則語考功郎曰需之俟吳公覆疏
下而後類題十七日疏上閱三日奉
聖旨吳三畏准復原官仍給予恩命而府君勅贈得
比諸同列蓋異數也制詞極古雅可誦千年幽谷曙
於一旦一時人心翕然公論大明吾邑士紳請祀於
鄉曰孰賢如吳公者韶郡士民請祀於郡曰孰賢如
吳使君者御史采其議檄郡邑祀焉嗚乎府君之德

業始炳炳人耳目矣而韶州文學謝城則曰吳使君謝官歸時韶父老相與流涕立石帽峰山下頌德也彼官聞之怒密令人踣石斷之水中彼官死韶父老又相與流涕曰其奈何忘吳使君復立石帽峰山下項御史檄下縣道問狀則韶父老又相與流涕已踊躍上吳使君治行且營專祠祀焉今祠前石巋然矣嗟嗟茲不足徵天道耶城北時與姓同讀書署中徵府君事尤悉故獨慇慇懃懃云嘗稽往牒士之懷奇

抱璞不屑屑隨俗俯仰爲世人揶揄者可勝道哉乃姬公有跋狼之喩孔父蒙喪狗之譏彼世所稱大聖人也而猶若此府君之詬固其宜也然事久論始定後世榮之士林宗之其德業日星炳也彼訶議者草木腐朽且萬世罵矣士在當世寧遇不遇論哉府君苦心亮節自信彌堅遇炎獨冷履嶮獨彝當衆口銷鑠之秋不懾心瞬目者葢寡而府君不爲動吾道非耶乃今者日星炳也姓不肖何能闡揚萬一則有韶

人口碑
天朝綸綍在至於民者尸祝士者俎豆晦於一時而炳於萬世不可謂不遇矣姓思後之子孫無忘所[illegible]不克黽勉以昭令德故詳著簡編使後世覩覽知
君恩祖德守之勿替且令世世稱爲清白吏子孫則是錄也嗟念哉嗟念哉

王言太褻國法陵彝爲今日隱憂疏

臣聞王者之言如綸如綍信於四時堅於金石將以昭示中外垂於久遠刑賞於是乎出法守於是乎在甚言宜重也尚矣臣伏見秦封一事前後票擬至二十餘旨則褻甚也夫秦藩之不可封禮臣以去就爭者屢矣

陛下明知其非制而顧不能裁之以禮反援不可開之例以滋口實何也冊使之遣宜在四月今且十月

矣而猶曰必待秦封秦終不可封將併廢諸藩之封乎此言何以詔天下示後世有如執

祖訓以問廷臣廷臣以何詞謝之蔑

祖宗之制褻綸誥之體長秦藩凌肆之漸生諸王疑貳之心一舉而四失備焉是階之亂也且今之痔事多外不獨此也臣竊觀

陛下出旨太褻行法太寬故臣下奉旨太輕視法太易不當行者既多反汗之失急當行者又鮮風雷之厲故有事關軍國而部臣寢閣不覆者有屢旨督催而諸臣玩視不遵者臣請略舉其一二毛舉之接濟爲牽制　也終日催兵而無一兵終日催餉而無一餉則接濟之旨謂何淮兵之召募爲援廣寧也不命之勦妖而徑勦妖屢命之渡海而竟不渡海則召募之旨謂何樞貳之添設備經略也高臥林下者有侍郎慷慨出關者無侍郎則添設之旨何居總兵之赴關練新兵也爲盜行劫者有兵列伍分隊者無兵

則練兵之旨何居明痔舉李達之釀禍蜀人恨入骨髓奉旨幾一年矣而何以至今不解王文璧賈祥之罪案國法在所不赦奉旨已半年矣而何以至今不問清查盜餉屢奉嚴旨不知何年是清查之年何棟如傀然享家園之樂矣救援黔省急在燃眉不知何日是救援之日張我續慗焉無痛癢之關矣嗟乎此國家何等事而玩忽若此然諸臣謀國事似甚拙而謀富貴又甚巧爲朝廷幹辦似甚疎而爲身家私圖

又甚密官人之公典徒爲請乞之私徵京堂巡撫可謂壤得矣從來之成例忽作今日之濫格察處破饒可貪祿起矣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臣觀今日諸臣敢於抗明旨忽於恤勇於徇私情甘於犯清議在外如是在廷復然小臣如是大臣復然而總自王言輕褻國法陵夷積漸以至於此人相與　不知畏君父人知重名利不知重朝廷萬一　長驅中原突擾都下而海內不應法立而臣下不守賞之不爲

勸刑之不爲威宋末之禍殷鑒不遠是則臣之所謂隱憂也伏乞

陛下毅然獨斷法行自近先止泰封以杜私恩速遣冊使以成典禮併諭內外諸臣凡事關軍國屢旨督催而違玩不遵蔑法徇私者有

祖宗刑章在庶令行禁止人心儆惕王言重而國法昭天下事尚可爲也

學政當修改差風憲疏

伏惟

陛下遜志典學克修文德將以風勵海宇愷悌作人使文教覃敷俗尚淳美庶幾比屋可封追美唐虞而教化未興風厲無術致蠻彝猾夏盜賊蜂起靑衿子衿甘爲戎首四川生員授僞官矣山東生員從逆賊矣遼左生員迎　矣諸生固誦法孔氏佩服先王者也而今若此何俗不長厚人鮮忠義至此極哉語

日父兄之教不嚴則子弟之率不謹亂賊之興所由來漸矣古之帝王必以風俗教化爲首務是故師道尊而風俗美教化行而人才出學政之設豈爲是晉靑紫酬羔雁哉以興教化儲人才變風俗也則今日者奈何視學政緩也臣伏見督學之任惟兩京差御史各省皆用道臣隸於臬司畀以專勅固不重歟而今則陵夷也上而仰承撫按頻多掣肘矣下而衙臨[illegible]皆得關說矣權分則法玩法玩則弊生私徑易

開積習難洗門第者前茅寒素者落夐巧營者捷得
厚養者沉淪甚至豪宗勢族橫行里閈恃有墻壁莫
可誰何故貪緣之風長則甄拔之典淆勸懲之法格
則教率之風寡也豈無賢者秉公獨立雅志整飭而
任怨任謗往往不免夫千仞之山跛羊易牧則積漸
使然也今欲挽積習莫如飭學政欲飭學政莫如崇
事權則臣以爲差御史便御史爲
陛下耳目攬轡澄清以振綱紀爲職業扶名教爲己

任風力足以觸邪指佞否謀足以善俗觀風若授之
學政必能興文教而挽頹俗是故上而比肩撫按撫
按不得撓其權有關風化軼倫紀者得執而問之不
則白簡從事矣下而約束守令守令不得關其說有
不矢公慎囑請托者得移檄讓之不則糾彈隨之矣
況今日儲才剔蠹尤爲急務異能卓行埋光未耀者
得以上聞劣行敗類恃惡橫行者得以徑問是故杜
貪緣至公也肅綱紀至重也挽風俗至淳也儲真才

至弘也剔弊蠹至清也臣故曰差御史便夫居高而
呼聲不加疾而應者遠則所居之地然也或曰令甲
不廢舛歟臣曰否國家用人視將緩急如國初急軍
政則有各省清軍之差是也今
陛下重文教而特命風紀之吏書之史冊尤爲美談
如謂令甲不載則兩京學差非歟何舛也或曰增差
不虞擾歟臣曰否各省督學以御史代之益重其事
非增設也官舍如故衙役如故廩餼如故而地方更

增一番整肅何擾也或曰部曹不虞壅歟臣曰否仕
路疏通今日爲甚官額增設部郎爲甚監軍者若而
人督餉者若而人贊畫者若而人有連茹之升無積
薪之歎何壅也或曰各省鄉試嘗用部曹爲考官而
靳學政歟臣曰否掄取一時之人才爲考官易專司
一方之風教爲督學難自非隆以事權特差風憲鮮
能勝任而愉快者若夫權輕法玩積獎叢生臣前固
言之悉矣此非臣臆說也

祖宗朝各省鄉試皆令御史與按察使主其事內外臺相爲表裏行二百餘年至江陵相娭生而始議以國家未始不以文事任御史也且匪獨此也每遇鄉試如江浙等處諸大省必命詞林給諫卿寺銓司總其試事無非謂掄才大典宜從隆重耳而提督學政獨靳之御史使各省不得與南北兩直同被肅清之化而御史不得與詞林給諫卿寺銓司共增文敎之光臣竊以爲熙朝一缺政也今諸臣濟濟班行維

天子使節一切屯牧茶馬之類不以付有司而當勅御史往者何也利弊關焉則權在所必重耳夫學政之關利弊也大矣而獨靳之是新槱樸棫之大典不及屯牧茶馬之瑣務也非風厲海宇愷悌作人之意也近候補科臣蕭䅚權有增設按臣兼攝學差之議奉旨議覆臣亦有見於朝廷紀綱四海風敎關緊甚重故不揣愚昧而直陳其悃款如此伏乞勅下部院詳議或以法宜畫一將各省提學盡差御史或以例

難盡更則先將江浙閩楚諸大省酌量改差擇資深望重者如兩京學臣例則挽回士習淸肅風紀亦聖世文治之光也

災異疊見乞圖修省之實疏

臣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隕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日者

聖壽無疆萬國一俘繼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仰天變不足畏乎臣不習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爲

陛下陳之今國家所患安 奢 而 爲甚 之謀算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 之奸細遍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實不可得譬之敗屋頹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 至狡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闘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輔其足供樞輔驅策者尚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 之勢正熾奢 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芟除之期各邊之備全虛枵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庚癸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曩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征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曩憂無餉猶議加派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禦貨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爲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驕官侵帑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餉軍而餉貪者也夫此猶小醜發動耳然已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以供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爲溝中

之瘵於是人變爲妖民嘯爲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
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與狐
夜嘯大鳥晝號豕人刳腸飲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
苔流離者嗷鴻滿野天未悔禍願我西陲復遭盜之
陛下不及今下德音發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亂同泛梗置若罔聞百姓方恐死以逐再生而當事
者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恤朝廷恤民之
意而惟於考成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爲盜
賊妖民一呼揭竿四起　賊動於外窮民訌於內此
時卽平勃爲謀韓白爲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
一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修國有
百竭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爲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亘雲以爲武備
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
能守之將士但見獎賊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

以爲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從我
土地殺我將吏屠我生靈之强敵但見妖賊蔽於白
左蕩平以爲太平可期而不知閭閻之間有饑不得
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且也日日
緝奸而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開門誠察安在日日詰
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爲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
按之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
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
噫危矣哉臣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己下詔
求言上自羣躬下逮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
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
能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
當時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閎散之徒爲之左右

先後有無變佞纖巧之奸內無遊畋狗馬之好外無彝敵盜賊之儆然猶訪落諮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戒盤游如此而後得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臣愚竊以爲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

務彝情與四方水旱盜賊災異之變皆當常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彝情條列害利指陳得失使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開悟君心毓成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一機也然諸臣以飭武備恤災民爲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實事謂宜即下詔令須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爲防禦以安反側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舊餉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於時艱有濟天變可弭臣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柴菴疏集卷之二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臺疏天啓二年

屯例太濫名器可惜疏

臣巡視厰庫凡工部新舊事例皆繇臣衙門掛號伏見屯田司陵工新例再四簡閱浩歎久之竊不忍名器之濫觴一至於此夫該部之開事例爲陵工也㦧有慨於發帑之艱誅求之竭不惜借箸以籌少示通

融臣寧不諒之如果無關體統罔礙國制亦何樂株守爲而實有不然者謹先按其必不可行者數事爲

陛下陳之一廪生納准貢例國之有貢士蓋昉之虞

官鄉舉里選之意

祖宗朝極重之枯管三冬寒氈午夜嘔心鏤腎需之數十年尚不易得而今以納鏹得之則辱士類甚也且邇來兩次恩選俊乂雲集銓曹之牘疏淪甚難若此例一開納者必多則壅選法甚也是何可行也一納府通判運判正提舉例府判列在郡守之下位居邑令之上秩固甚崇矣今無籍市民多金邑子朝輸白鏹夕綰青綬使郡守比肩有非類之辱邑令折腰切銅臭之耻沐猴而冠牛驥同皁名實既乖體統安在是何可行也運判提舉職司鹽課其途甚羶今國家急軍儲淸鹽政議者方有改用甲科之說蓋重事權而法乃行借廉能而蠹可清也今貲郎以數百金攫得此官如置肉餓虎之蹊驅蠅積穢之地濡而溺

爲何惜之有亦甚非國之利也是何可行也至於首領佐貳納銀請封一欵尤爲悖謬朝廷設封典以昭激勸榮及父母恩逮妻室最鉅典也雖守令之賢非得撫按正薦未可妄邀如行人之官卽逾三年考滿不得及父今三司首領衛郡佐貳但有獎勵皆得納銀買贈是輿隷之流得襲衣冠貤封之典竟同市販垂之靑史謂國家封典不足重輕貤恩無關榮辱所損不小又不獨繁纓之惜敝務之微已也是何可行

也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爵位曰名章服曰器故古之人君見賢授爵因能任官唯持之甚重故與者愼而受者安有之不易故得者榮而失者辱也譬之珠玉以難得爲貴使易如瓦礫則婁人賤子皆可俯拾何足貴乎况名器太濫則人有倖心與章太褻則俗多凌替茲亦賈生所爲痛哭流涕者也他如遣戍本係重犯或終身或永遠俱令以貨解免則開有力者輕犯法之門又如納官宜有定數舊例多新例減故以輕值招來幾同爲市者左右望之行變亂王法虧損國體諸如此類併當議裁雖然臣區區愚忠非獨此也

陛下纘承大業富有四海

先帝龍馭方遐殿廡未就玄宮甫閟劍履猶新每當春秋之際清露下零寒霜旣降

陛下於此能無恫愴古人不以天下儉其親

陛下何惜數十萬帑金不以輸之

山陵嚴責司官早竣厥事庶幾少盡人子一日之心乎該部不能仰贊孝思力持大義而止以事例塞責貽朝廷以賣官營葬之名臣竊爲不取也今

慶陵開工在邇而事例之入尙無分毫如欲取給非沿日曠月必不可得

陛下踐祚已三年矣而

先帝山陵日久未竣臣度

陛下之心必有所不安也伏乞勅下該部將臣前所列諸款先行停止其餘仍令酌議或先請發帑俟陵工竣事而該部以別項節省次第補之不令國家有爲陵工開事例之名於以全國體而昭孝思豈淺鮮也

表章眞儒乞議易名疏

嘗考周禮士之有道德者沒爲樂祖祭於瞽宗又古者士大夫死而易名以彰厥行爰有諡典雖褒崇各異其於表章先哲翊揚風教均也而況闡明道術德在人心功垂萬世者諡與祀固可緩乎哉迥自孔孟下迨宋儒或稱千聖之眞傳或名六經之羽翼有功斯道俱隆是典至於我朝
太祖開帝統於中原

列聖闡文謨於奕世淑氣所鍾名賢輩出如薛瑄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等業採羣議各予美諡侑食孔廟崇儒重道於斯爲盛矣而臣竊以爲未盡也其間名世間出眞儒蔚起或以歷世尚淺偶因公論之未定亦有潛見殊濆苦於表章之無人雖洙泗一脈不乏繼統之賢而俎豆千秋容多未舉之典然不墜者道不晦者心今
聖明御宇正大道中天之會而禮官議諡乃徵顯闡幽之時所爲紹明聖統表章實學經正民興千載一日天恭以聞
陛下也以臣聞見最眞私淑有年世未遠而居甚近風猶在而澤未斬如故儒王艮者臣謹據實爲
陛下陳之艮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艮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於是出代親役入灑掃定省如古禮惟謹時

武宗朝總兵神周索鷹犬於鹽場有司派諸竈丁有艮父名艮毅然代父往極言利害事遂寢久之謝役秉禮爲儒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艮聞而造之往返問難悉其精微已而太息曰是艮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駕蒲車北謁孔廟所至以道誨人留京師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艮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接引

人無間僕隸雖貴顯悍戾聞言媿悟有蓄疑不解者
務及他事使本疑頓釋機應響疾是時同講習者如
山陰王畿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皆海內名儒從
艮學者甚衆而林春爲第一春亦泰州人以會試舉
首官吏部至文選郎中尊信師說終身不懈蓋艮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
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所著語錄及樂

學歌孝弟箴勉仁方格物要旨明哲保身等論皆洞
徹性理鼓吹聖經脫訓詁之筌蹄探孔孟之精奧總
之艮得力處透悟似九淵而不鄰於禪窮理似朱熹
而不滯於迹先臣大學士趙貞吉稱其契聖歸眞生
知之亞蓋實錄也洪御史垣搆室居其徒吳御史悌
抗疏表其學海濱學者尊之爲夫子迄今宇內士大
夫皆稱之爲心齋先生艮殁而其子王襞最知名獨
得其傳世儒亦稱爲東崖先生襞博問精討迴流窮

源生平嚴取予敦孝弟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
表嘗與門人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擊發聞者以
爲有舞雩詠歸之風海內名卿鉅公如李文定春芳
凌中丞儒羅參政汝芳聘迎無虛日又如臣邑韓貞
以村里陶人一遊其門卽成彬彬儒者今祀鄉賢有
光邑乘蓋見艮之風敎遠也
皇祖朝議艮從祀未果今公論久而益定大道闡而
日章臣愚竊謂布衣易名從祀自胡居仁而下無有

右於王艮者臣因是而知聖賢淑世之功大也在昔
韋布主盟斯道刪述之業與平成之勳共茂空言之
垂與典謨之訓並傳何哉蓋道之不行其患大而道
之不明其患尤大不行之患升沉猶在世運不明之
患漸蝕遂在人心世衰道微異學蠭起邪說橫議簧
鼓世教其弊流爲乾竺老莊而其禍慘於洪水猛獸
所賴天生聖賢提醒聾聵振覺世之金聲掃迷途之
榛棘倡明絕學昭於大道如夢者因而得覺醉者逃

而得醒良知格物之學負千聖之嫡派而儒者之正
宗也議者謂王守仁之功不在孟軻下臣亦謂良之
功不在守仁下葢守仁之學得良而彰明於世守仁
名位顯赫事業彪炳世皆知之而良之功在萬世之
人心祇以隱處草澤表章無人未崇大典臣生同里
閈素得於聞見之眞故敢據實敷陳庶幾揚潛德之
光翼文明之化云爾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將先儒王艮速議易名與以美謚其

從祀孔廟併採臺議與諸臣疏請如羅倫章懋吳與
弼鄒守益諸儒臣併論定隆以祀典於以明正學而
光文治豈非聖世第一美政哉

兵食大計亟爲籌畫疏

竊觀今日逆　驁伏於關外安　跳梁於黔南
陛下宵衣旰食再三勅諭者惟此兵餉一事即諸臣
殫智竭忠屢牘入告者亦惟此兵餉一事問誰實掌
則戶部主餉兵部主兵此身在局中者也宜視國如
家實心任事使精神貫徹血脈流通無方圓之壺而
秦越之視庶能補救萬一而今何如也主兵者不籌
餉主餉者不籌兵不知兵與餉原非二事主兵主餉

當同一心今既互相推諉如某處請兵兵部不問有
餉無餉而增兵矣某處請餉戶部不問有兵無兵而
增餉矣故有財已匱竭而兵部益兵不已民已困窮
而戶部加賦不已一歲出入之額未見清查各邊增
減之數未經銷算每見票擬下部不高閣東之則仰
屋而歎不以爲計無復之則以爲權不在我噫嘻負
國家而悞封疆莫此爲甚嘗考宋臣范鎮之說以爲
中書與樞密兵民財用當互爲關通臣謂今戶兵二

部宜倣而行之總計各通鎮兵若干原額幾何今增若干減若干應用餉幾何舊餉若干新餉若干一歲清數燭目了然有無通融互相商確至於贅員冗食作何澄汰逃兵盜餉作何追究占籍追賦作何查覈每季清算逐年結銷計兵定餉節餉養兵亦宜開會輔臣使知兵餉之數孰緩孰急宜增宜減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即有意外之虞額外之費時加劑量協力籌算如此而後精神貫徹血脉流通庶幾有濟於事

項輔臣葉向高蕭目黔省之危請發帑金三十萬陛下止給十萬餘着都省措處南京協濟協濟之說不知出自何項措處之策則大司農但斂之當鋪已耳無藝之征無論非體即權宜於一時將解發於何日無乃止渴之術歟恐爲枯魚之索矣臣昨歲曾有汰冗一說謂清兵所以清餉項閲督餉御史李時荣軍兵泛無歸著一疏新募之兵大半子虛了無尺籍曩爲遼事孔棘不得已募之如果精銳宜統以大將

別立一營爲防禦京師策應山海之用不則徒而散之猶留有用之金錢不至供游棍之耗蠹夫即此數千新兵已歲費太倉數十萬金矣恐各邊鎮各衙所蠹蝕者又不止是也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今天下未嘗無餉也不釐弊不節用始無餉耳臣不暇縷指即如鑄錢一節歲留淮課十萬計自開鑄至今四年於茲且四十萬矣鑄銅幾何月鑄幾何歲得子錢幾何所留淮課皆京邊急需會否扣存開奸商冒領

銅價蠹蝕不可問爐頭皆市棍猾胥奸弊萬狀又聞所進大內銅錢每年萬緡皆非出之羨餘實乃取之正額司鑄者以萬緡爲口實而以四十萬金爲漏卮大可異矣夫無子錢猶可言也併母錢而靡之不可言也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太倉金錢出入無數至有不繇堂劄不經科道掛號之錢糧徒供吏胥積棍之乾沒大可惋惜内外各倉之餘米司農者加意節省歲可得二三十萬石今乃借之市惠半以供衙

門各役之貲賚其不肖者同於市販或以價舖戶之買辦飽一已之囊橐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其他財賦之司皆有弊可革有餘可積臣嘗聞舊工部郎中郭尚友廉能卓品經濟長才為營繕時節存料銀百餘萬後遼餉無措為戶部那借八十萬使司餉者而盡尚友也何患無餉哉臣請

陛下著為令凡司財賦者不論在內在外以節存多寡分別才品不次優擢各部堂上官當精為遴選擇

廉幹司屬以任餉務與禮兵二部一例陞遷其貪庸不職者亟加降斥天下之士曉然知

陛下獎廉懲貪則賢者有以自見必不紛紛求調其有補於餉也大矣臣近見邸報朝鮮擅自廢立識者僉謂　　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為併力窺關之舉時勢至此亦孔棘矣關撫閻鳴泰外示强陽中實庸懦即其舉動乖舛疏詞鄙謬上負國恩下負知己若不早為褫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襲姑

留之套以遺君父之憂無俟臣言惟是樞輔關外布置竭盡心力而關內一帶尤宜責成順天撫臣悉心料理郡邑守令不可不擇魏尚之守雲中顏真卿之守平原古之守令卽將也

陛下念邊吏之苦詔以三年行取恩至渥矣謂宜擇廉幹精敏之吏星布其間人人干城處處武備如孫朝肅楊炳趙延慶汪心淵其人者為山海之保障作畿輔之金湯異日取而置之清華非獨有補於地方

抑亦不負優渥之大典其庸懦貪暴者急斥之年力未衰者量移之此撫臣事也而安議乎夫擇守令在他郡邑皆然而京東尤甚他郡邑以教養黎庶為事京東一帶則文事而兼武備撫字而兼訓練者也亦目前之急務也夫貪梟有司吞噬者

陛下之赤子剝削者國家之元氣故盜餉之害猶一二蠅營於溪壑病在國計剝民之害縱百千虎狼於郡邑病在民生民窮盜起勢必增兵請餉不可謂此

用人貴預任人貴專疏

臣竊見遼左用兵六年於茲易經撫者屢矣未有出一奇建一策以分

陛下東顧之憂者

陛下賜蟒賜劍之人即負國負恩之人蓋至於今亦心任事不辭勞怨者僅得一樞輔然亦幸賴

陛下威靈　悔禍鷙伏未逞故得從容展布耳非過都歷塊不辨良馬非爭鋒對壘不顯智勇臣願樞

輔且無言去其素所自負者幸爲

主上終試之頃者撫臣閻鳴泰彼粲吏部有咨訪關撫之單臣覽而浩歎久之良將得人如此之難也今人巧於營富貴拙於謀封疆每遇華膴之地清要之官則攘臂爭先曰論資望應及我矣一旦嚴關有事聳邊之人則裹足不前曰此難事我不任也嗟嗟臣竊不意

陛下素所優以隆恩寵以崇秩者乃不能備國家緩

事無關於兵食之計也臣目擊時艱日夕思維冀少竭一得之愚而智慮疎淺懼無以仰助

高深况臣所敷陳不過空言兵食大計全在戶兵兩部提挈要領職業所關安危所繫若昏憒不振一籌莫展其如國家事何臣言雖戇不失爲部臣之藥石

惟

陛下俯賜省覽採擇施行

急之用亦至於此臣私用慨歎以爲山海何地巡撫何官樞輔留則用巡撫樞輔去則改經略是今日之關撫卽他日之經略也此其人以一身係天下安危胡可易得夫得之固爲不易然求之失於不早臣有說於此曰儲才於先久任於後而已儲才如儲粟粟備於豊年乃可以救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用曩者臺省議添設兵部兩侍郎非以資帷幄之算備閫外之寄者乎而今有人焉請纓而往者乎若未也則

添設謂何以後推選必可以經略山海者乃任此官任此官而知異日有事山海則必屈羣策羣力而蚤爲籌畫居恒具有成算臨事不至張皇萬一有如鳴泰者朝議罷而夕啓事不十日抵關門而代之矣今幸有樞輔在故從容議人不然者累卵之地虛無人焉卽有人非數月不得代可不寒心哉今之順天天津保定等處諸巡撫非與山海表裏者乎無事則鎮撫百姓訓練將士爲榆關之犄角有事則躬率精銳

捐援方略爲榆關之策應此其責任實不下於關撫今時論所推如張鳳翔李邦華誠爲超楚此外未敢妄許也以後廷推宜擇有才望可爲經略者方授之節鉞以鎮鑰山海保障神京萬一有如鳴泰者朝議罷而夕啓事不十日抵關門而代之矣先臣王瓊爲兵部尚書預置王守仁於南贛曰此居上游卽有變守仁必能擒賊臣亦謂諸撫得人卽山海有警諸撫必能禦　此皆可議之平日爲儲經略之策者也李

光弼入河陽軍而旌旗變色韓琦范仲淹爲招討使而西賊寒膽然則今日所難亦在得人耳誠平日講求預書夾袋或置之近畿或置之樞貳以備經略之選勞於求而逸於使亦計之最便者有人矣可爲巡撫可爲經略矣則願

陛下久任之

先朝如于謙撫二鎮前後十年周忱撫江南二十二年久任責成以故文經武緯皆盡其長今之驟遷無

乃爲地方之累乎若關撫得人幸勿責以近功勿搖以紛議使得休養士卒選練兵將如李牧守邊之法無輕言戰俟布置已定將士豫附投石超距樂爲我用然後乘　之隙伺　之怠興問罪之師爲恢復之舉耳夫不審虛實不料强弱不問將士可用不可用而曰　在目中遼瀋旦夕可復此妄言徒爲有識者所笑從古大經濟人必沉潛剛克內有赤心外無浮氣乃能收戡亂除兇之績若好事喜功輕舉妄動不

待兩軍相對而已知其什輸泛駕矣語曰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聲務得眞實經濟之才使今日可爲關撫他日即可爲經略以代樞輔庶不至一悞再悞付封疆於一擲耳伏乞

勅下吏兵兩部採臣愚見以後推樞貳及近畿各撫務預備經略之才但有更易就中推猶推補既當併議久任不待臨時倉卒悞事則封疆之幸

宗社之福也

柴菴疏集卷之三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甡撰

臺疏

視學大典速賜舉行疏

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亂羣雄雲擾東西誅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朝廷況孔子萬世之師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翔洽文治覃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小大廱化八方清肅是亦帝王之盛節也國朝舊章凡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郊祀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蓋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姿纘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大閱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德音在

陛下垂情聖學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舉徙以禮臣去位致稽上請然海內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祖爲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億兆君師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首建國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復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御彝倫堂諭諸臣曰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垂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共勉之復御製碑文峙列學官自是而後守爲彝章無不紹明纘述以光大典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靑史榮之魯僖公紹修文德思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道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淮彝獻琛懷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衰季世主則不然用鬼戎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遠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

甙崇信乾竺漸成左衽之風益倡率不端則人心日
僞人心既僞則風俗日偷廉恥之風砂而忠義之節
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秦皇梁武之世可爲殷鑒
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
之首務勅下禮部預爲修舉或於仲秋或俟明春幸
臨國學躬行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
經明行修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

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問難之風至廊廟之
上不可無皤皤之艮華首之老論難衎衎共求治化
儒臣鄒元標三朝遺直一代名賢時望攸歸士論共
仰若徵赴京師寬其職務常侍左右必能陶成聖德
彰明政化即或行年將衰出山無期詔令有司時加
存問亦養老尊賢之盛事也焉從吾端品亮節篤學
閉修靜依仁宇動踐禮域以堯舜君民爲本懷以明

道淑人爲已任非獨學者之宗師實爲國家之典刑
年力正茂雅抱未展若居朝宁之間論道經邦必能
興起絕學表正頹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雅
志忠孝感時念殷報主心亦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
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
知涵養元氣坐致鼎鉉一有諫諍便詫爲異事然
先朝如岳正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
忠不罪其戇如震孟者正未可少儻旦夕賜環列在

經筵必能剖忠陳說開悟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
故臣纔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倣此教化之本原
風俗之樞機宜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
囂凌不勝慨歎即如國學去天尺五而假生市猾充
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所叅摘者把棍得濫衣巾
而干禁私揭肆行無忌見臺臣方大任所糾題者幾

內尚然何怪陝西青衿鼓噪無忌哉夫爲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不獨文字考課之間當有木鐸鞞鐸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倚席不講臣入班行日淺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狂瀾安砥臣竊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其職至如各省通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比而是

矣恐天下孤寒之士聞而惋歎以貪緣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要子弟則舉手相賀風俗日偷人心滋僞其關係甚非小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內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教爲緩圖經術爲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共襄雍熙之理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直陳時政之失疏

國家所以震懾人心者惟此法紀英主之朝不別議法也法在必行而已矣闇主之朝非眞無法也法不必行而已矣法不必行與無法同日夌日替馴致於亂所由來漸矣夫天下犯法亂紀之事非必人甘爲之其始未嘗不畏憚繼而稍嘗試之久則安焉習以爲常下以犯法爲常上以不用法爲常因循苟且而天下事去矣語曰爲虺不摧爲蛇若何言漸不可長

極則難返也故英主往往防之於微而不開之以漸臣不必遠引伏見近日數事竊不勝惓惓焉爲
陛下憂之去歲新兵鼓譟挫辱遊擊使當時梟一二倡首者於市則今日必不敢羣譟於總督之門夫譟遊擊者譟總督之漸也總督京營國之重臣也而軍士夌辱之無法極矣猶然懸三尺不問薄罰一二員役以塞責也此與後魏羽林軍焚張彝第而被赦者何異臣恐軍士習以爲常長此不已必至元帥畏偏

禆偏禆畏士卒
陛下端拱熟視而成後魏之風也是可憂也前者科
臣爲閹豎所侮抗章以請使是時稍懲一二輩於法
則今日必不敢譁集於尙書之堂夫侮科臣者侮尙
書之漸也尙書大臣也而摹閹侮辱之無法極矣今
幸稍一斥降猶存國體而査究司官外庭駭異不解
其故以爲
陛下罪內臣爲朝廷存法紀耳豈併罪司官爲內臣

存情面乎夫內臣以朝廷爲吾儕而罪司官也必糾
結以爲常冬衣一日不給則咆咻一日不止且罪司
官與罪尙書鍾羽正何異羽正義不受辱必當力請
去以明大臣之節若不早爲慰諭恐內外爭勝而成
漢末十常侍之釁也是可憂也至於先臣薛蕙不得
贈官司官徐大相降調一事外議喧傳皆爲扼腕夫
蕙披肝瀝膽効忠兩朝文章節義煥照千秋彼且輕
富貴於當年寧復計官爵於身後而大相闡揚不遺

者意
陛下激勸臣忠必首旌錄之有拊髀之思有不與同
時之歎而靳不予贈又罪之何也臣聞式怒蛙者來
勇力之士市駿骨者致千里之馬上好下甚捷於形
影今
陛下不錄忠直之臣竊恐天下爲臣者謂全軀保妻
子者享生前之福吐膽批逆鱗者無死後之旌誰肯
冒萬死不幸一生而以忠直取罪乎是

朝廷厭棄忠諫之漸爲臣子習僞懷欺之漸也夫使
臣子窺
上意旨皆習以諂諛容悅軟熟圓巧爲常郎朝有闕
事求如蕙奮死爭者必不可得甚非國之利也又如
近日三王請逮治於守先等一事不過鄉民逋欠租
課耳臣愚以爲事甚微細下其章撫按行有司査覈
奏當法如是止耳何至煩天千緹騎哉
陛下誼篤親親不忍以二三無知小民田租瑣細之

事重違三王之意而三王固天下之賢王也豈以二三無知小民田租瑣細之事輕瀆朝廷之法顧無奈張學書之蒙蔽何也臣聞孝婦枉死能致三年之旱庶女含冤爰飛六月之霜人命至重行法宜平據撫臣岳和聲疏列學書淫虐諸狀令人髮指卽其賄買戶書銀紬有據姦逼良婦律例森然地方官見聞旣眞何可不問近關鄖報鎭撫審詞亦有虎假難容之語特以投鼠之忌莫伸破柱之威耳三王賢明豈庇

一學書而廢

祖宗之法臣知其必不然矣閭左愚民不得上叩九閽若不勅法司據實研審窮究情弊恐犯法者借口

祖課以漏網爲幸以誣陷爲常是左右欺蒙之漸爲刑政倒置之漸也其關係甚非小也此四事皆有關軍國大臣宜爭小臣亦宜爭今日宜爭後日亦宜爭爭而得則國法伸而

陛下享納諫之名爭而不得則公論明而國家存淸議之案如以煩瑣爲嫌則古之解衣就烹引裾補牘者非歟忠臣愛君不以逆耳取罪而甘諛佞明矣或謂屢奉明旨未便更改臣以爲帝王盛德莫如成湯仲虺之誦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過而能改天下仰日月之明風雷之益垂之青史尤爲美事豈

陛下爲堯爲舜而固遜之況前事振飭甚易如飭軍政則嚴鼓譟之令留大臣則寬司官之罪錄忠直則復封司之官愼刑政則覈情罪之實天心默轉霽雷

皆教何憂積習不立掃而人心不感奮哉臣聞聖人防微明主杜漸故易著履氷之詞書嚴塈讒之訓卽在盛明之世猶宜凜凜況今廟算無聞外寇未靖奸民窺伺豪傑生心每談時事輒爲咋舌朝廷舉動乃治亂之原不可不愼臣之私憂實非過計臣幸遇寬仁之朝事堯舜之主亦欲矢心竭忠以圖報稱何忍緘默自負生平故從諸臣之後而竊附於知無不言之義如此伏乞

陛下採臣防微杜漸之說爲飭法振紀之圖則犯法
者少而願忠者衆中興之績可坐致矣臣無任激切
屏營隕越待命之至

召還忠直大臣疏

臣聞大臣法小臣廉夫廉爲臣節尚矣若大臣垂紳
殿陛委蛇退食亦足以養尊處優安取法乎臣潛玩
斯義乃知大臣者庶官之表也古人立朝首尚風節
夫守正不阿屹若柱石使海內具瞻凜不可犯然後
綱紀肅而朝廷尊循覽近季茲風益邪伏見前刑部
尚書王紀生無媚骨卓有擔當歷歷中外皆著大節
陛下採之輿論畀以司寇之位而紀執法如山去惡

務盡片言定封疆之案屢疏擿奸佞之魂孤忠報國
鼎鑊如飴策蹇西歸一身似葉詢厥所由初無大過
祇以愼重刑章遂蒙褫斥雖聖度如天終有召還之
日而輿情久鬱共興直道之嗟自去夏以來屢奉溫
諭凡因言被謫皆荷殊恩納諫容直之美上媲堯舜
下陋漢唐臣竊私慶
陛下之待小臣如此豈於大臣獨靳而賜環之舉迄
今杳然是何紀之秉彝於聖心也方今時事多艱用

人爲要負淸望者激於大義而有襮被之行鮮才略
者甘心昏憒而悞軍國之事有臣如紀未可終棄昔
人有言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每誦此語爲紀三嘆且
聞紀以忠鯁曩爲閹人劉朝所擠陷人心憤鬱非復
一日特以齒馬之嫌未敢直言
陛下業察朝奸狀與衆共棄天下仰頌聖明至今手
額夫旣勇於除奸寧復怯於用賢矧大慶在邇凡被
譴諸臣蕫沐隆恩卽大臣中有德望表著千秋才猷

夐出一代養痾林下行當召用未若紀忠而見擯以
朝廷大臣而編於閭左齊民者也臣竊以爲賜環盛
典宜從紀始臣明不知人憊多迕俗伏探公論訂合
愚衷有見於紀之忠直褫削非宜不顧聖明之朝有
此闕事輒敢補牘上塵睿覽伏乞
陛下念紀三朝老臣夙多建樹曩雖爲法而受罪不
妨略短以錄長若復其官秩特賜起用出自
聖恩實爲盛舉

嚴限緝盜以肅法紀疏

看得盜賊之害今日尤劇兵潰於行伍而嘯聚者能
爲盜民困於誅求而獪黠者亦能爲盜臣曩有言入
告謂京東一帶宜責成守令緝盜安民蓋不勝緦緦
爲憂之及臣有巡視北城之役未嘗不以詰盜爲首
務督諸捕盜官役日三令而五申之也不謂都城之
外有盜縱橫劫財殺人悶不畏死如劉卜科等數十
人者據失主陳本之詞謂盜手執刀箭殺死蔣惟進

則非鄉郵鼠竊之伍也謂地在青龍橋去城不過數
里又非荒僻之野也謂大早跟獲三賊於阜成門外
則又橫行大都之中者也若捕盜之官素能謹嚴兵
番之役用心邏訪必能覺察於蚤何至聽其蔓延若
此哉巡捕把總李芳春何辭以逭玩盜之罪卽已獲
三人而未獲者尚多也該坊副指揮張應聘亦與有
地方之責如曰責屬夜巡治盜自有主者而應聘所
主何事也臣因是而知保甲之法宜飭窩盜之禁宜

嚴也盜雖黠不能置身空桑之內盜雖智不能妄竄秘密之藏有積盜焉窩之而又有地方熟盜焉指授之而後可以得志然使保甲素嚴稽查誠密雖有窩藏之家慣偷之輩皆可縛而致之官富者得保其身家窮者得保其性命地方安枕而臥矣故除盜宜先除窩除一窩勝除十盜何也窩除而盜無所藏地方之盜除而流聚之盜無所入也除窩除盜總之責成保甲是又拔本剪萌之道也除已獲强賊劉卜科等

宜下法司究擬正法外其餘未獲夥盜乞嚴勅李芳春張應聘勒限協緝一月不獲另聽參處仍乞
明旨申飭有司行保甲之法嚴窩盜之禁庶可以弭民害而靖地方不至蔓延難圖空貽異日之憂也

額餉難加冗食當撤疏

臣巡視北城於本月初五日入署視事接提督九門太監李希哲移會手本爲門軍苦役可憫等事懇求加月糧也初六日見邸報已奉旨下戶兵二部矣臣始以
陛下優恤軍士如此其厚也已而思之門軍月糧從來以久昔我
成祖文皇帝經理天下建都燕薊其於軍政最爲詳

盡豈不知門軍巡守之勞而故靳之夫亦謂如是焉足矣相傳二百六十年未有敢擅議增者今乃自該監始臣查內外十六門設軍六千有奇其精銳者隨京營操演月支米一石而老弱者乃充夜巡傳箭之役如該監所稱一千四百七十三名者月支米八斗
祖宗設法自有深意該監不察而代爲不平之鳴至引新兵邊兵之例則悞甚矣新兵八千議起倉卒原非良策始猶軍令冒充今且尺籍伍符了不可問將

用以防禦則京營十萬亦不爲少將用以守門則舊
軍六千猶見爲多今新兵不隸京營不隸各門空付
之奸弁之手子虛烏有安享坐食奚所用之目前兵
多餉匱司農仰屋計無所出不得巳而會議議者曰
以汰冗清濫爲請臣堂官鄭三俊亦言新兵宜裁忠
謨讜論鑿鑿可行而部覆耽延至以有用之軍儲供
無名之冗食良堪浩歎不謂該監之復引例求加也
夫人情至無厭也八斗不足加至一石一石不足必

求再加今京營兵操戈比干爲
天子爪牙亦不過月支米一石門軍若求加於八斗
之外則營兵必求加於一石之外以有限之粟供無
饜之求臣竊憂其繼矣今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
之患非無餉之患而糜餉之患兵日益增餉日益糜
兵日益潰餉日益竭月支九錢者或加而一而五錢
矣又或加而二兩三兩矣臣私用揣度假如有岳家
之軍淮陰之將使在今日當費國家幾許糧餉耶科

臣方有度疏稱正賦之外尚欠一百六十餘萬理財
無策久當必匱未收戡定之功先受空虛之害是以
有識之士怛焉心憂夫今日最急無如關門最勞敢
危無如關門之將士此以備折衝禦侮之用者也而
議者猶以加餉太多爲憂卽使帑有餘金廩有餘粟
亦當備以俟關門緩急之需門軍何得比數於邊兵
而乃妄議加哉臣前奉堂劄會查右安西便等門官
軍平日冒替臨時應點百名之中十不足五半以飽

貪弁之侵尅半以供各監之隱占故貪弁利於兵多
而各監利於糧多何也兵多則侵尅亦多糧多則隱
占亦多也該監以月加二百九十餘石僅僅爲太倉
之稊米而不知以歲計之則三千五百餘石粒粒皆
小民之膏血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增此無名無籍之
費加糧之說臣愚竊以爲不可且非獨此也兵食者
軍國之大計
陛下詰戎兵則問兵部覈糧餉則問戶部清查軍士

則問巡視科道若提督之役不過朝夕查點稽出入司啓閉而已餉之增減非該監所得言輕改祖制市恩瀆奏臣不能爲之解矣臣職掌相關不敢避阿馬之嫌區區愚忠非直爲太倉惜此數粒米而已伏乞勅下戶兵二部留心兵食無徇情面新兵冗冒速當議裁門軍月糧仍宜照舊庶兵有實用而餉無虛糜亦今日會議中之一事也

安民必先擇吏疏

臣起家縣令歷遊閭齊之間竊見上下文法黎然具備監司守令下及丞尉猶知兢兢職業有骫法者三尺繩之罔不斂戢未聞有經歲不結之事屢年不獲之奸臣妄謂在外如是京師可知臣入班行已年餘矣而所見聞者殊不然軍國之事有經歲不結者矣漏網之奸有屢年不獲者矣各衙門多徇情面職業不必修矣下吏縱橫神奸蝟集良懦小民有朝夕莫必其命者矣臣不覺瞿然有餘憂焉此根本之地也而何以玩縱若此頃有司城之役業已告竣其於民

間疾苦得之聞見者稔矣臣竊惟今日之務欲飭法振紀去害安民則惟五城御史府尹與兩縣令而已矣京師五方雜聚凡捍網懷奸之輩皆借爲逋逃之藪往往憑籍叢神奸蠹百出究之惡通於天而禍中於國惟五城御史得操刈楚之柄如臣同官梁之棟之擒劉保方震孺之擒莊士元劉芳之擒王一鵬夏

之令之摘王天授等霆搜電擊摘發如神冷面忠肝
爲國家芟除大憝至今奸宄斂跡悍其丰采澄清畿
甸加惠元元厥功不小臣乃知國朝設五城御史緝
奸摘弊無非誅鋤稂莠爲培養嘉禾之地法最善也
近有議五城改差一年之說或亦見及此乎至於身
任牧民責在守令府尹之權在漢得專誅殺宋時以
親王領其職最爲重任而今不然體貌徒尊事權不
重往往厭苦簿書纔一受事旋即還去眞所謂五日

京兆而已此當亟推精明任事之臣使之久任以責
成功者也至宛大兩縣畿輔之首邑兩縣令爲諸令
之領袖似宜重其事任加意遴選久任優擢以爲海
內有司之倡乃作令者視如傳舍其精神用以營求
陞轉結納權要於民事漠如也曾履任幾晬而已報
陞矣間左舖商歲有迎新送舊之累殊非政體臣目
擊兩縣令報陞衙官署事有赴愬於臣者進而問之
曰詞落衙官小民嗚呼矣此嗟怨之極愁嘆之聲也

詢其所由有二苦焉一苦衙役之需索一苦店禁之
羈勒凡豪蠹之輩爭鬬私債錢債細事一稟衙官則
一票數差此數差者聚噬奪嚼威如虎狼故民間極
小一事嘗有數虎狼坐其家而吞噬之莫可控告此
一苦也獪黠之徒據市營利是爲店家串同衙役設
爲局阱凡拘獲人犯不行到官徑送店家私自鎖禁
如入地獄不得出見天日任其朘剝已罄乃始赴審
而衙官無甚裁決不過押保追債而已子連牽累無

有了日此又一苦也臣嘗出示嚴禁稍就寧帖然相
沿已久未易盡革夫百姓幸依輦轂之下親承聖化
非若僻遠之鄉隔在天末而亦若此矣方今四郊多
壘亂萌孽見京師根本之地不蚤爲固結何恃無恐
臣實痛心何敢視爲瑣細之事知而不言乎雖然此
長令之責也近京東一帶吏部有選用甲科三年行
取之疏何獨靳於天子之首邑謂宜選擇廉明之吏
先以約束衙官釐剔民害爲首務又必久任俟三年

考滿覈其才品而後優擢之如謂六品官不與淸華則我朝亦有主事而遷臺省者矣如謂破格事難於開端則近日二甲進士亦有遷外州知州者矣以此例推之而京縣之宜用甲科久任斷斷可行者也如臣言可採伏乞勑下吏部酌議具覆併勑五城御史痛革衙蠹店禁之害庶小民有更生之望而京師享寧謐之休矣臣草疏畢適接家報聞臣母臥病方寸亂矣嘗陳情乞歸而區區犬馬報主之心既有一得

之愚亦不敢不以奏聞惟
陛下采擇焉

乞代題終養呈

職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起家縣令三任巖邑天啓二年四月蒙恩拔置言路於今一年零六月矣時事艱危正臣子捐糜圖報之日何敢自恤其私且需次題差期不甚遠攬轡澄清職雖不肖區區之志不後於人而無奈職有老母烏鳥之情萬不得已本月初三日職僕從家來言老母近得脾胃之疾飲食頓減日就衰羸呻吟牀榻念職不置語僕人曰兒久不歸亦

知我衰病至此乎此語旁人聞之亦爲酸鼻職人子也而何忍恝然於此職曩任閩邑職父見背於家未獲一訣終天之恨每一念及不覺腸爲之摧而淚繼以血也今老母衰病職不獲依依膝下致一日之養職烏鳥之不若矣且職自己未補官離家五載曩所爲竭歷供職於外者以有兄茝在母子相依爲命而兄茝已無祿早世矣職至今未得撫棺一哭前年冬特遣職妻歸奉老母近聞職妻亦病奄奄形瘁矣職

非人子乎而又安忍恝然於此自聞報以來方寸亂矣日忡忡怦怦心旌無所終薄寢食俱廢虛火上炎若不乞歸終必成病迨病而即欲竭忠事主豈可得乎職母今年七十有九職年三十有五昔人所云報劉日短者也不然衣繡持斧亦榮遇也職獨非人情也哉查萬曆四十二年山西道御史馮嘉會以母老身病具呈本院代題終養職與相同伏祈本院俯念人子至情准照終養事例代題職得歸依子舍終母餘年少盡愛日之誠不啻高天之戴矣

紫菴疏集卷之三終

柴菴疏集卷之四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臺疏　崇禎元年

朝廷除奸之法疏

臣以終養家食五載橫遭羅織之禍倒推削奪今蒙恩賜環一身思罪可置不言請言其大者臣慮京察在邇奸邪伏莽實繁有徒恐察處難盡又恐有借察以掩其奸狀者國法未明關係匪細按我朝舊制六年京察四品以上令之自陳聽科道掌察者糾劾而其餘則考功黜陟有貪酷不謹罷軟老疾浮躁才力不及之名而處以革職閒住致仕降調之罰此為諸臣職業不修者而設各衙門定有額數不得增減不過千百中摘處十一耳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先朝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處降黜皆不待六年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之法所不載也魏忠賢竊柄數年奸邪蝟集忠賢之兇逆倍於瑾而附忠賢者之罪惡亦甚於附瑾之徒臣約指其狀大略有四如搖動國母逼封三王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如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如稱頌功德建祠聚斂引薦邪類要典誣詆名曰媚璫如賄通權勢入幕認從矯旨加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四等人或性如梟獍不知有朝廷君父或行類犬豕甘心作逆豎兒孫或好官自爲唾罵繇他或殺人獻媚廉恥不顧如是者豈無聰明才辨之士然名節掃地國法不貸有已經參處者有處分未盡者有經參論而部未覆者有未經參論而幸逃者有蒙面在任者有靦顏歸里者若不徹底澄清斬斷根株零章瑣奏恐煩聖聽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合額數有限挂一漏萬何以示懲而職業不修者將何安置似非法之平也伏乞

皇上於附璫諸奸勅部院科道將前所列四等罪狀

彙列官銜職名各註事狀實跡限考察之前合疏請
旨特賜處分務摘其附璫營私之實爲分別重輕之
等勿拾其曖昧風影之言致開展轉飾辯之路其不
在此四等者各令自新量加寬政則國法明而人心
服矣至六年以內職業不修者照常處以察典應革
職閒住者革職閒住應致仕降調者致仕降調各就
本等罪案行其幽黜使天下曉然知附璫諸奸終難
逃於憲法而邪類爲之一淸職業不修之官不與奸

邪混處褫斥者尚可歸見鄉里降用者尚可懲創未
路明白痛快法無善於此者不然漏網多則國法不
行邪正混則仕路不淸名實淆則人心不服如此而
望蕩平之治未也如臣言不謬乞賜採擇施行

枚卜宜愼國體當惜疏

臣惟今日關繫國體無如枚卜一事古帝王擇相求
賢托之夢卜曰天賚良弼簡在帝心如此其敬且重
也其職則理陰陽順四時鎭撫四彝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皆得任其職焉是
皇上與之謀議幃幄平章軍國者也今推一吏選一
官主爵者定流品矣不再擧也謂紛更非體也而況
於輔相夫相大官也而如之何其可苟也臣見邸報

及記註所載深惜大臣不能力持大體致干聖怒啓
有黨之疑下增減之旨國家數百年盛典一旦蔑越
至此臣愚竊爲國體惜之
祖宗朝凡枚卜多不過四五員少則二三員未有推
至十員之外者今被人言者止一錢謙益耳其餘合
輿論協聖心者尚多也若因一人而盡疑諸臣聽一
言而幾廢大典則國體謂何至增減之說臣借箸以
籌有未便者三減之則似以宅揆之擧行黜陟之法

也在朝者旣側色而求去在籍者將裹足以不前夫
枚卜何事而令之進退維谷也未便一也增之則似
以綸扉之所爲監賜之地也有識者不處衆爭之位
無品者或來犢尾之嘲夫枚卜何事而令之出處蒙
譏也未便二也卽使有增而無減慮或棄此而取彼
前推者不能發明王之夢後舉者何緣致帝座之通
夫枚卜何事而令之議論滋多也未便三也今首輔
韓爌已入政府計首請於

皇上者無如此一事
皇上隆禮老臣計文華商確者亦無如此一事臣願
皇上召問首輔獨出睿斷仍將前廷推八員內欽定
二三員以完大典以慰輿望其廷推未及者暫令恬
退以端其品歷練以老其才少需歲月另候舉行則
大體全羣爭息浮議省臣以爲甚便且也斷出聖心
贊自首輔眞明良喜起第一盛事也臣因是而知閣
臣關係之重票擬尤宜詳愼也臣頃有朝廷除奸之
法一疏已業採擇矣但票擬之旨微似未明臣疏原
爲除奸而票擬畸重於曠職臣疏原爲查處而票擬
猶候於酌議況該部見聞有見獨任頗難必得科道
主察者從公協查乃無遺漏若該部少有推諉則諸
奸反多漏網非臣建言之意矣伏乞
皇上申諭閣臣仍將臣前疏分別奸邪四等罪狀限
京察之前著部院科道查明具奏聽候聖裁輕重處
分則臣疏不至委之空言而仕路立見澄淸矣因論

枚卜而併及之

謹陳視學要務疏

臣惟帝王之治首崇敎化而風厲之術倡自朝廷故孔子爲萬世之師神京係首善之地倡率宜先觀化甚遠臣見國家每事必求實效而況太學者敎化之本原也皇上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儼然幸臨莅徒視爲虛文必有彬彬可光文治者謹列要務上請一曰就就業以新聖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蓋帝王之學不在文義字句之間取記問辯博而已在領其要而持之以敬是故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然則主上神聖其臣莫及之說皆諛言也以堯舜之聖猶日兢兢日業業未敢傲然臣民之上而自曰予聖是故聰明非不可以示英察而明目達聰不炫聰明也喜怒非不可以著恩威而致中致和不任喜怒也臣願皇上以古帝王爲法聖不自聖新而又新一言一動

謹防其微而在宮在庭一主以敬則學日淵微德日光大矣一曰禮老臣以光舊典古者大學有養老乞言之典漢明帝幸辟雍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引弟子升堂執經問難史冊美之三代而上固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是故廟廊之上不可無皤皤之良華首之老問難衎衎共求治化非徒改容禮貌之空文而已臣願皇上攷究古人所以尊禮黃耇之意而力行其實凡一切大政大議大疑與在廷老臣從容商確推誠勿疑如仁宗之眷楊榮賜之銀印曰繩愆糾謬又如孝宗之召劉健藹然一堂如家人父子故諸臣得效其匡正啓沃之助此隆禮老臣之盛軌也至大臣在籍八十以上者賜勅存問畿輔郡縣有孝弟行義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如漢時故事是亦養老之遺意也一曰端師範以養人才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學令生員入監肄業以三等定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年餘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又年餘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又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俱優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則仍坐堂肄業其後陳敬宗李時勉爲南北名祭酒督宗之政肅於朝廷而得士最多自納粟之例開於景泰以後而作養之意衰不復有

人才矣今監生年貲深者反不如効勞吏胥輩朝輸白鏹暮挂青袍亦庠序之羞也臣願

皇上法

祖宗之舊勅祭酒司業加意作養亦遵課試之法以次而升有文行俱優者咨送出身而博士以下皆宜擇博雅經術之士充之則師範端而俊乂或可興也

一曰提忠孝以正人心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君父太倫與天地並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凡有人心無不知之自小人用事泯滅良心忍棄父母而爲閹人子孫故有母死不奔喪而爲乾父稱觴

上壽者忍背

先帝而爲閹人鷹犬故有率諸生拜祠而呼逆奴九千九百歲者此正孟軻氏所謂無父無君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也而邪說暴行又作詆道學而媚權璫毀書院而建淫祠暴大聖之像於日中繫先賢之頸於地上又甚有宮墻俎豆之傷爲祝䘵輿竈之地建

極執中之訓作矯旨擅命之符而試題獻媚萬世稱功者比比也此真人倫梟獍名教窮奇得罪萬古有玷昭代幸遇

皇上日月中天重開倫類伏乞急提忠孝二字喚醒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於背倫蔑教諸奸暴其罪狀重則肆諸市朝輕則移之郊遂仍乞詔諭天下垂戒將來庶邪說息而人心正矣

一曰表正學以勵風教自治亂循環而天下之生久矣止恃此聖賢一

脉維挽人心理學莫盛於宋故俏食孔廟獨多我朝
議謚從祀惟薛瑄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四賢而其
餘與儒輩出國典未彰臣攷作述之林如王艮羅倫
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諸賢皆篤接眞傳有功
道統羅倫等或卿貳或宮詹而王艮以東海布衣倡
明正學臣在
先帝時有特疏褒揚尤當照例議謚崇祀者也近代
如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理學名彥儒者高
蹈元標等皆荷殊恩贈卹與謚而憲成鼓吹東南領
袖羣賢所著劄記尤湙於性命之學當照元標等例
贈卹與謚者也乞勅禮部速有杳訪將道學諸臣應
從祀者從祀應贈卹者贈卹應與謚者與謚表章正
學激揚風教尤視學時喫緊一事也臣有慨於世波
靡而道荆榛正學一脉不絕如綫竊有志於闡明道
術提醒聾聵今遇
皇上法堯舜之治崇孔孟之學首幸太學決非虛行

故事以飾觀聽臣故擇其切要條列五欵上塵睿覽
如不以臣言爲迂而加之採納斯道幸甚

言官以糾彈爲職業疏

日者恭遇

召對

皇上命翰林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各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敗法亂紀伏慝寃惡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言官

職業也薦牘固疑市恩條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敢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因激於忠憤不暇飾於文詞

皇上責其穢褻罪亦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鄙褻者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奬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謗不廢問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恭誦明旨爲贊化惜爲體仁惜尤爲朝廷惜何也贊化冷面剛腸矢心圖報屢有建白亦屢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拾穢行至令忠涵掩於褻詞不得其言而去

故爲贊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而爭辯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言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爲體仁惜也

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爲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爲參體仁之疏而黜贊化一擿再擿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册似非美事故爲朝廷惜也然而臣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

容容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頂豸觸邪義雖緘
默故有得之見閒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
結怨買罪而不自顧惜者總以爲國家而舉職業也
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爲某報復及至召對又疑
所論之事曰出於詆誣而文華商確政事之所反爲
諸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卽有
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於報復嫌於
誣詆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於遮飾皆可

加以報復之名而戇直之士訥於奏對反自受夫誣
詆之罪設有大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爲
戒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慮及此乎臣方擬疏上請而恭
遇皇嗣誕生普天同慶歡忭鼓舞仰頌無疆之福竊
意璽德覃敷必有優渥之恩無如召還言官一事爲
今日之美政請自贊化始矣伏乞
皇上曲加優容特恩賜環則聖度如天眞可媲美堯

舜而臣等感激圖報又不足言矣

參臣媚逆有據恭請聖斷處分疏

臣前有朝廷除奸一疏蓋議除媚逆諸奸也吏部尚書王永光兩疏頌璫皆係爵賞重典臣竊意皇上發紀本必在處分之內臣可無言近見邸報有彈參臣者率久任大臣之言則匪但倖免罷斥而且邀眷任任臣始不能已於言矣夫所謂久任者必其人品卓犖識力端凝正直可以折奸萌而讜議可以安社稷則倚任不可不專自非然者鷹鸇之逐惟恐

不速何言久也況大臣爲庶臣之表參臣尤爲大臣之表人才進退邪正消長於此焉繫非其人而議久任患乃滋大臣不必縷指永光奸狀而第就其兩疏折之方逆璫擅政潛謀不軌一時忠臣義士請劍者引頸就戮掛冠者屏跡歸耕自非義子乾孫誰肯作爪牙鷹犬永光有何因依復起中樞則以魏廣微爲窗友而崔呈秀爲舉主也既投逆幕委身事璫於是寧遠敘錄則頌查核功大則又頌援引寧晉之何贊成肅寧之封軍功伯爵開逆璫僭僞之始後來寧錦假捷上公僞號皆根抵於此此國家何等事永光身爲大臣不能力爭兩且爲之紀功兩且爲之頌美而且擁戴封拜濫叨賞廕一疏再疏津津不置不曰純忠爲國正色立朝則曰讓大美而不居准令甲以入告

皇上試問永光魏忠賢刑餘賤役耳何得冒承邊伐僭擬五等似此竊弄威權謀危宗社爾何爲而稱之

曰純忠名之曰正色又何爲而頌逆節爲大美指濫封爲令甲不知永光告所置喙也大明律乃太祖高皇帝垂憲萬世之刑書也內一款云文官非大功勳所司朦朧奏請封公侯爵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若是其凜凜也文官且然而況閹豎乎而況爲閹豎奏請者乎律法森然不知永光何居也而永光猶自謂屢疏抗璫夫璫之逆謀孰有大於封爵者兩疏具在抗耶媚耶豈大媚而小抗陰用之以

佐逆而陽用之以護身耶春秋惡趙盾不討賊以其
身爲正卿綱目書楊雄爲莽大夫以其劇秦美新淸
議之嚴凜於秋霜豈永光未之聞耶今
聖主在上衆正盈庭爲大臣者垂紳正笏使天下仰
見風度庶幾明良之遇而不謂永光以逆輔私人竊
據要地大負國恩今猶思護庇邪類不自引退恐天
下之議叢生蝟起必將曰
皇上顧廷臣爲鼻癡而何以用媚逆之人居百官之

長必將曰
皇上方刈鋤逆奸而何以留負罪之臣在班聯之右
必將曰
皇上方行天討明國憲而何以使媚逆之人議處媚
逆之案在羣臣恥與同列曰彼附璫者而何以久玷
淸朝卽諸奸亦借爲口實曰均稱頌也而何以獨寬
斧鉞奸爲漏網法無錯貸卽欲飾辯而無可解說之
詞卽思强留而無施顏而之地愧汗之餘良心未萌

宜其有自考之疏也其言曰將臣兩疏簡發內閣要
見臣所犯當在何等如係擇獻願卽兩觀如係贊導
願投四裔如係稱頌願從罷譴卽此自具之供狀足
定今日之爰書而
皇上之處永光第如永光之所自處者而已同罪異
科猶小道大法失其平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乞諭
閣臣將前兩疏從實參詳併入逆案惟
聖斷處分焉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紀綱於此植

名節於此樹人心世道於此立蓋缺一不可者近來
諸大臣絕不講求此義功名之念重而君父之誼薄
羈競之風長而名義之防裂被糾爭辯貪戀不休甘
以其身受耐彈頑鈍之譏不復自惜名節其如紀綱
何如人心世道何願我
皇上急提廉恥磨厲之宜自冢臣始從此逆案一淸
擇賢圖治而議久任臣曰可矣

遵旨回話疏

臣前具疏特糾媚逆冢臣頊接邸報吏部尚書王永光一本爲人言踵至有因等事奉
聖旨卿秉銓公愼用人持平朕所鑒悉部務殷繁且前會推督撫各官尤爲緊要卿素體國急公豈宜杜門稽候著該司官敦促即出愼勿再陳吳甡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以爲永光辨臣參疏也及見其全疏而後知爲會推一事內稱臣以名次更改不如所許約束衆臣不使入朝遂使隔宿所約閧然退散等語永光謂借此可以罪臣而不知與臣絕無干涉也前二月二十五日臣感冒風寒臥病私寓至晚忽傳吏部知單約掌道諸臣於二十六日會推枚卜臣於單中註病不與三字臣之不與以病也非有所托非有所避也衆臣之入朝退散當問衆臣臣何能約束之衆臣豈受臣約束者試問永光是日見臣否臣曾見更改名次否臣曾向永光許何人否在廷諸

耳萬目誰能掩之而永光出此夢語也夫枚卜大典臣去歲十二月初八班行曾具枚卜宜愼一疏奉有靜聽舉行之旨旣可以入告卽可以廷爭昔唐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伏閤諫至欲取白麻壞之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臣愧不及陽城而永光視萬福何如也臣病愈後見諸臣有言前會推之日九卿科道畢集聞
上召對閣部大臣以此而退者則是諸臣未嘗不入朝特因永光入對而散豈臣使之也如臣果與聞有所爭論永光何不執奏於當日乃待臣有彈文而始爲此言挑激耶蓋自臣有朝廷除奸一疏永光膽落久矣彼稱頌二本關係爵賞重典見臣參疏據事據法詞嚴義正無可飾辯故旁借枚卜一事欲構陷臣以自爲解免之地遂不暇循查知單而說謊以欺
皇上也乞勅令會推諸臣據實回奏併勅文選司郎中耿志煒將知單進呈御覽則臣不待辯而明矣夫

臣亦何仇於永光而特糾之天地鬼神照臣肝血臣所痛惜者朝廷之封爵臣所執爭者
祖宗之法度前疏所言軍功伯爵開逆璫僭偪之始又引所司朦朧奏請之律語語實錄字字鐵案蓋魏良卿之封伯始於兵部之查例吏部覆疏正據例而覆也寧晉以邊功受封良卿何得比例而永光奉之爲令甲是何心歟易戒履霜孔子惜繁纓綱目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皆言愼也逆孽之由錦衣而伯而侯而公將有不忍言者追惟其始一不愼而至此極臣至今猶爲寒心此段情罪未有爲
皇上言者臣故於永光兩疏發明其說欲
皇上仰法
太祖申明國憲以昭示天下蓋臣爲國家億萬世防微杜漸非但責備永光而已而永光恨臣入骨原爲參疏不爲會推也臣官可罷臣言終不可易臣所恃者

聖明在上必能鑒臣愚忠容臣直言不然臣爲李應昇之續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二年三月畱中

河決一日不塞災邑殘廢可憫疏

今天下滑滑稱多事矣秦晉山左處處騷動水旱盜賊在在可憂而臣以爲不若淮揚爲甚何也秦晉山左所患者惟盜耳然請留餉則留餉矣議徵調則徵調矣

皇上宵旰圖之將吏竭蹶以趨猶庶幾有蕩平之望也而淮揚之水患異是自河決堤潰巨浸兩年日甚一日諸臣每苦錢糧之乏未有毅然起而任修築者勢必將興鹽高寶數十州縣盡舉而棄之而鹽課漕運久之亦必俱廢饑民化爲盜賊桑田變爲滄海其憂方大臣故曰甚也臣揚州之興化人也請言興化受水之狀興化西連淮寶北接鹽城南界高泰東通鹽場四面俱高嶤爾彈丸宛在中央地形窪下素稱釜底所恃伏秋無恙稼穡不害者全賴西北一帶長堤爲之保障一遇潰決建瓴而下莫可底止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堤壞新河決矣蘇家嘴決矣建義口又決矣雖議修葺卒無成功至今年六月蘇家嘴等口又復大潰自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矣乃高寶一帶漕堤如金門閘九里七顆柳及淮安三城壩等處又在在告潰西北之水盡滙於興化浩浩洪流渺瀰如海數百里內村舍田廬漂蕩一空斗大孤城淹浸水中老弱者轉溝壑少壯者散四方生者旣不得有其身家至百年丘墓爲馮夷所齧土去棺浮漂流無算各鹽場艸田淹沒樵蘇無路小民析骨而爨死者亦不得有其朽骨平日膏腴之田水深數丈牛畜舟船俱遭覆溺農者不得執耒耜而耕於野高泰鹽城大盜嘯聚千百爲羣殺人如麻客舟米貨盡遭劫掠而商者不得操奇贏而出於途以故流亡殆盡邑里蕭條雖兵燹之禍不慘於此計臣亦知興鹽爲異常災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而年大浸顆粒不收卽令全折亦難望其完納

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賑山東饑民今獨奈何吝此數千石米不以恤災黎哉臣又攷
祖宗朝凡遇災傷必下詔蠲租改折每石以五錢為則所以恤其窮而寬之也若槩律以欠折新例民何以堪且京邊等項力難措納上即不蠲民將自蠲何如恩出朝廷者之可以感動人心也近見邸報按臣饒京兩疏一字一淚雖流民圖當不是過其請蠲請賑願戸部諸司遵旨看議案呈速覆勿謂前已有疏

可置高閣使皇恩不下沛也至按臣言塞河決一事尤中肯綮為地方百世之利臣伏讀明旨被災緣繇皆係河決浸灌又謂錢糧不乏何故先時不行修築致滋昏墊民命何辜國課何賴
聖天子真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按黃河自龍門歷晉汴繇徐州邳宿至清河與淮水合而東流入海淮源自桐柏從楚黃南陽繇穎亳鳳泗入洪澤湖至清河口與黃河合流入海二水舊以海為壑南北兩岸各有長堤束水歸海水既歸海自無旁溢之患去年自淮東四十里名新河決百餘丈又東去三十里蘇家嘴建義口又決數百丈堤壞則水不歸海所以氾溢於各州縣今春蘇家嘴等處遷延未築故六月淮黃水漲無堤束水水不循故道入海而氾溢更甚自蘇家嘴等處決後黃河南徙舊日河道流緩沙停漸就淤塞倘長堤不為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為衆水之壑三十鹽場商竈俱困兩淮鹽課

數百萬何所取給黃淮湖海混合為一每遇風濤覆溺可虞而大盜出沒其間為禍叵測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為何如者而可悠忽視乎哉臣聞善圖治者制治於未亂已壞而後圖則禍大而費多若已壞矣又復不圖嗟何及矣今蘇家嘴等處涓涓不絕遂尋江河而猶托言於天災之流行藉口於錢糧之無措是棄兩淮者也河決業已二年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若至明年桃花水泛瓠子典歌農時

一奪終歲失望是故築之不堅猶弗築也百丈之堤
潰於蟻穴鹵莽從事苟且塞責僅以柳枝枯草塡塞
下流河水一漲百孔俱出是故築之不堅猶弗築也
工既巨則費不貲節省之文徒屬虛名僉派之舉卻
豪貲害如近日撫按所參鹽城知縣馬文燿借堤科
歛以潤私槖睢寧民疏所稱派夫派料致煩詰問是
故委任不得其人錢糧不預為備責成不嚴勸懲無
術求堤之速且堅必不可得亦猶之乎弗築也伏望

皇上嚴勅漕河諸臣速選委廉能府佐州縣正官若
干員會勘河口新舊决者共幾處應修築者若干丈
令各官分理其事責成道府董其成而撫按操三尺
繩其後估用木石夫料幾何作何雇募作何措買應
支見在歲額若干應請留節省若干星速料理停妥
務於今冬十二月內興工明年三月內報竣一面勒
限課成一面具疏奏聞而
皇上預懸賞罰以待築堅而堅完者紀錄優擢遲緩

而疎虞者重議處分如是則有限金錢不致委之無
窮逝波而實任既耑功罪攸分人無委卸之心國享
平成之福策無便於此者臣聞堯舜之時洚水警予
不敢委之天行之數其臣若禹若稷思天下有饑者
繇己饑之也思天下有溺者繇己溺之也是以如是
其亟也今
皇上軫念民瘼念切痌瘝真可媲美堯舜臣鄉之水
未至懷山襄陵非真不可治者願部院諸臣抱禹稷

饑溺之思為同室纓冠之救使兩淮數百萬生靈不
淪於昏墊國家三百年疆土不蕩為江海則功施百
世明德遠矣不然河决一日不塞水患一日不消饑
饉薦臻盜賊蠭起臣恐秦晉山左之禍復踵於淮揚
異時雖費金錢百萬未易收拾願諸臣之熟計而速
籌之也臣自聞淮揚河決之害災民流離之苦為之
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者數月矣擬具疏叩閽而靜聽
考覈未敢遽為控籲幸荷

天恩回道管事謹披瀝血誠爲此痛哭流涕之言上
干
聖聽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特勅戸工二部速議題覆立見施行
臣愚幸甚災邑幸甚

水患日深生計愈蹙民逃盜起兩邑將廢疏代
興化鹽城兩縣災民

竊惟淮揚兩郡爲國家咽喉要地屢遭水患三年於
茲而鹽城興化受害尤甚前蒙
聖主軫念災民特賜蠲賑又以建義諸口久決不塞
關係甚鉅責成地方官速行修築尅期報竣其爲國
計民生慮至深遠也詎意天未悔禍涓涓不絕遂至
滔天決口兩處堙塞無期堤日益壞水日益深而興
鹽兩邑之民日益淪亡其視他災傷州縣萬有不同
蓋他州縣水旱盜賊或亦時有然一徼皇恩即可轉
危爲安即淮揚各屬亦多被災之處然低窪沉矣高
原尚在禾稼没矣商販猶通或乘時種蒔水至之日
猶餘半菽或盜賊焚刼寇退之後尚可營生未有如
興鹽兩縣桑田變爲滄海赤子化爲綠林無地可耕
無廬可棲逃者不得歸死者不得葬數百年丘墓沉
於海底數十萬生齒盡爲魚鼈數百里疆土蕩爲淵

海為古今未有之奇變如今日者也故他州縣勘災
猶爭輕重也興鹽兩邑之災則爭存廢矣某等海濱
孑遺蜉蝣殘命萬不得已千里匍匐上叩九閽萬一
邀聖恩浩蕩而生猶愈於忍饑餓覆溺而死也敢以
兩縣近日危苦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淮揚兩屬共二十一州縣南際長江西連
淮泗北帶黃河東濱大海四面地形皆高而興化鹽
城獨居窪下形如釜底所謂澤國也惟恃東水有堤

周遭障護不至泛濫耳四瀆之水淮黃最為巨浸淮
水自泗州西來黃河自徐邳南下交會於清河口而
東歸於海瀕海一帶鹽竈星列有范公堤障之始免
浸沒之患無奈廢弛日久浸無修築自崇禎四年六
月黃淮交漲堤潰河決水不歸海而從建義諸決口
下灌興鹽等縣懸水數仞勢若建瓴數日之內水深
二丈千村萬頃漂沒一空至崇禎五年四月始議築
塞費金錢數萬止完新溝一處延至七月伏秋水發

前功盡廢決者愈闊彌漫工料日匱日乏迄今竭力
拮据尚未告成滔滔汩汩望洋增歎黃淮運道之水
奔流下注皆以興鹽為壑而尤可異者四月初三日
海潮迅發將范公堤衝壞數處狂濤巨浪排空而來
近堤鹽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竈漂者沒者死者無
算洶洶之勢莫可禦遏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
大海混合為一面鹽課而漕運從此俱壞此豈尋常
水患可不為之寒心也至小民流離死徙之苦雖復
鄭俠之圖不足寫其一二者前此兩年凡有稍裕之

家儲積之餘竭其盡力從事南畝曰庶幾其有豐年
乎不謂支祈為孽兩肆稽天將垂熟稻田盡付陽侯
處處村舍盡為蛟窟而人與財俱盡矣今年水積不
退浩瀚仍前自去歲七月以來如江如海併往日水
澤之利魚鰕荷藻之屬一望茫茫何處尋覓今二麥
未種三春不耕農事絕望枵腹何生欲採樵而無路
欲煎煮而無鹽欲賣妻賣女而無受買之家欲留產

鬻田而無交易之主衣囊罄矣無典質之具富尼貧矣絕稱貸之門身衣鶉結之衣人食犬彘之食蒿子麥糠鬻以充饑味極苦澀食之輒病以故老弱僵臥道殣相望少壯轉徙鴻飛滿野結蓬乘桴流丐江儀通泰之境而其力不能移餓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雉經於樹杪或子母投河葬身於魚腹或取水而浮棺折骨以爲薪或殺祖𥝱稚子割肉以相餉而最可傷者新任敎官王明佐因士民窮困無俸可支欲歸

無計忍饑經旬自縊衙齋僅存一僕不能成歛遠近悲歎彼爲朝廷之官者尙如此況窮民乎怨號之聲上震天地水熱交蒸結爲厲疫而死亡者殆不可以澤量而數計也嗟乎使人止於死亡則亦已耳而無奈間左惡少城市不逞之徒莫肯忍饑待斃甘心爲盜東嘯西聚千百成羣以梃棹爲矜戟以帆檣爲戎馬劫奪客商焚掠村鎭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近日沙家莊湖北莊大范吉李臨澤等處所過殘滅其來

也千人爲隊勢同席捲其去也湖天爲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寇以千萬計飄忽無定縱橫任意新興上岡一帶幾同戰場臣等有不忍言者若夫殺人而姦其婦女隨挑販於他方劫財而拆其房屋公然轉鬻於鄰邑逃亡之家反作盜賊之寨蛟蜃之窟盡爲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糴販不通市無米肆厨絕炊煙比之晉豫摻毒萬結嗟乎河決三年禍流萬姓一至於此今按戶口圖籍民之死者十三逃者散者及爲

而盜者十五僵餓孤城莫必旦夕者十存一二耳有司雖賢慈母不能撫斷哺之子循吏能保垂死之民哉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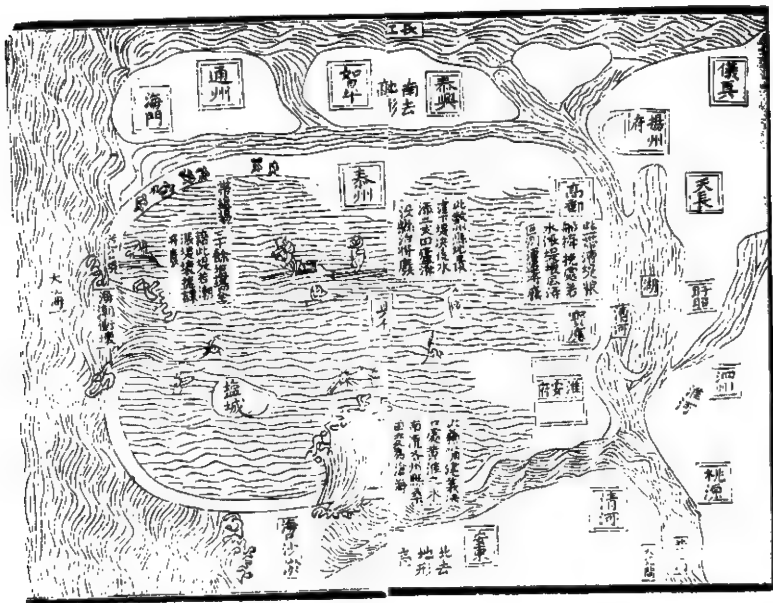
皇上雨露之施恩同天地光明之燭下照窮簷知必有惻然而爲之計生全者某等恭遇堯舜之主時値昏墊之憂恭進繪圖合詞控籲懇乞

聖明加意省覽洞知海邊災邑有此危苦情狀某等雖死爲餓鬼感恩不朽往例撫按類報災傷皆在秋

後謂種麥而麥傷種禾而禾傷也乃與鹽耕種無地無麥無禾邑沼民魚異常大變若僅與他州縣一衙類報之例司農無從查覈復下檄徵催舊逋新課併責有司哀此孑遺聞風驚潰不南走江干則東竄海陬居者有掉臂之行逃者無回鄉之日土爲曠土城爲空城縣治且廢國課奚出恐從此以後催科亦無所施某等即欲綴須臾無死懇苦君父之前豈可得哉伏冀我

皇上垂憫災危早沛德音將本年漕糧選米加派京邊等項勅部議覆槩賜蠲免并勅下撫按體訪疾苦大施賑恤築堤弭盜消除永害庶瘡痍漸起危邑可保如以臣等草野之言不足深聽更乞照先朝事例特遣風力科臣一員前往踏勘若一言不實甘受斧鉞之誅某等無任激切哀籲之至

附餉議上畢大司農

日者餉鈌兵譁

皇上惻焉東顧召問司農餉安措而足是以有會議之舉凡為臣子思竭芹曝敢惜捐糜即明肯不下詢職亦竊有請也職嘗慨夫邇年持議者不識大體第會瑣細如搜括抽扣之類有司奉行無狀能朘民膏無補國用是非明主所宜行夫帝王經理天下自有大計可垂久遠者書史所載莫不以民為根本灼知夫民者財之源養民以足國萬世不易之經也漢武帝任桑孔筭無遺策天下騷動民窮盜起晚年悔而搜粟富民昭帝繼之舉賢良課農桑除苛斂崇儉約問民疾苦修復孝文之業故海內晏然戶口繁殖免祖之詔曰下此養民之効也今聖主在上求治若渴惜無有以此道進者即執事曰主錢穀言錢穀計目前切要之務無如清兵核餉一事夫今日非兵多而餉少之患乃兵少而餉多之患

執事亦知各邊之兵數乎五六十名而充百名者其通弊也督撫道將而下書識家丁廝養之屬半充其數而蠹食者十之四夫百名而止五六十之數所以無兵也五六十而食百名之食所以無餉也故議汰兵者無苦兵多但除其隱占清其[illegible]則不言汰而兵已汰矣議措餉者無苦餉少但覈其原冒去其虛冒則不言措而餉已措矣如清覈得人由近而遠由漸而久清隱占而實行伍汰老弱而練精壯是食足兵總不出此當事者何憚而不為也至管庫管倉管餉管稅皆國家財賦之司善治家者必不肯以金錢付浪子獨奈何以商民膏血數十萬委之貪庸之輩及任子孝廉日暮途窮之流為營乞者作情面真可痛惜自今當作廉幹有聲者久任責成而舉一二賢者以示勸劾一二貪者以示懲有治人乃有治法不得其人而言理財未也夫所謂理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害財者而已今之害財者則虛冒之

兵爲甚而冗吏冗官冗將次之吏之一途濫觴極矣事例之入歲得幾何而此輩取償於民勢如虎狼是朝廷圖涓滴之利而散百千虎狼於民間也非策也効勞冠帶種種冒濫若申明三考之例而冗吏一切裁去則去其害財之一矣國初官制各衙門皆有定額今所增設何啻十倍外而司道府縣佐貳之屬內而各部各寺苑及錦衣騰驤之類十裁二三則所存之費甚多而事簡民安亦去其害財之一矣腹內新增之兵固當查汰即各邊冗設之將亦宜議裁蓋將冗而隱占剋削之弊乃生故有將多兵少之謠裁一大將可餉千兵矣裁一叅游可餉五百兵矣裁一把哨可餉百兵矣此亦去其害財之一矣害財者去而求財用之不豐不可得也舍是不圖而別議持籌門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未有事也而已行衰世苛且之政一旦有急則何以復加故從古未有朘削其民而國享富强之利者也況國家利權犁然具備東

田也鹽筴也鼓鑄也常平倉也人存則舉人亡則息何必巧立名色漁獵小民是故大學理財先之用人而以盜臣聚斂臣爲戒執事宜何從焉至若京庾告匱漕運日遲萬有不虞大爲可憂夫黔遠在大末古稱鬼方從來馭彝狄者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而況於苗乎菁深險阻不可入曠日持久不可待師老財匱不可支當事者不審勦守何居如不可勦則縮兵而守亦有可商奈何以五省民膏塗一隅也留都爲祖宗根本之地乃亦抑楚餉三十萬石以予黔致有截漕之患所謂急小痛而忘大憂非策之得今宜速議仍以楚餉歸留都而以全漕歸京師其黔中兵餉査加裁減計緩急爲籌畫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若泄泄從事如去歲南運幾諱而反歸咎司庾者之截漕嗟何及矣又如水旱所時有也荒政亦所宜講東南一帶遇災傷則請改折情豈得已而改折多則漕額虧勢所必至職有法於此凡災傷改折地方宜預

勑撫按官督責道府措處折色銀兩差廉能府縣佐貳於穀米豐賤之處照數糴買知會總漕衙門就近分撥水次以便交兌以省往來搬運之費則在民既受改折之利而在漕又不虧歲運之額一通融間而事已兼濟雖著為令可也此皆軍國大計不早為區畫日復一日將誰諉耶

聖明勵精圖治慕唐虞而陋覽代執事者當究心於

古帝王及

祖宗朝財用經制之道務其遠大略其細瑣而要之理財以得人為先以養民為本使上下兩便庶百年可守毋以掊克傷元氣毋以苟且損國體如桑孔剝民之術豈盛代所宜有哉職媿無心計恥言聚斂姑述其所見如此因回奏候

古未敢具疏惟執事財擇以聞

序

聞之天王所以撫邦國侯男者或巡狩或殷國則戒於四方曰其各脩乎乃守以攻乃職事乎厥制踰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皆儼然使臣禮而掌糾萬民之德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名曰司諫而一代之宏謩懸焉稽法惟姬周獨單當其大

相東土肅將祇歡考輿圖非即今之河朔瀍澗哉追定四國之吪悠攸德之頒用明光于上下然猶基命佐民肇誥雒[illegible]亦曰昃厥誨言克篤棐迪云尔

明興定鼎於燕古豫半壁為周東都沿洪河順流而下拱衛唇齒實三輔之脊四維之腹而五合六聚之胞絡矣

聖天子眷焉南顧特簡吳公
持繡公以雄峻手采獨標黃
鼎介中之孚執斧蛾蛾示以
貞光則清風嚮條飛雹爍目
不啻集盤蓋和艫於車鈴馬
駢闐也會以徽師薦歲交煽
易闕又冠蓋望于郵天潢繁
於泒河湍悍無常地墳壚鮮
藝加之綱茶賦繭斗罿臚突
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不迩者

騷離則遠者距邊耳惟公說
以先民與之吏始而興其視
聽補乏蘗饑功澤宣加若合
百邑里左食貿貿者而授之
匕閭有未庢於康者則紗紗
截蠕之懸其在大譴大呵之
域無以嗟意為模鑠手以庚
斷甲即文武諸將吏望輪懃
服日聽官府之殿最以糾察
阿墨賦賢者不翅膝加之及

眡重霸匡遠葦又若借鷹鸇
於觚稜而梟雀逐之也頃者
蠢　匪茹囊血射天海内爭
于及軸以用享于王前兩河
要津之衝行者齎居者送蕭
然煩費公起而憂曰豫難支
兵賢者急病而讓吏為提一
旅師移節淦陽挺皷擂鐸呱
厥門户簡其徃夫驚夫游夫
之選蹶戰啗啗若熊若螭以

方行於疆　单于合闈聳風
宵遁而貔貅之雲集者霆震
其耳亦詘腹無敢轥琅瑒凌
轢忽而晏如是時東鎔徐灘
西連雍冀南控荊湘北接恒
洺沇妖礦冦憑林嘯峒諜瑕
而竊發者撲勦先時遂如刈
菅備獸乃洶洶虓虓之衆聚
族蝗動又復盤踞於儼浚間
鉏櫌棘矜望屋而食公傳檄

汎蕩指顧摘赤黑九於掌中忽若篿氾塵塗兵無刃師無陳而萑澤一洒無有輊民豢而重民散章道以教明法以期其所數奏而數議者皆公布憲事也彥和不云乎奏以按劾議以執異總之位在摯擊明憲清國是以愕愕所将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咸似索貫魚而赴矢鵠昔人上方畧

無賸語九閽陳事千里如面譚者殆足以章公體國之忠規矣間嘗鈔察封事如伯豪之式臺閣伯始之擅典文太傅之駿發燕公之雅裁忠宣之懇惻士衡之矜重贊皇之洞達周詳昌黎之端亮閎博彼之言俱有不得已者行其中故足以退世舌而抒讜悃以公治理高秉雅謨遠播訏

而明淵而靖徑而㪍亦何必
不郃諸君子而諸君子白意
互抒相與馳騁千古總未嘗
於
君父之前舒筆鋒騁騂砏磕
之熖精搜確監景追響奔倘
亦依然拜手稽首之遺意與
然則今日解蝎之用負者周
之圃田濴滢以于敉於殷腆
也志攬范巒官采澄肅周之

敵天之六計也循阡陌而繪
俠圖民無縣耜野無輿草周
以五雲之物辨祲象而即康
功田功也代枳棘遏蟊賊武
威既明令不再行周之以刑
罰禁虣越有胥伯小大而閭
不克臬也設旐㫋衆虎虒振
廞周以旗致萬民而治徒庶
為四輔也夫是中州之鄉遂
各𢙺之於其所治而考其德

行道藝以勸之環茲監牧墇於兩原其庡幾脩乎乃守以攻乃職事而要歸膚於公功棐廸馬耳玫也前伏事交戟之下竊更有以信于㞋之君子也嚮當十常肆熖財熇氣蟀之日衡折抈摧高人吐血衆方脂常絜楹忍尤讓詬曼不谿谷騖之而淹池戀之公獨發以張弧批龍鱗而劘虎牙至今誦讜言諸疏可涕可憤方今日飛懸陰風動雷興就諸所揆裁要以阜飭司直而慷慨剛鯁之氣載之彤管猶為讜章也日中夏而布德暾四而抗稜其味公奏議哉

崇禎三年吏科給事中門人

宋玫頓首謹序

柴菴疏集目錄

按豫

卷之五

狿彝大肆騷擾疏

召還忤璫科臣疏

流妖煽惑可虞疏

糾劾不肖有司疏

恭報發兵日期措置事宜疏

中原單匱旱議兵食大計疏

移駐境上鼓兩河忠義疏

河北防禦粗備疏

漕米弊蠹當除疏

卷之六

兩河空匱已極疏

糾劾昏庸有司疏

偏派積累懇恩酌減疏

州縣人地非宜疏

緝獲妖賊疏

驛站酌裁疏

緝積妖首疏

敬舉忠節最著祈賜易名疏

請錄先賢後裔疏

目錄畢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按豫崇禎二年

㺐彝大肆騷擾疏

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而兩河孔道四出冠蓋絡繹困苦尤甚臣當入境之始無他補救之術惟有仰
體
皇上拯恤驛遞子惠元元之德意清冒濫嚴撥剔蘇

息兩河瘡痍之民故立稽查文簿首禁需索文告未幾而有分巡河北道之報貢回㺐彝淹留恣横於彰德衛輝之間臣即出示曉諭併移令該道責成印官應付前行迨大閿鄉撞遇西來大貢㺐彝東西朋合大張咆哮之威鞭撻夫頭驚散衍民府縣具報於臣臣不勝髮指檄守巡河南道行令印官親自料理勒限應付出境并究首禍根繇去後今據該道副使楊時昌具呈到臣恭惟
聖明御宇萬國朝宗屬使重譯遣官伴護固
聖朝柔遠之意亦愼重彝人非我族類不可不預爲之防法甚善也無奈法久姦生黨繁害肆至以天朝來享來王之典爲姦人射利營私之謀邇年以來濫觴至極論人則百計論箱扛則數百計至一處逗遛旬日托言買貨而其實騷擾地方苦不可言且今計河南一府開報㺐彝與序班通事需索銀錢數至二千有奇則以此而推從前河以北三府又不知若干

中州省分而外又不知若干嗟嗟驛遞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當此民窮財盡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慘若不嚴加參懲以儆其後何以拯驛遞之水火何以懾奸宄於將來哉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丘恭看得序班鮮仲明等鬼蜮尤過犬羊不如本使之押送㺐彝禦暴而反爲暴專主乎需索驛遞制彝先已同彝甚至激變地方幾於羌彝接彰允宜付之司敗庶俾百姓聊生臣等若謂么麼下

流不足以辱白簡坐使其漏網而去則將來貽害地
方更有不可言者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將序班鮮仲明都司汪津通事李小
虎行臣等勘問正罪追贓助餉用嚴不法之懲示
將來之戒而至於貢例彝人用伴送用夫馬亦須申
飭限定數目懸挂榜文庶令地方有所遵守彝人不
至横行其於國儲郵政未必無小補云

名還忤璫科臣疏

自姦璫撓政愛升幾奪彼時朝端正人君子亦既一
網打盡矣伏遇
聖主龍興分別忠佞一以紅本爲主蓋自三月十九
日聖諭一出凡係前後觸璫諸臣無不致其討而尋
其罪天下快之然觸璫者在所盡黜則忤璫者在所
盡錄而獨有原任戶科左給事中現爲臣屬分守汝
南道日陳奇瑜者糾璫原有專本也氣可謂干霄而
獨令之回翔外藩不得與前後名還諸臣同依日月
重瀝忠讜臣竊惜之況奇瑜分司汝南實實爲地方
做事如禁火耗清驛遞行保甲練鄉兵查獄囚清案
牘加意民瘼克盡憲職實司道中所未數數見也臣
既幸爲地方得人自不得不強爲地方借寇而今讀
邸報奇瑜已以按察使陞陝西潼關道矣在奇瑜終
不免於地方之一去在臣何可復無揚扢之一言照
得原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陝西潼關道按察使陳

奇瑜血性眞是男子忠貞允矣名臣抗疏折姦原無
傾於九死竄身入壑又奚問乎一官幸當
聖主踵踵之中興伏覩諸賢人人之內召事同擢異
忠益報懸在奇瑜雖無妄覬之心在明主豈無同仁
之覩且名諫之盖宜興朝之所亟欲資而堯舜之君
尤外臣之所親欲見伏乞
聖恩勅下吏部查照前後諸科臣賜遺原例即將陳
奇瑜改擢京堂或暫補原官以需大用庶淸時無向

隅之臣而併使臣等得效薦賢之實如謂新陞已有
成命即是恩波則現今汝宛士民集臣署而哀泣係
留者日且踵相接也不若即以新銜仍管分守汝南
道事其潼關道遺下員缺另行推補此即於奇瑜少
抑而於地方實大有裨亦臣等爲地方所爲尸祝而
求也

流妖煽惑可虞疏

臣奉命出按河南自閏四月二十四日陛辭之後畏
此簡書不遑寧處即於六月內觸暑驅馳入河南境
至二十九日路繇歸德府之永城縣據永城縣知縣
賀鼎棄稱本縣與夏邑縣交界會亭驛突有河北流
妖沿來地方謡言四起有賊數千約日要搶夏邑縣
仍有不軌妖言會亭一帶居民闔户潛逃等情到臣
臣即停駐永城一面牌行睢陳兵巡道副使劉餘祐

夏邑縣知縣何斯美歸德守備蔡如蕙前來會亭驛
等處嚴行緝捕妖首及眞正夥黨一面出示曉諭鄉
民毋得搖惑受脇自蹈法網去後隨據各官申稱於
洪溝寺地方捉獲餘黨何喜龍胡宗文趙應元劉永
才等審據何喜龍等招稱係山東汶上縣人有河北
人李愼吾張思誠朱可夏等旬日前流來潛住會亭
驛東梁家莊上李愼吾相貌異常大耳長手左右脚
各有赤痣狀如日月自號紫微星有十八子當出御

世之說張思誠等密勾賊黨凡引見李慎吾者即付銀二兩買製器械投見人數姓名俱寫冇簿籍約日要搶夏邑於洪溝寺取齊左發邊各插一錢爲記不期謀洩即被兵壯拏捉龍等李慎吾張思誠朱可夏聞風逃遁山東直隸率衆散訖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永城縣居本省偏南與南直隸之蕭碭山東之曹濮北直隸之開州大名錯土接壤蓮妖棒黨實繁有徒而大盜往往潛匿其中伺隙思逞臣久聞之止緣本縣保甲森嚴竊發無繇畢竟以餉重差繁獨受偏累之苦夏月亢旱禾黍焦枯民貧盜起人心洶洶適有李慎吾者河北妖民四布流言煽惑愚民而張思誠朱可夏復爲之號召於是何喜龍胡宗文等皆不逞棒棍首應其募一倡百和纔旬日而大河南北之民皆爲搖動幸未發先露而道縣守備等官防備素預協力立擒不然者永城夏邑幾爲鄒滕之續矣中原腹心重地豈宜有此臣目擊心憂駐永城五日嚴行

督緝妖氛幸已撲滅地方幸已寧謐但妖首李慎吾張思誠朱可夏等出沒詭秘包藏禍心竄匿河北伏莽可虞除檄行各州縣嚴緝外非關地方妖賊聚散情形臣竊附於古人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之義據實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移文山東南北直隸撫按一體防緝剪厥根萌未必非綢繆未雨之一助也

糾劾不肖有司疏

臣道奉不時糾劾之
旨故入境受事即有直糾不職守令一疏拜疏之日
渡河而北巡歷衛鄭之間見土瘠歲歉蕭條殊甚又
開汝南一帶水旱頻仍民之困苦亦復如之撫綏教
養惟有司是賴譬人負虛尫之疾元氣未克當進以
溫補之劑稍加攻尅未有不傷而不肖吏之爲攻尅
也實多臣嘗以安民只在察吏每念察吏之難與司

道府廳刻刻訪求總期盡破情面力除民害一月以
來耳目漸廣開報亦詳又得不肖者二人一衛輝府
同知郭□線索繇人簠簋不飭覗搔箓爲奇貨賣
案是嘗以徵收爲利媒谿壑滋怨已滿飲河之量安
望桑榆之收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一汝寧
府真陽縣知縣黃□賦質駑駘居心齷齪那錢糧
以還京債入駭聽聞縱左右而喪官箴民滋怨怨但
歷任未久策勵有待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處者也

臣查往例入境應劾三人今合前疏已糾共四昔漢
臣范滂攬轡登車志在澄清彝考其行事惟劾去貪
污吏十餘輩葢謂稂莠不鋤嘉禾不茂故史稱墨吏
望風解綬有以也我
皇上厲精理道尤加意吏治臣何敢博長厚名以避
怨嫌雖然察吏臣責也勢必責之司道即司道亦必
責之府廳以知府爲一郡師帥而推官查盤各屬耳
目最近故也臣屬推官如張瑤衛景瑗党崇雅尹明

翼趙懷玉皆秉公矢愼雅有藻鑑知府如王建和持
躬清正率屬端簡最爲得體惟衛輝府知府安□臣
不能無議焉□治狀庸平姑置勿論只官評一事臣
檄查札訪不啻再三而本官徑將臣催查之票朝下
夕繳且具稟爲屬官揄揚不置臣舉以問司道諸臣
皆謂從無此體臣猶以爲其屬果賢何必求多乃今
所劾之郭□則□所與同堂共事者也穢劣如是
而猶稱爲行李一鶚考註上等欺臣歟欺明旨歟抑

情面重數鑑識昏數蒙蔽若此不重加罰治則臣何
以責成不大負我
皇上察吏安民之意哉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將郭
閒任黃[illegible]降處安[illegible]議處庶官邪知儆吏治飭
而民生有賴矣

恭報發兵日期措置事宜疏
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接邸報該兵部爲緊急彝
情事奉
聖旨據奏遵城已失賊勢披猖閼兵著袁崇煥督發
前來尤世威翟從義合兵策應協力堵禦無人志薊
西一步卽爲上功保定宣大已調各兵星速赴援山
西山東河南各調五千延綏三千著該撫速選精銳
委謀勇將官督發前來分住近京地方犄角策應仍
各沿途奏報通州著楊國棟速赴防禦守薊等事另
有旨九卿科道官奉旨集議卽日具奏該衙門知道
欽此欽遵隨該撫臣范[illegible]會同臣卽行左布政使楊
公翰措辦錢糧清軍兵備道副使黃承昊河北兵巡
道按察使張光縉查點兵馬隨據光縉呈稱候汰防
陜各兵散在汝維之間雖經臣預調而相距寫遠未
必倉卒齊集復行分巡河南道副使楊嗣昌催促上
道無悞師期一日夜間部署略定諸臣羣議兵至五

千一時同行途中食飲居停難以安插分作二運爲
便頭運二千五百名委標下練兵叅將楊大慶總行
統領二運二千五百名委磁州練兵遊擊陶承恩統
領幷聽大慶節制陸續起行魚貫前進在磁營者一
面令張光縉監發臣同撫臣於十四日督發省兵於
演武場中行犒安家一一如例椎牛釃酒親爲慰勞
獎以忠義申以利害仍諭恪守軍令不得逗遛生事
以干軍紀慷慨激泣衆皆感動軍士無不踴躍爭先

就道者臣於是知梁人之可用而國家恩養之厚法
度之嚴也然沿途約束則惟將領是賴査得往規須
兵俱屬偏裨今奉遴選謀勇將官之古中營監司唯
叅遊爲大而智計勇力亦惟二臣爲最故特使修[illegible]
行但此行千里赴義其誼可嘉非鼓舞以作其氣[illegible]
崇以重其權國家何以用人而得其死力若早至信
地秋毫無犯楊大慶宜加副將職銜陶承恩宜加叅
將職銜以示激勸査二臣食俸俱淺期已及[illegible]

改步不過其本等應有而自朝廷予之一號令間必
有旌旗皆變壁壘生色者矣倘紀律不嚴失位[illegible]
即坐以罪勿少寬貸如是有重賞誘於前峻法繼其
後武當感奮惕息以報國恩而敵王愾爭在此行矣

中原旱匱早議兵食大計疏

臣本書生不諳軍旅自奉簡命廵歷所至操閱兵馬乃始綜覈伍籍蒐討軍實而後知兩河武備大約皆州縣民兵共聚練各郡以備城守多不過數百名耳而奉徵調者惟開封歸兵親丁之屬僅滿三千磁州武勇二營兵一千六百餘毛兵一千則籍在汝雒分班駐磁者問其餉則皆民兵工食及抽扣之餘也近因陝西流賊煽亂河南道副使楊嗣昌議以毛兵移

駐陝州尉司未定雖奉旨議裁冗兵臣知其無冗可裁也因歎兩河綰轂居中為根本要地四方有事孰非其事指臂之傷痛延腹心勢使然也安內者所以攘外討師武臣力為熊為虎之士如林如雨乃足稱百二之雄而今設備僅若此臣方檄各道臣汰其老弱補其虛冒嚴其約束為桑土綢繆之計而不意迍之披猖也臣志切同讎恨不能請長纓繫茲

頃者

皇上惻然東顧下尺一之詔徵兵河南撫臣整頓兵馬遣將統率前後繼進而且身先士卒移鎮彰磁以便調度雖省會空虛義不返顧臣審決事竣與開府命乃暫輟廵歷而居守會城惟空持三尺法以鎮定人心消弭姦盜然而不勝鰓鰓過慮爲東睢陳宋是徐宿曹濮之錯壤也流妖巨寇之窟穴也其西則河雒礦洞亦盜藪也亡命之徒聚族而居之又西連秦晉枹鼓時聞其南則汝南災祲之踵接也地曠民饑

湖廣之盜時出沒焉其北則衛鄴新被旱災粟貴如珠民徙欲盡臣前有勘災一疏未蒙部覆每念及此中心如焚西茲又當多事之時無兵無餉四顧單匱之狀不寒而慄夫　賊不知順逆蹦入內地折衝運籌自有廟算臣何敢遙度臣所慮者中原赤子凶年饑歲膏血竭於催科老弱轉於溝壑而狡黠之徒必不肯坐而待斃朝廷之上不早爲賑恤勢必聚而爲盜一可憂也妖民煽惑實繁有徒鄒滕餘孽根株尚

在恐乘空匱之日妄有嘯聚之謀搖動人心不可收
拾二可憂也各處赴援之兵紀律無聞遵化潰逃之
卒流離四散既不畏我而畏敵恐不爲寇而爲寇横
遝內地必有剽掠之患三可憂也臣自受事以來毎
責成守令申飭保甲揀練民兵軫恤災黎稽詰奸宄
不待今日然臣責州縣者止此耳至於省會之地又
爲八郡根本一旦兵將俱遣空匱頓見臣非增兵給
餉何以弭亂消萌萬一天未悔禍則義在勤王前茅

後勁當有率然首尾之形卽使逆賊授首而討安中
夏居重馭輕宜有虎豹在山之勢事豫則立有備無
患若居常則閉雙眼以視事遇變則空兩手以待人
臨渴求井無米責炊臣愚計不知所出矣頃撫臣具
疏謂作何召募動何錢糧亦知時事倥傯不得已爲
啞心之語願廟堂早計而力行之也地方情形關係
安危臣不敢不以入告惟
皇上念中原爲腹心重地增設武備一以壯京師之

聲援一以消姦人之窺伺則根本固而神氣張於以
搗伐醜虜易易矣

移駐境上鼓兩河忠義疏

前月十二日接調援之旨撫臣隨於十四日同臣親詣教場點齊兵馬即日啓行有疏報聞而半月以來邸報不至遣役偵探皆謂艮鄉被搶道路不通不知臣所奏之疏得達御覽否撫臣二十日移鎮磁州遣臣揭帖云聞鹵圍三河復調河北民壯及檄募毛兵共計二千於廿六日親自赴京入衛臣因會城空虛暫留募兵修備爲城守計神馳魏闕此心如焚至本

月初五日始傳聞 賊入犯京城狂逞未退臣不勝憂憤投袂而起君父有急敢自寧處隨進司道各臣責以居守會城而臣即於初六日移駐磁州檄行各州縣團練鄉兵招募義勇一以備勤王之聲援一以固兩河之藩籬臣雖無兵馬錢糧之寄而以身許國枕戈待旦少效愚忠臣之分也謹具疏以聞至南北阻隔羽書不傳中州去京較遠人心洶洶伏乞
皇上勅兵部速調兵馬屯駐艮鄉以靖道路使外之

本章內之咨劄得朝至夕傳庶中外相通不致遲悞軍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河北防禦粗備疏

自鹵賊入犯撫臣赴援臣居會城一將單旅之狀令
人不寒而慄已復思之
聖主宵旰於上臣子敢惜頂踵況彈壓地方振肅人
心是臣職也日檄各道以實營伍爲第一急著凡諸
旗幟器械弦砲火藥之類舊者修整缺者製造拮㧗
朝夕以供厥事半以解赴軍中半以留備城守事甫
就緒而內薄都城之報至矣臣憂憤之極恨不滅此

朝食而又慮河北空虛門戶不固貽禍匪細故於本
月初六日移駐磁州具疏以聞臣蓋以枕戈待旦之
舉聊識席藁不寧之意焉耳渡河而北四野蕭條蓋
當災眚之餘啼饑號寒鵠形菜色之民慘目恫心又
傳聞鹵警訛言四起人情洶洶皆思逃竄臣每至村
邑則進父老子弟諭以
聖主威靈處置得宜賊自送死殄滅在邇而人心稍
稍定矣又進守令誡以加意撫恤候民簡訟寬刑發

賑煑粥毋令失所而民亦稍稍安集矣惟是衛輝彰
德諸府團練民兵俱被徵調所餘老弱無幾至磁州
則竟無一兵一馬矣兵備副使黃承昊隨臣至磁臣
檄令各州縣分投召募揀選義勇收買馬匹擇委偏
裨整理旌旗器具購民間之習弧矢精武藝者朝夕
教演半月以來營伍稍有次第規模而民心用是帖
然蓋地方緩急有備即遠近姦宄振慴各州縣輸輓
不絕且齎牛酒勞軍一時無不人人競憤而毛兵之

續募者皆星馳出境計前後發兵七千而居民安堵
如故秋毫無犯益信朝廷之恩威遠也臣自十一月
十五日以後計各道申報開封補過兵一千五百餘
名衛輝補過五百名懷慶補過五百名彰德補過五
百名磁州補過一千六百名河南募過毛兵一千名
歸德汝南數郡民兵無多團練如舊而補伍之兵即
以舊兵額餉酌量給之不敢另請朝廷一餉也所製
旗幟器械長槍勾鐮腰刀鉞斧三眼銃之屬多者千

計少者數百弓矢五百副馬一百匹共費數千金皆臣括之查盤贖鍰及節省公費等項不敢費朝廷一錢也臣爲地方綢繆桑土但得饑民不弄兵於潢池可幸無罪而未敢必也以
皇上神武殲茲醜　當在指日京師安而天下始安臣乃敢渡河以南行巡方之事耶關係地方兵馬錢糧臣不敢不據實奏聞惟
聖明鑒察焉

漕米弊蠹當除疏

看得漕米積弊不可窮詰爲日已久以國家惟正之供塡奸胥難饜之慾經一官則有一官常例使費過一衙門則有一衙門常例使費耗費既多則米價必減米價既減則額數必虧於是委官往往告累不得已派之民間每石或加四錢三錢不等者數年以來習以爲常謂不如是則悞漕而罪且滋大也臣巡歷河北始悉其弊爲痛心疾首竊以爲弊日盛則費日

增而派且日多所司不痛加釐剔力除官役侵蝕之蠹而權宜加派剜盡小民心頭之肉濫觴何日止民困何日蘇哉故議以徵銀委官買米責成各州縣印官而以交兌查催革弊責成督糧道使百年積弊一旦掃除士民無不手額稱快顧臣屬之弊臣得禁之小灘爲奸蠹窟穴而轄於大名之元城臣不得而禁也監兌衙門往日常例使費尤難枚舉打點需索不但其慾則勒措刁難以致委官解戶視臨德爲刀山

戟林不傾其身家性命不已者即新奉簡命而舊弊恐難遽剔臣不得而禁也此督糧道夏時亨所爲言之痛切而有兼轄之請也蓋地分彼此則法多阻隔欲除奸蠹似非兼轄不可然漕米喫緊處只在各州縣印官早徵銀早委官早糴米而已當秋成之始米多而價不甚昂一經過歲囤販之家居爲奇貨勒索高價無可誰何故糧道預於八月移駐小灘而督責州縣於六月委官七月發銀買米貯廒事半功倍豈

年尚可節存十分之一二留待歉歲酌盈濟虛將來無不足之憂永免私派之累而道臣所言九害從此可除此臣一片熱腸苦心爲窮民留骨血爲軍國釐奸弊籌之累月訪之衆議斷斷可行者也不意今歲大祲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米價湧貴問糴無所每石額派九錢六分五釐者今時值至一兩六七錢矣臣雖於告災疏內有改折之議而今何時也望諸急需日儆州縣官竭力糴買以待交兌而那借抵補

之法尚費酌議然袪害駐轄諸款實有裨漕務[illegible]乞

勅下戶部覆議賜勅督糧道兼轄元城魏縣以便責成更乞

天語申飭一切買米交兌夙弊痛行禁革至民窮已極凡錢糧額派不足者當另議設處抵補不得加派民間犯者俱以違旨坐贓論罪庶於民生國計未必無小補也

柴菴疏集卷之五 畢

柴菴疏集卷之六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按豫 崇禎三年

兩河空匱已極疏

臣竊有慨於客兵之害而傷人心之易搖也[illegible]將功[illegible]晉二鎮兵赴援一不戰而良鄉搶掠之患更甚於[illegible]今[illegible]勤功已無救於數十萬生靈也彼幾輸[illegible]屢[illegible]若此矣今羽檄分馳各省之兵無不取道

中州將兵者未聞紀律而且軍民主客異情也捷止供食異宜也一不戰而良鄉之禍立至矣起視郡邑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不[illegible]臣為之寒心[illegible][illegible]俱廢特外為大言以[illegible][illegible]鎮物耳本月二十一日[illegible]陽驛抄牌陝西總督楊為飛報援兵事今遣陝西總兵官統領官兵共三千二百二十五員名馬騾共四千九百三十頭匹又參遊坐營官三員日支廩給一分粳米五升中千把總二十二員日支廩給一分紅藍旗官隊長標營陣百總共一百九十七名每名日支食米一分軍丁三千三名每名日支口糧米一升五合馬騾駝每匹日支草一束料三升各兵分為三運自固原起行赴援仰經過有司驛遞即便預備前項糧草聽候兵到支給等因又抄陝西巡撫劉為赴援事照得本院親督固原鎮官兵三千二百二十五員名臨洮鎮官兵一千五百員名并省營官兵二百員名分運星馳赴援其沿途行糧亦大略同前

臣以臣無兵馬錢糧之寄例不知會而臣既義急勤王又憂深髮恤已預檄行郡邑權宜措給矣各州縣申請紛紛僉稱地方災荒流離載道各項錢糧舊者已解新者未徵將何措辦而士民控告亦復紛紛其君子則曰是役也吾河南撫臣先之矣小民安堵市不易肆一粒一草皆不取給縣官陝兵無行糧乎而騷動若是其小人則曰吾儕子弟皆已荷戈從戎所餘老弱因年饑歲救死不贍反朘我膏血以供陝人

亦何恐也臣聞之心惻而散見大義責之曰是王師
也不聞壺漿之迎乎臨縣地方皆報已極矣使其兵
果有約束秋毫無犯尚不能與今操戰懷等驛搶掠
遊擊趙官所領兵九百餘名橫肆異常官折屋給矣
又有坐而飽矣兵飽食矣又索酒肉矣稍不如意則
露刃相向持稍亂揮官民奔之有如避于鄉邑行之
罷市嗟乎朝廷未收分毫之用而地方先被無窮之
擾只秦中之兵而被累已至此恐此後調廣四川

諸省之兵踵至害有不忍言者災邑供應不前反爲
逗遛者口實一也彼以供應爲名而大肆需索一不
饜而瞋目語難二也饑民相激乘機而鬨奸宄從之
呼庚揭竿勢所必至三也頃接鄖報
皇上責臣料理臣敢不竭厥心力惟是援兵之騷
則臣無所施其約束錢糧之空匱則臣更有難於措
處況中原人心思亂奸盜百出臣草疏一日而各道
府揭報者四大梁道李天經則揭稱流妖煽惑訛言
四起徧貼通衢某月日舉事搶某地方人心惶懼汝
南道王琨則稱南陽民兵近被鄖陽撫臣調援城守
一空自前假王流言之後人心一日數驚不逞之徒
有結聚者爲謀叵測汝寧府知府王建中則稱汝郡
報逃荒今冬無雪春無雨麥種在地若已枯盜賊
生發民多轉徙懷慶府知府康阿海則稱棠臣札諭
濟陽修武等縣饑民千百成羣號天搶地不散情
形可慘職親詣其地發穀勸諭止得米二三百石尚

不足煑粥半月別無措處臣不勝浩歎除審檄道府
加意防備賑恤而知中原之不能終無事也艱危既
已如此而各省之兵皆欲取給其何以堪萬一別生
事變則其禍又不止於此而已者何也譬之一人之
身京師元首也彝迪指足也四方肢體也中原腹心
也惟腹心無恙而後可以奉元首運肢體而制指足
若腹心潰壞則天下事尚忍言哉臣心憂汝南開歸
之間奸盜縱橫旦晚叱馭借巡歷之事爲消弭之計

而不意地方又有供應援兵之害仰懇
聖明念中原爲根本重地饑民易動不堪再擾申飭
各省援兵自帶行糧嚴加約束而州縣所動錢糧准
賜銷算以便考成如果鹵賊既遁則撫臣及各道臣
亦宜早勅回鎮以安人心以防內變臣爲地方安危
不得不瀝血入告惟
聖明裁察焉

糾劾昏庸有司疏

臣惟天下最僨事者莫如庸人而最害民者莫如庸
吏其人庸則才既靡靡心復惛惛已漫無所執持而
人得提其線索故其爲吏也一身無主百竅不靈左
右抓鼠滿堂皆官而流毒始無窮矣今何府也中原
何地也也在上則征調之令赴援之兵硝鉛料豆之派
糧餉漕米之需如是其急也在下則供應之疲戎馬
之擾米珠薪桂之艱而溝瘠道殣之多又如是其窘

也卽人人廉幹尚拮据未易而況昏庸之輩哉昔司
馬光因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欲察災傷州縣守宰
不勝任者易之誠爲確論臣雖在磁修備兩河吏治
固刻刻在臣胸中彼昏不知政於此時恣肆而臣亦
正於此時以白簡議其後矣臣訪得河南府盧氏縣
知縣蔡[illegible]開封府密縣知縣鄧[illegible]大可異焉在
盧氏則避處山中民刁而悍臣歲前十月巡歷河南
府時一見本官卽知其柔靡不振然猶謂盧非善地

官係初服姑寬假以需之時或更張而善其後也不謂[illegible]暫仰至神京戒嚴中州大小臣工徵兵轉餉日不遑暇而盧氏實產毛兵之地額有民兵七十餘名而本官聽吏胥之言發兵不給一錢致領兵官張三才等摊縣扶索幾成大變又如小灘漕米軍需甚急該縣應買三千四百石臣屢檄嚴催勒限取完今正月將盡而本官尚未投批赴買當此軍興之日宜何如黽勉而泄泄從事若此不幾悞軍儲而曠職守哉

臣因細訪其吏狀則大率類是士民怨詬呼為木鐘癔盧氏安用此木鐘為哉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閒住者也在密縣則斗大一城民窮土瘠雖有成皐之險不足恃也臣從河雒回省時親歷其境見本官黔驢之技沐猴而冠詢以民瘼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了不關心而止誇其邑有白松一株古蹟可翫臣竊哂之以為其人如是治狀可知徵收之革加耗禁諭不啻嚴矣而本官每一兩收錢一千二百文及發里老易

銀則止給錢八百五十何其心迹孔方也漕米之禁僉派申飭不啻切矣而本官私派大戶韓一斗等二十餘家小灘運米許其告免各罰穀三五十石不幾身為碩鼠乎其理訟而坐堂上有如傀儡任皁快李國安等在衙提掇因吏缺而報農民居為奇貨宗富民郭仁宇等營求買免王該縣有馬鞍山為盜賊窟穴大盜王麻千等結聚黨為日已久而漠然置不問也幸為臨穎擒獲不然貽害地方豈淺鮮哉而本

官一味昏闇百事闒茸科罰無藝甘取罵兒貼婦之錢衙役縱橫遂肆社鼠城狐之害此巡方總約所稱木痺之吏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處者也抑臣受事以來糾劾者屢矣臣豈有苛求哉今國家烽火未息羽檄紛馳既徵求之未已又水旱之相仍所恃者惟此中原數百萬窮赤子不生心耳而縣令親民之官不為之求芻牧已非矣而反朘其膏血皮盡而毛安傅根搖而枝易鬲一旦有事又攸悠忽忽如聵如聾

以此充位而害民臣所爲致恨於昏庸之吏不肯以
情面曲徇者也

偏派積累懇恩酌減疏

臣嘗於記註恭讀
皇上軫念民艱海內加派何時可已益眞聖人之言
哉中州地方不大於南直浙江而加派逆餉幾與之
等然義在急公其誰敢辭獨是同一加派也同一府
屬也如永城縣則獨派一萬三千有奇視商丘等縣
多至三倍追惟其始各照地畝而中州皆陸地瘠薄
其派正糧皆三小畝而折算一大畝永城派餉之時

縣官失於申請未及折算遂偏重若此南陽府之唐
縣裕州內鄉汝寧府之息縣亦同此弊故加派之數
反多於起運京邊之額嗟此孑遺其何以堪臣巡歷
其地士民泣訴者踵接於道臣詰之曰逆餉急需豈
得議減且累何以不言待至今日皆對曰年年告累
無繇叩閽今旱災頻仍窮民皆逃而爲盜勢窮情極
故哀控耳臣不勝拊膺長歎曰是官茲土者之責也
臣讀詩至皇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而宋臣朱熹以

爲使臣宜上德達下情故以靡及爲懷爰咨入告夫
民有情而不之達上有德而不之宣則使臣爲不盡
職矣
聖明在上軫念黎元命臣以察吏安民若明知其偏
累而隱匿不聞無以宣布德意儻民窮走險散而爲
盜
皇上詰問所繇而責臣何不蚤言則臣罪大矣夫同
爲朝廷之赤子何獨累此數州縣而令之三倍派餉

也如謂地有肥瘠則糧有重輕而國初派糧之額見
在不相上下也民已恐死竭饋供十餘年而有司不
以告撫按不以聞坐視其逃徙而後已臣不忍也今
聖明慮賦役之重命科道清理豈知有此偏累之弊
如永城諸州縣者乎知之必且惻然而爲之釐正矣
說者謂與其告匱指餉正殷今何時也而爲此寬恤
之言不知正惟此時有不得不爲之寬恤者中原財
賦甲於海內近來調發徵求何事不取辦於兩河當

此奇荒異祲猶竭蹷以赴公家有民如此亦可念也
臣以爲必留百姓有餘之力而後儲國家不匱之源
自古帝王未有不寬恤其民而能久安長治者也臣
謹熏沐具疏爲民請命乞勅下戶部將永城等五州
縣加派及此清理賦役之時會同科道勘議如果偏
重失平久累當恤乞酌量減豁三分之一若謂餉額
必不可減則併勅臣等別議抵補之法蓋非獨宜德
達情臣職當然亦國家培養根本之至計也

州縣人地非宜疏

臣廉奏

皇上用心巡歷之旨不勝兢惕竊自誦思巡歷之當用心者莫如察吏察之維何人其境觀其品徵其行事觀民之向背而吏之賢不肖可知也夫吏之賢不肖地方之安危判焉而況在多事之秋關係尤重臣何敢徇情面拘格套以博長厚之名以負

皇上委任之意哉臣巡歷南陽而知南召縣知縣[illegible]

[ ]之不可留也先是[ ]有請告之文批行汝南道查之謂南召刁疲山邑本官求去豈有托乎及臣按部至南陽本官匍匐庭下痛哭流涕爲言病狀且自陳不能一日安於地方錢糧圖籍也而徵之不能完盜賊民害也而驅之不能去留一日則徒增一日之病耳臣乃今知本官之果病也地方積習刁頑既足累本官而本官病本官事事乖舛無以慰地方而地方亦病年非桑榆才非樗櫟而二豎見侵六脉無主惟冀一去以無憂性命如此者臣安能留之所當照病例致仕者也臣巡歷汝寧而知信陽州知州蘇[ ]之亦不可留也[ ]閩人其舌鴃其口吃其言語支離坐衙理事言出而下之人不應也及小民控訴紛紛而本官亦不應也專憑左右傳說而吏胥乃得肆其奸欺庫書陳一奇等借叢蠹法經臣訪拏本官不一問也而州事亦因之以廢弛錢糧是何如急當一任逋欠豈謂催科政拙乎饑荒當何如賑濟而

勿收不求將立而視其死歟雖到任未久操守未玷而地方既緩急難恃本官亦自覺而貌可憎夫信陽居中州之南與楚接壤年來屢遭異祲盜熾民窮至衝劇也非精明果斷之才未易勝任而本官非其人也所當照不及例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昔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有味哉其言之也夫使州縣官皆得其人則四境獲安萬

物生氣國無逋課萑苻息警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端必繇此然則今日所宜急
講者尤在擇守令哉臣巡歷其地覈其品徵其行事
觀我民向背安可復留此病吏庸吏以釀民害臣寧
負二臣不忍負此方也

緝獲妖賊疏

竊惟開封歸德之間近河諸州縣與山東直隸甚邇
壤錯原有邪妖一種皆巨盜亂民窟穴其中借白蓮
金禪之教煽惑村愚勾結亡命自內黨孔棘征調頻
興而姦宄之徒伺隙生心分布號召在在有之臣嘗
與撫臣總總過慮日檄各道申飭有司嚴保甲練鄉
兵三令而五申之幸一二長吏力行不懈擒之於未
著撲之於方張而地方得旦夕無事茲臣於巡歷之

餘廉其情形併舉其能緝盜者以爲諸有司之勸是
臣激揚事也如近日所獲諸大盜則挾有妖書稱有
王號焚劫村民縱橫閭左跨州連邑於三四百里之
內布滿黨羽潛通線索謠言紫微星謀舉大事此豈
僅僅呰窳探丸之雄已哉惟保甲鄉兵之法行而不
軌邪謀終無逃於天網耳臨潁知縣靳光先則以緝
獲王進孝報祥符知縣宋琮則以緝獲時堯相報杞
縣知縣宋玫則以緝獲魏謂臣等報鹿邑知縣張化

中則以緝獲李新等報鄖陵知縣王廷賓則以緝獲
于慎行張明山等報睢州知州甯應元則以緝獲李
朝綱等報若柘城之李守志一逃軍耳乃衆推爲奸
藪手下有人臣以題歷在廵案封訪牌一紙授歸德
府推官萬元吉出其不意而擒之臣面審時猶供吐
反叛不自隱諱移之各縣之中報情形往往相同使
非覺之於早擒厥渠魁待其黨集謀合雖興數萬之
師糜費萬之餉未易勦也臣竊謂此數臣者定力長

才綢繆未雨眞有功於地方者也而曲突徙薪之謀
發縱指視之力則大梁道李天經睢陳道劉餘祐能
不動聲色而消弭禍亂是更難耳臣査往牘如崇禎
元年霍丘盜起謀據固始知縣王萬象率衆固守賊
不敢犯四境以寧去歲會亭集之變妖氛甚惡永城
縣知縣賀鼎擒獲何喜龍等妖黨逆散臣心韙之如
是者可不謂保障哉在李天經等臣有加銜久任之
疏尚未部覆其萬元吉宋玫靳光先宋琮俱應元歲

化中並賀鼎王萬象俱宜紀錄以待行取優擢蓋臣
見近日勦賊之難而後知諸臣消弭之不易况伏莽
之奸根萌未盡近儀封縣中報山左流寇焚搶情形
臣測震鄰可虞値此多事之秋尤當於眞心任事之
臣鼓舞之以作其氣臣爲地方計非市恩於諸臣也
若鄖陵之羅寨村雖被賊燒劫而發速禍小知縣王
廷賓幸能督率鄉兵擒獲大盜二十餘名亦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且到任未久發硎方新所當

令之策勵供職者也

驛站酌裁疏

看得河南居天下之中縮四方之轂其間藩封貢舉縉紳吏承之屬趾相錯也非朝貢之典則軍國之需由而銜命入而報竣棊布郡邑星拱宸京於是置之郵傳給之夫馬即賚奏之役利有攸往亦得予以脚力蓋

祖宗之制規模宏遠所以體羣臣柔遠人也至於後有司奉行不善遂至濫觴額設之金錢不足供輪蹄

之絡繹而於是乎有加增此有司代爲申請多寡之數猶可紀也僉報之苦累徒以賠積槪之包攬而於是乎有私幫此民間自爲津貼多寡之數不可問也今查通省州縣驛所額設夫馬等項銀五十三萬一千六百一兩三分二釐五毫三絲六忽而加增銀八萬八千七百六十十六兩六錢三分五釐四毫私幫又不啻數十萬民間苦累已極皮骨僅存無從控額者非一日矣至驛遞之苦大約錢糧派自本州縣者十之四五出自外州縣協濟者十之五六外州縣泰越相視不能如期解給或有歲遭荒歉徵比不完因之拖欠者驛官往往稱貸以資供應日久子母相權息已數倍領到錢糧半以償債而此外折乾需索之弊循環簽所不敢問載者甚多此驛遞之所以困也

皇上軫念民艱納科臣劉懋之疏清釐積弊大約以去冒濫革增貼爲蘇息民力第一義去年三月臣得與召對之列恭聆天語謂民力已竭裁省當歸之民

間益聖明無一念不在民隱也如此臣奉簡書按部中州又聞有驛遞錢糧解部修防之議臣已檄道臣黃承昊勒限清查不意有鹵營之報該道職司兵備撫臣入衛一切徵調措據良多而自後各省援兵踵至撫鎮道將無不取途中原夫勤王大義也恨不與之同仇滅此朝食即所用夫馬溢額敢不勉應以奉而牛夫馬卒苦供應之煩益數十年所未有者有司惟恐其不支而逃也亦何暇細與之較馬問欸乎故

此時而責之節縮至其裁扣臣知其必不能也臣自
奉有勘劄力裁加增私幇之弊出示榜諭民間歲可
省數十萬葢十分已去其四五今所存原額又欲議
裁道臣謂在今日信手裁之無難但恐有意外供應
額銀不給勢必派民益籌之審矣況
祖宗朝所定之額寬嚴得中不欲算析秋毫開後世
以不可繼之端而猶不免濫觴若此故上裁之愈甚
則下幇之愈多而其究也反以厲民故今日再四酌
議除私幇加增一槩禁革而於原額內量裁其一計
歲可得五萬餘金以佐公家之急在小民免僉報津
貼之累無不欽頌朝廷之德而在驛遞存有餘不盡
之意亦可以杜援民之害若必於裁減之外尺尺
寸寸以直窮之使盡無論勢必不能亦非
祖宗設立驛遞之本意也或曰衝簡各別烏乎齊曰
衝者原多簡者原少也故裁則均裁也或曰十分裁
六烏乎一曰增貼既革原額復損名爲裁一實已裁

六也臣等上憂國計下軫民窮爲此裁扣一事嘔盡
心血伏望
聖明念中原徵調之煩十倍他省俯允末議或俟事
平之後方行裁扣或照原旨以崇禎三年爲始則
皇上恤民之特恩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緝獲妖首疏

看得歸德一郡地聯三省中界黃河㐫命不逞之徒往往出沒其間自昔師尚詔本一草澤㐫頼初起於白蓮無爲乃遂號召多人斬竿揭木巳而入府城殺職官拗督綏獄且長驅西向直薄太康太梁邇東多所焚燬至煩大兵始就底定迄今中州士民言之猶然色變數十年來懲前毖後多方禁戢始稍稍安靜不謂自東省蓮妖繼起而永夏一帶愚氓嚮慕者

如醉如狂傳頭教主在在流布而李慎吾輩以邢台之黠生因負辜詐死脫籍南來張思誠爲之羽翼講經說法招搖遠邇圖畫假癋自稱紫微以故何喜龍等遂稱爲眞主投謁號召惟恐不及此其不軌之謀亦叵測矣儻會亭之計一行而永夏兩縣不幾爲鄒滕之續耶天奪其魄未發先露而何喜龍等成擒矣臣具疏入告奉旨捕除首惡每對郡縣守令未嘗不以此賊爲慮又値北鹵入犯之秋尤此輩生心之日臣駐磁州微聞李慎吾潛匿廣平遣人密探而巳遁去山左臣因檄睢陳遂恭政劉餘祐歸德府知府董嗣諶推官萬元吉嚴加偵訪未幾而果縛之於永城夏邑之間旣擒之後其黨時孟福等尚鼓衆倡言救主眞鷙悍愍不畏死者矣彼自知罪大惡極不食獄死未獲明正顯戮恭請明旨將妖首李慎吾張思誠梟首懸之藁街庶足以明三尺之法而儆愚民之惑其何喜龍胡中所徐三剛姜曉文時以明五犯按以

妖言惑衆之律無容再議矣株連者訊明釋放以安反側自是大河南北芟除莫大之妖孽消弭無窮之隱憂此皆
聖主威靈振懾人心者遠而文武各官緝捕之勞亦未可泯也

敬舉忠節最著祈賜易名疏

臣奉命巡方境內忠孝節義今古幽微闡揚光大皆臣職也吁歲甫入中州粵稽掌故首錄忠臣得龍逄比干而下逮本朝正嘉之間以直諫亮節推誠盡力成仁取義者一百六十六人行令所在有司考求祠墓以時修葺而享祀焉至隆萬以來忠節之士亦復不少稍俟論定請乞表章此臣志也近奉恩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已經前詔褒表忠魂郵錄後裔更查忠節最著者予謚以勵臣節於是檄行學臣潘曾紘而曾紘毅然以風教為己任謂表揚忠節乃督學專責訪求遺事於中州得忠節最著者則兵部尚書鐵鉉浙江按察使王艮是也學臣臚列其生平大節開冊具申到臣臣讀未終卷欷歔太息不知涕之何從也竊聞革除之世諸臣義不二君忠而晦跡行歌藪澤沒齒幽遐者實繁其人而第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問也即幸有知者當時不敢顯其事家傳野史載筆蕭條壞宅名山斷文零落以故中州之大名世之多而可得而述者僅二人焉其餘惟有掩泣風煙埋光日月已耳臣是以舐筆低徊斂然而歎重有遺也夫古來大節首稱夷齊自我朝有諸臣而後凜凜英風遠駕其上何則革除之事當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承家世僅再傳時未三紀而

成祖文皇帝以

高皇愛子懋叔父尊親假一時之權開萬世之治

成祖以為然而諸臣不然

太祖亦宜以為可而諸臣不可惟知有伏節死義耳且其所以死有不可言不忍聞非若引一身之決負一時之痛已也嗚呼此其所以度越夷齊者也

明詔謂

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臣以為革除之忠義誠萬古未有之忠義

高皇帝之儲養誠萬古未有之儲養而何道以致之
哉抑[illegible]之宇宙關衣冠禮樂之乾坤我
高皇帝之取天下開太平也亦萬古帝王之所未有
者開創之初禮葬福壽廟祀祭閩奐往勸來開臣子
忠義之源所以世僅再傳時未三紀而忠臣義士以
翊戴
高皇帝者競敢建文闕門延頸比屋駢肩縻爛湯火
之中庖割刀鋸之下甘若飴而嗜若渴以死如此而

死勝於如彼而生不可算數譬喻也嗚呼奈何今日
而媚逆未已復有陰謀獻城
者哉豈儲養之未至抑風勵之未廣歟然則是舉也
誠激發人心之第一義也伏乞
皇上特勅禮部立賜施行然學臣第舉中州者言之
耳以臣所讀革除遺忠諸錄如方孝孺練安陳迪王
淑英卓敬黃觀之類受禍最慘死節最烈者若而人
併乞推廣明詔通查覆議各予美謚則風勵之大權

與儲養之宏恩並垂萬古雖與
高皇帝競烈可也
計開
鐵鉉字鼎石鄧州豐和鄉人
高皇帝時官禮科給事中歷五軍斷事至山東參政
靖難兵起李景隆拒德州鉉飛芻輓粟水陸不絕濟
南之圍鉉悉力守禦已而開門詐降
文皇帝按轡入鉉急下鐵板中馬首

文皇帝大怒攻之不能克已又有東昌之捷小河之
捷傾動中原
文皇帝幾引還忽再戰得勝乃長驅渡江鉉擁殘兵
駐淮南擒之至不屈反背立庭中
帝令一顧面不可得乃斷其耳鼻竟不顧遂碎劈其
體至死喃喃不絕聲子福安戍池河康安輸教坊局
皆辭死父仲名母薛氏年八十餘皆置海南女二落
教坊司皆不辱嗚呼鉉死忠之烈有如此者

王艮字天性祥符縣人也華陰初爲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拜岳武穆墓慨然誓不媿其人聞靖難師入慟哭志必死

文皇帝即位遣使召之艮紲使送獄且驅由市將斬之而市人閧奪使者去乃還坐堂皇佩所司印兼收浙東西五道監經歷照磨司獄之印凡九纍攜入舍閉家人毋得出積薪於庭火發投其印盡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帝曰艮死分也印不宜輒毀乃徙其家於邊或言艮未死前語其妻妻引義先自死溺中稚子一匍匐溺邊一妾攜以遁嗚呼艮死忠之烈有如此者以上二臣明詔所謂忠節最著無以踰此臣請特勅禮部立予應得諡典併査忠節如方孝孺等諸臣覈實詳議類請伏候

聖裁

請錄先賢後裔疏

臣惟

天生聖賢以維挽斯道於不墜而推論其功者至謂

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不在禹下故其食報於後世也崇之以三等之爵錫之以俎豆之光名炳千秋廟食萬世其子孫世世奉祀不替後之帝王有能尊崇而錄用之者則史必書之爲美事如是者何也存其道不沒其功錄其後不朽其人焉耳矣故道有所當尊而非迂也典有所當隆而非濫也臣幼學孔孟而知斯道之傳惟伊雒爲正脈伊雒者即河南之伊水雒水也宋儒程顥程頤實生其間倡明正學而又有康節先生曰邵雍者精易學爲顥頤畏友讀其書如見其人今于役兩河得聆所謂伊雒者而遡其淵源又先生之安樂窩在焉歷金元胡馬之後五百餘年而遺跡猶存若有神物呵護之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何能已於竊邇哉臣細詢其後裔則程氏

之子孫至景泰間始授官翰林院五經博士而邵氏之奉祀者缺如也儒效不殊恩典獨異臣爲之欷歔太息曰是天留之以待我

聖天子矣據提學參政潘曾紘申稱伊雍大儒推求邵雍程顥程頤而雍得道尤早理數獨精既徙河北低徊百泉精舍蓋史稱雍刻勵堅苦不爐不扇幾隱策以探性命者即其地云景泰間擬若頤之子孫世授五經博士以奉其祀雍獨遺焉先是萬曆末年

巡按張御史具疏留中至天啓三年丘御史又特疏得旨下部禮臣恐世代綿遠後嗣未確覆題請旨行巡按御史查核隨經前院轉行道府下雒陽縣查得生員邵繼祖系雍二十七代的裔象賢繩武名錄憲綱堪以承襲結勘無異其時嚴道學之禁濂雒關閩方爲世忌部未果上職惟今士大夫建一功効一節若其子孫陳乞恩典朝廷查與例合往往從之豈於大儒而反靳焉職若不爲代言是使雍終不得比迹於二程而國家崇儒報功之典尚湮於聖世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錄邵氏後裔一事蓋前按臣屢言之最後丘御史兆麟有疏下部議覆部題其言而弟慮世系之未確故行按臣覈實業舉其嫡派二十七代孫邵繼祖達部而不意道學之禁方嚴禮臣不敢堅請今案在禮部可查也夫邵氏之有功斯道也其性命之學見於皇極經世一書闡伏羲先天之旨抉道體於一動一靜之間以殫天地人之至妙而歸重以

聖人之四經配昊天之四時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時不差則歲功成聖經不忒則君德成而直以仲尼之行無轍跡者配昊天而盡三才與千古第一義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在易則始於乾坤而文言尤贊乾道書始於欽若昊天而周召之曰無一非祈天永命之說詩則文王昭事上帝武王上帝臨汝皆畏天也春秋首春王正月蓋以天冠王而尊之曰天王尊王以尊天也邵氏以易爲生民之府書

爲長民之府詩爲牧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以記
昊天之春夏秋冬實有見於此後世言道統者不知
天則流爲莊竺之空老莊之誕言治統者不知天則
荒淫生於上而亂賊生於下我
太祖紹百王之統一切法制皆首稱奉天而獨表六
經堯孔心法聖印同符乃邵氏早已發明其理推極
其數於經世之書厥功豈細也哉當時二程嚴事之
稱之曰清似伯夷任似伊尹深潛純粹似顏子剛大

充塞似孟子又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宋之賢相無過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居
雒時輒造廬請教屢薦於朝起官不仕故當熙寧元
祐之世超然於朋黨之外如是者可不謂儒者之高
蹈哉業與二程配祀孔廟而其後裔乃不得與二程
等諸臣所爲鬱焉而思吐也幸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禮儒報功一時推折理學諸臣次第
贈廕卹功忠之裔自行陳乞者不難查例給予蕩蕩

皇仁幽隱悉耀而惟是異代眞儒之後若尚有未被
之恩是亦熙朝一缺事而我
皇上定匱宸衷者也伏乞勅下禮部覆議仰照二程
已事轉行吏部將邵氏二十七代的孫邵繼祖題授
世襲五經博士以承雍祀蓋雍賢宜錄其後與雍後
賢而可錄屢疏具悉覆查已確芻蕘
皇上一命行耳臣巡方事竣爲地方廉頑起懦爲朝
廷敦典庸禮是正觀風之首事職掌所當言敢採輿

論具疏以聞

柴菴疏集卷之六 畢

序

任天下事必無爲目前苟且之謀而後揆始晰終列利害如眘指成敗於掌何者心無私則弗顧身家無狥情面故其識豫而力全而膽定也從來名臣戡亂定傾莫不繇此乃余讀直指吳公賑按封事而公之淵識獄力與夫皎日之心有可得而言者閒者秦民苦歲苦兵一鼎同沸五年不息

天子西顧旰食命彊吏討賨申儆復以流離失業軫在

聖衷特簡公以十萬金錢遄賑之既成事民用稍康遂命公卽領澄淸之任斯時也羣盜蠭起以十數萬計懦將倚之爲富貴地者復臧艮以貿功名

賊陽丐撫而陰嗜殺日虔劉百姓百姓膏原量澤不勝數賊勢炎炎幾不可撲滅公騰章上聞列古今得失之林以決策勦撫其言曰從來盜賊縱橫莫盛宋元之季皆因當日憚用兵招安太早於是羣不逞紛然倣效競相誘脇小民肝腦塗地怨恨塡胷不得秉耒耕而聚盧處生者不歸死者不葬自非良善未有不化而爲盜者

武宗朝齊彦名劉六等盜起都御史馬中錫欲効龔遂渤海故事一意招撫事大決裂至徵各鎭兵數十萬費太倉二百萬海內騷動夫不能爲龔遂也者則不幸而爲中錫非徒地方有養癰之禍亦恐後來有徵兵費餉之憂今日

策斷以先勦後撫爲機宜以
蕩平善後爲結局
上立報可公奉廟筭與督撫
協心號令布而旌旗改色軍
行輒持斧隨其後所向胥捷

上神武知公可屬大事凡所
建畫皆朝上夕俞於是諸軍
霆擊電發舉從前劇賊擁官
騎持官械饜官糈據名城迴
翔翻覆不與封疆爲臂指者

次第削平諸脇從以無所鼓
煽始稍稍就撫戢歸南畝秦
民纔有更生望而公之期及
瓜矣夫公碩畫閎裁炳千秋
者不具論即公之瑋績我西

人所嘗百世壘祝者余亦隸
更僕數也獨稱述其大乃在
赤衷結
明主之知片語發將吏之覆
一疏振成敗之關

天語一傳俎籌立定俾將吏之果者有所用其鷹揚怯者無所庸其鼠朒遂以救百萬生靈於豺虎之吻而兵無外借糧不內增其所全赤子之

頭顱而省國家他日無窮之供億豈其渺哉卽公疏所稱古人臣不爲一時苟安計而爲百年長治之圖者身踐之矣孰謂三寸霜毫不果賢於

十萬師而且謂封疆之功不關社稷乎昔韓魏公生平未以膽許人往往以膽自許其指陳西事乃云陛下焦勞之際臣不敢避形迹不言望于

納和禦侮間愼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而趙營平有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臣不爲陛下明言利害誰當言者夫前事後事之師也是編

在而公之膽識具在卽河華
赤子生而之死死而之生之
情狀具在而我
聖天子萬里之明一怒之安
亦昭然具在余又曷能贅一
言惟是秦民湯火甫離呻吟
未改羣盜之狡藏而嵎負者
尚繁有徒其鴞音且未全革
斯砭石麋鬻並用之時非封
疆弢弓安枕日也公行且趨
丹陛繪瘡痍爲三秦父老請
命
上必且聽公言繼沛雨露則
公方來之澤與後劵之勛余
何能涯涘將必有大書特書
礱終南片石以進矣
治史氏龍門解偘樾拜手
謹題

序

上之四年以秦民荒梗未戢不忍令封疆臣盡誅夷之於是以鹿友吳公齋十萬金發倉廩賑之公持斧馳至宣布德意且賑且撫民皆呼萬歲所存活解散無筭居亡何直指使者請代難其人迺就用公而仍兼賑使期年將報

命公乃裒其秦中前後疏草為一集請余序之序曰時際昌明不乏朝陽之鳳讜論遠猷滿公車矣至於遺大投艱身處事中不逴食其言或寡昔人謂談何容易信然也當公立班行按中州所論奏士大夫已能傳誦之三秦之役居人所却步之地當人所咋舌之任論人所囁嚅之事而

能上當
帝心下服衆志固已難矣而
時何時也羽檄交馳叛服互
告決機宜數功罪無徇無狃
奏成手中輶軒所至鳩形鵠
面遮訴如蟻得處分活升斗
適去公肆應若無事然時時
條上其狀使
天子見萬里幽隱情後鼓其
餘暇釐前人難結之案不可

勝數驛奏相望於道以稱
上勵精綜覈至意難之難也
余與公同官同事最久誠見
當世罕有其儷求於古名臣
以奏議傳者賈誼馬周陸贄
三家最著誼著述五十八篇
其切於世事者纔及半周傳
者僅十餘條獨贄至百餘篇
史稱炳若丹青又謂人人可
曉號絕盛矣然三家皆居中

論議或強半不納徒空言耳
如公纚纚數十萬言歷危疆
見行事以視彼三家何如哉
柱史古史官今以為采風之
使一方巨細事無不得言著

作之庭悉取其奏疏為信史
非若諫草可焚公之存是集
即存史也即存柱史職也故
序之

崇禎四年巡撫陝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太丘通家治年
弟練國事撰

柴菴疏集目錄

賑秦

卷之七

聖諭一道

微臣奉命賑秦敬陳一得疏

延鎮饑軍可念疏

微臣星馳入關疏

遵旨條議措處之方疏

安揷流移廣開糴賑疏

賑濟饑民必先解散流賊疏

發賑伊始據實奏聞疏

流賊肆掠無已饑民困苦日甚疏

請通糴以安危疆疏

皇恩次第給發恭報錢糴數目疏

欽奉聖諭疏

按秦

卷之八

驚聞新命敬剖愚忠疏

直叅玩寇憸儒大將以肅軍紀疏

直陳久旱情狀自劾不職疏

天澤大霈晉糴漸通疏

勅撫機局宜密疏

勅撫俱無實著疏

查明流寇旋撫旋叛情形疏

狡賊突陷名城禍因降丁內應疏

驛站困於兵荒急議接濟疏

中部已復首惡就縛疏

卷之九

糾叅驕横將領疏

西安北界被賊殘傷急行賑濟疏

賊勢甚劇鉄餉可憂疏

邊賊披猖日甚疏

降賊刼掠殺官異常大變疏
寧塞神賊授首黨惡據城未下疏
逋寇流入慶陽急宜追勦疏
荒盜頻仍賑賚有限疏
綏清降丁復叛疏
糾參大將輕敵失利疏
糾參庸劣道臣疏
酌議改折贍鹽疏

卷之十

邊寇謀犯平固官兵夾勦有功疏
北地豐年有象疏
查覈官兵追勦情形疏
查覈官兵勦賊功次疏
鳳翔派納鹽課疏
平固餘孽勦盡疏
延北逆賊授首疏
邊地有司減俸行取疏
預陳善後十策疏
表揚節義疏

目錄畢

柴菴疏集卷之七

撫賑陝西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賑秦 崇禎四年

微臣奉命賑秦敬陳一得疏

臣日者差按畿南領有批印行且叱馭往矣憲臣閔洪學等奉旨擇廉幹御史一員賑賚秦民謬舉及臣特請改差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召至會極門賜之諭旨臣小臣也遭此殊典不勝惶悚退而加額慶幸曰聖明軫念災黎如在痌瘝不忍其罹於鋒刃也而捐金遣賑佇見秦中父老扶杖以觀德化之成甚盛舉也臣聞宋臣蘇軾有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延安諸郡饑荒四年矣使地方官早爲請命寧至今日卽今日遣使已爲遲矣臣領印後卽單騎兼程星馳赴秦宣布朝廷德意殫厥心力以副委任之隆以蘇災民之困一切機宜未能懸度計

聖諭一道 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聖諭朕覽章奏據陝西延綏等處總督撫按各官屢報地方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者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痌瘝可勝惻惻茲特命戶兵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吳甡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及民不許委官吏胥從中侵沒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贍窮黎毋得專恃京庾反寬求牧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奉薦如有玩違闒茸及乘機染指的卽當參劾拏問還著大張曉諭開導懇諭朝廷軫念饑貧特行賑賚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爲卽有已被脅從誤投賊黨若肯歸正便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著遵體朝廷恤民戡亂之意著實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簡委待復命之日卽以稱否爲爾功罪其欽承之特諭

撫按在秦中久情形必悉臣請明旨勅令預加料理臣一到即與酌議施行及春暮夏初青黃不接之時蚤沛如天之澤則秦民幸甚臣先臚列要務六條上塵乙覽惟

聖明採擇則守令之宜擇也昔司馬光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民有限河北流民無窮莫如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此要言也秦地曠遠以撫按賑一郡縣而不足以本州縣官賑本州縣民而有餘今查延綏等處州縣官大率皆潦倒明經途窮智短孰爲

皇上加惠元元者臣到地方當首察其闒茸不堪及貪汙有據者不時糾叅擧問以除民害而賑濟之能否俟復命之日另行舉劾更望勅下吏部如撫臣練

國事言速選甲科或乙榜有精力者勒限到任儻能加意撫字則饑民當如弱子之依慈母豈致流移失所是弭盜之第一策也則監司之宜補也臣頃見邸報鄜州道臣蔣士忠慶陽道臣孟楠皆以察處去此窮邊要害之衝又當盜賊披猖之日非精明幹濟之才未易勝彈壓消弭之責卽如賑濟一事全賴監司得人所宜力破情而精擇才望速賜銓補勒限一月到任愼毋謂邊地艱苦聽人規避而以庸碌之人循資塞責則一路福星所賴不淺也則責成之宜嚴也

祖宗朝遣使賑饑所賑者持饑民也今秦中徊賊羅賊礦賊土賊所在縱橫又兼之以邊軍家丁之類皆持火器嫺弓馬習戰鬬未必盡屬饑民則賑濟之法當與勦撫之事並行而復有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先勦而後可撫也既震之以不測之威而旋與之以可生之路則全活多而元氣不傷是勦撫並用而後可賑也勦撫者督撫道將之事也賑濟者臣之事也責各有屬機實相因如督撫道將不力任勦撫或勦撫失宜而徒靠此十萬金錢謂可滅賊異日者盜不息而責賑濟者以不能弭盜則臣不受也今

督撫貞心壯猷自能辦賊總兵杜文煥王承恩等世
受國恩義憤所激必能奮勇圖賊而臣尤望
皇上嚴加責成必督撫道將奏勳撫之功而臣乃收
賑飬之效也則緩急之宜酌也延地袤延二千餘里
京庾有限勢難遍及宜酌其被災重輕分別次第而
先其所急近見耶報撫臣洪承疇疏稱延安州縣四
載奇荒靡有孑遺所述情形慘目惻心而
聖諭亦首延綏早已明見萬里也臣馳至延郡會同

撫按擇其最荒亂之處某州應賑若干某縣應賑若
干酌議均妥親自賑濟不時奏聞而其餘可緩者亦
必親歷其地督責有司設法措處或勸義輸或發倉
穀務令三秦之民皆曉暢
聖主軫念之意其賑法酌用本折廣糴糶之路議輸
挽之方苦心調劑俟至日相機而行耳則安插之宜
議也賑之所及爲惠幾何不過緩死須臾耳臣以爲
賑不徒點名分給也要在安插得宜使爲可久之策

臣聞之秦人凡村堡被劫者盜必焚其廬舍殺其老
弱而精壯之丁逼脇爲盜其心寧自甘匪彝哉還顧
生計已盡無復之耳今宜檄各州縣大開招安之路
有復業投歸者令里老保結查給田土趂此春夏可
耕之時量給牛種勸課農桑勿責賦稅更爲立保甲
互救之法以防劫掠則十年生聚在此舉矣則徵求
之宜寬也先朝凡遇被災地方皆下詔蠲租今秦中
如延綏慶平等處災荒洊至有司者既鮮刕牧之求

復嚴催科之令皮骨已盡救死不贍不得已迫而爲
盜今業遣臣賑之矣而州縣復日鞭笞其民以責逋
負則何賑之能濟語曰苛政猛於虎當兵荒之日而
課國賦猛孰甚焉與其懸催欠之空名何如賜蠲租
之實惠聞崇禎三年以前已經免訖其四年分一切
錢糧尚未奉旨臣願
聖上早渙德音將被災地方特賜蠲免俟年豐盜息
之後徐議徵收則災民聞之必有起色而發賑非虛

文矣以上六欵皆賑濟之最切要者雖然臣不厭總
總慮也賑未從賊之饑民易賑已從賊之饑民難賑
饑民使不爲盜易化盜賊盡爲良民難爲一時補救
之術易開百年樂利之原難臣惟遵照諭旨與撫按
諸臣協力殫心以圖賑事仰賴
皇上之恩威
祖宗之德澤上天降鑒時和年豐則盜自衰止雖有
烈鷔之民不難使之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行謳詠聖

化於無窮矣

延鎮饑軍可念疏

項者延郡之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致令赤子弄兵
潢池
皇上遣臣賑濟事不辭難臣之職也拜命之夕心若
飲冰念秦民之命懸於十萬之賑賑荒嘗如救焚拯
溺勢不容緩計戶兵兩部仰體德意必且卽刻差官
嚴立期限務於三月初旬押赴延綏知會督撫分貯
府庫以待賑發事關錢糧經過地方倍宜嚴加防護

毋致疎虞是委官與地方官之責也臣賦性硜拙媿
無心計惟躬率儉約效法古人圖書琴鶴之風誓不
以一絲一粒累苦地方其發給賑銀自有道府州縣
官凡用一錢一粒必會同撫按議妥乃行萬萬不敢
委之泥沙以取罪戾顧從來賑濟之難頭緒紛紜姦
弊百出而況延地外鄙[illegible]內多大盜盜不息而求
民之安不可得也欲盜之息不得不用兵欲兵之强
不得不措餉今荷戈控弦之士枵腹呼庚屢年欠餉

師不病飽傳聞延鎮斗米四錢月餉糊口尚餘不給何暇顧父子兄弟故有父爲兵而子作賊兄爲兵而弟作賊者寧塞之陷饑軍內應其爲饑寒所迫與饑民無異不善爲收拾盜何繇息民何繇安則發餉以接濟軍士尤爲急著也伏乞勅下戶部查積欠速行補給兄額按期解發毋以逋欠爲故事致悞封疆也

臣竊更有請焉

皇上儻念軍士之苦正在勦賊之日特沛德音發帑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勅撫臣逐名分給以示朝廷賞賚之意則鼓舞歡呼勇當百倍賊不足平也賊平則民安則賑始有濟耳臣因饑民而念饑軍用廣

聖恩如臣言可採乞勅部覆議施行

微臣星馳入關疏

臣蒙簡命賑賚延綏仰體

皇上加惠元元之意恨不立沛膏澤以救災民敢有寧處焉前月初九日叱馭而西日馳百三四十里而後敢息至本月二十七日即抵潼關三月初二日至省城撫臣練國事適自富平回省按臣李應期至自固原委官勞永譽等解銀於初四日亦到西安臣再四訪求務欲得流賊之根因與猖獗之情形而後可以次第議賑敢先爲

皇上陳之延鎮四面黃沙無可耕之地偏倚兩運爲續命之膏自改本色爲折色而庾廩空矣自改輸粟而納銀增浮課而引滯而鹽政廢矣自鹽商歸籍田地荒蕪豪弁肆虐而屯政廢矣自參罰之令嚴凡馬匹倒損諸弁率隱匿不報而馬政廢矣加以幾番調援精鋭俱盡凶年相繼月餉不敷此饑軍爲盜之根因也延慶一帶荒涼瘠薄仍復加派逋餉明經有司

口粮途窮巧營歸棄徵收盡委吏胥包棍之手百姓
入城封糧則監追其積逋一入逃亡則累一戶一戶
逃亡則累一甲一甲逃亡則累一里輾相拖累輾相
逃亡全無樂生之氣因之饑饉窮者皆貧貧者皆賊
邊軍糾集遂相附合此饑民為盜之根因也又有不
軍不民如邊地之軍餘及廢弁之家丁此輩皆生來
勁悍弓馬精熟既無月餉之需又憚耕耘之苦惟有
做賊一路視為固然當其躍馬而出肆行剽掠歸來

得有多財則分送親識即將官之左右無不相通負
將則私受其餌懦將則畏不敢發黨與日衆張大脅
臍敢為叛亂此軍餘銜盜之根因也賊之初發勢亦
其微地方官視為泛常全無備禦總一缺乏錢糧悞
事到底且調來邊兵皆與賊相識臨陣有相對立談
而不戰者有將老弱饑民割級送與獻功者有將將
逗遛棄聽其搶掠者上下轉相蒙蔽趕出境外便報
蕩平玩日愒月以有今日此盜賊猖獗之根因也前

歲延綏有東援之役全鎮空虛人心洶洶即鎮城幾
不可保孤山副將李釗訪聞東賊結聚挑選兵馬假
以巡查各堡為名陰圖勦殺不料機事不密左右前
後皆賊之黨行次清水營遂被賊害攻圍府谷城內
奸民遂開門而納賊矣此賊不過數百官兵大集已
久困於府谷城中此時乘勝追剿可以盡殲而輕用
招安不踰旬日賊復號召安排內應東陷河曲矣此
東路賊之情形也延西諸堡缺餉四年較別路其苦

更倍賊頭神一元自遼東逃回久蓄禍心嘯集軍丁
突入新安堡即收本堡之軍攻圍寧塞城中內亂參
將被戕而賊勢遂猖不可遏矣進攻柳樹澗饑軍饑
民乘隙搶掠寸絲粒粟無遺遺者一元既踞三堡遂
陷保安暗勾奪　勢不可禦官兵閧散賊遂出城南
下攻犯慶陽勢甚熾此西路賊之情形也鄜州中
部雒川宜川之間從來受猖賊之害近亦乘機而起
嘯集亡命聚至數萬處處分犯此鄜雒賊聚之情形

也西安門戶如耀州涇陽淳化三水白水富平郃陽澄城韓城等處無處不可闖入所恃以禦賊者止屯兵鄉兵無戰馬無盔甲無錢糧又東於近日設處之說不得不責之有司輸運糧草不得不派之民間而民窮極矣廟堂之上亦曰會發餉若干矣孰知邊餉逋欠之數茲省難追之銀望梅止渴何以勦賊故今日不獨延慶危而西安未嘗不危也夫秦晉為京師右臂邊東為京師左臂兩者並重況秦百二河山延

鎮勁兵甲於宇內今賊聚衆數萬東延西蔓殺戮人民淫掠妻女焚毀廬舍攻陷城堡屠毒兩省此豈減於水西薊遼而可易視之耶即延鎮應得之餉計臣寧惜封疆而必不肯概發數十萬以濟燃眉秦事與不可為矣則無如就近兌支陝西邊餉尤急著也臣遵奉諭旨次第給賑已檄司道轉行州縣查取見在饑民及已被脅從慨投賊黨願歸正維新者一體收恤於賑貸之中寓解散之意廟謨宸斷已得要領少

俟須布德音即當冒險而前躬歷郡縣親自給散不敢不竭盡心力至攻城陷堡之叛賊如王加胤神一元之類在督撫鎮將同心合力聲罪致討以存國法以彰國威未可奉若驕子懈將士之心貽異日封疆之禍如欲臣以哺餧之具為盜齎糧臣所不敢出也總之激厲將士全在足餉餉足而後可以申嚴賞罰賞罰明而後人心鼓舞用命失事棄陷城池之罰察然議其後而文武俱束於法則大賊可平而小賊不

足撫也若然則前日失陷保安之將吏請勅撫按查明逮問正法未可緩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遵旨條議措處之方疏

聖天子念三秦赤子之竊弄潢池者實迫於饑寒情匪獲已特發水衡十萬而簡臣布德意秦父老聞之無不人人感泣臣知人心可義激也致

祖宗朝嘗遣鍾化民賑河南過廷訓賑山東矣此皆千里赤地民至相食僵殣於道匍匐不前則一味發粥散粟便霍然立有起色然且用帑金三十萬彼未嘗有盜賊之擾師旅之需也尚多開事例以佐之復數十萬今延綏之饑民情狀異是實塞上之饑軍與其失伍之餘卒爲之倡而饑民隨之一招百應始之合數百人則掠野繼之合數千人則攻城又繼之合數萬人則圍郡饑則饑矣然少壯者猶能執刃從賊今委十萬金於延綏十九州縣之間人僅得其涓滴之潤而賊之攻掠自若儻賊至而民能空拳拒之乎則安輯解散之方不可不並行是役也與向來河南山東之專賑饑民者其事異彼爲饑而死故專賑之此爲饑而亂故兼撫之也而乃止此十萬金臣竊憂其繼矣明旨令臣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奏濟臣未敢遽開事例沿行一切苟且之政而惟持急君父效忠義之一說爲諸臣倡敢條其議一在秦藩之首倡也秦藩之賢嘗助建塔助修橋皆以千金助大工助遼餉皆以數千金而今賑秦民爲

皇上分憂尤望其亟爲捐多爲捐也蓋聞成都之圍蜀藩食數萬軍費至巨萬鄒兗之亂魯藩賚軍士亦不下數萬豈可令其擅美於前乎即不能數萬而以萬金爲諸藩及諸宗先是義所不容已者臣當據實以聞亮亦褒旌有加者也一在各院之議捐也簡命關中者有總督一有巡撫四有巡按有茶馬有巡鹽有甘肅巡按皆有地方之寄安民之責其公費贖鍰且勿括之助遼而先以之助秦則各捐一二千金似亦易易者即酌道近分多寡而萬餘金可旬日集也一在監司守令之議助也藩司爲錢糧出納之總視

柴菴疏集

諸事宜倍捐而併括無礙可充賑者盡搜之以佐軍需其餘臬司守巡各道人可二百金府大者可三百小者可二百即府佐可五十上也縣令大縣可二百金小者可百金折穀之錢歲派之費不以充橐而以惠民其誰自外焉一在鄉紳之義助也同室有鬬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地則梓里也以害則遠者震鄰近者剝膚也第視其身家如府谷保安城中對賊之身家而捐輸恐後矣其見任爲大僚者可百金上

也爲庶僚者可五十金上也身雖宦遊子弟可披籍而問也其在林之大僚可五十金上庶僚可三十金上也其孝廉明經之爲守令郡佐者可二十金上也即孝廉青衿宦族纓弁之屬願捐者聽其自輸不定以數多者旌之則慕義者必衆仍責有司籍名躬勸即不願顧君父之急念梓里之亂若亦明書不願助而統籍之以聞於朝恐不若是恕也臣抵會城纔一議及而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文翔鳳即慷慨輸五十金爲諸紳倡翔鳳素抱忠義前秦兵入援時首倡勤王之義捐百金佐餉而監司守令以下因之感動各輸助有差今寧無聞翔鳳之風而興起者乎一在富民之勸輸也涇陽三原富平諸縣多素封大賈之家賊之垂涎常在此地而其餘州縣次之今令輸百金以上者或予之以冠帶如儒壽例捐千金以上者或予之以品級如遙授例即數十金上者有司額其門願輸者應不乏如前者富平李盡心助賑二萬金

而進鴻臚少卿今昔人不甚相遠也儻此之不應試問渭北盜掠時饒筍安在而況以之救饑又種德者所欣赴也以上數款知君父之誼者必捐即不然知身家之計者必捐何也秦天下之奥區也而延安又三秦之要害也盜縱橫下而西安危西安稱陸海爲財賦地西安危而全秦岌岌矣故捐貲賑饑兼以弭盜釋
聖明西顧之憂享有道清寧之福計諸臣聞臣言而

起者接踵也臣先會同撫按一面勸助伏望
皇上採納允賜施行庶有餘於賑乃不窮於撫若督撫鎮將厲兵秣馬擐甲以待不因是而懈勦賊之心則亂或可弭也不然點金無術待哺靡窮臣則無巧思足起溝瘠矣

安插流移廣開糴販疏

臣自入關以來廣諮博訪知延安一郡十九州縣有賊四大股最勁者河曲之王加衜保安之神一元攻城圍郡敢爲叛亂非大兵重餉未易撲滅而其餘二枝縱橫於鄜雒之間衆至三四萬道路爲梗然多饑民脅從此賊若不解散則賑濟亦無益也臣與撫按議急下招安之令聞亦漸有悔心然招之非難而解散難散之非難而安插難故必使軍還軍伍責之於各將官民還民籍責之各有司還伍者揀其精銳爲兵而予之以月餉還籍者給以籽種歸耕而兼寛其賦稅是故申什伍之令以約束軍士飭保甲之法以稽查戶口則可以畫然不亂又在督撫日日揀練時時防禦申嚴賞罰激勵將士扞網者相機而行勦蕩之威就撫者畏憚而消反側之念臣以賑而寓撫之意督撫以勦而堅撫之局則庶乎無旋滅旋起之患也而其餘饑民專責印官親詣鄉村一面安插一面

查覈單騎減從以省衙役之擾按籍分散以免等候之費錢糧既蒙旨蠲停刑訟亦無煩苛刻惟一味實心措處牛種勸課農桑而臣時時親巡郡邑稽覈奸弊勞苦父老臣條布已定而無如盜賊充斥何也臣心血幾嘔矣雖然即令盜招安矣而斗米四錢總無糴處若不設法通糴販之路則金錢有限老弱者待斃少壯者終跳梁爲盜耳臣攷延安地圖北鄰套黃沙不毛西接慶陽被禍遭掠自哺不給惟南連西

安西接山右尚堪借潤臣議通宜雒甘泉中部等州縣一路糴販自涇陽三原等處轉輸而北以耀州遭鄜州道主之通綏德葭州吳堡米滄等州縣一路糴販自山西臨河州縣轉輸而西以榆林道主之惟是山西近河一帶因流賊戒嚴遏糴日久延鎮以是坐困昔秦晉兩國尚有汎舟之役今莫非王民何忍彼此之分宜勅晉撫宋統殷委守巡冀南岢嵐等道屯兵河上一以防河一以通糴而糴販之法在責成撫

按措處官銀二三萬爲兩路糴本委官糴買米豆穀麥一槩兼收轉輸不絕而平價糴之弊除長平倉法仍多方招徠米商曉諭民間廣開集場而令各州縣防守兵衛之以杜劫掠則必輻湊至矣此今日秦民續命之膏舍此別無回生之望也臣一面會同撫按酌議施行但人心玩愒監司守令易分畛域不關痛癢伏乞

明旨嚴飭分別功罪以示激勸以活此一方之民地

方幸甚

賑濟饑民必先解散流賊疏

臣奉命賑秦値流賊猖獗初謂賑濟之日即可寓解散之機今親歷其地乃知非先議解散之法亦無以施賑濟之恩也何也鄜綏之賊擁衆三四萬綿亘二三百里之内固皆清澗米脂綏德等州縣之軍民也原因赤旱經年逆王潢池竊弄在本處焚掠已空日馳而南逶迤西安而宜雒鄜甘中部宜君之間村落搶劫殆盡止數孤城四壁立耳殘破之狀不忍見聞

臣初入關即大張曉諭本月十六日行次耀州復遣官赴賊營宣布

聖諭又手書諭示推誠開導臣一面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查覈延郡以南八州縣饑貧一面檄榆林神木等道招撫延郡以北十一州縣及三十六營堡軍民近聞賊衆稍稍北去西安州縣幸獲安堵矣撫臣練國事於本月十八日提兵移鎮鄜州廓清道路臣且當抵郡城備查情形始可次第議賑蓋臣受事後文移行各道府者不啻頳禿舌敝而半月以來杳不一應料諸臣非敢玩違亦以賊勢縱橫郵傳阻隔之故也延郡兵荒交至千二百里之地併未種麥臣欲及此春夏之交令有可措處籽種又撤關內守巡各道先發賑銀一萬分派西安就近州縣糴運本色而不意盜賊蔓延道路荊棘若此臣懼久稽聖恩臣心欲碎臣血幾嘔矣然尤有慮者臣奉旨賑者饑民也今饑民半爲盜矣鎮將旣不任勦督撫又欲議撫諭

旨亦爲歸正良民一體收恤臣何敢屯膏不發然深以齎盜糧爲憂臣議專責成於延之四道臣鄜州道張允登陛辭已久蒞任在邇榆林道張福臻靖邊道李若梓神木道樊一蘅所屬不過四五州縣單騎親赴督率有司安插撫摩旬日可徧存其招撫既定取各州縣官印信收管饑民清數而後會同撫按分別給賑若歸正之民州縣官不能撫字致令失所復生他變臣得題參拏問各道亦與同罪如是而賑始有

實者也若流賊仍前屯聚所在分擾城門晝閉四野
煙稀有司亦難查審臣又何憑散賑此在有地方之
寄者不可不早求蕩平之策也然臣尤有慮焉賊即
就撫不能保其不復叛剿河曲渠魁未殲合木紫窯
未散則蹂躙可虞號召更可虞也榆林營堡之兵原
以備　而大將退縮觀望又不肯盡赴西安之援會
城屯衛之卒素不習戰即撫臣賈鍈直前勞必不能
敵延安之賊耀州韓城淳化三水等處與延安接壤

者在在可以闖入最為單薄萬一撫不成撫勦不成
勦秋復赤旱盜復披猖延安焚掠已矣擁衆南下而
西安首受其禍即遠調邊兵遲不及事恐兵至而賊
已遁也況客兵之害不減於盜乎則增兵買馬為可
戰可守之計撫臣日夕籌之自當疏請無俟臣越俎
而譚矣

發賑伊始據實奏聞疏

秦中流賊猖獗原起於延安以北而焚掠既久遂蔓
於延安以南故論被災與被掠之禍延北為甚延南
次之臣仰遵欽第給賑之旨與撫按商議謂發賑宜
自北而南不謂道路中阻文冊未到事多錯迕近撫
臣練國事行中部一捷殺賊百餘羣盜逃擁衆東下
掠澄城白水間而鄜雒之路稍通臣宣布聖諭後聞
各頭目亦有[illegible]子北去投延綏撫臣洪承疇安插

者惟有賊名點燈子者嘯聚黃龍山不肯受撫即今
擾澄城白水者是也臣懼久稽聖恩冒險而進撫臣
分兵護臣又力任轉運錢糧之事臣已於四月初一
日抵宜君縣是延安南界之首邑也荒山疊嶂四野
蕭條視西安另一世界矣饑民扶老攜幼擁臣而哭
不忍見聞臣所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適送清冊至
共開饑民丁口二千七百八十四名口臣進諸父老
詢之所報皆實一面會同撫按發賑銀一千四百三

十兩有奇付郃縣李廸康令其分別極次逐名給散窮民感激隆恩人人垂泣曰西部之民不意聖主軫念及此過宜君七十里至中部縣清冊亦漸次將完當賊未退時推官史可法微服單騎徧歷衛村備極苦心蓋其幹濟之才也臣入關來惟見此一官耳從此而北惟徼道府催各州縣冊至即便次第給發但無流賊紛擾之害則早賑一日早濟一日耳賑濟中亦有姦弊可得而言者一曰追逋欠糧饑民逋賦雖多屢經明旨蠲停今纔得賑濟而里長收頭借名欠糧嚇要追徵或稟官拘攝不異逼奪而所賑之金止充姦胥橐槖所當禁者一一曰索取宿債窮民專望領賑易升斗餬口救死不贍兩土豪强梁之輩逼討私債有傾囊剝去或勒索一半者是朝廷立望其生而此輩不顧其死也所當禁者二一曰衙役扣尅賑濟原無陋規常例而吏書巧計朦官或假稱造冊紙張或借名免支工食或封兌短少假票冒領

有司耳軟腹饑一受其餌猫鼠爲姦西有限金錢祇供若輩吞噬所當禁者三一曰富民買票彼中即無甚富之家第恐窮民朝不保夕賑票到手急不能待勢必預借富民重利折算及至領賑不過得銀一半有名無實是爲此輩作生涯也所當禁者四臣思預杜四弊嚴行禁約但有犯者必罪不宥如是而小民始霑實惠乎此指見在饑民而言也至脅從歸正則責成於四道臣前疏已悉若曉諭開導至再至三而屯聚如故殺掠如故則彼自怙終法難姑息蕩平之期非臣所能逆料也臣仰體聖明軫念元元之意略陳梗概如此事關錢糧臣謹會同督臣楊鶴陜西撫臣練國事延綏撫臣洪承疇按臣李應期合疏以聞

流賊肆掠無已饑民困苦日甚疏

臣自宜君中部散賑而北披荆棘入延郡是時點燈子一起東掠澄城白水間道路稍通行次鄜州州城東北一角爲雒水所衝最爲單薄山田磽瘠耕作絕少饑民最多入冊者近六千而逃亾者半之所在鄉村歷遭焚劫慘不忍言自鄜州九十里至甘泉縣斗大山城廬舍蕭條男婦攜老幼臥道傍皆掘草根剝樹皮而食臣停輿取閱親嘗其味苦澀不堪人口鵠

衣鵠面與鬼爲鄰一縣之內十室九空縣官新任止抱空印幾無民矣驛最衝疲應付艱難青衿冠帶之屬捉當馬頭人人思竄臣撫慰嘆息若非另議接濟之法萬不能支也沿鄉挨戶查饑貧不滿六百名口臣分別極次賑之視鄜州以上銀數稍增鄉民猜黠前後山谷皆賊盤踞臣赴郡之日數報有賊臣不爲動遣人持安撫牌示之賊佯避去臣纔過而旋有報掠鄉人牛騾者郡城四面皆山形勢甚險先年防

民多鑿窯而處子女粟穀多藏其中以爲可恃無患不謂賊皆土人悉其情狀日日攻掠民間之蓄爲之一空三月以前猶斗米三錢也今五錢無糴處矣人心洶洶莫必旦夕道殣相枕籍老幼環臣號泣者聲相接數十里不絕偃仆於路者無算而一府之中僅一知府兼管縣事別無一官士民泣留臣親賑臣扶傷問疾日夕撫摩遣諭山中諸盜速散歸原籍聽候撫賑而近城之寇悉散適賑銀到郡西安買運本色

亦到數百石查審有緒銀米兼給人情大安臣始北馭鎮城葢延安居南北之中風鶴可虞且士豪橫而民黠悍不得不多方以安集之耳訪諸賊情形頭目甚多陽爲投順仍屯聚不散四出劫掠名曰打糧在在如是不可數計旋起旋滅倏撫倏叛職此之繇又榆林軍民仰賴糴販自晉中河禁不開閉糴日久爲患不細西安一春無雨二麥半枯米亦涌貴而山路險仄轉輸維艱視延安如在刀山戟林中裹足不前

邇聞西安鄉紳有願輸粟助賑者亦因民間憚於輸挽而止人心畏賊遂至如此臣千慮之餘願效一得惟望督臣楊鶴慶陽事畢速統兵移鎮延安居中調度而兩撫臣左提右挈南北應提怙逆者勦之歸正者散之責成各道臣及諸守令安插得所開之以衣食之源而免其徵求之苦又在在設備預防使畏威懷德庶無後患耳至於師行糧從兵家之常近見將士動稱缺乏或令經過州縣措辦而州縣錢糧奉旨

蠲停無可措處閭閻窮困又不能具牛酒所過稍不輯則紛擾爲患或有機會可乘又因糧盡撤兵任彼出沒無常在我應接不暇是賊反爲主我反爲客饑飽勞逸自失勝算此數年用兵所以無功也以臣之愚與其今日費數百明日費數千今日報蕩平明日報斬級零提糜費毫無解於地方之禍何如徹底打算應用兵馬若干作何調募應支糧料若干作何預備或有額可動則早爲措置如無米難炊則速爲題

請何地險要當增兵防禦何賊狡黠當設奇勦捕何將廉勇當破格錄用協力合謀刻期奏効一勞永逸貽地方以寧謐之休比苟且目前釀禍與日者孰得孰失也哉至各營堡軍士之苦不減於民撫臣洪承疇移臣手書言各軍每月領餉五錢六分近邊一帶米貴五錢或六七錢則一月之餉不足易升斗之粟能餬口幾日枵腹荷戈實爲可憫京民兩運補給月餉尚多未給若止賑州縣之民而獨遺營堡之軍脫

巾而呼爲憂更大況軍以衛民欲安民當先安軍一體散賑必不可已其言甚切撫臣身在地方洞悉利害臣曩有饑軍可念一疏正慮及此也如臣言可採

伏乞

聖明裁擇施行

請通糴以安危疆疏

臣自前月二十四日繇延安府吪馭而北行次延長警報屢至流賊數萬屯聚城下臣遣典史陳聖德撫諭之示以禍福令之解散適榆林監收同知趙鍚年至縣給賑再四曉諭謂不速散大兵且至矣其圍遂解七十里至延川斗大山城其細已甚曩之避賊散四方者聞臣至復歸者甚衆縣官龔曠已經叅劾臣併委鶴年查賑人服其公此二縣饑貧得霑實惠矣

二十七日抵清澗荒亂尤甚縣中之民半化爲盜因之饑饉人心洶洶知縣牛養蒙潦倒明經不諳吏事所報饑民册中多重名虛冒臣訪係積書蕭吟鳳王吉新受賄姦弊拏究枷示而責令本官覆覈如仍前玩違當自備從事顧其民奄奄待斃之狀監門圖畫恐有未盡城十里外皆是賊巢賊首党熊等四百餘名受撫已久給餉如兵居之石嘴田莊即令防守以通道路當事者別有苦心其餘黨多屯種西川數百里之內雖撻糧將蹋然不敢攻圍城邑而邑中士民猶凜凜慮其後又往日被其焚掠殊慘相視若讎民以不和綏德州衛與清澗無異道殣野莩慘不忍言往者州之西河驛與晉中永寧州距一衣帶水糴販最廣即鎮城亦從此乞糴自渡船爲晉兵所破道以中梗斗米五錢無有糴處以是坐斃士民軍丁討賑最多即兟撫者亦四千有奇臣與饑民一體賑卹其頭目敫輩日令控馬護行示以祭人吾人之意雖馴

服未化然已懷我好音矣惟是一路有司乏廉能之吏安插尚未得法語曰治亂民如理亂繩不可急也撫臣洪承疇以爲憂須兵威旣振綏定有方徐議安頓久當化被頑梗耳米脂一縣幾於無民從賊者十之四流離饑死者十之六近亦漸歸乞賑臣憫而收之三千有奇里巷蕭條村落殘破甲他邑矣此三州縣爲盜淵藪饑荒更甚先是撫臣將趙留餉銀頒爲給賑臣復賑之如負療之夫元氣已失遽難望有

起色也五月初一日撫臣將往寧塞安插取道魚河
堡與臣相會商確覓口言及地方顚危及臣進所聞
見相對欷歔泣下時事若此正同心戮力之秋也初
三日抵榆林鎮四望黃沙一城壁立道臣張福臻旣
監總鎭王承恩之兵南勦逆賊惟借餉臣張伯鯨彈
壓伯鯨廉仁有幹濟最得軍士之心而軍士亦素結
於撫臣之恩信雖忍饑待斃人無異志詢問父老僉
稱近日晉糴不通斗米六錢城中視米如珠獲糴升

合如獲再生或數日販運不至悉僵仆市傷人如鬼
矣草根樹皮剝食已盡至有割死屍之肉以充饑臨
行道之人而鬻食者瘞埋啚骼日數百計一月以來
澤量萬軀軍士從征者父母妻子半登鬼錄守戍者
鵠面鳩形了無生氣言之惘心聞者酸鼻稍幸賊盡
南下遙望四野尚有把犂而耕者稻畦麥隴間有靑
靑之色臣親查分賑仰體
聖明軫念根本要地軍民共需併嚴督各營堡官招

流移給牛種課耕農間近邊東西一帶亦頗乘時耕
種臣不勝舉手加額頌我
皇上如天之福而不意旱魃爲虐脊雨未零天意如
此臣心若焚賑濟雖漸有次第而鎭城所仰命者尤
在晉中糴販臣入關具疏奏有俞旨在西安接濟延
南阻隔萬山其途遠所需猶緩在山西接濟延北相
望一水其途近所需更急晉秦糴路如清澗綏德葭
州與晉之臨縣與縣永寧州等處皆有渡口商民互

相易買從來已久今晉中設兵防盜可也而因以遏
糴則不可何也榆林天下之雄鎭也九邊倚爲重輕
三秦恃爲安危宿將勁兵多出其中非他鎭比卽今
遼東塊土幾成甌脫國家尚竭海內之財搜省直之
粟漕輸陸輓不遺餘力而額可罷榆林於度外歟死
糴販賈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者若以防河爲名
而扼秦民之吭絕秦民之命恐老成爲國遠謀者必
不出此也晉中撫按視爲隔屬道府州縣不關痛苦

以至防河將吏奉行不謹勒索百端然如百萬軍民嗷嗷待命何故河路一日不通則商販一日不至粟米一日不來則軍民一日不食飢窮則鬬人負血氣肯忍死不走險乎危急如是自非天語申飭山西撫按責成道府州縣作速疏通糧道廣招商販則鎮城危在旦夕雖人給賑金饑者不可以為食亦何濟矣雖然晉所藉口者防盜也今延綏撫臣設防河上協勦河曲無非為弭盜之計求開糶賑之路心良苦矣

軍民何罪而忍絕之臣為封疆安危起見不敢復避瑕釁惟
聖明採擇焉

皇恩次第給發恭報錢糧數目疏

皇上念延郡災荒赤子顛危特命戶兵兩部發銀十萬遣臣前往延綏會同撫按酌量被災處所次第給賑此近代未有之曠典也臣馳至秦中與撫臣練國事按臣李應期面議再三延安以南州縣則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查審臣督駐耀州催督文冊其延安以北州縣及鎮衞營堡則移會延綏撫臣洪承疇擇委文武各官預為料理是時流賊縱橫道路為梗臣

既慮給散稍遲無救饑民旦夕之生又慮虛冒太多有負朝廷軫恤之意幸撫按諸臣仰體
聖明遣賑特典同心籌畫各有次第臣以四月初一日自宜君縣發賑伊始徧歷州縣無不親自稽覈所過鄉村無不盡心諮訪至五月初三日抵鎮城撫臣洪承疇雖西赴寧塞安插而三路營堡一切委鄉之官監散之法俱井井有條臣從中酌量漸次給發至五月二十一日而竣未幾雨澤大沛軍民領賑濟牛

種者尚得及時播種秋田無不舉手加額仰頌聖恩與天澤同一浩蕩也臣亦少釋稽遲之慮矣惟是延鄜南北無處不災無處不亂臣從荊棘虎狼中廣布
皇仁先城守良民以培元氣次荷戈戍卒以結軍心又次則歸正降民以示招來或念其焚掠之後酌從優賑或憫其荒亂之久兼給牛種總之因人因地無偏無私至於查覈虛冒尤加嚴晰期於有犯必懲無濫不刷庶免冒濫之弊而有實霑之恩共計一府十

九州縣鎮城三衛三十六營堡給散過賑濟牛種銀共八萬一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尚存一萬八千一十四兩三錢日今勸撫未結流移甚多有已賑而救死不贍先逃而後復來歸孰非赤子忍不爲之收恤各州縣續報招撫殆無虛日而殘破如保安重災如綏清米脂等處尤當加意培養臣尚憂其未足也議催取各府勸輸銀兩多方湊濟恐非旦夕可竟當此
司農告匱

聖主宵旰之日臣與地方諸臣共矢詳愼萬萬不敢泥沙用之也除慶陽州縣督臣楊鶴另請二萬分賑西安如耀州同官白水之屬素稱疲瘠該州縣官俱請賑恤尚在查議不敢開列外臣仰見
皇上軫念延綏荒亂無一刻不廑如傷之視謹先具賑過地方發過錢糧數目具疏以聞

欽奉聖諭疏

臣於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捧按

聖諭

皇上軫念延郡災荒赤子顛危特命戶兵二部發銀十萬兩遣臣前往延綏會同撫按酌量被災處所次第給賑此近代未有之曠典也臣至秦中與督撫按臣擇委文武官員查審造册臣隨徧歷州縣親抵鎮城覆加綜覈次第給發共計延安一府十九州縣鎮

城三衛三十六營堡給散過饑民軍餘一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名口賑濟牛種銀共八萬一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臣備造給散花名銀數文册具本於崇禎四年十一月內奏聞訖先是臣行守巡等道翟師雍葉廷桂等議通糴販於所存賑銀一萬八千一十四兩三錢之內動發咸長涇三等州縣銀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五錢九分五釐各照市估共買米四千三百八十四石一斗三升八合麥豆六百六石四斗

九升五合轉運延安鄜州中宜耀同等州縣用過脚價銀二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八釐其在富平同州渭南運至金鎖關等處被賊前後劫奪米共四百七十三石七斗七升六合該價銀六百六兩八錢六分五釐脚價銀八十五兩二分四釐共在咸長等處運至耀州同官宜君者經督撫諸臣支給赴復中部兵馬行糧米一千八百五十石二斗八升七合麥豆一百九十四石八斗二合止照原價扣歸糴本正

項銀二千八百五十五兩二錢一分二釐其在高陵涇三同華等處運至延安鄜州者米二千六十石七升五合麥豆四百一十一石六斗九升三合臣倣常平倉之法照市估減價糴賣共得價銀六千三百四十二兩六錢六分八釐除還糴本外贏餘利銀一千七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六釐除抵金鎖關等處被賊劫奪米四百七十三石七斗七升六合米價脚貲銀六百九十一兩八錢八分九釐外實存利銀一千

二十九兩八錢八分七釐嗣據布政司冊報陝西院
部司道府州縣衛所官員并鄉紳士民共捐銀三萬
三千二百九十二兩七錢七分雜糧三千一百一十
二石六斗臣將捐輸花名銀糧數目造冊具本奏聞
訖臣奏報之後續據該司呈報瑞藩捐銀一千兩秦
藩捐銀一千兩韓藩并宗儀捐銀一千五百兩乾州
新任知州楊殿元并佐領鄉紳捐銀一百二十兩洵
陽縣鄉紳士民捐銀八十九兩八錢藍田縣舉人徐

嘉禎捐銀三兩八錢通前報捐共銀三萬六千六兩
三錢七分連前存賑銀一萬八千一十四兩三錢雜
糧三千二百一十二石六斗運至耀州同官宜君延
安州縣用過腳價銀五百三十一兩三錢六分四釐
照市估減價糶與被難士民一千五百六十二石六
斗五升一合糶銀一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一分五
釐統計共銀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九兩三錢八分五
釐督臣洪承疇軍餉文過一百四十七石九斗七升

撫臣練國事軍餉文過五百二十石臣賑過慶陽耀
州難民并守城生員義兵二千五百五十八名口糧
共六百六十二石二斗中部宜君失陷被賊劫去糧
二百一十九石七斗七升九合臣計捐輸雜糧一項
則已盡支無餘矣而其前項銀兩則延綏撫臣張
賑濟延綏鎮城臣先發一萬兩又慮延北各營堡
饑荒續發籽種銀六千兩共銀一萬六千兩散通花
名文冊因征討流寇道路梗塞屢移文催取未至應

聽延綏撫臣徑自具奏外臣會同督臣洪承疇撫臣
練國事續賑過延安府一十九州縣二衛一營籽種
銀一萬五千一十三兩九錢五分八釐慶陽府五州
縣一衛賑濟銀三千三百九十四兩七錢平涼府屬
平固等八州縣賑濟銀九百七十一兩七錢西安府
屬韓白澄郃蒲耀同官七州縣賑濟銀四千五百七
十六兩七錢七分以上共賑過饑民難民生員共七
萬八千八百二十二名口給散過銀共二萬三千九

百五十七兩一錢二分八釐又中部雒川宜川三縣修理城垣銀五百二十二兩八錢中部縣買站騾銀五百兩奉旨接濟文安等八驛站銀四千兩發慶陽府銀六百兩買米豆五百九十一石五斗八升四合爲備賑之需督臣洪承疇偶因軍餉缺乏支用過銀二千二百一十二兩四錢三分六釐撫臣練國事軍餉支用過銀五千九百五十九兩六錢三分七釐合於事平之日聽督撫清算開銷連前運送雜糧脚價

銀五百三十一兩三錢六分四釐共實支銷過五萬四千二百八十三兩三錢六分五釐今止存銀八百九十六兩二分臣親見塞賑軍民皆奄奄待斃之人先查審而後給賑中間豈無逃亡事故自應扣留具報難容虛冒檄行知縣劉三顧等設法清查續據申報鄜州扣留銀一十一兩一錢宜川縣初報降丁甚多後因逃散扣銀六百二十三兩二錢雒川縣扣銀二百三兩二錢中部縣扣銀二百五十一兩三錢五

分八釐黃甫川營堡扣銀五十兩神木營扣銀八十八兩三錢綏德衛扣銀一十一兩二錢韓城縣扣銀一十六兩二錢蒲城縣扣銀七兩一錢澄城縣扣銀二兩白水縣扣銀三兩八錢以上前後清查出事故賑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兩五錢五分八釐并前存捐賑義餘剩銀三項共實在貯庫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臣前在慶陽見平凉各州縣鄉村被賊搶掠勢幾孑遺急宜賑恤因前項清查未明又

慮涓滴無補故具疏續請發賑儻蒙俞允合與此項留候接管御史續賑外爲照臣奉命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州縣營衛袤延數千里軍民饑餓及被殘掠者數甚夥也止持此賑濟捐輸一十三萬七千一百六十五兩八分五釐一賑再賑小民沐浩蕩之恩莫不歌詠聖德臣朝夕冰兢竭歷從事今差已報滿矣除應開銷過一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兩六分五釐尚存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則清

冐栽濫銖累寸積之所餘也臣宣布
皇上德意非能有裒益酌濟之方而拯救災黎使霑
實惠不令纖毫有所蠹冐區區心力則已竭盡矣惟
是延綏荒亂日久地方在在殘破軍民窮苦至極深
秋涼冬饑寒迫膚恐其復聚爲盜必再爲賑恤而後
可新按臣入境授事自當繪圖上請臣敢因奏繳而
併及之

柴菴疏集卷之八

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按秦 崇禎四年

驚聞新命敬剖愚忠疏

臣駐鎮城散賑已畢各路營堡賑濟牛種次第給發
竊念錢糧關係重大查覈最宜清楚俟撫臣洪承疇
回自寧塞臣與商確勦撫機宜當復還西安造冊奏
繳蓋臣蒙
皇上特遣賜以諭旨奉命而出歸而報命臣之職也
五月十七日接邸報都察院一本為就近酌併巡按
官員事奉
聖旨吳甡著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道本說的是以
後巡方遇有緩急須酌量人地差遣以責澄清之效
欽此仰見我
皇上為地擇人其軫念三秦欲拯救而安全之如此
其至也又俯念臣賑務未結令之一面巡方一面料
理求事可而功成如此其般也臣焚香叩頭恭謝
天恩已而不勝惶悚陝西何地也荒盜相仍今何時
也臣有何才而能辦此曩臣巡按河南事完復命蒙
恩回道因有狗馬之疾具呈舊憲臣閔洪學代乞骸
骨而洪學不從遂差按眞順未幾改賑延綏是役也
上宣聖德下拯民命頭緒紛紜奸弊百出殫力以圖
尚媿奉職無狀不意復有巡按陝西之命臣子然一
身耳半年之內三易差遣似從來未有者乃自臣始
臣何敢當雖然秦而無事之國也持斧衣繡豈曰無
人今秦而多事矣荒盜四年了無結局地方殘破極
矣臣既身歷艱危之地何敢復憚馳驅之勞況
皇上酌緩急而責澄清量人地而隆委任似此殊恩
臣惟有感極涕零鞠躬盡瘁以圖報稱其何敢辭臣
自入關以來見秦中法紀之玩吏治之偷民生之困
邊備之弛盜賊之熾皆他省所無私用浩歎不謂澄
清之責謬以及臣臣請先言其切要者數事而

皇上垂聽焉夫陝西古稱百二河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中州縣儘多雄壯不知誰懸逐客之令致褎選人之足而潦倒書生寂無朝氣者多填其中地方之壞皆繇於此臣請勅下吏部以後選補陝西者盡以老成甲科精力孝廉而一槩明經且停銓注可乎邊地弁流習爲欺誑掩敗爲功僞級冒賞功罪不分勸懲何賴臣請摭實直言以聽朝廷處分而一洗欺瞞之習可乎督撫諸臣承凋敝之後處萬分危難

之地其才皆足有爲責任匪輕安危與共宜聯絡一心呼吸互應臣願時時效他山之石謀斷相資雷同非福請從封疆起見毋分畛域可乎大將三軍之司命勦賊原以衛民而紀律無聞殺良報功及逗遛觀望老師糜財則地方反增一害願

皇上先以軍法懲其尤者而偏裨以下自凜凜用命臣請毋嚴於文而寬於武可乎尋事之難救荒弭盜紛如亂繩所當聚精會神同心戮力以圖安攘大計

若分心於簿書日不暇給則遺大務小非策之得臣請少寬期限以餘力了號件可乎蓋臣習知巡方事務紛瑣即平時無事猶案牘山積而況值此艱危之秋當有百倍於往昔者臣惟力任勞怨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以求不負朝廷不負生平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覩也容臣一面差人恭領批印外

謹具疏以聞

直參玩寇偷懦大將以肅軍紀疏

本月十三日接邸報臣疏驚陳新舊等事奉
聖旨吏偷民困備弛盜熾總法紀不飭以致人情積
玩吳甡以才幹簡命按秦還著力任勞怨刻意澄清
本內將領掩敗飾功及殺良觀望等項卽據實參來
重處督撫諸臣自當同心共濟不得各分畛域致悞
邊計州縣選用甲科已有屢旨若聽人規避再以濟
倒明經充數責有所歸前件果係難完的仍奏明白
認限期報代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本庸劣仰荷溫綸
勉以力任勞怨刻意澄清臣感激隆恩矢竭頂踵一
一遵行惟謹其本內將領掩敗飾功及殺良觀望等
項命臣據實參奏臣前疏所指大將蓋提督山陝左
都督杜文煥也臣之未遽從白簡亦自有說臣自奉
命賑秦之日卽訪之秦人之在京者盜胡以若是熾
也僉謂大將不得其人玩寇釀禍以至於此也臣入
關後卽見督臣楊鶴疏已參文煥矣臣可以無言及

赴延郡自擊其人訪問士民自延安以至綏德道路
之口人人思噉其肉甚有言之而痛哭流涕者及見
邸報已奉旨勘議矣臣又可以無言臣始知流寇之
日熾繇於將領之驕玩則杜文煥其首倡也若於此
不振之以軍法則議勅終是虛譚故願
皇上懲其尤者以儆其餘賊不足平也今奉有明旨
臣益不容已於言請據實數其罪狀可乎當去歲秋
冬之交綏清盜賊蠭起文煥身爲大將統延鎭兵馬
六千有奇正宜鼓銳直前滅此朝食乃師次綏德去
賊不數舍輒按兵不動者四日賊遂乘間南遁嘯聚
饑民爲禍滋烈皆繇文煥逗遛不進所致罪一也及
至清澗逼索縣官預支四日行糧時賊掠巡川一帶
使銜枚疾走一鼓可擒文煥不身督營陣徒以兵事
委之偏裨而徑自單車直走延安宴然家食致令軍
士搶掠民間多殺老幼婦女報功掠賞見有驗功文
冊可據比至延安擁兵擾害十有餘日置賊不問閭

郡士民憤恨不平幾至激變罪二矣府谷復城不可謂非其力而縂一王加印嫁禍三晉至今未已文煥雖奉提督山陝之命何嘗爲山陝殺一賊耶聖明委任如此其隆而忍負之罪三矣軍將告匱行糧措處不啻刳肉醫瘡文煥用兵數月竟以安坐糜費四五萬金絕無底績老師匱財貽害地方罪四矣諺曰軍中有婦人兵氣恐不揚文煥貪淫成癖雖在行間必攜妓妾數輩戎妝騎馬士卒共見其在延安坐視鄜雒流賊縱橫猶自嫖妓宴樂夫所貴爲將者身先士卒甘苦與共文煥行徑如是何以鼓勵軍士罪五矣臣過同官縣忽見該鎮遣牌南下心竊訝之及臣至宜君則宜君士民擁臣哭訴曰幸勿令杜鎮兵來過中部則中部士民擁臣哭訴曰幸勿令杜鎮兵來臣謂兵來勦賊爾等何畏僉曰賊來猶可兵來殺我臣細訪文煥此來原爲護送家眷卜居西安非爲勦賊也如果勦賊賊見掠澄城白水問從鄜州至雒川以遶澄白不過百四五十里而近今反紆迴中宜迫逼同耀何爲哉臣旣遣書勸勉又面以大義責之而文煥曰已請告不能出兵矣嗟嗟勘限三月之言炳如日星乃敢玩視若此乎夫榆林延安皆係文煥原籍俱有第宅可居當此荒亂之日人情洶洶文煥身任封疆正宜持以鎮靜而移家遠徙搖惑衆心臣聞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文煥獨不聞之乎且軍丁四五百人護送家眷沿途索糧索馬百端騷擾則朝廷金錢豈供文煥移家之費乎不知文煥何以自解也罪六矣臣曩具疏責成督撫鎮將尚謂文煥世受國恩必當奮勇剿賊不意其虛擁牙纛仰負

聖明縱軍殃民養寇釀禍結三秦赤子之怨貽封疆不了之局如前六罪彰明較著此外議論沸騰事涉曖昧者臣不敢臚列以瀆天聽若不從重議處則後來將領尤而效之蕩平何日之有是在

聖明獨斷自有處分無待臣詞之畢矣臣因是而更有請焉提督之設原爲山陝勦賊徵調兮今事權宜重故以大將統之今山西協勦則有副將曹文詔矣陝西用兵則有大將王承恩矣而提督乃在西安豢病名實不副似爲贅疣今欲議防勦之策當責成之任其在西安近延南者當責之分守道臣翟師雍分巡道臣藥廷桂潼關道臣胡其俊及新設副將趙大脩叅將張全昌延安鄜甘一帶當責之分巡河西道臣張允登副總兵李卑延綏三路州縣營堡當責之榆林道臣張福臻神木道臣樊一蘅靖邊道臣戴君恩及該副將叅遊等官其各路兵馬則以總兵王承恩統領文武將吏則聽兩撫臣調度在腹者弭盜安民在邊者備鹵禦寇大賊則南北合勦小賊則各屬分緝

祖宗舊制自可以責成功而一事權臣竊謂提督一官似可議裁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直陳久旱情狀自劾不職疏

夫延盜之所以日熾者何也曰歳凶民饑也始而一二桀驁之徒嘯聚爲盜既而年復一年荒盜相仍卽平常荷戈把犂之夫生計窘迫亦不得已而從賊邊地風氣勁悍習於戰鬬亂所從來已非一日今欲弭盜安民別無奇策亦曰足食而已矣民以食爲天一歳不稔則凶一日不食則饑而今三年矣且四年矣議勦議撫終無善後之法必糧草足而士馬飽騰勦

可也必衣食足而流移復業撫可也軍不能枵腹而戰賊亦不能枵腹而降也

皇上憫三秦赤子顛連失業發金大賚一切新舊錢糧槩賜蠲停雖史冊所載賑貸免租帝王盛事業已兼行其軫念災黎者至矣臣卽不肖奉命嚴重日夕飲冰苟有益於民生又何愛夫髮膚數月以來披荊棘之林探虎狼之窟直抵鎭城於顛危饑困者未嘗不計戶而分哺也於流離歸正者未嘗不安定而還集也田地荒蕪則給牛種課農桑未嘗不家喻而戶曉也虛冐侵蝕之弊吏胥纓弁之流未嘗不嚴覈而痛懲也方自幸是役也惠及窮民卽窮民未嘗不感

皇恩而鼻享太平也惟日引領以望者曰天乎其降之膏雨乎夏麥已矣秋成在卽從此而逃者歸歸者不復逃盜其衰止乎不意自四月以至五月亢旱日甚雖督率地方官齋素虔禱併無雨澤夫延方苦寒耕種正在中夏若五月不雨則一歳之計絕望矣必待明年麥熟方是續命之時而此一年之中寧復有可生之路晉中糴販臣與撫臣洪承疇設法疏通然馱運無幾斗米貴至六錢仍是麩粟粗糠一經碾簸僅得八升是實價已七錢也其在軍士往例應給本色二斗因空運無術折銀三錢此三錢止糴米五升耳外給月餉五錢六分尚不能糴一斗父母妻子皆仰給於一斗五升之米以延一月之命而危苦極矣然此猶日食大餉者也至軍餘百姓無餉可領無田

可耕無商可通求糴既苦無錢有錢又苦無糴即有中人之產誰爲售主眼看一室之內半登鬼錄父母不相顧兄弟妻子離散號哭之聲愁慘之氣上徹蒼穹下燕疫癘故民間反羨盜賊猶得一飽而死也哀哉斯民至此極乎臣曾遣官招諭流賊中有頑梗者揚言曰吾儕亦知搶掠非策但今日歸家明日餓死矣即上官憐而賑我餬口幾日餓亦死盜亦死寧盜以緩須臾耳嗟乎是言也其怙惡可誅其饑餓亦可憫也臣前經過河南訪之父老有能言昔年鍾化民之賑中州也每人止給銀二錢五分耳山東饑過庭訓設粥之外所給銀錢亦無幾彼設粥則取之漕運及臨德二倉米甚便而關中轉輸既難臣所給銀數多至一兩或六七錢少亦不下四五錢視昔日數倍然河南山東散賑之後歲即大豐未有若延綏旱至四年米至六七錢者致之往代從未經見天意如此盜何繇息民何繇安恐地方從此脊脊多事也臣駐

鎮城以發賑賚通糴販兩事安輯軍民而私憂過計以爲上郡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窘迫若此幸而人無異志然靡有孑遺誰爲

皇上守封疆者萬一有不忍言則三秦危而山西而河南在在騷動可爲寒心矣臣每讀書見古人有單車赴賊壘而解散其黨者有開倉賑流民兩盜不入境者自謂今日庸詎不可爲乃奉

聖主之命矢竭股肱之力而才識短淺罪咎深重上不能感格天心下不能消弭盜賊災害竝至生民塗炭臣奉職無狀媿憤欲死雖身在危地未敢遽求罷斥而封疆關係重大亦望廟堂之上蚤爲長計者也

天澤大霈晉糴漸通疏

竊惟歲凶民饑爲起盜之根源故延綏軍民望雨如望歲望糴亦如望雨地方之頻年擾亂也朝廷之宵旰旰衡也與臣愚之禱祈陳請也皆爲是也臣抵榆中巳在五月芒種時矣而亢旱不雨齋沐虔禱幾二十日驕陽轉甚又糴販不通米價涌貴民間愁嘆之聲危迫之狀眞有莫必旦夕者臣奉

聖主之命救萬民之生發賑不敢不均普也給牛種不敢後時也人方誦解澤之流而天反示屯膏之象夫榆林何地堪此四年赤旱民寧有孑遺乎臣痛自刻責憂懼交集是以有天未悔禍之疏自本月二十日拜發之後至二十四日幸天不絕秦油然作雲自辰至亥大雨如注二十六日復雨遠近霑足喜出望外是日也農慶於野民歌於市共祝

聖明無疆之福臣詢問父老謂夏田豆苗業已半槁尚可囘生邊地秋田宜黍米莜麥此時領賑濟措辦牛種正爲及時儻從此雨暘無愆則秋成可望即所耕之田不能如往昔之半而山右延南將來豐稔有期措潤不患無地也至秦晉糴販近復屢奉明旨臣再四移會山西撫臣宋統殷又行冀南道臣王國相期以出示疏通幸統殷等仰遵

皇上軫恤洪恩囘札到臣許以開渡設防兩者並舉目前糧道漸通綏德一路則自西河驛葭州一路則自王家砭晉中米商已有馱運而至者而綏德州知州周士奇以民間窮困慮一時壅滯無以招來請糴本二千兩照臣前疏所議常平法易買平糴臣與撫臣洪承疇商確暫借所餘賑銀給之自二十四日得雨之後斗米六錢者減至五錢五分豆麥五錢者減至四錢五分此後若得轉輸不絕積聚日廣價值自平而人漸有更生之望矣夫此數日之內耳枯槁之色忽改而潤澤愁慘之象忽改而欣暢如果時和年豐自可民安盜息臣仰見我

皇上步禱精誠昭格
上帝及屢於郎報恭讀秦晉勦撫諸旨廟謨淵深措
置得宜於以默回天意挽結人心未有
聖人在上而天下不太平者臣不勝為封疆手額惟
是渠惡未殲脇從未散尚須相機剿撫嘗率諸臣躬
遵行殲渠散黨之諭則地方不患無寧謐之日也
皇上軫念危疆無一刻不在民生臣身歷邊鎮孩荒
之地不敢不據實入告謹以近日得兩遍糴二事奏
聞以慰
聖明西顧之懷若夫修人事以荅天心則臣願與地
方諸臣夙夜拮据共勉圖之也

剿撫機局宜審疏

秦盜之熾其始起於三載旱荒遂有桀驁不馴之徒
脇附煽亂勢日披猖
皇上不忍遽行誅討特命所司詳所以蠲賑之聖恩
誠浩蕩矣早魃為虐莫不翹首而望歲今甘霖大霈
豈登可貢天心亦厭亂矣督撫諸臣議剿議撫心力
俱竭數月於茲盜宜衰止而近日以來剿未見功撫
未見安者何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又曰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帝王馭世剿撫之定
案也故剿必殲渠魁撫必散餘黨未有渠魁不殲而
餘黨可以解散者也夫使盜賊威
皇上恩赦念天心悔禍棄干戈而持鉤鋤軍歸於伍
民歸於農束身以聽有司安插不復聚掠為暴不血
刃而定數十萬之衆豈非臣之至願哉而奈之何不
然也臣因查覈賑濟駐榆林最久復奉巡方之命領
有批印日夕以地方未靖為憂近據分巡河西道詳

張允登塘報稱流賊東剿西奔南撫北掠鄜州延西
合水保安之界二百里又受禍獨慘近且攻三川又
攻柳池寨縣州原未設有多兵賊勢猖獗城邑大事
深爲可虞職若不言恐後日坐職以隱匿雖萬死不
足謝地方也如是則廊廷之間無在非盜大約皆陽
爲就撫而陰爲搶掠者也又接督臣楊鶴遺臣書云
初入耀州即値金鎖關失事韓白蒲富之間無日不
報搶掠而寧州眞寧環縣警報叠至近當調兵分剿

如是則慶陽西安盜氛日熾所云招撫者第數頭目
而餘黨仍舊狂逞臣於今而益信撫之未足恃也嘗
試以古今得失之案爲今日决剿撫之策可乎臣觀
從來盜賊縱橫莫盛於宋元之季皆因當事者憚於
用兵而招安太早有以致之夫國家所以振肅紀綱
懾服人心者以其有賞罰也當天下無事之時如方
國珍輩一旦敢爲亂首宜痛誅剿之以懲夫民之不
逞者乃遽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

以官是賞善之具以勸惡也於是羣不逞之徒紛然
倣傚競相誘脇盜賊蠭起不可收拾而小民肝腦塗
地怨恨塡胸不得秉耒而耕聚廬而處生者不得歸
死者不得葬自非善良未必不化而爲盜此招安之
弊載在史冊可爲殷鑒泰中自有盜以來杜文煥玩
寇養亂以至今日總兵王承恩宜川郃陽之捷差强
人意幸榆林道臣張福臻身歷行間申嚴軍令有以
督之然兇渠逆魁尚稽授首寧夏總兵賀虎臣臥病

耀州兵多不戢其餘偏裨無足比數是猶未一大創
之也彼冥頑怙惡止見爲盜之利不畏朝廷之法寧
肯弭耳帖心解散歸農也哉漢臣朱儁有言今海內
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古之人臣
不爲一時苟安之計而爲百年長治之圖其言甚可
味也今議者多稱龔遂化渤海盜以爲美談臣攷遂
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持田器者皆

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盜賊鬨遂赦令卽時解散遂
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彼其盜未若
今日結禍秦晉攻圍城寨矯命雄行於數千里之內
者也假令當日盜不卽時解散遂亦安能使之帶牛
佩犢也哉
武宗朝齊彦名劉六等盜起副都御史馬中錫欲效
龔遂所爲一意招撫事大決裂後至徵調各鎭邊兵
數十萬費太倉銀二百餘萬海內騷動則招安之說

誤之也夫招安而不能爲龔遂也者則不幸而爲馬
中錫非獨地方有養癰待潰之禍亦恐後來有徵兵
費餉之憂臣所爲鰓鰓過計也臣遵旨與督撫諸臣
商確再三竊謂今日之策以先剿後撫爲機宜以蕩
平善後爲結局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剿之中
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剿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
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撫廢剿務擒
厥盜魁懸首藁竿蕩彼巢窟剪其根蔓以申國家討

賊之威以洩三秦赤子之恨直至嘯聚之徒望風膽
落然後歸附之衆免死輸誠剿爲眞剿則撫爲眞撫
必如此而蕩平可期也請徵之近事山東蓮妖之變
巡撫趙彦殺戮甚慘然迄今享平寧之福者剿之力
也黔蜀諸酋重慶永寧之捷所報斬馘多係酋首故
能息數年之禍而終歸我戎索亦剿之力也然則爲
秦策者亦若是則已矣蓋不大剿則不大撫兵威不
立則賊膽不寒我一意言撫剿必不力賊不復畏剿

撫亦不堅每見府州縣官驚心風鶴卽零星土賊亦
不敢問惟恐有壞撫局而防守官兵登陴充伍非托
言賊衆則藉口招安嗟乎此盜之所以日熾而解散
之無日也雖然秦不獨患盜又且患鹵不獨患無兵
又患無將山西鹵在宣雲賊尚在汾州今延綏一牆
之外卽鹵一牆之內卽盜秋高弓勁獫狁孔棘豈不
日戒萬一盜與句結禍何可言近撫臣洪承疇親詣
綏靖相機調度臣恐鎭城空虛暫駐料理但此中兵

將徵調幾盡喳亦危矣孤山副總兵曹文詔勇冠三軍其所統領皆秦中精銳近報擒斬王加印則協剿之局已結客兵不宜久疲於外且延鎮正當危難多事之時目前急宜撤回防鹵禦盜早圖自救以文詔之勇略佐王承恩之忠貫庶可以合而成功所當加銜鼓厲留任延鎮勢難別有遷轉使銜遊重地失此長城至調集兵馬措處糧餉南北夾剿尤爲急著在督撫協心早計無容再緩臣身歷危疆締畫冊四謹會同督臣楊鶴陝西撫臣練國事延綏撫臣洪承疇具疏入告惟

聖明採擇施行

剿撫俱無實著疏

臣因賑賚之役徧歷延安南北而駐榆林最久見各營堡饑軍窘迫之狀與各州縣小民荼毒之慘屢疏入告亦屢奉明旨申飭剿撫夫流賊之熾不始於今日也蓋數年於茲未聞有起而大創之者春夏之際盜掠延南西安州縣警報疊至鎮臣王承恩始領兵南剿屢有斬獲賊又以乞撫爲名漸徙而北屯聚於延川延長安定清澗之間點燈子一枝擁衆近萬嘯

聚不散即其餘頭目就撫不過數十百人而夥黨甚衆仍多聚掠無識有司欲以招安苟且結局而終不能令其解散入心洶洶莫必旦夕撫既難結剿亦未竟即令延鎮之兵銳意圖賊而延南無兵堵截賊不東走晉則必南走陝矣賊多兵少豈易撲滅臣因舊按臣李應期已報出境督臣楊鶴以防秋將回固原撫臣練國事亦聞回省臣乃以本月十一日叱馭而南二十日行次延川見賊延山蔓野攻圍村寨勢焰

甚熾詢之乃捷樹賊也二十四日抵鄜州按該州知
州張崇甯塘報稱本月二十一日巳時有撒塘流賊
數十至直羅地方攻寨至二十二日賊約萬餘齊到
四鄉劄營傳說係賊頭郝臨菴劉六獨行狠等夥黨
至本州七十里張村驛搶掠等因臣目擊情形如是
道路之口皆爲賊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其信然矣
夫郝臨菴劉六等皆慶陽之賊屢報就撫王承恩幾
離鄜州而餘寇卽掠張村東剿西奔南撫北掠延南

用兵則賊遁而北歸若延北用兵則賊仍潰而南下
地方之禍何時而止故今日欲奏蕩平非多用兵不
可欲用兵非多措餉不可餉足兵多非南北協剿不
可願督撫諸臣當合南北視爲一家無分彼此合勦
撫視爲一事務求底定然後集兵措餉責成賞罰之
方可得而議也臣聞寡不可以敵衆今賊多至數萬
而我敢戰之兵止恃延鎮數千之卒豈能結局必責
成督臣楊鶴與陝西撫臣練國事協心商確立調寧

固甘肅臨洮等處馬步精兵五千餘以三千馳駐慶
陽剿環慶諸賊而張犄角之勢以二千合之新設流
曲韓城兩路之兵分駐宜中韓雒以杜延賊南下而
爲夾擊之用延綏撫臣洪承疇立調孤山副將曹文
詔參將艾萬年等勁兵合之王承恩馬步兵六千餘
自北而南盡力夾剿與寧固甘肅臨洮諸兵相會四
面皆兵諸寇保塞無渠魁授首脇黨星散不至有此
聚彼掠之患兵之當急議者一也臣聞千里饋糧師

不宿飽樵蘇後爨士有饑色今秦中空乏已極用兵
數万費行糧四萬皆以延鎮軍餉中多方措處不足
又借臣所餘賑金前後幾近一萬尚未補還夫餽餉
延鎮之餉用延鎮之兵萬萬其難繼也急宜議動布
政司應解部餉銀十餘萬務今實在充足隨取隨應
總候事完開算而預懸老師糜財之罰其誰敢不遵
餉之當急議者二也臣聞禦寇者於門庭不於堂奧
今鄜州乃西安之門庭也而無一兵一馬何以制敵

臣攷鄜延地圖西延環慶東接黃河南扼中宜北控三榆一大要害也唐用郭子儀宋用范仲淹韓琦皆統重兵經略其地扼要制勝卽此可見道臣張允登精敏沉練雅以滅賊自任與榆林道臣張爾蓀才略俱堪伯仲急當於鄜州增設馬步兵各五百合之延安營兵千餘責令居中策應延安步兵不能追賊亦宜增馬兵三百增設兵馬之費皆宜取給部餉而以副將李卑叅將卜應第領之總聽道臣調度卽近日流曲韓城新添之兵亦當責令監軍道葉廷桂加意控馭諸將使之與鄜延兵馬南北應援合剿不然徒守堂奥亦復何益若慶陽則當責之道臣周日强彼既受朝廷不次之擢則當爲地方奏廓清之功撫未足恃責將誰諉須著著皆實處處有備臣以功罪課其後不數月而盜氛可靖此責成之當急議者三也

臣聞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蓋言渠首既除餘黨自散今用兵以來所剿殺者多係脅從而頭目反多受撫或給以劄付或賞以金帛而此數降丁者既飽且榮賜雖爲我用而陰實能號召其衆有以係餘賊之心以是不肯解散故今後剿賊當以剿獲首惡爲功又兵士貪賊之餌臨陣之時賊以牲畜財物遺棄路傍我兵競相攘取而賊遯已遠不可復追此尤軍法所首禁也是故獲渠魁者懸重賞貪賊餌者行重罰賞罰明而士氣自鼓此賞罰之當急議者四也總之大病不宜小醫大事不宜小做兵力不厚集不足以大創錢糧不多費不能以久安責成不嚴賞罰不明不能以成功今延安士民皆以秋田爲命脈不及此八九月之內協力早圖而各以防秋之故罷兵而去任賊縱橫莫可誰何若秋田被掠小民生命已絕秋深冬盡饑寒相迫人人相隨爲盜而天下事決裂不可收拾矣如督撫諸臣以邊防爲重勢難分身料理則請如先朝遣重臣專征之例如王守仁之剿贛賊陸完彭澤之剿劉六項忠

之剿滿四昔特奉簡命而出蓋用知兵大臣專其委任以免彼此推卸苟且延緩之病是亦一策而非臣所敢輕議也臣本文弱書生何知兵事而嘵嘵若此祇以身歷艱危灼見情勢痛生靈之荼毒悲士民之飲恨不忍一字隱飾以欺
皇上而悞封疆寧使臣言不驗地方之福不然悔亦何及矣

查明流寇旋撫旋叛情形疏

八月初五日奉到都察院勘劄一道內稱七月初五日准兵部咨職方司案呈崇禎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本部送該陝西巡按李應期題秦中流寇旋撫旋叛等事奉
聖旨據奏秦中流賊各郡縣申報情形甚亟該督撫如何竟未奏聞屢旨相機剿撫正欲殲渠散黨若一面言撫一面焚掠縱寇流毒莫此為甚楊鶴等前疏

有無隱飾併這本內要挾重貲等語是否確情還著吳甡查明據實速奏該部知道欽此夫盜賊撫剿情形臣身歷延安南北多所見聞亦屢疏入告今再參之各道及諸郡縣申報者據實為
皇上陳之臣查得延慶郡縣及各路營堡延亘數千里山川險阻土瘠民窮從來多盜前此屢年缺餉又歲遘旱荒軍民交困盜賊蠡起東路則王加印為首攻破府谷擁衆渡河嫁禍於晉西路則神一元為首

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邊破保安神一元死其弟神
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此盜之最兇狡而惡焰
最猖獗者也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因兵
馬一時徵調不前遂遣官招撫神一魁等數十頭目
乞降督臣賞以金帛又給一魁守備職銜安插寧塞
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菴劉六等衆不
下數萬督臣五月初旬纔離寧州而賊已紛紛掠環
縣與寧之間此保安合水餘孽流毒慶陽者也延安

四載奇荒始而邊軍倡亂繼而軍餘煽聚米綏清澗
各鄉村被掠脅從者甚衆幾於無民去年秋冬之間
勢若燎原諸盜如點燈子整齊王不沾泥之類名號
甚多延山蔓野莫可嚮邇榆中州縣既無可掠遂流
劫延南焚人廬舍掠人牲畜淫人妻女殺人男婦慘
不忍聞是時延綏撫臣洪承疇方收拾東西兩路力
不能及延南陝西撫臣練國事到任未久西安兵卒
單弱不能制賊死命臣奉命賑賚以三月入關賊掠

宜雒宜中等縣點燈子一起衆號數萬新自山西渡
河而歸嘯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披荊棘而入
延安人心洶洶莫必旦夕臣宣布朝廷德意及奉旨
蠲停錢糧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
城白水澄城蒲城富平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受
賊屠毒日至殺典史殺千總殺都司中軍殺運道
委官鄉村殺戮者以數百計男婦殺死者以數千計
一時州縣告報壓至前按臣李應期據之具疏此延

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五月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
張福臻始統勤王兵五千餘南下剿賊屢戰屢捷賊
望風潰逃使督撫銳意圖賊整集兵馬分布堵剿接
濟錢糧俾無缺乏則賊可一鼓而殲也督臣移鎮耀
州下令招安諸頭目掠取已飽有赴耀州求撫者督
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
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榆林道臣撫
之收入行伍隨從征剿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

在南遂徙而北歸延長延川安定淸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十有一二蝟聚者千百成羣鄕村撻糧日無寧刻士民於是有官賊之謠人人恨招撫矣點𤍠子聚衆五六千在淸澗之解家溝花牙寺名爲就撫心懷叵測近復有渡河之報而旋撫旋叛情形類如此矣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受道臣周日强之撫餘黨披猖環合今攻陷中部者多其衆則信乎招安之失策也總之流賊爲務甚衆東剿則西奔南撫則北掠我兵雖有斬獲不能遠奏蕩平病在賊多兵少有進剿之兵無堵截之兵有直搗之兵無左右翼之兵有一路之兵無東西犄角之兵剿未盡剿故撫亦未盡撫衆之有司奉行不善奉降丁如驕子任其討地方則予地方討劄付則予劄付討名糧則予名糧而最可異者賊頭獨虎等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境矣潼關道臣胡其俊猶遣官追道路費錢九十萬賊復索粟米索酒肉一一供給惟謹道路

喧傳塘報有據要挾叵貲之說所自來矣賊黠旣衆安插愈難在寧塞者驕横異常在馬搁石梯趙和尚寺者盤據內地有類養虎招降釀禍臣竊憂之又查招撫諸疏將臣第言慶陽撫神一魁一事撫臣第言延南撫滿天星等數頭目耳至於賊勢重大賊情反覆未言撫後復掠甚幾幸撫局之成爲旦夕粗安之計明言所謂一面言撫一面焚掠其弊正坐不能殲渠散黨以至流毒未已耳爲今之計惟有調集兵馬多發錢糧速行南北合剿之議迅掃延慶聚掠之黨殲渠魁而餘衆自散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狡賊突陷名城禍因降丁內應疏

秦中流賊披猖屢奉

明旨殲渠散黨卽督撫行文州縣亦止令招撫安插而已未有杀降丁如驕子任狡賊爲心腹布置左右出入禁城若署印同知鄭師玄之爲者師玄爲酉廷捕盜官不能捕盜而反招致之守城捉賊不用兵壯俱用降丁士民有言流賊近城可憂者則訑訑斥之曰有吾降丁在爾輩何爲甚且撤去原設防兵而以降兵之餉餉降丁矣初至縣時止帶數十降丁而後來日臣招降至賊掠滅之日猶收降丁數人不獨猫鼠之同眠且若狼狽之相倚病狂喪心似有物憑之者然不知早爲降丁所賣而以名城送賊矣當大兵驅賊北去西安界上盜氛稍靖使非降丁勾引則慶陽之賊何以越數百里而突如其來且鄜州塘報二十三四等日攻圍張村者卽此賊也張村一堡破驛耳中住流移六七十家閉門拒賊尚不能破而中部堅城百雉乃忽於二十九風雨之夜攘臂一呼城中遂亂則降丁內應情狀昭然矣塘報所稱獨行狼李老柴卽郝臨菴劉六夥賊保安合水餘孽也所稱一條龍及惡虎翻山虎等皆師玄降丁總之撤防兵者師玄也招降丁者師玄也縱降丁通賊者師玄也爲降丁扶出城者師玄也師玄之罪上通於天矣三秦之民怨恨招降曰襲來之賊猶在野外今日之賊皆在城中襲來之賊尚畏兵殺今日之賊爲兵殺人而師玄納降最多貽禍最烈棄印倡逃罪狀最著臣所謂萬磔不足以謝地方者也若道臣張允登到任未久才足辦賊而鄜州原未設有兵馬止踐更衛卒一二百名求兵於延綏則鞭長不及求兵於西安則額設無多鄜州城爲水衝人心洶洶道臣誓士民死守臣甚憂之故有增設兵馬之議正爲此耳而不意其早及於禍也地方久壞臣不能獨責道臣封疆事大臣不敢獨寬道臣則有策勵自贖之例在鎮臣王承

恩頓兵延安爲進剿點燈子計難以苟求督臣楊鶴聞變復回耀州調催兵馬糧餉撫臣練國事親赴軍中誓師討賊如其不能滅此朝食尅復名城則亦安所辭責矣伏乞
聖斷勅下該部覆議立逮鄭師玄正罪以申嚴失守城池之法道臣張允登戴罪策勵滅賊自贖併嚴勅督撫鎮道毋納降丁毋狃苓捷務盡殲盜魁解散餘黨以徒蕩平則桑榆猶可收也

驛站困於兵荒急議接濟疏

延郡奇荒四年赤地千里大盜橫行民靡孑遺流離死亡焚掠屠戮之慘從古所未有也至於驛遞疲苦更甚自用兵以來芻餉之轉輸羽檄之飛馳將士之征發支應日見其煩苦而錢糧俱已蠲停戶口死逃過半勞票纍纍如珠桂地方日見其蕭條在有司自城防賊之外別無治績欲徵比而無可徵比欲那借而無可那借在小民除餓死做賊之外別無生理欲鬻妻子而無妻子可鬻欲敲筋骨而無筋骨可敲驛卒馬夫大半從賊所遺剩者每驛不過數家自非老弱忍饑待斃之輩未必肯戀戀於茲土而應募當差何以支吾如雲陽驛募夫原召募百二十家今止存九家矣如撫安驛馬差關縣逃亡至報鄉官生員貼銀當差矣近如翟道驛中部既陷則馬驘俱爲賊有城復之後尤費料理自此而三川而鄜城而金明而千谷文安此八驛者疲累之狀大約相同南北孔道

萬不容廢即以臣所目擊數事言之往時撫按經過
即甚減騶從猶供應不乏今臣所過之驛頹垣壁立
了無廚傳夫皆餓損鄉民十不足五隨行吏書覓驢
不得臣等如是而他使客可知榆林邊餉取給西鳳
委官押解每至一處則數日守候即自出錢覓夫無
夫可覓就延數月始得抵鎮軍餉如是而他應付可
知名邊因情州縣流賊塘報最為緊急往時日夜行
三百里今各驛馬匹倒損塘軍夜役類多步行雖至

急軍務輒淹旬日失悞征調關係非小軍情如是而
他公務可知夫盜賊充斥閭里蕭條猶恃有道路之
疏通輪蹄之繹絡成一郡縣若一槩斷絕則千里無
煙竟同沙漠成何景象曩之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者
今幾鞠為茂草滿目荊榛臣所為顧瞻周道潸焉而
出涕也各驛之告詞州縣之申文臣俱不敢臚列以
瀆聖覽惟據臣耳目所經者略陳其狀如此若不及
此時設法接濟目前立見傾廢異日欲從頭整頓所

費不貲臣查延安各驛除米脂綏德清澗延綏撫臣
洪承疇前請站銀多方設處接濟外惟文安千谷金
明撫安鄜城三川翟道雲陽八驛窮於無可措處萬
分苦累真所謂血盡髓乾莫可控籲臣於督撫諸臣
往返商確四年裁省站銀似皆扣供軍餉合無於存
剩賑銀內動四千兩自今年九月初一日起接濟至
十二月終止再議動五年裁省驛站銀四千兩自明
年正月初一日起接濟至五月終止大略動支八千

兩接濟八驛為十箇月支應夫馬之需而責成鄜州
道臣張允登酌量多寡每月分給另立簿籍稽查以
防虛冒俟明年盜平麥收之後再為調劑如八千兩
尚有未足臣與撫臣再設處公費佐之是役也所費
僅八千耳而為地方利便者三疏通道路使轉輸無
滯塘報無阻一也輪蹄所聚冠蓋往來盜賊不敢逼
處孔道二也窮餓饑寒之民借此衣食得以存活不
至流而為盜三也此雖無關於賑濟而賑濟孰大於

此臣處地方疾苦艱難之際再四爲之斟量乃敢激
切上請

中部已復首惡就縛疏

臣看得中部賊據城兩月有餘饑困已極我兵三面
合攻勢不能支故乘夜出走而三營將士已躡其後
城中男婦可保無虞先是榆林道臣張瑚孫借撫誘
賊果得其頭目二人其曰一條龍則內應陷城之賊
首也其曰李老柴則諸賊所推爲大頭目者也渠魁
縛而城中之賊遂無固志拚命脫走我兵尾而殲之
撫臣又約束衆兵不令入城而付之鄜州道臣張允
登撫安其民比之河曲城破盡被殺掠者勝矣此皆
仰仗
皇上威靈撫鎭道將之力也但一條龍李老柴雖已
就縛尚有頭目獨行狼惟老柴等及諸有馬賊最爲
兇狡不盡殲之禍本終未除也雖然卽此賊殲矣劉
五郝臨菴等擁衆萬餘見掠眞寧寧州之間神一魁
逆黨精悍馬步賊不下四五千屯據寧塞而目縱有
馬賊肆掠鄉村近又報攻靖邊矣以臣之愚急當分

一軍從環慶一路而剿劉郝諸賊分一軍從延安以西而剿神一魁諸賊是在新督臣洪承疇延綏新撫臣張福臻及陝西撫臣練國事早定方略更乞

天語叮嚀責成鎮將協力同心速圖殄滅毋俾復城之提而玩方張之冠但得流賊早結一日生靈早受一日平寧之福則三秦之幸也

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按秦崇禎五年

糾叅驕橫將領疏

臣身歷西延最久每痛心於生民之塗炭盜賊之披猖問誰致此者則將領驕玩成習不用命殺賊卽有斬獲多係脅從零級元惡大憝反致漏網以是播虐日熾流毒無已然未有徑殺良民充賊級以冒功者

杜文煥之外又有趙大胤焉臣因在榆林賑濟道路阻隔見聞未悉近駐隆坊盜悉大胤惡狀殺良乃其慣技不獨韓城爲然也三月二十一日在中部之塘河堡報殺賊一百二十級而中有村民三十五人其地逼近隆坊父老子弟有向臣而哭訴思欲食大胤之肉者臣再四訪問皆有主名如張養心係皁隸作鄉導者而殺之矣任天貴抱病在床者而亦殺之矣任天秩任得水趙讓趙汝美趙祥趙俊趙穩趙錦趙邦金任三畏任三戒李景賢李和尚李應選張驃子李陰陽雷養性劉存得皆在家者而殺之矣甚至高汝慶一家三口高汝見一家四口雷世剛一家四口齊倉父子二人王老漢夫婦二人俱殺之矣今父哭其子弟哭其兄妻哭其夫皆謂屠戮之慘不減盜賊臣不覺髮上指冠恨不請尚方劍爲匹夫匹婦復仇也尤可異者六月中大胤繇富平回耀州其家丁會毀居民釜甑士民鬨聚該道大胤不得已將家丁責

治十餘棍然意甚怏怏復授意家丁兇毆被害之人士民洶洶不平大胤傳令家丁上馬徑至州中賴州官大開州門以待之萘譁遂定復翻然欲去明言縱兵不管恐嚇州人似此舉動居然跋扈將軍也又自防守流曲之後所招延安内丁親識不時從同官耀州往來絡繹不絕不持牌票硬要驛馬騎坐每次一二十匹又索需折乾州縣驛遞無可誰何違者犯禁何其悍然不顧也其他嘖有煩言事涉曖昧者臣不

敢臚列以煩
聖聽當此流賊猖獗之時安用此驕橫之將爲哉伏
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處分庶奸弁知儆而小民之寃
憤可少洩也

西安北界被賊殘傷急行賑濟疏

據西安府推官史可法呈蒙臣憲牌照得流賊縱橫所在焚掠小民被其殺傷者不知其幾除延安已經賑恤外西安北界如同官白水蒲城澄城韓城郃陽宜君耀州等處數月以來遭賊荼毒慘不忍聞合行查勘牌仰本官即親詣各該州縣逐一淸查被賊焚掠鄉村見存窮民若干有無耕種狀見今流移何處分別輕重等第死者委官掩埋生者分別賑濟務

要詳明以憑酌量賑恤不得遺漏以孤難民望恩之意不得重冒以開里役侵蝕之端文到即行單騎減從作速勘明備造花名文冊呈報等因該職查勘得流寇煽亂以來延慶兩府無一尺乾淨地所賴以備器馬轉芻糧惟恃西安爲不竭之府乃數月以來萃寇南侵兵焚慘酷蓋有大非其舊者職奉查賑之即親赴各州縣被難鄉村單騎周審至耀州則見西北鄉一帶如馬𣃽趙和尚寺等處人煙寥落一望荒凉

猶曰一隅之殘破也至同官則東西北三鄕俱遭其蹂躪矣逃亾轉徙鴻雁嗷嗷向之十三里者今歸併八里而尚苦不足矣同官以北爲宜君自中部用兵及劉五郝臨菴等賊蹂掠甚慘同官以東爲蒲城北界如宜陽下馬等里以言乎地則盡荒以言乎人則盡竄矣蒲城之東北則白水也該縣之北鄕素爲盜藪佩刀佩劍之俗無日不思揭竿知縣鞠思讓宜示恩威甚有撫戢之術而無如殘劫之後生意蕭然何也岌岌乎有不保之勢矣澄城風土與白水同而縣北界接雒川村落丘墟杳無雞犬若郃陽則賊逼城下縣城以北無處得免且殺傷鄕兵頗多而韓城則尤甚矣該縣素有饒富之名賊之垂涎在此故被劫之慘亦在此此數州縣者雖棠以西安之名而實受延慶之禍哀哀日擊轉轉傷心白骨如林荒原極目自非早杜亂萌大施拯救則逃亡相繼萬一窮極無聊挺而走險是又爲延慶之續矣謹將查過難民

開造花名文冊具呈到臣該臣看得西安北鄙延慶如韓郃蒲白等州縣則脣齒相聯輔車相倚者也流賊南下首被其禍莫熾於五六月之內竟以各邑鄕村爲食邑戶矣賊至七月初旬方盡從而北臣八月初一日行次隆坊始悉焚掠之狀即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查勘至九月而同耀宜君遭劉郝諸賊蹂毀秋禾焚掠村落慘不堪言臣併委可法查之可法爲臣數難民之狀或刀傷鱗集匍匐而不能行或襁褓呱啼饑寒而不能語或煢煢嫠婦痛良人而血淚淋漓或慘慘衰翁悲愛子而肝腸碎裂或一門畢命遺骸骼而莫收或數口流離塡溝渠而誰顧或摧楹斷柱半楂杇於淒風冷霧之中或敗屋焦垣渾顚倒於古壁黄蒿之內野無青草盡爲馬嚙軍傷樹挂斜陽祇有烏號鳶唳數十年物阜民安之象竟成天荒地老之悲臣聞之不覺拊心泣下嗟乎秦民亦何不幸而至此極也臣於是一面行各州縣委官掩埋遺骼

免致暴露以干天和一面查照難民文册開報數目韓城等七州縣共發賑濟銀四千八百三十兩一錢雜糧二百三十六石四斗檄行該道散給宜君前給賑在四月今被賊殘掠在八月合與中郎分別給賑發銀五百八十九兩八錢檄行該道散給近聞慶陽各州縣遭賊焚掠更慘除委官查明另賑外臣雖拮据巡方之事不敢不於賑務竭盡心力以宣布

皇上德意惟是韓城郃陽蒲城白水澄城同官耀州此七州縣既受流賊焚殺之慘又多兵馬征繕之累田地荒蕪戸口逃亡錢糧拖欠一時難完守令宜留撫字之恩戸部當寛考成之罰臣不得不為災民請命緩徵者也至延慶兩府盜賊未靖哀鴻可憫明年遼餉邊糧仍望

皇上再沛洪恩特賜蠲停俾窮民沐浩蕩之恩庶地方有平寧之望也

賊勢甚劇缺餉可憂疏

題得秦盜之披猖四年未靖大約有賊又苦無兵有兵又苦無餉相沿日久遂至大壞如近日流賊情形延安以南似為稍靜延安以北則所在蠭起宜雒之賊自總兵王承恩有一百七十餘級之捷遂分兩股一北走延安一東窺山右而鄜甘一帶俱為出沒之場郝劉之賊自副將張全昌等有八百餘級之捷方分兩股一屯環縣之北一聚合水之西而西路兩川皆其嘯聚之窟寧塞之賊尚無剋復戡定之報邇地凍寒雪深三尺道路阻塞塘報月餘不至安塞逸出之賊蝟集延安郡城百里之內盡成蓁莽已檄催副將李卑從宜川撤兵回郡相機防勦近邊各路窮荒至極無論軍民甘心從賊了無悛志未撫者殺掠無忌即已撫者打糧不休各營堡兵馬征調頻興在在空虛一無可恃近分巡河西道臣張允登具稟到臣言見延綏差夜不收催王承恩兵回鎮謂揷道犯邊

至保寧堡犄外套虜俱入邊犄求救勢甚危急夫王
承恩自復中部後原赴寧塞行至鄜州因宜川賊熾
撫臣練國事留之協勦今李卑既赴延安王承恩又
回榆鎮而延南之備又單弱矣總兵王嘉謨領甘肅
新舊兵三千近赴鄜州其兵勁倬鼓之可用然嘉謨
堅守持重兩月以來未肯輕議進勦臣再三札催其
將領動以缺餉藉口臣查秦中向雖留有兵荒商稅
站銀爲數不多尚未足本地防兵口糧支用至征調
各鎮兵馬前蒙
皇上允留遼餉八萬自中部失陷以及東西用兵行
糧賞功之需皆取辦於此而費用已盡猶借過別項
尚俟事平銷算至於州縣原無設有客兵糧餉臣責
之州縣而州縣有詞也曰民力已竭正賦多逋倉無
顆粒野無青草將何以供將士臣責之將士而將士
亦有詞也曰領兵勦賊氷雪在地糧草缺乏饑寒可
憫不得不索之州縣臣責之督撫而督撫無如之何

也點金乏術無米難炊見司農仰屋之苦則不敢請
念地方膏血之竭則無可措將何以勦賊而成功臣
每一念及心恫魂搖若坐視不言日復一日將玩軍
譁勢必至於不可收拾縱逮將吏而治之亦何救於
地方也哉然則今日如之何曰惟留秦餉餉秦兵而
已秦之有遼餉也遼急則輸秦餉餉遼今秦急則留
遼餉餉秦總是
皇上赤子之膏脂總是朝廷扼要之封疆但乞立下
尺一之詔令藩司將陝西一省明年遼餉及雜項盡
留以供征勦之用內除延慶獨停各州縣逋欠之數
實亦不過二十餘萬耳然後責成督撫酌量用兵州
縣預發錢糧檄令儲粟料以待若是而兵至州縣官
不能分粟爲炊求牧與芻則責州縣以失誤之罪而
州縣無詞若是而糧足將領不能約束軍士安靜無
譁則責將領以驕縱之罪而將領無詞若是而州縣
辦糧料將士無餓餒而督撫不能調度鼓厲協力奏

功則責督撫以玩怯之罪而督撫無詞今各道府未
嘗不催州縣芻糧草及州縣申請動何錢糧而道府
無以應督撫未嘗不催道府措錢糧及道府申請應
給錢糧若干而督撫亦無以應如近日甘肅領兵叅
將潘惟忠遊擊趙仰高經過寧州真寧淳化等縣皆
被賊殘破最稱疲瘠之地勢不能供癸庚之呼有駭
聽聞究其根繇皆因無餉臣今日言之
皇上責臣不能措餉輒敢瀆請臣罪尚可原使臣今
日不言坐待軍士有脫巾之變封疆有决裂之禍日
久勢熾事大費多異日
皇上詰問臣何不早言則臣死不足塞責矣臣三月
內星馳入關一疏謂秦中扼要不減遼左而流寇劇
於水西厥當事者發餉調兵早為消弭非至今日敢
以危言頻聒天聽也臣駐隆坊兩月今入省譏決後
即復星馳前赴耀州為西安咽喉延慶北界一面督
聚將吏功罪一面料理巡方事務誓竭狗馬之力不

敢偷安一息目擊缺餉情形謹據實具疏以聞伏乞
勅下該部速覆施行

邊賊披猖日甚疏

今之所謂流賊皆延鎮近邊一帶之軍民也其地砂磧不毛綿亘千里風氣勁悍人習騎射從來多盜而况迫之以大荒四年故往往揭竿倡亂歲無寧日延安古稱上郡天下勁兵處也今盡化而爲賊是安可以鼠竊狗偷視之乎昔范仲淹守鄜州終不能得志於夏人韓琦一戰即有好水川之敗蓋腹內之兵不可以敵邊徼之寇自古已然臣連章累牘以延盜爲憂者正有見於此數年以來言撫言勦都無實著其病皆繇於易視賊耳而不知日沿一日釀禍愈大今欲保西安則當急救延安欲保延安則當急救榆林而近日之榆林何如也臣五月至鎮城時晉糴不通天旱不雨斗米六錢道殣相望勢已岌岌幸

皇上發金賑賚疏通糴路久旱得雨米價漸減人心少安不意入秋以後盜賊蠭起延鄜之間道路阻塞商販不通寧塞告變西路營堡危如累卵劉郝縱横環慶糧道俱斷又兼之大雪十餘日米珠薪桂苦無見處臣前疏已言之督臣洪承疇延鎮荒盜一疏一字一血近餉臣張伯鯨手書到臣言額餉有限川餉遠者難到民運近者獨停而主餉又借爲征剿防兵之用者十之二三故鎮城缺餉三月三路營堡缺餉四五月矣米價涌貴比初夏更甚危亂之形只在旦夕撫臣張福臻差官討賑濟捐輸銀一萬兩臣即行藩司給發亦以道路有劫奪之患不能遽到又據靖

邊道臣戴君恩具稟内稱神一魁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爲黄友才等紿入鹵地此時黄友才爲大頭目矣探得賊中計議僉欲南下而其南下也勢必據占一城十分可慮夫延安所恃者今在榆林榆林及各路荒亂至極萬一營堡破壞不可收拾延安孤懸内地州縣無一堅城以此思危危可知矣近據甘泉縣報流賊從北來將城外南北兩關歇下販粟客人牲畜粟物劫奪一空延安府報稱安定縣有薛紅旗者

招賊攻城人心搖動孤城難守而秦寇入晋者又報擁衆西渡賊勢披猖至此總因大兵精銳者俱集寧塞討賊各縣防守之兵多不過二三百少則百餘力分勢弱不能禦賊延長安定安塞俱無正官即已補者以賊阻不得到任其餘各州縣官處窮荒之地無俸薪養廉衙門吏役無工食舖戶城內士民無畜産資生非賊之徒俱逃而徙賊城守單虛在在可憂延南慶陽米值稍賤而兵馬分調空虛更甚夫延安慶

陽爲邊郡重地鄜州耀州爲咽喉要衝急宜各增馬步主兵數千統以能戰之將承備防剿若以錢糧難措止恃徵調客兵恐兵撤賊剿長驅南下勢難兼顧則三秦之禍有不忍言者臣目擊情形不寒而慄封疆事大敢不據實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從長會議急照督臣疏請補支欠餉以救延鎮餓軍與臣前疏請留陝西遼餉等項錢糧併延安鄜州耀州慶陽增設主兵以資戰守更望速賜俞允庶幾保全危疆於萬一臣不勝激切控籲之至

降賊刼餉殺官異常大變疏

甘泉縣前月二十六日之變起於降丁白柳溪石耀宇等謀刼餉銀道臣張允登知縣郭永固登城率士卒殺賊俱不幸遇害臣聞報不勝拊心泣下傷地方之多故而悲二臣之死難也臣請著其情狀白柳溪石耀宇李仕友張榮華等原係賊頭目素聚掠鄜慶之間鄜州雖設兵道止有潼關衛屯卒二三百人更番戍守允登鋭意圖賊而苦無可用之兵値五六月

招撫令下賊先後乞降遂安插白柳溪等二百餘人於甘泉之甄家灣安插李仕友等百人於鄜州城外併未給與月糧諸賊亦蟄伏未動前月延北索餉甚急司府苦心那凑銀一萬八千有奇委涇陽縣主簿張掄押解至鄜州値允登欲請安悉見督臣議勦賊事令委官以二十四日先赴甘泉暫候本道至日同行允登因鄜州空虛將兵士盡留防守止帶家丁三十人降丁百人行經甄家灣白柳溪等道迎又呼令隨行者七十餘人允登之意亦慮降賊乘虛復叛欲攜往安塞示以不疑而不知降賊窺餉鞘經過時卽已安排爲刼奪之謀矣二十六日黎明白柳溪等糾衆刼餉復埋伏諸賊於城外一呼俱起允登聞變卽率家丁吏書十餘人登北城親率士卒殺賊知縣郭永固隨至賊卽殺之允登見賊殺永固趨戰益力有勸允登走者允登慷慨大言曰縣官死吾義不獨生走亦死殺賊亦死寧死賊耳遂拔佩刀手刃數賊爲

衆賊亂斫死賊刼餉銀於次日遁去臣恐塘報未悉復再四密訪眞實情形如此夫允登之見督臣原爲請兵討賊其留兵防鄜州而單騎攜降丁以護餉銀原防他盜刼奪也而不意刼奪者卽起於降丁變生倉卒智不及料賊衆兵寡勇不及夬徒挺身仗義以死惜哉然允登自本年四月到任以來淸嚴一介勤惜寸陰拮据城守撫綏士民鄜延人人德之臣七月曾具勦撫俱無實著一疏請於鄜州增設馬步兵一

千以資戰守使允登果有一旅之師寧有今日之禍哉其與郭永固義不避難刃賊而死有烈丈夫風夫爲臣千不幸遭意外之變以身殉義亦足悲矣臣敢以成敗苛置一議乎惟是降丁之害有類養虎急討叛賊以洩神人之憤以正朝廷之法督撫鎮將不得辭其責也甘泉防守官及該道中軍領兵官疎玩失事俟査明另疏外其死難二臣伏乞勅部行臣勘確具奏重加䘏恤以爲封疆死事者之勸不然恐鄭師立輩笑二臣之拙也

寧塞神賊授首黨惡據城未下疏

逆賊神一魁投降復叛據險稱雄遠邇駭聞聲勢甚熾然蠢爾豎千本無智略始爲黃友才等紿入　中縱又計誘復出縛而殺之臣竊揣度友才利於奪其權非借以贖其罪也不然則仍以撫愚我也綏我也雖殲厥首惡稍可洩神人之憤而殺自夥黨未足彰我兵之威今黃友才等盤據益力獰猙如故是所殺者止一一魁而未殺者且百一魁也諸將正宜出奇

綏清降丁復叛疏

看得拓亨党雄等綏清之大盜也起於崇禎三年嘯聚山谷往來秦晉所在焚掠是時榆林兵馬半赴援遼今延綏撫臣張福臻爲榆林道不得已而撫之擇其精健者五六百人爲兵與之月餉安插石嘴田莊以通南北糧路臣查賑榆中經過其地衆降丁皆鮮衣怒馬控弦挿羽爲之前驅其人類多驍勇去歲榆林道征剿延南流賊多征調隨營亦能衝鋒殺賊而

趙光遠又未經題補非信地專官難以責成臣讀未旣此心如焚夫劉郝諸賊自合水報捷之後卽潛伏慶陽之北去寧塞甚近線索相通爲謀叵測若糾合南下則勢如建瓴環慶之間先有蹂躪之患雖督撫諸臣嚴檄該道會兵督剿而兵單餉缺終多可慮慶陽新營將領未補原任遊擊趙光遠道臣旣稱其智勇兼人且所募邊丁四百屢報斬獲地方頼之若該部就近推補仍以遊擊職銜管事授之信地專其責

任再令多募邊勇練成一旅使瀕危郡邑早得干城之力亦目前急著也總之盜賊之爲禍在聚而不散撫而復叛出沒無常所過殘破必內地重重設備使之不得侵犯然後責成徵調各鎮將士協力進剿庶無顧此失彼之虞若一著稍疎則全局俱敗故雖復安塞殺神一魁臣終不以小喜輟大憂也

逋寇流入慶陽急宜追勦疏

神一魁之破合水圍慶陽也則劉五郝臨菴等皆其夥賊也從寧塞而保安從保安而合水而慶陽甚碰之勢也寧塞之西南若金湯夾旗營鐵角城若環縣槐安月落木鉢一帶峰巒相依盜之巢窟在焉西接萬安鎮原是爲平涼南連于午嶺繇隆益張村則達鄜州繇合水真寧則通三水淳化繇盧保嶺馬欄則通中宜同耀而皆可以窺西安益賊之潛伏出沒其

間者四年於茲矣夫百聞不如一見臣乃今至慶陽而知賊之根蔓未易剪也神一魁自崇禎四年九月十八日復叛後爲黃友才所殺總兵曹文詔副總兵張應昌等領東西兩路勁兵受督撫方略道臣指縱攻剿數月軍士暴露於冰雪之中百苦備嘗至十二月十四日賊乃出走躡而殺之斬馘一千一百有奇將士之奏茲功也良不易矣何也以此賊最狡而追剿最難也然臣至慶陽則聞頭目黃友才等寧塞逃

出者尚有一二千人在鐵角城與劉五郝臨菴可天飛崔副將諸賊合營而謀攻環縣先是環縣斗大山城孤懸邊地爲賊垂涎兵單餉缺一無足恃署印寧州同知趙應闇竟以憂懼靡措自縊而死危急情形亦可想見矣總兵楊嘉謨兵入慶陽同原任遊擊趙光遠等於十二月二十日有槐安一捷獲級四百有奇慶之士民交口而頌其功然木鉢米倉溝等處數百里之內被賊殺掠一空今聚衆數萬聲勢甚熾據

擒獲奸細之言稱賊議分兩股一西窺平固一南下涇三爲謀叵測此亦寧塞未結之案也頃督臣移臣手札欲催曹文詔張應昌兵自環而南楊嘉謨趙光遠兵自環而北東西分布四面夾攻則釜底遊魂可以盡殲洗其從前結聚之巢窟而後繇子午嶺電搜霆擊淸真寧三水一帶餘寇取道鄜延合力掃蕩延北諸賊則庶幾漸有蕩平之望臣復爲之三令五申檄催札諭嘔盡心血叅冀及此正二三月之內鼓勵

將士同心戮力上以舒

聖明西顧之憂下以洩三秦赤子之恨義憤所激不復再討若各鎮將觀望逗遛坐失機會或縱令賊西走平涼南走西安一處決裂處處牽顧蔓延內地為憂更大朝廷之法知必不為各鎮將寬矣臣草疏甫畢又接同官縣知縣丁弘譽塘報內稱崇禎五年正月初四日二更流賊入宜君縣城劫殺甚慘似是甘泉逸賊臣不勝仰天拊心申飭如此之嚴而防禦如

此之疎總由地瘠山深賊多兵少曩有村落可掠則掠村落今無村落可掠則掠州縣以臣所親歷延慶地方殘破之狀小民疾苦之情不忍見聞自非督撫速集大兵多措厚餉嚴督鎮將及早殄滅而日延日熾後必至動天下之兵竭海內之財恐黃巾赤眉之禍更烈於彝敵外患也

荒盜頻仍賑賫有限疏

近日秦盜之熾仍是四年來遁汰之寇匆掠一村則一村之強壯者盡遭威脅而為賊彼強壯者眼見妻子被鹵財畜被劫房室被毀求生無術欲逃無歸而亦不得不為賊賊所為日多而荒所為日甚也然盜之與荒亦自有說四年以前致盜繇荒四年以後致荒繇盜何以言之自崇禎元年旱魃為虐赤地千里軍缺餉而譁民缺食而逃一二奸黠不逞之徒挺而

走險袒臂一呼饑軍饑民互相附和盜因以起使歲稍豐稔人有悛志而二年三年其旱尤甚盜之燎原不可撲滅蓋起於此故曰盜繇荒致也四年仲夏雨澤霑足臣發賑之後近城居民亦有荷犂而耕者臣七月發自榆林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不勝色喜曰天心其厭亂乎無奈賊以搶劫為生秋成之日盡為所掠而且截我糧道而且斷我樵採入冬以後大軍助虐孤城盡閉井竈俱寒強壯者既化為盜所留老

劾何以守城故內應而報寇者卻至也使無盜賊之
擾則秋穫可望糧路可通身家可保亦何至饑疲若
此故曰荒饑盜致也然脅從雖多而揭竿號滯之奸
渠魁仍舊如今日在環慶者黃友才劉五郝臨巷之
類是也在延安者獨行狼惡虎紅狼滿天星不沾泥
混天猴白桿溪之類是也近聞不沾泥清澗一路
降了拓養王門子黨雄之類搶綏德米市又復叛矣
可見所謂流賊未殲窮民何繇安業哉

天聖人明見萬里之外也臣在耀州時因延安南北
饑荒至極斗米五六錢或有錢而無米可糶或有米
而無錢可買道殣相望慘不忍言榆林一月之內死
者六千餘人此流民之圖所不載而賈生之涕無從
揮者臣不待撫臣之請即檄行布政司於閏十一月
內解捐輸銀一萬兩具疏入告已而思之此以濟饑
城尚憂不給豈能波及三十六營壘乎又於十二月
內發捐輸銀六千兩又思十九州縣二衛處處窮荒

四野蕭條白骨青燐宛號星夜田地荒蕪耙犁無人
若不預給籽粒招撫流移勸課耕農則資生無望矣
又發捐輸一萬二千有奇委各道督其事分給各有
司查散而捐輸之數大約盡矣乃自甘泉宜君告變
道路梗塞前此榆林一萬聞尚留延安府庫後此二
萬解官趑趄不前不知何日方到窮民之手即到窮
民之手矣不知何日方有收穫之望此涓滴者能有
幾何金錢有限饑民無窮望救西江索之枯肆臣每

念及此如痌瘝在身無一刻得以自寧然非先除盜
賊則孑遺之民尚不保其性命何能有其身家而得
飽食含哺耕雲鋤雨享太平之福乎故臣不避請賑
而先請餉者有餉養兵及此正二三月內督撫協力
大做窮追夾擊殲渠散黨爲滅此朝食之圖流賊者
靖城內之民乃敢出而求田問舍各營生計以供餉
仰
皇上再沛宏恩大加賑賚殘黎方有更生之望也至

督撫諸臣日在行間勤苦萬狀臣同事地方知之最悉惟有憫其所遭之不幸不敢苛置一議誠見時勢至此千難萬難欲行徵調而各邊防內備盜調發無多即見其兵馬苦無糧餉司臣陳奇瑜苦心措辦西鳳各州縣竭力催徵所爲刻小民心頭之肉而供之者一至延安斗米束草動費數金軍士不得一飽枵腹何以進勦夫諸將竟命世奇才出師討賊亦以糧芻不繼不得伸其志積勞身殲千古共歎爲今日秦中之督撫者益亦難矣伏望

皇上寬以文法多措兵餉使洪承疇等徐竟其用至延慶地方各官言之可憫無俸錢可以養廉而米珠薪桂資斧供給如中部保安合水等縣皆借棲民房出門徒步併無騎從城中士民無畜產資生父子不相顧兄弟妻子離散更有何處設法可以勸耕安業惟夜巡城頭日抱空印茹荼味苦聞警魂驚既無米之難炊豈空拳而能禦乃一有失事則身被囚繫至荷戈且春如獲再生臣執法之官不敢毫有狗庇一年以來逮者勘者大小文武等官不下數十餘員而殘破州縣缺官未補帶署無人如此情景亦必有惻然於

聖心者夫士屈首受書幸得邀一命之榮此時此地寧敢復有玩肆之心不竭之力而所遭艱苦若此夫戡亂異才世不常有中才以下窘迫無措至人人不能保其身名亦可念也

綏清降丁復叛疏

看得拓享党雄等綏清之大盜也起於崇禎三年嘯聚山谷往來秦晉所在焚掠是時榆林兵馬半赴援遼今延綏撫臣張福臻為榆林道不得已而撫之擇其精健者五六百人為兵與之月餉安插石嘴田莊以通南北糧路臣查賑榆中經過其地衆降丁皆鮮衣怒馬控弦挿羽為之前驅其人頗多驍勇去歲榆林道征剿延南流賊多征調隨營亦能衝鋒殺賊而其餘黨則日日打糧頭目弗之禁也惟恃撫臣恩威足以控馭之不遽逞耳自西川賊首高凌志不沾泥等大肆披猖潛為勾引降丁見獵心喜因而復反且攻綏德掠義合矣夫綏德者榆林之股肱義合者綏道之咽喉賊從中發一時南北路[illegible]音耀不通斗米六錢勢甚危急自非將吏登陴固守則延北之禍尚忍言哉撫臣計誘賊首拓享等六人梟斬於市鎮臣進勦斬馘多級差足以寒諸賊之膽而洩神人之憤

石嘴田莊稍廓清矣然聞餘孽多竄入西川西川為米脂綏德西路其地綿亙數百里界連慶陽與東川鐵角城一帶正相唇齒不沾泥等據之為巢窟諸不逞之徒皆歸焉非大兵萬餘四面合擊未易深入若此窟不洗盜賊出沒寧有止息之期哉臣因是而知招賊為兵之說不可行也夫精健未有過於神一魁拓享等者也督撫苦心招之分地授廛按丁給餉非不曰是即吾之兵可以為吾殺賊也而鷹眼未化狼心復逞一朝攘臂羣兇飈起攻城掠堡殺人如麻其背義負恩叛逆不道若此今延慶降丁無一不反者矣臣竊以為納降有類養虎終貽後患特發速而禍小發遲而禍大耳神一魁等頭目幸已授首或者天厭其惡而假手以滅之耶近接部劄仍議行督撫招精健者為兵不知招饑民乎亦招賊乎招饑民則延慶近邊一帶精健者俱化為賊未肯俛首赴招其願裏者又柔怯不足以禦邊寇而往往工於內應若招

賊則賊利搶掠月餉不足饜其欲卽令俛首赴招臣
憂其爲神一魁拓亭之續也且所留遺餉十五萬係
五年見徵未完之數目前那借苦難凑手假令全完
尚不足供行糧賞功之用又將何項招兵而兼賑濟
也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身在事外者未有不以叛
逆爲流賊以流賊爲饑民易視剿賊而重視措餉者
也然欲招募不費錢之精健賑濟無窮盡之饑民終
取足於有限量之錢糧廟堂之上以爲秦中有兵有

餉有賑濟矣而孰知其不盡然也哉此臣不得不據
實入告者也

糾參大將輕敵失利疏

崇禎五年二月二十日據分守河西道僉事周日強
塘報到臣恐有隱飾覆行查覈無異該臣看得環慶
有東西兩川東川直通鐵角城延亘數百里皆高山
深澗鳥道羊腸久爲盜賊盤踞之窟從來官兵未嘗
過而問焉西川路接平固自正月內黃友才劉五可
天飛等數十頭目西掠葛安鎭原賴固原道王振奇
領兵堵截總兵王嘉謨等協力追剿屢戰屢捷殲一

大頭目黃友才賊勢披靡使此時乘其敗而躡之亦
有掃蕩之機而兵力已疲芻粟不繼遂休兵曲子昔
六日至二月初二日從東川一路進剿而賊已聚歸
老巢又句調郝臨菴諸賊堅壁以待諸探者初報有
賊及兵至又輒遁去蓋賊示弱誘我也而嘉謨等不
之疑以爲賊畏我耳深入二百餘里初五日至洑滸
去鐵角城僅三十里賊列營山頭初不過數千我兵
拱衎賊復佯敗假以招安爲詞爲綴兵集[illegible]之計初

六日午刻各山皆賊鬨譟肆起又暗伏兩溝酣戰之餘忽從左右蜂擁而前賊衆兵寡我師敗績馬兵先走步卒隨潰大營隔一山一溝不相策應甘肅營參將蕃維忠等陣亡其餘殺傷亦略相當而我兵銳氣盡挫矣臣查訪失利情形如此蓋乘勝氣驕彼誘深入嚇探不明鎮將不一心之所致也夫偏裨聽令於主將楊嘉謨賀虎臣以兩總兵領各營兵馬三千有奇不能運籌决勝以奏膚功又不能同心協力以保

萬全而挫銳於小醜損威於輕進亦足羞也查甘兵傷亡獨多而寧兵過敵輒走大將之號令節制安在乎在楊嘉謨雖有圖賊之心而臨機不能應變在賀虎臣本無敵愾之略而當陣每多退縮至於威令不行兵無紀律則今日用兵者之通病也臣聞古之善戰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其勢險其節短未有以數千驕玩之卒抗數萬負嵎之寇懸軍虎狼之穴而妄覬擣巢之功犯兵家之大忌墮狡賊之姦謀而

不敗者不節之嗟又誰咎哉是役也非獨臣不能爲兩鎮臣解兩鎮臣亦不能自爲解也顧臣猶不能不爲地方躊躇者目今賊氛正熾環慶既未可去兵而各鎮征調幾空臨敵似難於易將姑以前功責圖後效或仍令戴罪策勵自贖或別賜處分恭候

聖裁非臣所敢擅議也

糾參庸劣道臣疏

臣攷環慶南接邠乾北控套虜東連鄜延西通寧夏在昔宋人每用重臣招討經略其地蓋秦中一要害也自流賊披猖東西兩川恣其出沒焚破我城池虔劉我人民焚掠之慘村落爲墟凡有血氣莫不裂眥切齒恨不殄滅之爲快而況監司一方師帥所爲除暴雪恥以撫安孑遺者宜何如憂憤早夜拮据尚恐不足未有終日泄沓從事縱賊殃民致百姓怨恨與

曾不可一日安其位如分守河西道僉事周日強者臣先數其不能辦賊之實而後列諸恐假情狀爲
皇上陳之夫日強本一寧州知州耳才具無多僅足支吾簿書自神一魁糾賊攻陷慶陽占據合水日強力主招撫之說縱遣重囚張加賢廢弁繆光先等由入賊中今日報曰賊十幾萬明日報曰賊十幾萬以恐喝人心不敢言剿欲陰遂其撫賊之謀爲巧獵功名之地致縱恣者負嵎隊成大亂臣曾言之蒙
皇上寬恩令其戴罪自贖而至今未見其策勵者幾何事也臣入慶陽嚴檄督責時大兵俱集環縣計程甚近而日強遲延不進畏賊如虎擁兵自衛動言招安以懈將士之心長跪領將大褻監司之體臣不意負七尺軀者庸懦乃爾也夫舊督臣楊鶴懸破格之賞拔之有司之上固曰日強能撫之必能安之今而後環慶之事其專責矣而日強既爲監司一籌不展囊所誇爲佩牛帶犢者未幾而控弦反戈不克終其

委托貽舊督臣以封疆之罪是負舊督臣也有司陞遷惟有禦寇功者間一授之不數數然也日強受此殊恩不思爲地方料理兵馬惟日遣人招安賊具稟帖感恩主則喜動顏色一州四縣任賊蹂躪不欲以一矢加遺有壞撫局朝廷安用此監司而超遷之是負朝廷也地方望兵剿賊不啻雲霓楊嘉謨等領兵而西不爲預辦糧草致兵士擾害民間而不之禁高坐邠城不一出督賊去歲劉鄜諸賊擁衆萬餘分道

侵掠非關內道翟師雍越境討賊有八百餘級之捷
慶陽危如累卵試問日強安在也是負地方也於是
怨謗煩興道路有口不可弭矣當慶陽被圍士民效
死固守十餘晝夜定邊副將張應昌領邊兵三千出
賊不意搗其中堅賊大敗走士民皆謂乘勝剿除大
足寒其心膽而日強虛撫局不終蜚語騰謗應昌灰
心撤兵而還人心大爲不平怨恨者一也既撫神一
魁又撫劉六劉五引入衙內密語移時酒饌蔬麪供

送不絕安插於鐵角城即令據爲巢窟者也怨恨者
二也劉六等數頭目出入環縣城內姦謀叵測士民
驚恐合謀誅之竊食其肉殆盡日強不行塘報遣人
語賊曰此環縣士民殺之非本道意也至今劉五屢
欠攻城以報讐爲詞而感日強不置怨恨者三也日
強知不爲郡民所戴欲嚴刑以威之到任之日由票
行局製造鐵棐木板曰犯者用此斃之入人震恐幾
於激變收票乃止怨恨者四也邊郡驛站困於兵荒

差人塘報間用馬票已屬違禁而縱舍人需索折馬
錢稍不遂意即聽其誣稟枷責窮蹙致斃池曲子等
驛馬夫盡逃怨恨者五也信任猾棍李世延中軍倪
有光詐索差委各官財物不遂即行拏解二弁索銀
過付代爲解免收票不究怨恨者六也寵任死罪犯
人張加賢與賊往來給以門扁每遇加賢稟請徑入
後宅民心驚疑加賢恃此凌虐鄉民無不側目怨恨
者七也黃友才等攻破木鉢小堡日強不急討賊而

遣人講撫友才遺以一書語殊悖逆道路喧傳幸友
才中砲死耳不然玩弄日強於股掌噫亦危矣怨恨
者八也身督行間宜和輯將士以圖克敵而狥鄉戚
私情左袒賀虎臣致與楊嘉謨有隙鎮將不和號令
不一以取敗北不獨民怨之軍亦怨之怨恨者九也
臣按此一臣者智識暗淺舉止輕率不明順逆之理
驕子視盜而寇讐視民本非戡定之才巧於逢迎而
拙於籌策其中藏乃姦邪小人之心故行事無光明

正大之氣未雨既之綢繆每聞警報則手忙脚亂臨變全無膽略一經小挫則神悸魂搖賞罰不明大爲將士所輕威望不肅徒來士民之侮夫慶陽何地而可容此庸劣之監司哉湫溝失利臣所爲不責道臣者以師中有兩大將不能克敵制勝宜執其咎而日強種種劣狀地方怨恨者不止一事故據實具疏糾參伏乞勅下吏部從重議處別擇幹才就近調補以保危疆地方幸甚

酌議改折贍鹽疏

臣奉命巡方上宣主德下達民隱凡爰諮所及關係地方利病皆得據實奏聞日者漢中查盤之役臣違委鳳翔府推官錢國用檄令諮訪民間疾苦國用因爲臣條晰漢鳳運鹽之累小民窘迫之情娓娓數千言眞堪流涕蓋自東　西寇徵調煩興誅求四出每歲正供外有加派遼餉銀有新增遼餉銀有空陪解池鹽課銀自瑞藩分封漢中又有加派贍田銀加派瑞鹽折色銀運鹽脚價銀秦民窮窘至極皮骨已枯况荒盜頻仍人心洶洶莫必旦夕而復有運鹽一役情若倒懸安可不急爲寛解者查得瑞藩每年食解鹽除折色一千引外本色三百引又外加走滷鹽四十引每引六百六十觔共計二十二萬四千四百觔每一百觔爲一包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四包又續發火食鹽每年三十九引每引重二百觔共計七千八百觔每一百觔爲一包共計七十八包照河東折色

事例每包僅値銀一兩二錢通計値銀二千七百八
十六兩四錢以上本色併走消火食三項除公派雇
船雇夫雇騾等項銀一千五百四十兩四錢二分外
又有沿途損壞損架護席補陪銀有路費銀有買免
員役鞭朴銀有雨溼消折補陪銀有領鹽使費銀有
交鹽使費銀有官差催督使費銀有朋幇夫役工食
銀有朋幇騾頭草料銀自晉至漢總計運鹽一包約
外費銀十數兩通共約外費二萬三千餘金又有里

長什則因攀報牛草騾夫鬭毆告狀官府追呼終歲
不斷通計運鹽外費較鹽價不翅倍蓰什伯且凋殘
民命不可勝數自寶鷄而南路經雲棧山高石險路
窄硤曲懸崖絕壁危橋漏水跋涉艱難去歲霪雨連
綿水溢堤斷運鹽至此無論車騾勢不能通即空人
獨行猶且難之況負背鹽包越嶺攀磴而走兼以炊
爨非時止宿無所號寒啼饑哀痛悲怨多有凍餓死
於溝壑墜跌失足深淵者如此情狀辛苦萬千嗟乎

斯民誰無身家誰無性命當此荒亂之秋救死不暇
縱奈爲有司恪供王事拋家殞命息肩無日言念及
此令人惻惻雖然使瑞藩而必需解鹽也即歷諸艱
而致之亦分所當然臣何敢妄陳惟是漢中接壤川
蜀而鞏藩僻在千七百里之外晉鹽味苦價貴而路
遠川鹽味甘價廉而路近案查甘肅撫臣白貽淸爲
關南道時曾以改本爲折易買川鹽奏啓奉令旨賠
鹽一節便於本不便於折爲食用計也今據貴道啓

稱恐推輓轉運之間爲奸賊竄伏之地萬一詐冒夫
役變生不測如近日秦晉陷城墮堡等事亦是計安
地方至慮本藩宜共封疆寧不惻惻動懷但本色三
百四十引業奉欽依何敢擅折須於撫按商酌題請
明旨方可遵行至於易買之說查得漢人雖納晉課
實食川鹽本藩仍效漢人暗買則虧體明買則違禁
不買則坐困事類觸藩迹同掩耳地方官果能有兩
便之圖本藩何難爲轉圜之聽敬此敬遵案行本府

覆議日久今經道府呈請鑿鑿言之然不如今吉所
稱奸賊竄伏變生不測又暗買傷體明買違禁不買
坐困之語尤爲懇切臣竊籌之若不開買鹽之路何
以塞運鹽之途欲食川鹽未奉
聖旨則爲私鹽而違功令然川路遠近平險臣未悉
知恐日後貽川民之害亦非兩便之道因再四訪求
有謂四川保寧府爲頓鹽之所射洪蓬溪等縣產鹽
最多查各縣產鹽地方陸路運至保寧府遠者不過

三四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自保寧府上船十日可至
陽平關乃寧羌州所轄係陸路二日可到沔縣再一
日到漢中卽係陸路運至漢中共計一十五站通算
七百四十里各商販買川鹽俱係水路查晉鹽至漢
中水陸共計一千七百里以川晉相較則晉遠九百
餘里且皆山險棧道此遠近平險之異也又有謂易
食川鹽自保寧載至陽平船價之省於脚價者十數
倍又從陽平僱夫扺沔縣仍用舟載不一日至漢中

矣相時而行兩月卽可竣事委官易買初不貽累川
民信斯言也則改折解鹽易買川鹽之說斷斷其可
行矣朝廷曲成藩王恤民之仁而又不失親親之誼
一善也藩王仰體朝廷愛民之意而又不虧贍用之
額二善也國課既無損折之虞而小民永蘇轉運之
苦三善也一舉而三善備臣故曰可行也况贍鹽在
藩府不過食用之細事而在地方則係百姓之安危
前此清彝不開緩急今流寇報警處處戒嚴運鹽餫

夫千百爲群民勞易動可爲寒心若不早除此害恐
鳳漢之間轉爲延慶之續也曲突徙薪圖之此其時
矣合無仰祈
聖裁俯順輿情將瑞藩本色鹽三百四十引并火食
鹽三十九引俱自崇禎五年爲始照前引折色事例
各按年起解瑞府量食用多寡聽其給票委官易買
川鹽不復累民公私兩便儻謂漢中係
祖制河東行鹽之地恐地方刁棍借名私販則請特

須明旨止許瑞府改運川鹽嚴禁緝鹽官兵不許奸
徒借此混行私販而民間供晉課食解鹽如舊則無
虧於晉無害於川而有利於漢雖垂之永久可也

柴菴疏集卷之九畢

柴菴疏集卷之十

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甡謹題

按秦 崇禎五年

邊寇謀犯平固官兵夾勦有功疏

崇禎五年三月十七日准臨鞏總兵曹文詔塘報接准按院手本內稱慶屬盜賊披猖中有寧塞餘孽逃督官兵前來勦滅准此本鎮星蒙軍門奏術督發從間道星馳於三月初五日抵慶陽按院面諭賊之巢

窟在東川鐵角城一帶結聚數萬據險負固必多兵乃可搗穴惟大小方山有賊近爲內有邊寇丁與腹賊勾連兇狡異常若不速圖不犯慶陽必掠平固且寄邇鎮原禍切剝膚近固原道王系政平凉道孫兵備督兵防禦撫院移駐涇州相機調度三秦安危係此一舉今且休養士馬以待進勦等語初八日一更時慶陽府知府朱純差人探得賊在蒲河一帶安營正好攻其不備本夜三更時蒙按院與參謀貢生

俞各伯進院詳示勦賊情形刻期發兵務要神速仍將調到寧夏官兵四百餘騎付本鎮統領塘令旗鼓守備張應傳知河州副將李夢暘加銜遊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守備續應奇刁明忠高應洪李發楊等同賀總兵標下守備曆師賢等於是夜四更出兵初九日抵驛馬關合同甘肅總兵楊嘉謨慶陽游營守備趙光遠等合兵進勦於初十日次王宗原塘撥守備馬寬探報賊離蒲河去西壕約五十三大營設

謀俞各伯中途擒獲姦細飛虎招稱賊頭李二壯三楊偽總兵紅軍友等已差人潛入鎮原縣買給內應約十一日攻鎮原令虎打探兵馬消息等情本鎮同楊總鎮乃驅兵疾從大小方山出其不意於十一日巳時至西壕賊果萬餘騎於登壕高阜處設守兵二三千大砲矢石力拒我兵本鎮督令曹變蛟劉成功馮舉平安等突入賊隊衝衍又得楊光烈[illegible]等協力撲衝本鎮與楊總鎮李發楊趙光遠合兵[illegible]

臨陣親督官兵賊始敗去又遵按院嚴檄臨陣勿貪
財畜勿掠婦女勿爭割首級賊慣埋伏勿中狡計等
語故止將上馬強賊斬首二百七十七級賊從小路
奔投小河溝我兵追至又斬七十四級十二日窮追
至松樹梁賊迎死戰斬獲五十五級餘賊敗上俄家
窰四山劄營我兵追至乃隔深溝賊窺人馬疲倦暗
於溝下伏兵誘我欲候進戰四山截殺本鎮與楊總
[illegible]

伏兵亦收上山相彼地形止有二鳥道可達絕嶺本
鎮統李夢暘曹變蛟馮舉等從東北進楊總鎮統楊
國禎李召楊光烈等從西北進賊分敵死戰我兵遶
山突衝砍入老營衆賊大潰叫哭棄甲失馬墜澗者
不可勝紀餘孽北遁羅家大峰臺去訖斬首三百二
十九顆前後通共斬首七百三十五顆捉獲活賊鍾
天吶等稱賊頭李都司杜三楊偽總兵被官兵當陣
殺訖等情又據固原道右參政王[illegible]詳據[illegible]

合寧塞環慶餘孽聚結西壕孟塬寺等處謀犯鎮原
垂涎平涼禍幾不測本道同分巡關西道右參議徐
如翰督兵協力防禦塘報軍門請發中軍副將王性
善領兵相機堵剿撫院親至涇州嚴檄誠殿捐俸犒
賞調發靖鹵官兵及鹽礦二兵於三月初十日分巡
關西道行鎮原縣知縣王化民嚴督鄉兵守城本道
領內丁親赴營內督同副將王性善統領都司靳桂
香遊擊余繩等官兵分布劄營賊亦劄三大營老營

住西壕倚山負險挑選精兵防我西南二面官兵不
意曹楊總兵於十一日襲背而攻老營賊見灰塵四
蔽老營攻破而西南二營賊走北援各兵一齊進擊
除曹楊各兵跟追斬獲另報外當陣斬獲賊級三百
二十六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慶陽之賊劉五郝臨
菴可天飛等擁衆數萬盤踞鐵角城一帶所謂東川
也東川焚掠已盡臣駐慶陽催兵催餉鼓勵將士以
虛聲恐喝賊未遠南下而其狡悍者如楊偽總兵之

類復侵掠西川謀犯鎮原以開平固寧塞通寇多竄
入其中勢甚猖獗撫臣綵國事移鎮涇州調度固原
道王振奇平京道徐如翰集兵防禦督臣洪承疇因
臣告急發總兵曹文詔領臨洮兵二千從間道疾走
慶陽以三月初五日到府臣恐賊聞文詔至必且遠
遁揚言俟秦士馬故以緩賊初八日晚得撫臣手劄
鎮原告警危在旦夕臣與府臣朱純密議喚參謀貢
生俞咨伯語以進兵勦賊狀文詔即於是夜出兵十

一日追賊西壕賊驚駭以為從天而下也文詔同楊
嘉謨督戰各將用命而衝鋒破陣者則多文詔部下
諸將也窮追兩日夜血戰數十陣斬獲七百餘級而
督臣所發副將王性善兵固原道臣王振奇督之亦
斬獲三百餘級寧塞餘孽掃除略盡賊頭目亦多授
首者臣屢嚴檄將士當陣勿貪賊餌勿中賊伏以全
勝為能不以零級為功而文詔能行之故斬獲如是
之多臣又屢飭諸將賊姦細甚多曩來我兵未出賊

已預知故敗夫惟聲東擊西亂其耳目出其不意嚴
而能密可以取勝而文詔能行之故出師如是之速
是役也解平固鎮原之危而寒東川諸賊之膽卽甘
肅諸兵暮氣頓新而楊嘉謨等亦恃為桑榆之收從
此同心戮力蕩平或有機乎雖然勦賊非難用兵為
難用兵非難用將為難語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兵今雖有能勦賊之兵而無能用兵之將賊終不可
勦兵亦不可用也臣見曹文詔忠而且勇廉而有威

其號令軍士紀律嚴明兵至郡縣不擾民間一粒令
行禁止人人效命部將如馮舉曹變蛟劉成功平安
李登楠才明忠武士亥等文詔解衣推食甘苦與共
此數將者各足當一面每戰居先故能摧鋒陷陣貢
生俞咨伯以今年正貢例應赴京廷試文詔留其謀
略呈請督撫授以參謀之劄羅而致之幕府本生運
籌決勝屢積戰功凡此類者不減古名將風有將如
是而不專其閫外之權予以敢戰之兵是繫騏驥之

足而望其走千里也臣與督撫往返密商歸於各鎮兵馬中挑選精鋭五千付之使得展其勇略而再佐以嘉謨協謀制勝必能成功今止領臨洮新兵二千卽令之甘肅寧夏等鎮兵不滿四千而以三鎮臣統之責以掃蕩鐵角城數萬之賊將多則權分兵少則力薄非策之得也目今厚集兵力多措糧餉乘勝進勦在此一時知督撫有同心矣其將所馮舉曹變蛟劉成功平安李登榜刁明忠武士玄與貢生俞咨伯此番用力用謀實超諸人之上宜俟敘功之日從優錄用以示鼓舞夫天下未嘗無才不稍破常格而欲才之爲我用不可得也臣因議用兵將而併及之

北地豐年有象疏

甘者西壕之捷兵威大振餘孽多四散遁去而西川一帶數百里之內小民猶得耕種秋田先是二月臣檄布政司除解發延安各州縣衛所捐賑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榆林一萬又各營堡六千外凡有府庫餘剩銀兩盡搜解慶陽以備賑濟難民之用撫司臣陳奇瑜差官解至者三千二百七十餘兩內將瑞藩捐銀一千兩秦藩捐銀一千兩韓藩并各宗捐銀一千五百兩俱行解發別無遺欠臣委官查審凡被流賊搶掠有田而不得耕欲耕而力不支者給以粒種之需勸令速耕以環縣委同知李舍樸發過銀四百兩以安化合水二縣慶陽一衛委推官馬一楠發過銀一千四百兩糧三百石寧州則委知州唐萬齡眞寧則委知縣安如嵩各發過三百兩又見兵馬漸集米豆之價一時湧貴恐後來糴買艱難年歲凶豐未卜又行府發銀六百兩委馬推官易買米豆貯倉備賑

而前項銀兩所存者無幾矣臣出示通行勸諭鄉民課督耕農又委官聞一查驗有力勤而種多者賞以花紅以示激勸近詢之父老及各官所報各鄉村種麥豆者十之四種黍穀者十之六惟環縣東北爲賊蹂躪人多逃竄地盡荒蕪一望蕭條其餘各鄉荷鋤而耕者甚衆自三月以來時雨既零禾麥蔚起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民庶幾有更生之望免流徙之患矣聞延安各州縣督臣洪承疇多方課勸散給牛種而

臣所分發之銀照州縣大小或一千八百六百五百有差俱已遍及窮黎涓滴孰非浩蕩也哉民間父老子弟欣欣喜色相告曰麥秋熟免饑死矣而臣猶不免惴惴滋懼者夫胼胝而耕者民也而亡不耕而食之賊如數十萬虎狠分布山谷今日掠一鄉明日劫一堡彼固以戰鬬爲耕作以焚搶爲尋常殺人如麻脯肝而食者也即今天與吾民以豊年吾民得而收穫之乎吾民得而安享之乎三月已矣及此四月早

集兵力速行勦蕩殲其兇渠散其脅從此滅賊之一時即安民之一時也若過此以往不爲殄滅則穰穫棲畝者賊掠之皆其糧也終歲勤動祇以資盜是年雖豊而仍荒民雖耕而仍餓也臣所爲惴惴懼也數月以來據各處塘報賊所屯據之地如劉五可天飛等之鐵角城混天猴獨行狠等之盧保嶺皆窘於無可搶掠在鐵角城之賊惟有走平凉固原一路在盧保嶺之賊惟有走同耀涇三一路理窮勢極拚命狂

逞寧復再有顧忌而内地守備單虛在在可憂我兵止楊嘉謨曹文詔等三千五百有奇分勦則力薄不足以戰合營則賊衆不能兼顧項兩鎮臣因混天猴賊逼近寧州領兵追勦兵纔至寧州而環縣則報三月二十日圍城矣報賈家井驛併清平所焚劫矣分巡關西道臣徐如翰報鐵角城賊侵平凉走白水近華亭謀欲屯據關山窺鳳隴矣撫臣練國事不得已又催兵赴平凉勦賊而臣所駐慶陽及寧州眞寧合

水等處無一兵一馬止環縣曲子二處有賀虎臣穿夏兵七百餘防守耳若平固有事則鳳隴戒嚴恐前年漢南之禍復見於今日也至師行糧從所費不貲而又時不容缺去冬所留之餉近督臣屢遣臣劄極言不足用之狀且慮餉缺兵逃爲禍甚大擬再補牘叩閽良非得已臣終始以厚集兵力多發糧餉及早撲滅爲請者蓋亦籌之熟矣兵多則可以分勦餉多則可以四應數月之內必有掃蕩之望其費因速而

所費反省兵少則顧此又以失彼餉少則偶給又或告匱需之歲月更有滋蔓之憂其費因延而所費反多願司兵司餉者之熟思而早計之不然三秦之禍何時而息哉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速賜覆施行

查覈官兵追勦情形疏

賊自剋華亭之後聞大兵追至即棄城而逃攻莊浪燒城門岌岌幾不保幸兵躡其後乃獲解圍四月初四日有張麻村之捷甘肅將官李鴻嗣莫與京領新調甘兵適至與兩鎮臣合營兩鎮臣乃遣趙光遠方懋功領兵一千五百有奇回守慶陽臣深慮賊流入鳳漢貽禍內地震驚藩王故星馳赴鳳翔檄責關南道防鳳縣略陽等處責關西道防隴州寶雞等處以

斷賊南下之路而一面設處公費差官犒賞軍士以示鼓舞一面移文兩鎮臣催督速勦毋令滋蔓兩鎮臣勦賊之志亦甚銳一擊賊於咸宜關再擊賊於隴安司屢戰皆捷賊鋒少挫初賊掠縣頭鎮時適寶雞縣數十里而近耽耽欲取道鳳縣入漢中鳳縣士民聞風多有逃入山中避之者勢甚急賴有備不獲逞賊又新敗故折而走清水燒長寧驛殺人盈野焚掠一空臣遣人偵探近報賊復向水落城綠靜寧莊

涙仍入平凉地方而鳳翔漢中暫得安堵矣然流賊出沒不常不早殄滅慮其復逞終未敢恃以無恐也兵遇賊未嘗不有斬獲而終未能遽撲滅者以平隴一帶皆深山茂林兵至則潛匿其中據險以待兵退則剽掠四出焚殺無忌卽我出其不意襲而擊之困獸死鬬度不可勝則又鳥獸散矣山險路仄深入窮追頗覺其難而州縣糧草缺乏轉輸艱苦邊賊疲悍工騎射將士往往有中傷者則饑飽勞逸之勢異也

賊所掠男婦凡係平隴脅從者臣皆諭令州縣招集之戒軍士勿殺逃回頗多惟是回顧其家房屋毀矣妻子殺矣田地荒矣牲畜財貨罄矣糊口之需無從乞貸臣卽屢檄有司多方撫恤而欲以空言存活十萬枵腹之衆勢必不能查捐輸銀止存二百餘金求以委平凉推官王崇顯查賑華亭士民涓滴能濟幾何而鎮原武安隴州莊浪靜寧等處被賊蹂躪者無以給也臣目擊傷殘之狀惟有拊心涕零則特發一

二萬金賑救此一方未可緩也凡此孑遺撫之則民散之則賊臣以爲今日急務亦在乎撫恤難民以孤賊之黨勦滅眞賊以除民之害而已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施行

查覈官兵勦賊功次疏

先是總兵曹文詔楊嘉謨追勦原劫華亭縣城流賊三次斬獲賊級一千八十餘顆該臣查覈情形先行具疏奏
聞訖一面嚴檄道將統兵跟追務要盡滅此寇以安地方去後臣駐鳳翔就近督覈續據總兵曹文詔楊嘉謨各塘報到臣該臣復行查訪無異看得流賊之突入平凉也其謀最狡然意不在平凉也欲走鳳翔

入漢中據險負嵎以營爲三窟而後出沒內地恣其剽掠崇禎元年邊賊會繇略陽犯漢輿其已事也自華亭一破之後聚衆數千勢甚洶洶幸鎮臣曹文詔楊嘉謨等兵星馳赴援屢戰屢捷敗之於張麻鎮敗之於關山嶺又敗之於隴安司而賊鋒少挫投降者數百人解散男婦無算又用間殺其頭目紅軍反自是望見大將旌旗輒走匿山中不敢逆戰然猶劫掠清水有副將蔣一陽失利坐管都司李宮用被殺之事邊賊狡悍若此清水非臣所轄撫臣練國事當有疏詳言之也漢鳳之間各隘口防守頗嚴賊不獲南下復折而北分爲兩股其有馬賊數百騎走固原謀歸老巢其馬步零賊數百散匿於華亭莊浪隆德諸山谷間兩鎮臣分兵援勦近有楊三川之捷又有唐毛山之捷餘孽倏聚倏散爲數無多鳳翔漢中可保無虞即平凉亦幸不爲延慶之續矣臣與撫臣密商賊走固原者責成固原總兵楊麒發兵堵勦賊匿平

凉者責成曹文詔等速爲殄滅及此兵威大振賊膽既寒之時廓清平固還兵慶陽而後鐵角城之賊可圖也是役也督撫之督催調度殫厥心力鎮將之奮勇血戰屢獲功級道臣徐如翰之晝夜拮据備極苦心若用兵在在如此賊未有不可撲滅者臣莊誦屢
旨仰見
聖明鼓厲之神恩威併用時嚴加督責以課其功時大爲鼓舞以作其氣臣一一宣示將吏人思感奮故

此番勞績似爲獨著臣竊以爲用兵討賊激勸爲先如楊嘉謨策勵已久有功可贖似應免其戴罪住俸曹文詔自叙王加印復寧塞至今屢有戰功或量行加銜以示優異道臣徐如翰督戰措餉能爲桑榆之收仍當優叙其餘有功將領分別錄賞想亦朝廷所不惜也至撫臣練國事自恢復中部以來拮据行間隨賊向往無有寧刻賊掠慶平往來寧涇之間備歷艱辛獲奏屢捷艮亦不易此無逃

聖鑒不俟臣言矣

鳳翔派納鹽課疏

鹽法利病鹽臣職也鹽法而爲民利病則臣職也臣奉命巡方咨諏民隱久痛心於鳳翔派納鹽課之苦及臣叱馭鳳翔進道府州縣暨鳳之父老子弟詢問疾苦以爲莫如流賊劇矣乃僉謂鹽之害劇於賊以流賊肆虐一時之禍鹽課累民萬世之禍也臣查鹽法之壞自萬曆四十一年鳳守張栴之以意增減始栴解人也因解商以折閱累不願赴而議召靈商逐

改食靈鹽然雖食靈鹽仍納解課久之靈商又以折閱累不願赴而議召鳳商夫鳳無商也僉富戶充之故有每解引一道支靈鹽三石之議謂不如是則鳳人不赴也府道與鳳民有成議矣及申報鹽臣鹽臣持舊額上請駁減二石仍令照解鹽每引一不倒而鳳商之以折閱累也更甚有司束於功令勢不得不議僉派議私幇甚有傾貲納課不願領引到池儎脚即行私鬻者有運至府屬價踊售艱引遲獲譴者有

戸丁逃亡飛灑包賠者愁哉鳳民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誠可憫也查自鳳至靈千二百里羊腸峻坂車馬難馳而脚價盤費守候支鹽與夫驗引盤鹽催諸收課解課擲夫工食等項總計不下三兩每引正課三錢三分三釐較之平涼慶陽兩府距靈池遠近且平每引價止一錢一分又就近納寧鎮充各軍月餉無解納遠涉之費以視鳳翔何啻逕庭同是秦民胡為一體之中偏有集菀集枯之嘆耶毋怪乎二萬之

逋課終不可得而問也且累日久則課日逋受病又不獨在民矣臣洞悉其苦歷查舊案自萬曆四十二年至今當事者日議加增二石而未得一當也臣正欲為一方請命項見鹽城王與舟疏請每引加鹽一石另給一票驗行部覆奉旨鹽觔以意增減引票拈行殊非成法且前時駁減至三分之二必有定議何又僉派病民紛更無已還遵前旨查酌明確具奏俟此臣莊誦之仰見

聖明洞灼民隱惟恐其病之也夫鳳民食解鹽解商納解課與平慶每引一錢一分領鹽一石此

祖制也成法也自張棡令鳳屬改食靈鹽代納衛課是紛更也至駁減三分之二是眉睫苟且之見原無定議所以虧國病商逋課病國僉派病民二十年來紛更之無已也今即不能做

祖制令解商辦課以釋鳳民之苦獨不能做平慶成例每引一錢一分支鹽一石鳳屬每引三錢三分三

釐加鹽二石以為經久可行之道乎不然昔減二石今止增一石正明旨所謂以意增減也何可著為令甲如謂引票並行未免溷淆今若照平慶事例加鹽二石合無於須發鳳屬解引之內每引明註三石觔數似亦直截可行之法也抑臣慮此至熟矣夫商民累則國課虧國課虧則官鹽壅官鹽壅則私鹽盛私鹽盛則千百成羣劫奪公行拒捕殺人而盜賊起如鳳隴之間所謂鹽兵長杆手者皆亡命私販之徒也

此輩實有爲盜之具人以千百計勢又不可以急捕急捕則生變如聽其私販公然扞網久必釀禍爲害不小今誠照原議加鹽二石則商民有倍利之入不復稱累而課裕課裕則官鹽行官鹽行不苦踴貴則私鹽絕私鹽絕則前此千百成羣者無所覬利而黨散黨散則盜賊不起夫商無折閱課無逋欠民無僉派而又可以消私販之積蠹弭盜賊之隱憂此亦
聖明之所宜急講也而今不過加鹽二石便可以甦

久困而臻美效特在
皇上俞允耳夫鹽出於天地之自生惠而不費令行於商民之樂赴法乃可久法善固無事於紛更法弊亦何難於通變及今不有定議將來議增議減徒滋棄舍鹽法愈壞地方愈困私販釀盜隱禍更有在於僉派之外者臣知而不言有負
皇上日夕惴惴寢食靡寧且鹽臣巡歷例不到鳳翔特懸揣其事權量輕重之間是以有加一石之議臣親歷其地悉小民之害求永久可行之策故仍議加二石總之爲地方起見爲鳳民請命而已伏乞
皇上垂念鳳民二十餘年之苦累俯順輿情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允將鳳屬每解引一道准支益鹽三石自崇禎五年爲始將領發鳳屬解引每引明註三石責令有司召集鳳商辦課不許僉派里甲永爲成法以杜紛更庶曠然與一方更始乎或謂鹽多流販西安則在道府州縣嚴行禁緝如有故違聽撫按參處

如是裕國安民計無便於此矣

平固餘孽勦盡疏

先是總兵曹文詔楊嘉謨追勦原掠華亭縣城流賊五六斬獲賊級一千四百餘顆該臣隨卽查明業已具疏奏聞訖一面嚴檄道將在於山谷收勦務要餘孽盡殲毋留一賊貽禍內地去後茲准總兵曹文詔楊嘉謨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平固此番勦賊撫鎮道將可謂竭盡心力矣賊望見旌旗輒潛伏於山壑林箐之間掃蕩最難而臣愚獨以爲平隴內地與延之西川慶之鐵角不同西川鐵角賊之巢窟亦多有百姓家於其中者被賊迫脇計無復之故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可也平隴本無一賊自逃寇流劫地方受其蹂躪而姦狡不逞之徒類多生心觀望思逞若不殄滅一倡百和其蔓難圖故臣以除惡務盡責成兩鎮臣遲援電擊不遺餘力旬日以來殺者降者婦女奪獲者以數百計而華亭隴州一帶賊盡矣其潰而北者固原鎮臣楊麒又發兵勦之兩次得級二百有奇

而固原之賊亦漸盡矣道臣徐如翰之言曰今各州縣偵探凡可以藏賊者必窮搜而嚴索之若今日報無賊而異日有賊竊發者治以欺罔之罪如是而賊之盡無疑也臣總計自西壕殺賊以來血戰十餘合斬級共三千有餘寧寨餘孽至此乃盡而撫鎮道將之功不可泯矣所慮者恐鐵角城之賊復逸而西不可不防今曹文詔楊嘉謨先後班師慶陽督臣洪承疇不日回鄜州勦混天猴賊卽欲移鎮北地臣以爲

當檄固原鎮臣楊麒駐師鎮原而分兵守萬安清平一帶以堵賊西下平固之路當檄定邊副將張應昌等駐兵金湯吳旗營一帶以成南北夾擊之勢撫臣練國事督副將張全昌等兵以堵賊南下西安之路而以曹楊兩鎮兵馬及督臣所領標兵合之可七八千洗巢大舉賊眞如釜中魚矣殲其兇渠撫其脇從蕩平之機似可計日定也今秦中雨暘時若二麥已收秋田甚茂大有豐年之象願督撫諸臣乘此兵力

刻期早圖時不可失不然各鎮過七月以後有防秋
之役兵馬勢必撤回延北到窮冬之時有饑寒之衆
盜賊恐復蠭起整兵兵單措餉餉缺欲起而圖哄難
矣臣不敢不爲萬全之慮也

延北逆賊授首疏

崇禎五年六月初二日准延綏總兵王承恩塘報到
臣該臣看得延慶諸盜爲夥最多今除寧塞餘孽走
平凉者勦除略盡此外尚有三大夥一爲延綏之而
川頭目不沾泥等一爲環慶之鐵角城頭目劉五等
一爲中宜之蘆保嶺頭目混天猴等多者萬餘少者
亦三四千計而其爲綏德米脂榆林之患則西川爲
最不沾泥賊自去冬大叛撫臣張福臻因大兵方集
寧塞未暇征討不得已而撫之未嘗不結之以恩也
而鷹眼未化狼心復逞今年三月復叛擁衆數千攻
綏德攻米脂攻葭州遍鎮城截王家砭糧路遂斷榆
林岌岌幾不保撫臣憤極徵谷路兵勦之於葭州斬
首三百餘級而有馬強寇仍歸老窩督臣洪承疇因
榆林告急提兵北征躬擐甲冑鼓厲將士設伏出奇
分布要害又計誘賊渠既擒不沾泥於山西又斬頭
目三十餘人於西川殺強寇四百有奇其餘撫定之

督臣親爲講度鎭撫道將同心協力何以有此臣
查西川險阻數百里不沾泥等招亡納叛爲日已久
今旣殲厥渠魁餘孽膽落矣苐大兵進勦之日豈無
一二狡賊深匿山谷幸漏天網者卽此受撫之衆豈
無中懷反側包藏禍心者兵到則散兵去則聚從來
已然臣愚以爲賊雖報平兵未可議撤也必如督臣
議設防兵以偵其動靜但有聚抗情形卽行勦捕而
併責成州縣官編保甲練鄉兵稽查奸宄撫恤善民

俾各安其業賣劍投戈聽有司爲差如舊盡破從前
討地方給月糧屯聚一處之覆轍而再急勦蘆保嶺
鐵角城諸賊以孤其黨庶乎久而相安無事耳竊邊
荒塞每到深秋禀冬之際饑寒之衆恐復以搶掠爲
生計則救荒通糴爲善後之要著不可不急講也伏
乞
皇上勑下該部施行

邊地有司減俸行取疏

臣於去年六月具縣令親民之官殘邑尤宜得人一
疏奉兵荒邊地有司果著有實效准減俸行取以示
鼓勸之旨仰見我
皇上體恤邊吏如此其至也臣時以此言勸勉有司
其不肖者自爲暴棄天地雖大不能施雨露之恩則
亦已耳其賢能者竭蹶黽勉幸有成效而臣差將竣
出關有日矣不及此時遵奉
溫綸申明前說不但有負諸臣亦且負
皇上體恤邊吏德意是以惴惴不敢自寧臣謹列諸
有司勞逸之狀以暢言減俸之旨可乎今夫中原腹
心之地江浙靡麗之區閩粵僻腴之鄉官其地者衣
冠甚都騶從如雲其俸薪之入公費應酬之需無不
取之裕如訟牒科罰徵求羨耗歲入不貲民亦不稱
厲焉其賢者稍知砥飭則聲譽易起而高才捷足之
徒分其所入用以要結貴緣俸期將及無不遷美官

去者不肖之流朘削膏脂充潤囊橐卽不幸遭遇白簡輕止降調重止罷斥歸猶出其橐中裝構閣亭連車騎招賓客肥酒大肉以自娛樂且多買良田美宅以遺子孫雖不爲清議所齒而要未嘗有刑戮之加也今延慶之爲吏者異是大荒四年羣盜如毛四野焚燬一望蕭條止數孤城壁立而城以內多者千家少者數百家田地荒蕪不治課稅既停糈算復絕官無俸錢役無工食其賢者自辦資斧以餬其口孑然

一身日抱印牘夜宿雉堞在戎馬烽火之中與鳩形鵠面爲伍非獨無居官之樂亦且鮮生人之樂如中部保安安塞合水等縣煨燼之餘縣官棲止民房出騎款段力不能具輿臺其艱苦至此卽令廉如伯夷誰爲蜚聲譽於當道之前者不幸寇至奸從內應命危如綫卽或僅以身免而國法具在誰敢徇之不逮繫司敗則戍伍鬼薪狼狽一身窮歸無路臣每目擊心惻爲之隕涕同爲朝廷司牧綰半通之綸受一命

之寄而苦樂異趣亦至於此今二三賢能幹濟之吏從千苦萬難中竭力支撐保障危城可不謂循良卓軌哉而乃不得與腹裏有司爭一日之遇豈不可爲太息乎惟朝廷之上垂鑒異苦憫其賢勞加以不次之擢閒以減俸之例使知今日盡瘁異日尚有清華一路庶幾鼓舞忘倦以爭自濯被勉收後效不然彼處安席膴者坐致美遷此茹荼食苦者久困枳棘徒以灰豪傑之心而令海內之士裹足不入秦耳臣以

爲立勅下吏部覆議遵照

明旨令後兵荒邊地如延安慶陽等府各州縣凡知推不論科貢但有實效應行取者減俸一年以三年四月爲期卽與截取考選科道部屬其同知知州等官以三年爲滿卽加優擢與以善地庶勞逸均而無獨賢之歎乎且不獨此也人皆視邊地爲畏途故擇地而蹈者規避不前今知有減俸之例考選優擢之榮則賢者爭思奮厲於功名之路矣銓司知

聖天子加意邊吏必多方遴選投以老練甲科精力孝廉而吏治從此一新收拾殘局爲生聚敎訓之圖則保障之功循良之績民生與封疆俱嘉賴之矣且有司仰承風旨勉勵服官有司即將百姓即兵固圉禦侮綢繆必力其考選而爲言路也則凶賊情形封疆利害得以所見聞者條議入告不至遙揣懸度以拾紙上之譚其考選而在戶兵部者知糧芻虛實兵馬強弱將領勇怯及一切險隘防禦之術不致按圖

循套以塞苟且之責而經濟事業亦舉從此出矣茲朝廷特行一激勸之法而邊地已受無疆之福然則邊吏減俸之議豈第爲諸有司計也哉伏乞皇上垂念邊吏之苦特賜鼓舞非獨延慶也雖普[illegible]令行之各邊郡州縣可矣

預陳善後十策疏

臣以賑濟入秦改而巡方自去年仲春至今二十閱月矣強半在延慶之間流寇情形小民疾苦屢疏入告猥蒙採納多見施行日者賴皇上神靈威武之所變化平凉西川諸寇漸次勦平督撫鎮道同心戮力拮据行間日事征討今惟混天猴劉五等兩枝賊尚未殄滅而臣將瓜代矣封疆安危日夕縈籌得善後十策如野人食芹而美思欲獻

之君王雖無足采亦出於愚誠不容已也或謂蕩平未奏遽言善後得無早計乎臣謂勦賊督撫責也條陳利病言官責也臣亦盡言責焉而已矣十策維何一曰擇守令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在平日已然而况荒盜頻仍地方殘破之後生聚敎訓尤當急講全在有司悉心勸諭加意撫字果其地漸闢墾民漸樂業婦子桑麻漸有熙聚之象即本官勸課之力當註上考不則雖斤斤自守而無補凋瘵亦考中下

監司刑官仍宜不時單騎徧巡嚴加稽覈而其貪正
廉幹著有實效者減俸行取以示鼓勸吏治當蒸蒸
起矣臣查延安州縣近日銓調亦多得人而新補者
尚多褒足如醴泉令羅朝彥督臣洪承疇題補雒川
乃朝彥又報陞累正徑離任赴京矣陵州守王家瑞
以病去甫施令董直懇以陞去此皆要地不可一日
缺官者誠擇廉幹之吏在在布之是善後第一義也
一曰招流移延慶兵荒五年民之壯而黠者爲盜不

則散而之四方矣老弱者塡溝壑四野蕭條鬼燐夜
嘯黃狐晝啼蒸戶口之餓而死鋒刃而死者十之六
七矣今雖孤城壁立無民共誰與守卽有賢守令舍
招撫流移一著無處下手而要非可以空言招虛文
撫也臣在榆林檄行州縣議淸查各村各里逃亾者
幾何戶山寨幾何處窯房空無人者幾何所田地荒
蕪者幾何畝一一登註於籍然後招致流民及脇從
之願歸正者問其何里之民也有無房地田畝有則

以原業付之無則取之絕戶者而受廛分地給之印
照量助牛種編里甲安插之俟年豐事平當差者仍
舊當差納糧者仍舊納糧方謂之版籍民民而招撫
始有實著也豈可令之屯聚山谷弱肉強食已哉一
曰墾荒田延慶兩郡延亘千餘里地廣人稀往日所
穫粟穀轉販西安今因荒滋盜因盜滋荒而田多蕪
粟如珠矣卽議招流移與之以田驅之爲農貧無餘
力終多曠土臣查宜雒兩川近韓郃一帶其中宜則

接壤涇三薄富有力之家多有負耒耜而願耕於其
野者特爲盜阻耳若事平之日有司多方招勸有佃
種荒地者投官給牒俾得盡力開耕有耕百畝以上
者量爲獎賞其初墾之年免其差糧果遇豐稔每畝
量納分釐以爲官師俸廩驛站工食之需待元氣已
復土皆沃壤民皆成聚始一例給餘帖徵課賦久之
無不闢之土矣一曰廣屯種募民墾田止可得之延
慶以南與西安相界者耳亦未必盡緣南畝而耕也

則無如屯種便近邊一帶凡係屯田逐畝清查招軍屯復業而其餘拋荒之地查有各衛所軍餘及各營堡軍丁有願領佃者官給印牒亦照民田例俟數年之後如果豐稔按例徵收籽粒則屯田可復也其民田絕無人者荒蕪最多雒川令劉三顧曾議招練鄉兵揀鄉民中有勇力者爲兵每兵給荒田五十畝量貸以牛種之資至秋收穫除扣償牛種外卽予兵爲衣甲器械月糧之用大縣可五百人給田計二千五百頃小縣可三百人給田計一千五百頃卽不必拘守成數而大約每縣數百兵可得也擇忠實有身家者數人爲之長訓練督課皆責成之益收其勇健者爲兵實驅其遊惰者爲農有警可資之以守城禦盜無事則使之保聚育養似亦策之可行者也盜息年豐之後仍照百姓一例納糧弟在稽查有法不爲衙役市豪所吞占則善矣一曰清編審延慶邊郡州縣官屬多衰暮明經風力不足任狐鼠縱橫徵收錢糧

莫可詰問出入皆書吏收頭之手在官無紅簿不知出納幾何在民無繇帖不知派納幾何一人逃則累及一戶一戶逃則累及一甲一甲逃則累及一里差役勾攝監追拏禁小民骨髓已乾惟吏書收頭中飽耳以故富者貧貧者逃一經大荒相率爲盜皆編審不清嚴刑重斂之所致也臣去春歷延安諸州縣父老言之嗚咽臣乃宣布

皇上蠲租德意一槩徭糧俱行停止士民感而泣下今地方殘破民逃地荒經界紊亂當責成各道委廉能府佐及州縣各正官履畝清查逃丁編審田之熟者幾何荒者幾何見在可耕者幾何拋荒待墾者幾何戶口幾何丁徭幾何一一註之於籍編成里甲除豁一切荒糧逃丁而止就見在者照畝派糧照丁派徭俟豐稔之秋或量徵分數供俸廩驛站祭祀等項萬不可缺之需其餘錢糧必俟三年之後乃可議徵亦必官立紅簿民給繇帖使吏役收頭不得上下其

手民生共有瘳乎一曰修山寨臣考鄜州慶陽志宋
臣范仲淹經略其地所紀治績亦惟招流移墾荒田
修山寨數事臣乃知修山寨之可以保民也延慶近
邊苦寒民多穴處昔人於山峰要險處設立堡寨以
禦鹵寇今其基址依然蔵業臣在延慶日久習知其
俗常勸諭父老山寨可以避鹵詎不可以避盜凡數
家之村零處之氓皆當聚處山寨寨有城有井有窯
大者容千人小者亦容數百人據險固守有一夫當
關之勢若廣蓄粟糧多備火器無不可守者臣倣行
舊河西道張允登徧諭里民又捐貲爲鄜州宜君中
部等處修葺太平等寨民多藉爲保聚賊亦不能犯
似宜飭有司留心修葺爲力甚易而可以避鹵賊之
患亦保民一事也一曰嚴保甲先臣王守仁之勅贛
寇也首檄州縣行十家牌法稽查最爲嚴密蓋以絕
盜賊潛通之路防内地勾引之奸法最善也今延慶
之民通脇從賊者半係翦髮鴻鷩鳥舉反側生心最

難馴伏有司宜倣其法編成保甲嚴加申飭令之互
爲覺防一人不軌九家出首如或欺隱致生事端則
連坐之法不爲輕貸是故境内有盜竊自相揆緝則
奸僞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甲内有爭訟卽令勸釋講
信敦睦則詞訟可簡通之於訓練連其伍而制其什
則外侮可禦通之於政教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
可淳是故事變未起以保甲消弭之而有餘若形勢
已成雖大兵勦除之而不足在有司著實舉行不以
虛文塞責自有成效况孑遺無幾單騎編查不致滋
擾是弭盜安民之要著也一曰通糴販臣按延綏糧
道中東兩路自山西止隔一河西路自慶陽寧夏延
鄜自宜雒中宜近因大盜披猖道路梗塞米豆之商
多被劫奪以是中斷而斗米四錢以上軍民安得不
餓死乎臣曾具疏以通糴販責成各道臣然道臣弟
能提挈綱領耳督運轉輸必得一二廉能府佐而往
來護運必得一二廉勇將領但使桴鼓不鳴則糧道

疏通官爲之倡而商民糴販自源源至也若欲實邊儲莫善於漢臣耿壽昌常平倉之法隨豐歉以爲糴糶徵貴賤以爲灌輸當日行之各邊俱獲充裕今特患無治人耳使責成有專官則三年九年之儲易辦也而在民間則各處集場尤爲喫緊夫有無相通易粟資薪利之所聚人爭趨焉如榆林一帶有鹽有炭小民餬口之資原自不乏第在上之人有以利導之耳一曰復本色榆鎮孤懸塞外四面黃沙不產五穀一切芻糧皆仰給腹裏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說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後軍用始窘矣內地凋疲偶遇災傷又多逋欠焉得不困今春狡賊斷我糧路岌岌幾殆若攻圍日久惟有束手待斃雖積金如山不可食也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若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語曰千里不餽糧今欲強西安以轉運誠難若延安諸州縣可以運至綏德鄜

陽諸州縣可以運至定邊餉司督責運軍轉輸鎮城歲可得米豆十餘萬石草百餘萬束年豐價賤則單支折色而蓄儲以備荒年荒價貴則本折兼支而芻糧不虞匱東路距晉最近若歲予行糧銀數萬令神木道糴買積貯即一旦有征調之役三路士馬俱爲有資何至如今日之坐窘哉乃先臣許論請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轉運亦是一策臣述之以俟當事者採擇焉此百年之計也一曰實邊備榆林一鎮在各邊素稱忠勇年來歲凶餉匱道殣相望致荷戈健兒皆爲揭竿劇寇所餘軍丁類多老弱力不能作賊者耳芻料無可糴買馬匹日報倒死藉督撫諸臣以恩信維繫人心猶有固志此後漸次整頓逐項清理必京運民運按季給發毫無欠額而後可以議興革如城堡傾圮作何修葺馬匹倒損作何買補行伍空缺作何招訓火藥器甲作何製備即無米之炊急難

就緒而哀益節縮要有實用使旌旗變色壁壘改觀
士飽馬騰外以防鹵內以禦盜只此一鎮整飭如萬
歷初年儘自足用無煩征調他鎮矣至日前險隘處
所如西川蘆保嶺鐵角城等處似當設兵防守以絕
盜賊出沒之路是在督撫加之意焉以上各欵卑之
無甚高論然皆從地方受病之源尋其脈理而一一
調劑之如醫者用藥但求對症不必盡海上奇方也
若延慶兵荒五載元氣垂盡惟有一味温補深秋東

冬之際仍乞大沛恩膏廣行賑濟庶有回生之望固
不可用以尅之劑亦未可求欲速之效也臣因是而
更有進焉秦在昔最號富強所稱河山百二沃野千
里天府之國也不意今日凋敝若此然而勁兵猛將
多出其中今海內多事所在用兵廟堂之上加意三
秦速殄流寇併勅各邊撫鎮多方訓募以實營伍鼓
舞豪傑以拔將材萬一或有征調三秦將士尚堪爲
國家一臂之用詩曰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忠勇固其天性也而今日最宜寬恤者民力無論延
慶卽西平鳳漢等府州縣之民困於徵輸流徙載道
如麟遊一縣派糧一萬七千零而拋荒之糧計八千
有奇如平凉之華亭鎮原莊浪隆德等縣西安之三
水淳化永壽同官耀州白水等州縣土瘠民窮每年
正賦完不及十分之三而近復被賊蹂躪民多死徙
有司拮据城守日有不給豈可復責之以催科糾之
以考成乎民窮則易與爲亂借徵糧爲名而嘯聚思

逞者比比也臣以是惴惴焉竊抱杞憂妄謂延慶已
潰之癰也西平鳳漢將竭之澤也不可不早爲之所
也近見部劄欲追天啓六七年以來未完加派徵求
太急民不堪命矣臣恐揭竿而起者不止延慶也臣
受
皇上簡任宏恩愧無以報稱萬一凡有所見不敢不
嘔心上聞惟
聖明宥其狂瞽俯賜採擇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表揚節義疏

臣惟節義之在人心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也綱常賴以立風俗賴以淳故事有似緩而關係甚鉅者此類是也夫人生死之際亦大矣使非有不可磨滅之精誠亦豈能激頹風而論沒世今人名位非不尊榮權勢非不赫奕然當時則顯沒則泯泯且草木腐朽矣乃窮鄉下士閨閫婦女之流執義苟堅立志不奪或蹈白刃而如飴或瀕九死而靡他聞其風者雖百世之下猶追慕之豈非精誠之至有以昭日月泣鬼神者哉我

祖宗朝崇尚節義令巡方御史差完報命悉採以聞

旌揚如例

皇上前年恩詔尤惓惓於窮鄉蓽戶慮幽芳之不揚隱行之難彰也所以激勸人心維挽世道者至深遠矣秦固周之舊也有二南遺風守貞礪節白其天性當流寇披猖士女罹鋒鏑者數矣豈無罵賊不屈而死湮沒弗傳者臣滋懼焉檄學臣史高　徧訪而廣諮之擇其犖犖著大節者列姓氏如左伏乞勅下禮部覈議照例旌表於人心風俗未必無小補也

計開

孝子義士一名

高起鳳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木里將其繼母秦氏妹高荆媧擄去生馳赴賊營曰生父年高賴母與妹以度朝夕如必引去則生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得一馬至營祈請甚哀賊子其母留其妹生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遂持母歸賊惡之數十騎遮留生曰吾營中少一書記汝速順我且勸汝妹當惟汝所欲生大罵曰吾讀聖賢書作盜賊事乎賊怒撲殺之截其四指仍梟刃擲劍而死結勘到臣看得高起鳳不憚以其身入虎狼之窟以求其母若妹曰無母若妹則亦無父也孝

子哉迫遭賊逼脇臨白刃知母若妹不可得而身又不可辱乃罵賊截指嚼刃而死然則荆娟之貞烈亦起夙有以成之也讀聖賢書有殺身以成仁嗟乎生死之義盡矣

烈女二口

劉貴姐係延安府清澗縣白草一里民劉與室女年二十七歲與祖居神崖寨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賊圍攻寨搶擄去同寨婦女五十餘口獨貴姐被賊迫脇不從乃自言曰與賊爲妻吾父吾兄何以爲人不若一死徑投崖身碎而死賊歎息去結勘到臣看得清澗志載李家姊妹死節事甚烈今媲美惟劉氏女哉然而更難矣劉氏女尚未字人非有與醮之約也僻處山村非有壼訓之素也當寇至比閭之婦靡然被掠者五十餘口卽其家嫂氏亦褰裳從矣獨此女不少屈罵賊投崖以死至今咏其言貞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慷慨赴義從容就死嗟乎烈哉盡之矣臣旣志其居曰烈女崖而復表而出之如此

高荆娟係西安府淳化縣白堡里民高一奎室女年十六歲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本里劫脇擄去陳金帛於案曰此物惟汝用之娟義不受辱竟不語擁之騎馬卽倒於馬下賊大怒割髮裂衣仍不動遂斫三刀斷喉而死結勘到臣看得高荆娟不幸而爲賊所擄欲收爲妻誘之金帛而不從及擁之騎乃臥身馬側而竟不從也寧引頸受刃斷喉裂膚以死天地貞烈之氣不意一女子鍾之彼鬚眉丈夫屈節媚人以偷視靦息者何以生哉

烈婦一口

解氏韓城縣江李里巳故生員衞景韜妻張村里解經雅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五歲夫死氏

僅一十九歲氏引刃斷脰者數四以翁姑密防父母勸諭乃抱其親姪衛雲龍嗣夫後日惟事織紝躬操作以奉翁姑共教嗣子嚴而有方間取夫遺書手自督課無何而嗣子染疫死烈婦即投繯柩側結勘到臣看得解氏歸景輔甫三載即值夫疾革籲天請代不能輒輟食以死自誓父母姑舅慰諭之以植孤大義始收淚取姪衛雲龍爲嗣撫之成立□受室入黌能讀父書

矣無何雲龍病疫死氏集家人痛哭拜訣曰未亡人不即從夫地下者爲撫此子耳今無望矣遂闔扉自縊嗚呼悲哉烈婦之志也矢志殉夫歷二十五載而不變殆有烈丈夫之風焉

節婦七口

王氏西鄉縣宣化里已故生員許天祥繼妻生員王天民室女祥先娶王氏病故遺三子沖幼氏適天祥時年一十六歲是日偶值祥父許珱病故喪次守柩未與合巹次年祥葬父西郊即廬墓至服滿始歸行夫婦合巹禮無何病故氏年一十九歲是時氏有八旬老姑三月遺腹強稱未亡甘貧績紡奉哀藥事無前子與己子成人見年六十九歲苦節五十年例應表揚結勘到臣看得王氏以弱齡孀居待八旬老姑僅得三月遺腹強稱未亡入甘貧勵志代夫而奉其母且撫孤孤之子與前婦子俱有成立則孝慈

兼之矣當其夫天祥續絃之夕即值翁喪能盡哀守墓三年而後行合巹禮節孝萃於伉儷固已奇矣

李氏鄠縣孝義里故民高徵妻兆豐里民李穆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七歲甫及八年夫故氏子然幼寡衣食無藉乃能砥礪苦志堅持守死晝夜勤績紡以自給饔飧甚至並日而食形容枯槁此志不移至今八十一歲結勘到臣看得

李氏眞所謂苦節者矣夫守節難貧而守節尤難無食無兒以二十五歲之少寡而成八十餘歲之老嫠其間晨火暮煙燈紙月織形影相弔窮且益堅五十年如一日也堅貞之性天固多假之年以勸世矣

李氏蒲城縣尚義里故民王沂妻與平里李邦吉室女適沂時氏年十六歲沂病故氏年二十三歲事親保孤遠近稱之守節五十二年結勘

到臣看得李氏之矢所天年尚少也嗟乎翁姑老矣如風燭矣李氏不絕如綫止此呱呱者子不有撫之其何以立所謂死易立孤難氏固爲其難者矣

陳氏華州清寧里已故生員王栻妻華陰縣廓下里民陳諫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五歲夫病故氏年二十五歲守節四十餘年結勘到臣看得陳氏守節之初翁姑在堂藐孤在抱自非矢栢舟之志者鮮能之矣而靡他矣閱歷四十餘年菽水以事雙親允能以故孤子經百折之危途畢一生之苦志其稱此完節也可不爲難乎

秋氏乾州在城里故民師賓妻孝義里故民秋艮貴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九歲夫故氏年二十七歲有勸以改適者氏斷髮毀而誓死不從守節五十餘年結勘到臣看得秋氏之喪所天也誓以死殉其貞性然也轉而念翁姑靡依弱

嗣未立甘困窮而勉爲事育計亦曰以是成夫之志而已觀其嚴拒改嫁之請至斷髮毀面則貞且烈矣松栢之飽歷風霜也久而逾勁其享有長年豈非氣完者難毀哉

段氏洋縣留村里已故楊潛妻上橋里貢士段復性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九歲夫故氏年二十一歲遺孤甫半歲孝事翁姑更竭力以葬夫之祖父母教其子成立守節五十年結勘到臣

看得段氏子歸楊婿未三年而稱未亡人彼婿者老親靡依幼孤未立祖父母未歸葬萃此荼苦以遺一弱齡之婦而氏事翁姑克全其孝葬祖父母曲盡其禮教藐孤卒有成立如是者非獨婦德也天固歷試諸艱以全節付之矣

劉氏與安州興化里已故生員屠瑀妻本里民劉卿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八歲事孀姑六載夫故遺孤居秉忠纔八月氏年二十四歲誓甘

同死賴鄰婦救之甦勉持家教子入泮苦節四十八年結勘到臣看得劉氏稱未亡人時家業蕭條形影相弔乃能事垂白孀姑而稱孝撫八月遺孤而稱慈此四十八年苦雨淒風皆茹荼集蓼之境也卒之姑以天年終八月藐孤爲青青子衿而行年且古稀也成此節亦不易矣

柴菴疏集卷之十畢

序

吳子自賑按三秦歸暫息清卿之署方以積勞抱病上疏請告而忽有撫晉之推同志者憂之私問於予曰吳子以多病之軀而加之以師旅其克濟乎予應之曰濟哉於何知之知之於拜颺之一疏也吳子謂禦　當禦之口外若闌入內地則難與爭鋒昔李

牧守邊惟堅壁清野使進無所掠則退且自困此善策也防寇當防之河上若外寇不入則內寇自消巘渠散黨剿撫互用申嚴殺良冒功之禁而三晉賊氛可靖也此皆批大郤導大窾肯綮熟嘗固知其遊刃已恢恢有餘地矣夫如是則朝士何尤於彼推者而嘵嘵爲予曰古之人皆然

不獨吳子吳子不云乎昔虞詡出治朝歌李綱宣撫太原皆權姦爲之穽也而詡謂事不辭難綱願進而死敵純臣之誼固應如是讀疏至此其氣直其志壯持此以往於撫晉何有未幾予入綸扉見晉撫諸章奏邊務軍情無不洞中機宜賊嘗從雲中入犯鴈代吳子飭邊吏民堅寨入保扼要置火器擊賊賊以無所掠而遁無一城一堡報陷者防河之役躬冒氷雪率將吏嚴祛設備龍門一帶屹若金湯賊不敢窺左足於河晉中大寇數萬次第勦撫民獲買犢而耕其勞績叟出古人吳子曩所拜颺之言一一身踐之如持左券予素推服吳子侃侃立朝獨見風裁以爲秉

正嫉邪抱忠憂國自是周子忠介一流人及其廷爭逆案觸迕權要寡以危邊謂可盤錯困也而吳子卓識壯猷出爲國家建豎偉績可著旂常世俗皆誚吾輩狂簡徒標聲氣擁虛名而鮮實効若吳子者何如哉吾聞吳子在軍中指麾整暇兵事而外卽其繪圖爲災民請命諫止開採稅間架等事無不嘔心吐膽上徹　主聽下塵民隱賴聖明在上鑒其忠懇疏朝入夕報可以故底厥成功而讒謗不行若吳子者固非權奸之所得弃也

崇禎八年仲秋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友弟文震孟

題

柴菴疏集目錄

撫晉

卷之十一

晉事積壞已久謹據目前要著疏
恭據微臣拜颺之忱疏
寧武三晉重鎮大將急宜得人疏
晉中盜賊情形及勦撫機宜疏
遵旨防河敬陳責成事宜疏
河東衝劇要地急需廉幹道臣敬舉所知疏
儒弁不堪禦侮急議調用戰將疏
防河之役未終討賊之舉更急疏
自陳不職疏

卷之十二

官軍越境追勦叛兵奮勇俘斬恭報捷音疏
逃兵就撫歸伍安插已定疏
據報戍臣病故疏
生擒渠魁恭報捷音疏
查明功次并追勦情形恭報捷音疏
援將星馳赴豫原非逗遛疏
災異疊見晉事可憂疏
道將用謀制勝殲渠掃窟大獲全捷疏
特糾貪吏加耗私派之弊疏
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疏
標兵經制允宜畫一疏
臣病萬難痊可危疆不堪重悞疏

卷之十三

鹵　幸已出口微臣席槀待罪疏
山右鹵警方殷流寇乘虛可慮疏
槀報擒獲　賊功級情形疏
晉士凋疲已極懇蠲優免之征疏
防河禦寇並急要地單虛可慮疏
流賊攻陷陝州河北震鄰可慮疏

鼓厲官兵鄉勇協守防河事宜疏
臣親歷河津嚴督防堵疏
恭報緊急賊情疏
秦豫流賊窺渡情形勢甚危急疏
議管理府事疏

卷之十四

恭報緊急賊情疏
流賊窺渡甚急官兵極力防堵疏

河防幸可無患善後尤貴早圖疏
異常災變慘不忍聞疏
特舉貞孝廉以光顧俊大典疏
給折存本未便疏
巡察中東兩路設備情形疏
大兵盡尾賊後內地蹂躪可虞疏
驚聞幽犯陵京恭請提兵入衞疏
學臣積勞已久清望最著疏
臣倖固應紛繇臣罪亦當考覈疏

卷之十五

臣舉學臣原採公論疏
遵旨起解犯官疏
備查開採情形俯瀝愚忠疏
條山關繫甚大開採萬難輕舉疏
殲渠散黨疏
按臣辯疏涉欺巡方舉動可駭疏
部議條款疏

卷之十六

邪西流寇就撫謹將安揷情形據實馳報疏
房號得餉無多徵派滋擾疏
奸邪擬置可駭貽害宗民甚劇疏
臣病實俱地方不敢欺隱不言疏
警孔棘秋防戒嚴預發防邊兵馬分信責成疏

郡王違制出城謹具實奏聞疏
微臣臥病在邊萬分危篤疏
臣病萬難痊可地方不容廢悞疏
微臣功微賞重懇容辭免以安愚分疏
微臣蒙恩予告遵旨料理候代疏
敬辭服級以安臣分疏
鹽㮣關係匪細疏
郡佐勞績當優守令艱苦宜錄疏

目錄畢

柴菴疏集卷之十一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 崇禎七年

晉事積壞已久謹攄目前要著疏

臣頃者親承

天語蒙恩擢用自愧遭際

聖明涓埃無補雖孱軀多病蹻足難馳敢不承矢捐

糜仰酬知遇顧晉事之壞非一日矣大兵之後加以奇荒寇掠之餘復罹鹵患軍民兩病遍腹交空據臣平日所聞兼訪目前危狀眞有可爲寒心者晉以三關爲藩蔽自北鹵受款不被兵革者六十餘年邊垣圮而未築營伍弛而未練馬匹斃而未補器甲火藥缺而未修東自平刑西抵苛嵐邊長七百餘里其間如北樓鴈門寧武偏關俱稱要害水泉營更逼近鹵巢計全鎭之兵不滿四萬各營之馬不滿數百卽總

鎭標下見存之馬僅得四十餘匹而他可知也昨犯宣雲從茹越小石口南下直逼崞繁我兵無敢以一矢加遺 雖暫遁然未經大創定當復來而捍之在甘寧者又漸次東行萬一囘巢扶賞何以待之此禦鹵之難也晉中州縣設在腹裏無將無兵自有寇患凡失陷吉遼隰三州河曲樂平石樓臨縣大寧永和平順沁水和順九縣其餘八十餘州縣無處不被兵燹近關永寧興臨之間及太原潞澤一帶在在有

賊多者以數萬計少者亦數千計皆據險聚衆未經解散耽耽思逞而秦寇復報猖獗與晉僅隔一河冬月氷堅乘虛徑渡自唐家會至青龍驛迤邐數百里如曲谷村保德灘夷川口白家庄等處官私十餘渡處處可越處處宜防而沿河一帶又皆荒山峭壁難以駐兵且汾潞兩營之兵未盈千數以防土賊尚恐其難欲議征剿則三關非無事之時行鹽無額設之費此防寇之難也他鎭之兵月糧厚者三兩二兩至

少亦九錢一兩獨三關月餉即極厚不過七錢餘則三四錢耳使此數錢之餉按月關支邊地荒苦斗米三錢尚不足供數日之飽乃十餘年來京運欠至百餘萬民運亦欠至百餘萬崇禎三年計臣畢自嚴有停舊支新之議共停給二三兩年曾幾何時而今之壓欠者又巳年餘矣無事猶枵腹相安遇調則攘臂而譟此練兵之難也連年勦賊之費開用過各項銀凡二百餘萬除題留新餉及各官捐助搜括無礙等

項外共該借動無礙銀約五十萬未知作何清銷此外州縣之供輸民間之賠累尚不知其幾何也以致流亡相繼田畝多荒里甲疲累頃見戶部有德意單款一疏奉旨先完見年帶徵舊欠用一緩二寬恤已多但三關軍餉迫于燃眉各宗祿糧更難缺額即欲為百姓先撫字黜蔺緣勢不可得此恤民之難也臣謬膺填撫中夜旁皇竊以目前剝膚之憂無先防寇而防寇須兵用兵須將至總兵一官尤師中長子急

宜得人訪求廉勇刻不可緩罰臣標下兵僅千餘又皆衝所窮軍不習戰鬬臣聞昌將左良玉冯九州領兵四千項奉命入晉禦鹵雖有旨撤回尚駐晉中合將此兵酌留一枝尚用防河以資勦禦實為便計或別有健將精兵可為征調供臣鼓勵者亦望樞臣預圖之也又前撫臣戴君恩自延綏西路帶有邊兵千人甚得其力誠恐該撫解任苦於無餉未免散歸合令善為撫循仍安曾伍容臣受事之後再行選練統

赴河干責成各該道將沿河有司各練民兵竭力堵禦然兵力終苦不足是必五省督臣陳奇瑜親提大兵移駐秦晉之交臨河要害之處毋令乘隙渡河再蹈從前覆轍臣願與督臣戮力同心共圖勦定則兵將之當急議者也兵之所恃者馬晉之馬匹耗斃殆盡聞以前曾題請馬價六千餘金兵部未經給發應令樞臣於各邊年例馬價內再措發二三萬金委官遠沛燕衡鋒有具而後可作戰士之氣則馬匹之當

急議者也至於行鹽料草等費連歲兵荒米豆草束
無一不貴從前議留之餉業已告竭而防河禦寇之
兵月費萬金若待臣到地方方爲奏請兵機呼吸庚
癸堪虞必計臣於新餉內概留數萬備餉防兵臣嚴
飭各州縣遵奉新詔不許槩徵舊欠不許輕動宗祿
邊糧不許擅派民間供應有不遵者題參挐問庶師
得宿飽民免騷擾即日後銷算亦覺清楚不然題留
之數什僅二三別項那移什且七八究責所用者仍

是軍國正供徒爲有司小民多一番苦累耳此餉之
當急議者也兵餉具矣而喫緊處尤在用人臣查晉
中司道郡守州縣缺者甚多兵荒之後仕𡍼畏尾長
吏率皆潦倒明經責以保障力恐不勝而才品超出
者又不行破格鼓舞易致灰心臣按秦時曾有邊俸
行取一疏仰蒙
聖明採納近雖間一舉行未嘗著爲令甲臣謂宜將
臨邊臨河各州縣歷俸三年曾經薦揚即准行取永

著爲令容臣受事後上自道府下及州縣有闒茸不
肖者即行題參才力平常者酌量調用邊道著有成
效者加銜久任不得驟爲遷轉有司循卓最著者特
薦超擢以示風厲至於各處缺員必須銓臣選擇甲
科及鄉科之年力精壯者速爲銓補官得其人防寇
安民舉無難事則用人之當急議者也至於晉中兵
力單弱則城守最爲急務凡鄉紳士民遇有事之時
能倡義鼓率効死勿去其中有勞績可紀者功宜敘

錄有仗節不屈者義難泯沒俱當廣爲激勸急加旌
表庶可以鼓礪難守節之風而收家守戶戰之效此
尤臣一腔血誠所欲提忠義兩字鼓舞三晉人心者
也此外如整飭邊防駕馭降寇等事俟臣到日再與
司道諸臣從長商議另行馳奏謹先將目前要著仰
瀆
聖聰伏乞勑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

恭擄微臣拜颺之忱疏

臣本文弱書生豆俎嘗聞軍旅未學前以御史奉命
賑按三秦艱苦萬狀幸獲瓜代承乏清署二年於茲
抱慚尸素伏遇
皇上宵旰圖治軫切封疆於本月十六日召對平臺
此堯舜疇咨之典臣何人斯與聞盛事蒙
皇上俯賜清問咨以防禦方畧復令各陳所見齋顏
垂聽已而畀臣節鉞填撫山西此何等知遇即書之

史冊傳之海內尚侈爲美談而況臣身被之者乎感
激圖報又何足言退而思維臣一時奏對雖未盡中
機宜然狂夫之言聖人所擇就中有一二關切晉事
者敢再一敷陳仰求
聖明即賜施行可乎如禦　者當禦之於口外若待
進口而後商調援議堵禦爲力甚難先臣戚繼光之
守遵薊惟謹斥堠築邊牆廣哨探練兵馬布置嚴密
以鹵騎不入爲功即李牧古之名將其守邊正在鴈
門一帶亦惟堅壁清野捐租犒士以養敢戰之氣使
鹵入不得利則進無所逞今日禦　之策無過於此
雖然　禦外患也時而進掠亦時而退遁目前惟流
寇原是朝廷赤子爲饑寒所迫化而爲盜今秦中猖
獗已甚近報情形皆聚延安冬間氷結勢必渡河一
渡河則三晉復遭蹂躪必致流毒畿內狂逞中州依
然前日光景矣㓕尾追則奔潰而前招安則旋且復

崇禎長編　卷之十一

叛不行會勦終難底定賊之流也何日而止致
皇上赤子肝腦塗地地方殘破萬姓流離田荒賦逋
師老財匱此腹心之病傷在元氣廟堂之上尤宜加
意伏望
皇上勅五省督臣陳奇瑜速於十月望前提兵河上
自東而西三邊督臣洪承疇提兵鳳平之間自西而
東勅延綏撫臣張伯鯨陝西撫臣練國事各發鋭師
定謀協勦勿縱賊渡河臣領勅之後星馳入晉料理
兵馬親赴河干與諸督撫戮力一心犄角挾擊以奏

肩功斷不敢諉責於人而卸擔於己也蓋賊在延安
以四五督撫左提右挈兼之秦中兵力足以辦賊圖
之甚易但流賊不渡河則內地土寇自然嘯集無揣
結嚮應之患豈徒三晉安畿輔兩河皆安臣之言爲
天下非爲晉也至招安一說最宜愼重書云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此千古帝王勦撫定案卽屢旨殲渠散
黨正得此意未有渠魁不殲除而脅從可以解散者
也臣曩在秦中稔知將領有節制者絕少所勦殺多

是脅從而所招撫多是渠魁此輩狼子野心勢難馴
擾加以邊地窮荒無房窰可以棲身無牛粒可以耕
種有司綏輯無方安插極難自非開以衣食之源予
以生聚之樂而謂免死一票可令其搏心揖志恐不
可得則解散脅從一著亦不可不愼圖而熟講也伏
望
皇上速賜俞允諭兵部馬上差官星馳傳飭則地方
幸甚臣非不知兵難遙度而灼見流寇情形海內安

危所係故不敢不再聒天聽也若夫吏部左侍郎張
捷之推臣非能知臣者也亦非從封疆起見也捷生
平反覆傾邪臣鄙不齒臣素恥之適見三晉危地徵
臣病軀謂可困之以所不能且臣辭則坐以巧規避
臣任則誣以盼要津鬼蜮心事最爲叵測而不知臣
致身之義報
主之誠講之熟矣昔虞詡治盜於朝歌李綱宣撫於
太原皆權姦爲之穽也而詡謂事不避難綱願進而

死敵純臣大誼固當如此臣器慚盤錯志抱孤忠以
聖明簡拔爲榮以朝廷嚴疆爲重自今以後惟有殫
精報國誓生死以靡移盡瘁鞠躬置利鈍於不問而
已他何計焉惟是山西外防鹵內防寇而兵馬單弱
無一足恃數年以來撫晉而遭罪斥者五人矣時勢
艱危須從頭整頓封疆之吏事事仰承廟謨奉以周
旋語曰戰勝在廟堂所望在廷諸臣公忠體國共爲
封疆凡請兵請餉呼吸機宜各矢和衷力求共濟使

臣消其憂讒畏譏之念而一意爲保釐勘定之圖特
有
聖明在上鑒徹臣孤危之踪使臣竭力報稱不負我
皇上賜封特遣之意則臣死且不朽矣

寧武三晉重鎮大將急宜得人疏

山西一省雖外倚宣大爲藩蔽近日鹵騎闌入遂同
剧邊臣取道紫荊歷平鴈等關見數百里之內遭
蹂躪所在殘破其軍士饑疲馬匹倒損景象蕭條有
不忍言者寧武尤三關重地而將士驕玩成風素稱
易譁日者逞　咫尺救援不前又乘崞縣之陷而煽
其毒熖令邑里丘墟幾無噍類則大將不得其人所
係安危如此之重也近報秦寇披猖屢奉
明旨督撫協勦秦中兵力既集則賊之西潰東奔勢
所必至晉北自嵐臨南迄平芮上下千餘里在在可
渡而土寇嘯聚山谷者爲夥尚衆日夜欲與謀合狂
逞誠岌岌矣誰司閫外之寄而張禦侮之威者則鎮
臣是賴近見邸報寧武總兵雖自強奉旨革任矣夫
自強之在晉鼓鞞不靈旌旗無色久矣矧今又褫斥
更安望有餘勇可賈者自非其人謀勇兼全且蓄有
家丁馬匹足資彈壓未易勝任而愉快也臣曩在秦

中習知曹文詔張全昌之爲將善鼓舞之猶足爲用不意鹵騎入犯乃一籌不展若此然禦　雖不足而禦寇則有餘且其幕下有健丁各數百人衝鋒破敵往往決勝至今流寇聞其名而憚之夫人因有能有不能二將之禦寇固其所能也今晉中正急防河如念其尚堪策勵酌補其一於晉令之戴罪勦賊猶可資其一臂之用如謂懲創伊始法有難寬或令二帥隨帶家丁馬匹調赴晉中立功自贖臣資其兵力與

之戮力行間先聲可以寒西賊之膽而勇銳亦可以挫狂寇之鋒臣藉之如左右手無虞寇矣從來成大功者在文武同心故曰師克在和又曰軍識將意將識士心廉頗古名將思用趙人以其拊循者素也臣在秦所以鼓勵文詔全昌者亦非一日文詔全昌必不負臣故臣思用之非爲二將地也臣因是而有感於馭將之難也張應昌在秦亦屢有戰功而在晉則全無節制令其家丁七百有奇奉有明旨令應昌統

領回秦不知何以久駐汾州非客非主日久食匱地方恐復多事則速勅令赴秦亦消萌杜漸之一道也
臣爲三晉過計敢併及之伏惟
聖明鑒裁施行

晉中盜賊情形及勦撫機宜疏

晉自用兵討賊以來蓋無歲不苦賊亦無歲不苦兵寃氣上蒸降爲災昔旱魃與野燐競熖民不死鋒鏑則死饑饉故遁來逃亡者既不能復歸爲民而餓餓者又不得不聚爲盜州縣報寇至然後發兵兵來州縣則索糧草而無以應命兵來鄉村則殺鄉民而輒以報功彼前所報之賊久已遁去不可復追而州縣糜糧草鄉民糜頭顱乃盜賊仍舊卒不可靖臣到任

旬日諮之司道詢之守令訪之士民言其狀頗悉而盜賊情形已得其槩大略此時山西有三種賊一曰土賊其在交城者煉銀菴上諸寨原是良民所居後爲一二黠盜竊據遂有化而爲盜者約有千餘人劫掠村鎮幾無寧日其在盂縣壽陽平定諸州縣者山中素有逋賊年來結聚漸多亦約有七八百人劫奪行旅禦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其餘介武霍趙之間十百爲羣鼠竊狗偷不可勝數此輩行徑大約衙蠹爲之關通店家爲之引線滋蔓不已勢將益熾但村寨蟠結日久小民驚魂未定官兵一到玉石莫分故使賊巢未破而民廬已墟不可言也臣乃容檄諸縣令謂盜藉民中可借保甲法清之而鄰近各邑會集鄉兵討擒渠首則餘黨可散也陽曲知縣李雲鴻榆次知縣任濬才誠兩合識略兼人文水知縣白澤知兵有幹才署交城簡較王凝命赤心能任事臣一以責之而諸臣力圖所以報臣各無讓色果如是則既無

殺良縱寇之患而亦省兵馬錢糧之費此治土賊之略也一曰流賊南關遼州驛也南北孔道最爲衝要自遼州陷南關亦破今遂爲羣盜出沒之區其盜名高個子又多潞澤逃兵巢於沁源武鄉之山中據險負嵎出沒分掠東西靡定如近歲奪官馬劫貢綃悉此其輩密遣探之約有馬步三千餘非用銳卒數千褁一月糧爲直搗窮搜之計而又分兵堵截斷其去路未易得志也興縣鄰河保而接岢嵐多深山峻嶺

素為賊藪今賊首與五等負險于雄爾聚秦晉逋寇近三千人流毒近河一帶最為兇狡前撫臣戴君恩屢遣官招之不服此須選兵一旅聲罪致討庶洩神人之憤而貽地方以安在南關轄於守南道臣盧友竹在興縣轄於苛嵐道臣朱祖舜此二臣皆曉暢機務胸藏甲兵者臣以責之而近為防河喫緊兵馬無幾分用為難當俟河警解嚴臣若得曹文詔張全昌之兵與道臣戮力行間或可滅此朝食耳此治流寇

之略也一曰已撫之賊劉浩然一夥約有二千安插後河底即臨縣地方也高加討一夥亦約有四千餘安插白塢村即永寧地方也賀宗漢一夥亦約有五六千餘安插花池宂即石樓縣地方也臨永石樓皆被賊殘破名為州縣實若丘墟而濵河與陝之延川清澗相對其夥黨亦為秦人前撫臣推誠置腹設處兵糧數百分以給之而要其結寨聚衆若一敵國不似渤海帶牛佩犢景象臣到任後心知此反側于當

令自安遂馳檄頒示以安輯之俾毋疑畏而又使防守官龔能等諭以爾等既食官餉即是官兵今秦寇躭躭思渡正爾等報效之秋其各選健丁遊騎河上為吾防河有功一體賞賚葢用之以安其心收其力道當如是然而結聚終不如解散徒千之月餉不如實收之營伍臣俟親履河干察其動定諭以禍福結以恩信如其投誠向化蔡人吾人自有散遣歸農之法如其陽順陰逆分隊剽掠亦無養癰待潰之理也

道臣盧友竹主撫之事必能結撫之局臣以責之使為善後之圖必在我選將練兵有制勝之具而後聞風膽寒消其復逞之心也是治已撫之賊之略也是三種賊者實為晉害而晉人則尤苦兵者何也晉中將士素無紀律每一發兵不藉口曰賊遁則借名曰糧匱必預儲糧草飛輓不竭乃可資飽騰之氣必設伏堵截奇正相生乃可奏斬馘之功而目今最當申明者曰殺良之禁臣按軍令一欵云凡軍士殺老幼

婦女報功充數者斬法如是其嚴也夫殺老幼婦女即脇從亦且禁之況殺鄉民乎殺良之禁嚴而將士自不敢驕肆冒功縻餉之弊庶其少瘳乎至南關爲全晉要衝修復殘驛以通道路多設防兵以禦寇賊此尤不可已者容臣行道議妥另疏以聞茲未敢贅也臣日夕冰兢恐負
皇上委任地方情形不敢不竭力以圖據實入告惟
聖明鑒督施行

遵旨防河敬陳責成事宜疏

臣自十月廿七日到任因前撫臣候代一切文移塵積日久窮旦兼夕殫力批發又查訪弊竇當裁革將吏當申飭疾苦當諮詢者一一布之文告旬日以來稍有次第一面遣役偵探河上一面調兵分防責成道將益不啻臥薪懸膽未嘗一日忘秦寇也臣奉有防河脇勦之旨敢不身先將士雖副將湯九州兵馬奉命脇防尚未入晉臣念此時河冰已堅防禦孔棘

業於十一月十五日移鎮汾州親履河干督率諸將各分信地設法堵禦其責成事宜亦有可按而言者北自偏關而下河津而上與陝西對爲河東河而河至蒲州東注而下與中州對爲河南河北上下千數百里此河之大略也其在岢嵐一帶每冬例當設防原爲防鹵今並防寇近河州縣如保德興縣河曲與陝之神木府谷對是岢嵐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宋祖舜近部議以岢嵐備邊委巡寧道寇慎代防今

會城藩臬俱缺寇慎署藩司印臣又移鎮省會重地何可缺人此當併屬宋祖舜矣所設防兵則河保營叅將馬科領兵一千有奇駐河曾等處遊擊趙民懷領川兵五百駐岢嵐等處加銜守備陳可萬領兵五十餘名駐興縣叅神木係延綏東路未聞有賊所慮者興縣礦聚之寇耳其在汾州一帶近河州縣如臨縣永寧石樓寧鄉與陝之清澗綏德對是分守冀南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盧友竹併汾州營叅將常懷德所設防兵則都司王偀領兵一百餘名駐臨縣把總周芳領兵一百名駐曲峪鎮堡則峪加銜都司王體貞領兵一百二十五名把總李庫領兵五十名俱駐青龍鎮把總孔白凝等領兵五十名駐孟門鎮加銜守備張必明領鄉兵三百名駐石樓加銜守備王國樑領兵九十二名沿河鑿氷而降丁三大夥皆屯聚近河要害臣亦責令各領健丁隄防反復戒諭道臣盧友竹時刻隄防多方控馭當必有以辦此

其在平陽一帶近河州縣如鄉寧隰州大寧永和吉州與陝之延川延長宜川雒川對曩日秦寇繇此東渡禍至燎原是分巡河東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李庭芳并平陽叅將虎大威所設防兵則守備賀明威領兵三百餘名駐吉州守備尹端領兵四百餘名駐隰州而兵馬單弱分布不給近五省督臣陳奇瑜又檄汾州營叅將當懷德領兵五百駐鄉寧潞澤營叅將猛如虎領兵二百駐吉州侯湯副將到當分兵

駐防其間尤為阨要之衝也自龍門渡而下為河津榮河蒲州芮城平陸垣曲而榮河河津與朝邑韓城對餘與潼關閿鄉靈寳陝州澠池對曩者賊陷澠池繇垣曲渡河是分守河東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蔡廷桂併新陞遊擊劉保領西兵六百有餘防平陸一帶而蒲芮所練鄉兵最多蔡廷桂願以身往來其間眞足當一面者也雖然晉所防之河皆賊之去路而陝西河南則賊之來路在兩省督撫斷不以鄰為

壓然堵賊者當斷其去路尤當遏其來路今晋設防
河上以數千分散之卒禦數萬方張之寇於勢恐有
所不能支必秦豫同心戮力在在設防庶克有濟然
封疆之責臣何敢辭惟是防兵之在河干其州縣多
被流賊殘破之後荒涼蕭瑟措辦糧草千難萬難客
兵如湯九州劉保趙民懷等行糧鹽菜取之題留矣
其餘將士可令枵腹往乎此項餉糧臣雖目前設法
那借以供之而終不可不予以開銷之路也儻藉

聖明威靈賊不東渡則三晋之福然晋賊日盼秦賊
之來來則合謀在踶視渡河如履平地移鎮以後刻
刻皆臣枕戈待旦之日也

河東衝劇要地急需廉幹道臣敬舉所知疏
近見邸報分守河東道叅政葉廷桂陞本省按察司
按察使廷桂在河東最久威信最著其設防嚴飭賊
不敢犯即陞臬司亦按俸循資非異數也臣既喜刑
名之司得一鸞鳳而深憂衝劇之地少一干城急求
其人則有一焉今管舊餉司郎中史可法是也臣前
賑延綏可法爲西安司理爲臣披荊棘之林探虎狠
之窟查名散賑人沾實惠秦人口碑至今頌之及臣

懲按陜西可法爲臣叅貪吏剔豪蠹䘏災黎訟平政
理使吏無遺奸民無冤獄與之談兵事料成敗如聚
米而畫山川也幹才敏練無出其右至其守身礪節
一塵不染通籍多年家如寒士此其人真才誠兩合
器識雙超可以任大投艱恢恢遊刃者也且可法久
歷秦中稔知流寇情形於一切守禦堵勦機宜洞若
觀火若以陞補此缺人地最爲相宜可法在司勞績
久懋當有不次優擢司農方期以卿寺之秩而臣欲

授以監司之任亦以此蔣封疆爲重防河爲急爲地擇人不暇再計耳卽錢糧奏繳半月可完代者苦不之人知以人事君者不以臣言爲越俎也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將可法以應得職銜陞補山西分守河東道勒限前來管防河事務庶地方得人一路福星有攸賴矣

懦弁不堪禦侮急議調用戰將疏

寇盜之不靖繇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將領之不得其人從來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今之爲將者非浚削爲事則恇懦不前或利其遺賄而致賊遁走或探其去遠而聊一尾追殺一二老弱零級則詡詡然報功矣當事者苦措餉之難懲用兵之害不得已議撫冀以苟且結局而孰知狡賊包藏禍心名爲招安實是嘯聚饑寒之民走之如騖日聚日多是故盜之不靖其咎總歸無將臣昨以防河之役移駐汾州查驗汾營兵馬額設二千數非不多也設一叅將權非不重也汾陽以西瀕河一帶與秦比鄰數萬巨寇賜張虎視其地又最危劇也使有勇略兼人之將內討軍實外禦強寇令壁壘改觀旌旗變色西賊悶之心膽寒矣而叅將常懷德非其人也臣見其人恂恂雅飭似有儒將風及進而叩其韜鈐中無一籌矣又進而觀其

營伍兵多子虛矣有謂其支放月餉多尅常例者有謂其身臨戰陣不肯勇往者有謂其威望素輕軍士不受約束者有謂其營卒與賊往來傳消息而漫無覺察者汾州何地而可以懦弱之將擁疲竄之卒虛糜餉金乎雖到任未久無大玷疵而忝將一官難辭其任所當降調偏僻地方以全器使者也臣訪得代州副總兵今降二級調用劉光祚原任汾州營遊擊其爲將也勇而有謀威而能惠其整飭營伍則軍威

振肅人人用命其勦禦流寇則計擒渠魁在在成功馭兵有紀律秋毫無犯汾之士民至今尸祝之曰安得如光祚者而使之復將兵又曰光祚在賊何至披猖若此光祚之自汾而代也諸盜舉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已臣聞之不勝歎息夫懷德民之所怨賊之所侮而光祚民之所喜賊之所憚然則爲汾擇將斷非光祚不可者合無照所降級以應得職銜管汾營叅將事用之於創艾之初則其氣倍奮置之於輕熟之地則其功立成臣方有事討賊又在平汾之間故爲而前必能盪此羣醜以靖三晉是以躊躇再四而終爲之請也

防河之役未終討賊之舉更急疏

臣一入晉陽即具疏言晉有三種賊曰土賊曰流賊曰已撫之賊及移駐平汾目擊情形始知所報尚多未盡蓋盜寇倚山負嶮而晉中之山表延六七百里所在皆賊出沒焚掠五六年於茲矣曩特因大夥佯就招安所攻劫者皆鄉村堡寨不及郡邑城池遂以爲苟安無事而不知一郡一邑村寨幾何日日焚掠致田地拋荒戶口死逃僅存孤城誰與輓輸誰爲終事此則釀禍有不忍言者臣以防河所關全晉安危兵馬有限既用之河上則不能復鼓之行間勢使然也幸天心悔禍河伯效靈西賊屢窺復遁目前有湯九州兵馬分布設防或可無虞而臣始得一意圖境內之寇矣近據岢嵐道臣宋祖舜報興縣西北兩路賊首飾底兒小裁縫等統賊數千在孟家寨等處搶掠又神仙洞一帶有賊三股沿路劫擄等情又據介休縣報稱擒獲活賊一名孫俊在五條龍營內爲賊招稱山內有賊黨四營各流賊二千餘人營在清源縣地方時常分隊打劫行據臨縣報稱降賊高加討聚衆日多將白文村往來鄉民盡行拘留每人給大棍一條口稱兵馬時下來勦你們替我在前助戰不從者割耳又稱高加討營內叛賊滿山紅等三百餘到城南八十里攻陷李家堝地窨熏死男婦三十餘口等情又報稱高加討營內降賊頭目馬流神領夥賊劉紅虎等五百餘攻陷三山村劉希明等地窨熏死男婦九名口又陷劉家嶺寨殺死男婦十餘口粟物盡空又報稱高加討近日將四境攻劫降賊調回一半置辦烘炒晝則分撥四路偵探夜則人不解甲馬不離鞍防備兵馬撲勦又稱高加討領叛賊千餘在本縣周圍窺伺謀爲不軌等因又據南關防守千總官王行諫報稱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平遙縣東泉里有賊千餘騎到寨攻開擄搶等情如此塘報不一而足臣謬膺地方之寄勦賊安民乃其專責特因防

河爲急有稽撻伐兵力難分臣心媿憤竊念晉中流土勾結原非一起攻堡劫寨亦非一朝大約在與嵐者則與四王剛豹五等之餘黨今所號篩底見小鼓縱之類時出沒於忻靜交文之間撫而復叛者則高加討號順道神者是也其同時爲前撫臣戴君恩所撫者有三大股一爲賀宗漢一爲劉浩然一爲高加討劉浩然一股臣購其黨令梟頭目獻功賀宗漢一股皆係秦人臣諭以禍福勸令回籍此二賊者漸有

解散之機容事完另疏奏聞外惟高加討包藏禍心怙惡不悛招亡納叛其黨甚盛此神人所共憤而天討所首加者也此外則沁源山中地一川是賊老巢其賊高回子草上飛之類聚衆數千即南關之賊也霍州靈石饑民嘯聚亦數千剽劫客商道路爲梗臣料理兵食日夕不遑當調各營兵馬親督道將入山勦賊賊一日不靖則地方一日不安臣一日無所辭責也但晉中將備兵單從來勦賊必別調邊兵臣前請湯九州兵以防河請曹文詔張全昌兵以勦賊蓋灼見晉中之賊非晉中之兵可以得志必如文詔全昌夙爲賊所畏憚者而臣又拊循有素將士皆樂爲臣用鼓之而前滅此朝食可翹足而俟也近見邸報奉旨調赴鄖襄矣均之爲地方勦賊均之是

皇上封疆督臣洪承疇新奉簡命調集各邊勁兵數萬分追協勦不患無兵而二將健丁合之僅二千有奇舍晉賊不討而遠追楚寇豈以三晉五六年不易

撲滅之賊氛臣一病弱書生便可空拳了結之乎纍日秦中止因根株未盡所以釀有今日之披猖若必責臣與本省一二將士謂可辦賊恐異日晉中亦如今日秦中也臣非特不肯死直言迨至釀成大勢不可收拾然後請兵請將亦已晚矣即使二將必不可兼留伏望

皇上睿斷允留其一臣與戮力行間必不敢有負委任即不然二將之兵經晉入豫必取道平汾彼兒馬

領賞以治裝尚需月餘今其兵漸次將抵太原臣就近資其兵力先破高加討一枝勦敵俟兵威大振賊巢已殲之後促二將兼程赴豫其餘零寇臣再與晉中將吏相機勦撫以圖善後此既無悮楚事而可以兼除晉患或亦
聖明所矜允也臣不能不有望於樞臣焉樞臣晉人也豈不知晉有大寇數萬不可不急爲勦除而晉無健將精兵力不足制賊死命乃因二將應否俱赴山西立功之旨遂不能力持前議又如東路叅將劉光祚以失原啍降調臣請調之汾州用以禦賊取之人地相宜也而近見邸報調補宣府夫人有能有不能豈光祚不能禦　於鴈平者而反能禦　於宣府乎若復憚於改正使臣留一將不得請一兵不能臣有自劾求罷而已不忍坐視重悮封疆也

自陳不職疏

崇禎八年例當京官考察臣備員四品待罪危疆理合遵例自陳臣見年四十七歲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授福建邵武縣知縣調繁晉江丁父憂起補山東濰縣知縣天啓二年考選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本年實授天啓三年十月終養回籍丁母憂天啓七年二月陞廣東叅議因忤璫革職爲民崇禎元年奉旨以原官起用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崇禎二年巡按河南三年奉差巡按真定崇禎四年正月改差撫賑延綏本年巡按陝西崇禎五年六月推陞延綏巡撫未蒙欽點本年考覈回道管事六年二月推陞大理寺左寺丞本年八月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七年三月陞左通政去年九月推陞今官夫臣以一介書生受
四朝恩遇當忤璫革職時已無復出山之望自我
皇上御極錄用廢籍臣乃得有其官
皇上復起臣爲御史以御史者耳目之官與其旋求

忠直之士不如仍用已試之人甚盛舉也而臣爲御
史珥筆交戟之下纔五閱月嘗具朝廷除奸一疏逆
案諸奸恨臣刺骨又糾媚逆舊冢臣舊冢臣側目臣
特疏論臣夫銓衡要地齮齕一小臣似可擯逐惟意
幸賴我
聖明在上鑒臣孤忠特賜原宥
皇上之保全言官千古所未有也臣無折檻之忠而
猥蒙止輦之聽至今追思猶有餘媿是臣爲御史不

稱御史職一當罷臣差按河南値鹵騎入犯舊撫臣
范景文領兵入援臣移駐磁州蒐練軍卒思作勤王
後勁雖一腔忠憤不能自已而才庸力弱不能敵王
所愾及賑延綏按陝西幾及二年憂危至極嘔血怔
忡抱病至今在臣似無不盡之心而地方終有未結
之局視之古人劒牛刀犢之風臣媿滋甚是臣奉御
史差不稱御史差職二當罷延綏塡撫之推原出意
外

皇上洞知臣非邊料故臣得藉抽理署古稱司刑丞
如徐有功多所平反鳳立梟舉而臣碌碌無表見惟
隨法司後一署名牘尾而已臣益媿甚是臣爲大理
丞不稱大理丞職三當罷臣爲左右納言忝在喉舌
之司書云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爾爲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臣在任一年有餘豈無一二讒說
顯犯公論倒翻定案者而臣不能止朕師之驚弭殄
行之禍惟隨班行一引奏殿陛而已臣益媿甚是臣

爲納言不稱納言職四當罷
皇上念封疆多事加意用人不肖如臣亦蒙
召對齋顏垂聽千古美談造膝披陳略無建白
皇上不棄葑菲畀以節鉞山西何地今日之山西又
何時臣戇直迂疎實慚蚊負到任數月未展一籌滿
目瘡痍哀鴻未集潢池赤子弄兵不休恩旣莫宣威
亦未著且臣素有弱症一遇煩勞輒至危困將來有
負委任益滋罪督是臣爲巡撫不稱巡撫職五當罷

夫此五當罷在臣猶自知之而况人乎又况
皇上明並日月洞燭隱微臣復何所逃罪雖棄瑕取
瑜君父之恩原大而量力程能臣子之分宜審則此
沓黜幽之典斷當自臣始矣伏乞
聖明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稱職者之戒臣得趍伏
田野咏歌帝力更無所憾臣無任惶懼屏營待命之
至
柴菴疏集卷之十一畢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 崇禎八年

官軍越境追勦叛兵奮勇俘斬恭報捷音疏

臣因防河之役正在平汾要害調度堵禦偶接叛兵之報深慮流禍內地糾衆焚掠患在心腹不可不除臣是以一面嚴飭道將各於緊關渡口倍加嚴防一

面調遣路安叅將猛如虎從遼州和順邀賊之前臣標下中軍陳國威從平定樂平追賊之後再三申飭相機勦撫不得徒以驅逐境外了事并檄沿路文武將吏一體堵勦去後據分守冀寧道降級管事副使劉孔敬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孔應麟招兵隨鎮臣王威北去初謂關寧厚餉足以餌之也所招半係汾人半係西兵皆烏合之衆最稱悍黠難馭及應麟領赴大同缺餉不給各兵喪所懷來矣行次廣昌張紅旗等糾衆上山相麗嘯聚者二百八十餘人挾器械張旗幟從靈丘平刑紫荊徑走五臺爲東路副將劉光祚兵所追逐間道入盂縣平定一路糾集饑民數日之內衆至五百餘人焚人廬舍奪人馬騾掠人婦女居然叛賊矣臣遣將兩路邀擊再三寄誡以相機勦撫而臣標下中軍陳國威之兵追至樂平賊已越馬陵入順德窮數日之力追至眞定之大石賊迎敵大戰我兵奮勇斬級六十有三又陸續擒獲十有五名

越境數百里忍饑三四日而能奏此捷音陳國威與鄭取善孫玉等勇於用命其勞不可泯也然叛兵之不敢犯遼和而南爲腹心患者以有猛如虎一枝兵在也今叛兵止存一二百人竄伏眞定山中臣竊謂此邊兵勁悍猝難盡戮乘此膽寒魄奪之時遣人招之若俛首歸降除計擒首惡請

旨正法外其餘或散之各營仍令充伍庶不致嘯聚爲盜而國法旣彰地方隱禍亦可以潛消矣

逃兵就撫歸伍安插已定疏

照得三晉當西賊縱橫耽視之時忽有叛兵從靈丘流壽內地初報數千遠近震驚臣聞警親督調度借箸以籌此兵半係邊人驍勇善戰叛志初萌壽燄方張當速勦以聲其罪俟一經敗衂必有悔而願就條鏇者乃可招也臣遣標下中軍都司陳國威窮追越境於眞定大石莊斬級六十三顆陸續活擒一十五名乘其披靡復遣官諭以禍福并行分守冀寧道降

級副使劉孔敬督責府州加意招撫去後適戴罪援勦總兵官張全昌抵晉臣卽與商確令招回隨伍以絕他患全昌以爲然亦遣官招撫去後今據道府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叛則必誅國家討罪之法降乃可宥

聖主解網之恩逃兵張守仁等初不滿三百因餉糧偶缺遂結隊倡逃搶掠鄉村饑民脅從數日之間衆至五百餘人兇燄亦甚熾矣自臣標下中軍陳國威越境追勦生擒斬馘大創之後漸思就撫臣屢示并責該道副使劉孔敬督令府州設法招安有平定州生員張璧星者膽略過人不避危險徑入其營示以禍福各丁始解散搶掠男婦搖耳乞憐矣蓋緣孔應麟往來曾統兵防守平定張璧星捐貲犒勞家丁輩多感之者故以其言爲信也臣終慮此兵反側狡悍必得威望之將乃能彈壓無譁適鎮臣張全昌抵晉臣移送隨營勦賊各丁傾心感泣各願效死而勦撫

之局幸已結矣乃全昌語臣謂各丁中倡謀首惡多有被官兵殺戮者今僅存一百二十四人查爲首者止張守仁一人在耳所謂張紅旗者是也或誅或宥伏候

聖裁至中軍都司陳國威之斬獲道臣劉孔敬府臣劉漢州臣王孔範之招撫各有苦心消弭隱禍以安地方臣不忍泯其勞除陳國威前疏題敘外在劉孔敬劉漢量與開復職級王孔範紀錄生員張璧星排

難解紛平日兼有城守之功容臣優行獎賞此亦鼓勵激勸之一事也

據報戍臣病故疏

原任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孫居相因貪吏喬淳一案被累擬戍在潞州衛左所著伍於去年九月初四日卒於戍所理宜歸櫬臣於此重有慨焉貪吏之法未加而老成之人先謝犯巨萬之贓者尚未結案而冒言詞之過者竟以戍死居相已矣臣不能不拊膺而隕涕也

生擒渠魁恭報捷音疏

叛賊高加討原流賊中之最兇狡者雖曰就撫實則嘯聚去年九月內將臨縣百姓秋禾任意搶割時遣零賊十百成羣四出劫掠地方遭其蹂躏非一日矣屯踞白文村數百里內焚掠一空自知罪惡滔天法在不宥乃於正月十三日焚巢離穴分掠靜樂忻定之間臣催調叅將猛如虎虎大威中軍都司陳國威挑選精銳馬步兵共二千適援勦戴罪總兵張全昌

到晉帶家丁一千合兵追勦再三申飭務殲渠魁毋縱賊逋脫又恐逸入畿輔猝難撲滅移咨真定撫臣發兵防堵協勦去後臣即移駐忻州親督行間節據塘報到臣又據平陽營叅將虎大威塘報擒渠殲黨情形總鎮張全昌類報外所有題道神并本職部下陣前擒獲活賊王天神押解到臣驗審明白正法梟示訖官兵兩次共斬獲賊級一百四十五顆生擒題道神等五名該臣看得高加討焚巢出掠兇鋒不可嚮邇靜嵐忻定之間鄉村被其殘破慘不可言時陳國威猛如虎防勦逃兵虎大威備禦河津星馳調集各將士晝夜行數百里適援勦鎮臣張全昌已到太原願與合兵勦賊二十七日追至定襄與賊鏖戰高加討據險拒敵銃不可當幸猛如虎兵繞其後虎大威田應龍等射中其喉而數年窮兇極惡逋誅之渠魁遂獲生擒雖斬級止百餘而就中如耿虎下得海之類皆係頭目與浪戰而割零級者異矣餘黨尚多

逋走平定以東先是臣慮賊必潰逸移咨真定撫臣發兵防堵計東西協擊可指日殲也此一役也張全昌大將旗鼓督戰身先猛如虎渾身是膽虎大威一發命中與陳國威田應龍等合力殲渠皆有戰功同知蔡如衡隨營督糧勤勞備至俱宜加優敘高加討舁至臣所已奄奄待斃見其狀貌獰猙身長七尺亟抒衆憤梟斬市曹市人臠食其肉殆盡即輿情之共快知血戰之難氐也至如軍武都司閻智等三十餘

級之捷及各鄉兵所獲零賊均當優賞示勸者也再照師行糧從措餉爲急信賞必罰鼓勵爲先臣頃有

疏題留八年新餉奉

旨速覆日令將士討賊伊始而枵腹以待呼庚可虞計臣詎急危疆知不待臣言之再瀆也至張全昌秦人也因家口安頓晉中而候領賞金馬匹以養飽鷹且欲待曹文詔到晉與之合營目擊賊氛急期剪滅以報

聖恩勦賊在臣疏未奉旨之時近見邸報有旨催文

詔等赴豫臣心惴惴踧踖靡寧其敢隕越明命以干罪戾伏祈

聖明矜宥臣不勝戰兢之至

查明功次并追勦情形恭報捷音疏

臣移駐忻州督勦高加討等賊除生擒渠魁斬獲功級已於二月初三日題報訖臣令諸將星馳追赶去後節據潞安叅將猛如虎平陽叅將虎大威臣標下中軍都司陳國威塘報到臣該臣看得此一役也以殲厥渠魁之餘孽形若鳥散而以萬死一生之窮寇勢負嵎張乃諸將旬日窮追屢戰皆捷至斬獲五百一十八級此時雖不無未盡之遊魂然皆潛匿溪山

夜行晝伏近鎮臣尤弘勲又督兵入山搜勦報斬四十餘級矣若猛如虎虎大威陳國威身先士卒膽勇兼優窮日夜之力滅此朝食而臣聞猛虎兩將以三千騎追數百拚死之強賊於萬仞高岡連戰數馬力戰不休尤令人擊節不已有將如此賊不足平也除有功官丁并陣亡軍士臣先行給賞優卹以示鼓勵外近據定襄縣又報王剛餘孽飾庶兒等賊一股約有數千在本縣東南山白泉郊離城三十里焚搶臣

仍檄三將征勦務行剪滅以靖地方俟有斬獲另報
外爲照晉中兵單餉匱素稱不振臣請留兵將又因
中州告急星馳赴援退而多方鼓勵猛虎等將人思
奮勇屢獲戰功臣本書生有何智略不過仗
皇上之威靈藉朝廷之賞罰懸示將吏曰有功者題
敘陞擢無功者軍法從事而已今叅將猛如虎虎大
威都司陳國威屢立血戰之功似不可不量加優敘
以鼓後效同知蔡如蘅先行紀錄以備優擢然酬功

出自
聖恩非臣所敢擅諉也

援將星馳赴豫原非逗遛疏

臣去冬十月一入晉中見盜賊披猖所在焚掠急求
忠勇敢戰之將未見其人以爲安得有如曹文詔張
全昌者而臣與之討賊哉忽見嚴旨處分臣冒死具
疏請調兩將入晉是時西賊尚未流毒中原也張全
昌家人欲送其母回榆林臣以爲紆回未便乃安頓
家口於太原當其謝事之後盡捐家財以養死士馬
羸強半斃去止存百餘匹頭兵部覆疏蒙特恩給與
賞金一萬以治資裝戰馬三百匹久領未到全昌嘗

語臣云家丁止一千有奇不成一旅又無馬匹徒步
難前必俟曹文詔到日與之共驅西往乃曹文詔正
月二十二日始從大同發兵二月初五日始抵太原
奉旨之日臣屢促兩將星馳赴豫今於初七日長驅
矣其誰敢委明命於草莽也近見兵科都給事中常
中原告急如火一疏催二將入豫責以逗遛并波
及臣至謂二將酬臣薦拔之德此何語乎古人有言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臣之舉文詔全昌實因在秦時灼知其奮勇敢戰且部下多蓄健丁一旦棄置不無可惜故欲調之入晉勦賊爲朝廷惜將才豈有私乎且中州寇誠熾矣謂晉爲土賊不足慮非也晉中有賊半是往年渡河之秦寇嘯聚山林分掠州縣焚燒村舍千百成羣殺人如麻可曰此鼠竊狗偷也耶且秦中初無二十餘萬賊也星星不滅遂至燎原顧當事毋以臣爲杞憂過計也夫肉食者鄙未能謀遠往往賤曲突徙薪之策而貴焦頭爛額之功無事則巢幕處堂有急則手忙脚亂如今日者釀禍已久潰決難收至動天下之兵費百萬之餉悞蒼生者誰執其咎哉可爲痛哭流涕也今賊逼近鳳泗
陵寢關係重大江北無一兵一馬若所調兵將盡從尾追日驅而南莫可底止所當急勑督臣洪承疇先發勁兵一二萬速馳而東堵擊其前成東西夾勦之勢若夫南阻長江北界黃河各有兵堵截賊如釜魚

可盡殲也臣愚忠自矢總爲封疆起見惟
聖明鑒察焉

災異疊告晉事可憂疏

自古國家有水旱盜賊彝敵小人之禍天必懸象以示之所以仁愛人主之至也臣叨撫三晉敢言晉事山右連年災旱七載兵荒沴氣祲氛無以復加詎意維皇譴告震疊未已如沁州臨汾陽曲等州縣所報天鼓鳴地震綠焰如火如雷變異如此之極也臣不敢妄言徵應惟就晉事觀之其召致天變有不待天之告變而始知者赤子糜爛之後郡邑之元氣無存鹵騎蹂躪以來嚴關之單虛如昨禦侮無兵餉騰無餉邊外有　插縱橫腹裏盡流土出沒兼以愆候之雪雨俱亢遂致乘時之頑猾悠游狡詐利於焚搶固已撫而復叛窮黎困於追呼競思挺而走險洶洶皇皇所在皆是況旁觀袖手呼應不靈即當局焦思展布無策乖戾既已如此災害因而並至民謷宣宣何必天鼓之鳴民勞易動何必坤維之震千里赤地一望兵墟白骨夜號青燐宵見又何必氣祲亘觸火光如焰東西閃灼響烈如雷而後知其爲變異也哉凡此皆職負乘致寇尸位貽羞既不克爲未然之消彌又不克爲已事之補救率屬無能拊躬多愆儻藉曰明日旦之威示以爲創爲艾之實敢忘如氷如淵之懼稟爲修救修備之圖夫亦曰人事之克盡庶天心其悔禍乎然而微誠薄德豈能感格伏望

皇上深維災變之原妙運挽回之用將臣立賜罷斥俯謝天譴仍別選賢能仰承天意使天人相應和氣致祥請兵兵足請餉餉裕庶綠林潢池之禍漸消而時和年豊之應立至臣惶悚待罪謹具疏以聞

道將用謀制勝殲渠掃窟大獲全捷疏

臣寇賀宗漢混名活地草係前撫臣與高加討等同時招撫者也夥黨約五千有餘皆延綏近邊一帶人去年渡河入晉流毒甚烈屯住石樓縣地名花地窊據險鴟聚雖陽就招安陰使餘黨四出搶掠秦晉沿河地方俱受其害臣去冬防河時遣平遙縣典史王世禎與加銜都司龔能諄切勸諭令之回籍移會延綏撫臣安插解散宗漢等反側不遵狡詐百出靈霍

隰岳等州縣屢報焚劫皆稱活地草賊臣密行道將用計勦除救民水火去後節據分守冀南道副使盧友竹塘報內稱狡賊賀宗漢一枝屢蒙本院再三勸諭解散負固不服四出搶掠又蒙本院用計佯許挑遴強壯隨營勦賊立功分發各營食糧差平遙縣典史王世禎同加銜都司龔伯諄切勸諭因委本道差駐永寧料理其事又委汾州營參將劉光祚至永寧就便收之仍帶多兵以備不虞宗漢等初猶豫不信本道復差人曲為曉示於初五日具稟到道開報投用四百五十七名定於十一日至州已經呈報本院詎不意包藏禍心欲借此賺城於原報之數止帶二三百到州暗伏二三百於山後又預設奸細二三十名假充道丁併汾州營兵混入城內以為內應渠等初十日住歇柳林鎮距州止五六十里本日午後有署州事判官劉士豪具稟到道本道密與劉參將商議狡賊到晚作事伏兵外舉奸細內應大有未便不

如就渠魁來見時即擒之隨發兵殺勦為得先著密議已定賀宗漢同各大頭目如大狠頭真名高吾顯虎眼將真名衛進霜四天王真名衛進寶總虎真名賀進卿混天虎真名張四並不知名爭天王等於十一日午時前來見本道先為溫語慰勞除賞折羊酒銀兩外賞以紅紬紅布差人引之見劉參將到時亦賞以羊酒餅食用間預伏健兵出盡數立殲之隨督本營軍兵併本道家丁勦殺餘黨各奸細與伏兵併

近城之兵齊來迎敵劉參將奮勇身先各兵用命將
各賊盡數勦獲訖塘報到臣該臣勘得賀宗漢一夥
原秦中邊賊最兇且狡嘯聚花地宗焚劫西南數百
里之內受其蹂躪非一日矣臣推誠撫諭屢示恩信
遣官勸令解散回籍而負固不服惡焰愈熾今欲收
之營伍綏圖消弭之策仍復謀爲不軌藏奸細於城
中伏精銳於郭外若非偵探之確預有隄防安能聚
首惡並殲於一時而餘黨受戮於次第也哉光是道
臣盧友竹與臣密商殲滅之策嘔盡心血府臣趙之
庠屢次具稟謂此賊勾連秦晉諸寇不急爲剪除爲
禍叵測適値高加討叛去臣檄道臣移駐永寧督參
將劉光祚兵協勦叛賊而陰圖宗漢乃宗漢等罪惡
貫盈天奪其魄光祚手刃梟魁渾身是膽又能於四
日之內掃蕩賊巢前後斬級至以千計從前諸將所
未有也道臣盧友竹殫心卓有勝算妙略恰中微機
親督料理布置方略光祚之功皆其指縱知府趙之

庠力贊勦議克佐壯猷指揮措餉更饒苦心並應優
敘參將劉光祚廣武斬獲之功原蒙
聖鑒令感恩奮勇力圖報稱應復其原級以備異日
登壇之選武亦
皇上駕馭英雄之妙用不妨破格鼓舞者也若加銜
都司龔能平遊擊典史王世祿併饒膽智出入虎穴
九死一生用謀用間俱得其力似宜量加優陞臣未
敢以懲弁小吏而泯其勞也雖然活地草餘孽奔潰
南邇實繁有徒而平陽諸州縣殘破至極天久不雨
耕種愆期饑民嗷嗷爲盜日衆雖賀宗漢高加討劉
浩然等諸梟魁幸已殲除而零賊出沒尚費收拾兵
少則力薄不足於勦兵多則餉匱甚艱於食臣憂勞
過度心血皆枯不知何日仰副
皇上廓清之望也有鞠躬盡瘁而已

特糾貪吏加耗私派之弊疏

竊惟三晉遭大荒大盜七年於茲民生其間如久病之後元氣虧損奄奄待盡醫者不加培養而日追以攻尅之劑人之生者鮮矣有司之於殘民何以異是彼拙保障而尚繭絲識者猶譏其不勞心於撫字而況朘削之以自肥潤其爲攻剋不更甚乎臣嘗聞齊豫之間加耗爲重不意晉中亦然晉自用兵以來私派爲多不意至今日亦然夫今日所存之孑遺從盜賊鋒鏑中剩有此殘喘

皇上屢觸屢賑不能冀其生聚者而以供不肖有司之剝削鷹鸇之逐其容緩乎如大谷縣舉人知縣劉芳聲者其狱狀甚可異焉此一官者才本闒茸守更齷齪百端營利無復廉恥之妨一味剝民不恤皮骨之盡加耗至千餘以徵收爲外府取民間賣兒貼婦之錢是可忍也每事有攤派槪因公爲科斂貽百姓敲筋搥髓之害獨何心歟朝廷之額課有限而有司之鑁取無窮新餉之加派苦多而貪吏之私斂更甚若不痛加禁革民不堪命挺而走險誰實毆之臣以爲貪吏不除大盜不止何也盜之日熾繇於民窮民之日蹙繇於吏貪是故除盜莫如安民而安民莫如擇吏擇吏之術在奬廉祛貪夫使吏留所加之耗所派之貲以予民民可無逃也使民輸所加之耗所派之貲以完賦賦可無逋也甚矣貪吏之爲害烈也臣故糾一劉芳聲者以爲加耗私派者之戒庶晉之有司從此而滌濯自勵乎伏乞勅下吏部將劉芳聲照貪例處分更望申嚴加耗私派之禁吏治幸甚民生幸甚

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疏

據山西布政司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晉中見在之盜有限而未來之盜無窮見在之盜自諸兇渠授首之後竄匿山谷多者千餘少者數百督兵搜勦次第可靖所謂未來之盜則各州縣之饑民是也晉民有三苦一苦於兇荒無計餬口則爲盜一苦於追呼無力完糧則爲盜一苦於敲撲無策保全則爲盜此三苦不除盡人皆盜比戶皆盜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

轍殷鑒不遠臣故曰未來之盜無窮也昔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謂民之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臣三復爲之流涕雖然此猶就居嘗言也今觀三晉之時勢則尤可哀痛矣鹵寇交訌兵荒洊至臣嘗行間目擊有數千家之邑竟日不見炊煙但數間破屋仰見天星而已惟見白骨橫野一二老癸衰翁奄奄氣息不屬而已蓋其廬舍已蕩爲黃埃衰草問之則曰某氏之居也某死荒逃某盜田園已鞠爲斷葛荒葵問之則曰某氏之產也某死某逃某盜臣欲招其復業任耕則曰若死若逃若盜已若而年逋賦已若而歲業其業則賦其賦有死不敢況又無人可招無力可耕乎臣爲之拉淚相對及抵州縣則應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動曰崇禎四五六七年之逋額若干矣捉一欠糧花戶如獲大敵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無以應也可奈何則爲晉之民者催科既無可催科

徒驅零星赤子殉之於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無可敲朴徒驅逋賦頑民盡之於廣虺之中而已爲晉之官者考成既無可考成徒令爲法受過者剌手而待叅罰之至而已叅罰又無可叅罰徒令日暮途窮者灰心而待譴斥之及而已臣目擊心恨而不以入告是臣負

皇上而惧蒼生也臣罪多矣且三晉之州縣有百臣不敢一一槩市德也舉其殘破之尤甚者數處此數處

者蠲之亦遒徵之亦遒急徵之亦遒與其徵之而有
司以空名爲
皇上斂怨急徵之而有司以空名爲
皇上釀患孰與蠲之以明朝廷德意乎且蠲之則反
側有首丘之望田廬有還定之期生聚急公不過數
年徵之則逃者不復蠲聚者又復逃俱歐之而爲盜
是徵之道無窮期而蠲之道能幾何也
皇上固圉保民當有不待臣言之畢者矣伏望

聖恩赦其夙欠停其近徵一如司臣蔡廷桂言如沁
水河曲遼州和順樂平隰州永和大寧蒲縣臨縣石
樓平順興縣嵐縣靜樂靈石黎城吉州鄉寧岳陽垣
曲沁源永寧州寧鄉汾西二十五州縣俱當免其七
八兩年一切錢糧并蠲六年以前拖欠如平定忻州
武鄉沁州榆社絳縣翼城浮山平陸霍州萬泉陽城
襄垣屯留十固州縣當蠲八年正徵十分之五并蠲
六年以前帶徵令有司之爲元結者得舒四體以行

撫字刺史之爲賈倧者得蠲徭役以招荒散則化賊
爲民不至脇民爲盜臣得以收拾殘黎保合餘燼以
報
皇上一二年之內民安盜息而搶攘之局底定矣如
謂邊土民也額必不可缺而欲取足於待斃之孑遺
臣恐援勦百萬之費不少於災黎逋欠之數也頃司
計者孰籌之也近見戶部覆臣疏爲繁峙諸州縣議
蠲議停所蠲者僅及遼餉存留夫遼餉預徵完納過

卷之十二

半所欠無幾存留係驛站及官生俸廩之類然亦幾
何謂之未始蠲也亦可臣對此殘民痛哭流涕仍請
命
皇上照大同靈丘例遒賜蠲賑總被鹵患俱屬邊邑
無異視也更有請者晉中七載兵荒殺戮逃亡者十
居五六糧起於田田荒而糧在徭起於丁丁死而徭
存有司競尚繭絲致累見在里戶包陪有一丁而陪
數丁者有一里而陪數里者富者皆窮窮者皆盜臣

行各州縣淸査絕丁荒糧其丁絕者盡行除豁其逞荒者亟晝寬考成分數以免百姓陪累之苦允目前救濟之急著也

標兵經制允宜畫一疏

臣屢接部咨奉

明旨內云巡撫標兵以三千爲率准另爲一營不許與戰兵牽涸欽此臣自到任之後因防河戒嚴親行諏度嗣以討賊督兵行間査覈未詳酌議未定不敢草率具疏昨又准兵部咨文奉

明旨內云各鎭撫臣標兵多者減至三千爲額少者仍舊不必槩議增加欽此臣細査山西標營舊制原額標軍七百三十四名中軍一員月支廩紅等項十五兩六錢六分坐營一員月支廩銀三兩千總一員月支廩銀二兩四錢把總二員每員月支廩銀二兩一錢每軍月支餉銀四錢小糧米三斗每歲支布花銀三錢折色銀七分馬騾七百四十三匹頭每月支料九斗草三十束俱照時估不等大約共用銀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兩有奇小糧米二千六百四十二石有奇此標營舊額也自崇禎二年前撫臣耿如杞因

鹵犯入援添設軍丁併節年征勦流寇收彝漢丁共三百二十九名合前共一千六十三名餉銀不足至取北樓缺額空糧三百六十六分支給各丁惟馬騾節報倒損甚多止存三百六十五匹頭兼以大荒大益州縣殘破至極所徵民屯銀兩徵解不前今迭欠月餉半年而小糧米取之軍屯歲凶絕無徵收年餘未給軍士饑疲遂不可支矣臣竊議得標兵三千始成一旅山西獨苦措餉之難已不敢望增數倍惟是

外鄰強鹵內多狡寇原與他省不同若僅止千兵實不足供折衝禦侮之用明旨所云不必概議增加蓋酌量於緩急之間非概不許加之謂也至原設廩糧等項太薄官不足以養廉兵不足以餬口欲加訓練難矣今臣倣督臣標營之制准部臣酌議之規從頭清理寧簡毋濫務求畫一以垂永久大約兵以一千五百為率馬以七百匹為率中軍設叅將一員每月應給廩紅等項銀十八兩坐營守備一員月給廩紅

銀八兩千總一員月給廩銀四兩把總二員每員月給廩銀三兩馬兵管隊二十八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四錢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有馬彝漢軍丁三百名每名月支餉銀一兩二錢有馬營丁三百七十二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步兵七百六十八名每名月給餉銀九錢每軍歲給布花銀三錢折色銀七分為數甚少然以原額屯米令各丁通融支算不必議增馬騾七百匹頭每匹月給草料銀

一兩較前額徵減比見在之額兵添四百三十七名當選募健丁馬騾補三百三十五匹頭當於兵部解發六千兩內買補又禦鹵長技莫如火器應添火器守備一員月支廩紅銀八兩令領新兵常管訓練以便責成添把總一員月支廩銀三兩以上每年官軍共該支俸廩月餉馬匹草料等銀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一兩八錢內除原額銀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兩三錢并除北樓空糧應還召募邊兵外實該增添銀一

萬八百七十一兩五錢遇閏外加銀二千二百四十
一兩四錢伏乞勅下部議或取之停賞或取之裁扣
民壯工食以充前項軍需兵止存三千之半肉削之
邊腹之中雖於舊制微有所加而較之各鎭猶存見
少此萬萬不可再減者也至領兵各官亦宜酌定如
見任中軍都司陳國威忠而且勇驍而有制歷俸已
久屢著戰功節經題敘在案近日越境追勦逃兵及
勦高加討等賊斬獲功級俱載塘報似應加恭將職

銜仍管中軍事事權旣重則營制一新臣責以整頓
易易矣坐營守備往年皆劄委之官新經裁革當選
謀勇之將臣訪得蒲州營加銜都司薛斂忠起自行
伍屢立奇功近日防河勞績尤著兼有健丁百名馬
五十匹足資折衝若推補此缺臣可鼓厲以收勦賊
之功又訪得原任守備馬一麟技勇兼長膽氣絕人
臣近招致標下驗試其所製火器委多可用應授以
守備嘗管訓練火器爲防秋城守計斷不可無此一
官也其餘千把等官及各軍丁容臣逐一選汰務爵
銳敢戰以少勝多目今流土諸寇所在狂逞就近督
勦調度更便且省會落封要地不有勁旅何以居重
該臣謹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楊
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俯從臣請勅下戶兵二部速議具覆臣得及早
選練以新營制

臣病萬難痊可危疆不堪重悞疏

臣樗櫟散材蒲柳弱質通籍二十餘年非薄書鞅掌
則攬轡馳驅致身之義不敢不勉况蒙
聖恩拔自廢籍以洊至今官恕其狂愚曲加委任高
天厚地莫可為報今填撫山右矢竭捐糜以紓西顧
豈非至願臣獨何心敢以病請而展轉思維微臣性
命為輕朝廷封疆為重若因臣病致悞地方死難塞
責又何敢隱忍不言謹以臣近日病狀為

皇上陳之臣之病始自崇禎二年冬十二月是時廵
按河南逆　犯順逼近京邑撫臣范景文督兵入援
一時倉卒風鶴皆警臣移駐磁州因地方空虛荒盜
相因募兵補伍及一切文案山積晝夜靡寧忠憤填
胸憂勞過度遂得吐血怔忡之病臣年纔及壯初不
為意役竣回道復從眞定改差延綏賑濟探虎狼之
窟披荊棘之林艱險備嘗兼風氣異宜水土不諳風
疾轉劇賑濟甫竣又蒙差按陝西日在戎馬蒐簇之

場憂危至極心血俱嘔而前疾益甚曩曾具疏將情
哀籲奉有督撫將吏不得稱病之旨扶病視事秦中
士民無不念臣危臣者荷蒙
聖主寬恩幸及瓜代數年以來藏拙冷署強半著籍
從事藥餌去年六月疾復大舉延醫調治正欲具疏
請告而適值鹵報孔棘未敢拜進不意悞被廷推廵
撫山西會推諸臣無不謂臣多病恐難勝任者不待
臣自言也特以

聖恩隆重晉地殘危不敢遽辭力疾趨任已六閱月
矣到任以後不遑寧處奔馳平汾鼓勵道將督兵防
河頼
皇上威靈西賊屢窺未得竊渡大同逃兵叛入五臺
警報一日數至臣從平陽星馳入省數晝夜行六七
百里發兵追勦頼
皇上威靈勦撫並用幸無他虞高加討賀宗漢諸寇
撫後復叛擄衆焚掠人心洶洶臣移鎮忻州調兵征

討賴
皇上威靈渠魁俱殲斬獲亦多凡此皆臣職分內
事溪以不獲先機消弭負罪地方何敢言勞而心血
不覺耗盡元氣因而傷損三月初八日仰遵移鎮
明旨十一日行次介休病遂大作吐血數升昏暈仆
地半日方甦旬日之內吐血不止怔忡達旦不能成
寐延醫王夏診視相顧咋愕稱是積勞之極大傷心
血虧損元氣非數年靜養遲難痊愈調治數日臣繫

心河上萬不得已輿疾南行二十二日至平陽檄同
知盧恢翛往查沿河防兵監紀同知范廷輔催督參
將虎大威等垣絳一帶追勦流寇纔一披發而眩暈
不省人事者久之日來神不守舍事多健忘虛火上
炎頭痛欲裂骨蒸煩熱而赤如火耳作蟬鳴時喘時
嗽或痰中帶血或腰背酸楚飲食減少形容枯削臣
簡查方書自知此症名為勞瘵凡得此疾十死一生
臣不覺仰天隕涕壯志未酬主恩未報一腔熱血灑

向何地今委頓旅署晝夕呻吟苦難名狀臣始知有
性命之憂矣河上雖報賊遠地方正思拮据而臣病
若此一身狼狽萬念灰冷命也如何竊念風寒飲食
之疾可治以湯藥程效旦夕而臣耗者心血傷者元
氣虛損勞弱全在精神非湯藥所能治旦夕可計效
者臣身任何事而可以病軀復為
皇上料理封疆哉使臣一旦塡溝壑以死勤事亦可
無憾今抱此萬難醫治奄奄不起之病日深一日則

地方事必日悞一日以狗馬之病而悞地方之事以
痨瘵之軀而肩封疆之擔不及早引退致遺君父西
顧憂臣死不瞑目也臣之病秦中士民知之長安諸
臣知之非始於今日委因今春舉發萬分危篤醫藥
罔效事務廢弛恐悞封疆瀝血上懇非敢以危詞聒
瀆
天聽惟望
聖慈垂憫放還田里若幸而少延殘喘圖報尚自有

日卽不幸溘焉朝露得歸骨先人之壠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廵撫山西地方[seal]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 崇禎八年

鹵賊幸已出口微臣席藁待罪疏

臣於本月初六日督兵繁峙繁峙去茹越口六十里據東路營叅將劉宗苗塘報是日午刻鹵賊出口已盡寧武鎮臣提兵應援應州臣分布標太等營官兵於各隘口以資聲勢爲夾勦計令猛如虎領兵駐馬蘭虎大威領兵駐茹越陳國威領兵駐胡峪計鹵賊之掠應朔不久亦當出邊諸將雲集或得一創臣席藁待罪久矣今乃敢請於

皇上也晉雖三關設險畢竟以大同爲第一重藩籬名爲邊鎮實同腹裏兵馬之單弱牆垣之頹圮楃峙之空匱

皇上所洞鑒也自去秋蹂躪以後屢奉

明旨申飭整備修防不啻三令五申臣敢不黽勉從事而積壞已久整頓爲難且備火器嚴城守詰奸細飭保聚堅壁清野以忠義激發人心以賞罰勸懲將士臣之所能也立枹鼓使三軍奮勇敢戰身先士卒令人人用命奏斬馘之功非臣之所能也今鹵賊蓄謀甚狡自入陽方直走忻州意圖太原臣幸駐忻州率民死守飛調三營將士檄村民歸併堡寨用火器擊賊以是城堡無恙所掠者山中牧放之牛羊及秋禾徧遭蹂踐而已然賴有督臣楊嗣昌勵師代北共奮同讐殫力固守邊鎮藉以寧謐臣始得一意調集各營之兵遏賊南下之路而解忻定之圍此殆邀有

天幸而總無以解臣之罪邊吏不戒致鹵闌入內地蹂躪浹旬來不能禦去不能殲罪一也鎮將畏賊如虎臣不能作其勇而敵所愾罪二也援兵遠者既不能旦夕到而近如雲鎮又以寧武道臣不卽給支糧草之故悻悻而去罪三也寧武兵不能辦賊又素慣

譁逃所過村堡遭其騷擾民間苦之不啻如鹵臣移於鎮臣不能約束而多方令三營將士爲之前驅以防其潰卽此一事尚費調停安望殺賊罪四也臨邊各州縣營堡屢經兵荒蹂殘之後儲積孔艱所在空乏而臣無足食之術罪五也臣本非邊料又有嘔血怔忡之病恐悞封疆不得已屢乞骸骨原非假托今積勞日甚積瞀日多積疾日深以虛痨之身負艱危之擔不自量力召侮有因罪六也臣有此六罪安所

逃於斧鉞伏望
皇上先革臣之任使臣得一日之暇從事藥餌調治病軀少延喘息急簡精力幹濟之臣料理晉事然後
勅下閣部議臣之罪恭候
聖斷速賜處分以爲封疆之吏不能趦守封疆之戒
臣生死銜恩沒齒無怨

山右鹵警方殷流寇乘虛可慮疏

竊照秦賊數十萬流毒五省飄忽無定其偵探則雜布於九流之中其衝突則搗虛於無備之地年來所過各省州縣備嚴則去備疎則攻有兵則避無兵則掠此其情形之大略也目今大兵雲集殲滅在邇督臣洪承疇設奇制勝碁布星羅環豫楚以列營聯秦蜀而布陣到處是兵無險不據蠢彼遊魂立覩授首此其時矣臣有滾慮不得不預爲早計以共圖萬全

者臣計蜀有劍閣連雲之險楚有洞庭漢江之阻豫有陜雒嵩潼之固今扼要之地俱設有重兵使賊畏而裹足獨山西一塊土與秦寇所隔僅盈盈衣帶水耳臣日與諸道府悉心料理爲防河之計者不遺餘力自醜鹵闌入臣待罪代北巡東守南兩道俱缺推者未來料理乏人各營精銳調集防邊長河千里幾若既脫卽分列弱卒數百其何能守近接督臣洪承疇六月十七日咨文內稱親督將兵入秦督勦但大

賊二三十萬分股數多四散逸走其西安平鳳與慶陽延安到處可以相通隨地可以奔入若一奔入鄜延上下處處皆可渡晉本部院先慮晉中東岸急宜防堵今賊苗頭已向鄜延等語臣晝夜思維晉在河東秦在河西與其待賊將泊而防之於東孰若乘其未渡而遏之於西㳟今日發兵措餉六月辦賊者乃勦局也言勦則必困之死地令其一步不敢動藏之行間令其一賊不復留當必不令其狂奔復竄伺河壖而以晉為壑矣以臣再計之潼關朝韓西北宜雒綏葭而南當有大將建旗鼓領勁兵五六千堵勦於鄜延河上塞其奔軼之路以六萬之衆而抽此一旅非為防河實以勦賊知督臣計周桑土當不再計而決也不然蜀楚中州之要地皆設兵防堵獨山西對岸不聞樹一將發一兵狡寇乘虛而奔舍晉何適矣豈數萬之師不能勦之於秦者而望千百之兵守千二百里之河而必其能防之於晉乎臣非敢卸責於秦而弛防於晉也在晉以守為防無不罄竭之心力而兵寡河長分布難周結筏偷渡竄足易入秦不勦賊則已秦而勦賊也鄜延之間可無大將重兵扼賊奔潰之路乎哉不然秦寇潰而奔晉晉兵單餉匱必不能禦勢必復煩督臣提兵而東迨兵集之日恐賊已奔畿南走河北竄山東其決裂有不忍言者臣以勦兼防之說不獨係全河東股肱亦以鞏固神京右臂廟堂之上不可不熟計早斷者也

稟報擒斬鹵賊功級情形疏

鹵賊未入犯之先屢奉明旨申飭併聚之法多備火器歸併堡寨預懸賞格其爲防禦鼓勵計者至周悉也臣飭所屬州縣遵行惟謹各鄉堡寨查給鎗砲火藥鄉民皆能奮勇擊賊賊以是屢攻堡寨不能克而被鎗砲中傷死者甚多強半拉去無徵不信不敢入塘報也而斬鹵首百餘級擒活彝十餘名奪牛馬無算種種見報臣一一親驗皆實量賞示勸乃將士反不能乘瑕擊惰何哉亦足羞矣內如鄉紳訓練親丁如吏部郎中孫傳庭之遣王承嗣等用飛砲擊賊賊以遠遁又遣孫劍等設伏奪獲馬騾進士丘茂華遣家丁田應秋等擒獲活彝所吐情形最確又如鄉民李茂奎李之本等皆斬鹵首各二級呂令村收彝箭至千二百枝賊竭力仰攻而鄉民効死弗去獲其雲梯等物安守福等已爲鹵所掠能乘機殺賊潰圍而出幾與副將猛如虎等筐村之戰王忠賈村之捷先後競爽如此者功固可泯乎哉鹵之不敢南侵旋復北遁未必不得力於此夫鹵騎突如其來蹂躪內地二十日矣援兵無一至者而僅僅得此於士民城堡無虞茲賴廟社之靈邀有天幸矣若不分別敘賚何以鼓勵將來而作人忠勇之氣乎所獲馬騾百餘頭匹擇其膘壯者給價留營給軍士騎征之用餘給本人充賞首級活彝臣量行給賞仍應照例頒給大賞合於督臣所請懸賞銀內咨取臣一一分給示以朝廷鼓舞德意夫式蛙之怒可以作勇市駿之骨可以致士得

皇上一番鼓勵堡寨皆設險村農皆制挺矣

晉士凋疲已極懇籲優免之征疏

崇禎八年六月十一日據山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袁繼咸呈詳到臣看得生員有優免自
祖宗朝而已然矣士為民之首所為免其徭役優其生計將以育才養恥儲異日之用也故養士不厭厚也我
皇上風厲學宮甄陶多士教之育之意甚懇懇前者以軍將告匱司農無所紓仰屋不得已算及生員之

優免此權宜之計非正大之規也然使處安富之地享樂利之休即捐俯仰之資以急軍國士赴義惟恐後而非所論於晉之士也晉自大兵大荒被盜被鹵六七年於茲無不殘之邑里無不逃之戶丁無不蕪之田畝民之脇從為盜與展轉溝壑者十八九矣凡我諸士妻子被鹵身死鋒鏑流徙他鄉田廬蕩盡至有不能具冠衿殯父母者他省所未有也今各州縣錢糧經臣題請蠲者蠲矣緩者緩矣生員優免亦經可優免矣而猶且徵之比之不得與齊民邀一視之仁非所以恤士也臣查山西一省生員優免銀共一萬一千餘兩止三四兩年完解耳至五年止完解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捉襟露肘已可槩見自後奉旨免徵拖欠至今近又奉恩詔豁免六年以前拖欠諸士聞之方為手額乃豁免之詔甫頒而復徵之令旋下何以示信且前此既多拖欠豈從此遂能全完計今日取之士子者額雖近萬完僅千餘朝廷不靳十萬

以賑饑民又何惜此數千不以業貧士乎臣竊謂晉之生員優免一項仍宜遵照恩詔豁免便益以其佐軍將者無幾而失士心傷大信所關固甚鉅也

防河禦寇並急要地單虛可慮疏

竊照交城山一帶綿亘六七百里南界交文東連陽靜西接汾永北通興嵐深崖峭壁層疊紆迴實爲盜藪近有小裁縫王剛餘孽等賊不時出沒其間因此山分隸各縣不相照應賊至請兵迨兵到而賊又遁矣以是餘氛難靖此禦寇一要地也石樓隸於汾州遠在西河與秦止一衣帶水地方殘破已極斗大一城孤懸河畔四野蕭條幾同曠脫前守南道臣盧友

竹議欲做靈昌州之例歸併寧鄉臣以
祖制未敢輕改而士民亦不願爲附庸其議遂止今西寇耽耽思渡土賊不時竊發如花地宂崖頭等處甚爲可慮是防河一要地也自非各設守備領兵駐防未易收救寧之効矣臣屢行各道從長酌議去後今據署分守冀南道事汾州府知府趙之庠呈稱石樓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以資捍禦即今財盡民窮不敢議設錢糧查得雲裏飛等賊殲滅臨縣吳城青

龍解嚴即將臨縣防兵一百七員名青龍防兵一百七十員名吳城防兵一百四十二員名共四百二十員名頗成一旅其各軍月餉有頂食太原三衛空糧者亦有地方設處者見今西賊披猖仍依舊貫惟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每年公廩等項查汾州府屬汾陽平遙介休孝義永寧寧鄉每年派監視人役工食銀共五百二十八兩監視已撤此銀移作添設守把廩紅等項其餘銀兩留爲本營置買馬匹器械并軍

士月餉不敷之用不費公帑不派小民庶要地轉危爲安等緣由到臣又據冀寧道臣馬之陞呈稱文峪口原委有防官領兵二百餘名中有文水縣揀練鄉勇近奉旨給與工食然兵寡不能禦賊今宜添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於本院標營撥發步兵一百名本道門下馬兵撥發五十名本院所委防官張士俊帶有家丁一百名自備馬四十八匹合之得馬百匹兵四百五十名亦成一旅即以張士俊統領駐兵於三

座崖梁家掌等處居中防禦除文水鄉勇及標營本
道馬兵原有工食額餉外其餘卽於交城等縣鄉勇
工食中分給亦爲易辦等情到臣臣再四籌之交城
山寇大約村民與之相通倏去倏來無有定巢每發
兵入山賊輙遠遁未能盡勦費餉已多若居中設有
守備駐有防兵則偵探旣確無玉石俱焚之憂扼險
堵防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禦寇之便計勝於勞兵費
餉遠矣石樓逼近黃河其地土荒蕪百里之內俱無
炊煙地僻則譏察無人河窄則竊涉甚便且蕞爾孤
城單危易乘若設有守備駐有防兵則分布河干可
以張勢禦外合爲一旅可以堵寇安內此防守之便
計勝於併縣爲州遠矣今據兩道臣言兵馬錢糧撥
派俱有成議不煩增募不費公帑此鑿鑿可行者也
惟是將領關係最重不得其人與無兵同臣查訪得
中路援兵營中軍張士俊七尺雄軀超羣勇略素有
戰功載在塘報本官養健丁百人自備馬四十八匹

有志立功亦近來赳桓之選也似宜授以交城山守
備實缺責令勦賊臣標下加銜都司龔能臨機應變
饒有膽略熟諳西河地利擒賀宗漢斬雲裏飛等來
往賊營皆用間成功威名素寒諸賊之膽堪當一面
似宜授以石樓守備實缺責令防河臣見近日樞部
裁革劄委諸弁無非欲重事權之意故必奉有欽依
而後威令始行彈壓始重今之議設實一時權宜之
急著也儻流氛已靖枹鼓不驚事後不妨議撤也

流賊攻陷陝州河北震鄰可虞疏

臣於本年十月初五日具疏恭謝
天恩卽於初六日叱馭而南十二日抵平陽而臣九月內所發太原營兵已駐防平陸標營兵駐防芮城潞營兵駐防垣曲因探賊者屢報河南靈陝一帶流寇數萬倏去倏來詗營共問意在渡河而平芮正與對岸止隔一衣帶水也十六日午時據太原營副將管叅將事猛如虎塘報到臣該臣看得西賊久聚陝靈之間耽耽窺伺臣屢飭官兵晝夕防堵頃報賊攻陝州於十四日夜二更陝城已陷賊縱火燒毀房屋喊聲震地晉中平陸縣與陝州正屬對岸相距數里西則芮城東則垣曲在在震鄰幸臣所調發猛如虎等兵駐防各渡口旌旗相望聲勢大振臣聞報卽從平陽親歷河干嚴行鼓勵稽查船隻盡收北岸以伐竊渡之謀揚兵河畔多備火砲以張糾桓之勢河氷未合或可恃以無恐然亦危矣假令潼關早設大將駐有勁兵扼秦豫要衝賊豈敢輕犯陝州乎今勢甚披猖猝難收拾不獨三晉阽危已也

鼓勵官兵鄉勇協守防河事宜疏

臣前據防河副將猛如虎報稱十月十四日夜賊攻陷陝州與平陸僅隔一河該將在河北岸救渡難民多設大砲拒堵賊寇及臣調發標太等營兵馬分布各渡口聲勢頗振臣親歷河干嚴行鼓勵稽查船筏揚兵張勢緣繇具疏題報去後十月十七日節據守東道臣吳阿衡塘報到臣該臣看得狡賊自破陝州倏東倏西不離沿河一帶眈眈窺伺未嘗一日忘山西也近報死賊有在蒲城白水者逼近朝韓則蒲州河津對岸也有過潼關闖閿陝者攻城焚劫則芮城平陸對岸也臣抵平陸閱太陽等渡咫尺陝州孤城被掠氣象慘悽乃初四日賊從閿靈來者又復大肆焚劫幸豫撫督兵追勦賊乃東遁臣抵芮城閱太安等渡隔岸閿鄉防兵指言初二日祖鎮兵馬追賊情形一望山河多成戰場臣一一點查防兵鼓勵鄉勇其在平陸村落荒蕪鄉夫多者百餘少者數十芮城

各渡口鄉兵甚多即監生任紹統所練六百有奇儘成隊伍其餘皆以數百計與官兵聯絡河干大壯聲勢道臣吳阿衡分設鎗砲火藥足用布政司又解火藥萬觔大砲五十位臣俱令分布要害以資擊賊惟是今歲夏秋大旱故河水淺窄真如衣帶氷結甚易蒲州以東芮城平陸間有氷合或不能堅至平陸之東五十里名曰三門山勢紆廻水從三門建瓴而下中有一石所稱砥柱也臣親履其地詢問父老僉云每年易東惟去年仰仗

皇上威靈氷橋未結三晉生靈億萬受福今歲沍寒最甚幸未可以屢邀惟多設兵砲嚴防而已其蒲州以北河津之禹門鄉寧之船窩師家灘乾柴坡等處及吉隰大永等州縣居河東西背陽向陰近報氷結百餘里處處可虞臣採大寧知縣丁嘉謨之議廣築氷牆間設砲臺又令鄉夫晝夜鑿氷平陽營虎大威兵馬於此駐防沿河各邑新遭旱蝗斗米四錢料豆

章東俱無覓處轉運皆自數百里之外艱苦異常合
三晉之兵力與臣之心力不敢不竭盡以圖萬全至
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覩也臣竊謂賊聚於秦
隴殲之猶易今流毒各省滅之較難何也從來盜賊
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不患其多而患其分彼無所不
分則無所不掠我無所不分則無所不寡今欲早奏
蕩平非勁兵十餘萬每股以二三萬兵綴之使賊饑
疲不暇攻掠霆投電擊盡斬其有馬強賊而後老弱
可招而撫也俟大寇殲滅稍有次第必如先朝設縣
治設鄉撫之例分投安插奪彼刀劍易以牛犢給之
粒種安以田宅大勢乃定流禍乃止若目前兵寡賊
多零星斬馘東追西軼終難收拾廟堂之上毋謂此
鼠竊狗偷不足慮也臣因報流賊情形而併及之至
臣親履河干馳驅於怒濤層氷之間距省會千有餘
里一切文移章奏動淹時日伏望
聖明矜宥稍從寬假庶臣得以一意調度防河枕戈
臥氷非所恤也

臣親歷津河嚴督防堵疏

本年十一月初九日據分巡河東道臣羅應許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往年流寇每至冬間氷橋一結則往來惟其縱橫習爲固然以是晉地有秦賊秦地有晉賊路徑熟諳如履其家自臣去歲督兵嚴防始伐狡謀而今冬諜渡益甚河氷早結天亦似欲借之筏者臣歷平蒲分布兵馬料理糧餉粗有次第灼知河北要衝惟三門以東故西商道臣吳阿衡移駐平陸多設兵砲以防之近據猛如虎等所報秦寇窺伺情形

固甚岌岌也臣因禹門以北屢報氷結單騎馳赴河津從河津二十五里抵禹門見其形勢險峻兩山相夾中有一門卽所傳爲龍門者是也夏秋水漲勢若建瓴今水淺漾洄居然安瀾望其北一山遮蔽河氷堅厚從此以往接鄉寧之船窩乾柴坡師家灘香爐崖吉州之壺口等處無處不氷中有一二處山崖陡峻人不能渡餘盡平坦皆利攸往對岸爲宜雒川往日渡河多從此地何可不防臣急調坐營守備許敏忠兵二百八十餘名又檄催道臣羅應許移駐鄉寧徵其健丁二百餘名與黃家佐兵五百共一千有奇分布協防發布政司所解大砲二十位令之扼要擊賊臣因暫駐河津多遣偵探鼓勵鄉勇調劑兵食最可憂者晉中自七月至今亢旱不雨赤地千里二麥未種人心皇皇而平陽各屬爲最甚至鄉寧一縣殘疲至極米豆草束無可覓處四野蕭條山路險惡近

河百里之內無一村一民軍士露宿河畔饑寒可憫臣多方撫恤那措錢糧設法轉輸嘔盡心血饑饉師旅災害並至監門圖繪未盡形容萬一賊擁衆而來禍尚忍言臣目怵心恫惟枕戈履氷與同甘苦竭力守此殘疆以庶幾圖報

聖恩於萬一而已

恭報緊急賊情疏

十一月二十日探探賊快手劉官報稱十八日到韓城縣探得流賊一股見在白水西鄉一帶口風要從龍門等處過河等情本日申時又據吉州守備賀明威塘報稱大賊苗頭向鄜延雒川懷北黃龍山等地逼近黃河西岸二百餘里且係吉州壺口徑路等情又據陝西韓城縣知縣左懋第申稱十七日報賊在白水地方洪軍門領大兵二萬餘隨勦十八日接本

院明文正欲具報間十九日聞兩路報一報北路大賊繇中部宜君過雒河一報南路大賊繇澄城過雒河俱入雒川界雒川離韓城止一百五十里大賊逼近兼氷橋堅結之時勢必繇禹門船窩等處渡河等情到臣隨將蒲營守備賀震彝兵五百調防芮城將芮城防河臣標下中軍陳國威兵馬一千急調發龍門等處將副將虎大威兵五百發鄉吉與黃家佐薛敏忠賀明威等兵協同防禦臣復差健足飛調鎮臣王忠親督勁旅前來鄉吉等處與各兵堵禦又移咨督臣洪承疇咨開秦賊大勢已竄豫楚項報有賊二股苗頭向鄜延雒川而來勢亦不小吉州壺口鄉寧船窩等處氷合百餘里在在可虞即有防兵勢難周布延鎮總兵王承恩原奉旨殲勦鄜延河西一帶之賊不知近日駐兵何地晉省兵馬單弱本部院素所稔知萬一狡賊犯晉勢必狂逞畿輔逼近京師山左關係漕運安危重大今據報距河二百餘里旦夕可

至非仰藉大兵就近追勦從宜雒一帶過其狂焰則氷堅之處權衆飛渡滋蔓難圖事干封疆合差健足馳請救援合咨前去煩爲軫念賊逼西岸萬分危急速遣大兵星馳繇宜雒等處邀擊以扼流氛而晉兵扼險夾勦則賊可盡殲也除差健足陳王化等馳請督臣發兵追勦去後二十二日戌時又據快手劉官前去陝西郃陽縣探賊據知縣范志懋申稱塘馬李計許等報稱死賊俱在黃龍山後雒川宜川等處苗

頭欲向東北老雞坡延水關等處東渡等情到臣該
臣看得秦中大寇如闖王闖將等夥已過潼關擄靈
陝結隊而東臣竊謂陝西即有零賊督臣兵力足以
殲之然不禦之防不可不預故臣一聞鄉吉氷結之
報即從平芮星馳河津登龍門北望氷橋在在可渡
急調薛敏忠兵及巡道健兵協防鄉吉而檄該道疑
鄉寧料理兵食臣駐河津遣撥過河偵探乃未幾有
賊掠白水西鄉之報有賊走鄜延入雒川之報又有

賊兩股一從宜君中部過雒河一從澄城過雒河之
報距黃河西岸僅二百里河津之禹門鄉寧之船窩
乾柴坡吉州之壺口皆賊出沒熟繇之路往年覆轍
可鑒也臣相機移緩就急催調蒲營賀震拜之兵防
芮城而以陳國威防芮城之兵防禹門以虎大威防
禹門之兵防鄉吉又一面移催鎮臣王忠急領邊兵
赴援一面咨會督臣洪承疇發兵繇宜雒邀擊臣飭
官兵鄉勇多設火砲枕戈河干萬一狂逞搶渡當鼓

厲各將士同心戮力期會督臣合兵夾擊殲此小醜
耳但目前晉兵單弱平陸垣曲亦報河凍猛如虎和
應詔之兵既不便撤調今調發鄉吉一帶者兵僅二
千五百有奇寧武邊兵隔千四百餘里未能猝到臣
草疏甫畢而探役從郃陽來又報大賊苗頭欲向東
北老雞坡延水關等處東渡夫延水關係隰州永和
之界雖有守備張友名及加銜都司胡貢等兵多不
過四五百勢不能遏數萬之寇秦中大兵見在白水

追賊聞已過黃龍山尾賊之後必無坐視狡賊渡河
以晉為壑之理若督臣速進兵而臣夾勦之計得行
亦未必非死賊授首之秋也

秦豫流賊窺渡情形勢甚危急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五省督臣洪承疇咨內稱流寇向在秦中苦於兵單未能制其死命近復添調三邊將兵漸集方圖勦滅賊即多半奔出河南尚有闖將等大賊七八萬在秦中西安腹心重地屯搶本院部督兵披剿闖將等賊卽於十一月十一日北遁耀州同官宜君欲乘黃河氷結逃往山西及查以前各賊往來過河必經延安府屬宜川延川各縣地方

經行過河卽係山西吉州大寧永和石樓各州縣本院部隨督發延綏王總兵統延寧官兵六千緣同官宜君隨賊緊追又督發陝西左總兵統各營官兵七千緣蒲城白水黃龍山疾趨雒川宜川各沿河一帶迎頭截勦務期前後夾擊使賊不得入晉但恐河氷若凍到處皆可越渡萬一官兵勢難堵勦各賊越過山西則晉豫兩地皆有大賊本院部一身必難分應查河南猶有關寧祖總兵左總兵等各處大兵可以責成合勦本院部不得不親督延綏陝西兩總兵官兵一齊赴晉追勦然須在晉將領如虎大威猛如虎劉光祚和應詔等各統官兵會合截勦方能使各賊不得遠竄流毒其見在晉中防河將兵今亦不必拘執防堵河南過渡之賊以致兵分力薄總要並合全力以圖大勦等因移咨到臣二十七日節據副將虎大威等各塘報到臣該臣看得秦中大寇初傳闖王闖將俱過河南不知闖將尚在秦地今盤踞宜雒者

二旬餘矣彼無可掠蓋耽耽專爲渡河謀耳然逡巡未敢遽犯者以虎大威等兵設防頗嚴西秦有王承恩左光先兩鎭之兵綴其後也兩鎭兵共萬有三千不知何以日尾賊後不問一矢加遺豈賊至七八萬寡固不可以敵衆乎若賊折而入晉又何以禦之晉河北河東兩面受敵今豫寇逼近垣曲平陸而三門五虎澗尨石灘俱報氷堅猛如虎和應詔之兵勢不能敵督臣洪承疇咨會夾勦亦度賊勢重大慮必過

河計不得不出於此耳臣急請督臣檄催王左兩鎮兵星馳宜雒取道沿河擊賊而令虎大威等兵佐其聲勢料賊必當遁去故與其待賊過河而會勦於晉不如及其未渡而夾擊於秦也近據韓城報賊塘馬已到薛峰薛峰去韓城四十里去禹門僅五六十里而虎大威報賊營火光與師家灘相望臣前調標營陳國威兵已到促之分布鄉寧船窩師家灘等處協防其禹門尚有險可據臣願率鄉勇身當其衝惟是

長河千里止蒲芮二處河氷未合其餘在在結有氷橋堅厚可渡豫賊逼處垣平秦賊逼處鄉吉河津警報一日數十至諸將士分守各隘踐霜臥氷晝夜匪懈天氣嚴寒異嘗兵單餉匱危苦至極臣鞠躬盡瘁多方鼓勵祈保萬全儻萬有不幸如督臣言臣當與同心戮力拮据行間會兵合勦大遏狂氛不使遠竄流毒亦惟力是視而已

議管理府事疏

陽曲管理一案奉旨已久各宗投詞爭論不一而足臣詰責所司何以不行速結僉曰各宗祖分左右挾制問官動稱越奏未敢輕議臣等謂名封大典管理重任典制炳若日星亦惟揆諸理法之當已耳及案旣具臣詳閱再四則屢奉

明旨業已洞悉矣而其要尤在弟得先封兄止正名是何緣故此兩言足定慎鈫慎鍔之案查慎鈫之母

崔氏慎鍔之母葛氏俱係已故管理新堆遐妾題案玉册具在誰敢誣之崔氏生慎鈫為庶第三千葛氏生慎鍔為庶第四子俱係新堆庶子題案玉册具在誰敢紊之新堆以天啓六年病歿因嫡配張氏無出其庶第一千慎鈜亦係葛氏所生延至崇禎五年三月始蒙

皇上欽點管理府事未幾物故之嗣庶第二子慎閤又復早逝而慎鈫慎鍔爭端起矣慎鍔為慎鈜同母

弟愼鈜既爲管理請封其母葛氏併爲胞弟愼鍔請封情固獨鍾勢亦甚便此愼鍔得先封之故也愼釵爲愼鈜異母弟鈜意既注於鍔則釵在所緩而釵又貧不能得之於鈜故與其母崔氏俱未請封若其請名則在萬曆四十八年新堆未故之先此愼釵止正名之故也是故論封爵愼鍔封矣愼釵未封論倫敘愼釵兄也愼鍔爲弟夫兄終當以弟及而在弟不可先兄兄賢能原在伯仲之間而綱常必無紊亂之理

兄與弟之分定封與未封之故明而管理之柰可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衆喙爭鳴各爲其私卒言諠亂必折諸聖臣查明弟得先封兄止正名緣故及奏章備細詳載呈詞删削冗複恭呈

御覽伏乞

聖裁早賜欽定今紛紛越奏詞多誣𠺕擾瀆非法得

聖明嚴飭而倫法俱正矣

柴菴疏集卷之十三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 崇禎九年

恭報緊急賊情疏

闖賊聚掠韓城者幾兩月矣忽於本月二十五日焚掠東北逼河西畔臣先檄監紀同知范廷輔赴沿河一帶查飭防河將士臣隨卽星馳禹門駐山頭荒廟

中催督參將陳國威等過河偵堵親見賊哨直撲禹門河灘稱係曹文詔張全昌賀人龍等家丁搶入賊營者父母妻子俱在山西必欲過河爲我兵用砲攻打始退至二十七夜二鼓韓城之渚北頭衞家村火起探者云堡被攻陷矣賊乘夜上房駕梯攻堡人無固志遂致失守逃出難民臣遣河津典史高擢查明救渡者頗多二十八日早賊苗頭北走楊家嶺趙家山與鄉寧之船窩乾柴坡師家灘相對臣旣行嚴飭

而猶慮兵單河東急遣陳國威領馬步兵五百駐守船窩薛敏忠兵三百守乾柴坡黃家佐兵五百與吳復正等衞軍百餘協守師家灘麻子灘等處而飛檄防守吉州壺口虎大威兵互相策應以壯聲援并飭防大寧永和一帶數日來天氣凛寒臣親督軍士於禹門以北沿河打氷乃晝開夜又復合訊之土人謂必至驚蟄前後堅氷始泮此數旬者臣刻刻矢與諸將吏踐霜履氷晝夜防堵期保萬全不敢稍有疎隙

以虧垂成先是按臣巡查禹門船窩一帶險阻不避備極勤勞又徧歷榮河臨晉蒲州芮平等處河干多方鼓勵將吏益加嚴飭大河以北賊氛漸以寧息今惟河東戒嚴耳聞秦中大兵將赴韓宜勦賊忽傳豫寇數十萬復奔入秦恐又勢難兼顧然叛兵爲禍更烈於賊臣愚以爲曹文詔之潰卒當責成曹變蛟張全昌之潰卒當責成張應昌賀人龍之潰卒當責成賀人龍設法收拾或勦或撫使以主將誘致舊兵爲

力尚易奈何縱之爲賊鏑矢乎各兵家口有在大同左衛者有在太原汾州者有在平陽者昔作征夫今爲叛賊秦晉雖隔寧無妻子之戀線索相牽終是伏莽之戎若不預爲處置得宜恐貽禍三晉未有已也

流賊窺渡甚急官兵極力防堵疏

崇禎九年正月初一日據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塘報稱先是賊攻陷韓城之衛家莊焚搶北走賊勢甚橫蒙本院謫叅將陳國威帶領馬步兵趨赴船窩相機協防連日天氣甚寒河氷復結二十九日賊在陝西楊家莊搶掠聯高賊數十名從楊家莊登遏禹門我兵用鳥鎗打退是日本院自禹門步行數里鼓厲各兵鑿氷楊家莊對岸至禹門渡盡行鑿開水流湍急又節蒙本院傳諭各營以後各兵丁遇有賊到止用砲鎗攻打不得與賊講話令賊窺我虛實中其狡計如有違犯者卽刻正法復傳諭各將營看賊所向務要協力互援稍緩就急共保萬全仍飛檄謫猛副將兵馬前來策應等因屢蒙發行到職該職逐一遵奉𢫬飭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此股大賊久據韓城薛峰芝川一帶無日不爲竊渡之謀十二月二十八日督臣發曹變蛟崔重亨等領兵勦賊於韓城之咎

村馬莊斬獲百餘級賊北走趙家山而渡河之謀愈急闖闖王等復從靈閿過關以西督臣調曹變蛟等兵赴華渭堵賊西韓城北走之賊盜得焚掠於沿河莊村自二十六七至正月初四河泮之禹門鄉寧上之船窩乾柴坡師家灘吉州之壺口處處是賊衝突之路臣深慮元旦新節人心易解嚴檄申飭又多方鼓犒賊果以此數日夜驚營攻突屢爲我兵大砲打退初四日臣在禹門遣標官陳尚智等過河遠探賊苗

頭漸向西南去河稍遠數日天氣漸和鑿開河氷不復再結似可幸無虞而狡賊出沒叵測倏南倏北臣惟嚴督各將士晝夜隄防必俟河氷盡泮大賊遠遁然後責成臨河各州縣印捕官嚴盤詰以緝奸細遠私船以杜潛窺庶幾可保萬全茲固未敢一刻撤防也

河防幸可無患善後尤貴早圖疏

秦豫諸寇狡謀窺渡非一日矣臣爲冬月氷堅恐州縣有司與防守將領沿蹓積玩致有疎虞關係三晉安危最爲重大具疏上請親督各營兵馬調度河干鑿氷堵禦四月於茲仰賴

皇上威靈將士用命賊雖闖渡屢爲火砲擊退近據各處塘報氷橋漸消流氛已遠可幸無虞各營兵馬履霜堅氷巡警晝夜勞瘁至極勢難久駐河干則善後之策不可不周也先是西賊強半從秦入晉從晉入豫其路徑最熟昔年未地草二郎神等賊從永和石樓竊渡或用船筏或用渾脫在三四月七八月之間過河不必盡藉氷橋皆係地方官全無隄防貽禍至今臣竊謂沿河原設有防兵如永寧石樓永和隰州大寧吉州鄉寧蒲州平陸一帶有守備賀震義等劄委胡貢等各領有步兵多者四五百少者一二百當嚴飭各官嘗川駐防河岸不得私任州縣城內偷

安自便多差撥役偵探流寇情形有警則各持鎗砲截流衝擊賊雖衆豈能飛越乎此當責成防守各官將也州縣印捕官當將遵慶吉揀諫鄉兵擇廉慎勤勇之人統領分防各渡口毋有隙懈其渡口酌量要衝一二處印烙官船幾隻以利攸往限定每日某時過渡以便稽查但有逃兵賊細即時擒獲審實正法其不係要衝一切私船嚴行禁止木筏不許近岸違者從重治罪守禦之具無過大砲多方整備暇日數

習兵壯鄉勇於河干演放精熟則有備自可無患此當責成各州縣有司者也山右惟平汾兩郡逼臨黃河而統以三道守東道自垣曲以至河津巡東道自鄉寧以至永和守南道自石樓以至永寧地雖窵遠而衝要渡口亦自有限若該道實心任事不避勞怨當不時單騎減從親自巡查防官有無在河防守州縣鄉勇有無訓練堪用大砲大藥有無製備私船木筏有無禁止逃兵賊細有無盤獲稽其勤惰分別勸

懲儻有廢弛不舉者揭呈臣等糾參挐問則文武各官精神自振旌旗壁壘自然改觀西賊聞之膽寒先聲自有以奪其氣矣若安坐署中效燕雀之智止行一紙文移任各官虛文搪飾而望毖備無虞難矣此當責成守巡各道者也臣等業已三令五申仍不時密察嚴糾斷不敢曲狥情面以快封疆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嚴加申飭庶功令耶如日星將吏奉行惟謹於防河善後可保萬全矣

異常災變慘不忍聞疏

據聞喜等縣申報到臣該臣看得山右兵荒七載災異百出生民殘困未有甚於此者去歲夏麥失收秋禾未獲三冬無雪人心洶洶平陽絳稷靈霍之間開立人市貧民剜死人肉充饑臣等一面嚴飭道府督責州縣動支倉穀并鼓士民輸助煮粥救濟一面具疏報聞籲請蠲恤茲二月將終太原以南微雨尚未霑足太原以北併無雨雪春夏豆麥已屬失望人民

饑而死者遍野負而逃者載道各屬請賑紛紛踵至不意聞喜有人民相食之報如王思貴等斧劈幼兒之頭刃傳壯婦之腹父殺其子夫啖其妻者不可縷指臣讀之魂驚心悸恐不獨聞喜一邑為然卽刻行府徧查而該府久未申報臣抵太原又聞沁源等縣饑民亦復殺人而食所遺棄小兒道旁死屍為行乞剜食者慘不忍言縣官每日止食一飧面有菜色臣等通行所屬檄行設處煮粥賑救并嚴行禁輯外臣等心切痌瘝雖多方設處極力調停然兵荒之地輸措維艱臣駐河津時勸勉紳民拯濟災黎而倡義樂施者有今巡漕御史張宸極之父張家璧首捐銀穀為倡又有善民郭守才者多方勸募旬日之內得三百餘金分給饑民臣行縣旌奬仍徧檄各屬謂當有聞風而起者而至今未有報臣者卽臣等殫力拯恤不過暫濟目前少緩須臾而已若非

皇上大沛洪恩破格蠲賑恐凋瘵日多從盜者衆三

晉阽危其禍患有不可言者伏乞

勑下該部亟議蠲賑於以拯殘黎而奠危疆不容一刻緩矣

特舉眞孝廉以光顯俊大典疏

臣遵奉

聖諭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卽將實蹟開款送部類編進呈欽此臣業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絳州貢生辛全咨送吏部項接吏部咨稱辛全先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賀逢聖薦疏應咨復另選等因臣竊惟選舉爲

聖明一時特典必有眞正賢才可以應側席之求者方於斯典有光臣所舉辛全誠其人也而已爲詞臣先得之矣今更密加延訪於平陽府得一人焉則中癸酉科舉人桑拱陽是也臣以防河之役往返經過平陽毎守令相謁必問地方人才無不首舉拱陽者有謂其孝於事親菽水承歡躬耕讀書咏歌先王之風者有謂其慕程朱正學延同志諸生講求不輟四方之士聞之願以爲師者有謂其淸恬自守從不干謁公府恥與外事者有謂其崇尙風敎以名節爲己任者有謂其躬行實踐明道淑人一鄕之人皆被其化從無爭訟者臣嚮選之訪求再四始得見其人蓋謹端莊之士也而留心經濟之學叩其底蘊又非無實用者誠不意波靡之世而有此挺拔之彥也臣看得舉人桑拱陽夌霄峻品覺世眞儒步趨必軌聖賢言行一倣坊表紹明理學讀淸心等歌程伯子之和氣彷彿親人敦厲淳風致合里無訟王彥方之芳踪

庶幾步武其貞不絕俗介不近名一郡雖有夫子之稱本生惟循庸言之謹此其度越時賢高奇俗表蓋眞不媿孝廉二字者矣藹藹吉士維國之楨豈但可以鳴單父之琴鼓武城之弦已哉幸逢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會正君子拔茅彙征之秋臣謹據實薦揚用以光一代闢門之盛典可乎顧秉彝之好人有同然恐咨送又復偶同故特具疏以聞昭揭中外與衆共之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採訪特行優異庶賢士慶風雲之遭而弓旌賁丘園之色矣

給折存本未便疏

看得給折存本之議欲留本色以實邊儲也軍士得折自糴亦屬便計乃各道憂憂乎難之臣駐鴈代訪諸軍士疾苦嘗爲借箸以籌果有未便者五焉所云給折者必兩運見貯有餘按月支放而後可乃三關苦迭欠今夏所領尚是去冬之餉軍復有召買見銀貯庫是無折可給也未便一也所云存本者必召買素預倉有餘粟而後可今三關在在匱乏也豐所入無定昨定經制歲缺米六萬餘石即召買米豆多僅千餘少僅數百尚不足備客兵行糧是無本可存也其未便二也歲多凶歉米價踊貴每石至二兩有奇若欲照原折之例每石六錢三分更士必不樂從若照市價折與約費二十餘萬金錢從何得來其未便三也三關月餉每上半年支米或二斗四升或三斗或六斗不等軍士迭欠月餉止恃此爲餬口之資今併此折之而既不時給又減其値肯甘受乎其未便

者四也屯糧歲入有限鹽糧目前告匱卽所謂六箇月之本色尚多逋欠餉司議給米折苦無點金之術若復行此議饑軍洶洶皆謂司餉者實奪其嚼恐生意外之變其未便五也臣竊謂爲治貴本人情議事宜求至當利不百不變法仍舊貫如之何然則邊儲不當實歟曰實邊儲在復屯鹽之舊及多發召買糴粟以備軍需往例召買每歲應發京民兩運銀十餘萬兩古人作法良有深意夫使兩運無欠屯鹽俱足歲豐穀賤召買有餘則給折存本通融行之皆可裕國實邊而在今日則有未便耳近部文有云如遇應支本色查庫貯無召買堪折銀兩卽放本色亦不得停本待折以致軍餉久遲蓋已洞悉軍餉之苦不待臣言之贅矣

巡察中東兩路設備情形疏

照得派兵設防分信責成申明賞罰臣業已具疏奉有着實恪行之旨臣又刊刻成書人給一冊不啻三令五申矣卤患震鄰豈敢定居乃於初六日親查中東兩路鴈門廣武爲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叅將劉宗苗舘地也廣武西接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其西白草溝路通代峪前歲卤從此出口今築臺於山南扼口要害撥兵二百名以把總馮玉守之砲火亦具盤道梁爲中路最衝責成守備王明臣築女牆二百餘丈修舊臺四十餘座扼險設備可恃無恐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處可以闌入去歲賊犯苦森梁距陽方堡不數武而將官退守一城任其闌入今舊牆改土爲磚設兵扼守賊安能犯臣查閱陽方之日適鎮臣王忠提健丁三千自寧武來道臣吳阿衡自八角神池利民查邊亦至語臣云自八角至陽方皆有邊牆但多土少磚今歲舊者剷削陡峻新者陸續報完

各臺軍丁火砲習然具備臣偶試一二處果然往時寧武標正兩營兵五千有奇僅守一城臣移會鎮臣盡發分守陽方盤道梁等處而中路似可以守矣歷廣武而東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調臣標營中軍陳國威領兵七百多方設防又令兵士剷削山坡以阻肉馬而伏兵設砲其上足資堵擊過胡峪三十里爲馬蘭垣塔甚堅山勢亦峻又十五里爲茹越鹵屢從此出入今新設守備馬得功於其

衝口壘石爲牆樹木爲柵臣預調太原營兵五百協防多給以大砲火藥鉛子使於各山張疑設伏亦覺改觀小石兩旁山雖層疊多可踰越其北關城西面六月二十六日爲山水所壞塌五丈餘原委官劉蹇民施應堂也石塌四十丈冲塌年餘屢行該道責成原委官劉福何繼業而至今延玩此四弁者宜行提究照例勒限賠修但猝難得完臣已曉諭北關居民歸併大城矣各山墩臺甚多臣查關守墩無人詰問

守備趙可久則曰兵少先是六月初旬臣檄令添募二百餘名何以不招一兵則又曰餉薄如北支吾何以振飭卽嚴加褫斥亦不爲苛但査本堡城守粗具本官年力少壯尚堪策勵所當令之戴罪圖功自贖防守把總郝效祖怠玩尤甚臣照罰格細打革逐亦足少示懲創臣以調到太原營兵四百委加銜都司崔友福駐防三岡四岡等處千總石文駐防大石口稍稍稱有備矣過此爲北樓叅將閆崇光信地也其

兵雖有一千七百餘分防平刑小石等處已去其半餘僅可守城臣觀其形勢全在設兵兩山之巔前歲鹵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鮦梁入口李秉春雖勇敢莫之能禦也閆崇光偶嬰瘡疾臣飭以此非臥理時當親赴各隘不時查點無以空文掩飾彼亦當霍然起矣北樓以東爲平刑其衝隘甚多賊南犯廣昌靈丘則平刑首當其衝守備林永昌兵單力綿勢難支撑臣調太原營副將猛如虎兵五百防平安寨聽用

參將劉遷兵一百五十防龍盆峪其餘各委千把總
等官領兵分防此皆臣所身歷指畫者也在晉之兵
力與臣之心力俱竭終是邊長人少日惴惴焉毋慎
靡及茲三關西中兩路尚有邊將道臣吳阿衡盧友
竹精神滿腹整飭精嚴遂覺旌旗壁壘一時生色獨
東路無邊將可守道臣武獻哲又被論候議往年以
地處腹裏兵馬錢糧類派俱少今虜犯宣鎮若從蔚
州而南以窺紫荊則逼近畿輔若從懷來而東以窺

居庸則震驚
陵京凡爲臣子義不以虜貽
君父近鎮臣王忠以督臣之調提健丁赴援宣鎮矣
臣調集標太等營兵馬於東路固爲防守之資亦正
以張犄角之勢也

驚聞虜犯陵京恭請提兵入衛疏

崇禎九年七月十四日准兵部咨爲飛報緊急彝情
事奉
聖旨陵寢重地屢旨申飭間道僻徑速宜嚴防如何
漫不經心致賊突入疎玩可恨卽著該督飛調協兵
巢丕昌統率健丁盡力堵禦仍一面嚴催關寧雲晉
兵星夜入衛併宣大督臣選銳夾擊俱不得頃刻遲
延自干重典欽此移咨到臣先是臣查閱邊備行次

陽方與鎮臣王忠面商戰守策應事宜未幾報虜賊
入犯臣移書勸其領健丁三千速赴宣鎮應援兵已
到應州矣今賊犯
陵園奉旨入衛正臣子盡忠報國之秋臣恐錢糧匱
之易致延悞餉臣既於初陸日發健兵月餉五千兩
今又於十五日催到新餉一萬四千合之可充兩月
坐餉此外又多方措發五千兩以備途次行糧料草
之需鎮臣累糧疾趨足資飽騰矣臣竊願有請者舂

茲醜虜逆天犯順敢於震驚我
陵寢憂勞我
君父臣恨不殲滅此而後朝食鬪報以來寢食俱廢
凡爲臣子義不與賊俱生臣雖病弱書生忠憤所激
亟欲以氣吞　項爲設防調集標太等營兵馬分
駐東路挑選精銳可得馬兵二千願親領入衛取道
紫荆十日可達京師臣提此一旅作海內勤王之倡
當有忠勇智略百倍於臣者起而共殲醜虜以洩神

人之憤以紓宵旰之憂是臣區區一腔熱血捐糜不
惜者也雖山右多事河上之寇氛未靖雲面之烽火
頻傳而志切同仇義不反顧況省會藉按臣彈壓三
關有各道料理臣何敢一刻寧居一面整搠兵馬移
駐境上謹具疏請旨恭候命下臣卽星馳入衛儻藉
皇上威靈合群力群策痛掃　氛除兇雪恥以張撻
伐臣願與文武諸臣共勉之矣

大兵盡尾賊後內地蹂躪可慮疏

逆賊攻陷昌平乘援兵未集肆掠無忌今關寧鐵騎
宣雲健丁漸次雲集矣而賊營屯頁涿遊哨滿淶易
猶眈眈謀掠眞保也前無堵截之兵任其蹂躪內地
非計之得大兵在後賊如飽颺出口無路不走紫馬
必走龍固走紫馬取道靈丘廣昌則晉之平刑一帶
戒嚴龍泉山勢雖險而茨溝僅單易窺取道五臺則
繁代之間危矣最可慮者固關山險皆在井陘隔屬

一入晉地俱係坦途先年設關城堞西向原防虜蹂
山右入犯畿輔今虜若從眞保趨固關南北山梁徑
路甚多處處皆可闌入而平定壽陽太原無險可守
勢殊岌岌晉中鎮標精銳强半調援臣所調虎大威
等兵僅僅千餘見駐境上候旨入衛臣飭令防堵紫
馬龍泉接壤要害而併調發潞澤營參將和應詔兵
六百星馳平定防堵固關但腹裏設防終難恃以無
恐耳夫虜賊匪茹敢於深入大犯兵家之忌今若飛

催理臣提一旅扼堵於前督臣合各兵截擊於後而
各關守兵堅壁以待賊如釜魚檻獸可盡殲也儻失
此機會不一大創何以洩神人之憤而寒驕鹵之膽
哉伏乞
勅下兵部檄催各援兵前後夾擊俾賊進退俱困則
殲滅可期不獨三晉免蹂掠之害已也

學臣積勞已久清望最著疏

臣竊謂近日人才之不振多繇於學政之不舉故欲
興菁莪棫樸之化尤當於作養人才之地加之意焉
內而成均外而提學皆爲朝廷作養人才者也我
皇上廣厲學宮首重德行責成各學臣公鑒衡文端
嚴取士屢頒詔諭亦既詳切懇至矣其各學臣不稱
職者罷斥之其積職者優擢之計無不矢心奮勵以
求仰副功令者如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臣稔知其

賢敢爲
皇上陳之繼咸自爲御史及居散署持議侃侃多所
建白不具論論其爲學政者赴任之日止攜一二家
僮行李蕭然有琴鶴之風每出郡縣試士則扃閉家
僮於公署併不以自隨其日用蔬菜之外不以供應
累州縣其砥行刻苦有如此者所積俸薪及學租之
屬盡捐以賑賫貧生而於殘破州縣尤加意捐恤不
一而足至城守河防亦多所輸助不取一文入橐其

清而惠有如此者毋試嚴禁關節謝絕竿牘惟憑文字品題高下所錄試卷黜鈎棘而尚淳正揭示諸生諸生人人心服謂從來濫倖之弊一清其公而明有如此者諸生有行劣把持有司者黜革不少貸衙緣作弊者摘發靡遺有與人爭訟者又諭以理釋遣之不加罰贖其嚴而不苛有如此者所至訪求孝義節烈旌勵之及古先賢哲有關世道者爲之論著闡揚之其留心風教有如此者修葺先撫臣魏允貞所建

三立書院崇祀先聖皐夔稷契以下迄漢唐宋昭代名賢凡出晉籍及宦於晉者若而人徵集各郡邑諸生之優等貧而有志讀書者三百餘人自二月起給之廩餼餼之館舍會課於書院使知所做法而次第其文日受切磋之益秋闈入彀俱歲科優列元魁半出書院賞拔僉稱得人其作養士類有如此者以上種種實蹟皆平日得之臣所批詳揣之士子口碑無敢一字粉飾竊念山右八載兵荒流氛未靖士庶日守城堞而在鄉村者或身膏原野廬舍成墟妻子爲鹵子衿曠詩書之業闤闠鮮弦誦之聲自非學臣袁繼咸大洗舊習力砥頹波振鐸音於鋒鏑之餘起斯文於荆榛之後不知作何景象此其心良苦而勞亦綦著矣今任歷三年歲周兩考塲事告竣遷轉屆期查往日提學官有公清自砥學行兼優者例得內轉清秩以示優異非獨酬其三年之勞亦以爲學臣者仰體

聖主愷悌作人之意所裨益於人才世風者大而特內徵一二賢者風示有位所以重文教也如繼咸者當之亦可以無媿色矣伏乞

勅下吏禮二部覈議覆請特加優擢以示風勵施行

臣係開歷紛繁臣罪亦當考覈疏

竊照臣見年四十八歲由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初授
福建邵武縣知縣調繁晉江丁父憂起補山東濰縣
知縣天啓二年考選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本年實授
天啓三年十月終養回籍丁母憂天啓七年二月陞
廣東參議因忤璫革職爲民崇禎元年奉旨以原官
起用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崇禎二年巡按河南三年
回道奉差巡按真定崇禎四年正月改差撫賑延綏
本年巡按陝西崇禎五年六月推陞延綏巡撫未蒙
欽點本年考覈回道管事六年二月推陞大理寺左
寺丞本年八月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九月初二日到
任七年三月內陞左通政本年九月內推陞今職十
月二十七日到任今照臣以崇禎六年九月初二日
通政司到任爲始計在京任事一年二箇月七年十
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撫到任爲始扣至崇禎九年九
月止計任事二年通前連閏實歷正四品俸已踰三

年例應考滿伏念臣以庸材謬叨重寄甫至晉即料
理兵食親赴河干督率將士防禦頗嚴賊窺有備未
敢闖渡河防事猶未竣據報大同叛兵二百餘人肆
掠五臺平定一帶臣親督標營兵星馳追勦斬級六
十有奇其餘張仲仁等一百二十四名撫定之又巨
寇顯道神正名高加討未地草正名賀宗漢香里人
正名劉浩然俱陽撫陰掠加討已先焚巢出掠静樂
忻定之間臣移駐忻州督勦於八年正月擒渠魁高
加討於土嶺山用間諜使劉浩然賊黨劉仕祥斬浩
然并腹黨二虎於本巢計斬賀宗漢於永寧晉中三
大寇一時並除賊勢漸衰擒斬賊黨共二千餘級與
嵐諸寇嘯聚最久臣檄道臣宋祖舜集四營之兵擒
斬賊首雲皎月撲虎遶天飛等三百五十餘級又責
守南等道各處擒斬賊首趙凌宇八大王五條龍鑽
天鷂皎稍子等并賊黨一千一百餘級八年三月報
秦豫大盜近河窺渡遵古移鎮平陽會勦扶病沿河

調度防禦一面遣虎大威等領兵搜勦靈霍翼垣之賊生擒賊首二郎神正名南汝近闖王小大王并斬賊黨三百餘級各道將亦塘報擒斬賊首長木腿兒卽與二等渠黨六百五十餘級五月內督報急臣移鎭鷹代遵旨堅壁淸野預行收歛多設火砲六月內賊入犯仰仗威靈大小城池堡寨皆得保全而黍民仍有擒賊功級臣統兵忻州遏賊南下之勢內地獲免蹂躪嚴督諸將每夜驚營追勦逐出口外然內陸

闌入臣罪何辭蒙
皇上寬其斧鉞降職五級戴罪管事臣感激涕零力疾整頓邊備未敢休息七月內遁永寧之間餘孽乘虛復聚肆行焚掠臣卽集師會勦擒斬渠魁雲裏飛鍾豹等賊黨一千五百七十餘名顆八月撫苛嵐道防勦套內斬賊級四十五顆俱有塘報題疏在案十月秦豫大盜數十萬耽耽思渡千里長河臣分兵畫界爲守臣親督將士鑿冰堵禦露宿河干錢糧所費不貲臣百計鼓勸各司道府州縣紳民設處捐助共得一萬六千四百餘金其餘不足動因糧輸餉二萬一百七十一兩有奇數千兵馬在河五閱月本折未嘗缺乏軍士飽騰人人思奮流寇屢被擊回賴
皇上威靈及諸將吏之功伐賊狡謀幸保無虞臣方憂兵單餉匱不克掃蕩寇氛以紓
聖明宵旰之憂難免罪戾蒙恩復臣二級仍免戴罪臣感深銜結捐糜難報敢不鞠躬盡瘁修勉職業緣

三晉疊罹荒盜八年秋冬九年春夏災祲尤甚平陽所屬聞喜及沁源等縣人民相食逃竄流離慘不忍聞臣嚴督諸有司設法勸輸搜查倉穀一面煮粥拯救一面具疏呼籲蒙
皇上軫念災黎渙發御金遣官會賑臣殫力捐輸躬親救濟民沾實惠得延殘喘自頒發賑濟以來雨澤應時今秋頗豐臣遵明諭申飭有司多方招撫流移節據申報解散甚多如招撫過難民魚化龍等二千

餘人願回鄉者給以印票安插農業願充伍者擇其強壯分發各營自贖雖有餘孽窺兵馬入衛防邊不無乘虛竊發若援兵發回會集搜勦或可廓清耳邊備廢弛日久每年邊工皆憑委弁拖延塗飾尅減工料相沿積習牢不可破如繁峙縣城工係八年估修屢催未完臣以巡邊之役至縣登城閱驗親行估算摘發奸委管工官李茂德等侵尅二千七百餘金遞同官胥瓜肥城垣垛口一味潦草了事已經疏恭奉

旨提問往時邊工遷延二三載不完今歲工程臣以嚴飭邊備之餘爲稽覈欽工之計其虛糜塗飾遷延者即行責治令其陪修務垂永久節據督修東路工程委官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東路通判邵承堯呈報東路共修完磚墩敵臺十三座土墩敵臺三座磚邊牆二千八十丈五尺廣武河壩一十六處除欽工外動節省銀督令防邊各官督率軍士剷削山坡陡峻如牆者共八百九十餘丈又據督修中路工程委官太原府清草同知蔡如蘅中路管糧同知石聲和呈報修完磚包臺牆共一百四十丈欽工外動節省銀督令防邊各官督率軍士修完磚邊八丈六尺剷成陡峻邊牆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五丈補築完邊牆七百九十丈砌塞隘口十一處又據岢嵐道臣盧友竹呈報奸漢山老牛灣土堡并陪補七八兩年工程俱各通完見今取冊覈實具疏至三關兵馬素稱單弱東路爲最臣調標下大營兵馬遴選精銳并臣素製大砲鉛藥弓矢等器分發東路邊隘以資防勦

忽聞逆

犯順陵京震驚臣義憤同讐欲親提一旅恨不滅此朝食以盡血忱拜疏之後恭奉明綸免臣入衛調猛如虎陳國威虎大威等兵二千餘員名隨鎮臣王忠健兵三千星速前進赴援今賊遁出口外邊防稍覺解嚴但內寇未靖河防復劇臣羸弱病軀空糜歲月一籌莫展而瓜期已及職任嚴疆例當考覈律載過限有送問之條延久有致仕之例欲不報

滿恐干欺延之咎欲行給繇又有降級之恣近見邸

報兩廣督臣熊文燦亦係降級戴罪有三年考滿之

報臣今歷俸三年亦降三級幸免戴罪事例相同未

敢容隱至於才小任大久慚覆餗功微罪重宜加幽

黜則臣日夕惴惴不能一刻自寧者也謹據實具疏

以聞伏乞

聖明勅下吏部將臣亟賜議處別簡賢能庶考覈之

典行而臣亦得引愚分以自安矣

柴菴疏集卷之十四畢

柴菴疏集卷之十五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 崇禎九年

臣舉學臣原採公論疏

十月十六日接邸報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一本學
臣蔑憲婪贓等事奉
聖旨據奏袁繼咸婪肆庇劣多端殊可詫異著革了

職該撫按拿解來京究問本內有名衙蠹劣衿即著
張孫振嚴提究擬袁繼咸如此溺職吳 薦陞京堂
是何緣故還著明白回奏張弘襟薛莊劉承培俱著
革了職也著張孫振提問該衙門知道欽此案查前
月初十日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疏舉提學僉事袁
繼咸清公自砥學行兼優例應選擢此非臣之私言
乃通國之公論也繼咸奉勑督學山西俸歷三年歲
周兩考臣耳而目之亦已久矣赴任止攜一二童僕
行李蕭然不異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伉直自遂謝
絕竿牘所甄拔皆寒俊名士捐學租賑殘邑貧生闡
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養秋闈
元魁半出其中臣疏所列字字實錄上自藩王下逮
士庶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山右自兵荒以來士風
久頹又值前道濫倖之後文教不振而繼咸堅持名
義力洗積習不肯曲徇權貴晉之人士無不服其公
清臣謂司學政者能如繼咸即優以清秩可以無媿

甚灼見其賢然後舉之臣何私哉臣於司道從無情
面其不稱厥職者糾之其克修厥職者薦之採地方
之公論明朝廷之彰癉矢諸天日無敢枉徇司道府
廳諸臣可問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世寧有好惡拂
人之性者乎臣疏一面拜發一面移會自是撫按共
事地方之體至繼咸之得罪按臣與按臣不晝題之
故臣時在代州遠不及知回省之日聞按臣明對人
言大收道才本院批呈送考學道不考則已又從而

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參有何顏面臣猶以考事提學專職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意按臣恨之次骨且列款糾之汙以贓私矣夫謂繼咸顫直不善逢迎語多觸忌則或有之謂其庇劣婪贓穢跡多端則臣從來所未聞也豈惟臣所未聞問之司道司道皆曰不知問之府廳府廳皆曰不知而推官袁愷稟帖云含淚面止具稟切言復誣人以贓私非病狂喪心之極者必不至此通學生員朱善等宗生朱求枝等通省新中舉人衛周祚等數百人屢次具呈僉稱學臣剛正多忤直道難容而皆痛憤於窩訪纂造爲風俗人心之害又稟稱近日差承快五六輩鎖拿學道吏書欲煅煉文致成獄如公道何圖省輿論如此其顯者在人耳目者臣亦未敢遽言獨是繼咸一人之身耳臣以爲清公按臣以爲貪汙致令是非顛倒賞罰淆亂繫朝廷勸懲甚非渺小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一時之喜怒易快清夜之良心不泯今繼咸逮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但究問者究問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徇囊劣衿復令按臣提究在京既無懸坐之法而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下法司從公訊質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臣前疏與按臣之疏併行覈勘則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遵旨起解犯官疏

爲照繼咸聞命之日卽呈繳勅印束身就道止隨一二童僕行李蕭然司道各官言親見其笥中不過敝衣數件殘書數卷此外别無長物晉中諸生追隨不忍舍去人人爲之流涕如此淸苦得諸士心公論共稱乃以私怨小忿汙衊多贓褒人名節天地鬼神其可欺乎臣若避諱不言坐視廉吏受誣陷之禍朝廷失刑罰之宜臣罪滋大是在

聖明鑒察臣一字涉欺願甘斧鑕

備查開採情形俯瀝愚忠疏

方今鹵寇交訌公私告匱囤囤計必增兵設兵計必添餉而加派已窮搜那無術所在軍需未可停緩因有量行開採之議然而

聖明軫念元元恐妨民業復令諸臣詳勘愼酌其萬不得已之淵衷亦旣昭示海㝢感沁人心矣使萬有一焉可佐仰屋之籌少裨軍國之計臣亦何惜捐糜愛此髮膚然撫時慮事有不得不俯竭愚忠者今持

議者必曰

神祖時嘗遣中貴開採矣何憚不爲而不知今日時勢實有不同萬曆年間海內承平無事外彝欵貢邊境安寧盜賊屛息閭閻殷富然礦役四出所至騷擾惡省撫按抗疏力諍章滿公車

神祖晚年亦深悔之因而報罷今天下眷眷多事豺狼出爪侵辱王命外則　插虜蹦燕雲內則寇盜流毒五省兵荒叠告民之死鋒鏑膏原野者不可勝紀

邑里蕭條田業蕪廢是故今日之憂受傷全在元氣
不獨兵寡餉詘也生聚敎訓根本急務若議開採於
山右則臣知地方情形甚悉近據各州縣申文稟牘
借箸籌之大約有不便者五昔我
太祖高皇帝諭羣臣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
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瘡痍之餘豈可以此重勞
民力夫開創之初已深慮及此今山右荒盗頻仍呻
吟未復風鶴猶驚如久病之人不堪勞作一旦興事

動衆多一番擾集必多一番追呼先臣軒輗有言開
礦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
科斂及市井無賴之徒因緣爲奸人心動搖山西自
奉旨之後里巷山谷之民私議竊歎謂從此不復安
枕臣雖曲加慰諭愚民無知難以戶曉夫監臣方愼
重其事未及舉行而人情如此甚爲可憂臣竊謂不
便者一也非獨勞民難動也然且無利
宜宗時嘗禁民有私取礦砂煑之可得白金者命巡

按官開驗每砂百觔煉銀四錢因謂夏原吉曰朕料
鉛砂所得無幾遂報罷今者監臣閻思印差官入夏
縣山中採礦砂五十觔僅煉得銀五分二釐前督臣
張宗衡差官採取銅鉛皆以費多獲少而止今行開
採計內外官屬夫丁爐頭煤米坑冶鑿燒種種工費
取給縣官者爲數不貲得不償失亦大略較著矣夫
利不十不興若有虧折責何抵補臣竊謂不便者二
也非獨得不償費也又恐因而召亂晋中大寇雖平

而深山窮谷之嘯聚者十百爲羣一旦趨利如騖鬬
然蟻聚更費驅除盗平時奸猾軍民聚衆偷開猶互
相爭奪致有殺傷懲以嚴刑不能禁止況綠林之豪
潢池弄兵者乎
皇上方遣官頒詔招撫難民解散未能詎可令聚臣
竊謂不便者三也非獨內寇竊發也又恐外寇乘之
秦豫之賊蹂躪燬蕩耽耽河上儻風聞礦利以啖其
衆勢必挾借爭先千里長河刻刻防禦爲力恐竭先

朝侍郎王質力主銀場之事厥後民困盜起賊首葉宗留率衆稱亂至議調福兵擒勦又調浙兵策應紛紛至十四年王師勘定民始安戢夫無盜尚可誨盜者銀場也況隣盜攘攘皆爲利來思以弭之何可復得臣竊謂不便者四也非獨患盜也目前規利有限而後來貽害無窮尤溪之礦自永樂納銀宣德設官後雖奉詔罷局而坑首額戸猶照舊納稅數年而未革也礦脉衰歇至令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或且

派入正糧頂補稅額興言流弊必至於此若夫奸猾横行指稱有礦封人房屋搜人財產甚爲禍患萬曆巳事尤可深鑒三晉之民不堪命矣本身差徭敲骨難完業巳挺而走險可更以此患苦之乎臣竊謂不便者五也凡臣所臚列皆灼見情弊推測利害又晉方忠鹵盜入心洶洶未定勞民動衆更非其時故約略陳此五不便之說非敢襲往昔陳言爲憂危激論也且

聖諭曰果不妨民業酌量採取庸慮最爲周詳今所係地方安危若此不止有妨民業而巳臣既明知其弊不及今披瀝肝血懇請停止直待異日工役頻興得不償失抑或聚衆釀盜禍患叢生而後悔言之不早是

皇上原不負地方而臣深負

皇上也況聖諭酌採不專在銀併及銅與鉛鐵查通志晉不産銅惟鉛鐵則隨在有之小民販鬻餬口價

値甚賤如戸部侍郎吳國仕議令陽城留地畝銀買鉛轉運業有成説陽城出鉛用礁廿石燒煉聽從民便有司者治之耳卽龍固一帶苦不乏鐵易買非難何用鑿山開爐大費興作夫使有利而但妨民業我

皇上尚不忍遽見施行而況有五不便如臣所言則山西開採之役料聖明概然與民休息立沛德音不俟臣喋喋矣

條山關繫甚大開採萬難輕舉疏

夫制治者貴於未亂作事者慎在謀始謂審夫倚伏之先幾而後可無馴致之後悔也山右開採一案鹽臣姜思睿目擊條山關繫甚大疏請停罷縷縷數百言而大意有三一爲鹽池國課之大利大害一爲三城氣脉之大利大害一爲近河引寇之大利大害其言皆採之士民商賈地方長老之陳訴憂深慮遠字字血誠非他摭拾陳言者比也然晉中處處荒殘民

習獷悍易於醸亂礦脉衰歇獲利無多貽禍甚巨開採之不便臣雖亦縷悉言之不獨一條山也據委官之言目前得不償失大略可見萬一招盜誨亂如三晉士民所慮軍興之費當復不貲見形察影利害較然何待再議哉今海內在在擾動山西爲畿京右輔數年以來兵荒疊告鹵寇交訌民之死徙不可勝計邇來盜氛甫息瘡痍未起旱魃爲虐民生憔悴哀我癉人俾得休息以美其元氣猶恐不給而復加之以開採之役聚亡賴不逞之徒於深山大谷之中衆聚則奸生事久而變起脫有意外之虞斬木揭竿一呼響應豈州縣之吏鄉夫丁壯所能折其亂萌制其死命也哉今日時勢原與萬曆年間不同萬曆時海內承平無事外彝欵貢邊境安寧盜賊屏息閭閻殷富然礦役四出所至騷擾

神祖尋亦悔之因而報罷今天下脊脊多事外則插屢躙燕雲內則寇盜流毒五省邑里蕭條田業蕪

廢是故今日之憂受傷全在元氣臣前五不便疏中益首及之雖有劉忠舊案非所論於今日之晉也查盂縣平定州翼城浮山襄陵夏縣安邑平陸芮城絳縣等處採礦之役自正月至今招商聚衆晝夜搜鑿其得幾何奸民聚之甚易散之甚難如襄陵所報刁儈法憲詭首金礦聚擁多夫入寺開淘並無砂跡圖村驚惶幾成大害夏縣所報刁民馬徐光因爭洞口搆起釁端又奸頑躲避糧差俱托礦夫名色影射占

役莫可誰何如此情景必釀變亂可爲寒心若夫殹
鹽課損氣脉引外盜又不待言矣監臣以礦務爲職
掌委官開鑿豈不欲多有所獲用濟軍需無不智盡
能索以供厥役而得利無幾隱憂可慮臣有地方之
責何敢緘默不言竊以爲此一役也有害無利即有
小利終有大害不如速報罷便孔子曰不患貧而患
不安語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大學一書垂訓萬世
其言平天下也在絜矩與民同好惡而於用人理財

尤三致意焉願我
皇上研究安危之幾洞察利害之原深繹大學用人
理財之義特出
乾斷早停開採以杜未然之患天下幸甚三晉幸甚

殲渠散黨疏

太汾所屬西北一帶山中有寇盜三股其一爲孫虎
乃高加討之餘孽也一爲高雲河乃禾地草之餘孽
也一爲小裁縫乃王剛之餘孽也屢次搜勦尚多嘯
聚臣仰遵詔諭嚴飭道將以殲渠散黨爲第一義據
道臣馮上賓屢報孫虎剽賊狡黠異嘗遊寇典臨靜
交之間臣以防河之役親督副將猛如虎陳國威併
叅將劉光祚等兵聲罪致討廣布間諜懸以大賞購

擒兇渠而道臣先遣安官王光國入營宣布恩詔持
賞先撫其羽翼大小頭目皆願歸順獨孫虎梗逆不
馴乃計誘劇目六豹等將渠魁孫虎斬級獻功與雙
虎等百十餘人來降併招其領哨紅旗共十有五人
皆收入汾標兩營食糧老弱男婦解散者已十之八
九矣禾地草餘孽多係綏清饑民盤踞鳳儀山爲藪
窟須詔部臣王之禎多方勸諭適延撫亦差生員馬
九際等來晉招安難民多願就撫臣委官護之過河

業有成議而賊頭高雲河反側阻撓過河者僅二百餘名口其餘仍聚掠孝義之間臣督中軍陳國威入山撲勦今同知馬鳴玉監其軍官兵追至康城賊正攻圍堡寨一鼓殲之加銜守備陳猷策斬高雲河徐成安斬彥張皆掌盤頭目所獲壯級纍纍餘賊竄逃星散臣以防河緊急督兵南下檄飭道臣相機勦撫此外惟小敕縱賊陽撫陰叛頗多反側臣委永寧州知州陸養廉招之尚未定也數月以來平定榆次陽

曲各報解散餘黨而榆次招撫尤多遼河一帶枹鼓不鳴道臣馮上賓各將陳國威劉光祚等監軍同知馬鳴玉榆次知縣任濬陽曲知縣李雲鴻及撫賊之王光國等其功不可泯也共計勦過賊級二百三十名顆而孫虎高雲何彥張兜渠授首地方快之撫散過難民共二千二百有奇內收入各營爲兵者五百五十三名散遣歸農者一千六百七十六名口三晉大夥之寇掃蕩略盡惟零星逃匿山谷十百爲羣不

能盡無語云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今治之有其機矣

按臣辯疏涉欺巡方舉動可駭疏

臣駐禹門防河從邸報見按臣張孫振直駁撫臣回奏之言等疏支吾轉換其詞游其情遁矣臣可坐視其欺罔君父誣害善類芟剃小民而不一糾正乎臣查各省司道官有俸深勞著者撫按薦舉擢用此功令所不靳也袁繼咸歷俸三年歲類兩周清執不阿公論共許値鄉場已畢例得陞遷臣之具疏何謂無端是時鹵已報遁久矣臣在代州不知按臣侵奪學道職掌私屬遺才怒其不徇大觸兇鋒卽按臣至代州止對臣詈罵繼咸降罰其送考諸生爲辱已無顏面云耳倂未言及糾叅一字臣何爲多方求解臣採公論薦一道臣有何錯悞而自悔乎推官袁愷等臣素以名義相勗勉按臣論人謀出秘密臣何事囑兩推官況兩推官平日皆稱述學臣清公不啻口出觀袁愷含淚面止及病狂喪心之言其譏刺規切爲公道發憤亦已至矣豈臣囑之而然乎此按臣所以不

能釋然於愷而刺刺不休也至繼咸奉旨提解差官出批乃按察司都任之事臣歎息地方有清苦耿直之官忽遭誣陷至此今當遵旨速解都任云學道已呈繳勅印亦願束身就道此一言而決何煩商議三日爲也按臣遠在偏關臣一面移會一面具題自以爲奉法惟謹不失臣子趨命之義而按臣以未付一字差一人爲恨何也豈未遂其羅織鍛煉之心歟乃按臣舉動則異於是臣疏蒙

聖明洞鑒劣衿衙蠹一倂解京質訊臣駐師蒲津兩准部咨奉有嚴催速解各犯之旨屢檄催臬司而按臣在省將各處提到人犯盡行監禁如絳州訓導原無名薛莊者職在察吏豈不辨教官姓名今欲掩飾欺誣之罪硬以無辜之薛際昌頂替將誰欺乎又如翟炳人命一案九年七月內守南道臣馮上賓呈招按臣親筆批云既查係杏毒依擬杖贖實收繳案墨未乾面坐學道以多贓清夜捫心何以自對今原卷

弔取藏匿不肯發司解部各犯淹禁尚稽起解豈非
畀各犯到京口供取露而預謀布置作鬼蜮伎倆耶
彼以臣遵旨速解繼咸爲非豈按臣藐旨不速解各
犯爲是耶
聖明在上自能洞燭其奸矣按臣之駁臣疏原無可
駁忽又扯袁推官呈送罰米一案忽又點綴晉邊弊
蠹一語夫罰米有無查勘自明是否推官自行呈送
按臣閃爍多機嚇挾屬官壞人名節如健訟刀筆到
處拳誣甚可鄙也若晉邊弊蠹積壞已久誠當整飭

如欲借封疆爲題臣實迂腐書生多病寡謀不諳邊
事曩以觸忌薦逆張捷擠之於外數年碌碌不展一
籌有悞封疆自應席藁聽
皇上處分罪斥無憾不煩按臣伏此機穽也莫非王
事共處艱危誼當同心戮力以圖綏靖而按臣別有
肺腸絕不從地方起見事事乖忤甚至入衞之舉對
各司道輒加譏訕是誠何心臣卽不肖寧受按臣糾

叅義不受按臣侮辱以壞朝廷紀綱乃近見其飾辯
諸疏君父之前尚忍於昧心欺罔何況於臣卽如濫
受將吏馬騾鞍刀之類各州縣俱抄有小報按臣見
繼咸糾疏手忙脚亂暫且發還十二月初四日遣牌
出巡尚令侯主簿率進看驗戀戀不舍無所發怒責
主簿十板闔省吏民傳爲笑柄其受道府州縣小送
熟程在孝義陽曲三關爲甚各官每以購辦稱苦誰
不知之乃飾言於會賑之時援臣與監臣爲證監臣

行久矣豈謂臣聾啞可扶同以欺我
皇上哉又如窩訪之害屢經
皇上嚴旨禁革卽云衙蠹應懲從來大縣不過二三
名中縣一二名僻小殘破之處多有免者按臣違禁
濫訪陽曲三十二起府廳十三起司道五起一城之
內共拿五十起文水拿十二起孝義彈丸小邑拿八
起汾陽及府廳拿十四起平陽之絳州拿二十起蒲
州八起聞喜拿至八十餘起板累數千餘人單款坐

贓皆千餘金按臣發問硃批牌票云不許徇情減贓以故問官承順意指令各犯多攀富民害及無辜破家蕩產甚於刦奪汾州府官問訪犯陳大秀一起止擬贓罪五十餘金批駁詈罵硃屬不堪訪犯自願募化親友鬻賣兒女添贓四十兩即行批允招詳可證也臣止據經過數州縣大畧言之耳未經查問者不知其更幾許也晉中荒殘之後孑遺幾何而以賣兒貼婦之錢供充囊肥家之具臣嘗痛恨崔呈秀之

按淮揚婪取訪贓數十萬貽禍無窮今當

聖明之世不意復見之於按臣也更可駭異者纔行訪拿不俟問擬即一面差承差各州縣坐名票取贓贖其最彰著人耳目者如絳州一票差承差趙清取八百三十四兩一票差承差許承茂取三千兩州官以訪犯未審完爲言承差謂有硃筆諭帖令送南京原籍州官大懼不得已借動庫貯錢糧併需索嘗例共用十五百有奇付之至今各犯尚未問結前銀尚未補庫也其餘如孝義霍州趙城洪峒曲沃夏縣安邑太平岳陽翼城多者數千計少者亦數百計中有贓多縣坐追比難完者强半借動錢糧臣亦止據經過數州縣大畧言之耳未經查問者不知其更幾許也夫國家當內寇交訌民窮財盡之秋應解京邊錢糧急若燃眉而乃借充訪贓累千累萬送回原籍此弊不除負累有司貽害軍國豈細故哉臣既目擊其欺罔君父誣害善類婪剥小民關係重大不敢不據

實入告除訪贓起數另疏具奏其州縣小報事屬瑣細者揭送閣部院以備確查外今三晉之民如在湯火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臣疏勅下部院遵照屢旨禁革濫訪坐贓之害嚴飭有司速除那借錢糧解贓之弊使紀綱肅而吏治清民生安而國計裕即罷斥臣以謝按臣亦甘之矣

部議條欵疏

一部疏内開某路險阻某路平彝如把住某口則某路免於窺犯扼擊某地則某路可恃無虞該臣看得山右三關分爲三路東中兩路在宣雲之内惟西路孤懸鹵地先年揷套駐牧黄河一帶謀犯偏老西路最爲首衝今套鹵勢弱揷爲　併　之來自東徂西其謀犯宣雲則東中兩路爲衝而西路爲綏査數年以來鹵賊出入如東路之白草溝茹越口小石口北

樓營平安寨太安嶺等口中路之陽方口苦森梁盤道梁神池一帶山勢不甚險阻往時邊備廢弛墻垣頽壞各叅守千把等官一聞警報歛兵退守本堡置墩隘不問以故鹵入無人之境昨歲臣親赴各邊嚴飭道將除營堡酌量大小留軍丁三分之一再選本堡仕居人戸及遠近鄕村收保丁壯責成防守等官編派協守而其餘軍丁分派各墩臺隘口給以鎗砲火藥不啻三令五申而其最要害處如陽方盤道梁

各口責令寧武鎭正標兩營分兵守信如茹越小石北樓平刑各口調取標太平陽等營分兵守信如前議挑選戰兵六千把住險要相機扼擊臨期再於腹内各營搜選零兵千餘以爲接應而三晉之兵力已殫矣邊以内一望平原鹵繇陽方入則陽武峪爲扼要之地繇白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峙代州爲扼要之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爲扼要之地過忻州四十里爲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稍存遺

跡今蕩爲平丘旁多小路可以南通陽曲西走靜樂過此則直抵太原太原藩封重地城大人雜兵衆故前疏提其大害而略言之太原之東南則榆次壽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遥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神池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可使鹵不窺犯内地内地在在

平彝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領關等
處則太原或可無虞也
一部疏內若大股賊勢盡趨山西亦豈無可畧分兵
將策應聲援之理該臣看得鹵陷麗據島如爲水陸
並進之謀則以一股犯登津絕我糧道以一股犯寧
錦掣我援兵以一股犯遵薊或宣大但有一處闌入
則內外響應聲勢叵測若止如往日搶掠故智薊遵
有險多兵力足以守必仍闖宣大而居庸紫荆倒馬

等關新增兵馬未易窺犯則大勢必走山西無疑樞
臣襲所口擘誠不啻聚米而圖山川也查鹵若從大
同邊口入犯則走井坪應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
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
若從宣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刑北樓小
石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當防崇
禎八年鹵入陽方之苦森梁肆掠於原平忻州定襄
大同鎮臣領兵二千餘駐寧武未與鹵戰惟總督親

領標下勁旅王忠白安等兵數擊賊於原平崞縣代
州之間鹵亦旋遁故賊犯山西宜調陽和大同精兵
一萬襲鹵之後使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深入是一策
也臣前歲幸駐忻州徵標太平陽等營兵二千餘及
鎮臣健兵三千扼其南下之勢鹵故折而東掠定襄
逼近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掠而遁今賊若犯山西
鎮巡當分駐忻州上下居中聲援乃爲得力然必須
前面有大兵五千擇敢戰智勇之將出固關而西駐

師太原之郊相機堵截斬其零騎大張聲勢鹵畏首
尾夾擊始不敢逞若太原無重兵萬一忻州堵扼不
住鹵東走固關謀掠畿南則所憂又不獨三晉此前
面截擊之兵將是在樞部預爲遴派臨期庶有聲援
賊若從太原掠西南一帶則宜預飭延綏鎮臣統勁
兵三千渡河而東駐於汾州堵之甚便第山右頻年
兵荒各處糧餉匱乏今既擬定策應聲援之兵必須
預勑戶部措發何項錢糧在三關責成餉臣多方召

買大約一萬兵馬一月糧料計米五千餘石豆一萬二千餘石草三萬餘束在太原汾州等處責成藩司行州縣各為買備亦大略如前數而臨菜廩給俱在外如是而應援始有實著也然近來將驕兵肆紀律未明客兵之擾反劇於鹵臣竊謂援兵貴精不貴多止可扼要張疑設伏暗襲而收保一法尤為吃緊要著責成兵備道嚴飭各州縣官堅壁清野處處固守鼓舞鄉勇於各城堡多設火器擊賊使鹵不得掠或掠無所獲自然坐困我兵扼險擊惰可以得志此又禦鹵萬全之策也

柴菴疏集卷之十五 畢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甡謹題

撫晉崇禎十年

邢西流寇就撫謹將安插情形據實馳報疏

據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塘報到臣該臣看得一隻虎等賊竄聚遼和之間不啻負嵎之虎幾經搜剿未斷根株往往竄掠畿豫出沒為害臣奉合剿之旨

再四躊躇深慮大兵一動賊必深入邢洺南下彰磁襄糧既虞不繼殲除亦難遽盡不如持檄招之誘入晉境相機剿撫庶不至壑鄰而貽君父之憂於是特委監紀同知范廷輔同榆次縣知縣任濬令多方招致諭以大義示以禍福久之諸寇始從順德西來泣而就撫擇其精強者為兵分收標太兩營共三百餘名其餘老弱男婦給免死印票路費銀錢差人押回原籍責成該州縣安插務農蓋共計一千六百七十餘名口不但遼和一帶蕩然廓清而畿輔重地亦無窺覬之餘免征繕之勞矣此皆仰仗
皇上威靈成此一段不血刃不煩餉之功也監紀同知范廷輔榆次知縣任濬勞績久著且單騎馳入賊營宣諭朝廷德意俾一數巨寇俛首感泣帖然就撫此其勞績當在斬馘之上與標營副將管中軍事陳國威差官丁枝成林陳養榮等越境招賊宜示恩威其勞亦不敢泯也俱宜優敘惟是各丁新填營伍非

有額餉可資餬口查有監臣孫茂林去年賑濟尚存支剩輸助銀三千餘兩合無於內動支留給各丁月糧之用俟該營有空缺陸續頂補食糧似為便計相應具題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房號得餉無多徵派滋擾疏

臣幼讀史至唐德宗朝行稅間架法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上疏切諫臣未嘗不慕贄之忠而竊歎當時軍興告匱亦何至行瑣細箕斂之術以失天下之人心乃未幾有建中之亂始下詔罷稅間架此亦後世之殷鑒也我

皇上節用愛民媲美堯舜薄海內外亦既謳詠膏澤矣不謂滇寇交訌所在增兵益餉司計者仰屋靡措

萬不得已為權宜之策遂有稅房號之議去冬臣接部文亦即抄行所屬縣道除已經兵荒者不派外稟稟於三月欽限敢不奉行惟謹因臣臥病杜門久未查報確數乃各州縣商民日踵臣門號泣求免又值天災流行久旱不雨人心皇皇臣伏枕細思每市房一間徵稅一錢亦豈為苛而有司查派不善或委之佐領吏胥便滋無窮弊竇一切徵納起解名為每間一錢其實所費民多市販之人遷徙不常百物之價一時踊貴所關於窮民衣食更多不便晉中商賈不通貿易者少算來每縣多不過百有餘金歛百餘金而擾動一邑此亦瑣細之甚非經世之宏規也況旱災見告饑饉洊臻正項田賦尚求蠲免奈何復於市廛而擾之夫人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不可不深長思也近日諸臣議勦賊之餉不及房號豈非深知房號之利無幾而騷擾閭閻其為害實有甚焉者乎捧讀

聖諭殷殷慮查派滋擾飭撫按官嚴禁有司濫派之弊臣益歎服

皇上洞悉民隱光明之燭無微不照此議原不出自

朝廷不過司計者一時權宜之說而晉中疊遭兵荒井市蕭條不堪科派之狀臣既目擊心惻不為一達

天聽早求報罷使千載而下謂

聖明之朝無一陸贄其人也豈不惜哉臣謹披瀝肝血為地方請命伏乞

皇上立沛德音罷稅各省直房號以杜紛擾之端書之史册實爲懿舉臣愚幸甚

奸邪擬置可駭貽害宗民甚劇疏

竊照晉中藩藩鳳稱賢明約束諸宗秩於矩矱左右羣小凜凜奉法惟謹地方受安靜之福久矣自藩王新逝世子年甫六齡孰孰在疚不與聞外事奸邪之人遂乘機擬置實煩有徒而臣聞其爲首者則典仗程朝宰也朝宰本一無賴市棍營緣入府供書寫之役一旦濫冒典仗乘世子幼冲逞其機詐妄作威福竊權專國無所不至倚長史董葵書手李松王孟松

潘雲龍等爲腹心藉一二素行不簡劣宗恬𣿫逞趙理坡繼寰龍池等爲羽翼表裏作奸養成一呼百喏之勢貪橫無饜荼毒宗民凌轢有司郡王含怒而不敢言道府畏威而不敢問以故劣宗如恬𣿫等挾勢橫行有逼寫借約而奪人房地者有倚恃强梁而覇人妻女者有撒散私鹽沿村嚇詐者有開設博場誘人嫖賭者少不如意撞入私宅非刑苦拷其兇狠不可嚮邇小民傾家蕩產賣妻鬻子怨聲載道道府稍

一懲處黨惡則糾衆揑單動相汙衊究其根緣則皆
朝宰居中用事結黨害人之所致也近復擅置世子
輙敢悖違典制具疏瀆奏請封生母同管理府事肆
無忌憚一至於此眞大奸巨蠹急宜芟除者也然使
爲長史董葵者値藩王薨逝之後盡心輔導世子凡
事規正則雖有奸邪亦無所施其伎倆而臣訪其人
老憊無骨昏婪有桊專與朝宰交結曲意阿奉全無
主持且以王府之官擅受民詞將有司百姓沈汝奎

王國俊崔尚信等徑拿監禁濫罰贖鍰居官不謹如
此朝宰惡跡顯著懼罪難免謀欲詐挾財物借赴京
奏討爲名希圖潛逃事露爲府臣焦洛羈候其與同
惡諸蠹所當請旨一併提究正罪而長史董葵應勅
吏部速議罷斥另選老成端恪之人陞補誠不可一
日緩者抑臣更有請焉藩世子孤幼靡所怙恃今各
宗室鈐束無人雖謹守禮法者固多而踰越閑簡者
不少似宜勅下禮部稽查典制應否推舉郡王一位

請勅暫管府事凡一應奏請名封鈐束宗儀事件悉
令管理惟錢糧止許稽查不許收掌待嗣子年長稍
知事體即便具奏廻避仰候
聖明裁奪更祈勅諭承奉調護於內長史匡輔於外
養成世子令德紹休先王以昭義問於無窮則我
皇上敦睦至意爲維城久遠計者更大也

臣病實悞地方不敢欺隱不言疏

本年六月十四日接見邸報臣奏爲臣病阽危已極等事奉

聖旨吳　劳著晉疆地方實淤倚賴且部覆註銷已有旨了不得堅請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温綸不覺痛哭失聲夫晉中近日盜氛稍息皆賴我

皇上天威震疊文德覃敷之所致也臣何勞之有至於瘡痍未起旱災見告宗民交鬨邊警戒嚴當此多事之時臣不能力圖綏靖而又不幸嬰虛勞之證杜門半載廢悞萬端

皇上不加譴責反蒙慰諭臣感媿惶悚無地自容稍具心知敢愛膚髮展轉思維既抱不起之病不能出而視事又身肩煩劇之任不能退而調理事務叢脞憂惶日甚心血既枯晝夜焦灼業已上辜

聖恩下負地方言念及此死難瞑目病久神昏時而拊膺狂叫有類失心每於牀褥之間若向闕哀訴叩頭流血譫囈之語不可復辨家人驚駭俟臣神思稍定之時泣涕相告臣昏瞶之中不自知其顛危之狀亦至於此總緣病勢日久日深虛弱至極寬不束覺神不守舍而近又加以瀉痢交作寒熱雜攻眞元氣耗榮衛俱損延醫胗視謂非藥餌能治奄奄待斃委頓不堪臣欲復言是狗馬之病屢瀆

君父之聽罪在煩聒義有未安臣欲不言是以狗馬之病坐悞封疆之事罪在欺隱心更不敢臣命運乖蹇一身狼狽受

皇上如此恩遇而力不能報嬰此痼疾勢難視事一切緊急欽件防勦軍務要緊本章俱已停閣不克料理地方復何所賴因病致悞罪當萬死臣不敢望恩子告惟願早加褫斥以爲邊臣負病溺職之戒哀懇

聖明特賜矜憫倘蒙垂念狗馬服勤有年病出不幸放之生還曲全終始則高天厚地之恩臣世世銜結無既矣

邊警孔棘秋防戒嚴預發防邊兵馬分信責成

疏

竊照三關倚宣雲爲屏蔽邊軍夙號單弱秋防屆期鹵報西行臣雖卧病未嘗時刻敢忘飭備先是臣酌議總鎮健丁三千外奇兵營副將官撫民挑選戰兵三百遊兵營遊擊王弘祉挑選戰兵二百岢嵐道中軍守備馬世榮挑選戰兵二百岢嵐遊擊趙民懷挑選戰兵三百共足一千俱聽總鎮調度與健丁合營以資勦禦又於腹裏臣標下挑選戰兵六百副將陳國威統之太原營挑選戰兵六百副將猛如虎統之平陽營挑選戰兵六百副將虎大威統之不足二千之數於巡東道挑選道丁一百加銜守備衛一典領之蒲州營挑選戰兵一百守備賀震彝領之以上兵二百總轄於虎大威統領節制俟五六月內聞有警報即飛馳調集各兵分防鴈代臨期確偵鹵犯何地責令如虎虎大威陳國威三將或分或合充作奇兵

以張犄角之勢以資策應之用不必與總鎮合營致有掣肘之患至太原爲三晉根本重地臨期議調汾州營叅將賀明威領兵五百潞澤營叅將和應詔領兵五百共一千協防省城業經題奉欽依在案今照鹵警頻聞應調各兵防援時不容緩除移會新鎮臣虎大威作速整練健丁及嚴飭奇兵等營副將官撫民等整搠前項兵馬以聽總鎮調度外查得臣標下中軍副將陳國威陞薊鎮總兵前議戰兵半係國威

內丁相隨北去又平陽營副將虎大威亦陞寧武總兵所帶內丁強半塡補健丁缺額之數蒲州營守備賀震彝亦陞任去今以新任標下叅將管中軍事和應詔補陳國威新推平陽營叅將趙民懷補虎大威蒲州營中軍加銜守備李廷瑞代賀震彝業於六月十一等日調發太原營副將猛如虎官兵六百員名駐防平刑平安寨太安嶺一帶協同北樓叅將閆崇光平刑守備林永昌兵分防各隘據報六月十七日

已到信地平陽營官兵六百員名暫以本營中軍守備黃家佐統領併巡東道標下加銜守備衛一典官兵九十一員名蒲州加銜守備李廷瑞兵一百員名協同北樓守備趙可久茹越守備馬得功等兵分防北樓小石茹越等隘口據報六月十八日已到信地今又檄催趙民懷領戰兵三百速赴北樓一帶兼統領平陽營及蒲營道丁各兵以備援勦至臣標兵防禦因新中軍未任先將防禦省城潞澤營兵五百名

責成領兵加銜都司隆守全于世虎等領赴廣武胡峪一帶與東路叅將賈廷諫兵協防令標營叅將和應詔業已到任行令挑選戰兵四百再於潞營本官家丁內補完陳國威帶去之數務足原議戰兵六百亦於六月二十七日遣發廣武據報七月初二日已到信地以上各官兵令之無事則偵防隘口有警則聽調援勦其餘中西兩路皆係額設各營邊軍分布設防訖至於省城防守除原議汾州營叅將賀明威

兵五百名臨時照舊調防餘俟潞澤營叅將推補有人再行酌調如不及待則就近調都司管交城守備事薛敏忠平定守備陳尚智等兵並以臣標下所存標兵并太原營所存營兵約有千餘駐防南北兩關防守省城此是前議各將領半已陞遷標營平陽營幸有和應詔趙民懷代任其事惟潞澤營叅將尚嵐營遊擊兩缺未經推補以臣所見莫若就近以都司薛敏忠陞遊擊管潞澤營叅將事臣前所舉隰州守

備張友名陞坐營都司管交城守備事隰州守備則以加銜守備衛一典補之一典在平陽防河禦寇最爲熟練也尚嵐遊擊缺無如樓子營守備李可用陞都司僉書管遊擊事人地更爲相宜此數將者臣皆試之戰陣之間嘉其勞績且畜有彝漢家丁可資之以實營伍爲地擇人未可盡拘以俸薦常格也伏乞勅下兵部查覈履歷速行塡補則整練有人營伍不至廢弛矣臣衰弱久病奄奄不起屢懇

天恩未蒙放斥今奉調理視事之旨邊警方殷臣子
之義生死以之敢不仰體
聖心捐糜圖報謹遵旨扶病料理俟稍有起色即輿
疾移駐忻代督率將吏不敢貽
聖明西顧之憂也

郡王違制出城謹據實奏聞疏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日據潞府長史司呈稱據內丘
王府署教授典儀高聲遠呈稱本王於十三日辰時
繇東門出城干係違禁等因到司隨即具啓世子差
內官二員星往前途勸留但郡王爵位尊崇未知允
勸否等因申報到臣又據潞安府申據長治縣申報
與前相同據此臣一面繕疏具奏一面行令長史司
再啓世子差官勸請本王回府并行潞安府申飭經

過州縣一體勸阻去後隨據長史司呈稱據原差內
官趙文昇百戶楊弘化回稱十四日奉差十七日赶
至河南磁州武安縣地方果見內丘王本王口說我
奉部文著我自行回奏你等如何敢來攔我二官跪
地婉詞百言啼泣苦阻不聽於十八日浩然長往攀
留不住等情到司復啓奉令旨又差官役星夜無停
著實勸請力阻等緣由到臣該臣謹按會典郡王越
關之禁甚嚴蓋防微杜漸意至深遠也近忽有內丘

王七月十三日出城之報臣等不勝駭異一面檄行
潞安府及長史司差官屈留一面繕疏報聞間又據
長史司申稱王巳出境次河南之武安縣謂奉部文
自行回奏也夫自行回奏令其具疏非令其赴闕王
豈不諳此而違制擅行臣等所不能解也除嚴飭長
史司署印審理王修齡啓世子差官前途阻止候回
府查擬置員役另奏外臣等竊為地方憂之瓦郡王
與親王同城者聽親王鈐束自瀋藩甍逝世子幼冲

長史缺官輔導無人丙丘王自踰禮法以結怨小民
誣訐知府今又無端出城越境意欲何為如此舉動
駭人見聞臣等不敢不據實具奏伏乞
聖裁施行

微臣臥病在邊萬分危篤疏

臣不幸嬰勞瘵之疾氣血兩虛日深月積勢難痊可
九疏乞骸葢非得已不謂微誠未能上格
聖聽延至七月秋防戒嚴屢奉
明旨以邊警方殷著臣調理視事臣子之義不以鹵
遺君父況
聖明西顧宵旰憂勤臣何敢復惜其死勉强支撐卽
擬輿疾移駐又深慮省會重地城守器具未盡嚴備

登城閱驗集司道府縣叮嚀訓誡不意久病之餘纔
一登眺則神奪魂搖輿還署中昏暈仆地久而始甦
又復調理旬日屢接
聖諭責成邊臣飭備不啻嚴切臣何敢卽安乃扶病
於八月初吉移駐鴈代將近一月方幸秋田刈穫巳
完堅壁清野事有可為而臣以憂勞過度疾病轉劇
於本月十九日吐血之證又復舉發卽今頭目眩暈
怔忡健忘虛火炎上嗽喘不巳蒸熱煩渴晝夜焚灼

血枯氣竭致徧體骨節或麻木不仁或痛楚如刺寢食俱廢呻吟困苦之狀難以縷述一切事務不能料理無可奈何又只得杜門謝事奄奄牀褥與死爲鄰臣豈不欲勉効駑駘之誼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而才識闇淺不展一籌今又抱病經年廢悞萬端若虛擁節鉞苟幸一時之無事爲戀戀功名之計如負地方孤

聖恩何非獨臣之自審不宜坐悞嚴疆義當引退以

讓能者卽廟堂之上爲嚴疆長慮亦斷無坐視病臣廢悞之理臣病苦至極不得已復申前請然非卸防秋之擔也卽今日蒙恩罷斥新舊交代轉瞬便是十月秋防亦已告竣如其有警臣生死以之不敢倖逃斧鉞儻藉廟謨預定邊事無虞臣猶望生入里門延醫問藥圖如綫生全於萬一不然力盡而斃使之輿櫬道路亦豈朝廷體恤邊臣之意哉臣謹瀝血哀鳴不暇擇音仰祈

皇上少垂矜憫念臣力疾秋防原圖報稱不幸病勢危篤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視同狗馬曲施帷蓋乘此一綫喘息早賜回籍調理則殘廢餘生沐高厚弘恩誓圖銜結未足云報臣無任迫切哀懇之至

臣病萬難痊可地方不容廢悞疏

臣之扶病駐代州也原爲秋防戒嚴少盡狗馬報主一念卽或一當　而死裹革摘草無足惜也不意鹵警稍緩秋防漸竣而臣病勢日加危篤萬不得已十懇

天恩乞求骸骨近見邸報奉

聖旨晉省多事防勦兼資吳　著勉竭力任以奠巖疆不得更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

媿汗臣矢忠圖報原有志於功名非甘心枯槁忍於央絕者也特無奈積勞成瘁奄奄床蓐力不從心醫藥罔效蓋臣之病原因血氣過耗憂思過苦以致水火不交陰虛火動一切吐血昏暈怔忡健忘盜汗驚悸煩渴種種瘵證日深日劇今復痰中見血喘咳不止脾胃傷損不進飲食若呼吸一斷則溘然立塡非如風寒暑濕之疾可以針砭湯劑治也卽入山靜攝屏居謝事尚恐不能久延人世而況處多事之地煎之以憂慮迫之以軍務糾纏之以欽件公移臣旣不能一一料理而身在事中心神縈繫豈能一刻寧帖有不促趨於死不已者臣聞智慮者五臟之精華也五臟受傷精華已耗則智慮皆昏故臣每値失血過多之後輒昏仆在地不省人事一身狼狽萬念灰冷嘗恐溘先朝露不能久事

陛下孤負主恩死難塞責豈能復力任而奠巖疆乎今臥病代州不能料理一事深恐耽延時日在封疆

日悞一日乃因杜門偃臥而至於事事廢弛益重微臣瘝曠之罪在臣病日深一日或以斥放無期而一旦齎志以歿不及沐

皇上生全之恩踽踽孤蹤弔影自憐所爲仰天拊心悲痛命薄不能自已或者亦得援豫撫王家禎之例而蒙一視之恩乎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臣惟有哀鳴於我

君父之前望早一日罷斥猶早蒙一日生還免於輿

覲道路則惟葢之弘恩也煩聒
聖聽罪當萬死謹席藁待罪候旨臣曷勝懇切哀求
之至

微臣功微賞重懇容辭免以安愚分疏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爲興嵐賊寇縱
橫等事奉
聖旨這晉省節年勦寇功次既經勘覈有功文武各
官除應免敘外吳甡准復原降一級仍加陞一級欽
此欽遵移咨到臣除臣恭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榻前
望闕叩頭謝恩外伏見我
皇上待封疆之臣無微不錄恩如此其渥也已而思

之計功而授賞者朝廷之典也量能而授職者臣子
之分也臣才能駑下軍旅未諳今因敘諸將吏興嵐
勦寇之功復臣原降一級仍加陞一級臣不勝感激
不勝惶愧竊有不自安者四焉三晉賊氛稍息地方
微獲敉寧皆賴
皇上威靈震疊竭賑屢頒使災黎戢心巨寇奪魄而
諸將士感恩用命之所致也臣何力之有貪天之功
而攘人之美臣所不自安者一也臣臥病經年廢棄

萬端
皇上不以背斧鉞而賜之生全使得歸正首丘已屬
厚幸乃復加病臣以非分之榮臣所不自安者二也
即流氛未靖賞罰宜行
皇上借山右將吏之微勞以示鼓勸如買千里馬者
先市其骨則復臣之級使以今勞得贖往罪已爲渝
涯而又有加陞一級之敘臣所不自安者三也兵部
查敘自七年四月臣撫晉自七年十月則前數案之

功次實前撫臣戴君恩鼓勵之力何可泯也乃君恩
以病故戍所免議而以其功盡歸之於臣臣所不自
安者四也臣有此四不自安是以披瀝血忱上瀆
聖慈伏乞
皇上鑒臣之詘俯容臣辭免加陞一級得以原官回
籍調理儻不即塡溝壑則狗馬報主正自有日而將
來沐朝廷優厚之恩者尚無窮也

微臣蒙恩予告遵旨料理候代疏
本年十月初六日接邸報吏部一本爲秋防之役將
竣等事奉
聖旨吳　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仍料理候代員缺
即會推才望堪任的來用欽此臣捧讀
明綸感激涕泣隨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望闕叩頭謝
恩外我
皇上垂憐病臣放歸調理此之爲恩即天地生成父

母鞠養不是過也遵旨料理候代竊念三晉目今要
急事務無如防河節據守東道臣李一鼇塘報稱大
賊數萬大肆狂逞攻陷澠池坐沒陝靈閿潼之間窺
探河北眈眈思渡勢甚披猖道臣督率官兵鼓勵鄉
勇堵擊不遺餘力惟是今歲沍寒頗早氷合在邇臣
病瘁餘生不能躬赴行間謫度隨於十月初八日催
各防邊官兵回營酌量道里遠近定於十五十八等
日發兵赴信如太原營署都督同知猛如虎統兵七

百協同加銜都司聶應選蒲州營守備柳如金等兵赴平陸縣防禦茅津三門太陽葛朝許家灘蘢兒口等渡平陽營参將趙民懷并中軍黃家佐統兵一千協同吉州守備王科隰州守備衛一典等兵赴吉州鄉寧大寧永和等縣防禦壺口高兒窩孟門馮家集乾柴坡船窩師家灘香爐崖馬鬬永和二關等渡潞澤營都司薛敏忠統兵五百赴垣曲縣防禦薛家窩趙家灣河底村刁窩村五虎澗寨崖村等渡臣標下

中軍参將和應詔統兵七百赴河津縣防禦禹門金門乾柴坡兩扇門等處汾州營都司賀明威并石樓營守備龔能各統本營兵馬防禦臨縣永寧青龍石樓等渡仍責成守東道臣李一鼇巡東道臣汪喬年守南道臣馬上賓嚴督將士及各州縣印捕官鼓率鄉兵多備砲火鑿氷器具晝夕嚴防又飭各屬動四事積貯米豆草束轉運河邊協濟沿河州縣支給軍馬行糧而委太原府同知范廷輔平陽府同知盧恢先汾州府同知馬鳴王巡查河防監紀功罪仍令多差撥丁過河遠偵賊情向往預張聲勢力為勦禦比往歲誌飭有加但賊勢重大長河千里稍緩就急調度機宜必新撫臣親歷河干號令威嚴將吏始有所稟成而用命惟謹况山右處處災荒平陽更甚撫綏拯救以安地方尤非可緩臣心雖有餘而力則已竭想新撫臣慮切封疆計周桑土必且星言夙駕式遄其行不待臣言之畢矣

敬辭服級以安臣分疏

臣興疾移駐榆次候新撫臣宋賢交代間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接邸報兵部一本防河事竣等事奉聖旨這九年分防河著績文武各官既經覆覈除免議外吳　著加服色一級仍賞銀二十兩欽此到臣恭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臣庸劣無能軍旅未學惟恪遵廟謨日夕氷兢至於親履河干躬督將吏雖勞勩之備嘗皆職分之當盡賴

聖主威靈流氛遠遁三晉小民獲有寧宇　無籌可展何力能效

皇上垂念將吏而敘錄及臣加以一命之榮章之服采優以百朋之錫惠之兼金臣何人斯叨茲異數雖賞賚須自尚方祗承猶多跼蹐況服級有關名器濫叨益深媿悚既恐滋不衷之羞又懼速維鵜之誚伏望

聖明鑒臣朴誠容臣辭免服色之加以安愚分臣拜領厚賞歸而一七一家皆沐恩膏苟餘生之可延誓捐糜以圖報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鹽糧關係匪細疏

看得鹽政邊計最相關切者也考永樂中商自輸邊
每引止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賈赴邊墾田塞
粟充盈鹽法通徹隨中隨支價平而息倍商人樂趨
之自改折之議行而大商南從邊儲遂匱不得已招
此土著之邊商每引令照時估納粟邊倉取償海上
後因鹽法漸壅邊商苦於守支勢不得不賣引於內
商爲息漸薄而邊商病開中者寥寥至萬曆三十二

年始定爲減四納六之例以誘其來迄於今相沿日
久商人竟視此寛減爲分內應得之利不復知其爲
特恩矣近年以來鹽法益壅內商益病且益發每乘
邊商買引急迫輒以市心抑勒減値拖價淹延故浙
鹽自崇禎三年起至六年竟不能中只今庚午辛未
之引七八年人本不歸加以晉地連歲兵荒蓋藏如
洗凋殘轉甚旣難糴買又苦力輸多方招徠尚恐不
至今奉部議邊商不必納粟徑令實納引價夫以從
來應納之價而令之實納似非厲商乃余琛𪋤等呼
天搶地泣訴苦情縷縷不置臣多方勸諭輾轉思維
商賈細民惟利是視利在則走死如鶩無利則裹足
不前況乎今日之三晉非復昔日之三晉矣鹵寇交
訌荒旱相仍好義急公之事詎可望諸救死不贍之
民哉且粟非稅畝徭非隸籍又有刑章所不忍加而
法令所不能强者嘗試取開中案牒一一翻閱見鹽
糧一項節年有欠而崇禎八年則顆粒未完稽其所

以謂是年爲會商生財等事欲去寛減邊商遂逃避
不赴開中以致虛閣一年至崇禎九年三月內職會
同督按爲三關饑軍請命部覆仍從舊貫以四六寛
減之例勸令邊商照嘗納米上倉以濟軍需業奉俞
旨在案而後遵納如舊今又議令實納引價坐定六
萬餘兩之歲額望其樂趨而實納在庫豈可復得邊
商窮於稱貸勢必須逋仍如八年則嗷嗷待哺之饑
軍銀米兩空餉給安支旣無分毫之入又無顆粒之

輸其觖望生心不重可憂也哉臣駐鴈代之時目擊商民之苦且關係邊糧重大餓軍可虞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婺恤之憂如蒙
聖明鑒允俯從商民之便將三關鹽糧令各商照舊納米上倉庶窮商沐寬减之恩必且樂輸而早完於邊計猶有小補也

郡佐勞績當優守令艱苦宜錄疏

臣塡撫山右三載有餘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非臣有才能習軍旅也則二三有司同心協力其勞有不可泯者今臣以久病蒙
恩予告旦暮得代行矣奄奄牀蓐不能爲諸臣一一敘揚而其中有功在戰守地處殘破勞績久著艱苦備嘗者耿耿一念何忍忘之臣若不爲拈出則負諸勞吏且使朝廷不得收用人之效則更負地方也如

監紀太原府同知范廷輔自臣奉命討賊卽與驛馹行間守邊防河禦鹵勦寇其深謀遠慮佐臣不逮者居多而紀覈功罪公嚴無私故將士用命撫勦有功且監紀官原權宜新設一切俸薪衙役工食俱無所措本官淸苦實諸臣所未有屢經題敘文武各官有加一級二級者而本官止紀錄優陞似未足酬其勞也太原府淸軍同知蔡如蘅臣屢委之督勦查閱邊防如擒巨寇顯道神等其功爲最而條議備邊設防

鑒鑿可行臣以之申飭邊吏俱獲成效至署府縣篆務料理城守無不蚤飭乃督勤止蒙紀錄而日者敘功一案又復偶遺以上二臣才品皆卓然不羣勞績又燦然可紀歷俸三年較之腹裏郡佐功苦不啻倍之似當即行優擢或遇府以展其猷爲或樞屬以資其籌策未可以俸格拘也至各殘破州縣當八九年以前四野多壘有能晝夜寢臥城頭與民死守卒能保障危疆招撫流移以至今日夫豈易易如吉州知

州黃光燁隰州知州周培忠皆歷任三年以上拮据防河鼓勵禦寇不愛錢不惜死文弱書生有守禦實績垣曲知縣段自宏河曲知縣錢永守汾西知縣王道行沁源知縣孔聞讜臨縣知縣魏錫祚或邑經久殘或賊窟城外而撫恤孑遺臥守孤堞攜家貲以備饘粥捐俸入以養戰士雖才品不同而飽歷艱危則無異也此七臣者處荒殘之地盜賊之衝數年以來不啻臥薪茹蘗保城撫民備極艱辛若猶拘以考成之例日加參罰不得與安常處優者博一級之榮何怪知巧之士裹足不前賢勞之吏灰心求去也哉除垣曲知縣段自宏奉旨行取外其黃光燁等俸勞俱深或擢部曹或陞府佐應急有以鼓勵之也臣從地方起見每有感於秦豫盜寇縱橫守令多有失陷城池爲法受罪者而晉中諸勞吏日在行間殫力勦撫苦守雉堞幸獲安全則計功授賞程勞查敘豈惟激勸山右諸有司亦國家酬敘之典所不容少靳焉者

也

吳甡疏集卷之十六畢

柴菴疏集目錄

大理疏

卷之十七

祖陵關繫甚大開濬利害宜審疏

疲邑連年大浸孑遺殘命難存災患異常情勢迫切謹俯俯籲天急祈蠲賑以解萬姓倒懸疏 代與化災民

部疏

優崇大儒敬抒拜颺之忱疏

乞救疲邑殘黎疏 代與化災民

協理戎政

微臣無功可敘懇容辭免疏

援汴已發王師決勝尤煩廟筭疏

卷之十八

枚卜召對紀略

微臣受知獨異問命增慚疏

主恩益隆臣心彌惕謹再瀝愚忱懇辭非常簡命疏

內閣疏揭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預籌討賊大局以定廟筭疏

謹議討賊機宜懇乞聖裁立賜勅部覆行疏

召對紀略 三月十二日

臣前承面諭退而束裝即擬擇日啓行疏

出關諮訪兵食大計揭

卷之十九

微臣奉命已久懇乞聖鑒先調京兵以便徂征疏

議買馬匹以資勦蕩疏

平寇安民必先收拾人心疏

題揭

題揭

題揭
題揭
卷之二十
題揭
題揭
恭奉明綸益深愧悚謹席藁待罪疏
微臣聞命疾趨抵京候旨謹席藁待罪疏
遵旨回話疏

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疏
中途驚聞恩赦敬陳謝悃疏
薄遣原屬寬恩臣心已蒙聖鑒謹剖明始末
以質公論疏 弘光元年

目錄畢

大理寺左寺丞臣吳甡謹題

大理疏 崇禎五年

祖陵關繫甚大開濬利害宜審疏 同淮安府翰林院編修夏日瑚揚州府中書舍人喬可聘禮部儀制司郎中解學夔

臣等讀邸報見工部覆淮揚按臣饒京及總河臣朱光祚所題

祖陵關係重大等疏奉

明旨項且遣博士徐祖健往矣仰見我

皇上尊祖敬宗慮深根本而河按諸臣議開濬議分導出自忠愛各極苦心臣等何敢復置一喙但事關

陵寢所係重大偶有一得之愚不敢不仰告我

皇上者臣等嘗歷稽往牒自夏商以迄唐宋上下數千年功業之巍煥氣脉之磅礴未有如我國家之盛者

太祖高皇帝以天授聖人起自淮右掃 之

復中原之禮樂

成祖文皇帝纘承帝業象北極以定鼎瞰四彝而抗稜迨

列聖相傳景運熙隆天祚無疆澤流萬世迄今土宇版章有如一日而遡其發祥爰自

祖陵臣等謹按

祖陵形勢龍脉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東南面拱十一山左右帶以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

襟交會浩浩泱泱以成朝宗之勢衆水滙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等堰形家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去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以開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爲也第泗州地形窪下歷世以來間有伏秋泛濫之時而衆水瀠洄

王氣所鍾説者以爲靈秀會聚實在於此況此水特環繞於明堂之前而至於

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開濬分導之議自非

萬不容已未易輕見施行是以按臣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諄諄請遣博士詳察地脉者蓋亦為萬全之慮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地方利害又有可得而言者謹按高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一堰是豈可輕議開洩者善乎河臣朱光祚疏云以三丈之水勢灌千里之下流仰受既不能容俯亢

又不能洩數郡縣不胥而魚乎此不易之確論也近日建議諸口以錢糧不敷工料難集

欽限三月踰期未完民間之田尚沉水底東作失時西成何望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一帶漕堤蕩為湖海運艘捧挽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繇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渰沒煑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將問之水濱郡邑城池必致衝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為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為輸供況開濬諸費業委木衡於逝波若待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

朝廷幾巨萬金錢如是而於國計民生甚不便矣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竊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三害備焉是何可不為之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何以設三閘也臣等查高堰自

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議堙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為數郡民生漕鹽國計關係匪輕抑亦審於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其為

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哉臣等生長淮泗之鄉沐

祖宗數百年培養習知地方利害之原輒不勝鰓鰓過慮而其攄其愚忠如此伏乞勅下工部確議具覆併勅河漕按鹽諸臣公同會勘廣集衆論確求定畫於

祖陵則審度詳慎以圖萬全於高堰三閘則熟計利害勿輕開濬如是而

陵寢國計民生胥賴之矣臣等無任懇祈待命之至

疲邑連年大祲孑遺殘命難存災患異常情勢迫切謹匍匐籲天急祈蠲賑以解萬姓倒懸

疏　代興化災民

某等田野愚氓義在終事自非疾苦迫身計無復之安敢冒死遠叩九閽祇緣興化爲揚州彈丸小邑僻處海濱地勢窪下四面受水素稱釜底土瘠民窮異於他邑查揚州一府三州七縣共額糧二十萬六千而興化獨派五萬五千有奇揚州一府計共田二十五萬二十餘頃而興化僅得二萬四千有零是田地不足十之一錢糧已踰十之三也此緣先年奸民誣訐委官踏勘未確盡將本縣七湖五溪六十四蕩五十二河津浦港渠作田畝一體壓科有此浮糧累民賠納故本縣初編一百八里旋减至七十八里又復减至六十二里戶口日削田糧依舊雖歲歲豐稔猶苦稱貸然未有異災疊見萬不堪命如今日之甚者也崇禎四年七月內霪雨盆傾淮黃交潰乎地水深

一丈五尺田苗沉沒廬舍漂流小民折屋編桴繫民爲筏老弱溺死不計其數少壯逃避偷生或繫舟樹上或棲止城頭經宿鈌飧百里無煙啼號之聲日夜不絕父子不相顧兄弟妻子離散且數百年丘墓焉夷衝齧漂蕩殆盡生者不得保其性命死者不得存其骸骨比之兵燹未有此慘撫按稟疏具題仰蒙
聖恩量減新增遼餉三釐之一知縣趙龍新任苦心措据多方借貸勉完漕糧院道捐貲發賑災民幸存

餘喘延至今年三月水勢稍退窮民鬻賣妻孥營得微貲租牛買種築舍壘垣從事南畝以爲西成有望流移可以漸復生命可以苟延庶幾黽勉以供國課不意今年六月黄河漲溢從淮安之建義蘇家嘴新溝等處河口潰決直瀉鹽城至七月初旬逆流而南埋浸興邑數日之內合縣內外陡深一丈六尺有餘將熟田禾新構廬舍盡付之洪濤巨浪而且水淤城市深至三尺井竈俱沉樵蘇無路較之去歲其害更

慘今萬姓嗷嗷寄命波濤之中者三月矣而高寶一帶漕堤亦多潰決合東西南北之水以灌一城阽危已極所存孑遺無米可炊無薪可爨鄉村廬舍百無一存十室九空救死不贍此從來未有之異災傷哉興民何不幸而至此也舊年渰溺猶有前歲所積之餘今則賣兒貼婦而無可措置矣舊年猶有當鋪可典般戶可借今則富者已貧望風先竄矣舊年猶有倉穀可賑今則倉廒懸罄顆粒無存矣饑寒之民逃

生無術不逞之徒嘯聚可憂西北則高寶鹽城截河及溺湖寇結連甚衆東南則泰州各場素稱剽悍鹽徒搆煽不少雖上官加意撫恤無米之炊尚不能起垂絕之命而再迫以催科未有不挺而走險者也今功令森嚴檄頒水次議徵漕米哀此災黎驚惶無措即欲剜心頭之肉醫眼前之瘡其如骨髓已乾毛血俱竭何哉況他邑受災不過一兩月水勢退消室廬尚存猶可種麥栽豆藉以充食供餉獨興化爲衆水

之壑卽令明春水勢稍落而牛種從何措辦田土無
力耕種饑餓轉徙動經數歲如綫長堤儻修築未周
年復一年縣邑將蕩爲江海百姓盡化爲魚鼈而責
其納漕糧輸賦稅豈可得哉伏望我
皇上垂念下邑窮黎受此兩年大災寸粒不收逃亡
將盡特將本年漕折新舊逋餉及一切逋欠錢糧俱
賜蠲停速發帑金數萬大加賑濟庶垂盡之殘喘或
有更生之一綫乎至修築漕堤堵塞決口保全典鹽
高寳等數州縣廟堂之上自有長策斷不忍以三百
年
祖宗培養之赤子盡棄之蛟波鯨流之中也草野愚
氓冒死叩閽命在旦夕勢迫呼天惟望
皇上早賜拯救而已可勝迫切控籲之至

兵部左侍郎加俸一級臣吳甡謹題

部疏崇禎十四年

優崇大儒敬抒拜颺之忱疏

臣恭遇
皇上躬臨太學釋奠
先師大禮告成憶崇禎二年春臣以御史侍班今復
叨列侍從恭覩法駕煌煌大典兩逢其盛又遇
皇上臨閣角樓召諭輔臣等謂先儒周程張朱及邵
子之賢與諸儒不同禮宜優崇傳與禮部知道欽此
臣仰見我
皇上表章先賢倡明正學使天下學士大夫尊崇六
子以著明孔子之道此前代帝王所未有也臣請抒
一得以代拜颺可乎臣觀斯道統系聖聖相傳後先
一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在君相之位而道行
於上獨吾孔子以尼山布衣生植衰晚不獲行其道

於天下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講明絕學刪詩書贊周易正禮樂作春秋以六經詔萬世而道明於下堯舜以來之心法如日中天傳至孟子而後千有餘年不絕如綫至宋大儒輩出周子敦頤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程子顥頤繼起其學以誠正爲本主敬爲要語錄易傳斯道大明若張子載之以禮爲教著東西銘等篇邵子雍以數爲學作皇極經世朱子熹纘述經籍開萬古之羣蒙集諸子之大成是皆倡明聖學於世遠言湮之後直有以上接孔孟之傳所著諸書闡發性理最爲精粹其於斯道薪傳最爲正宗而程朱諸疏劄封事成就君德發明治道尤稱龜鑑我朝理學惟薛瑄胡居仁講程朱之學獨得其正庶幾近之是故六子之賢若在聖門當居四配十哲之列非近代諸儒所可比擬也臣竊以爲優崇其禮固朝廷重道之意而表章其言尤

聖明作述之心六子之學散見遺書雖半載性理而篇帙未全所當急爲稡正埀訓後世伏乞

皇上特命詞臣有學識者數員將六子之書正其訛缺輯其冗複精加印訂鐫刻成書更乞

御製序文頒布學宮令天下博士弟子員朝夕肄習講明其學曉然知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傳之孔孟而傳孔孟之道必自六子如世系宗派毫不容紊六子之書得與六經四書並傳我

皇上繼孔子之學紹堯舜之治身承道統埀法萬禩又豈環橋觀聽所可髣髴其萬一哉如臣言可採伏乞

聖鑒施行

急救疲邑殘黎疏 代興化災民

竊惟興邑彈丸四面阻水面且東連海堰潮水泛漲斥滷直灌邑中不特禾麥立槁甚至寸草不生以故民無恒產家無溫飽然而漕糧折色以至雜賦每年無不拮据報完良繇士民粗知好義必先公而後私也不意天降旱災昔日滄海今變陸地如惔如焚八年於茲昔也水荒魚鮮可取商賈可通猶賴餬口朝夕今也旱荒農夫束手待斃矣小民網罟無施矣舟楫無用矣担荷無貲矣始也食樹皮嚼草根而今則樹草又盡矣始也貼妻賣子折房鬻產而今則妻子房產又盡矣嗟乎僅有孑遺人面如鬼朝不保暮爲有司者心非不有餘於撫字而勢不得不迫於催科幸蒙

聖恩浩蕩蠲免十二年以前逋欠而十三年十四年之漕兌有司百計征比小民百計措處俱已報完惟新舊二餉一時莫措卽粉身碎骨祗塡溝壑無補[illegible]

廷更有久奉明旨永折之八千頓令復征本色豈有豐年不能辦而凶年反可加乎豈有各項正額不能措而漕糧加派反可完乎至於興邑以湖蕩[illegible]免養馬復以宣城派帶而折俵駒亦久矣不[illegible]矣近更於改折馬價之外又有二千有零之加此[illegible]民權筋敲髓萬萬不能者也且收舊者已重累凋瘵之興邑而新增者應仍歸豐稔之宣城不然必令興邑奄奄殘喘之孑遺盡委白骨而縣爲廢縣糧爲虛糧矣此固聖心之所深憫而亦關係國課匪淺鮮也爲此跣足跋涉不憚勞饑號泣叩閽伏乞

天恩下詔如三餉錢糧或從寬政或議帶征至復永折與加馬價哀求豁免庶疲邑可保殘黎得甦矣愚民不識忌諱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傅淑訓具覆奉

聖旨興邑屢罹災荒窮黎委堪軫念准將十三四兩年一應本折錢糧盡行蠲免該縣漕糧既復永折缺

額作何抵補仍著總漕臣酌議具奏

柴菴疏集

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加服俸一級俸一級臣吳甡謹題

協理戎政　崇禎十五年

微臣無功可敘懇容辭免疏

本月十三日接邸抄該臣部一本爲彙敘山西流寇功案事奉

聖旨這彙敘山西勦寇各案功級既經察明俱依議吳甡加一級仍賞紵絲二表裏銀三十兩廕一子入

監讀書欽此臣聞命自天悚愧無地伏念山西往年災沴頻仍流氛孔熾臣文弱書生軍旅未學出而撫

晉賴

皇上鑒臣愚忠寬臣文法蠲停積逋賑救災黎凡所

籲請悉蒙

聖俞臣是以仰承德意收拾餘燼然猶遷延數載乃

奏小康迄今根孽潛消生聚可望皆我

皇上德威之所讋服與諸將吏用命勦撫之所致也

臣藉以稍逭罪戾亦已幸矣何功之有朝廷激勸大
典無微不錄譬之式怒蛙者聊取其氣求千里馬者
幷市其骨今所在用兵懸賞勸功或亦式蛙市駿之
秋乎將以鼓厲敵愾不意先自臣始臣聞明主愛一
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雖敝袭微物必待微物
況級膺異數銀幣隆恩而臣敢貪天之功冒承非常
之典乎臣病憊餘生業
皇上起之田間授以詰戎之寄日惴惴飲氷不克勝

任是懼復荷
聖慈錄其微績沛之殊恩益惶惕不知所措臣憶在
晉與臣戮力行間者王忠陳國威猛如虎虎大威劉
光祚等曾相去幾年而陳國威爲封疆正法猛如虎
劉光祚殉節南陽王忠虎大威充爲事立功矣稱塞
之難而隕越之易撫今思昔祇增感歎臣叨恩獨厚
何以慰藉諸將所爲跼蹐靡寧未敢冒昧祇承者也
伏乞

皇上俯鑒愚悃允臣辭免留此重賞以勞有功將士
則朝廷之賞罰當而微臣之愚分安矣

援汴已發王師决勝尤煩廟算疏

我國家設立京營所以拱護
陵京居重馭輕建威消萌於是乎在臣等勑書雖云
居營則嚴扞衛遇警則聽征調此張皇六師赫聲濯
靈之意而京兵不可輕調詳載戎政事宜屢朝申飭
良有深意臣等召對之日亦舉兵馬慎形慎重機宜
入告
皇上念京師根本禁旅爪牙幾爲躊躇特以中原重
地寇在門庭不得已允樞臣陳新甲之請命將出征
臣等業於十八日會集諸將議定馬步一萬五千有
奇十九日驗兌馬匹器械擇吉二十一日五軍二營
以先啓行共條次第分路揚鑣行見天戈所指京觀
早策奠安兩河獻俘
九廟在此舉矣臣等退而思維輒不勝總總遠慮者
今天下加派練餉總爲養兵而緩急卒無可恃古人
不以賊遺君父今督撫困頓圍城鎮將逗遛外郡療

瘠小醜致煩天兵此治標之著恐非固本之圖臣等
所爲相對彷徨不能不抱杞憂者也敢抒一得之愚
伏祈採擇語云師行糧從古之用兵皆有輜重士民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未聞有閉門拒兵揖盜齎糧如
今日河南州縣者也禁旅非他鎮比凡所經過須預
備本折糧草資其飽騰今部議小灘漕米作何轉運
軍前河北所留錢糧有無輸徵在庫料豆穀草尤爲
急需作何措辦未可以望梅之說貽軍士庚癸之呼
也使將士不藉口缺餉然後申嚴約束庶幾節制之
師所當勑下戶部速差廉幹司官於禁旅未發之前
沿途設法預備此刻不容緩者也臣聞帝王之師動
必萬全禁旅援汴有類救焚雖云兵貴神速而相機
進止尤貴詳慎延津封丘去汴咫尺謂宜暫駐河北
大張聲勢約會督師及秦保諸督大兵俱集訂期進
勦庶幾不犯孤軍輕進之忌渡河亦須先備船隻賊
勢燎原半渡可慮所當立勑諸督同心共濟以成合

勦之功者也國初設冏寺立孳種俵養之法皆爲京營必雲錦成羣乃威靈遐鬯後來裁定僅二萬七千有餘已非全盛不意今日缺額過半且借邊借鳳南征南差動以數千百計今復援汴挑選騰壯六千餘匹冀北之蘇爲之一空兵部去年撥補冏馬十未兌一差官市駿又復寥寥臣等屢經齎請正爲春秋兩防所需馬匹最爲喫緊伏乞勅下兵部立催冏寺勤限二月內盡數催解兌補不容再稽者也王師之出

原爲解汴梁之圍勦蕩賊寇自是督撫專責使各兵用命合勦而稽禁旅以張犄角之勢自可無師老財匱之患今松錦之圍未解春秋之防孔棘蠢茲小寇輒云無兵可調萬一邊警猝至又調何兵陵京防禦惟稽京營今日非無事之時也計大兵從天而下流氛不日可平屈指秋防之前早下班師之詔此臣等所願仰承睿算早定廟謨者也

柴菴疏集卷之十七 終

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加服俸一級俸一級臣吳甡謹題

協理戎政 崇禎十五年

枚卜召對紀略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吏部遵
旨會推枚卜蔣德璟等十四人臣甡亦與焉後奉
旨再推幾員來看六月十九日召會推蔣德璟等各
官來中極殿是日賜各官宴午刻

上御中左門召輔臣周延儒陳演及去輔賀逢聖仍
賜逢聖宴又召樞臣陳新甲商邊事已又召冢臣李
日宣憲臣王道直議易薊撫及差各御史監軍新甲
等三臣先出
上御中極殿召各官入輔臣逢聖面辭哭奏不能忘
皇上天恩叩頭出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謝賜珍饌
上命各官進
上曰 目擊流寇日熾何以勦禦災變作何消弭
小民流離作何安輯諸臣各陳所見又命依會推次
序輪對至臣甡謹奏
皇上勵精圖治十有五年而 寇交訌災異頻仍小
民瘡痍未復者天之仁愛
皇上而啓之以大有爲之業也圖治之要貴務其本
昔者堯舜之治天下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
人內而公卿外而岳牧交[illegible][illegible]吏各得其人自能爲
朝廷分理庶務所做[illegible][illegible]安民之事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此所以風動時雍而稱極治之世也臣望
皇上躬行堯舜之道而擇人用賢共圖治理敬天勤
民省刑薄斂選守令課農桑此安民本務也若閣部
大臣開誠布公則督撫監司自然得人督撫監司淸
正率屬則守令自然奉法勞心撫字使閭閻愛戴不
啻父母則休嘉之氣上迎天和時和年豐民不饑寒
則自不至流亡而爲盜賊民不爲盜賊則可以不用
兵不用兵則可以不用餉不用餉則可以無[illegible]派矣

今朝廷蠲逋清刑德音日沛而守令怵於考成奉行不善頻刑苛斂急於催科撫按亦限於功令而不之寬恤小民愁歎之氣上干天和而有水旱之災有司治行無狀下失人心而有盜賊之患既驅百姓爲盜則地方不安不得不用兵用兵則不得不措餉措餉則不得不加派兼之督撫更易不常而所更易者未必得人所在兵將驕玩日甚剽掠更倍於賊師老餉匱災害並至致厪宵旰今欲勦除　宼消弭災變安

輯流離其要亦只在用人而已擇天下之賢人君子公忠端亮者居之要職事事從國家起見則朝政清明自能盡人事以格天心從此遴選督撫授之斧鉞有好督撫便有好鎭將有好鎭將便有好兵馬申明賞罰分別功罪未有不奮勇殺賊者勦禦安輯之策亦必繇此故臣終始以知人安民爲治理之本是在

皇上留意而已

上俯聽久之申刻各官對畢退廿二日濫叨入閣辦

事之命臣甡不勝惶悚謹記

微臣受知獨深聞命增慚疏

本月二十二日接吏部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蔣德璟黄景昉吴甡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内閣同首輔延儒等辦事會推大典當矢公矢愼勿濫勿遺况係輔弼重臣宜何如敬舉今乃任意濟諂徇情濫推内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等是否皆堪斯任着吏部同將話來欽此臣最譾劣承乏樞

戎日夕飲冰有懷况瘁我

皇上遴卜閣員内外兼用而臣獨謬膺特達之知濫叨論思之列感激淪浹愧汗無地夫密勿清嚴稱曰

政本

皇上所藉以資啓沃者在於品學端醇才識練達而臣内自循省果如昔賢所云平生所學不出正心誠意乎能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乎剖决如流才堪救時乎抑素有精鑒使百官稱職乎如是者臣未能一焉當此時事艱危[illegible]寇之交訌災變之頻仍民生之憔悴兵將之驕懦幹濟維挽良未易言自非才識兩合詎能謀斷相資即頃者蒙恩

召對恭聆

天語仰見

至尊厲精圖治日昃不遑知人安民遠乎堯舜而臣未有一籌片長仰佐高深退而抱咎益難自容不圖

簡命輕畀微臣令入内閣同首輔延儒等辦事伏念

機務殷隆動係安危所辦者至鉅之事而臣至庸所事者至聖之主而臣至愚夫德薄位崇知小謀大不能自效於匡時將恐貽譏於伴食既負朝廷委任之

重有累

皇上知人之明此臣之所甚懼也况冀臣共推者如鄭三俊劉宗周皆公忠耆碩師濟名賢臣之才能敢出諸臣之下其不堪斯任也更甚非獨竊附於推讓之風抑語有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自審固甚

明耳伏乞
皇上鑒臣愚悃收回成命臣仍以原官少効尺寸勉
圖稱塞庶幾量能授官之義而臣亦得循分以自靖
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主恩益隆臣心彌惕謹再瀝愚悃懇辭非常簡
命疏
本月二十五日接吏部咨為微臣受知獨異等事內
稱該臣奏前事奉
聖旨卿品行貞醇才猷敏練特從樞席簡佐政幾著
即遵旨入閣輔理不必遜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於私
寓焚香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學既迂疎才復庸
陋歷官中外砥樹無聞其不足有無已莫逃於
聖鑒矣

皇上奬臣以貞純敏練勉臣以入閣輔理跽讀
溫綸恩同高厚感惕交深不知所措追憶往日出撫
晉軍久歷艱虞積勞成疾向非
皇上念臣恤臣予以生路幾無首丘之望林房數年
苟延視息復起佐樞承乏協理克詰戎兵不過軍旅
之事而竭臣之愚日夕氷兢不展一籌況軍國安危
之大

聖主宵旰之時　驕盜熾歲款民窮何以盡人事而
格天心何以宣主恩而蘇民瘼何以開清寧之泰運
何以礪廉法之休風調燮既難幹理匪易雖列諸輔
臣之後勉欲少效規隨而自審本謭陋之才何能稍
資謀斷萬一委任不効覆餗貽羞不幾自負生平而
孤我
皇上用人圖治之心哉昔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而辭
學士之職古人不苟就一官蓋自量若斯之審也綸
扉何地臣亦何人而敢濫叨乎日者盛典弘開
嚴綸旋下方仰瞻日月之光華復稟承雷霆之震疊
在天心終自開霽凡臣子均懷悚惕臣誼當省躬引
咎所為踧踖靡寧未敢冒昧祇承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懇誠特允所辭別簡賢能以資翼贊則政
本得人而治理可致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柴菴疏集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臣吳甡謹題

內閣疏揭　崇禎十六年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臣欽蒙簡命再疏懇辭又於本月二十三日召對中
左門面奉前請俱未邀恩允臣不敢更有瀆陳謹於
二十九日午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即日入直辦
事訖伏見我
皇上宵寐旁求念輔弼重任明飭舊制倍加考慎仰
承異命重申臣心敢不祇惕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臣以是益感知遇之隆愈凜稱塞之難也恭惟我
皇上敬天法
祖納諫用賢勵精圖治宵旰不遑然而災患猶未盡
消者此正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古帝治之盛無過
堯舜堯舜之心曰精一曰執中堯舜之治在知人在
安民其時若皐夔契益昌言拜颺吁咈交警有永匪

懈亦有洪水之災而終賀平成亦有苗舜之患而誕敷文德殷憂啓聖在昔已然今
聖明在上凡百臣工若能各殫心力同寅協恭共熙
帝載大綱旣挈久道化成何患黎民不懷庶事不康乎古人恥其民不被堯舜之澤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夫天下之事孰非臣子所當肩荷之事使天下之人環而相責不如先引而自責况政本動係安危尤無事可以自諉無刻可以自寬有不能不倍加警惕者

近代如諸葛亮教求違覆欲忠慮者勤攻其闕范仲淹以爲之自我者當如是韓琦知無不爲生死以之總以朝廷之事爲事不知有身家以君父之心爲心不知有利害故能殫慮竭忠而養國家和平之福此臣素所服膺願奉爲儀型者也惟集思乃可廣益必舍己而後從人愛惜人才爲社稷之計弘收忠讜開靖獻之門虛公以化方隅澹泊以勵廉節勿欺自矢精白一心求不負所學以少盡微臣匪躬之誼
聖恩如天欲報罔極又非區區捐糜所能酬答萬一也

預籌討賊大局以定廟算疏

竊照逆賊流毒愈久愈熾當事者迄不日議勦撫而十餘年迄無定算卽如盟曹羣大逆原將小醜屢爲我兵殺敗竄匿山中自去歲兵敗河南報所其勢漸盛秦督傅宗龍汪喬年先後潰沙兵盡爲賊賊遂張大心膽所在蹂躪大河以南無一堅城孫傳庭整兵出關竭三秦之力而塚頭一戰精銳幾盡賊益肆無忌憚且破汝寧蹈荆襄僭承天號稱百萬有集舟師南下之狡謀江南人心震恐莫必旦夕

皇上赫然震怒銳意征討自非精選天下才略膽智之士未易勝任臣最駑弱媿非其人而謬承簡命諭以督師討賊臣義當爲

聖主分憂何敢復惜其死誓將掃靖中原不與逆賊共戴日月但討賊大局必須集訪羣議預定廟謨而後可奉以周旋敢借箸而預籌之今河南五郡已成丘墟湖北上游爲古今形勝必爭之地亦遭殘蹦說者謂賊利用鞍馬不習舟楫而不知荆襄一帶遍處江邊一葦可渡其江以南守備更爲單虛水陸並窺不俟再計南都根本重地何恃不恐故今日集兵措餉必先鞏固江南乃可恢復江北則武昌九江其要衝矣臣初議山陝臣所舊游可以召號兵將促孫傳庭出關爲力較省而又恐從西北蹙勦賊必盡走東南何以禦之閣部諸臣皆謂目今大計先顧陪京遏賊南下議調各督兵首尾夾勦聲勢乃壯其議甚韙顧賊之精銳不下二三十萬我兵非十萬不能與之爭鋒孫傳庭潰敗之餘收整殘卒無幾須俟　邏之後邊鎮援兵調赴秦中聽傳庭挑選調度勦賊庶兵力爲少厚乎臣應取道金陵急趨九江武昌相機進止且可調集兵餉接濟江北臣不諳楚中形勢有謂辰沅川貴之兵尚可當賊似應預飭李若星整頓川貴精兵一萬移駐近地以候征調偏沅巡撫乞勅下吏部就近速推堪任一員飭令募練精兵一萬其餘

權卽於所轄郡縣不論起運存留動支臣到楚中便
可一呼而集至臣標兵須得三萬居重馭輕練成節
制之師然後可以指麾督撫各兵此輕臣所當加意
籌算者也至勦賊安民殲渠散黨恢復荊襄招撫上
寨開荒屯種修戢城池澄別守令乞假便宜自可次
第舉行顧從來流賊飄忽無定聞警而調兵及兵至
而賊已遯往往疲於奔命卒無成功似應勑秦蜀豫
楚應皖淮揚各撫領兵扼險堵禦無得縱其奔逸而

臣提調各督兵馬專力於勦使賊如釜魚檻獸乃可
制也臣所見如此猶恐思慮有限似此安危大計須
屆群策羣力仰祈勑下廷臣廣集忠益各紓謀猷該
部從長酌覆以候
聖裁俾得遵奉廟算早奏安攘臣愚幸甚
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預籌討賊全局具徵勝算其取道進師
調集募練安民恢復等機宜悉聽詳審酌行並不中

制秦督收整選鋭黠督提師移駐併秦蜀晉豫應皖
江淮各撫領兵扼險以遏狡奔俱如議嚴飭沅撫速
推已有旨了卿受任專征朕佇望成功倚賴甚重亟
宜速振勵救民水火愼勿緩稽所請廷議集思聽
諸臣有謀自奏不必專待該部知道

謹議討賊機宜懇乞聖裁立賜勅部覆行疏

臣驚聞流寇叛將披猖日甚至焚燬船漕艘水陸並窺謀犯金陵此國家命脈關係安危何等重大臣仰杖
天威速調勁兵誓圖滅賊以仰慰我
皇上救民水火至意但今日賊勢比往年不同曩故輔楊嗣昌出鎮時河南湖廣尚未殘破徵調應手呼吸可通今兩省郡邑殘破幾盡兵馬錢糧為之一空

即文移塘報俱為便阻臣當冒險深入楚疆又葺九江一線為南都屏蔽此處必須重兵控扼而聯絡聲援始有次第已經面奏謹補前條列伏乞勅部議覆立見施行臣在閣中草疏與又見盧九德疏報情形大可駭異賊勢如此擇將選兵責臣勦除該部不可不急為籌算矣一議勦賊兵將河南湖廣半為殘賊殘蹋道路梗阻督撫之兵勢難調集而新募未必可用反致遲悞今虜將北遁邊境稍寧莫如就邊兵中抽調一枝如唐邊之類選馬步精銳一萬督率前去隨地可以勦殺兵法所謂從天而下先聲奪人者也江楚纔水師稍易而絕無馬兵今為討賊計不得不出於此若收用反側尤不可無勁兵制馭乞勅兵部覆行一議護行之兵邊兵奉調尚需時日臣未能待必宜先行但道路多梗須多兵防護勅印兵部已議設中軍旗鼓等官合無就近推補如和應薦尤翟文孫獻捷崔有福等臣在京營曾有疏薦之似亦可以

推用乞勅下京營挑選馬兵二千責令收拾衣甲器械給與安家即令和應薦等隨臣疾趨而南以俟邊兵到齊勦賊亦一策也乞勅兵部及該衙門施行一議控扼九江寇氛東下南都戒嚴奉督孫傳庭黔督李若星皆遠在數千里之外鳳督馬士英護陵禦寇亦便遠調楚撫之兵潰於荊承臣若深入楚地誰為後勁賊或分股東窺腹背受敵其勢危矣急宜設一知兵重臣駐節九江總督江廣應皖一帶軍

務與史可法互相聯絡臣得資其指臂之用同心辦
賊可以成功乞勅吏兵二部議推施行一議用贊畫
監紀必須得人除沿途管餉押兵例用司官二員聽
戶兵二部遴委外察其大理寺評事萬元吉曾在故
輔楊嗣昌軍前贊畫英年妙才且多歷練似宜加職
方一銜仍為贊畫又守寧道參政范廷輔臣撫晉中
曾為監紀同知廉幹有威能約束軍士似宜仍以參
政職銜改為監紀俾令動隨赴臣軍前委用乞敕吏

部覆行一議調晉兵臣舊在晉中有曾經戰陣之將
陳尚智張雄龔能陳守志等素習臣約束頗有紀律
合於撫標調選馬兵一千即令統領赴臣軍前臣借
此為訓練節制[illegible]亦應頗思用趙人之意若責成
范廷輔監之而行甚便也乞勅兵部覆行一議就近
酌留兵餉察故輔楊嗣昌原設有標兵三萬額餉七
十餘萬而陸續題留者不與焉似應照舊派給但督
餉臣莊應會所催練餉事例州縣殘破萬一未能接

濟容臣於所在地方不論何項就近截留扣抵額餉
庶不致往返呼籲有悞軍需其一路行鹽應委司官
管理似應預行措辦以備緩急之用乞勅戶部一併
覆行若其餘如驛路之宜通塘馬之宜設本章之宜
從會極門封進所當併乞申飭者也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卿忠猷奮銳力任恢勦而陳殊悉朕深嘉慰奏
內所請各該部作速議覆本章准從會極門封進通

驛設塘以便不時馳奏自屬要務著速計飭行該衙
門知道

召對紀畧 三月十二日

上御文昭閣召臣甡入

上曰昨先生疏欲需多兵豈能倅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臣甡奏言昨臣所以請精兵戰將者良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當年閣部督師十檄徵兵一旅不發近日河南總督巖卒數十僅充輿從臣仰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甚於河南方歷內憂遑禦外侮况賊勢縱橫十倍往日乎若臣督領兵將結以恩義進可追勦強寇退可駕馭驕帥誠出萬全之策如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何益徂征南京

太祖高皇帝陵寢在焉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此根本大慮且臣奉命督師原爲承襄報陷

陵園重大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九江一綫爲南都屏蔽必設重兵扼要聲援尤爲急著大輔陳演奏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臣甡奏言次

輔讀書中秘未諳軍旅臣之請兵正謂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烏合之衆防禦尚憂不足且遠隔數千里之外豈能猝應河南總督止有良玉撥兵數十護從併無一卒豫撫自歸封治僅存千餘兒屯河北楚撫失守承襄兵盡死逃督撫無兵可爲臣調度之兵乎兵者國之大事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

君父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臣近侍帷幄咫尺尚不得請何況遠在行間事機一失不可收拾禍有不忍言者

上意始釋曰先生說的是但鹵在內地兵難多集姑先發一萬隨行乃命兵部尚書張國維議兵將孰可調者國維以唐通兵七千馬科二千京營一千應因奏言唐通等及京營兵馬目今皆發去追鹵必俟鹵退乃可調集

上曰姑俟鹵退兵集啓行未晚也

上出秦督孫傳庭疏示諸輔臣曰此秦督出兵疏也

何如臣甡覽畢奏言兵凶戰危而傳庭易言之且矜
其强勇謂不出一月賊可盡殲傳庭新募之兵訓練
未久恩信無聞出抗數十萬方張之寇豈易得志又
謂間諜密誅兵至內應臣竊憂秦賊皆秦人結連日
久內應之謀果否得當
上曰何也臣甡言傳庭軍多烏合所製衣甲器械皆
斂之民間秦父老怨之至骨傳庭復驅之出戰豈能
動其親上死長之義乎一往之氣難以持久間諜恐

墮賊計一蹶則立見潰散深爲可憂
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艮是但賊橫已極
秦督奮勇直前亦不可少臣甡乃不敢言甡退而演
始揭留唐通兵又迎合
上秦督奮勇直前語而移督師之命專任秦督矣

臣前承鼓勵退而束裝即擬擇日啓行疏

近聞叛將業已渡江破建德留池州密邇南京勢亦
岌岌臣憂心如焚勢難少待乞勅兵部會同總協速
挑選京營精健馬兵二千整備器甲給與安撫糧
檄催和應薦等統領隨臣而南不可再稽延矣其疏
請邊兵該部一面調集擇司官押護前來以便進勦
臣又聞唐通兵八千馬少步多恐未足以殺賊再於
馬科兵內挑選馬兵二千合成一萬用以勦賊聲勢

始壯臣亦知邊備不可全虛而鹵遯之後尚有暇日
可以整頓惟江南受賊殘躪漕鹽餉運俱斷關係國
家安危不小固不得不先其所急也勅印速賜頒發
隨帶行鹽及監紀管餉各司官俱屬要緊併乞敕部
速覆臣愚不勝懇望崇禎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聞督師擬南馳忠奮可嘉朕知道了勅
印著該衙門速發重臣專征自宜親率勁旅以便遏
截即勦應否不俟兵齊別留司官在後督押其議撥

京兵務要馬甲步火俱全者即同該總協遵旨挑選
奏內請調唐通馬科等兵併隨帶行鹽各項通著詳
酌速覆該部知道

出關詢訪兵食大計揭

臣已奉命督征平寇所有地方流賊情形及勦撫方略必須多方詢訪彼中仕紳兵食大計時與戶兵二部往來商議往日在直辦事辰入酉出或間日輪宿直房臣素性孤直每避嫌疑不多見賓客而今恐不能拘矣或暫免臣票擬使得在寓料理使兵餉已有成緒道路稍通即可啓行如有應與同官商確關一進閣不拘早暮但出入禁闥不敢不先奏聞伏乞

聖鑒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卿受簡督征事機方亟一切勦撫方略及兵餉大計自宜詳訪確籌急圖料理覽奏朕知道了間有應商確的不妨入直諮議該衙門知道

柴菴疏集卷之十九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吳甡謹題

內閣疏揭 崇禎十六年

微臣奉命已久懇乞聖鑒先調京兵以便徂征疏

皇上不以臣爲駑弱而特畀以討賊之任受命以來日夕飲氷每念流寇披猖至尊宵旰恨不飛渡江淮立殲逆醜但前奉有重臣專征自宜隨帶勁兵之吉

而日來闖折路梗前所請唐通馬料等兵正在追勦卽京營馬步二千亦各分信設防臣靜俟月餘寢食靡寧今闖賊西股漸折而東艮涿解嚴則臣可以行矣邊兵久疲奔命調集尚需時日臣憂江楚多事料理無人此心如灼勢難久待恭請

聖裁或照臣前議先於京營兵內勅下總協速行挑選臣得於旬日之間擇吉啓行似爲妥便其應調邊兵除唐通馬料所領未能足一萬之數或再於各營擇偏裨敢戰之將數員另抽精銳分隷兩鎮更乞遴選幹練知兵之臣總押前來臣先至南中調度兵食以待兵至規圖進取庶不坐廢居諸有誤勦盪調選兵將料糧臣於此必能籌算精當無僅以紙上虛數塞應則封疆之至幸也臣束裝以待憂心迫切語次不倫仰乞

聖鑒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奮朕知道了討賊重任須統領

勁兵齊發方便刻期掃蕩奏內京營兵著總協速行挑選其應調邊兵還著詳籌精選務足一萬之額隨卿調度南行仍將調發各兵將名數先期奏明該部知道

議買馬疋以資勦蕩疏

竊惟南中勦賊必需戰馬聞左鎮督内鉄騎甚多臣調取邊兵額止馬三步七恐不足以制賊死命擬欲借動賞功銀三萬兩赴宜大陝西各邊市口購買戰馬千餘匹俟察有兵部錢糧扣還仍屬督撫臣前蒙

召對曾一奏及

皇上面諭賞功係軍前鼓勵之需還與兵部商議那動馬價爲便臣欽遵出商樞臣張國維而國維云市

駿一事爲辦賊急需自應於馬價動給差官往買難於得人卽與該司議妥然後具疏沿途料草并應馬價内開銷近因鹵報急緊樞臣無暇料理及此今賊巳遠遯矣伏乞勅下該部速議上請

聖裁以便動支馬價遴委差官赴邊市購買併乞飭

諭該經管官先儘戰馬買完該部印驗陸續差人運解軍前給將士騎征亦勦盪之一助也又臣前議調山西撫標馬兵一千令陳尚智張雄等統領前來聞撫標馬止九百内有將官自備合於別營湊足一千西山西標兵亦不可一日缺馬察有十五十六兩年該省馬價兵部速宜借發或該省有堪動銀兩聽該撫就近實補亦屬兩便陳尚智等當刻期挑選精鋭并帶家丁馬匹務堪衝鋒破敵如以懦弱充數該撫當執其咎矣其官兵安犒等項宜於布政司照例支給聽報部銷算仍預支月餉兩月以恤遠征庶不致藉口遲悞臣前疏未詳敢并及之懇祈

聖鑒勅部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題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馬爲勦賊急需著該部卽選委差官赴邊購買仍著先儘戰馬起解不得延悞其山西撫標挑選精鋭補足馬匹及安犒月餉等項悉如議仍星速飭行

平寇安民必先收拾人心疏

從來撥亂反治必以收拾人心為主今河南湖北及安廬一帶為各賊殘蹂殘無孑遺然而山谷餘黎猶日夕引領以望更生者我

皇上深仁厚澤有以維繫其心也河南五郡錢糧業蒙蠲免三年矣湖北七府如荊鄖承天襄德等處殘破已極惟黃州漢陽僅存而所屬屢經兵火骨髓盡枯廬州郡邑俱陷安慶轄邑所存無幾臣愚以為已

經殘破地方應照河南例蠲免三年其未經殘破者酌蠲其半以示寬恤而其餘酌徵本折用備本地軍需如是而恢復生聚尚可圖也此收拾人心之一機宜也臣昨見鴻臚寺臚堂麻文耀揭稱新鄭生員趙自明捐糧千石以助屯種臣出而延見本生言豫中土寨皆不得已避賊自保非有叛志即有一二強橫之徒弄兵潢池尚可招徠如其怙終若能聯合各寨鼓勵鄉勇亦可擒縛兇渠解散餘黨但自撫臣王漢死後無人料理恐日久則人心去耳臣前曾面奏請

勅秦督孫傳庭出關屯駐雒陽招撫土寨李際遇等開荒屯種相機戰守勦撫互用已蒙

聖鑒諭部議覆臣又與戶兵二部議催豫撫秦所式統領河北鎮臣卜從善兵移鎮開歸亦如前說撫寨開屯而令山西河北就近州縣協濟糧草許其開銷蓋亦灼見及此也但激發感動須有微權懇乞

皇上垂念豫楚殘民結寨自固原非得已特賜恩赦

許與維新仍頒給詔諭一道差官宣布德意在河南則責成孫傳庭秦所式蘇京在湖北則責成袁繼咸王聚奎王揚基安廬則責成馬士英黃配玄各按轄屬地方酌調兵馬次第恢復一面修葺城池可稗保障其各處土寨多方招撫鄉村之民各給田畝令之開墾屯種其頭目義勇足資捍禦者令揀練鄉兵且屯且守保護境土有怙惡不馴者設法勦之毋使滋蔓州縣各官之新補者催令到任受事如是而土寨

之民皆吾民土寨之兵皆吾兵也此又收拾人心之一機宜也總之責成有人事權乃一其勦撫聯絡用人委任聽該督撫便宜酌行勿責期限寬以文法久之民心向化成聚成邑興復有機而臣率各鎮以大兵掃殲逆寇朝廷第視功罪行賞罰天下事猶可為也如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覆議施行

[illegible]揭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接總漕史可法一札言近日南中人言嘖嘖皆云左帥可慮及細訪之本帥雖未即叛而部下降丁太衆一聞闖報即欲渡江該帥未允輒謀縛獻渡江之後搶殺恣行該鎮擒一二正法則又揚言曰你教我等如此如何又殺且楚撫官兵悉為所有其札諭各官有智者避禍未然擇地而蹈等語恐目前借名禦寇收集各兵或有突犯留都之舉

天下事遂不忍言臣讀之不勝悚憤今豫楚賊勢重大鎮將驕怯成風不肯用命臣所以屢請多發邊兵欲以居重馭輕原非得已南兵脆弱不能殺賊惟左良玉一旅尚可整飭收之以為用今該鎮降丁既多權不繼肆出搶掠南北騷動業已尾大不掉極重難返如史可法所言該鎮之心殊未可測臣一旦往督其軍能無驚疑臣仰仗

天威必當開誠鼓勸激以忠義或可令其俛首聽命

而部丁狠子野心約束維難恐臣未到楚中道路先有傳播全在此時處置得宜朝廷之上不可無一番感動收拾之微權倘稍一失著繼之則廢法激之則生變大江南北添一勁敵又不止鬪智而已再四思維似宜及臣未出都門之日先請

勅諭該鎮溫言鼓勵有以釋其疑畏之心俟臣至彼中多方駕馭或可得其指臂之用此日今急著也臣另具奏本以便

御批下部先行傳諭如臣言可採伏

聖鑒施行

題揭

臣今日辰刻接湖廣巡按御史劉熙祚揭帖大約爲湖北被賊殘蹋湖南人心震驚省會單虛倂濟羅府阻爲可憂也內稱賊詳甚狡耽耽窺渡欲據全楚左鎮各旅偵知消息又恐衆寡不敵踉蹌東下未知何所底止又云賊不渡江則已一渡而豫章吳越俱莫能保臣反覆看詳皆是思患預防之意闘賊尚未渡江攻武昌也按臣見駐武昌其揭發於正月二十九

日倂不言左鎮有截船拒賊之事且味偵知消息踉蹌東下數語似左鎮各兵已先賊東下秦督塘報正月情形或出風聞乎昨聞

皇上遣官頒賞欲以激勸有功鼓勵將士誠千古曠舉卽臣亦爲舞蹈忻奮兄彼中鎮將感泣圖報又當何如因適見楚按之揭竊疑秦督所報尚恐未確且一事涉風影又不可不詳酌也臣謹具揭奏聞倂劉熙祚揭帖封進

御覽臣愚竊以爲賞不踰時言貴速也賞當其功言
貴擬也是在
聖明鑒裁臣不勝惶悚之至

題揭

本日卯時蒙發下匝封內臣姓題揭一本欽奉
御批覽先生所奏具見詳籌沉慮朕知道了聞該鎮
自襄陽以至九江到處不容所以順流而下地方不
行照管亦似乎有過今故因其有功而特旌之收此
一枝兵將助先生平賊一臂其遺官業已起行該特
諭先生知之欽此臣姓莊誦
溫綸不以臣言爲無當而鑒其籌慮臣不勝愧悚不

勝感激我
皇上勸勵有功不吝重賞鼓舞軍士妙有微權且欲
收此兵將之心以助臣指臂之用廟謨宏遠
聖慮淵深所以爲伐暴安民之本推誠馭下之道蓋
兼至而曲盡矣臣素知左良玉敢戰可用亦曾具疏
稱揚昨所以具揭者因見楚披不言截殺拒賊之爭
恐秦督塘報語出風聞竊慮該鎮原無此舉特避內
負反生其疑耳今蒙

聖諭乃知賞賚業已頒發非臣愚昧所能仰及萬一也臣嘗慨今之鎮將不能成功緣於兵無節制兵無節制緣於糧餉不繼糧餉不繼緣於地方官不實心照管使良玉自襄陽移駐武昌之時武昌各官爲之設處糧草安頓士馬何至宗民不容羣起阻拒而令之决裂若是

聖諭所云地方不行照管亦似乎有過眞明見萬里之外矣我

皇上體念將士至此將士聞之未有不感而泣下者也臣前曾面奏俟至南中察左鎮兵馬催給欠餉資其飽騰如果收降過多亦宜揀選精銳編之營伍量給月餉其餘老弱善爲安插使之得所然後可加約束申明軍紀不至擾害小民乃能鼓厲殺賊蓋亦有見於此也敢因

聖諭併效拜颺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具揭奏謝以聞臣生可勝媿懔感

激之至

題揭

臣奉命已久急宜馳勦所以遲留至今者俟鹵逆之後調集勁兵親行督率

聖諭嚴重敢不祇遵湖北處處報陷名城未復

陵寢未安致廑我

皇上宵旰憂勤臣殫慮焦思何敢一刻自寧今鹵逆奔逸兵俱在薊密之郊可謂集矣臣咨催兵部而樞臣張國維云唐通兵擬議久定已飛檄再三今奉

旨留下覺於他營選調爲難昨移咨問臣有何兵將可以選調臣實愚昧媿不知兵卽國維身在中樞于各邊情形尚未詳悉臣恐曠日持久徒滋議論幸首輔延儒出而視師親履行間一月以來鼓勵振作備極苦心其於各將之勇怯各兵之强弱及行軍勦賊之機宜無不洞如觀火指日回閤爲天下安危大計籌之已熟臣與從長商議恭請

聖裁廟謨既定奉以周旋臣卽疾馳而南奮往圖成

不致躭延滋誤有負委任區區微誠仰祈

聖鑒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五月初七奉

聖旨南征重任邊兵自當精選調足覽卿奏朕知道了俟首輔回閤商定該部仍一面作速議妥奏奪

柴菴疏集卷之十九　畢

紫菴疏集卷之二十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吳甡謹題

内閣疏揭崇禎十六年

題揭

昨蒙
皇上面諭南征兵將事宜首臣延儒一一條奏太約
鎭將用李輔明馬科等戰兵取之關門督師所團練
者而進取必從東南首顧根本其言鑿鑿可以立見

施行業蒙
聖明俞允又傳該部具奏臣無容贅矣臣奉命日久
前以南賊未逍兵將無人遲回鄖寓萬難自安今幸
廟算精詳籌畫已定臣可星馳而南一意辦寇惟是
各兵遠在關門往返調集尚需時日而南中警報頻
聞勢難坐待臣擬於本月十五日移會總協諸臣於
五軍營教場點驗京營兵馬照例給以安家臣復量
加賞勞以壯行色擇吉十八日陛辭我
皇上即將率啓行矣馳至南中一面與鳳督淮撫商
議兵食整集左鎭各兵相機勦盪以恢復承天肅清
陵寢爲第一義計一二月内邊兵亦到揆之先後事
機更不可誤但所調邊兵渙散無統必得風力科官
一員察覈兵馬實數催押前來沿途接濟糧草申明
紀律乃成節制察得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敏練精詳
留心經濟且剛柔互用不吐不茹雅堪斯任若照方
士亮視師察覈之例將時亨改授兵科委之督押不

獨行間資其彈壓而一切戰守勦撫機宜所裨益臣
者更不淺矣臣謹具題恭請
聖裁如臣言不謬伏乞俯賜飭行臣甡可勝惶悚待
命之至崇禎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擇吉啓行朕知道了京營兵馬著照数
整搠隨征一面催李輔明等星馳赴調所請科臣
押事宜仍速議覆該部知道

題稿

臣因明日辭朝頃特詣閣與同官諸臣有所商確同官告臣云午間已欽奉
聖諭五省督師專委秦督孫傳庭就近料理與其不必行遲著入閣佐理臣跪叩恭讀驚愧欲死竊臣受
命已久遲遲其行誠大罪也然臣實欲得兵將奏手可以到彼即圖寸効此臣一念之愚誠大罪也至於西北東南原無偏擇止以回顧根本爲要圖恢復承

天爲首義則西北宗兵正須東南合旅臣質之衆論皆云承鄖地利從江黄入手爲便臣亦未能定擬而懸揣過愼誠大罪也伏念人臣之義惟君所使況臣受
皇上破格殊恩雖赴湯蹈火捐糜頂踵亦所不辭荷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可用而委之平寇臣乃以詳審之過自棄成致擯不終任臣之負恩實甚臣之罪擢髮豈堪數哉乃臣一點蚍雀犬馬之本願實欲審機圖成爲封疆稍効尺寸伏望
皇上先治臣罪盡削臣銜將臣充爲事官以執戟從戎於楚豫之間如再不効即加等并論庶國法已明而臣心亦得自見伏惟
聖鑒原宥臣不勝跼蹐戰兢惶恐待命之至

恭奉明綸益深愧悚謹席藁待罪疏

臣甡於本月十五日跪讀

勅諭驚悚之餘不知所措謹具揭請罪併狗馬微誠以明捐糜圖報一念自知負罪深重必無逃於斧鉞矣欽奉

御批覽奏自見恪愼已有諭旨了卿還回閣佐理該部知道欽此臣感激涕零媿汗沾背怨艾無及拊心自傷不意

聖明鑒其恪愼曲加寬宥之至此也眞如天地之大不因枯木而輟雨露之施父母之慈不以劣子而忘鞠育之愛臣循省於心彌增惶懼念國家多故之秋凡爲臣子皆宜竭蹷驅馳黽勉從事況臣忝在政地

奉命督師義當鼓率將吏奮厲圖功乃智識迂踈才能駑鈍不能上紓君父之憂下慰蒼生之望至於覯

承寵命而不克仔肩屢荷隆施而莫知報稱負恩已極誤國實深雖戴高履厚無地可以自容即粉骨捐

軀一死不足塞責所當明揭罪狀垂戒臣工不敢以

禁密之私而廢朝廷之法也臣謝過天地慚負日月生死遺憾踧踖靡寧謹束身席藁恭候勅諭伏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爲大臣負委任者之戒庶法紀肅而臣誼明所關係非淺鮮也臣無任惶悚戰兢待命之至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情前諭已明輔臣吳甡著致仕去該部知道

微臣聞命疾趨抵京候旨謹席藁待罪疏

臣甡自奉旨罷歸之後日夕感泣受我
皇上厚恩未獲圖報萬一卽死不足塞責矣正在杜
門省愆於八月二十一日揚州府抄謄錦衣衛差官
張鼎賫奉
聖諭吳甡規避要求故延師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
震鄰著革了職亦着該衛官旗催促來京候旨欽此
謹設香案叩頭欽遵卽日起行外臣不勝戰慄不勝

惶悚臣罪萬死萬死竊念臣之罪狀誠無逃於
聖鑒而區區苦衷亦有不敢不稍爲剖陳者臣見流
寇披猖以來各督撫非不虛恢自詡而於賊勢强弱
兵將勇怯錢糧有無全不細加籌算往往苟且倖成
動取敗覆致郡邑殘破小民塗炭臣稔知其弊往按
秦中與洪承疇密商詳畫卒無敗事迨撫山西選將
練兵幸平晉寇臣自反生平無他才智惟此兢兢罔
敢嘗試一念矢報
君父故新承簡命倍加謹慎竊以爲督師重任平寇
大事必得敢戰之將精銳之兵充裕之餉用以居重
自强而後申嚴紀律鼓厲將士實實爲我
皇上成一番廓清之功結十六年不結之局誠不敢
踵虛恢積弊誤封疆以誤朝廷也至於東南爲帝業
根本財賦奧區維時風鶴震驚關係安危不細所以
臣入而揭奏面奏仰請
聖裁不辭煩聒退而移札秦督出師河南川黔偏沅

調兵上游鳳督聯絡左兵先擒獻賊又差官張鎭遠
檄飭左鎭駐師楚省以待會勦臣回至淮上鎭遠持
左良玉回稟以楚中仇兵迎賊不給糧草爲詞蓋人
心不固根本可憂臣未嘗不惓惓慮及也臣身雖未
行而所籌畫者皆辦寇之事特欲調集勁旅候唐通
馬科等兵到親行統領遇賊卽勦可以立縛獻闖仰
慰宵旰而兵部因虜警孔棘兵將未集議調議留復
有更易臣屢請以京兵先行非得已也而不知竟成

遲延之罪也臣所尤咎心者流寇雖橫不過么麼小醜臣忝侍幃幄運籌不效又不能星馳行間滅此朝食致遺南顧之憂每一循省媿汗欲死且親見

聖明何等焦勞生靈所至屠戮而臣猶蒙賜休致僥息田園雖

聖恩無不包容而臣心何能自恕義當束身堅請或膏斧鉞或編士伍生則執殳前驅死爲厲鬼殺賊庶幾少盡臣義用効銜結之報而一時愚昧南還至今追悔躊躇無地此臣罪萬死而無以自逭者也今欽

奉

嚴綸輿疾就道已於九月二十八日抵京謹私寓席藁恭候

明旨處分儻蒙我

皇上垂念三十餘年狗馬屢曾効力巖疆即數月綸扉亦惟拙誠自矢不敢他有欺蔽或可俯賜矜宥是則如天特恩而非臣所敢冀也臣不勝戰兢惶恐屛

營待命之至

卷之二十

遵旨回話疏

九月二十八日抵京官旗催促進城晝夜看守
天威咫尺益加凜凜謹齋戒薰沐於十月初一日拜
疏請罪屢投通政司未封初四日見邸抄錦衣衛一
本奉
聖旨知道了吳甡奉命就延要求規避以致貽禍楚
省根本震搖前諭已明著自行回話仍著法司一面
擬罪具奏欽此臣愈不勝戰兢惶悚

皇上不下臣於理而令私寓候
旨又不即加誅殛而令法司擬罪明罰勑法之中寓
優容教誨之意異數寬恩高天厚地臣有刻刻感泣
刻刻悔艾而已更何敢言且區區苦衷已詳待罪疏
內向來本揭面奏悉蒙
聖鑒亦無俟臣言者總緣臣書生迂腐但知兵將糧
草爲勦賊急需思欲練成節制之師杜地方擾掠之
害安民除暴實圖廓清而不知時有緩急兵難遙度
以詳慎之過成就延之失臣之罪也武昌失於五月
臣尚未在師中而督撫鎮道有防勦專責不知何故
不發一兵救援坐視江南潰陷若此臣七月途中聞
之爲太息流涕雖然何敢辭罪無論奉命督師不能
飛渡漢江急救纓冠臣之罪也即前在政地不能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亦臣之罪也臣大負
聖恩有辱國體自媿生平惶汗欲死無所容於覆載
之間謹束身席藁靜聽斧鉞臣前疏併進

御覽惟
聖明矜察焉

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疏

皇上以堯舜之資勵精十有六年而未能致堯舜之
治則向來之輔弼非人也近且隆以優禮體以至情
千古奇逢一時傳美若猶營私誤國畏事辜恩臣子
少有良心寧不共爲痛憤然而人品邪正心術公私
原未可同日而語也臣初任陝西西安府推官値革
職輔臣吳甡爲巡按清方正直精敏忠勤臣敬服其
人奉爲師範甡賑秦撫晉素有重名目者奉命督師

遷延時日但甡於拜命之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
臣與鳳督應皖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鎭臣左良玉
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鎭遠持儆慰勉之身
雖依於闕下心已偏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
爲飾說也至於慮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軍旅未
集倅難啓行亦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爲餘
自左鎭倡義勤王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
僅發三百餘人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也苟
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之不應調之不前豈不損軍
威而辱國體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於
六月間晤甡於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聞
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蒸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
憂國熱腸亦共居恆自矢一時之偶誤其罪尚可原
向後之自贖其效尚可責也臣敢以身保之臣生長
京師絕無依傍憂心國恤久切捐糜使一念不可對
聖明一言不可公海內卽或驟蒙恩宥亦當幽伏神

誅區區狗馬之誠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實爲鑒察

中途驚聞恩赦敬陳謝悃疏

臣姓諱劣不才受屢朝恩遇不克報稱以自罹於罪
蒙
先帝特寬斧鉞遣戍滇南荷戈于役不敢或遑乃行
次彭蠡值江楚盜氛未靖所在梗阻羈旅途窮歷處
廨馹傳聞逆焰滔天震驚
宗社
先帝龍馭忽已升遐臣一聞悲慟五內摧裂奮不欲

生既而聞社稷有君金陵重建恭惟
皇上智勇天錫孝友性成紹
祖宗之丕基立中興之大業從此文武同心內順外
威北逐[illegible]西掃羣寇行當與
太祖高皇帝比烈矣洪恩浩蕩覃被臣民雖臣罪纍
之餘亦沐高厚之德本年六月二十日臣姓於南康
府接邸抄吏部一本特舉端碩事奉
聖旨吳姓前案已定念數有才望過尚可原旣卯奏

薦特准赦罪陛見欽此臣驚喜過望感愧無地謹於
旅次設香案望闕叩頭恭謝外竊念臣沐
先帝深恩義當一死猶冀以狗馬之餘年尚可展蛇
雀之微報不意復荷
天恩曲加寬宥褒以才望鑒其可原特准赦罪賜之
陛見臣舊德未酬新恩洊至雨露雷霆皆屬至教天
地父母莫喻隆恩今而後臣未死之餘咸再生之日
也聞命即擬疾趨奈臣罪廢幾當竄魄久褫目今衰

病侵尋筋力枯竭不得不從事舟楫時入新秋風濤
正壯恐淹時日益增踧踖容臣披瀝血誠另疏籲免
謹薰沐先具奏謝感激
聖恩無任惶悚戰兢之至

薄譴原屬寬恩臣心已蒙聖鑒謹剖明始末以

質公論疏 弘光元年

臣狴犴愚自守孤直寡援遇籍三十餘年受

四朝殊恩而事

先帝獨久蒙知遇最深自崇禎元年起自廢籍臣入

臺班請除媚璫諸奸之罪一疏恭荷

鑒納欽定逆案日月爲昭前後賑按撫軍俱在兩河秦晉之間躬歷艱險瘁苦萬狀洊晉卿貳簡入綸扉

先帝鑒臣愚忠去年二月承襄告警面諭臣督師討賊是時山陝無虞急在湖南臣頗悉近日用兵情弊皆緣督撫不能馭鎮將鎮將不能馭褊裨習爲驕橫肆無紀律又糧餉告匱賞罰不行民有離心士無鬭志故臣叩頭流涕首請戰將精兵置之標下欲居重自強申嚴軍令盡矯從前擾掠之習練成數萬節制之兵可以駕馭各鎮迅掃羣寇安輯地方語云帝王之師謀出萬全故臣悃悃懇懇實在於此蒙

先帝鑒允面諭臣俟鹵遁之日親統勁旅南行遇賊即剿值鹵騎充斥道路梗阻各兵防禦調集爲難臣兩次具揭請行亦兩奉

明旨未允至五月初四日始報鹵賊出口是時兵部所調南征兵將唐通七千馬科二千不滿一萬舊輔臣陳演獨言督師不必調兵秦督兵多可用臣謂秦兵烏合之衆恐有潰逃之患多不足恃其餘見在撫鎮無兵可調終非制勝長策議多不合演遂具揭留

唐通兵而馬科所領各鎮零騎鹵遇又皆散去竟無一兵臣不得已疏請自行於五月十四日報名陛辭十五日奉有不必督師仍入閣佐理之諭實因閣議欲以督師專任秦督孫傳庭也臣惶懼請命席藁待罪

先帝不加督過僅令致仕至七月湖廣塘報稱武昌失陷秦督既任督師出師不利屢報潰敗演爲首輔恐

先帝詰問專任秦督之非乃借武昌失事歸罪於臣
先帝雖遣官旗止令催促赴京私寓候旨臣具疏同
奏述楚省之失乃在五月臣未在師中卽蒙
先帝洞鑒有姑念未到地方該部速議具奏之旨法
司擬臣邊戍
御批著雲南金齒衛充軍終身葢以臣雖奉命督師
尚未受事特因候集兵將稍延時日朝廷事後追論
法行自近然終寛其斧鉞不加誅殛原未以失誤封

疆之罪罪臣也今閣冢臣張愼言薦臣有議其非者
逆欠未見全抄但臣有負簡任未能捐糜圖報罪無
可辭痛念舊恩號攀無路亦安敢辭咎自白妄希榮
進但
先帝待臣寛仁大度終始保全之美意今在廷諸臣
未必盡知故敢據事直陳仰求
聖鑒併質公論督師請兵原非過舉秦督驕潰可否
專任臣言至今不幸而驗則臣之心事亦已揭之天

日白之後世矣
皇上憫念舊臣召令陛見亦卽仰體
先帝不忍加誅之意臣捧讀之餘仰天號泣不能自
已若夫贈雲就日豈非臣子至願而罪廢餘生形容
枯槁魂魄離散況復才劣望輕動遭物議敢不束身
省愆引義求退如冒于進之嫌而辱召見之典尤臣
義所不安也謹披歷血誠仰懇
聖慈矜允放回原籍使得歸骨先人之隴死有餘幸

柴菴疏集卷之二十畢